

配謂委質致命之義同也御史公不辱于國而孺人不玷其身以成其家亦庶幾此婦不愧此臣也其固有所視傲然哉都憲公自守廉慎爲賢大臣又於是乎在東陽同舉進士授業翰林聞其世德爲詳嘗賦詩悼公茲又爲孺人銘其固宜哉孺人壽八十生永樂壬辰六月十一日卒弘治辛亥二月十一日葬于是年十二月某日子三長敷榮早世其次爲敷華又次敷英鄉貢士女二長適周璉次適彭璣孫四長偉次仕次儀幼殤曰佑女孫三曾孫亦三英山鰲山青山曾孫女四銘曰

夫死國難婦死夫婦雖後死死不孤孤者旣壯榮弗枯先咷後笑非我圖圖用不辱爲遺餘歸報地下同歡娛夫乎不愧汝與吾朔寇楚地歸來乎彼嫫弗終隳厥初朝擁荆鬢暮懸襦生如繁葩死泥塗誰復此景收桑榆我徵誌行厥子於銘哉銘哉幸不誣

外姑宋夫人墓誌銘

嗚呼悲夫我外姑宋夫人之喪外舅蒙翁岳公無一息之胤其伯氏處士公亦已壽終從子三只客于外病且革家具蕭然無以共後事者自脫簪買棺爲月制制甫畢而纒屬矣於是伯如陸氏爲治喪從子均

垣墉從孫千石林及標等楫梁柱葦相與奔走扶柩
歸灤縣祔于公墓東陽著銘刻石以內諸幽嗚呼
我蒙翁之盛德大節所遺其家者乃至此哉夫人
陝之咸寧人世有顯者夫人生而莊重通書能琴精
女事厥考前知州公擇婿得翁曰此天下士也遂歸
之舅氏府軍指揮公家甚感姑劉夫人性嚴奉養惟
謹正統末翁進士及第歷翰林編脩脩撰受知

英宗以天順初元入內閣言曹石二家必反因得禍
戍肅州夫人實從居五年宥還京師

憲宗卽阡翁被召復爲脩撰尋出知興化府夫人留

京師翁旣致政當成化壬辰卒後二十年夫人壽十
十有二乃卒弘治辛亥七月二十日也蓋翁素篤孝
友夫人志協力相不遺其愛翁竭節盡職不復顧私
夫人貴不外溢處難不內懟翁重義博愛邨人之孤
拯人之急日汲汲不暇夫人惟所命猶恐弗給若恒
事常職未嘗畧有德色及孀居獨處拮据綴葺矻矻
終其身而門閤屹立聲望不墜居常談翁所履歷及
閨闈間語皆慷慨激烈得其義樂非具丈夫器識者
殆不及此故公卿舊故多致禮敬吾黨小子皆有所
做法焉夫人其賢哉夫人生子四人應元祖授俱殤

增堂皆慧而夫女六人德嫫許嫁天津右衛指揮僉
事呂昂德嫫適朱景德嫫歸東陽為繼室後贈宜人
出周氏者曰德娥適故監察御史李經贈孺人德媛
適中書舍人李珩封孺人出王氏者曰德姬適順天
府學生李鉞六人者夫人撫視如一其五皆先卒惟
適珩者獨存為外孫者一惟東陽之子兆先而已嗚
呼吾妻之亡兆先生甫四月夫人間謂東陽曰吾欲
見吾外孫之有婦也乃聘于吾友潘君時用之仲女
潘與岳通家時用又娶于翁黨趙氏故夫人實相成
之東陽繫朝籍不及赴葬遣兆先執紼行以八月六

日啓殯越十日乃克葬夫人以編滌貴被封曰孺人
今稱夫人者致私敬也銘曰

婦德不必同惟厥從福履不必隆惟厥終厥終伊何
壽則希有厥從伊何名以不朽嗚呼天乎竟何咎

封太安人楊母張氏墓誌銘

東陽與楊應寧為知己二十年獲拜其母太安人數
矣應寧為按察司僉事提學山西太安人卒于官邸
應寧書未幾銘曰一清淡此以葬因屬其門人禮部
主事喬宇為狀翰林庶吉士閻价華繼刻石京師寓
而歸先公之喪應寧方以書弔我慰我今遠有是託

子復惡能為情哉按太安人姓張氏大父為湖廣九
溪衛安福所百戶世居澧州太安人為處工女少閑
內則應寧先公娶張繼劉皆早世念嘗為澧州判官
聞太安人家範甚習乃繼聘焉及歸劉安人遺女甫
晬病幾死親提抱同卧起求良醫善藥而愈之公自
厲為清白吏佐以勤儉及同知化州從居十年服飾
皆嫁時物處同輩金綺炫赫中晏如也州有劇寇城
且陷僚屬家皆襁兒女為走計太安人遣人覘公方
乘城治戰具曰無憂也治家事如常時諸家常視以
為重卒無他變公本雲南人既謝官占籍巴陵太安
人脫簪珥易布粟以為日應寧應奇童薦奉公及太
安人上京師及尋詔讀書翰林舉進士公始棄養後
拜官中書舍人三載考最例得給公勅命進階儒
林郎太安人封六品號從夫貴也應寧滿九載待次
疏乞歸雲南省租墓留太安人居鎮江既脩祀合族
還始置田買屋宇為恒業太夫人實捐畫之應寧得
山西命重勞起居欲乞終養太安人不許許就養至
則體不適應寧不敢數出巡太安人輒使行至平陽
得病報馳還司太安人遂不起是為弘治戊申五月
十五日壽六十有三太安人疑重簡言笑記事必恪

禮處嫻族馭賊獲無疾言怒色慈而能教京曹賓友
以應寧故造訪踵接必豐饋食或聞應寧飲笑過度
必婉語戒之山西學政久弛應寧力劾宿弊有無賴
子挾執撓法索治之幾斃杖下太安人聞之愀然曰
法固當爾顧人命亦至重爾父常言刑官務平恕爾
忘之邪應寧文行名一時樹立卓卓雖出父訓亦太
安人教也初同知公病革念不能歸雲南巴陵僅繫
空籍而劉安人女適鎮江胡宗胤擬卜居鄰未果太
安人實命應寧葬于鎮江丹徒大山支之原始占縣
籍茲以九月六日啓窆而附又嘗念應寧壯未有子

命以雲南族兄續次子紹芳告公祠堂為冢嗣此二
事皆有功於楊氏故特志之銘曰

孤城岌岌桴鼓親執我從夫者以死徇急翼翼重闈
命服有儀匪子斯才孰我克勉我相夫勤誨子以慈
而饗厥終孰謂弗宜其饗幾何勤則多有我廉其取
以遺我後九原有知不我心負孰能我銘吾子之友

明故廣西布政司副理問致仕葉公墓誌銘

吳江地多水坎不能尺葬者必築壤甃石冢于其上
其工累數千百計凶事旣不豫事至多倉猝不克固
以為恒患味萑葉公旣老圖自營壽藏曰吾得從司

空圖游足矣乃相吉壤于殿宇圍之原方事封築未
竟而卒其子紳益築之踰年而後舉成先志也公諱
芳字子春世居吳江之汾湖湖多尊尤性所嗜故以
爲號曾大父仲賓九江府倉大使父蕙母鄭氏公性
篤而敏善記誦尤工屬對習書經舉子業爲縣學生
御史彭公勛孫公鼎繼督學政每按試必置優等試
鄉闈屢不利以年當貢同學有徐文王者母老遂讓
之又二年乃貢禮部入國監以例歸寧時怙恃旣失
與其配朱刻厲爲業又十有五年授廣西布政司副
理問志存公怒督縣卒四人樵于谷皆坐濫罪久不

決公疑之廉得實止罪其二二人獲免時稱爲明富
川民林姓者以荒歲轉徙其田爲富民所業比歸不
克復他官謂田久無主非富民存之亦爲他人有矣
公獨謂田本林產今其主固在惡得言無乃取其太
半歸之富民以白金賂公欲盡得田公叱不聽在官
幾九載無公私過籍以老乞歸巡撫都御史朱公英
素善器使不輒聽懇乃得釋居家敦禮義雖底富盛
二子皆登科籍恒欲然不以驕人鄰有爲不孝者呼
而戒之卒自感化鄉人稱之公年七十有六生永樂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弘治戊申閏正月八日卜葬于

已酉某月某日子四紳具長舉丁未進士爲戶科給
事中有名次絃次續早世次續貢士孫四夔縣學生
次某某孫七曾孫女一公夙勤子教念嘗誥科目
欲取償于後及見其子之成曰吾不憾矣

今天子卽阡紳奉使南服期得歸覲竟弗及歛例復
命于朝乃返襄事因奉貢士姚明狀請予銘且自
述葬地始末如此給事中例有封勅必滿三載始
得拜姑銘此以俟諸他日銘曰

汾湖葉公古達者年未耄期遯于野後十年餘葬茲
土身所自營非手假生怡死安此其所生有令名歿

不廢悲牧之輩安敢侮

明故南京工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序

公姓劉氏諱宣字紹和一宇應召其先世家南康有
諱君造者仕南唐爲吉州推官始留居安福祖諱孟
勤考諱祖昭俱贈太常寺卿公八歲而孤長值家難
力就學受春秋于禮部侍郎李公紹正統丁卯補父
戍廬龍徒步學京師冬無續手足皸裂忽凍死道上
有老嫗飲以羹始甦夏嘗中暍有逆夫以熱土覆臍
摘園瓜食之乃復進已巳北虜假貢獻圖窺伺公上
疏言虜不可信宜豫爲備後

六師失利公從武官守天津密贊戎事或誘之逃或
留妻以女皆弗聽事定乃返景泰庚午例得校藝京
闈起撫都御史鄒公來學奇公才曰子必為解元聞
者皆笑比試果第一名頓起辛未會試第九舉第二
甲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壬申授編修癸酉代
祀北鎮丙子脩寰宇通志成遷脩撰天順戊寅歸省
母彭淑人迎養于官庚辰同考會試壬午典京闈鄉
試人服其公甲申
憲宗即祚命克
經筵講官丁亥九載秩滿擢春坊右諭德尋以

英宗實錄成遷右庶子庚寅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上
疏請增

大廟寶座更造進鮮船定樂舞生名數圖畫功臣諸
廟數事多見采納丙申丁母憂己亥還任壬寅進本
寺卿掌國子監事脩立條教卹病賻死士類悅服琉
球國遣子弟就學公據例請給薪米衣被撫之加厚
學者奉束脩金公辭弗受丙午

召入為吏部右侍郎學者復申前請事

聞乃

命公受之公在吏部每留意人才政務畢舉丁未旱

代祀

北嶽北鎮祀畢而雨弘治戊申

今上皇帝特遷左侍郎庚戌進南京工部尚書刻姦弊稽出納償官逋數千而羨倍之辛亥七月十日病疽卒壽六十七公事母孝待寡嫂以禮鞠兒女有恩性耿介好折人過人亦以此重之尤熟

本朝典故能歷數公侯世系成化初禮部議

慶成宴坐尚書姚公夔詢公公歷舉舊制某官坐某所姚據以

上奏行之至今為文務理勝所著有冲澹集藏于家

配王氏累封淑人側室史氏王氏朱氏子三長秉常朱出以公蔭為國子生次縣學生秉善又次秉監皆王出女四出王淑人者適國子生廬陵周珪史出者適同縣彭邦賓王出者適朱元福朱出者幼未行文孫一壬子二月十九日葬廬陵南塘辰巽山戌乾向母墓之左

上遣官治葬事且賜祭云東陽公京闈所舉士也故秉常來乞銘東陽其忍銘公亦曷敢不銘銘曰

六卿分職兩曹並舉公居南曹實掌邦土

天子曰咨作我肱股乃身在外心實予輔諸吏奉法

群工信度

天子曰都是咸在汝公在吏曹為衛為權公在太學
有身有言文為國華公在詞垣繇終邇初亦罔不賢
天之培之以歲以年

國有耆舊若龜筮然胡生之難而弗其延我叙公行
揚幽賁玄

誥命有章 諭祭有文

君恩在茲過者式焉

懷麓堂文集卷之二十九

懷麓堂文集卷之三十

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叅議致仕呂
公墓誌銘

公姓呂氏諱昇字明遠世為襄陽人祖諱義永樂初
累功擢綏州衛副千戶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
事祖妣孫贈恭人考諱貴嗣千戶有寵

英宗朝超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後調貴州平越衛以
功遷指揮同知階懷遠將軍懷遠公四子公年最長
幼嗜學遊京庠從禮部侍郎邢公簡翰林編脩劉公

群工信度

天子曰都是咸在汝公在吏曹為衛為權公在太學
有身有言文為國華公在詞垣繇終邇初亦罔不賢
天之培之以歲以年

國有耆舊若龜筮然胡生之難而弗其延我叙公行
揚幽賁玄

誥命有章 諭祭有文

君恩在茲過者式焉

懷麓堂文集卷之二十九

懷麓堂文集卷之三十

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叅議致仕呂
公墓誌銘

公姓呂氏諱昇字明遠世為襄陽人祖諱義永樂初
累功擢綏州衛副千戶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
事祖妣孫贈恭人考諱貴嗣千戶有寵

英宗朝超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後調貴州平越衛以
功遷指揮同知階懷遠將軍懷遠公四子公年最長
幼嗜學遊京庠從禮部侍郎邢公簡翰林編脩劉公

昇受易學舉順天壬午鄉貢連得甲申進士第觀政
吏部成化丙戌授戶部主事有勤慎聲庚寅疏乞省
懷遠公于平越閱歲乃返壬辰懷遠公卒率諸弟往
歸其喪服闋遷員外郎丁酉運舟不時至 命公往
督官士奉令罔敢後己亥遷郎中會 朝廷用師建
州出督軍餉餉不告乏辛丑充 荆王府冊封副使
癸卯擢雲南布政司左叅議至則躬視郡縣察隱除
弊有武官怙勢殺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
竟抵法民翕然稱快藩蠻亂奉檄宣恩德皆帖服不
敢肆公巡不擇地衝冒瘴毒因獲疾瀕殆乃起丙午

入賀

聖節事竣遂乞致仕弘治戊申十二月四日

疾作遽卒距其生宣德壬子正月二十五日得年五
十七嫡母王封恭人生母李及配楊以公貴累封宜
人子二長和次穆女四長適鄉貢士胡雍次適指揮
同知海朝崇次適指揮僉事焦元子綸次許嫁千戶
袁英子勤女孫二己酉正月十七日葬都城東安德
鄉北高村先塋之次嗚乎予與公同庠同舉鄉貢及
進士幾三十年間政譽籍甚顧於詩未甚悉也比卧
病公携五言數首過予使訂可否予見其妥帖有法
度詢之則曰吾業此二十年誦唐詩千首每袖置一

卷有遺忘輒取繹之今尚能誦焉所作五七言亦無
慮千首然未始示人聞子論甚強予意後數日當盡
携以來過期不至忽報云死矣因取所留藁閱之慘
然以悲又數日公弟錦衣千戶昂奉同年通政曾公
克明狀以銘請予因以語昂俾輯遺稿俟異時次而
傳之而先昇以銘銘曰

生不溺貴富力學以成旋棄其羸以保此令名胡取
之難而委之也輕乃以其餘自託于詩欲以是鳴志
弗竟而止實傷我情有欲知公不于其詩其考我銘

明故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張君世用按福建時得疾還京師屢輟屢
作猶力疾出治事今年春益劇乃具疏乞歸事下吏
部未覆而君卒成化乙巳閏四月二十九日也年四
十有九君屬纊時謂其子立曰吾親年七十吾不及
終養以死死不恨獨歎此耳又謂其中表弟尚寶翁
仲君維馨屬所以識其葬者蓋謂予予往吊君聞遺
言而哀之翌日立奉君同年中書舍人楊君應寧狀
來請銘予以維馨故識君久且得應寧狀可據信銘
不得辭君姓張氏諱稷字世用世為揚之寶應人曾
祖谷成祖仲仁父彥明封太常寺博士母鄭氏封孺

人君少有器識弱冠為縣學生穎脫儕類御史見其
文驚曰是當為場屋魁比試有司屢弗利成化戊子
始舉鄉貢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預收京儲給
河南潼關諸軍賞皆有能聲授太常博士凡值

郊祀 廟饗左右執事甚闕禮度有白金文綺之

賜居數年被簡為四川道御史監光祿寺出納明慎
及按福建樹風采嚴號令鋤強植弱敏於聽訟立判
曲直然未嘗恃以為能每錄重辟必勤服念所全活
者甚衆有藩閩武臣怙勢為民病君列其罪奏黜之
名益彰尤重文教以作人厲俗為事間又訪先賢遺

跡興廢補敝存問其子若孫或吊古感物輒形歌詠
亦不以妨政務及受代簿牘無留者時官數多冗至
有冒名匿罪以干祿澤君率同官極論之 詔黜其
尤者若干人君後別有擬奏而病已作竟不果上云
君閎爽明達博交汎愛而臧否自別有不當意輒見
辭色旋亦消釋不復著胃臆間慙窮赴急義氣所激
視財利若土苴在官十餘年不問生業未嘗增寸土
一屋服器儉朴蕭然如諸生時君富經術授徒京師
有顯者為詩文清拔有思致至於辨別體裁評際高
下充介介不苟君子以為知言所著有竹西稿若干

卷娶許氏戶部檢校文誠之女封孺人惟立一子敏
而知學女三長適古文次適陸全次在室立卜以是
年某月日葬君其山之原銘曰
入其堂其氣奮以揚接其人其論激以昂忽弗振而
死能無傷乎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談公墓誌銘

封刑部主事上海談公自作壽歲于黃龍浦之西原
又自制棺槨衾襚凡後事皆備會其子員外郎詔歸
自官公日引至其地左右指曰墓穴當主何山墓門
當何鄉地當植何樹池畜何魚田所宜種者何穀園

所藝者何物詔唯唯退而泣曰噫此殆以後事屬我
也還朝而訃及公諱甫字廷禮世居上海鶴沙里
年十六失恃出贅宋氏數歲乃歸養肄禮經舉子業
志游庠校不果府彊辟為從事非其好也乃以經學
授廩子曰必為我成之間家居置塾為鄉子弟師多
所器就及謁選丞鉅野裁剽綜合見稱為才以外艱
逐載脩塾教并繼母弟俱諤皆誨使成業為納婦置
產居之兄章格死遺孤訓訓若已出潘氏妹寡無子
逐歸養之改丞陽信專督馬馬政簡裕不為力坐謗
解官詔舉鄉貢禮部試連得捷公曰吾不歸治家俾

詔或內顧遷業宜至是哉於是益屏世營厭耳喧襍
居浦西別墅築周垣斷方池構屋數楹環蔭花竹日
吟諷游行以此自老及聞詔拜官貽以四戒謂亟則
失情緩則留獄刻則妨平恕多疑則長姦偽因韻爲
詩使誦之詔子魁兒早夭公貽書曰非我不德則汝
失刑是致不可不省詔勘獄高郵時法禁殊肅公又
示以詩謂王事至重母得枉道歸歸必請又一年
乃用詔例以省觀歸三晦朔亟趣使行然中實不
釋疾且作詔遷今秩公力疾手書致戒蓋自是不復
至矣或謂公曠達遺世樂不諱死此世所不易或曰

於命殆安之爾彼戒子者意懇懇不釋斃然後已
此豈遺世者哉君子曰後說蓋知公者公會祖伯玉
祖文政考克閭配某氏子二詔其長也次子誥舉懷
材未仕孫男女各二皆幼公年六十有二生宣德丁
未十二月十九日卒以弘治戊申六月二日是歲十
二月某日葬詔之舉于鄉予得其文魁選間及在官
廉慎精法律以公命奉姑養于官卽所稱潘氏妹者
也詔以刑部郎中陳君一夔狀請銘一夔公鄉人有
世好言蓋可據故爲銘銘曰

名弗身遂于子則取之公不自矜曰我固有之生距

有窮意適斯止公不外慕曰此足以死死有遺憂其
憂在國曰吾子有職于我是塞彼官弗忒以耀于潛
德

封太孺人楊母熊氏墓誌銘

楊太孺人熊氏卒于新都其子行人司正春奔喪歸
既闕地卜日且葬其孫翰林侍讀廷和請予銘按楊
氏之先本楚人元末徙新都春之曾祖諱賢贅于李
祖諱壽山考贈行人司正公諱政皆冒李姓公三娶
始郭繼羊太孺人以同邑望族實下繼焉時楊氏
落公爲縣學生有前室二子遠政太孺人撫若已出

及公膺貢入國學留居故廬手自織辟畜鷄豚易錢
穀爲朝夕費裁取自給餘悉致京師爲旅資公授永
寧州吏目太孺人從歲所得祿俸務節縮一錢不妄
費公卒于官遠政亦相繼天死春及二季皆幼未堪
事太孺人蓬首垢面負遺骸挈兩寡婦以歸值貴州
苗作亂道甚梗晨夜間行出入營壘觸冒瘴癘雖造
次頃刻區別臧獲咸有分限每經一堡必號曰天平
未亡人經某堡矣經一嶺必曰經某嶺矣以至城郭
津渡皆然旣抵家治葬家復貧如未仕時脫所被簪
珥遺春就學始令復楊姓曰汝父治命也日嘗失明

成化辛丑春舉進士疏乞歸省太孺人喜乃復明居
數年趣春就任曰我尚健猶幸及汝之封也春拜行
人司正以弘治辛亥滿三載吏部上最績獲錫勅
命贈公如其官太孺人始受封乃具冠帔拜祠堂曰
未亡人有以見君地下矣壬子二月二十一日卒壽
八十有三十一年十七日葬于某山之原在公墓右
數武許凡爲子者五遠政春惠哲爲女子者二長適
翟瓚次適貢士單麟春以下及次女皆太孺人出孫
十廷和廷謙廷豫廷平廷萃廷儀廷宣某某女孫
十三曾孫五慎惇愷某某曾孫女幾銘必有狀司正

君旣歸追憶懿行懼外之人無能知勉自爲狀其辭
哀而理廷和年十二舉鄉貢其舉進士實先司正君
今在講筵史局卓然有聞焉予嘗叙貞壽堂詩以徵
太孺人之教與澤然所叙事差簡茲叙爲銘作乃書
之加詳若公行尚多以銘爲太孺人作故不及且與
詩叙互見云銘曰

有沃斯原我樹我封夫君所安我不圖存後四十年
而窆于鄰異壙同垣疇其保之以遺我子孫

明故中憲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郭君墓誌

銘

子聞浙藩張布政稱良有司得知處州府郭君廷臣
及彭刑部南巡最君績移檄獎厲處人相與建生祠
奉之未幾君卒其子鄉貢士郭方以愛居肥鄉馳省
君至杭得計奔至處處人曰我侯之子也相鶴而哭
郭既返君喪道鎮江奉楊按察應寧狀上京師請予
銘蓋其母之葬予實銘之矣郭君舉成化己丑進士
官戶部為主事督收京儲會計精當尋督天津諸衛
及汧石諸場財賦宿弊盡空屬吏以金餽斥弗納遷
員外郎督儲臨清見伐桑棗貨食者畀之米且諭之
曰植物不易貨且盡當復何貨民感悟遂不復伐會

有議開邊者願君督餉辭不獲比出境不遇賊而
進郎中有宗室訟民田久不決君往勘實歸奏稱
旨因疏所見數事于朝及知處州守久闕倖貳更
署吏緣為姦君至嚴防禁籍記條校事無留案尤精
判決人不敢欺處有銀冶民乘利據險為恒患君榜
示福禍弗悛者輒捕除之嘗有群盜久弗獲君憂而
禱之是夜夢衛廩穀送因廉得米廣者為盜窟併獲
賊證眾以為神麗水民惑後妻逐前室子君重傷子
教反覆開悟俾為父子如初戒民節用禁胥吏勿下
鄉井還逋民萬餘口復舊業歲旱禱雨雨輒應有蟲

傷于稼為文祭之三日而死有瑞蓮嘉禾諸物或以
頌君君辭焉不留意學校躬為程課士皆勸學獨嚴
馭下貪官黷吏皆斂不敢肆惠歸于民民以是思之
君少用志養教弟念舉鄉貢懋惠皆習舉子嘗旅宿
比舍有女夜奔拒之不去乃出避之其素所操執固
如此豫策民利數十事及為郡次第行之處人輯所
立教條曰為政紀綱曰括蒼規約以傳其所自述有
詩文若干卷郭氏本出鹿邑國初曾祖仁美從天
兵北行至肥鄉因家焉祖晟龍江衛經歷父謙永年
縣丞累封戶部員外郎今年八十矣母石氏累贈宜

人君生正統丙辰四月二十九日卒于弘治戊申十
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二娶梁氏累封宜人先卒葬某
原己酉某月某日合窆郭其嫡子也側室楚氏有子
鄒丁氏有遺腹子郭告諸祠掌名之曰郭銘曰
世有毀譽或非厥情面背則殊矧惟死生漸有郡侯
郭姓忠名莅郡六年而棄其氓氓感我侯侯我父兄
幼孰我佚擾我寧泣以送之為淚吞聲侯也何知
我情是嬰侯生有祠匪悅與營曷以驗之于侯之行
有考績者視我茲銘

需菴處士岳公墓誌銘

亡妻岳宜人之伯父需菴處士公諱端字元方寔為
吾外舅蒙泉翁季方之母元卒凡葬公子坪泣曰吾
父之銘尚將誰屬哉東陽亦泣泣曰吾又奚辭因檢
翁所撰述得公世系詢諸戚黨老長及坪所自述又
追憶吾妻言得公事行并叙次之岳氏世為順天灤
縣人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懷遠將軍府軍
前衛指揮同知妣太淑人劉氏懷遠公始娶馬繼娶
王劉娶于南京

宣廟詢公家命舟迎至京師賜第居之懷遠公職秘
近勅不顧私公孝友識理道少勤幹裕遠遊江湖服

疏論國大事辭甚激公親見其藁泣且裂曰安所置

老母乎及翁入內閣論曹石罪惡得禍戍萬里外

私第為勢家所奪家盡破公則曰弟職然也未嘗色

怨獨奉母日慰悅之終身也此這勢家敗公具自列

憲廟命還故第翁出知興元公獨居慨慕及見致政

歸聚處數年而翁卒志業蕭索辛公未嘗家賴以不

墜遇王夫人所生弟子從弟海皆極友愛有從

子培均增堂垣備不異也此子標再嗣官及諸孫

格楫之立羣從中表諸之弟之族皆公力也族叔有

餉邊者解所衣衣以贈之。其子為買棺治歛乃歸。白懷遠公旁近始下。其孫以爲告爲治奩買棺者多不可紀數。劉氏從身寡無子。避居母事三十年。竟歛葬之。女適于主事。璽早寡。非自其夫。擇貞士任經嫁之。子今有孫。其家居不妄費。不服綺綺。雖老病躬課。臧獲或手操。其不少倦。自制棺歛。與凡後事。曰死命也。吾俟其正而已。弘治丁酉四月三日病忽革。匡坐而絕。距其生永樂辛卯十二月二十六日。得壽七十九。五月某日葬。潮之堅村先墓。配南京陸氏。有賢行子坪。克家孫。梁女孫一人。蓋自增堂之。天我

蒙翁遂失嗣續。且不壽以沒天下。共悼惜之。公後卒十有八年。壽踰二紀。有子及孫。視翁福祉殆若過之。其功在繼續。方諸顯揚。亦略稱矣。然則公之重以翁而亦可以無負也。夫銘曰：方以類聚。習與性成。古語則然。于公有徵。遠則畿甸。尊則公卿。孰不曰此蒙泉先生之兄也。漢有陳氏元季。並稱公與蒙翁。將無泰厥名有嗣。在公來者其承之。

西莊處士羅君墓誌銘

西莊羅公。建昌南城人。處士也。其子玘爲翰林編脩。

故大夫士多知公例得封勅不及命以卒鄉之人不敢守公墓以號著曰西莊云公諱昌字文程生未晬失恃乳弗給日噉肉數變羸卒死竟以是得疾家人易之公考獨曰是將強下之也公以疾弗督使學一日公忽自奮從季父大觀中博涉經史地志曆法諸書未始圖仕然恒若以自負者人亦莫能測也正統間閩賊鄧茂七作亂聲言襲建昌城中人固有固志公帥衆守西門不稅介胄示以固守力懲弛怠敲扑日不絕麾下士無敢仰視者忽流言將黥鄉兵軍中皆驚公叱曰敢譁者死衆乃定寇亦漸引去皆謝曰

活我者羅公也村北芙蓉山傳有金鷄神能福禍趨者踵接公曰寧有是敵以下皆答而返之竟亦無他嘗夜過東麓見灌莽中鬼燐匝地比曉揮百斧赭之透屋其上今家焉其意氣屹屹不苟爲物變類此尤敦內行事父一日不離側祀事久益虔自撰墓莫規曰此禮非古吾以勸孝也晚居西莊拓產增業爲遊眺所亭臺竹樹甲旁邑諸墅日與客笑傲其間竟以是終所著有西莊稿家塾稿若干卷娶傅氏子男四綱紀經緯紀改名玘以國子生舉京闈第一登進士第拜今官女三孫男八其二爲縣學生公壽六十九

生永樂辛丑八月壬子歿弘治己酉十二月朔某月
某日葬縣之某原按羅氏出侍御史袍袍避危全諷
跋扈徙居南城十一傳為公曾大父慶遠慶遠生蘭
谿司稅俊傑傑生耕隱處士大矩實生公至公子
玘乃復顯方其未顯也公謂之曰爾有奇才終必稱
吾志比久訕言不為變已而果然玘舉京闈予實校
其文故以公葬請予銘其同官程正之有狀銘曰
鬱而崛其氣有勃歛其鏗弗剛以缺研以發亦莫我
敢遏固天將成之匪予奪

國子生傅君墓誌銘

亦當荷有 錫命是其進退優裕無弗可者而君遽
以疾卒得年五十有六而已君喜為詩稿成亦輒棄
去不復自惜每以教珪不獨于經學為然珪志業專
確將大有就而君不及見然他日考世業者寧不曰
無是父無是子如揚子所云也君亦可以無憾哉君
配劉氏有內行其卒也以弘治庚戌葬府城南祖塋
君卒以壬子十一月二十二日明年癸丑某月某日
啓壙而定以劉氏附焉子五珪最長次璋瓚琮珩女
一出側室魏氏孫如子璽女孫加女之一皆在室銘
曰

士有力學奮爲仕徒有車既膏中既于塗塗亦孔夷
衆所共趨我行獨趨然豈在車疲疾者驅我車弗如
有命我者孰疾孰徐我意聽之弗彼說說我力弗窮
而委其餘勗我繼執慎哉厥初

先叔父前金吾左衛百戶李公墓誌銘

我叔父府君病間東陽泣問曰有憂乎曰汝在予何
憂有遺言乎曰汝在予何言嗚呼東陽孱愚賴我叔
父以有今日自吾父學士府君之喪實父事焉叔父
老而無子我其敢弗力凡葬事悉稱吾父顧名秩未
著不敢以銘志爲遠者累謹茹哀綴哭叙其事以歲

嗚呼吾李氏世出茶陵洪武初吾曾祖繼二府君在
義兵歷濟南衛改燕山左護衛吾祖允三府君在永
樂初與靖難功授小旗改金吾左衛尋入內局
督工作正統間遭疾當代吾父欲棄學從事叔父年
十六請行遂以書數受任器仗名籍奏牒辭去心計
手錄雖宿吏老撻皆自以不及然悉力勤事歲共星
霜或遠涉江漢未嘗喜與成化初以
上供恩擢所錄繼久之遷百戶弘治初例罷官而冠
服供事終其身必領家以一不煩吾父躬所營置必
以共俯仰費及京陽亦得祿奉並聽出納勺粟寸帛

兩無嫌情四下生餘死三從七昏九喪履祭饋贈禮
至無算經制極新至無遺憾其有勞二家又如此尤
篤孝吾祖寢疾久決掖其言吾祖母諱宜人疾苦壅
與吾父截葦筒吸之每談道舊事至之猶相對泣下
事吾母劉宜人及今舅赫宜人皆不廢禮張氏姑貧
甚養其夫子孫三世凡嘗嫁親財利如土直親黨中
待以舉火者徃徃有之然實無厚積當其揮金赴急
雖夜爨不給弗顧也是亦可謂難已初娶唐氏秀朗
有內幹久不嗣內焦馬史三氏每得子輒不育長女
唐出者嫁儀真衛指揮同知張狂次出焦氏者武

驥右衛副千戶王清皆蚤卒又次嫁府軍右衛副千
戶張雄又嫁馬氏孤女于燕山左衛百戶喬峻叔父
生宣德丙午五月二十五日沒弘治甲寅三月二十
一日壽六十九其視吾父猶不及一焉痛哉吾世墓
自曾祖而下葬都城西畏吾村凡家八唐叔母實在
穆次四月二十六日東陽帥弟東溟男兆先輩治葬
事墓去吾父所葬地三里而近東陽質諸禮家謂宜
合葬從祖不敢屈附新域獨念吾父叔兄弟之愛未
始違朝夕而窀穸稍遠於情終不安嗚呼痛哉叔父
諱澤字行潤不敢諱者為來世計也

兒兆同理銘

兒兆同者予第二子太子太傅成國朱公之外孫也
生十歲而殤悲夫兒生于成化丙午子隱几東閣夢
人抱送一男心訝曰安得至此六月九日以生辰避
客入直乃於舊所夢處得先學士公報始悟曰顧不
至此乎予謂其同物且有奇兆也遂名之曰兆同云
兒骨相奇聳目炯炯射人機穎警脫五歲能作屬對
語教之詩應口成誦口占俚句類協聲韻字雖未素
識亦能闇寫累數十筆不少誤至于篆體亦然予懼
其淺露太早每抑遏之然逸不自制則肆為諸幻戲

剪刻描畫搏植裝貼歛擊結縛百凡之事心得手
無事規倣而天真爛然超出意象即物計數毫分兩
析皆畧合算法予益恠之然弗能禁也弘治甲寅春
兒病頭痛至冬愈劇右臂既痿猶以左手貼梅花盈
樹蓋自是始不復作乙卯二月五日竟死其母嘗曰
兒幼頗肥何漸瘦兒應曰木葉向長則展而不積此
何恠又自言吾愛朝景花卉競發禽蟲下上殊愜人
意然不可全得午日一照則萎矣嗚呼孰謂斯言為
終身之讖邪兒不擇服食獨自負挾伉不下物間有
所愛其母曰乞汝翁兒曰乞便無恥竟弗乞克其志

殆無可以容之者其不克少見頭角以死正坐是哉
造物者於人往往狎玩侮戲撓其志慮使不得其平
不然有物如此曷不自秘惜徒費其技能而又棄之
亦何益也予既思兒不置謂其有成人之志焉棺斂
祭葬不悉殤視稍優其數以慰其有知者吾過矣吾
過矣予以毋命卜是月十八日帥其叔容之凡兆先
葬兒都城西北小西門附于祖墓之側慟而爲之銘

銘曰

孰夢我以祥孰畀汝以良而止于斯其生奚爲噫吁
戲孰知我悲

懷麓堂文集卷之三十終

懷麓堂詩後藁目錄

卷之一

古樂府

新充道山卿所

猶相乳行

慈母圖

長短句

鐵拄杖行

華山圖歌為喬太常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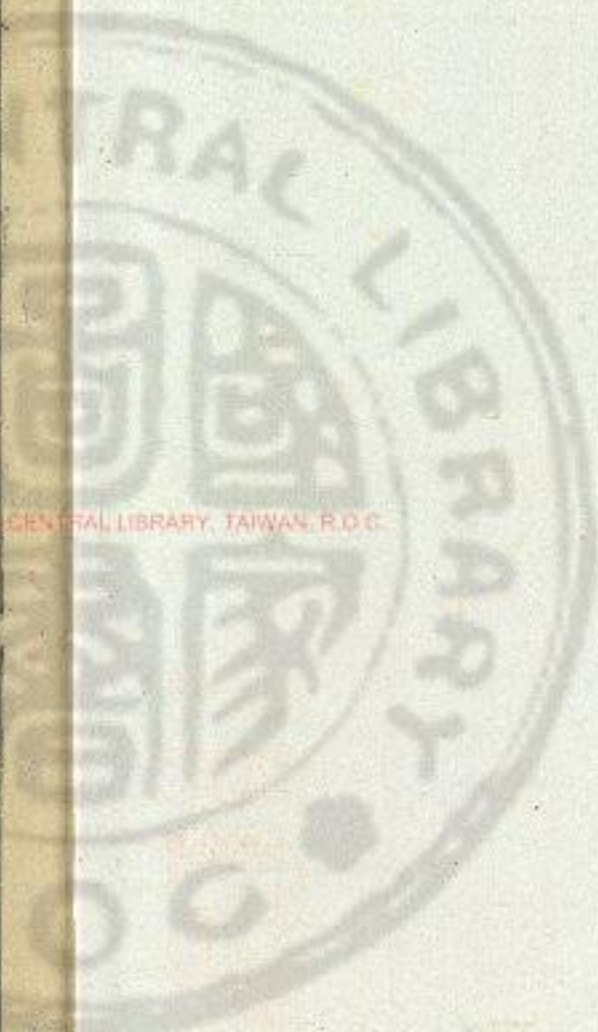
寄題惠山第二泉

杜思男朝母乳姑二圖

示用兒效玉川子作

孝子圖

靈壽杖歌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尼山春曉圖

習隱二十首

送青谿先生之南京吏部四首

送李學士世賢公告闕里

答楊太常止酒用陶韻二首

兒子兆先送妹之闕里以詩戒之

畫萱為沈編修畫題 題淵明歸來圖

生菜圖

牧牛圖

癸亥除日落一牙以追次韓韻示諸生

與黃生紹

四職圖

斷機圖

舉案圖

剪髮圖

先府君墓焚新刻手 葉感而有述示兆蕃

懷竹

台州三憶詩

卷之三

七言古詩

恭題 御書藥方後 赤壁圖為衍聖公題

成國公家槐樹歌 題陶成草蟲圖

韓太冲西成歸樂圖 風雲際會圖

王孟端墨竹長卷

題徐主事所藏畫鶴

石城雪樵圖

與張都憲話別長句

畫馬二首

題劉廷式山水圖

憶昔行贈黎參議

王孟端竹長卷

題胡馬圖贈楊都憲

畫鷹

王侍郎母壽八十

鍾欽禮雲山圖

長安舊第行

仲僉事賑濟事

林良聚禽圖

趙子昂射鹿圖

劉學士家藏詩畫

張主事潛奉使闕里

題衍聖公所藏畫

夏太常墨竹卷

明山草亭

題雲山圖卷送木齋

茅山草亭

贈王提學雲鳳

錢唐江湖圖

題楊妃出遊圖

題湖山春曉圖

鷺鷥圖

鷓鴣圖

懷柳行

紫林書屋

七駿圖

漁舟圖

聚禽圖

子昂畫馬卷

題夏珪山水圖

太原宋生灑手刻先君字法贈之以詩

壽封君楊留耕先生

題雙鳳圖為崔甥

東坡煎茶圖次坡韻

墨梅一首

題畫壽張封君

題蟠桃園

山水圖

子莊詩

卷之四

五言律詩

種竹

小園即事

假山成戲作二首

次韻送行聖公子聞韶

崑山毛翁百歲詩

竹坡

次韻容方石先生二首

山行十首

太皇太后輓歌詞

發引鼓吹詞

孝宗皇帝輓歌詞

發引鼓吹詞

雪後

西莊獨詠四首

題希同冠元勳小像

題米南宮卷贈遂菴

和錢郎中見慰哭女韻二首

病起理髮次韻二首

聞雨

種竹二首

中秋獨坐有懷遂菴

九日遇雪與遂翁

五言排律

桂巖書院

進大明會典有述

樓翠

卷之五

七言律詩

樗老詩

送馬少卿得告歸吳

送蔣編修歸省

內閣賞芍藥四首

題篁墩行樂卷二首

內閣賞蓮花二首

又二首

次周吏部韻二首

郊壇分獻得星辰

候駕畢宿神樂觀

重經西莊

文華紀事

送楊維立之南京

重經西莊

屠元勳奉使遠府

趙西事二親壽詩

郊壇分獻得北鎮

春丁代祀孔子廟庭

送董禮部還南京

寄陳直夫

和劉亞卿時雍二首

次韻答沈都憲二首

寄方石先生

賀體齋蕪學士二首

候送青谿

讀虞邵菴詩

讀劉靜脩詩

戴司寇遣子入塾

寄方石二首用韻

卜居一首東南屏

用韻答遠菴

用韻答邵國賢

用韻答吳亮溫三首 九日盆菊盛開有作

月下賞菊限韻東坡卷太常

用韻與王公濟 用韻與喬希大

再用韻示北先 十月賞菊限韻

寄姜用負 戴司寇省墓饒州

青谿先生新領留參奉寄一首

寄韻天錫二日用致仕後所寄韻

次韻答方石二首 重經西涯

郊壇分獻得星辰一 祀畢喜晴次韻

雪後經西涯 斗絲燈次韻

白巖圖為喬郎中題 重經西涯

寄白方伯同年 題林吏部像

月林為倫處士作 中秋獨坐

十六夜不見月 得兆先舟中書

送成國之留都二首 竹筴

重經西涯 九日雨中作

得兆先消息疊前韻 再得兆先書用前韻

與茂通府話別二首 元日試筆

郊壇分獻再得星辰

分獻次青谿太守韻 答體齋宗伯用前韻

慶成宴次韻與青谿

容方石病中見憶

蕭海釣寄蠟黃

次方石歸來園韻

春興八首

再次歸來園韻

卷之六

七言律詩

應制啓沃詩十首

寄題姜貞菴壽藏

病起述懷

壽太宰尹公八十

哭青谿倪太宰先生

房山道中紀事八首

哭傅曰會郎中

寄東山

王右軍輓詩二首

再哭青谿

哭體齋傅宗伯

再哭體齋

送吳學士之南京

送羅司業之南京

卜樹村新莊約方石先生不至次韻

壽祭酒羅先生二首
松窓看公輓詩

次李白洲侍郎督復西涯舊業韻二首

慰東山劉司馬哭于次謝祭酒韻二首

張尚綱侍郎輓詩
視牲紀事一首

次陳德卿顧士廉喬希大韻三首

南屏遷翰林與蒼白洲有詩次韻二首

復畏吾村舊壑志感十首

曾司空七十一

楊給事禔父母壽詩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衍聖公聞韶

贈闕里孔聞禮

趙節婦旌表次韻二首

又二首

次李白洲六十自壽韻

送焦守靜使襄府

懸車舊第卷二首

愛日樓為錢郎中作

榮壽樓為仲僉事作

病中言懷八首

郊遠分獻得夜明

慶成宴次韻一首

次李白洲韻二首

奉送 梓宮哭而有述

過小西門懷舊壘

枉劉司馬見過先

奉迎 神主觀 御容哭而有述

和方石留別韻二首

倫修撰頒詔安南

正德丙寅正月

徐侍讀頒詔朝鮮

初開一經筵故事

親耕藉田記事

沈編修冊封安南

題許給事駐蘇臺詩

贈闕里公

聞劉東山致仕

次木齋登舟韻二首

次木齋登舟韻二首

石封若徐等編纂

石亭士之好燕京

儲部憲檀園守欽軒

孝宗皇帝禪祭有感
王永嘉恩養堂

守靜得曾孫
元日看牲復命紀事

郊壇分獸再得夜明

卷之八

七言律詩

恭進

孝宗實錄紀事

西苑焚香紀事

秋日出郭次崔甥韻
哭內弟劉劉三首

題喬希大卷
松露致政用前韻

松露壽七十再用韻
聞孔氏女至

與衍聖公夜話
劉太宰入閣省墓

豐諭德掌院南京
泉山書院

餞劉太宰歸得二首
書趙寺正式輓詩卷

守靜先生加少師
補壽白太夫人次韻

冒雪出城
次邃菴韻二首

出郊
憂旱二首

喜雨二首疊前韻
哭方石先生二首

聞劉東山遇赦次所寄六盤山韻

東山赦歸再次前韻 雲夜觀水精碁

亡女生日 食棊遠菴宅有感

除夕 借得紅梅漫賦一首

喬布大將赴南京借韻

次諸公西莊聯句韻 再次一首

得東山到家書二首 益高亭為何生作

五月七日 西莊遇雨

中秋獨坐 次日疊前韻東遠菴

九日崔郎小會 生日有感

卷之九

七言律詩

孫司徒饋靈酒 湛編修冊封安南

偶夢得句足成一律 疊前韻

地震齋居次韻 紅梅次舊韻二首

喜雨疊前韻簡遠菴 次遠菴花朝之約韻

遠菴携酒再疊前韻 疊前韻與崔郎

聞遠菴自得紅梅 再疊前韻二首

有菊為醫士盛燁作 走筆次成國韻

五月七日 聞河南捷

聞狼山捷用前韻

楊少卿歸省成都

易檢討歸省長沙

吳禮部克溫來自南京

成國省墓北澤山

七言排律

春寒二十韻

壽鶴溪潘先生八十

聖駕視學有述

生日次遠菴長律韻

遠菴初度疊前韻奉壽

卷之十

五言絕句

雜畫三首

芙蓉

西園秋雨詩

後西園秋雨詩

七言絕句

鏡國夫人早朝圖

菜

兔

菊花

蓮花

芙蓉

旄子

水僊

牡丹

題褚臨蘭亭後二絕

柯敬仲墨竹二絕

子昂畫馬

觀泉圖為衍聖公作

春園雜詩十四首

木筆

蜀葵

黃葵

玉簪

春草圖二絕

四牛圖

王濟警馬圖

黃子父山水

劉松年山水二首

刻絲牡丹二絕

書歐陽公手帖後二絕

寒山拾得圖二絕

王孟端山水圖二絕

蒙翁蒲萄次韻二首

法酒致二泉都憲

又一首

捕魚便面

讀萱逸卷

成國憶陶鼎詩見寄次韻二首

題沈啓南畫二絕

題蓮社圖二首

景陵御筆花鳥圖二絕

題崔甥畫卷

戲嬰圖

東湖圖

商山圖

遊春圖

海口圖



懷麓堂詩後藁卷之

古樂府

靳充道少卿所藏杜思男朝母乳姑二圖請
題其上為賦古樂府二首

下帷哭穆伯上堂訓文伯不聞民勞逸先問土肥瘠
后可織母可績爾食爾祿我服我力併我家祀成爾
德朝朝朝母得母憐一朝責子令子賢文伯賢穆伯
祀敬姜之名名不死靳家此母復此子杜郎作圖如
作史

右朝母篇

母乳兒兒無齒尚可餵婦乳姑姑無齒亦可餵兒本
姑所生一氣通呼吸水有報本獼林有返哺鳥人可
以不如鳥乎靳姑老生覲朝筭暮復魚千年乳姑意
理一事則殊母有兒姑有婦昔見崔山南今聞靳京
口

右乳姑曲

猶相乳行

監察御史四明陸君美之仲兄文亨素友義君美少
相依文亨每同堂而食撫其諸子恩義篤至內外無
間言嘗各畜一猶猶各產三子皆銜至堂中乳之每

一猶出一猶必為代乳若亦無間然者人以為友愛
所感君美既賞感其兄之義請紀其事于予予非韓
昌黎氏無能為說因為樂府俾其鄉之人歌之以傳
于無窮

猶相乳遽如許但知母子恩不復我與汝猶相乳世
希有但食乳哺甘不知誰是母陸家兄弟本同胞提
孩挈稚相為勞和氣感物成薰陶吁嗟乎人生胡不
如此猶

示用兒效玉川子作

夜坐苦不樂作詩示用兒用兒爾何來來自東南陸

自言廣西人州縣已忘遺但知姓李氏世業本巫醫
家有三頭牛有田可耘耔當年靖州蠻作亂勞王師
夜聞狼兵到勢若虎與貔我爺被殺死血肉交淋漓
我孃亦被虜存亡未可期官司簡少後聞訶隨俘纍
用兒年十三廣額身廋羸生來左目醫幸免殘膚肌
紅船載白粳驛遞來京畿兵曹奏名籍給記在右司
臣愚本無功恩與公侯齊用兒亦何物 御筆蒙親
批彤廷頓首謝暑非歸提携煮羹為汝食縫帛為汝
衣役不忍汝勞過不忍汝筮居遣用兒侍行令用兒
隨殷勤語子姪慎勿墮虐為丁寧戒僮僕疾病相扶

待縞思

先皇德欲報何能追賜生尚必畜况此非豚雞

今皇兩僮賜本出思恩夾峇梁年十一共也二歲差
渠視汝為兄汝可弟視之班行若鴻鴈戲弄吹塤篪
渠小不足責汝長教所宜用兒爾來前訓汝好言詞
清晨起必早日暮眠當遲操畚掃廳堂汲水澆園畦
客來捧茶果客去收書棋有口莫喫酒酒醉死路歧
有手莫做賊做賊送頭皮人生無貴賤但問所從誰
長為官人奴勝作僮與黎用兒爾誠駭告汝汝不知
垂頭聽莫對吾自吟吾詩

慈母圖 孟氏

將上堂聲必揚大戒雖嚴不如母訓長惟禮有經家
有綱惟母所愛情可忘生不逮父義有方君不見斷
機之教何其剛

孝子圖

王祥

大兒視母如視父兒罪當笞母當怒小兒視母如視
兄往復展轉難爲情臥層冰得雙鯉兒身雖勞母心
喜亦知慈孝同一理惟人有心天有耳君不見大兒
官貴爲三公小兒胤嗣傳江東江東市兒爲劇戲滿
堂坐客皆垂淚

長短句

鐵柱杖行

國初廬陵諸老好奇者持鐵柱杖採詩林谷
麟原王子讓先生蓋其儔也我布遠府君特
以流寓還往其間子讓諸孫雲南按察副使
世賞能道其事因託物寄興以著通家之義
云

西江水中一枝鐵磨光成精錯成節江頭詞客採詩
還拄福溪雲與山月吾宗遺老詩家流杖藜來自湖
南州道逢此物兩叩擊鏗金戛玉聲相酬鐵精化龍

入江去。回首溪山。但烟霧文章。逸史見諸孫。指點當年。揀詩處。杖屨杖屨。物雖去矣。猶名存青。龜豈獨王家門。願君節比杖屨。心比鐵。善保六尺千金身。

靈壽杖歌

吾聞武當之山。四萬二千丈半。在天根。半天上。不知三十六宮。何處稱絕。竒產出靈株。非一狀蛟螭。蟠孳露頭角。熊經樹顛。虎山脚。根盤節錯。相糾纏。含風飽。靈經炎寒。九年洪水。之永浸。不殺十日之日。暴烈。何時乾。梯懸磴接。跬步不可上。誰采青壁紅琅玕。見之羨者不容口。錫以嘉名曰靈壽。瓜之不入行。有聲金。

可因堅石同久。吾家此物。舊所有。神與相扶。鬼為守。自從病足跛。更不得前。已覺山林落吾手。一病經旬。不出門。手中此杖。嗟猶存。下牀歌。側立不定。此時託子。以為命。不顧四體無微病。但願謝病歸山阿。左扶右策。夾以二童子。下可涉園徑。上可凌坡陁。願栽萬本。截萬杖。窮崖陰谷。生森羅。靈兮壽兮。此物倘可致。直遣四海赤子。頭雙備。

華山圖歌為喬太常字作

嗟哉此山。吾不知其幾千丈。兮但見巍然屹立于天中。中有三峯聳拔而直上。部位離立西南東。諸峰羅

列在其下有似老長隨兒童縱令立表以識不得等
雖有記里之鼓難為功我聞上古之世開鴻濛沙水
盡汨相結融融者為泥滓結者為石為山峯石堅山
積理亦爾試看崛起斬削別有造化之神工山名五
嶽此其一特出似異衡與嵩天門重重隔烟霧鐵鎖
緣崖引長路樞衣欲進苦不前十步行時九回顧山
腰流泉如瀑布仙掌撐空若承露虎踞龍蟠各有形
鸞鷲鶴舞紛無數置身忽在中峯頂極目乾坤莽迴
互秦關蜀嶽阨塞豈足論遙指扶桑最高樹噫吁噫
自有天地兮即有此山萬物代謝兮山歸然古人不

人到者相接踵誰復騁步窮其巖我生好古厭塵俗
險絕獨慕昌黎韓昔年南遊復東眺二嶽只尺不一
攀有客西來詫我以大觀歌聲上徹秦雲端畫圖指
點向空廓已覺天上非人間喬生喬生如此好奇者
世不可以多得安得與予一日遍歷千嶺峴

寄題惠山第二泉

江神夜泣山靈嘯帝遣神工鑿山竅飛流出地聲灑
空泉水下與中泠通江邊老翁不知姓手著茶經親
鑒定金山之外更無泉坐令匡廬瀑布空高懸地官
侍郎即賈心似國賢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國賢在許州似

云江水不同清此山自得青金精世傳泉以尋山浚
泉發清馮元是江南好奇者山高水絕詩亦奇鳴金
噴玉無停時我山曾過泉不酌夢枕峻嶒救澆滯我
歌泉和兩知音吁嗟乎誰哉更識泉齋心同贊

懷麓堂詩後藁卷之二

五言古詩

尼山春晷圖

濛濛尼山雲忽忽天向曉依微遠峰露拖沓層城繞
海日出漸高浮光動林表環看萬家村俯視一飛鳥
上公主棠冑興與巖谷香丹青得形似指點入幽眇
回首岱宗顛誰云衆山小

習隱二十首

卜築城西屢寒暑十五更西軒闢新圃遠若居荆衡
疎林見秋色爽籟聞空庭園蕪綠復遍屐印旋已平

云江水不同清此山自得青金精世傳泉以尋山浚
泉發清馮元是江南好奇者山高水絕詩亦奇鳴金
噴玉無停時我山曾過泉不酌夢枕峻嶒救澆滯我
歌泉和兩知音吁嗟乎誰哉更識泉齋心同贊

懷麓堂詩後藁卷之二

五言古詩

尼山春晷圖

濛濛尼山雲忽忽天向曉依微遠峰露拖沓層城繞
海日出漸高浮光動林表環看萬家村俯視一飛鳥
上公主棠冑興與巖谷香丹青得形似指點入幽眇
回首岱宗顛誰云衆山小

習隱二十首

卜築城西屢寒暑十五更西軒闢新圃遠若居荆衡
疎林見秋色爽籟聞空庭園蕪綠復遍屐印旋已平

習隱漸成癖誰當戀冠纓靜言念疇昔鬢髮白幾莖
素志豈不高隨時且功名退公得委蛇聊以娛我情
野色澹蕭條城居類林壑閉門掃荒徑秋葉紛欲落
園亭襟花晚紅碧相間錯采芳意未遲及此霜露薄
陶韋去世遠古調方寂寞撫景非少年悠然念今昨
岸幘斜陽下疎林開遠山新涼麗永袂爽氣消容顏
林端見初月素彩生雲間褰裳步花影欲動愁闌珊
向來竹林遊楚到已復還寧知一畝內迥若離市闌
往事勿重道茲盟良亦艱浮生且為樂及此一日閒
咿啞復咿啞隔牆聞水車車翻水汨汨如在東隣家

當軒理嘉樹傍檻移新花一澆潤枯槁再濯無塵沙
濟川恐無用學圃良非差房山有南畝海子餘西涯
安得謝簪纓悠悠送年華

坐久群動息秋蟲亦不鳴開軒向空碧華月未前楹
交歎颯已盡涼氣飄衿纓萬慮逐霧釋虛懷隨白生
可與語者誰心口兩無聲古道日荒落浮榮非我情
何當脫塵鞅及此筋力輕著書畢歲月敢為後世名
群芳應候歇衆鳥知時歸物理固如此消息乘化機
林下無一人反遭釋子譏多言亦安用志士決振衣
振衣果何時我髮半未絲無為太自恕今是昨已非

山林在 cities 豈必嚴陵磯習隱湏及今不習終成遠
白日到南陸陰盡陽始生古人重茲候閉關疎不行
登臺望朝雲窺管占蕃星此事久寥落但知物枯榮
端君默無語俯仰獨含情

曉起徧庭白夜未聞雪聲疎林綴冰葉千樹開瓊英
玲瓏透遠目拍塞阻間行如登梁園臺對客停飛觥
如經山陰道訪友隨揚舲居然城市間此景何從生
退公日已曠酒罷還復醒呼童煮雪水坐覺詩脾清
慎勿掃我雪留以代書燈燈前少年事老大難為情
一白雪在地再白雪滿枝三白遍林園跬步失路岐

虛明徹九宇萬類無一緇栖鳥半隱見毛羽振始
空齋閉燈火習靜仍深思逢與溝瘠焉能免寒飢
吾曹肉食人飽暖終安禪今晨尚未隱夙夜將何為
種松益壘內慮為寒所侵移之南廊下幸得僻幽陰
寒多日色淺弱植恐難任再移入我室我室隘復深
風沙信飄灑霜雪徒蕭森不逐時序改貞哉君子心
西簷有薔薇荆棘忽成林晚歌結交行擇友方自今
初陽動浮景嘉木意已榮幽禽適所性入耳皆春聲
池波欲蕩漾野馬將遊行端君不出戶遂我觀物情
踏青者何人似與韶華爭吾心豈外慕聊以盡吾生

人皆賀新歲我獨翫芳景茫茫堪與問此意欣自領
天機在為魚下上方耿耿

崇桃出牆東穠李忽在眼桃李亦何言下有人跡滿
借問跡為誰主人雙屐短門無車馬至客去春不管
呼酒醉花神花頰為一莞賓主各忘言歸期一何緩
芳園草色動春意回枯萋旭日半浮空和風自東來
幽禽學新啼天籟鳴相諧點也當此時游歌沂水涯
明道當此時花柳前川回堯夫當此時吟詩還打乖
而我獨何人不樂奚為哉古來樂天意每與愛世偕
優游無已太及我鬢未衰

南湖春草綠西涯春水多年光日在再歸興其如何
春歸客未歸微官一行窩舊室幾易主遠道生重波
未諧卜居願且和滄浪歌

夏日背屋角良久出林杪紅稠綠復暗頭覺炎蒸少
長空無停雲遙岫有歸鳥公餘脫冠坐暫謝紅塵擾
跡類居深山心同襖清沼多謝襟襟即長年送昏曉
流雲遞疎雨款款鳴高樹隨風散長空往復不知處
沾衣覺微涼歌枕連清曙閒餘惜花意滑憶登山路
農事方苦忙傾心耳如注

暑雨忽新霽曾軒開碧山浮雲避素月夜色明松關

流螢遍隱見死在深林間掃石坐彈絲天風下鳴環
瓊樓正在望佇立難為攀

直廬日何長退食良亦久斜陽下庭樹暝色稍侵牖
棲鴉尚飛翻鳴螢更清劇市遠不聞喧樓高但翹首
誰云官事劇餘暇且杯酒試探買山貲囊中猶在否
寒多怨無衣入夏穢苦熱耕夫困田耘行子愁道暍
亦有窮邊真被甲如炙鐵如飛無藏林如走不得穴
物類且復然人生安用說吾徒幸安居公事有作輟
揮竹引虛涼清瓜嚼殘雪溪行或林卧若與塵務絕
吟

願為萬間厦意與杜陵別四時有定序寒暑非濫設
老我功未成優游更時節

送青谿先生之南京吏部四首

昔我青雲交登朝半公輔倪君廊廟姿獨立爭快
觀鐘鏞在東序法製形貌古扣之聲鈞然鯨海日吞
吐蘭若與翡翠信美安足數緬惟有司良拔十思得
五如君能幾人吾儕愧參伍兩曹固云重暇逸詎其
所願持五色線留為山龍補

故都佳麗地舊里詩書門文僖有家學歷世乃彌敦
登金學士貴踐斗尚書尊簪纓父子繼姓字兒童論

文章兩京賦雨露

三朝恩君今歷南省祿養懷晨昏壯氣顯揚志古道
諒斯存

與君折經史歷代窮興衰與君論世故指物分妍媸
君才固絕識開口無停辭恐我茅塞曾植我蓬生資
中歲各任事匪徒坐談為君言信實用一一如著龜
嗟予濫密勿獻替真隨時徒懷朴忠志飽食竟何裨
茲辰別良友失我坐右規偷途自發軔逸駕疇能追
我昔遊南都山川愛清淑中年有遐慕願此託微祿
茲謀兩不遂歲月同轉轍獵心老猶存龜筮安可卜

君行果登仙脫屣塵外躡俯仰樊籠間吾身尚羈束
登高一相送為駐千里目

青谿先生之行蓋有非贈言可盡者然非言則無以
為贈勉成四詩詩止此者亦以向時為公務所繁思
致之荒落聲律之生強久矣三十年玉堂舊業豈止
於不及前時而已哉知我者幸其亮之

弘治己未六月孔廟災送李學士世賢奉

詔祭告無東衍聖公兄弟

素王富道德闕里昭儀刑門墻榻日月象設開丹青
秩祀崇百代穰題閱千齡明時累修葺彩碧輝晶瑩

壽彼從何來歟忽乘高宴蒼黃殿宇迤邐連楹庭
晃旒中興像篆刻先朝銘遺文就剝落餘燼隨飄
零尤憐手植檜摧折虬龍形茲事昔未有流傳駭觀
聽我

皇眷東顧宵衣坐明廷儒臣聚講讀天語傳丁寧
長路浹旬朔嘉期過秋丁設位想顏色升階慰神靈
榮盛備時物薦此明德馨兩公哭三日優禮遵麟經
往恨憶焦爛新恩濯清泠勞君向公言輶車駐晨星
金絲闕雅樂俎豆存古銅此物幸不泯瞻依尚模型
聖道一逝川晝夜無時停况聞庀工作卜日占堯奠

增高君為山去災如脫腥君當返嚴命公當謝丹
扃從此振文運休風播重溟

答楊太常止酒用陶韻

止酒固佳事但恐不能止劉伶與婦祀竟落談叢裏
賦詩以為警多事柴桑子一止一起之可憤還可喜
止終有起時不止何由起痛絕非人情三分亦近理
君誠得止法能以人視已往辱書戒予此意良厚矣
君量本十分觀以三為涖今我當覆杯非誓亦非祀

又

言小可喻大意得貴知止誰云止酒功不在詩篇裏

十年三分戒此義同邵子大醉復何樂微醺差可喜
譬如井不波中宵暗濤起又如髮不梳累日頭一理
萬變紛沓來樞機中在己節宣誰使之弛張斯善矣
君戒雖有涯

皇恩正無涖如聞燕飲 詔春宴逢郊祀

兒子兆先送妹之關里以詩戒之

汝生不離膝十載懷三河矧茲東魯行道路十倍過
新秋積雨霽潞渚揚清波嘉占得歸妹吉禮方為羅
丁寧送門戒語長意偏多念汝為彼兄綵戲同婆娑
趨庭目漸遠柰此晨昏何汝妹已解事彼兄志登科

自非肉骨情欲去還嗟此門若觀海所得在一茲
殊塗要同入仰止心相摩平生我未到遺恨西江羅

往年永玉洗馬約同遊孔林不果

聖言汝須記堅白在涅磨慎哉道

路間僮僕勞為訶處身似逃名却饋如操戈衝寒避
栗列歷險防坡陀汝嬰正倚門何以慰汝婆男兒事
孤矢有淚休滂沱聊將婉孌意故作慷慨歌

畫堂為沈編修書題

南國有奇花言裁北堂下亭亭霜雪姿攬之不盈把
芳心抱孤直高致謝穠冶永懷君子交年華去如瀉
地靈得人勝恩露蒙天假寸草識春暉婉孌難遽舍

脩程山水隔妙意丹青寫晚色駐瀟園嘉名託周雅
詩成寄邀祝將以娛壽者持此侑家筵餘馨挹盃學

題淵明歸來圖

種菊南山下種桑長江濱消搖脫物累感激皆天真
腰折豈為屈所重在辱身居然典午世見此羲皇民
高風迥絕代圖畫流千春茂先昧幾決令伯傷遐迤
此翁倘可作穀卜東西隣

生菜圖

涼露被西原辟菲共秋色青菘帶微黃紫芥間深碧
籬瓜復架豆種種成白黑柔藤受牽挽美實中采摘

餘芳不知名形狀皆可識蜻蛚與蛭螟婉孌相愛惜
大哉造化功誰為分動植丹青亦何事摹寫出雕刻
先生嗜古淡而復玩文墨官同詠首着地異棲枳棘
聖徒耻學圃物取聊比德君看桃李門盡藉栽培力
芹心倘欲獻菜色寧辭責感此罷揮毫幽吟坐終夕

牧牛圖

偶觀牧牛圖因談牧牛事寒暄每隨時燥濕須擇地
渴愛池水清飢憐春草細耕餘暫教閒負重聊免累
肱揮還應聲指示如解意馴知道路熟押與童兒戲
抱病亟尋醫逸群須有制人有愛物仁亦有用物智

非無貴賤殊心力兩相濟君看牧民法於此得深譬
視彼不牛如令人發長喙安得天壤間各使民物遂
癸亥除日落一牙追次韓韻示諸生

衰年重調禱食飲藉牙齒齒踈牙亦落此事何但已
物象榮乃枯氣機行必止終應讓古柔幸免為脣取
存者肉還生落者骨先死憶當將落時疾痛仍屬已
及其既落後如彼石墮水石猶在水中地復非水比
飄然無著處竟與風花似人生亦花類計此真誤矣
昌黎落六七我一安足紀五十非遠步百步行可指
我牙信已衰我齒健何待身手將無同齒也聊復

浮危每自累頓脫驚相視歲除甲子窮除舊亦可喜
百骸念全歸萬事難具美吾當慎其餘告汝二三子

與黃生縮

黃生東南來贊我一束書書中多古意宛在黃虞初
自負信卓犖逢人恥次且得此三歎息斯言良起子
平生江梅篇我豈眉山蘇爾祖既逝者而翁亦歸歟
巖巖方石師將與秦嶽如愛之莫汝觀鄙吝何當除

四職圖

靜觀天壤間動物各有職或飛可司晨或走可守夕
耕或可代力捕或可弭賊有知本天性况乃蒙養食

名存實或喪息事空受直我田但荒草我屋無全壁
遲明誤催朝外戶翻吹客茲當問喘時未罷防遠後
憂勞枉夙夜展轉成歎息畫師極摹象詩義非諷刺
寄言貴富家此意須諦識

斷機圖

兒出歸亦樂兒學成獨難持刀向機杆割愛傷肺肝
三遷尚可績一斷寧復完由來尺寸功視此經緯端
千年命世才母教永不刊

舉案圖

歡娛無狎恩暗昧不廢禮平生擇對心持以奉君子
幸免傷春帝貧賤安足取關雎本微物託興王化始
壯哉五噫歌高風播人耳

剪髮圖

家貧不買酒綠髮同金龜客來母已歡酒至兒不知
愛有切磋益匪徒燕嬉爲情知不可再感激在一時
清風起貪吝好事傳芳辭

先府君墓焚新刻手藁感而有述示兆番

平生讀父書句讀粗可了殘編半零落一一費探討
嗟我手澤存字法有遺藁憶當臨池時指墨徹昏眊
好古窮鴻荒蒐奇極幽眇學成不用世祇以慰枯槁

殷勤授簡勞猶及趨庭早摩挲日幾過倏忽年將老
有主妙鐫刻鐵筆隨指爪經時歷冬夏計日通酉卯
編成衆所歎藝絕今應少蓼我比周人薦芟慙屈到
西郊霜露降卜日嚴拜掃況告假文辭精誠藉熏燎
悲風回輕烟橫淚洒衰草公家有瘞曠塵務多紛擾
忘養久莫酬吁嗟得為孝地下誰有知吾兒慧而天
願爾萬本餘裝藏富細縹流傳徧朝野散布盈海嶠
書香屬有託夙夜當自得以茲結構法作室須念考
雖無簾金遺世德以為寶

懷竹

三年不種竹得竹如得玉十日不見竹一日腸九曲
初聞平安報舊葉舒更綠忽聽歡笑聲新笋抽五六
兒童亦解事知我性所欲平生愛孤澹不厭食無肉
憑將垂老身醫此未盡俗倉皇欲傾倒愁病相縛束
昨夜偶夢之清風灑心目呼童汲泉水日夕勤灌溉
吾冠脫當掛吾髮朝已沐爲爾一扶筇披襟散矣燠

台州三憶詩

一憶方石老同時遊曲江再憶逸堂翁同舟泝清湘
道義風所契情懷安可忘三憶定軒公芝蘭與同芳
之子得佳廕詩書被冠裳一朝復棄去謝病歸柴桑

選蜀道二謝箕裘繼諸黃因之發源慨島嶼遙清蒼

凌麓堂詩後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三

七言古詩

恭題 御書藥方後

文華殿頭風日晴御書和墨雲烟生

聖皇灑翰動盈素字字盡作蛟龍形瑤笺向日光如

拭中有古方三四棗卷冊真從 大典傳貽謀遠自

文皇出禁廬侍直多名醫聯班拜賜當彤渾囊中妙

得君臣秘紙尾親蒙姓字題承 恩捧下黃金闕如

楊中天行日月小試人間癘氣消深藏夜半虹光發

古來用藥如用人牛溲馬勃皆通神古來醫人似醫



國病未察形先察脉我

皇一念通炎黃要開壽域歸平康願推萬念及萬物
直遣四海同虞唐

赤壁圖為衍聖孔公題

磯頭赤壁當天倚下有山根挿江底江風不動江水
深曾駕扁舟問蘇子憶昔揮毫對酒時俯視塵寰雙
腕展掀髯一嘆萬壑空夜叫蛟鼉泣神鬼江山再到
已不識異代興亡知更幾吳強魏走了莫聞萬古乾
坤如此水天遣斯人作勝觀賦成却解驚人耳絕代
文章不數公諸家圖畫空相似誰將意象入寥廓坐

天涯米尺咫不信人間有卧遊高堂素壁波濤起
東莊先生好古客謂我作詩如作史三十年前舊品
題山高水落依稀是老去方憐為國憂少時誤作談
兵喜卜者未遂頭已白不向東邦定南紀為公後作
赤壁歌莫嘆風流非賦比

成國公家槐樹歌

東平王家足喬木中有老槐寒更綠拔地能穿十丈
雲盤空却蔭三重屋憶昔二王初種時高門駟馬相
追隨五朝恩露簪纓重四世威聲草木知世間植
物因人瑞培植深根乃天意向月長留宿鳳巢排霜

故作蟠蚪勢舞袖飛花迹北堂屯陰列戟森成行碧
窓雨過看秋霽紗帽風低坐晚涼古來匠石須廊廟
堂中絲竹應同調馮氏空傳大樹名王公豈待三槐
兆木天老朽舊通家樹猶如此我堪嗟願公人好樹
亦好長共河山閱歲華

題陶成草蟲圖效李長吉

枝頭野花團小紅碧影間日金玲瓏蜂鬚捲花香入
空舞蝶欲去回芳風平原織遍青蒙茸涎蝸篆地烏
跡同獨蝻怒擲如強弓輕葉暗響驚鳴蛩秋蟬翼薄
江綃重殘聲曳入虛無中丹青手奪造化工活潑潑

地惺鬆鬆世間藻繪難為功江南但識孫草蟲五月
五日多織穠都入競鬪芳菲叢慎勿持向東城東

韓太冲西成歸樂園為陳侍御德卿題

老妻驅騾騾過坂阿婆騎牛牛力緩丁男負荷前後
隨長林蒼蒼日將晚山僮慣識來時路山下耕田山
上住耕時愛濕收愛晴剛道今年好風雨秋場滿穀
衣成箱家雞正肥村酒香窮年勤苦一朝樂愁散兩
眉如解縛官租未了仍私逋眼前且復為歡娛古來
農事今亦如何人畫此西成圖君不見長安脫中軍
亂呼荆湖米至坊市沽此畫此時曾有無

風雲際會圖為木齋閣老題

會稽山頭多白雲，天風吹作網緼春。須臾變化滿川
谷，巖出人間離垢氛。倏來忽往渾難定，後逐前驅若
相命。有色皆成五繡文，何心解與千峰競。東巖漸隱
西巖出，綠樹青林互蒙密。密浦極光浮，水市烟天低。影
漏茅簷日，風邪雲邪雨。不疑造空絕，島無窮期亦知
莊海扶搖地，不似陶山持贈時。雲飛上天風為翼，俯
視齊州九烟碧。去馬來牛不復論，龍從虎嘯方相得。
畫家畫此興頗濃，此興不與山林同。願公大旱作霖
雨，長似今年歌歲豐。

王孟端墨竹長卷為孫太中志同題

太常手采清如玉，醉倚閒庭吟翠竹。試將水墨為傳
神，貌得此君真面目。踈枝衆葉紛瀟灑，雨散風稀聲
簌簌。恍聞環佩下層霄，忽訝旌旗出深谷。九龍山人
去已遠，彭城一派誰當續。笑看江南沒骨花，嬌紅艷
紫皆塵俗。蔣家三徑今無主，零落湘湖纔一幅。我生
愛竹復愛詩，擬畫實當賦。淇澳夢魂彷彿無，處所不
是長沙定安陸。詩成揮手謝清卿，莫道燕歌非郢曲。
題徐主事廷用所藏畫鶴時徐歸省長沙
江沙翠竹搖森爽，老鶴當空墮清響。萬里金天闔闔

風長夜一聲神獨往濯盡紅塵舊羽衣方知碧落無
罽網飛當雪落更身輕舞向月明應枝瓊岡頭彩鳳
須同調世上凡禽空夢想拔地雖看一日成冲霄翻
是千年養玉佩疑隨子晉笙錦袍合稱王恭筆何人
粉墨得此本直為山林助高賞詩成剛附鶴南飛歸
報青田紫芝長

石城雪樵圖為李侍郎世賢賦

姑蘇城北虞山側石城峻嶒雪千尺憑高歷險去復
還獨有前村老樵客疎林落葉聞虛響遠徑荒苔斷
行跡不磴危梯幾處通短衣長帽何人識東華一去

三十載身上塵縈無寸白夢想猶疑伐木聲樓臺不
礙看山色石田沈翁好畫者點染吳縑成粉墨老氣
橫隨筆底生神交豈恨天涯隔會稽太守多歸興瀟
水幽人抱詩癖有約重烹學士茶為君細掃松間石
與張都憲公實誌別長句

烏臺夢史巡江淮潛舟百萬東南來吳越如山積燕
市九陌白日紅塵開手題券記報

天子當軒一顧重瞳迴天教今歲足豐稔人道此公
經濟才

文皇廟筭恭襄績坐遣官軍飽供億年深役重苦不

支百孔千瘡誰為塞古稱錯節頑利器公縱欲辭寧
可得蒼顏驚見老風霜妙手忽傳轟霹靂群猜衆闕
了不知但惜兵資與民力城狐潛踪社鼠走胝足頽
有方一息公來意氣凌雲霄公去還聞山嶽搖長烟
盪空日照地冠蓋滿路隨干旄與公臨別話疇昔三
十七年薤露勞公今勲業不自負我獨竊祿慚清朝
願期晚節共金石莫使青銅空二毛

畫馬二首

健馬奔泉如渴虹活馬浴水如游龍竦身作勢踞厚
地仰首噴沫生長風倦思羸塵瘁磨樹似是馬身通

馬語莫將意態問丹青天機正在忘言處

前馬奔騰後馬逐沙苑米曲江曲相遭意氣兩不
平踏盡長堤春草綠奚官一騎萬如山金錄玉勒聲
珊珊會呼群駿出雲霧同立春風十二閑

題劉廷式所藏山水圖時廷式募兵寧夏還

復往巡撫

賀蘭西來山作屏黃河東迴水為城層峰入空鳥雀
避濁浪捲地魚龍驚平疇沃野不知數國亦可種田
可畊大開閩帳集將士中有十萬屯邊兵中丞昔奉
西巡使指點山河識形勢風日千年古戰場冠裳一

代 今王制遠道關心夜聽笳高原駐日春停轡時
聞狐豕相出沒別選貔貅為扞衛祇應身自作長城
水色山光為增氣繡衣駉馬重遊地蓬矢桑弧少年
忘他日歸 朝檢畫圖為子細說防邊事

憶昔行贈黎參議本端

昔年我在文僖門門前多士如雲屯文僖先生于視
我我視諸郎猶弟昆登華陟峻豈自致九原再拜先
生恩郎君年少各已壯置身共在青霄上過眼星霜
四十周大郎出守還歸葬二郎忽作鴈孤飛別我欲
去情依依滇南道路風塵遠楚國經過耆舊稀存亡
異轍乃同調一家父子皆金緋關西清白本世德
粵水蘂孰謂儒生非題詩贈君聲激烈九月京城滿
城雪白玉堂中白雪歌黃金臺上黃花節衡山峯高
湘水冽此時此景真奇絕超都歷塊從今始萬里長
途非暫蹶努力功名穿壤間丈夫自古輕離別

王孟端竹長卷

九龍山翁興豪放手持蜿蜒青竹杖酒酣怒擲
流化作一龍長數丈一龍躍起一龍隨倏忽群龍
奔浪穿沙觸石連雲霧頭角森森各相向其間
稱籙龍鱗甲蛻盡風神同人道此翁善劇戲造化

在指掌中君不見九龍山翁去何許九龍山上多風
雨素壁空堂杖影寒夜半無人作龍語

題胡馬圖贈楊都憲應寧

國初以來重戎馬分曹置官牧于野平原極目沙草
青中有長槽連大厩二十四監參差開數百萬匹聯
翩來風鬣霧鬣起平地一一盡是交雲才諸番况復
開茶市玉篆金牌作符契官茶價重番馬肥不遺公
家有遺利公家利去歸私門地力盡棄天無恩圉人
不死死道路縱有馬至空名存去年虜騎聞深入我
士雖彊馬不給破敵摧鋒不要論飛塵絕漠何嗟及

聖皇西顧垂宵衣都憲承恩入帝畿由來考牧
在經濟亦有官兵勞指彈極知君命如山重復道
公才似泉湧三千驍壯數非多百七向龍貅氣增勇西
藩風紀播師模南都禮樂歸文儒眼前時事有至急
馬政雖一非其粗世間萬事無終極撫卷為公三歎
息他日功成獻馬圖因公更問平胡策

畫鷹

卑枝語屈高枝舉小鷹低回大鷹怒殺氣森森動碧
寥千山落葉紛無數雲霄意槩風霜姿傲睨六合無
雄雌夢遶東海未歸路與在秋原初下時吁嗟乎巢

有羽兮充有肉莫遣鷓鴣空側目

王德輝侍郞母壽八十詩時德輝奉使歸省
鑑湖綠水光如黛堂上長眉動光彩侍郞身著錦衣
還滿眼物華春不改珠冠翠羽高玲瓏輕車緩杖何
從容北魚南笋味相似越舞燕歌調不同玉堂珠饌
黃封酒問嬖還憶長安否客至猶懷斷髮心老來閒
却和熊手君家瑯琊忠孝門母今有子復有孫願頌
高壽兒亦壽重慶堂前春復春

鍾欽禮雲山圖為史都憲天瑞題

江南畫史誰專門會稽老鍾清且溫圖成長練置急

雨筆墨痕盡風神存以陽崖陰谷半明翳上有烟雲

時吐吞深林翁鬱石魄磊野水不斷天無痕當其得

意每自許傲睨恥受王公尊句餘拙翁善墨竹句史疏

拙二者異法漢同論謂渠畫格自有派房山之子南

宮孫手持此圖自東海海色尚帶扶桑暎千巖秋聲

萬壑樹只尺不辨東西村幽亭野集者誰子似有賓

主無琴樽問之不答若莞爾物外別自成乾坤我生

愛山復愛竹對此病目開餘昏君看巖谷最深處好

著數箇蒼筤根

長安舊第行壽劉檢討瑞母七十其父用行

終山東僉事予同年進士也

長安舊屋卽官宅四十年前老賓客同年兄嫂稱通家轉頭歡笑成咨嗟東遊齊山西入蜀遙在舊鄉思舊屋承家有子安用多遠讀父書登父科十金買屋幾易主為指當時斷機處太倉福熟官酒香猶是平生冰蘖腸屋長安居酒長醉願夔百年復千歲

客有談仲僉事與立賑濟鄉民事聞而義之且嘉其能與立將赴河南韻以為贈客費子充贊善也

維揚城中人食人部使北來勞憲臣廣西監司私賑貧問渠元是揚州民身倡義士傾倉困民吾同胞矧吾親監司拯難不愛身手幹疫氣回陽春前行後隨若次鱗但有給予無譏詢彼氓千愁復萬辛喜極不覺號蒼旻惠非在寡在不均聖言在耳讖已真西江太史來細陳我忽聽之為僕輩今年監司朝紫宸問之不答但逡巡明朝別我黃河濱我欲往送河無津南軒井法先鄉鄰意以一髮懸千鈞願子演此為經綸監司發軔當茲辰為渠重賦車麟麟

林良聚禽圖為馮御史執之題

枝間啁雀聲啁浙江頭浮鴨嘴啞啞誰教乾鵲報新

晴似道前山泥滑滑日暮欲往行人愁亦有山禽雙
白頭年芳物性若反覆惟有無情江水流君不見嶺
南林郎舊時筆落墨殘縑渺蕭瑟酒闌風雨罷披圖
臺上烏啼月東出

題趙子昂射鹿圖

高秋出獵長城下碧眼胡兒騎刻馬弓如月滿箭星
流已似千山毛血灑馬前逸兔或可脫山下老麋身
欲赭彼貪但為口腹謀不覺已西放麋者吳興王孫
燕薊客酒酣興發時潑墨極知統綺足風流忘却河
山限南北噫吁噫薛郎未掛天山弓披圖仰面來天

風

劉學士家藏贈行詩畫軸

少詹事兼學士廣陽劉君世衡手一軸視予蓋其祖
尚書公為山東布政時少師楊文貞公題會稽陳憲
章墨梅為贈者也其上有吏部侍郎葉文莊公題辭
別為一幅世衡重加裝飾廓其三周徵諸學士大夫
為之賦詠若干篇識不忘也尚書公諱中孚從

太宗靖內難以生員守燕城授陳留縣丞歷南京工
部員外郎江西布政司叅議乃有山東之命
仁宗欲用為戶部改名中敷令兼太子賓客正統中

以不比王振罷官家居景泰初起為左侍郎兼職如
故卒復贈尚書前後五十年庶能之譽始終不替文
貞公天下師表特與締交稱為老友其託物致贈因
言寄興有君子之道焉徵諸文莊可以並見矣公子
璉舉進士為給事中累官光祿卿亦為權執所中謫
遼東苑馬少卿而卒仲子琛以公廕為國子生官至
工部郎中論者皆以為不究其用世衡名機光祿公
子也以文學繼登甲第入翰林為庶吉士累今官在
經筵史局職講讀纂述之務才能行業高躋遠到綽
乎其有餘地也則其景行先哲之心趾美前人之志

豈但一遺書授簡問我子與世衡先後出京學場屋
館閣之契于茲有年不能無感於所藏者因綴為長
句且為諸君引之以見其所為賦云

刻藤四尺花如雪誰向都亭贈離別黃扉閣老坐題
詩薇省仙翁去持節冰顏玉骨兩無瑕平生交誼如
此花絕勝東閣郎官興不似西湖處士家仙翁老去
花猶在奕葉書香長不改時看雨露發根芽肯受塵
埃蔽光采故物爭傳畫有靈相逢莫道花無情剛羨
廣平能作賦久知光祿善調羹謫羨作賦皆能事解
識當年贈時意藻繪休憐五色文瓊瑤不博千金字

玉堂學士仙翁孫百年文獻今猶存要將事業前賢
比留與雲仍後代論

張主事潛奉使關里紀之以詩兼簡衍聖公
漢家天子臨雍日孔氏雲孫應時出關西俊士東曹
郎奉使南來馬行疾長安雪後開新霽炫晃山川豁
蒙容經心道路遠逶迤翹首殿庭高舉律百年盛典
聞褒卹萬古遺經重刪述極知禮樂超唐宋冕十二
旒庭八佾平生仰止在宮牆真見升堂還入室杏壇
絃誦忽三千童冠舞雩思六七顏祠孟廟皆吾黨近
者數弓遙一駟會陪圭組導袿裾歸向

虞廷拜天秩

題衍聖公所藏畫竹因憶關里南園之勝故
篇終及之

高堂四壁歌聲起憂玉鳴金奏清徵摩挲素練往復
還似有秋風生爪指古米寫竹如寫神倉卒應接皆
天真相當磅礴向空廓已覺意象超風塵我家舊傍
瀟湘住滿地清陰不歸去每開圖畫即江湖長恹軒
窓隔烟霧闕里墻東縣令家名園種竹不種花蹊回
徑折入蒙翳下有泉水無泥沙長流澗澗穿林響短
髮蕭蕭助森爽舊路無因縮地看新指定見參天長

北客南遊興未償此時此景故難忘擬刻琅玕三百
字為渠題寄墨君堂

夏太常墨竹卷為屠都憲元勳題

太常作畫如作書銀鈎鐵畫交扶疎試將醉筆寫秋
色便覺紙面開江湖濃陰匝地雲烟濕黑雨灑空翻
墨汁硯池深夜擗龍飛鱗角向人皆起立玉堂學士
觀揮毫復道人間有鳳毛中書君頭老不禿元是中
書畫中竹君不見九龍山人王子猷百年書畫餘風
流唐臨晉帖世已少此畫此書今幾秋

明山草亭為王侍郎民望一題時王致仕歸

華容之南洞庭北明山岩崑倚天碧峯迴路轉高復
深下有東曹侍郎宅侍郎昔在山中居三間草屋一
牀書門前花樹歲開落簾際烟雲時卷舒扶筇上山
石截嶺泛舟入湖水空闊醒看庾月挂松梢醉愛江
風起蘋末朝走燕齊暮入秦蜀來關塞隨風塵丹心
用盡髮半白三十八年秋復春亭從別後誰為主山
若有情應解語別君年久望君歸俯仰乾坤同道旅
南山之樂北山勞問君定是何山高有人新向東山
去且共相過醉濁醪

題米元暉雲山圖卷送木齋先生致政南歸

謝公家住東山頭雲氣長青葱山人善畫者老
鍾馗橫圖三尺懸堂中予為作歌有古風雲山變幻
態不同吾家有圖圖更工工部筆法如南宮烟毫雨
墨淡復濃山有萬疊雲千重宛若綠水浮芙蓉林深
樹密無行蹤有眼不辨檜與松幽泉隱耳鳴琤琮只
尺似隔香爐峰由來畫與書法通外極秀發中藏鋒
來船夜半光如虹予心愛之手所封幾年什襲隨巾
籠公歸別我行匆匆持贈不比華陽翁為公撫卷歌
雲龍四方下上將焉從停雲靄靄雨濛濛遙當海徼
瞻方蓬仙舟一去如凌空稽山鏡水多兒童復道東

山有謝公身為霖雨裨天功出岫入岫何從容蒼生
之望安可窮吁嗟乎蒼生之望安可窮

茅山草亭

為餘姚謝生正作

亭在汝仇湖之
中去餘姚縣五

十餘
里

澄湖四面平如鏡湖上一山如鏡柄小亭孤絕冠山
顛影落虛明波不定朝看海色開羣嶼夕愛嵐光閃
餘映包涵萬象入空寥上有鳶飛下魚泳樵徑崎嶇
或可通漁歌歎乃遙相應中有儒生讀古書誅笮伐
木披荒磴山疑句曲豈三仙亭比杜陵爭一勝誰遣
湖來作汝仇莫言墩去非公姓山中無事聊習靜席

上有瓊方待聘溪雲澗月供揮灑春鳥秋花入吟詠
烟霄意氣江湖興鐘鼎山林豈天性從此功名奕代
傳笈山合與東山一冊

贈王提學雲鳳

我思古初制文字篆籀之餘散分隸漢魏隋唐作者
多後來俗學空姿媚昔從小篆得古法降作隸書差
自拔周蘊楚芟心自甘持以語人如嚼蠟太常喬卿
筆清健後習隸分先學篆使節新從晉地回名山古
廟書題遍栢臺外火蘭亭孫骨力苦硬如松根技奇
索隱極茫昧斷石遺墨何續續零枚並集不遺力點

畫無擇絲與分分經不刻中郎石比篆聊同許氏文
聲離韻協皆成隸字或孤存或重出自得意匠指良
工宛轉銀鈎鐵為筆渠言有十今但一從此蒐羅願
終畢平生好古心獨勞更謝羣疑遠相質栢臺西去
書滿車我欲留之三歎嗟書成珍重許寄我先為摩
挲老眼花

錢唐江湖圖為喬少卿希大作

錢唐江頭江倒流中有潮聲號萬牛堆銀如山雪如
屋遠影滅沒當空浮千峯將頽樹欲禿海若股栗天
吳愁來船歡欣勢自下瞬息千里無淹留去船乘危

貴得正力盡一過且復休躋攀分寸偶失手頃刻下
飽寵與鱗由來只尺不自覺遠望不敢疑雙眸客來
未到膽已落借問同行還見不何人嬉笑欲起舞越
東老翁搔白頭羣兒招呼或助叫倏忽過耳風颼颼
達士遐觀得竒賞只七澤五湖同一漚天道虛疑月盈
缺世情妄假人思讐復將險巧作戲劇鄉里少年誇
善涸潮來潮去亦何意人間萬事良悠悠我時渡江
不相值空對燕客談杭州壯懷高興兩莫遂三十五
年秋復秋誰將妙思入畫本似與造化爭雕鏤酒酣
月落不知處夢醒尚作江南遊

題楊妃出遊圖

沉香亭前春日裏海棠睡足風吹起玉驄馱醉出華
清頭上綠雲嬌不理內人宣索已多時金鑿供奉來
何遲有誰並彎復顧笑不是秦姨定魏姨階頭奚官
執鞭走問渠合似安郎否不然那得近前行祇許籠
禽隨吠狗君不見馬嵬坡下蛾眉愁可憐白骨埋荒
丘柳絲難縮芳華住應從君王萬里遊

題湖山春晚圖

湖船著水平無艫蓬上使篙蓬下坐山光四面錦屏
開橋影中天綠虹卧輕鴉拂樹還千點老鶴叫空時

一箇宴客遙將綺席隨遊人不惜青鞋破江南風物
今餘幾看畫題詩兩無那却恐湖山畫不如他年自
買扁舟過

鷺鷥圖

平湖影動波光滿白鷺絲長羽毛短舞風梳雨未勝
寒落却蓮衣秋不官引步昂頭高復低凌虛欲舉意
還遲穿花隔水時隱見花底遊魚知未知崔家池上
多秋信碧草長天迷遠近何似王維畫裏看水田漠
漠青無盡

鷓鴣圖

鷓鴣啼處春江綠日暮寒風吹苦竹相呼相喚不停
聲萬恨千愁啼未足有時格磔還鉤輶此聲欲斷無
時休風低不渡三江水竹冷先驚八月秋我家舊在
湘南住猶記曾聞鷓鴣處不似雲安有杜鵑聲聲道
不如歸去

懷柳行為何郎中孟春作

柳州形勝天下稀千巖萬壑勞攀躋山高地峻水清
駛此語吾信韓昌黎何郎少年美文藻直以賞識隨
標題偶逢燕人作楚語某水某山皆不迷黃岑知山
深入雲霧楚越藩籬此門戶五嶺中分隔雨晴諸峯

忽變成朝暮蘇仙袖恍惚無定所何公袖流傳豈其
祖有泉如燕線復如潮線與月盈虛社來去編磬
懸鐘石似有聲奇形侷狀紛無數吾祖昔聞生此州
吾家近住茶溪頭扁舟三日不一到空負平生作杜
遊

紫林書屋

一林霜樹明如綺落日餘霞半山紫下有茅齋八九
椽書聲忽送秋風起天宇澄清鴻鴈高窓前墜葉時
飄蕭秀者丹桂天邊發志比青松雪後凋十年擢第
登朝省幾向山林憶鄉井匣裏雙龍試一鳴空中獨
鶴聞虛警君不見衡嶽峰頭雲正開洞庭舟上客初
回歸時好種琅玕實管領丹山彩鳳來

七駿圖

誰歎畫此七駿圖風格雖同毛骨殊回頭卧者若有
呼行者逸邈求其徒聳身並立兩不語意氣雲霄似
相許閒思嗅塵痒磨足進步欲前仍躑躅君看最後
一馬驄雙瞳耀日尾梳風長驅如山屹不動舉首一
顧千羣空平原無人秋草長隨意西郊自來徃一飽
能忘雨露恩十年未斷風塵想天開十二雲錦多空
驚歲月易蹉跎試教一日馳千里月窟豈奈爾何

漁舟圖

空江颺颺鳴高樹落葉隨風度江去晴波淼淼接天
遙目斷飛鴻無盡處江村漁翁家在船懸罾結網自
年年船頭老婦引篙立蓬底嬌兒抱櫓眠舉罾見魚
魚尾活滿眼浪花時潑潑烟雲影滅向中流欸乃聲
未起天末農夫把耒商踏車人生無處無生涯每從
勞逸殊好惡江南無如釣魚樂君不見洞庭湖邊青
草多慈恩寺前生白波濯纓濯足雨不遂誰和滄浪
孺子歌

聚禽圖

西塘日落秋波綠兩兩鴛鴦水中浴野鳧沙鴈忽西
東落翠樓紅亂人目鳴鳩愛雨鵲愛晴宿者自宿行
自行惟有白鷗忘世事朝來暮去兩無情

子昂畫馬卷

翰林學士真天人平生書畫皆通神自言少小嗜毫
素寸紙遍作雲烟痕老來意態盡物理畫馬欲過曹
將軍此圖似出西域縛骨法權奇氣軒聳特身蹴地
踞不前矯首見人驚欲踊燕家死馬猶堪賣况此風
神解飛動在野頂教一顧空登臺未覺千金重崔郎
愛畫復好奇向來得此信且疑為渠指點是真跡老

我聰明非昔時圖窮忽見銀鈎筆復訝驪珠海中出
江南賡本今已多入眼自須分甲乙世人得者惟見
一至寶逢時故難匹從此高堂展玩頻明窓淨几無
長日

題夏珪山水圖

江天雲暗江雲黑不辨溪南與溪北江風洶洶山木
號恠石飛泉怒相射柴門不關草堂靜去馬來車兩
無迹波濤瀕洞川氣昏亦有扁舟遠行客中流無帆
橈不進船底差差浪花白敬蓬反舵苦不持雨笠風
囊半無力衝寒冒雪者何人只尺相看相識疑是

山陰訪戴翁山裝水載何匆劇似聞軟語相慰藉豈
有幽歡共愁寂問渠此去去何之却恐欲歸歸未得
畫師本抱山林癖手裂生綃開水墨橫揮直掃百態
生不獨溪聲與山色君看歲暮江湖裏如漱寒流枕
高石對客披圖酒半醒空堂五月無炎赫

太原宋生顯手刻完君字法手彙贈之以詩
時生已歿廣平通判矣正德五年十二月三

日

太原宋生得心畫點染霜毫付金石寶賢堂晉上古
名書一一親曾手翻刻秋闈累舉不一薦三入長安

人未識喬卿篆書初入室數紙西來榻新墨嗟予相
字如相馬背向驪黃辨顏色吾家府君妙楷法晉帖
唐書飽探索殘編斷褚空塵埃生也見之三歎息摹
朱勒石不辭勞細入秋毫大盈尺炎天汗浹衣沾濕
晚歲冰寒肉皴疥當其腕指所至時意匠心師兩無
迹長安俗工不解意僅有形模少風格逢生不早亦
非遲猶及餘生頭半白須知絕代有名家兼為私門
存手澤五百揚雄豈待年三千薦福空論直生今作
倅當畿府方以文章為文飾他日編成却寄渠書中
定有長相憶

寄壽封君楊留耕先生

峨眉山頭雲氣濃錦官城上花枝紅地靈人傑應時
出往歲吾識留耕翁一從獻策明光殿三世科名
眼中見鸚鵡洲前驄馬歸鳳凰池裏麒麟現一品封
高七袞稀烏紗玉帶明緋衣祇疑天上神仙是若比
人間富貴非誰信今人不如古片玉一枝安足數蘇
氏竒峯僅有三竇家芳樹纒稱五太史文章秘閣勳
少年狀元才出羣眼者是父復是子此語吾傳揚子
雲白頭憂國心尤切剛道承平好時節已見西川洗
甲兵更依北斗瞻京闕玄霜彩筆泥金箋為君興

寄西南天頌山不童花不老一歲一賦長生篇

題雙鳳圖為崔甥

梧桐枝上矍矍日共指丹山鳳凰出文采天教五色
呈或赤如朱黑如漆族無大小皆稱長聲有雌雄同
應律阿閣巢深養始成虞廷瑞見期難失池上奇毛
信有鷦世間凡鳥空成匹極知耳目非常見聊假丹
青為幻質點染真疑造化功品題合稱詩人筆 聖
朝有道萬物遂郊有靈何但一已看國士多羽翼
復道郎君好家室為禰禰試還愛惜飲以玉泉養竹
實會須把酒對新圖坐我高堂聽鳴琴

東坡煎茶圖次坡韻

君不見玉川兩腋清風生又不見黃家竹几車聲鳴
東坡別有煎茶法一勺解使千金輕江南雷鳴二月
二已識山人采芳意東京貢院試一煎汴中那有中
冷泉翰林老仙出西蜀醉掃蠻牋寫珠玉詩成吻渴
腸亦飢長鬢拂紙揚脩眉知公此興不獨樂蘇門六
子長相隨請看畫裏題詩手猶似當爐運筆時

墨梅一首

江邊老樹根如鐵枝上繁花亂成雪千葩萬蕊一時
開剛值江南好風月川迴谷轉山路微春來無處無

芳菲行遲似愛影在地坐久不知香滿衣江南此景
看不足江北見之如見玉丹青紙上漫成塵桃李擔
頭空過目平生知己孟與林招之不來勞我心看花
載酒不知處灞雪蕭蕭湖水深

題杜古狂畫壽張封君為禮部員外繼孟作
杜狂作畫如寫神朱顏皓髮真仙人持杯向空坐白
石傲睨城市無風塵飛來素鶴如青鳥似報 丹書
下蓬島為言仙籍已通名却望雲端拜天表烏紗束
帶宮錦裳始知身是尚書郎高門多客車馬集春宴
隔城鐘漏長一從西陌移家住猶記城東買書處春

官桃李足新陰暮景桑榆有佳趣仙邪官邪兩不知
且看此畫復此詩郎君再拜起謝客歲歲來共長生
厄

題潘桃圖壽邵淑人為國賢侍郎作

春光如畫還如織枝上仙桃紅欲滴醉日懸風始釀
成倚雲和露真消得度索山頭錦作堆玄都觀裏多
蒼苔東方小兒強解事誰遣上樹偷三回司徒清鑒
時爭羨天上人間兩曾見內殿初聞侍宴歸北堂載
盤東風面種樹何如種德難物華入傑纔稱賢願哉
千本壽千歲不作尋常幻畫看

山水圖為魯司業題

山風蕭蕭溪水急溪上高亭暮寒集空中落葉灑衣
袞蒼苔滿地無人拾深山野客忽相迫向來塵事何
其多短吟長話未終日回首白蘋生碧波

子莊詩

荆溪之莊誰所廬荆溪主人稱是子荆溪野人不識
渠有眼道是延陵吳自言家世荆溪住宅相本出南
州徐買田自釀北海酒引水欲活西江魚古來陵谷
如翻手俯仰應懷昔人有澗草巖花不計春過雲飛
鳥猶回首自別茲莊二十秋四時風景一時收共看

錦服明清畫莫遺青山笑黑頭莊我莊我我負自
我得之非外求君不見張公古洞空傳姓蘇公獨山
誰所命祇今那有張蘇家空餘往事令人嗟天壤之
間孰非我莊以予名無不可萬間廣廈幾時成留取
高名向江左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三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四

五言律詩

種竹

種竹復種竹屋西還屋東都城十日雨長夏一林風
宿王得餘潤園陰分小叢高秋想鳴珮側耳向晴空

小園即事

過雨東園暮畦蔬架已瓜分恩到僮僕沾潤與鄰家
學圃非吾事憂時且歲華有懷成獨坐歌側岸烏紗

假山成戲作二首

疊石危峰起盤根古樹成竇留雲宿處溪待水流聲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四

五言律詩

種竹

種竹復種竹屋西還屋東都城十日雨長夏一林風
宿王得餘潤園陰分小叢高秋想鳴珮側耳向晴空

小園即事

過雨東園暮畦蔬架已瓜分恩到僮僕沾潤與鄰家
學圃非吾事憂時且歲華有懷成獨坐歌側岸烏紗

假山成戲作二首

疊石危峰起盤根古樹成竇留雲宿處溪待水流聲

意匠疑天巧林君見物情退朝先拄笏爽氣忽然生

又

有意尋丹壑無錢買白雲岡巒繞數疊城市已平分
遠可遊松子清宜隱竹君山成謝若叟題壁為書勲

次韻送衍聖公孔聞韶

孔衣清尚網衛竹美如圭經學親傳魯韶音想在齊
海觀知水術嶽望有山梯遠道須珍重扶持仗老奚

崑山毛翁百歲詩

種菊南山下秋風百度花乾坤此間氣江漢復誰家
管榻經重敝陶冠已十加海籌仍下一桑陸看量沙

竹坡

種竹前坡滿其如秋興何迥含山氣爽低礙夕陽多
有地留冰雪無心闢綺羅綠衣歸稚子洗耳聽鳴珂
次韻答方石先生二首

五載詞垣病三回命使臨乾坤無報德江漢有歸
心岐路歸南北功名慨古今微涓能幾許恩海向來
深

溫詔勞三諭威顏仰四臨老妨扶病力拙苦齋時心
世遠方思古吾衰恐自今故人高義在藥石敢辭深

山行十首 癸亥三月

遠寺無烟火晴空見羽毛水光浮日動秋氣出林高
城市身仍繫江湖興本豪馳驅亦王事元不是賢

勞

十月交仍淺千林落未空雨苔留徑碧霜李綴枝紅

有李名紅使客瞻天近回家說歲豐太康思外職吾欲

詠幽風

寶刹開湖面清泉漱石根僧田不入稅中第漸成村

壁有題名在亭因駐蹕存勝遊非我事休暇亦

君恩

獨宿荒山裏悠然自寢興犬聲山樹葉人影佛堂燈

室靜開教掃峯高倦憶登詩成思二妙遙在碧雲層

衍聖公元
第宿香山

路開天門險根蟠地軸深入山雲霧舍出寺鼓鐘沈

意遠窮千劫民勞豈萬金平生不到處感慨一登臨

風露蘭山山名冷幽宮夜不扃地應藏劍鳥天為洩精

靈遠樹聞清籟遙山列畫屏人生一俯仰塵夢幾時

醒時有事于
中葉王園

翠微山名深不斷迤邐到香山山名入谷呼頻應尋源去

却還夕峯明滅外晴霧有無間預與山靈約禪房定

不關

鑿翠開虛牖分清出小池高峯去月近深樹得霜遲
院靜時聞梵燈明夜看棋登臨元有意避迹本無期
平明登絕頂萬象極秋毫入谷境逾窈綠崖山轉高
法門空色界塵海任風濤不識經營費猶嫌跋涉勞
路入金山口峯巒兩派分亭臺中使宅松柏主家墳
社鼓村村靜僧鐘寺寺聞我今猶祿食俯仰更何云
太皇太后輓歌詞

其一

廣殿臨丹闕重闌麗紫霄康寧過六紀熙皞見
三朝月窟瞻猶近颺輿望已遙萬方同灑淚痛極轉

其二

海宇瞻依共宮闈奉養尊舊恩長樂殿遺戒濯
龍門宋室新儀陋周姬古制存欲知流澤遠
聖子復神孫

其三

月有重光象川無再逝波人間瓊佩遠天上玉樓多
幻界三千四韶光九十過感思兼戀德空有淚
成河

其四

鳳掖承歡地 龍樓問寢辰
感恩方愛日 厭世已離塵
地隔黃泉夜 山空碧殿春
裕陵松柏在 瞻望總傷神

其五

慶積傳宗遠 年高閱世深
憂民終夜念 保國一生心
顯曜成三象 遺言重萬金
鬱葱佳氣裏 陵樹晚沉沉

其六

舊業山河壯 餘恩雨露饒
群臣思社飯 命婦憶宸朝
暗月留鸞鏡 悲風引鳳蕭
丹旌看不見 雲路轉迢迢

迢迢

其七

壽已稀年過 身將五福兼
休光彌宇宙 遺澤到洪纖
山拆鐘初應 籌空海漫添
試看幽僻地 清淚洒窮簷

其八

北郭車塵遠 西陵樹色重
地栖華表鶴 雲逐鼎湖龍
命使三時莫 空山半夜鐘
他時奔駭地 冠佩想追從

其九

紫殿春方窈 玄宮夜正長
幽泉沾竹淚 哀壑奏松簧
玉凡心悽愴 瑤池事渺茫
乾坤終古在 俯仰恨難忘

其十

桂兔秋逾好 軒龍晚更禪
兩朝天下養 千古世間稀
眼見新宮起 神從別殿歸
不須論往事 一涕一沾衣

太皇太后發引鼓吹詞

應天長

天風吹斷瑤池夢 落月高城茄鼓動
綵雲迎青鳥 送

哀絳一聲入下慟 上林霜露重
空使泣鸞啼 鳳試看水朝星
以此情誰不痛

孝宗皇帝哀歌詞

其一

此日真何日 陰雲掩上台
晦明天色變 嗚咽水聲哀
舊恨齊山嶽 遺恩徧草萊
萬方同一慟 痛哭隱成雷

其二

聖德同天縱

皇圖與日升 乾維中斷絕
坤軸乍歌崩 輦蓋辭雙

關山河護

六陵生成真罔極攀送竟何能

其三

恭已同虞帝祇台比夏王
內廷無文謁外國絕禽
荒富有天和養終期
曆數長彼蒼何弗弔民物共
摧傷

其四

聖道通三極

王言似六經
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
祀國天方
墜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在
遺訓炳丹青

其五

鶴髮承顏日
龍樓問寢辰

兩宮同奉養

九廟極精裡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
徽稱高萬
代垂憲及千春

其六

畎畝蒼生念閭闔白屋情
覽章時異日
露禱必
深更歲旱憂疑獄天寒憫戍兵
尚遣
寬恤詔朝野
共吞聲

其七

極意窮幽隱 虛懷仰治平
近臣常造膝 閣老不呼名
道合

君臣義 恩深父子情
化機元不偶 天意竟何成

其八

玉几終宵坐 彤闈徹曉通

孫謀思

祖訓家教託 儲宮

天語丁寧際

龍顏髣髴中 此身真隔世
地下倘相從

其九

海宇熙平日 乾坤夢幻間
虹流始華渚

龍臥已橋山 堯英驚新換
湘筠憶舊斑 翠華天上

去無路可追攀

其十

靈駕歸何處

茂陵西更西 日輪埋地軸
雲路隔天梯 月迥鳴鑾

靜山圍簇仗 齊玄宮松栢裏
瞻望轉淒迷

孝宗皇帝發引鼓吹詞

應天長

太平天子龍飛運 二十年來如一瞬
大舉行笳鼓

振萬里山河千古恨 五陵佳氣近為報 宮車來
信縱到海枯山隕此哀何日盡

雪後

十里城陰路肩輿緩步行好天晴更碧積雪夜偏明
病覺宦情減老於人事輕交親不可棄聊與盡平生

西莊獨詠得四首 六月

城市多炎鬱園林剩得秋雨晴山骨見庭曉露痕收
野汲嘗新井溪行泝淺流獨吟還自酌幽賞為誰酬
夏日長如許良辰古亦難酒醒思枕石沐罷想彈冠
露草侵衣濕風泉冰齒寒詩成無刻處方擬種琅玕

長日似兩日可人無一人市醪深亦醉村語朴還真
閒落花相代青黃麥未勻那知老將至六十又生辰
望遠宜新霽歸遲待晚涼嶺雲隨鳥盡溪樹繞堤長
獨立憑誰語幽懷祇自傷乾坤無盡日俯仰意難忘
題屠司寇元勳小像

仕路逢青眼朝簪上黑頭唐科龍虎出周數鳳麟遊
待漏彤樓曉分司粉署秋科名隨禁籍從此達宸
旒

又

一自登科後青袍已換緋百官同虎拜三見六龍

飛笏記分明語 天顏尺尺威班行與道路顧盼有
光輝

又

躡步登臺省理頭入簿書午風鈴索靜斜日吏行疎
漢法持三尺于門擁駟車公餘多逸興詩筆幾曾虛

又

舊隱清風在深衣古制存水流花引路客至鶴迎門
文采弓裘盛鄉邦爵齒尊東門還洛社盛事兩堪論
題米南宮真蹟卷贈遠菴太宰先生

地坼山根斷天空海氣開乾坤此勝繫冠佩幾重來

揮灑餘篇翰風流寄酒杯為渠連夜夢飛逸妙高臺

又

懷古心猶壯探竒卷屢開眉顰嗟我老墮韞待公來
寄遠難憑鴈論文重舉杯他時臨賞地歸坐月中臺
偶得南宮多景樓詩一首筆墨清潤蓋得意書也因
憶遠菴博學好古而此詩此景又其所卜居地舉以
贈之復追次前韻二首書于卷後予遊江南嘗登此
樓目擊其勝及遠菴既定居而陽羨之田已棄坐月
亭中無我足跡他日展玩間未必不憮然太息也正
德辛未六月望日

孔氏父辛巳閏歲錢郎中藥自錫山以詩來
慰憶自亡兒之喪吊輓者累數十至而今僅

得此悵然感之因次其韻二首以自慰

浮生如有寄老淚忽無時豈謂東門恨翻為未叔悲

歐祭文云汝於我有一期望深猶駐目話久或停危

之愛於汝有終身之悲為謝同心客詩來慰所思

軒蓋寧親日輻旌送女時未歸先恨別既樂轉成悲

遠道無持緇荒林有醉危幽魂如不死應起望雲思

病起理髮次唐李季玉韻二首

一病身仍瘦三旬髮始梳雪疑絲袖滿風怯紙窓虛

亂梳拋書後衰顏入鏡初倦餘妨起坐剛愛客來踈
病髮猶堪理憂心不可梳民勞者已甚兵捷報常虛
潦水成冰地田家望雨初我生嗟尚可醫國計還踈

聞雨

快雨劃殘夢起聞簷溜聲炎蒸五月盡愁病一時輕
地喜收薊麥天教洗甲兵老農幸未死飢眼望秋成

種竹二首

種竹動經歲竹來人未知分從根定後移趁雨涼時
愛葉看舒卷憐茲小望早遲歲寒方善保風雪漫相疑
種竹幽堂下涼生暑氣微愛長過我屋看綠上人衣

坐久月初出夢回風漸稀一竿如可釣吾欲問漁磯
中秋獨坐有懷遠菴太守

坐久夜方寂望深秋更高霧奩開月鏡塵海靜風濤
憂國頭空白懷人意轉勞及生猶臥病何力謝官曹
九日遇雪聞遠翁見過以詩趣之

節近逢花早秋深見雪稀風情兩竒絕衰病少光輝
抱寂仍歌枕登高未拂衣有懷方不寐剡棹莫空歸
雪慢朝慵卷風軒午乍開冒寒花競發望遠客能來
病有東籬興詞荒下里才呼童頻掃徑不敢惜蒼苔

五言排律

桂巖書院為戴給事銑題

傑構成新築嘉名滿舊聞靈巖通地脉仙桂發天芬
國運興炎祚鄉兵解魯紛川原開芥菴以誦接朝暉
扁象瀟溪揭山歛嶽麓分家門大小戴經籍古今文
谷冷思吹黍池香憶采芹義方規再作仁里德仍薰
五世宗相續三遷意獨勤學田多稔歲而祀諱餘君
氣象曾瞻孟師資本重汾冠裳皆秩秩禮樂漫云云
野服春宜浴庭膏夜屢焚長流終碧海平步忽青雲
妙質歸陶冶良材謝斧斤詞林先擢秀諫院早題勳
身許南金價名空北馬羣有生能念祖無飯或忘

君學道心猶壯憂時髮半斑刻冊如可載吾欲問江濱

進大明會典禮畢有述

聖祖開基日 神孫繼志辰文哉周典制貽厥夏和
鈞啓籥紉青簡函書獻紫宸 命傳綸緯手官重股
肱臣執玉朝宗地冠裳報 主身願禪經國理無處
不 克仁

棲萃為刑部曹員外鏤父作

山遠平分翠樓高迥得秋暝隨歸鳥至清 與故人留
地僻塵稀到雲輕疎欲浮林光新雨淨湖影夕陽收

短笏頻支頰重簾不下鈎畫姿疑 淺著詩境入冥搜
吏服終同隱村居且當遊百年滯 對此何必泛扁舟

懷麓堂詩後集卷之四



懷麓堂詩後藁卷之五

七言律詩

樗老詩為蘇州楊翁仲實作吉士昇之父

雨露風霜共此身
託名樗老意還真
青黃幸免犧尊累
紅紫誰甘馬足塵
地有山川開壽域
天將歲月與人閒
養生已得蒙莊術
欲向南華比大椿

送馬少卿宗勉得告歸吳

賦詩行酒送春榮
贏得歸時滿路光
天上衣冠新賜紫
江南丘壑再焚黃
親教暫去真殊寵
不厭頻來是故鄉
共說鳳池恩露滿
莫將毛羽挂搏桑



送蔣編修敬之歸省

宦游詩興遠相牽，過盡荆山是越川。
花外引輿因奉母，月中鳴珮想朝天。
雲霄健翮輕千里，江漢歸心已二年。
東望海南書札近，幾時聽雨對床眠。

內閣賞芍藥奉和少傅徐公韻四首

一春風日幾晴陰，數柱名花競淺深。
禁苑栽培真得地，化工雕刻本何心。
叢疑月下留鸞宿，香到人間許蝶尋。
臺閣風流前輩遠，綵毫重和玉堂吟。

次第紅芳又綠陰，好花留向玉堂深。
多從雨過看生色，不為春遲負賞心。
清露著衣香易濕，絲雲迷眼夢

難尋。杯餘幸接韓公宴，詞罷先贖白傅吟。

曉聞花底佩聲歸，萬葉枝頭露未稀。
力盡丹青空藻繪，眼看紅紫漫芬菲。
我憂直傍瑤臺起，避日須將錦障圍。
願向人間分此種，笑教春祇在彤扉。

春逐長安擔上歸，此花真覺眼中稀。
新題翰苑圖猶在，舊事揚州草自菲。
索賞向人心已醉，試開經日手頻圍。
欲知近侍承恩地，長共西垣與北扉。

題筮墩行樂卷二首

吟餘肩對碧峰巉，談罷風生玉麈髦。
一代才名幾蘇軾，千年宗派兩河南。
古來經籍多親勘，老去江山亦

飽諳珍重文章與經濟眼中何地不君堪
與君意氣各聲名同向賓筵賦鹿鳴萬里雲霄容接
武老年詩酒尚關情墩前種竹乘春雨洲上尋芳愛
晚晴欲共舞雩真樂意江南新服幾時成

內閣五月蓮花盛開奉和少傅徐公韻二首

漫道西湖百畝寬新花尚怯曉波寒內園自合先芳
意道眼從來是別觀金掌溢時清露委水仙多處綠
雲攢人間不解真顏色却愛紅妝舞翠盤
兩池風物許平分新賞從來是舊聞空翠欲沾衣上
雨朵紅猶識殿東雲冷餘彩筆詩難就宴出芳筩酒

易醺紅杏碧桃今在否試將消息問東君

又和太子太保劉公韻二首

十分芳氣襲人清未羨蘭蕤更菊英盡去穠華還古
淡絕無言笑有風情根含瀛海波濤潤色藉天家雨
露榮見說中通能外直此心端合與花盟

天與靈姿絕代清看渠真作水中英雲端別有栽培
地江上空多采掇情縱是丹青終屬幻未經題品若
為榮他年自許歸來樂不結陶翁社裏盟

次周吏部伯常得孫韻二首

生男最樂况生孫萬事如公不要論千古并汾靈氣

在四傳莊懿祖風存周乃翁尚書森森蘭玉非無地
袞袞公侯似有源從此直須稱相業鄭同何止是專
門

桂花能子竹能孫秀色清香取次論新綠預看堂下
戲舊環疑指樹間存雛生鸞鷲非凡鳥水出瀛洲是
海源最羨西鄰多盛事賀車終日過吾門

郊壇分獻得星辰

南郊類祀禮方殷位重星辰迫出羣萬象紛羅天四
匝兩壇高起夜平分星辰凡一壇名沾御筆親題字內
禮皆舞識先朝舊製文武舞服左袖畫千上有除

冠履一時陪奠獻幸從燔燎託餘馨

候駕畢宿神樂觀

日華初滿殿東臺天路遙瞻步輦乘夜賜鶴袍階
二品前日賜書畫頒龍饌日三四儀日茶飯外鶴鷺地
煖和雲宿虎豹關嚴待月開扈從兩朝今最近報
恩何力盡凡才

重經西涯

晚風殘雨送輕寒傍柳隨花意未闌林鳥欲歸巢已
換釣磯如在水應漫青春荏苒催雙鬢黃閣樓遲愧
一官詩卷酒船如許載他時須作鑑湖看

文華紀事

弘治十一年春坊亦開講

九月初二日

經筵

兩筵開共及嘉辰三度 文華集講臣 鶴駕暫停

當殿午 龍顏一顧滿輝春 經傳

聖學淵源近地接 天家雨露均 明日宮壺重拜賜

願將洎滿報

皇仁

文日有羊

賜

送楊維立之南京吏部

學士官高少宰尊 更將奇事與君論 楊公清白多孫
子 蘇氏文章好第昆 總謂留都非散地 極知親權是
深恩 題詩合代持盃送 為有通家舊誼存

重經西涯

朔吹晴沙卷暮寒 舊時樓閣記憑欄 曾冰耐有行人
度 愛日慚非稚子歡 豈謂鳴珂還故里 敢將華髮戀
微官 人間未少閒 立容欲作求田計 史難

又

禁城陰裏御河西 昨夜分明夢不迷 樓外酒帘非舊
館 沙邊屐印有新泥 年華漸覺兒童老 巢戶深懷燕
雀栖 滿地虛寒霜月在 敢忘燈火教詩題 東陽六歲時先君以此

詩命題

題手改結句云明月滿天霜滿地清風時復送虛寒謹識于此

屠元勳侍郎奉使 遼府因省母嘉興次傳

禮部韻

屢向東關議北征暫違西署復南行 宗藩使節君
臣義江漢歸舟日夜情滿路山花春欲動到門簷鵲
晚先驚遙知雋母承歡地應問官刑日幾平

趙給事士賢二親壽詩

買書種樹是良謀借老人間不外求看到兒孫還滿
眼數將甲子更從頭太平時節有閑地真率會中無
俗流應共倚門瞻使節錦衣剛喜放鄉遊

郊壇分獻得北鎮

關

禮備牲帛尚玄茲山壇與嶽同定分函已別虞州
九入甸方歸禹服十名為北方長位當東面却

瞻天憶從南海分壇後十二年寧徧四埏

春丁代祀孔子廟庭

弘治

殿頭天語下鴻臚禮水諸生掃舊廬春版署名書

帝遣夜盤分胙出神餘仰瞻地切高堅在陟降心勞
左右如三載黃扉今再命敢將遺澤負詩書

送董禮部尚矩還南京

望入鐘山紫氣高壯遊元不限風濤老看健骨如松
節俊識名家有鳳毛遠信憶傳新錦字交情貪飲舊
醇醪誰言省署寅清地不及絰帷侍從勞

寄陳直夫

勇退西江是急流十年高卧越山秋眼明耐寫蘭亭
記興到腕為刻曲遊人識桓郎冠上多我慙弘景畫
中牛新詩賦得遙相壽正及斑衣戲白頭

寄和劉亞卿時雍二首

謝北邊

晚聞邊報入官衙夜整朝衣對燭花四牡馳驅方得
路一身羈泊本無家星霜漸覺頭顱改升斗真愁國
計差何似東南分省地十年三泛海邊槎
使車停處即開衙又見胡天雪作花王事有勞寧歎
我匈奴未滅豈論家周田近報千倉滿漢將虛傳六
級差但得營門歌飽士不須天外羨乘槎

次韻答沈都憲時暢二首

玉堂飛雪白於麻貝闕瓊樓世漫誇萬樹恩光同上
苑一葉歸興已長沙因懷赤子常憂國未滅匈奴敢
問家遙愧大夫持漢節詩成何處詠皇華
誰道鷹鷂異鳳鸞外臺風采似朝端須教道上人驚
典復遣軍中帥有韓民力到頭如欲竭忠言入耳諒
非難江山歲晚巡行地應謝風霜滿豸冠

寄方石先生附王存敬知府

病來偏覺宦情疎病起依然是故吾支俸籍存經月
住買山囊在一錢無舊時經濟懃書卷老去山林想

畫圖若見王郎頰，問訊廟廊終不異江湖。

體齋以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掌詹事府以詩賀之用舊所賀韻二首

當年十八共登瀛，公在朝廷最老成。
翰長宮端同日拜，世間天上幾人并。
經惟久轍班仍在，吏牘全拋夢亦清。
早向賓筵沾賀札，已慙踈拙負平生。
詞林地近接宮坊，又領青雲白鷺行。
周代孫謀方子翼，傳巖家學本臣良。
前星照夜天垂彩，儀鳳來時國有祥。
未論台階和鼎鼐，載看經幄講虞唐。
候送青谿先生考績南還坐間有作

餞送經年不出城，一尊相對是平生。
玉堂燈火三人在，建業山川兩度行。
無計挽留慚我劣，有懷撐塞為君傾。
水雲亭上蕭然坐，樵斷吟髭句未成。

讀虞邵菴詩

少陵門下多蹊徑，五百年來見幾人。
久矣不聞空谷響，時哉羞效捧心顰。
真仙混世元無迹，老將藏鋒却有神。
擬抱朱絃携白鶴，青城山下看嶙峋。

讀劉靜脩詩

百年四海一容城，是處雲山著脚行。
觀物每從真意得，感時翻覺壯心驚。
高松絕島凌秋勢，獨鶴空江驚

夜聲多少中原詞賦手蓋將絲竹奏升平

松崖戴司寇遣子入塾圭峰董禮侍有詩次

韻一首

生男向晚望增年慰意頻過几杖前未向青雲誇接武已將黃卷學從先漢都客有東西賦戴禮家應大
小傳同榜故人湏世講曲江春柳看垂鞭

寄方石二首用所寄韻

老來風節重於山獨立顏波萬頃間滿地江湖雙客
鬢十年名教兩賢關風儀快觀虞廷近龍卧難容洛
水開曉日橋門住氣裊白袍東望正連班

門前流水屋頭山十載起形向此間安識行藏皆在
我久知貧病不相關青松萬木風霜老野渡孤舟歲
月閒

聖主分明知姓字未應巢許得同班

卜居一首柬南屏

日下園亭秋氣陰故人相見暫開襟買田陽羨蘇公
計客舍并州賈島心老至尚誇詩力健病回猶怯酒
杯深歸來謾作燈前話却喜妻兒最賞音

用韻答遂菴

嶽麓峯前湘水陰思歸無計谿頭襟亦知吳越非吾

土未必功名是我心地土青山隨處有鏡中華髮迅
年深故人只在鄰州住空谷他時聽足音

用韻答邵國賢

種樹長安不作陰幽居何處解冠襟間逢北客論山
價老向南枝識鳥心江水縱平終是險惠峰雖好未
為深祇應棹入荆溪去遙聽吳歌答楚音

用韻答吳編脩克溫三首

話久西窓下夕陰喜逢南客共披襟楚人不作將歸
賦王翰真勞願卜心長為卧遊思地縮却因行樂愛
山深濯纓正起滄浪興不道中流有和音

坐爇林居水竹陰百年風月此開襟重闌桑梓經行
路故壟松楸去住心燕市不如吳地暖荆溪合似楚

江深春天定有南來雁須為山靈報好音

常州子先
祖母舊里

先祖亦嘗遊
寓其間故云

渭陽人在玉堂陰曾向齊廬話宿襟綠野莊前成故
事西州門外識君心兩畿風土無南北四海交情有
淺深他日到時須掛劍寂寥風樹想遺音

魏齊徐公
吳舅也常

聞予此論書未達而計
至故於末篇有感云

九日盆菊盛開將出郭有作

買得長安擔上秋南山只在屋西頭花開正好逢佳

節身病那堪復遠遊昨夜月明空對酒晚來風急怕
登樓多情重有燈前約為報花神作意留

月下賞菊限韻東遠菴太常先生

不隨春蝶夢滕王又送秋蟬過綠楊佳客到時非舊
雨好花開處亦重陽為園恨少青山地挿帽羞看綠
鬢郎長對此花還此客縱教多病也身康

用韻與王太僕公濟

花邊忽見白衣王月上陶門已綠楊獨酌未須愁太
白長生休更問南陽元知楚國離騷手不是玄都去
後郎擬向清陰掃白石一琴今重與坐嵇康

用韻與喬布衣郎中

莫向蘭亭羨二三卷四前軍德三榜園前軍德三榜王陽有書我家
勝會還花底之子才名亦晉陽節正須開老圃幽
姿且合對清郎因懷二十年前事九日扁舟下建康

再用韻示兆先

莫倚家風比謝王正須立雪似游揚候門有意迎彭
澤對景無家憶漢陽池館可栽非少地父書多讀勝
為郎書香亭上黃花節且共重關樂壽康

十月賞菊體齋席上限韻與楊太常王

尋芳何意到君家雨過高城少暮沙此夜幽歡還月

下去年孤館各天涯
狂思晚節曾吹帽
壽擬春期及進瓜
體齊壽辰在二月
不是老來詩骨健
誰能白髮對黃花

寄姜用貞

此身隨處得從容
一葉扁舟九節筇
書到帝京緣索藥
手開山徑為栽松
海邊遺愛生祠在
天外遙心別路重
同榜少年頭漸白
憶君何地更相逢

戴松崖司寇省墓饒州

鶴袍犀帶尚書貴
畫錦堂中見幾人
身向九天承雨露
步隨雙履下星辰
西堂夢後吟生草
南澗歸時薦有蘋
應憶舊都棠樹裏
豈無枯朽待陽春

青谿先生新領留參之命奉寄一首

留司勅下拜新參
道路皆言寵命堪
龍虎地高蟠左右
斗山名重壓東南
百年士馬中原盛
一代儀章故老諧
欲為太平根本計
豈將勲業付高談

寄顧天錫二首用致仕後所寄韻

休將白髮論公私
造物何曾有點癡
閱盡烟雲雙眼在
嚼殘冰蘖寸心知
遺珠在澤終成媚
倦鳥投林太未遲
獨有懷賢蕪感舊
春來無日不君思

愛畫耽詩是我私
傍人休笑虎頭癡
誰將綠綺更新調
祇許青山作故知
樓上月高憐夜永
水邊花冷恨

春遲并州無限江東路却望停雲有所思

次韻答方石先生三首

兩函恩命一年并林下依然識 聖情白髮有身應
許國青山無地可逃名心同隱逸官何累世重師儒
道亦榮行路總難休漫道有時歆側有時平

為國懷賢兩意并公應於我未忘情拔茅已慰朝端
望附驥方慙榜下名少室載微唐李渤安車終起漢
桓榮霞城碑兀高千仞極恐胸中未易平

一家三世客幽并萬里沅湘日夜情未老桑榆先暮
景本無狼帶尚浮名買將山去終成拙乞得潮歸始

是榮擬住江南訪東越台江風浪幾時平

重經西涯

禁城東去復西回又見遙山紫翠堆酒盡不知紅日
下詩成剛被黑雲催慈恩有寺曾遊白綠野無堂正
憶裴淚滿密縫衣上線渭陽風景更徘徊

郊壇分獻得星辰一弘治

星壇東望隔重城復道西來步月行萬里烟雲春散
歛一天經緯夜分明山河地迥非塵界金石聲高徹
太清分薦禮成頻拭目盛時方仰泰階平

祀畢喜晴次屠吏部韻

水輪西下漸經申玉漏南來早報寅九宇空寒消霧
露一壇芒色動星辰龍光下燭天應鑒義馭前瞻日
已賓大明壇在人日向來晴到穀

帝城先卜萬家春

雪後經西涯

雪滿平湖玉鏡開更無波浪與塵埃空海鶴遙應
度照影沙鷗却自猜豪客園池非舊業梵家宮殿有
高臺林苑柳如相識又是春風一度來

成國朱公宅觀料絲燈次周司徒屠太宰韻

節假承恩憶退公夜堂燈火儘相容疑成天上絲

綸手不是人間剪刻功索價想應輕萬鏹留歡剩欲
倒千鐘似聞賦客多奇賞直自山西到浙東

白巖園為喬郎中題

三峰矗立當重樓主人舊住西南州絕壁倚空千丈
雪過雲回首萬山秋河陽參軍馬前王長白老翁天
下憂丈夫事業合如此湏遣振衣來上頭

重經西

缺岸危橋斷復行野人相見不通名轆轤聲裏田田
水楊柳枝頭樹樹鶯看竹東林無舊主買山南國有
新盟不知城外春多少芳草晴烟已滿城

寄陳方伯同年

少時曾共曲江遊，解組還家未白頭。
種得棠陰人勿剪，寄來書札手親修。
閒身好付三江水，健步猶堪百尺樓。
寄謝壽筵詞賦客，不須圖畫寫扁舟。

題林吏部像二首

緋袍金帶映清靈，好是天門聽漏人。
物兩京新藻鑑，衣冠六館舊型模。
憂勤許國身猶壯，清白傳家德不孤。
縱道丹青態貌得，不知能貌此心無。

閩山秀拔越溪清，共識扶輿早降精。
父子一門同甲第，春秋三傳有諸生。
天涯不隔春明路，堂額新題畫

錦名曾是紫薇花，下伴為公瞻送不勝情。

月林為倫修撰父處士作

入林華月夜還生，別是詩家一種清。
流水青蘋空詠影，陰巖靈籟不聞聲。
鶯花上日春無賴，鹿土東華夢未成。
報道仙郎真折桂，始知天上有人行。

中秋獨坐

一年風物愛秋晴，獨向空庭坐月明。
萬里山河皆在眼，異鄉兒女正關情。
燈前有夢難教枕，客去無心自舉觥。
高閣卷簾過夜半，不知涼露濕冠纓。

十六夜不見月，與成國內弟遠菴太常并顧

編修士庶陳御史德卿喬郎中希大共話用

前韻

簾外輕雲薄晚晴一燈當坐夜偏明秋光有意隨人約
月色無端也世情習隱尚懷田二頃消愁直放酒
千觥微吟細語能相慰老淚何須更濯纓

得兆先舟中書用所贈楊給事韻二首

別後偏憐見面難詩來長是借人看遠書信抵千金
重老夢真成一夜安總為天倫關骨肉極知人事有
悲歡向時宦况休勞問依舊端居與素餐

生年容易別時難猶記回頭忍淚看魯地山川連闕

里杜家兒女憶長安園林過眼驚時序道路逢人強
咲歡無限歸心書一紙為渠三復罷晨餐

送成國內弟之留都二首

兩朝恩命重留都父子分符世所無督府門開新祭
戟賜弓家有舊彤盧巡江令下秋霜肅望關心懸夜
月孤傳得蓋公堂上教本知清靜是良圖

秣陵城夜公留我郭隗臺秋我送公南北宦途千里
別死生交誼兩家同潘輿愛擁花間日召芟聞歌樹
底風高閣賦詩餘興在不勝翹首望飛鴻

竹逸

少年種竹已成翁，贏得閒身向此中。
舊業不嫌三徑少，醉遊聊復五人同。
青鞵夜踏沙頭月，紗帽涼歌葉底風。
莫道老夫無一事，短吟長嘯幾時窮。

重經西涯

秋氣澄清天宇高，一林霜葉晚蕭颯。
黃花節近無風雨，碧水潭空盡羽毛。
頻籌老時驚歲月，難忘情處是兒曹。
卜居未定居仍卜，薊北天南兩意勞。

九日雨中作

丹鳳城頭鴈已南，雨聲催伏放晨參。
宮衣盡濕恩兼重，御酒微醺興欲酣。
芳草綠時憐野色，落花開處憶

江潭。高樓西望休回首，泗水齊山總未堪。

九月十日得北先消息疊前韻

小閣簾開月正南，壯懷秋興兩相參。
平安欲報心先喜，故舊相逢氣已酣。
東望有山連岱嶽，北人多夢到湘潭。
向平婚嫁應粗了，獨是離情尚未堪。

再得北先書用前韻

第二書來見轉難，一緘渾作幾迴看。
歸遲可待頻經月，別近猶煩遠問安。
硬欲登山知汝健，苦教留飲為誰歡。
愁腸百結無端緒，多在晨炊與暮餐。

別母何如別妹難，歸時翻作去時看。
山川路遠那能

盡骨肉情深兩未安高閣雲烟勞望遠舊堂甘旨待
承歡遙應月白燈青夜細說風行與露餐

與表兄殷通府話別二首

十載重逢髮欲皤問君官况定如何山厨夜煮吳粳
飯水驛時聞越棹歌列縣民貧勞撫字故園家近喜
經過休言不是西堂客若比西堂夢更多

君尚紅顏我已皤我年差小柰君何未窮元禮通家
話且和王郎拔劍歌華館夜看燈影靜碧天晴數鴈
行過老來亦有江南意一度相逢一倍多

元日試筆

曉從天闕賀春回畫掩幽堂避客來書卷總拋心
未了園亭雖閉手遂開占年稍喜逢新霽報國終
慙是薄才莫笑卜居居不定江南松菊便須栽

郊壇分獻再得星辰一

聖朝郊祀合闕方又見分壇帝座傍天上有文成
五緯人問何地不三光制倬幽崇從周禮歌罷重輝
協漢祥俯仰直教無愧怍共將精白助

君王

分獻次青谿太宰韻

時青谿分得星
辰二星日位春

星壇對立本聯旌復礎憑空不易攀良久夜方移斗

柄早時春已到人間朱旗影隔天門靜玉佩聲隨閣
道還舊日同年令並命共從光霽識威顏

答體齋宗伯用前韻

時體齋分獻得北岳是日免賀春禮

春賀逢

恩早放班瑤壇盡處許同攀星辰位切瞻

依地山嶽神疑陟降開天路曉陪仙仗立齋宮晨領

奏章還

是日禮部有奏疏

終慙典禮寅清職賸有賢勞答

聖顏

慶成宴次前韻與青谿

紫殿東頭共一班台階高處得追祭煖風晴日融和

際舊寵新恩坐立間

青谿舊為禮部例常立侍今歲始復生

七載東垣

慚我在五年南國望公還擬陳幽樂當周宴一笑相

看漫解顏

次韻答方石祭酒病中見憶

廟祀郊齋籍未通靜聞神語應歌工心閒不廢春懷

友身病猶煩夜在公杜老適催年歲改飛樓雖異羽

毛同極知宦况從來薄獨有豪吟興未窮

蕭海鈞寄蠟黃上元日出以饗客因賦一首

薄筵無物薦清宵黃蠟分香味頗饒腥帶海風崖際

出凍隨春雪酒邊消東關地僻勞相寄南客方傳始

解調不有可人佳賞在一春詩興又蕭條

次謝方石歸來園韻

又向長安憶故園
白頭歸興此終存
長留舊履供山
水旋買新書寄子孫
樓上元龍曾卧許
社中司馬未封溫
獎恬激懦
清朝事廊廟
山林總是恩

春興八首

塵沙無日不春陰
伏枕偏驚抱病心
憂國暗催青鬢
改避名翻愛碧山
深水禽聲動寒猶咽
風柳條長弱
未禁客去客來門
自掩老夫渾欲謝冠簪

柳絲花片滿芳洲
長為溪山感舊遊
急雨過窓醒短
夢驚風入樹攪離愁
歸帆欲掛三江水
癩脚難登百
尺樓
老去不知春興減
向來一月罷梳頭

高歌曾扣隔江船
楚泛吳遊興渺然
山寺夜鐘眠裏
月洞庭春水坐中天
翠籠鸚鵡空愁思
碧海鯨魚幾
歲年一語故人三
歎息始知清廟有朱絃

病懷愁緒冗難裁
空望單于萬里臺
月落平沙南鴈
下雪殘荒戍北花開
關山遠帶風塵色
閭幄誰當節
制才胡馬不肥春
草細過河消息幾時來

六年書詔掌泥封
紫閣春深近九重
堦日煖思吟芍
藥水風香憶種芙蓉
登臺未買千金駿
補袞難成五色龍
身病益愁愁轉病
老來歸思十分濃

帝城芳意入春濃快馬輕車處處逢宮樹巧藏鶯百
轉苑雲深護月千重愁來擬斷杯中物病起還支石
上筇得似玉堂風月地少時遊賞幾從容

甕山西望接平坡村疋馬雙童幾度過十載衣冠朋
舊少五更風雨夢魂多湖邊漁榜驚鷗鳥樹裏僧房
隱薜蘿飛盡桃花還燕子一年春事竟如何

小疊峰巒淺作池幽堂長是見春遲風傳翠篠聲先
到雨換青松葉未知江上帆檣經幾駐城南第宅已
三移

君恩若放山林去始是雲霄得意時

再次歸來園韻

十里青山二頃園古風依約此中存封胡有子還諸
謝季孟何心復兩孫新席坐來猶未煖舊盟血寒盡幾
時溫請看百世詩書澤總是當年節婦恩

懷麓堂詩後藁卷之六

七言律詩

應 制 啓 沃 詩 十 首

欽 蒙

皇 上 遣 太 監 載 義 傳 示

聖 意 命 臣 等 各 撰 詩 十 首 用 寓 啓 沃 臣 等 聞 命 驚
惕 謹 擬 十 題 撰 成 七 言 律 詩 各 一 首 繕 寫 進 呈 伏 望
萬 幾 之 暇 俯 垂 電 覽 臣 等 不 勝 榮 幸 之 至

敬 天

理 氣 流 通 自 古 今 每 從 人 事 識



懷麓堂詩後藁卷之六

七言律詩

應 制 啓 沃 詩 十 首

欽 蒙

皇 上 遣 太 監 載 義 傳 示

聖 意 命 臣 等 各 撰 詩 十 首 用 寓 啓 沃 臣 等 聞 命 驚
惕 謹 擬 十 題 撰 成 七 言 律 詩 各 一 首 繕 寫 進 呈 伏 望
萬 幾 之 暇 俯 垂 電 覽 臣 等 不 勝 榮 幸 之 至

敬 天

理 氣 流 通 自 古 今 每 從 人 事 識



詩後藁卷之六

十 百

天心災祥有應皆仁愛日月無私並照臨直以精誠
昭上下敢於茫昧託高深願將敬德祈周命先獻
君王兩字箴

法祖

盛代 龍飛定兩部分明武烈配文謨極知

聖祖憂勤意盡是邦家久遠圖禮樂萬年周制作河
山一統漢規模焚香敬讀 皇明訓如見艱難 創

業初

勤政

大禹猶開惜寸陰 抵應無逸是良箴 宸朝屢省千官

奏晏食頻勞四海心 聖世怠荒非過計 國風勤儉有
遺音 只今苑囿無 巡幸敢學詞臣賦 上林

務學

自古興亡一鑑知 由來治道此權輿 遺蹤往跡千年
事 長晝深宮兩卷書 宸翰有光同象緯 講筵無日不
唐虞 請看 聖學從 家教蒙養如今有 正儲

任賢

治體分明在一身 股肱元首義俱親 求才自合資金
礪 愛國還須付玉人 千載風雲逢 聖作 一時魚水
見情真 臣心欲効慙無力 勉為吾

皇贊化鈞

納諫

忠言元不為身謀大海真能納衆流始信適情皆佞
口須知逆耳是嘉猷虞廷屢有諛謨拜漢室頻聞下
詔求試者古來青史上直臣明主一時收

節用

君王儉德小民知往代流傳盡可師階土僅存三尺
制露臺真惜百金費豐凶豈必歸年歲出納惟應付
有司擬效魏徵陳十漸敢忘更化改元時

愛民

圓顯方趾是同胞眼見升平樂稚髦祇恐顛連非舊
業極憐辛苦盡秋毫東南財力徵輸竭西北軍儲餉
餉勞願向天瓢分一滴徧將恩雨灑蓬蒿

恤刑

民命須關獄重輕我

皇於此最留情真看筆底災祥判要使人間曲直平
法遇變時仍守舊非常疑處每求生覆盆恐有幽陰
地離照終教仰大明

講武

百年至治擬華勳安不忘危舊所聞周代守成方

詰武漢廷習射本稱文營兵夜靜千山月苑馬暗看
五色雲竹遺王師清紫塞貔貅驅盡犬羊羣

寄題姜貞菴壽藏

和得司空谷裏詩早從塵世脫天羈紅顏白髮有歸
慶山月江風無盡時地下菟裘人未老樹頭華表鶴
先知君看五馬經行路已築漳南太守祠

病起述懷

一病經春似隔年三章請老未歸田極承優詔丁
寧語又拜威顏只尺天夢裏黃麻驚再到局中青
尚待重編惟餘一寸丹心在猶繞紅雲向日邊

壽太守尹公八十

三朝舊德聳冠裾曾是昂藏一丈夫老眼閱人猶水
鑑壯心憂國更江湖年高合受隣翁拜身健時嗔稚
子扶七十二泉堪釀酒不知能給壽筵無

哭青谿伊太華先生

握手藤床肉未寒重米不覺淚沈瀾山川一代英靈
盡人物三朝作養難班史舊編家繼有山公新啓世
傳看平生憂國憂民意仕路誰堪語肺肝

房山山房相墓道中紀事八首

乞得

君恩暫撥忙許從西郭看林莊千年丘壠或天意百
里山川真帝鄉地遠有時驚斥堠歲終何處問耕
桑私懷未了憂官事默默無言祇自傷

太行西下水朝東聖代提封一掌中形勝千年今
古在車書四函往來通垂虹影臥長橋日灑虎聲傳
衆壑風俯仰乾坤雙望眼不知身世是樊籠

歷盡重岡始見山石門高處不容攀塵蹤誤落心期
外舊路遙疑指顧間老樹傲霜猶磳兀斷溪流雪尚
潺湲十年兩度經過地不共遊人一解顏

舊遊長記此山曾又宿慈光寺裏燈吹斷野風猶蒼
莽踏殘岡雪更峻嶒人聲滅盡惟聞鳥氏戶凋餘祇
見僧不是行春還問俗宦情離思兩無憑

曉日鳴鐘出寺遲峯密詰屈路逶迤輕輿傍險巖勞
下健馬乘高不受騎出甕酒當秋熟後隔村雞報午
炊時老親褲子何曾到一句詩成一淚並

望遠登高數里程雪消風暖愛新晴綠崖健婦如猿
捷荷擔羸僧似鶴輕瓦以榮枯占地力還從嚮背識
山情前岡恐有千眠處倦馬臨溪駐復行

下馬西林一搦背古樾陰裏拜幽堂百年戰伐中興
地兩世忠貞異姓已實劔有光衝夜斗石麟無影

臥斜陽錦衣公不能留客白飯青芻意正長時懋英

景光

出城二日兩衝風惡馬歸時日過中地遠極憐僮僕
苦愁多非為路途窮陶松歲晚門誰候謝草春遲
亦空病眼不禁雙淚冷自歌烏帽解紗籠

哭傅曰會郎中用體齋見懋韻二首

秋來哭子正酸辛浪入通家意更真寄我尚題前月
信情君猶是後生身江山荏苒年華盡夢寐分明笑
語親因與大蘇談舊事半床風雨兩愁人

登科猶記歲逢辛曾見趨朝畫裏真應與傅巖為後

喬定知何遜是前身文章飾吏誰兼美兄弟論交我
最親月落屋梁秋暑冷憶君還似夢中人

東山先生有兩廣之命奉寄一首

聽漏西堂黯不眠憶君如在夜燈前可堪環堵三年
病又上南州萬里船縮手未聞終坐巧踰垣欲避轉
愁偏行箴在我今須識縱不由人也屬天

王古直執詩次方石韻二首

漫浪乾坤有歲年不知官府更神仙吳山越水重來
地明月清風未了緣五夜詩篇還獨賞

嘗獨古直云
何以前夜答
云夜半時起將自所
一作舊詩念一念耳一時諧謔盡堪傳從今脫屣無

遺累免賣蘇家二頃田

自將詩卷祭殘年，斷送平生賈浪仙。
父客耳通南北語，故人心結死生緣。
臨直開方石來曰吾事濟吳文
章豈必千金價，姓字聊應一代傳。
不用莊名題萬柳，方石欲葬之本知滄海是桑田。

再哭青谿

海內衣冠失老成，夢中精爽尚平生。
杏園醉後千花舞，柳院歸時一字行。
舊事蒼黃空過眼，暮年幽獨轉傷情。
不須更作三同會，又聽城西薤露聲。
時體齋亦已捐館

哭體齋傳宗伯先生

是日倪公祖奠畢於傳公會歛

哭罷青谿又體翁，素車匍匐走西東。
白頭搔盡蓬蒿雪，淚眼啼多不受風。
翰苑才高經百戰，南宮官重說三同。
傷心更是江樓雁，各自分飛落照中。
體齋已喪弟故云

再哭體齋疊見慰哭子韻

公來慰我極酸辛，我哭公來意更真。
山斗正懸天下望，簿書長繞病中身。
公麻姑橋手削秦案一門和氣椿津共，四海交情管鮑親。
規定與青谿重握手，九原之下復何人。

送吳學士克溫之南京

玉堂風月每平分，北客南來又送君。
千里山川非遠別，兩都詞賦舊能文。
亭邊野興隨脩竹，江上歸心駐

白雲二十年前曾此夢不勝珍望立斜曛

送羅司業允升之南京

金陵王氣還雙闕壁水文章重六經官好況當初攝
篆時祭酒飲司業始復設門高曾憶舊趨庭南升暇嘗為烟隨

草色連天遠雨過山光潑眼青多病秖今思藥物擬從新籠問參苓

樹村新莊約方石先生不至次韻四首

浴沂真樂許同尋過眼春光次第深病裏有官虛歲
月老來無夢不山林天教刺地堪容膝我愛清泉好
洗心却恨可人招不至空將短札代長吟

殆繞湖堤不費尋野人遙指華門深平田水足元通
澮獨樹陰多自作林看竹偶逢曾識主買山先子欲
歸心不知風月還多少消得先生一醉吟

偶從僻地得幽尋門掩疎籬一徑深風定落花還作
陣雨多遺果漸成林百年遊賞浮生夢兩世經營舊
主心更憶老親兼稚子不勝哀思與微吟

老樹盤空過十尋綠陰繁護古亭深村炊幾處日當
午牧笛一聲風滿林逝水如斯真在眼浮雲於我更
何心房山險絕今辭盡羸得西湖漫浪吟

壽祭酒羅先生七十次所寄韻二首

登第同年事

憲皇垂君射策勝穿揚兩都賦出爭傳漢九老圖成
正憶唐舊日才賢多鼓鑄老來神采尚飛揚也知憂
國懷人意不問寒暄問雨暘來詩云變調事業頌公
等則看南山記雨暘
十年不見先生面忽枉西江第二詩郢客高詞慚寡
和杜陵新贈怯輕為多收野林貧堪醉久服山芝老
不飢萬里雲霄三月近報書猶恨鶴飛遲

松窓屠公輓詩

老健全輕玉帶圍餘歡猶及綠衣歸乾坤樂事古來
幾湖海耆英公後稀滿坐芸香留宿雨半窓松影下

年暉樹頭華表高墳在時有行人指翠微

次李白洲侍郎督復西涯舊業韻二首

面對青峰俯碧流三間矮屋一重樓山高合柱王郎
笏水闊堪容范蠡舟詩客苦曾逢戴笠釣心閒不在
垂鈎舊時風景如重到日日慈恩寺裏遊

招提南畔石橋邊水色山光淨可憐送隱預勞盤谷
序得歸何必洞底船總多壇樹宜春服不信樓鐘攪
夜眠寄謝汝陽三斗客未妨來作飲中仙

慰東山劉司馬哭子次謝祭酒韻二首

十日朝回不出門兩翁孤坐各黃昏炎風朔雪蕭條

過舊恨新愁次第論問業有詩空鯉退破懷無計且
鯨吞此籌可但輸君一老眼猶堪對子孫
定省何人夜候門空堂無語一燈昏三生過眼真疑
幻萬事從頭莫更論愁對燕山身獨老恨深雲夢氣
湏吞君情似覺全勝我我已無兒况有孫

張尚綱侍郎挽詩

臥病經秋藥裹中入春鄉思太匆匆十年心苦移家
地兩世名成教子功遜海幾時歸去鶴塞書無復寄
采鴻因懷詩酒過從一處一夜高情笑語空

弘治癸亥二月四日雨中再代 視牲紀事

一首

宿霽全消輦路塵遠將天語問犧人郊壇二
月稀逢雨使命三四尚及春龜卜有期先後易駿奔
無地往來頻

聖躬已豫恩蠲潔願達平安上 紫宸

次陳德卿顧士庶喬希大韻三首

兩年春興總相孤百感重來更鬱紆舊事有形歸夢
泡浮生無處問方壺馬猶識路人何在土未成墳草
又枯四海極知同父子不知還似此情無
抵樹林開日正中玉泉澌下水還東十年丘壠瞻依

近百里川原眺之空敢謂并州非客舍極知高脫博有
遺風浪辰好景多相似只對愁人使不同

看盡朝暉又夕陽舊時風景更難忘鳥情空解憐山
色草淚猶知泣靈光豈謂幽明分骨肉敢將窮達論
文章從今不作江南夢祇合辭官老 帝鄉

南屏遷翰林典籍白洲有詩次韻二首

東帛丘園滿路光十年詞苑尚回翔籤題徧檢書千
卷 誥草頻揮墨萬行名重豈須還甲第地高何必
更巖廊浮雲過眼真餘事不向官階較短長

幾年淵底愛珠光一日雲端夾鳥翔白雪調應高鳳

沼青禮名已動鴻行交遊有道懷金石薦達無能取
廟廊同是感時憂國者向來情話夜何長

復畏吾村舊塋志感十首

舊塋蕭條二畝秋眼中無地著松楸比鄰價許千金
直老我心餘一念休未愛林居漆野意直開神道想
靈遊幽堂手澤依稀在細認蒼苔幾涕流

時於明堂
得券石乃

先考手書
方尚始定

原頭高冢鬱龍喪我祖殷勤手自封凶世禮宜昭穆
序百年心苦歲時供開雲旋闢墻東地帶雨新移屋
後松說到九泉應一領願從遺跡想音容

行盡房山復樹村三年岐路幾銷魂山占水上無時
定是護神訶此地存假手經營煩舊主白頭瞻拜有
孤孫西園宰木東原草猶是春風長養恩

白頭遺姊說當年

有鄉氏表姊年七
十餘能道英時事聽到殘燈各黯

然地許精靈先後合天教骨肉死生全流光老至偏
成感舊事疑多敢浪傳今日重来如夢裏壘頭新樹

墓前田

兩年清淚不成乾三尺孤墳欲葬難千載抱孫心敢
負九泉將母意須安情如季札猶懷土義比文公合
去官今日一杯重酌汝可得頑健詫加餐况兼有漸道

雜道廢頌今僅錄
不預備示教加餐

五父欄邊淚滿巾舊愁未盡轉成新九原可作真疑
夢三鼎空踰不逮親骨肉竟同歸復地衣冠非是顯
揚身心長夜短清無睡坐久村鷄又報晨

今夕何夕宿城西西燭影下照茅簷低茶烟颺空月冉
冉竹露灑地風淒淒髮能幾許白且盡心向此時荒
欲迷總為劬勞德未報老來無事不悲悽

舊冢新塋次第成盡將心力付平生經句命鍾隨高
下半夜推窓看雨晴今日山川增秀麗向時狐兔太
縱橫小西門外休回首蔓草殘烟也繫情

愁來不覺淚潛潛枕上詩成鬢已斑信有神交還夢
接爭知地下與人間吊餘宿草人空到望斷孤雲鳥
不還又是雨餘花落後有誰携酒共登山後四句五
日夢中作覺後續成之時夢元吾兒若不欲開
吾詩者意苦甚蓋自是斷不復作矣三十日識

曾司空七十

童仆相隨已白頭看公先到古稀年門臨御苑朝
偏近位重官嘗席每尊暇日不妨留客醉多情兼喜

抱孫眠華筵緩奏長生曲欲借南風起舜絳

楊給事號父母壽詩

鄭公鄉里世稱賢陶母家聲衆所傳欵段車輕猶舊
路屠蘇酒熟又新年庭栽桂樹還生子地近桃源不
問仙五色宮袍千歲酒門前酒繫省郎船

一舫齋詩二首

十畝青山八九椽卧遊聊以屋為船星槎有路疑秋
泛波浪無聲攪夜眠東海漆籌非浪語南華飄瓦亦
同篇也知白髮詩人與不在蘆花淺水邊
木蘭為柱桂為椽陸地從來別有船縱飲直疑騎馬

坐無愁何必對江眠七重謾擬歐公記萬厦還歌社
甫篇聞道銀河通碧海恩波元自斗牛邊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衍聖公聞韶襲封還闕里

夜來佳氣繞門闌
曉聽郎君已拜官
魯郡山川歸舊國
孔林蘋藻薦新盤
田無公稅堪為養
家有遺書正好看
從此雲霄是平地
迢途長為報平安

贈闕里孔聞禮

南溪聖公次子

少年文采動公卿
剡說尼山有俊英
十載衣冠三氏學
五更鐘漏九重城
極知東嶽瞻雲意
酷似西堂聽雨情
寄謝南溪溪上水
幾時容我棹舟行



方石先生祖母趙節婦沒已五十年方石以
禮部侍郎誥請移為旌表為詩紀事奉次二

首

鳳函飛度越江遙江上離鸞恨始消故國山川增秀
拔舊家門戶起蕭條詩書澤遠傳三世雨露恩深
浹四朝從此貞心長不死九泉披豁見層霄

路接清風巖未遙清風巖在台州事舊鄉遺俗豈全消百年始
報生成德六館重開節義條星小竟隨孤月照江清
耻受惡漢朝先生不為彛倫起茲事何因徹九霄

又二首

家華貴本非遙薄俗真堪鄙各消始信忠臣元有
訓誰言孝子不同條謝高祖孝陰晴到底天須定江
漢何心海自朝多少窮婆委溝壑夜臺無力叶重霄
思山夢路口非遙謝有思山改名大夢皆世泉又舊事多從話
乘消看取霜松高萬丈任他風柳弱千條絲綸命許
兼先代謝始欲移所得帛名應載本朝昨夜文
星連婺女共將光彩動青霄

次李白洲六十自壽韻

宦情元不困詩魔白戰猶聞夜枕戈南去扶搖無限
路北來安樂有行窩孤松歲晚心能壯叢桂秋深影

漸多自愛黑頭雙鬢在每呵青鏡手親磨

送焦守靜先生使襄府

丹書玉節又南行一日龍光起四瀛新使早占唐李
邵舊恩猶識漢桓榮

三朝委質君臣義兩世通家父子情應向別筵懷
往事曲江花底拜年兄

懸車舊第卷為寶慶謝太守公子業題次方

石韻二首

山頭牛背穩如車猶記當年謝事初地僻有時窮嶺
嶠家貧無計問田廬屋梁落月分明在霄漢晨星次

第跡因過竹林談舊隱幾聲清嘯一長歎

仕塗隨地有摧車野服何人得返初老云功名皆長
物舊時山水是吾廬遠能玩世心非放清足傳家計
未疎屋不可瞻烏可愛天涯一見一欵歎

愛日樓為錢郎中榮作

白日紅顏映髮絲百年心事此樓知生留暮色經營
短每恨晨光出海遲寸草有春猶物類長安雖遠未
天涯絲木催進長生酒莫待高庭樹影移

榮壽樓為仲僉事本作

百尺高樓背構新郎若家有白頭親駢維合啟長生

宴升降全輕未老身潑眼湖光堪釀酒
卷簾山色似娛人豸冠驄馬朝天路
夜夜憑闌望北辰

病中言懷八首

三年病後強趨朝又擁重門臥寂寥
夢繞千山心不定梳妝雙臂力全消
籠燈月暗疑無影圍雪風稀未滿條
晴起忽然忘握髻不勝愁鬢晚飄蕭
瓦爐初冷更添香更漏沉沉月轉廊
身病隨年共至愁多心與夜爭長
塵編倦掃時防蠹蠹樹新移尚怯霜
自笑閒情緣底在向來公事已全荒

身病何如目病難極知昏眊勝衰殘
愁水強關東門

淚老去從歌社甫冠新酒縱筇仍斷飲
好書雖借懶開看枕邊莫道無餘事
猶有詩成字未安

門掩蹊籬雪滿池夜寒惟有病先知
冰輪影薄當窓近竹葉聲稀到枕遲
三徑業荒秋去後十年心苦夢醒時
一身經濟元無術醫國如今合付誰

返權湖南路已微買田陽羨事多違
老看天地餘生少遠別江湖舊伴稀
靈囿藻深魚尚在故林松暝鶴還飛
天寒歲晚無聊賴吟倚高樓送落暉

東歸重下潞河船猶有江山未了緣
望遠真窮滄海際登高空指泰山
巔流光轉眼清秋過往事經心白

畫眠寂寂閉門多病裏始知遊賞是神仙
高梁橋北畏吾村瓏樹成行石獸蹲豈謂驅除非舊
主始知封表是

君恩慈來霜露情多感老去烟霞癖尚存已辦輕車
隨款段挂冠頰向國西門

我回班召入 彤扉又向 經筵勸講歸 溫語問

時勞 睿想 霽顏開處識 天威相如病久經旬

臥汲黯身長與願違萬里雲霄雙倦翼側看鸞鵠讓

回飛

郊壇分獻得夜明

夜色燈光遠近中廣寒元炁水精宮 九重闔闔隨

高步萬里山河入半空歌罷樂聲還徹外拜時人影

盡朝東高明願託無私照四海長瞻配日功

慶成宴次焦少宰韻二首

南郊禮罷及辰良 春殿筵開愛日長 神旒已沾

頰後胙宮衣猶帶祭時香旌旗簇擁千人隊 袞繡

分明五色光乾飲滿斟皆 聖語共將滂滴報吾

皇

共隨經轡輔 元良玉署金鑾歲月長學士幾陪天

上宴侍郎還立案頭香遜官地隔新曹省 賜坐身

沾舊寵光應是老臣偏感事碧桃曾見醉
先皇

次李白洲留別韻二首

少日相忘汝與吾老來俱已變頭顱家貧尚有千頭
橘身健何須九節蒲酒興不輸詩力壯野心偏向世
情粗上東門外應回首誰為疏郎作畫圖
俯仰平生不愧吾肯隨弘景歎頭顱心白憶霜前
鴈別意青憐水上蒲唐代百篇希世有漢廷三尺本
君粗身衢不隔安車路回首風雲是壯圖

奉送梓宮至土城哭而有述

郭外宮車駐往復行萬方臣妾共吞聲驚駭慘似
升遊日落景深留返照情千載再逢真隔世百身能
代煎偷生清塵望盡猶翹首願作飛雲繞去旌

過小西門懷舊麓有作

古城西北氣蕭森舊路蒼茫不易尋手種青松今易
主耳聞烏鳥更關心山堂尚憶風霜破野徑猶虞鹿
豕侵遙指故原新樹裏晚風吹淚濕衣襟

畏吾村先墓忽枉劉司馬見過感而有詩

滿地悲風起白楊隴頭斜日半荒涼巨卿白馬期能
到范叔綈袍義可忘話舊略教肝膽盡憂時同感鬢

毛蒼我來君去何匆促猶有官曹債未償

奉迎

神主觀

御容哭而有述是日復大風

園陵北望路迢迢夜候禪宮坐寂寥已向人心占夢
寐更從天意識風颺目瞻遺像山河秀淚滴空原

草樹凋

神御入城當午霽不堪重拜關西橋

和方石先生留別韻二首

宦情今日為君微別卷詩成強自揮歐冶金鳴孤劍

躍海天雲盡一鴻歸行蹤得與浮萍似塵世休言大
夢非何物人同堪更比向來風槩十分巍

客心鄉路轉依微回首風塵袂一揮已起謝安還復
臥未秋張翰忽先歸桃源再入花應在赤壁重遊事
恐非試向畫圖占壽考老來詩骨更崔巍

倫修撰文叙頌詔安南使道省親

藩邦地重極交洲詔使名高出狀頭一代風雲龍
虎會百年郊藪鳳麟遊殊方盡處聞天語舊屋歸
時記海籌採得民風蕪國俗玉堂青史待刪修

正德丙寅正月二日雪

三冬臘雪已無期
兩日春風尚及時
朝士攬衣驚起
早都人勒馬愛行遲
年華過眼人頭惜

帝力如天物不知
却訝桑林繞六事
也能昭格應商
祈

徐侍讀穆頌 詔朝鮮

六龍飛御九重天
天上文星下海墘
萬物發生祈雨

露累朝封錫舊山川
鸞書共識中華字
鳳曆初開

正德年玆重登高能賦手
玉堂青簡待同編

初開 經筵紀事 正德元年二月二日開講大學

曾侍 宮筵入桂坊
又開 經幄引鷄行
春秋義重

初元歲大學書陳第一
章講罷 天顏猶咫尺
朝回

日色半蒼涼
燕金綵
皆 恩澤四表同瞻
聖德

光

親耕藉田紀事 二月十一日五月時陪祀先農且後九推之列

短犁長策共分曹
白石壇空碧殿高
七奏耳聞神聽

遠三推心識

聖躬勞伶人曲
按新翻譜御酒
恩沾舊賜袍

帝業艱難民事苦
愧將筋力助分毫

沈編修肅冊封安南

玉堂書史暫休衙
銀漢星辰早送槎
已向夏壇分赤

社更從周雅賦皇華

主恩前後重頒詔使節從容兩過家今日贈詩他夜
夢紫薇枝上月鈞斜

題許給事天錫駐節寧親圖

黯淡灘頭舟若飛安南西裏使臣歸
官恩滿載黃封酒官樣新裁白獐衣
天上兩星當夜動人間寸草自春暉
咨諏本是皇華職隨忘周原四牡騑

贈闕里孔以昌

魏闕威儀見兩朝漢雍經史聽
園橋烟霄舊路星河近草樹
新恩雨露饒已向雲仍占
聖澤還從

伯仲識風標分明闕里墻東地何日尋君再舉鏹

聞劉東山司馬致社之命是日得謝方石

祭酒到家日所寄詩感而有作

越客書來自海濱楚鄉重見拂衣人名如洛社非同
里詩到梁州各有神萬里雲霄俱稅駕兩山風月自
為隣試料出處論心事慚愧官曹一病身

十年兩度送君歸聽說鄉山興欲飛歲久兒孫頭角
變日長賓客往來稀平橋着板通樵徑老樹盤根作
釣磯強欲相從無舊業定於何處解朝衣

陳司空之南京例贈二首

簿書叢裏日紛龐
四十年来老鬢雙
水部官高聯八
座石城形古鎮
三江秋波艤棹花
迎客曉夢趨朝月
在窓
蕪喜故園衣錦地
幾多髦稚擁歸幢

泮水芹香共幾秋
曲江花底復同遊
君從北省移南
國我已紅顏變白頭
舟楫地經生道路
畫圖人識舊風流
明年壽骨應全健
預爲詩篇當酒籌

木齋先生將登舟以詩見寄次韻二首

十年黃閣掌絲綸
共作先朝顧命臣
天外冥鴻君得志
池邊躡鳳我何人
官曹入夢還如昨
世路論交半是新
不枕歌帆何日定
茫茫塵海正無津

暫從中秘輟絲綸
同是羔羊退食臣
偶爲庭花留坐
客豈知宮樹管離人
杯餘尚覺情難盡
棋罷驚看局又新
極目春明門外路
扁舟明日定天津

石封君徐節婦輓詩二首次沈仲律提學韻

試問元方與惠連
故家風範尚依然
曾同姓字題金榜
不見功名到白頭
身後子書能讀父
古來人定可勝天
當庭種得梧桐樹
直待巢成鳳已鶩

不羨徐家有二雛
眼看一一上雲衢
九原再作心無愧
萬里生還事可吁
敢謂榮名堪比養
故知陰教不相誣
嗟予談虎神傷處
却恐神傷虎不如

魯編修鐸頌 詔安南

命使炎邦

帝選才狀元剛去省元來車從北斗

前指 詔高

南天盡慶開史局事嚴應暫輟宮袍

恩重許新裁

歸裝不載官中物自寫黃封作壽杯

石學士珪之任南京

黃金臺上玉為堂剛送羅生又石郎四海豪英唐意

氣兩都風物漢文章舊傳衣鉢吾空老世業箕裘子

最良可與語人今漸少不勝南望立斜陽

題義聲貞則二卷為林知府世遠父母作

三十浮生一夢餘義聲先已動州閭門高漢尉堪容

馬家富唐侯剩有書歲久佳城雖入壁掩 恩深令子

一官如褒章兩字同華衮夜夜虹光照幕廬

貞則堂高世所傳栢舟風節故依然道傍綽楔行人

駐天上絲綸內史宣老去深恩猶強襍生乎遺澤尚

栢樞舊家本是瀧岡後長記辛勤教子年

儲都憲靜夫在南曹時堂日取鶴鳴詩義名其

園曰檀園又取杜少陵漢陂詩義名其軒曰

淨拭軒比再入南京請冬賦一首

山林城市兩相忘退食官曹白日長正愛庭陰深覆

綠却嫌階葉亂堆黃窺困董子心仍在掃室陳蕃志
且償今去行臺還種栢可應重和伐檀章

紅花碧葉照清池長憶東曹坐對時縱有塵埃無地
著絕無雕飾有天姿年華過眼頻經幾風景撩人更
屬誰官署不同心賞在也應重和少陵詩

孝宗皇帝禪祭有感

病羽無心逐鷺行偶因祥禫憶

先皇三年淚盡蒼生血萬古名齊日月光天上神
靈龍變化廟中音樂感趨踰無由執紼橋山路空
負西陵一瓣香

王永嘉獻臣恩養堂王自御史謫海南以

詔例量移今職

曾是中臺執法臣親從天上捧絲綸一身去國將三
載萬里還家有二親手種椿萱堪比壽歲供魚笋未
為貧河陽縣裏花無數祇得東風一半春

守靜先生得曾孫席間奉頌一首

家書何止問晨昏報道靈芝更有根已喜一門為太
史最難三世見曾孫直教簡冊書香遠轉覺鄉邦行
數尊從此小同稱大阮衣冠盛事好重論

元日看牲復命紀事一有齋牲節食之賜

履端新制未傳宣復命先承
黼座前名秩正當
華並殿封題猶是戊辰年豈應衰老仍供職敢謂精
誠不愧天歸到玉堂重拜
賜可將恩海報微涓

郊壇分獻再得夜明

塵土全消半夜風水輪初徧廣寒宮分壇位出星辰
上驚象光懸宇宙中燭氣入雲烟縹緲佩聲和樂字
丁東神心豫悅
天顏喜願佐憂勤保

聖紀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七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八

七言律詩

恭進

孝宗實錄紀事一首正德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時雨
中霽駕迎實錄入奉天殿方陞座前此所未
有也

寶冊雲輿次第登
殿頭飛雨過觚稜衣冠夾陛班
初引
袞烏迎門座始升五載
音容思
玉几萬
年功德付金滕

三朝史筆今重載欲報

履端新制未傳宣復命先承
黼座前名秩正當
華並殿封題猶是戊辰年豈應衰老仍供職敢謂精
誠不愧天歸到玉堂重拜
賜可將恩海報微涓

郊壇分獻再得夜明

塵土全消半夜風水輪初徧廣寒宮分壇位出星辰
上驚象光懸宇宙中燭氣入雲烟縹緲佩聲和樂字
丁東神心豫悅
天顏喜願佐憂勤保

聖紀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七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八

七言律詩

恭進

孝宗實錄紀事一首正德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時雨
中霽駕迎實錄入奉天殿方陞座前此所未
有也

寶冊雲輿次第登
殿頭飛雨過觚稜衣冠夾陛班
初引
袞舄迎門座始升五載
音容思
玉几萬
年功德付金滕

三朝史筆今重載欲報

先皇恐未能

西苑焚藁紀事

五月二十五日在海子西岸
畢尚膳供宴是日入西苑

門望南臺登廣集
殿過芭蕉園而還

史家遺草盡成編
太液池頭萬炬烟
天上六丁元下
取人間一字不輕傳

先朝故事非今日
內苑清遊亦勝緣
却上廣寒雲霧
裏禁城東指是文淵

秋日出郭崔揚有詩因次韻

直從亭午坐斜陽
却借南薰作晚涼
沙路試看騎馬

快是日試玉堂剛謝攬
衣忙移將瓏樹和雲種
折得

園葵帶露嘗
四十六年公事裏
向來塵夢一何長

哭內弟劉釗三首

忽聞哀報已沾衣
回首長天送落暉
別後肝腸吾弟
盡到時舟撒汝兄
歸平安兩字書空在
去住三生事
總非欲與親交同
感舊向來門下客
全稀

宦路年多改鬢毛
豈應容易著青袍
民貧况值饑荒
後政拙誰知撫字勞
遺恨可能忘骨肉
歸舟猶恐限
風濤空江落木傷
心地欲為招魂賦
楚騷

兩因園棘誤登科
劉嘗以予主考引
鄉會試各一次一去長江委

逝波官好不嫌州
縣小家貧翻恨子孫多
思君豈但

三秋隔老我平添兩鬢皤寂寂閉門愁病裏有誰情
話一來過

松露周太保與王端毅公呼揚逸菴都憲皆
有詩贈喬希大太常題卷一首

石渠丰采重如山松露清風尚可攀堂上草玄親問
業朝中玉笋舊聯班片言價出千金上一日心勞百
過間老我相思不相見摩挲亦為解雙顏

松露再 召復致政將歸留話用前韻

白馬翩翩走碧山青雲逸駕許重攀遠從西晉來千
里同筵 中朝第一班詩興直凌飛鳥上歸舟仍在

急流間多情話別留歡地猶是當年夢裏顏

松露壽七十再用韻一首

并州西隔太行山百尺丹崖豈易攀却望故鄉還憶
賈恨為仙馭不同班風雲運合逢天上山斗名應滿
世間細數百年從七十漫將靈藥駐紅顏

聞孔氏女至

南風吹送北河舟有女東來慰白頭病裏心情無那
老別來風景又經秋鵲聲報日晝先到雨脚乾時淚
始收預想離程還在眼難將一笑解千憂

與衍聖公夜話

漫以平安慰別離，星槎動是隔年期。文章義豈千金重，骨肉心應兩地知。留住每愁冰合早，出游常恐夜歸遲。湏看闕下重逢日，莫忘燈前共話時。

劉太宰入閣後省墓例送一首

東曹地近入黃扉，盛事今無壽古稀。天祿閣中藜火動，相州堂上錦衣歸。新頒綸綍封三世，舊種松楸過十圍。恩詔祗應教暫去，及時勲業肯心違。

豐諭德原學掌院南京例贈一首

玉亭元向玉堂開，脩竹陰陰對古槐。夢裏山川吾老矣，望中騶馭子行哉。青錢選出知文價，石室書成見

史才東向越山時，駐馬白雲應肯渡江來。

泉山書院詩

甘泉山下挹清風，得似滁陽有醉翁。嵐氣每隨天早晚，水聲長遠屋西東。千尋峭壁瞻依地，萬頃平田灌溉功。二物古來堪比壽，願登巉巖寫琤琮。

城南姚氏園餞劉太宰與諸吏部晚會歸得

二首

不到城南又隔秋，偶因送客駐行騶。林梢宿雨衣猶濕，澗底斜陽席未收。豈謂東曹非舊約，湏知下界有仙遊。壁間謾作題名記，聚散終同水上漚。

園上高亭園下池秋來風物兩相宜紅衣落盡蓮初
實碧葉凋殘樹總垂江左故人傷別久遠菴嘗省中
憇此園仙客恠來遲病回已覺詩情減却為情多強賦詩

書趙寺正式輓詩卷

下哭亡兒上老親向來無地不悲辛身從執紼衝山
雨手為抄詩付梓今日我來翻弔汝故園書到轉
傷神白頭竟作殊其父封君
後七日卒別地下相逢恐未真

家于

守靜先生壽七十五加少師等秩例賀一首

榜下衣冠笑雨翁晨星落落幾西東每輸壽骨年年

健且愛官銜字字同舞袖裁成新樣錦鹿花開勝舊
時紅古稀餘算從頭數五賦函詩七月風

補壽白太夫人次春首輓轡韻

壽筵芳酒出黃封九日春光半未窮東閣衣冠前度
客北堂圖畫舊時容眼着喬木年年大手種蟠桃樹
樹紅報道郎君重賜玉藍田佳氣晚還濃

孟冬五日冒雪出城簡邵國賢都憲喬希大

侍郎崔世興員外

十月朝時擬出城總因公祭輟私情一冬風景初逢
雪數里關河不計程旋拂朝衣乾更濕未占天意雨

還晴相看莫問悲歡事不是當年向子平

次遠菴韻二首

一官心事苦難償筋力空驚六十強病後漸看留客少老來翻愛作書狂南園折柳逢秋色北郭看山帶夕陽數月閒情今兩度餘生消得幾回忙

大夫孤矢志終償精力君應較我強定遠功名那用達于陵風態且須狂東遊闕里瞻

文廟西上金山望岳陽回首漢家營牧地夢中猶覺簿書忙

出郊

雨後蒼苔入徑深放朝聲裏行追尋好風晴日中元節白露清霜半夜心城外看山猶舊色井邊移樹已秋陰公家事在何時了莫恠癡兒淚不禁

憂旱二首

正德五年
秋九月
是

鈴索聲低別院深每從窓牖問晴陰五風十雨清

朝事七戒三齋

聖主心平野烟雲春澹澹禁城鐘鼓夜沉沉天瓢莫道無多滴一滴須教比萬金

不向田苗試淺深先勞礎石驗晴陰黃塵赤日村村路則枕踈窓夜夜心江鴈影稀看欲盡林鳩聲遠聽

俱沉清風明月非無價好雨從來不論金

喜雨二首疊前韻

出門黃霧隔城深下馬玄雲匝地陰莫遣蒼生空有
望誰言造化本無心庭前翠竹飛還舞水面遊魚躍
更沉擬效坡翁重作記上天今已雨黃金

誤占元日到春深百日都無十日陰五月逢杖農父
望六年憂國老臣心盆荷色淨塵初洗庭樹聲收
日已沉從曠園生意足翻令土價直黃金

哭方石先生次林待用都憲韻二首

海天江樹晚依依一別平生萬事違公論底須他日

定宦途剛得幾人端閒看物態雲千變老謝功名手
一揮猶記玉堂風月地至今來壁有餘輝

六年不見先生面數月猶煩兩寄書病裏詩爲心不
廢老來江海氣全除塵生滿地空懸榻腹痛何時許
過車宦况爲君灰欲盡東風何事強吹嘘

聞劉東山遇赦值河西道梗未得歸次前歲

所寄雪中過六盤山韻

百折危途寸步間向來空乞一身閒愁心正擁藍關
雪苦句猶傳飯顆山病後形容應漸瘦老餘歸路轉
多艱洞庭風景依然在爲問扁舟幾日還

此詩再闕歲久不和是日得東山公赦歸重
經六盤山韻因憶元白梁州之句悵然感之

再次一首

浮世功名夢覺間夢時何似覺時間南來已踏千重
浪西去還經萬疊山我病不堪思往事公才猶可濟
時艱詩成漫憶梁州句一夜神交信往還

雪月夜觀水精碁戲作

雪月光中夜未闌楸枰亂落水精寒情貪白戰停杯
久眼入空明下子難長恠官曹無暇日偶從愁裏得
奇觀撚鬚呵手非吾事聊復燈前凭去几看

亡女生日

十年辛苦住天涯每恨逢生不在家今日賀筵翻吊
客舊時歸路有靈車夢中飽實空題字女沒時其母
夢一飽裂為
分二子子身上宜男枉佩花自撚瓣香澆麥飯日斜
燒紙到昏鴉

食禱蓮菴宅有感

一枝初寄洞庭舟落瓜餘霜散不收弱女憶時緣病
渴故人別後已驚秋空將舊恨埋黃壤更有鄉心上
白頭歸共細君還向說燭痕和淚與雙流

除夕

獨吟孤坐必傷神，誰伴長安守歲人。
卦數已周無那老年華，初轉又逢春。
思親淚盡空雙眼，哭女聲高徹四鄰。
還向燈前添舊草，擬從新歲乞閒身。

借得紅梅一株，盆花盛開，偶與遠菴太宰章觀之漫賦一首。借梅者崔甥世興。

休勞北客問南枝，綠影紅香信有之。
滿坐光風流轉地，半窓晴日上來時。
煖貪春睡濃如酒，冷笑霜髭白為詩。
今日定知誰是主，客來聊與倒芳卮。

喬希大宗伯將赴南京借贈一首

耻隨桃李比芳穠，面目雖同格不同。
酒與判教三日

醉病顏頰盡十分，紅顏開戶牖延春日。
旋設圍屏護晚風，獨有離人心正遠。
祈時須更向江東。

諸公過西莊聯句走筆次韻

一春花信苦多風，勝會真憐一笑同。
愁劇老懷兼抱病，憂深時事敢論功。
杜陵醉後身猶健，司馬才高賦更雄。
對客揮毫休我羨，衰顏不似舊時紅。

再次一首

一從桃杏領春風，澗草巖花處處同。
載酒似憐花有約，催詩却笑雨無功。
釣心偶向閒邊發，棋力翻於醉後雄。
餘興不隨芳事了，盆梅猶自待人紅。

得東山翁到家書再用前韻二首

數畝茅堂水石間，此身方得是真閒。吟髭白可供新句，老眼青猶識舊山。年至尚餘精力健，家貧偏覺歲時艱。梧桐自有安棲地，不似空林倦鳥還。

莫論天上與人間，纔得閒時始是閒。郢客調應歌下里，謝公家自有東山。憂時更覺江湖遠，閱世方知道路艱。當日賦詩無送者，天教夫子竟生還。

益高亭為何生子元作高水益取韓文公山益

衡山南去路，孱顏萬丈丹。梯尚可攀望，盡楚峰還越。嶠定知天上與人間，當窓列宿長圍繞。拂地流雲自

往還多少洞庭湖上客，盡從清瀉聽潺湲。

五月初七日正德辛未

六年揮淚泣，遺弓萬國傷心此日同。龍去鼎湖

還作雨，馬嘶沙苑尚思風。碧桃宴已歸天上，玉

几言猶似夢中曾。是白頭香案吏，不勝凝望朶雲紅。

西莊遇雨

每逢佳景即登臨，百度曾無一度陰。今日我來翻愛雨，舊時人去轉傷心。空堂五月炎蒸盡，野色千家草樹深。最是晚來沾濕地，不勝涼思滿衣襟。

中秋獨坐

客去西堂話已終自隨中屨步涼風輕陰冉冉來天際澹月沉沉出海東戰後兵塵新恨滿別時兒女舊愁空一朝兩報三軍捷莫道歡顏是酒紅

次日疊前韻東遠菴

百年心賞故難終又負佳期昨夜風豈有好詩生眼底誤疑明月在鄰東花能再發人將老客不頻來酒未空今夕定知何似景斜陽先愛晚山紅

九日崔郎小會

共坐西軒納晚涼滿城風日愛重陽苔因雨積猶餘綠菊為霜遲且未黃病裏山林心轉癖老來兒女意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九

七言律詩

孫司徒饋雪酒與衍聖公崔郎中共酌

玉堂茶鼎不須烹已讓江南雪酒清一種奇香非世有六花新釀隔年成晉書光憶貧時映曲歌傳醉後聲剛是兩郎留賞地敢將冰比玉風

湛編修若水冊封安南

聖朝荒服盡冠纓嶺外交南舊有名文字不隨言語別道途長共海波平一家兩被周封命六載三回漢使旌天上玉堂非遠別故鄉重慰倚門情

客去西堂話已終自隨中屨步涼風輕陰冉冉來天際澹月沉沉出海東戰後兵塵新恨滿別時兒女舊愁空一朝兩報三軍捷莫道歡顏是酒紅

次日疊前韻東遠菴

百年心賞故難終又負佳期昨夜風豈有好詩生眼底誤疑明月在鄰東花能再發人將老客不頻來酒未空今夕定知何似景斜陽先愛晚山紅

九日崔郎小會

共坐西軒納晚涼滿城風日愛重陽苔因雨積猶餘綠菊為霜遲且未黃病裏山林心轉癖老來兒女意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九

七言律詩

孫司徒饋雪酒與衍聖公崔郎中共酌

玉堂茶鼎不須烹已讓江南雪酒清一種奇香非世有六花新釀隔年成晉書光憶貧時映曲歌傳醉後聲剛是兩郎留賞地敢將冰比玉風

湛編修若水冊封安南

聖朝荒服盡冠纓嶺外交南舊有名文字不隨言語別道途長共海波平一家兩被周封命六載三回漢使旌天上玉堂非遠別故鄉重慰倚門情

偶夢得一詩止記末句覺而感之足成一律
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也

平地紅塵起白波直從青兗到黃河
幾州村落入烟少千里川原殺氣多
漢帥屢傳師出令邊兵先試凱
旋歌白頭中夜長憂國何日蒼生免荷戈

數日後再夢一劄有天兵所至罔不克捷之
文疊前韻以自慰

北風吹浪不成波賊騎乘冰欲渡河
甸服以南烽火衆天兵所至捷書多
心懸五夜趨朝夢耳聽三軍
擊斗歌已喜文臣能敵愾
須教武庫戢干戈

地震齋居國賢侍郎以詩來自通州次韻一
首

獨坐空堂別院深
可堪無酒更無琴
雙垂短雪衰年
鬢寸結寒燈半夜心
露禱似聞天上語
遠書如聽
谷中音朝來整笏趨
朝地鐘鼓樓高月未沉

崔甥復借紅梅病起次舊韻二首

新花還發舊年枝
一種春風兩見之
醉眼似曾相識
後芳心多在未開時
若逢孟老偏宜雪
恨少林逋別
賦詩病裏絕憐無
客到有誰傾倒共深卮
誰借江南玉樹枝
崔郎風格似宗之
休憐客路春深

地猶及花神酒半時。羞比杏桃吟鄭句。不勞冰雪禁
歐詩。愁來春興都無幾。盡日相看不滿卮。

喜雨疊前韻簡邃菴

老年風骨歲寒枝。人意花情兩得之。病後朱顏還誤
酒。春來好雨正逢時。花緣別久應思主。我為愁多強
賦詩。寄謝東鄰楊太守。肯將涓滴共開卮。

邃菴以詩來訂花朝之約次韻趣之

休論東閣與西涯。城市山林總未賒。已喜孤根回煖
地。可將奇賞負詩家。心雖鐵石能無賦。畫恐丹青却
累花。明日此花還此客。有人爭向玉堂誇。

邃菴携酒就梅再疊前韻

有客遙從楚水涯。携來新釀不須賒。花朝且共長安
節。雪夜全勝處士家。錯訝仙丹紅似雪。翻憐醉眼白
於花。君才正合稱三絕。併與詩人一處誇。

疊前韻與崔郎

庾嶺南頭灞水涯。長安春望眼中賒。須知水部郎官
典。不在玄都道士家。癖愛苦吟呵凍筆。醉移清賞落
燈花。向來花主真誰是。好事翻從地主誇。

聞邃自得紅梅再疊前韻

載酒尋梅興未涯。移栽仙館路何賒。冰霜晚節元同

調桃李春風別是家三弄已聞琴入操五更應夢筆
生花芳鄰擬卜千金價老朽從今莫浪誇

近日紅梅倡和頗多當職思其外之時有好
樂無荒之戒再疊前韻二首以識吾過并簡

諸君子

不愛風葩與露枝此花心緒我知之老當萬木俱凋
後愁對孤燈半結時多事不勞頻載酒有懷應憶舊
題詩相看只合無言坐小泛清茶當一卮
大江南望渺津涯水涉山行路總賒內苑移栽雖得
地北來漂泊似無家悶愁水解雙眉縛老病從添滿

眼花留却一枝還舊主任將春色與人誇

有菊為醫士盛燁作

幽人種花花滿家此花之外更無花懶隨桃李爭春
色且共參苓閱歲華青眼舊憐携綠酒白頭低愛挿
烏紗不須更酌南陽水自引香泉灌藥芽

走筆次成國病中見寄韻

病起如聞春酒香老來猶作綵衣郎方傳靈藥從人
乞手雪仙桃奉母嘗五月嘉辰懷往事四更清夢繞
朝行嗟予亦抱文園渴漫倚高歌到夕陽

五月七日

正德
壬申

曾上鑿坡侍玉堂朝衣親卷 御袍香傳宣

煖閣在奉天 天顏近奏事 平臺在軒左 午漏長

化國有人悲短夢幽都無地仰餘光從容

顧命分明語一日傷心淚萬行

聞河南捷

山東羣盜復河南血戰中原萬蟻酣守似墨城誰却
九捷如曾杼尚疑三潛行不覺關山隘屢餌深防將
士貪剛道羣兇直授首又聞舟楫下江潭

聞狼山捷用前韻

北風吹捲洞庭波飛舸還經孟瀆河今日勝兵方有

筭向來遺孽本無多中宵驛使傳書曰捷兩岸歡聲入
棹歌聞說西南猶轉戰幾時甘雨洗天戈

楊少卿廷儀歸省成都石齋閣老以長卷見屬請紀其事少卿予己未所舉士也

五色文章使我驚十年京國愛君情衣卿奉職先郎
署蘇轍傳家有父尤城上花明新不錦橋邊人指舊
題名誰言蜀道知天遠萬里星槎自在行

易檢討舒諳歸省長沙院中例贈

行盡星沙更月橋始知天上有歸橈宮衣尚帶香烟
濕仙佩還隨玉露飄已向江山開壽域細將文執說

中朝西來青鳥南飛鶴萬里雲霄路未遙

吳禮部克溫來自南京新充道學士賦詩會

別次會予家用韻一首

淹留不厭腐儒食風度惟君世所難
茶笑陸生親設具墓如吳起慣登壇
聊將短日供長話漫以新詩續舊歡
莫向南船驚朔吹曉晴沙路雪初乾

成國省墓北澤山奉贈一首

二王祔葬 六陵東丘壠成行列上公千里疏陳朝

闕後十年心切望雲中河山帶礪

君恩遠俎豆春秋祀事同地下有靈應暫笑郎君今

又作元戎

七言排律

春寒二十韻

軟紅香裏見車塵剩取餘寒在水濱
飛霰有時還著面微霜何力尚欺人
湖波欲動清猶淺草色初回綠未勻
捲盡簾櫳無燕雀闌殘冰雪但松筠
吳牛月下琉璃薄胡馬風前首菊新
作無簷花如怯語多情堤柳似含顰
朝衣試換應嫌早市酒從沽莫厭醇
賜擬宮恩傳漢燭別憐歸思遠江聲山
墻地圻蟲仍蟄海國天高鴈始賓
辟爇火犀角貢粵歌傳土鼓漫吹豳

哦詩轉覺吟肩聳游統難醫病手皺未放韶光過九
十肯拋長夜守庚申瓊樓玉宇騷人遠舊穀新絲野
客貧甲士夢驚曾徹骨緯妾心苦史傷神綈袍范叔
誰相戀大被姜郎且共親萬厦直浪酬老杜重裘幸
免作窮陳年華草草催雙鬢官跡悠悠寄一身愁引
凍泉分浙瀝怕登高閣看嶙峋每慙溫飽謀生拙一
任炎涼過眼頻從此願持鄒衍律遍教陰谷是陽春

壽鶴溪潘先生八十

越山雲氣鬱崔嵬家住天南紫翠堆溪上鶴飛知客
到籬邊蝶過識花開繁苔滿地時俱掃野服隨身更

懶栽靜撚吟髭還得句健拋行杖獨登臺抗顏正對
橫經席袖手旁看作郡才矍鑠尚能驅五馬幽閒且
可種三槐初心道德終無負末路功名底用媒孤賞
最宜樓有月舊貧剛免甑生埃空羣冀北人猶羨捷
徑終南世敢猜甲子數休論絳縣神仙居不在蓬萊
堂成綠野千年後節近清秋一日繞堪寄興惟林下
竹未忘情是嶺頭梅絲蘿愛託青松樹海水憑添白
玉杯歌罷琅玕如許和願從江鴈得書回

聖駕視學有述

翠華重匝護金根 鑾駕從容下玉闈一雨隔宵清

輦路五雲先曉覆橋門中天地迥乘

龍御在廟心勞想駿奔禮樂百年昭象設衣冠三代
謁雲孫拜瞻共識師模重坐講方知聖道尊履上仙
班星只尺耳聞 天語玉清溫鳳團賜茗公卿貴鷄
舌分香侍從恩敢謂文章非國運故知籙豆有司存
休風合遣羣方動盛事仍兼徃代論從此六經功久
大湏將覆載比乾坤

生日邃菴太宰既以長律用韻自述并答雅

懷

莫將箕斗問星躔花甲周時又五年抱病每憐唐杜

甫謝官方慕漢常賢頭多白髮生新種坐祗青氍是
舊傳豈謂詩書非閤閣縱居城市也山川義方獨守
韓公訓仁里三懷孟氏遷 恩許曲江蒙燕養禮開
東閣誤招延 黃扉忝職經綸重 玉几親承 顧
命專犬馬有情難報 主鈞衡無力可回天同心論
議思金斷末路功名笑瓦全已愧元方曾有季却悲
顏路早亡淵空驚節序忙於我頗懷聰明不及前歌
枕欲眠頻覺警杖藜將步轉愁顛如過漆室遙聞歎
誰為蒼生倒解懸况值劬勞傷短日敢耽荒樂醉長
筵鏡中勲業今衰矣夢裏江湖更渺然大義曷能逃

覆載餘生何以謝陶甄家藏筆法猶存譜手按琴徽
錯記絃公退久違鰲禁直友聲先和鳥鳴篇錦衣肉
食非吾樂蔡操冰心且自堅世聽

玉皇宣放勅願從平地學神仙

遠菴大宰先生初度疊前韻奉壽

兩翁星命不同躔後甲先庚僅七年天祿閣中慙我
老文僊門下識君賢聰明德祖才無敵清白關西世
有傳藩府早時通姓字地靈隨處託山川東堂漢試
曾三捷外制唐官始一遷滇騎北來經海嶽晉輅西
去歷郡延龍駒萬匹飛驥滿虎旅千羣節制專夙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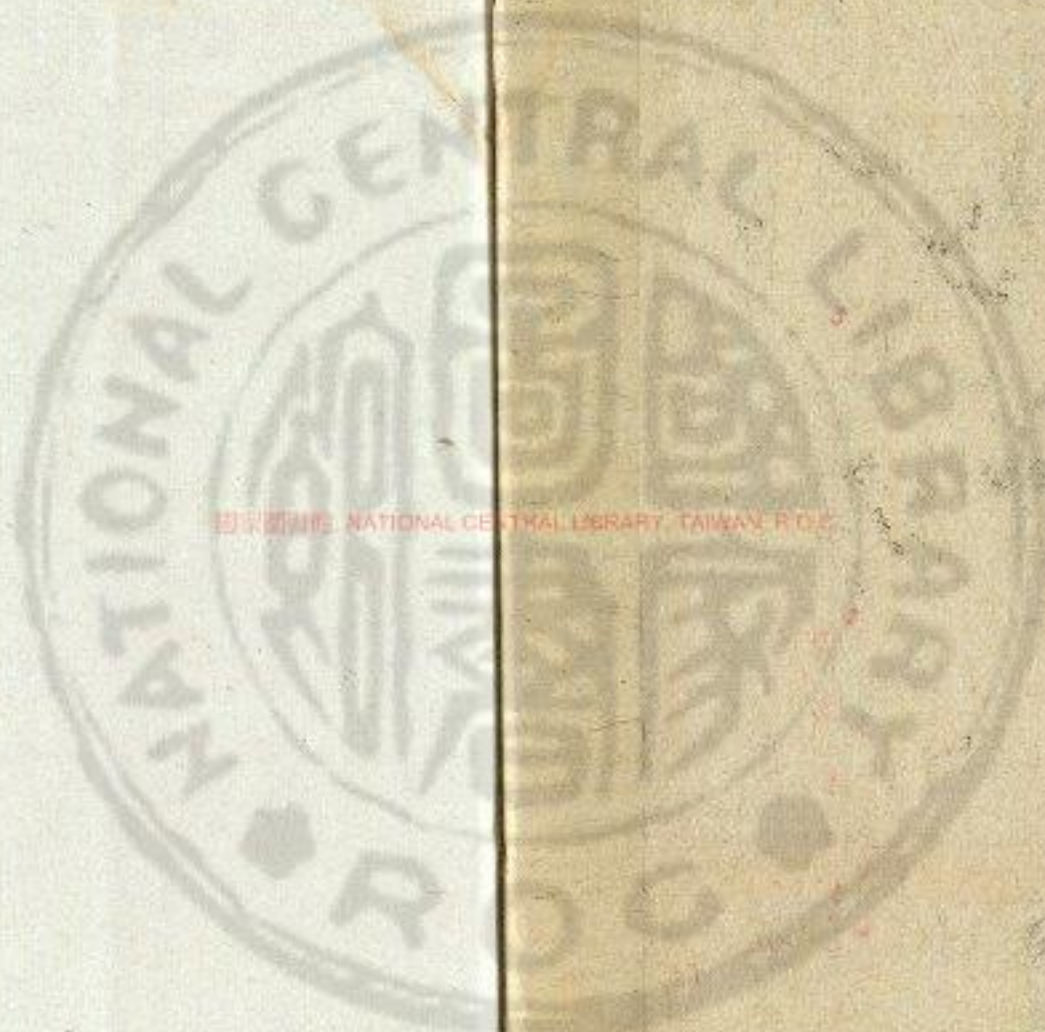
在公長體

國行藏自我亦由天纓冠義切煩趨赴

鼎釜生餘藉保全寶劍直應光射斗明珠何止媚藏
淵班行迫絕星辰上人物分明藻鑑前寒士力能吹
羽落蒼生手可救崖顛秋風梓里頻勞夢陽月桑弧
此再懸已荷投桃敦友誼寧辭伐木共賓筵童時鬢
髮今皤矣醉後心情各醒然合志豈能忘枯羽相逢
多道出陶甄公庭坐遣平如水大道從知直似絃臺
省疏傳金鏡策山林興寄白雲篇中朝儀表衣冠
盛後代勲名竹帛堅願與八荒同壽域不妨官府是
神仙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九

續錄卷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懷麓堂詩後藁卷之十

五言絕句

雜畫

種樹自何年幽人不知老不愛松色奇只聽松聲好

又

野樹兼天暝山鐘度水遲詩僧不出戶頭白少人知

又

仰面看飛鳥彎弓意轉遲
三言二言
文詞亦立多時

芙蓉

濯彼秋江上儵然風霜送
芙蓉同卷
詩惟有謫仙詩



西園秋雨

竹

秋雨凋百草青青脩竹林
秋聲送爽還令秋色深

椿

舊樹已十圍舊宅今易主
新樹日以長秋霜復春雨

檜

雙樹出牆頭亭亭兩高蓋
雨色愛青蔥天聲聽靈籟

榆

柳外春烟碧桑邊暮景斜
退朝無一事雨送年華

桃

種樹乘春雨開花待曉風
一年還一樹隨意滿園紅

李

名果出吾家移栽自海涯
要看花勝雪先放雨催花

芍藥

秀色春前發濃陰雨後看
持盃賀花相先我得休官

木槿

花開不及暮根老知宜取
天香一畝在須向靜中求

蓼

的的垂紅雨蕭蕭秋碧
紅蓼剛得數枝秋

繡墩草

野草不繡地青青常覆地風新遠雨少留客意終存

苔

豈不愛佳客客來殘我苔西園六日雨三徑不曾開

藜

藜新尚可蒸藜老亦堪羹明年幸強健拄杖看秋雨

後西園秋雨詩

予往歲秋雨中嘗即西園植物各為小詩十二首今年病告累月幽懷莫伸復即所見得十首

雨來催我竹十日忽成林笋出無人見蒼苔深更深

右竹

雨色澹西莊風光戀北堂存亡各異地憂樂兩難

右萱

去年長比人今歲高過屋好雨東南來依稀滿庭綠

右槐

畫省和雲植幽庭帶雨看會辭雙闕迴歸託一枝安

右紫薇

買種已經年貪看亦云久未惜雨沾衣應防刺傷手

右茶蘼

芳華曜朝陽餘景駐晚色縱是雨成霜白頭心更赤

右葵

一月一花開花開應時節未須誇雨露慎與歲冰雪

右月桂

未摘霜前實先看雨後花名應出西海顏豈論東家

右榴

風花晴可憐雨實秋更好日日望江南終當此中老

右望江南

春草萎欲黃秋草萎更碧莫太倚春光方當讓秋色

右草

七言絕句

號國夫人早朝圖

掃罷蛾眉上馬遲石玉剛及退朝時侍臣記得下
詔莫遺長生殿裏知

菜

誰馬西園數葉松露華清曉濕蒙茸玉堂夜半蘇郎
渴此味無因獻九重

兔

靡蕪原上眼迷離好是空山獨坐時老去獵心翻欲
動似嫌孤隼下來遲

菊花

寒影蕭蕭照墨池西園晚色正相宜蒼顏黑髮秋風

裏應是陶翁未醉時

蓮花

不見峰頭十丈紅，別將芳思寫江風。
翠翹金鈿明鸞鏡，疑是湘妃出水中。

芙蓉

輕紅澹白兩堪憐，妙意皆從畫史傳。
不用秋江照顏色，也知標格是天然。

梔

抽黃媲白總稱才，誰遣山梔入畫來。
似為詩家少知已，杜陵吟罷不曾開。

水僊

澹墨輕和玉露香，水中僊子素衣裳。
風鬟霧鬢無纏束，不是人間富貴粧。

牡丹

綠毫和露寫名花，紫豔分明出魏家。
應是洛陽蹄巷遠，緇塵紅土半京華。

題褚臨蘭亭後二絕

晉代書家失典刑，河南別自有蘭亭。
寧知千古風流興，只在山陰酒未醒。

晉帖唐臨太未遵，還從點畫認顏眉。
向來賞極翻成

恨不見當年運筆時

柯敬仲墨竹二絕

奎章博士本書家畫法翻將上品誇
鐵鎖銀鈎誰解道人間空夢筆生花

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
君看蕭蕭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

子昂畫馬

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
千載畫圖非舊價任他評品落人間

觀泉圖為衍聖孔公作

松根東望思悠哉瀑盡春水滿地苔
七十二泉雲霧裏可能持贈一泉來

春園雜詩十四首

三月三日佳麗辰五十五年衰病身
閉門一枕午時夢江草江花無數春

病來無力與春爭看盡花開草又生
莫道東君不識面舊紅新綠也關情

墻陰老槐生古苔棘籬花逞參差開
分付兒童莫謝客病中那有俗人來

桔槔亭邊非我家城南小園縹水車
直恐此身終是

客門前有地不栽花

木槿花開紅作屏
庭前莓苔滿地青
綠陰深處不知曉
啼鳥一聲幽夢醒

手挿河邊楊柳枝
眼看成樹復成絲
不見雪花飛滿地
豈知春去已多時

野鶴昂昂不受馴
家鶴依依鳴向人
應悔城中食烟火
不如天外離風塵

庭下獼猴如小兒
攀花折果不停時
為憐野意厭羈馱
放著林間高樹枝

三年種竹不滿地
長恠墻高多夕陰
縱使難成也難

老莫教移却種花心

夜來一雪忽成雨
雨過西山青入樓
聽人騎馬看山去
又作思山一種愁

徑草園花隨意春
野情偏與物相親
養得山家短角鹿
盡日閒行不觸人

剛道假山如畫圖
畫圖還是假山無
若見此山真面目
縱非南國也西湖

房山山房山下頭
十年不到水空流
園童捉魚自煮喫
只道山中無釣鈎

慈恩寺前花滿洲
看花長記小年遊
春光撩人不知

老夜夜夢到水西頭

木筆

泚露和烟曉未乾多情獨自倚闌干春風為報直消
息不似江郎夢裏看

蜀葵

羞學紅粧媚曉霞祇將忠赤報天家縱教雨黑天陰
夜不是南枝不放花

黃葵

不隨紅紫闌紛華別有風流出畫家誰解人間真正
色秋來交付與黃花

玉簪

昨夜花神出蕊宮綠雲裊裊不禁風徒成試照池邊
影祇恐搔頭落水中

春草圖二絕

江南春草綠如烟多在東風十日前提憶謝家池上
見對床聽雨賦詩眠

渚蘭汀草亂春愁病裏何心更出遊獨立斜陽溪上
望采芳人在白蘋洲

四牛圖

丙吉問牛

不問僂屍問喘牛春未多少廟廊憂燮調知是三公
職只許當年曲逆侯

劉寬還牛

笑解轅轅緩步歸野人多事轉相疑司徒喜怒元無
迹牛去牛來兩不知

牛粥殺牛

徒步歸來了不驚車前流血任縱橫一牛自與秋毫
重得似人間骨肉情

李密掛牛

倦來不作帶經鋤掛角歸時日來曠道上達官應借

問傳中曾讀寶融無

王濟醫馬圖

王郎愛馬癖成癡病馬情多手自醫馬病祇應醫便
得不知醫癖更須誰

黃子久山水

子久丹青仲舉詩百年風物兩稱奇分明一片江南
景醉後相看醒不知

劉松年山水二首

九曲闌干十丈泉隔溪幽樹轉蒼然携童莫道尋師
晚猶在秋山落照前

醉倚孤蓬坐不眠
夜涼吟向沈寥天
松陰正好看明月
分付兒童莫放船

刻絲牡丹二絕

組織兼成刻畫功
好花芳艷共春風
摩挲舊物尋遺事
不是唐宮也宋宮

鄒碧堆紅間淺深
都將一色具付分陰
誰知造化無雕刻
費盡人間巧匠心

書歐陽公手帖後二絕

醉翁長恨作書難
道是撐船上急灘
畢竟晚年多自得
儘留風韻與人看

宋代家書自不孤
當時只許蔡君謨
若將晉法論真印
此老風流世亦無

寒山拾得圖二絕

閒向青山掃白雲
青山那得有紅塵
白雲飛散紅塵盡
山色長如清淨身

爨松燒竹自為徒
炊罷吟詩對竹爐
應是禪家風味別
世間烟火氣全無

王孟端山水圖長卷二絕

畫竹休將竹史看
王猷家自有江山
空庭莫訝千尋影
萬里烟波咫尺間

高下青山遠近村
清江處處繞柴門
鑑湖一曲消多少
須問

君王再乞恩

蒙翁蒲萄次韻二首

采采西林白露團
一時清賞故人歡
蕭條四十年前事
又向誰家卷裏看

西土蒲萄別樣團
謫居聊此寫清歡
荔支香水誰高

下且與詩人一例看

蒙翁海評荔支謂此玉清香水自可北面

法酒一尊奉致二泉都憲侑以小詩

玉露金莖下九天
風情猶記十年前
莫言天上無多

欲闢人間第二泉

使回聞欲封寄江南
蓋將以為北堂之壽再

致一語情見乎詞

行厨新甕不開封
留向高堂手自供
若比江東懷橘意
洞庭春色定誰濃

捕魚便面為厚齋閣老題

漁家生事苦難勝
盡日江頭未滿罾
回首不知天已暮
晚風吹浪濕鬢鬢

饋萱還菴太宰侑以一詩

兩後宜男色更深
采來新自玉堂陰
紫葵紅藥標題

遍可忍黃花獨苦心

成國內弟有憶陶鼎詩見寄次韻二首

列鼎朱門非我事楚人家自有泥鐺如何南國三年
別猶記西堂一夜羹

朝田閉戶無佳客獨對陶家老瓦鐺忽向春風起秋
興江東何處有尊羹

題沈啓南畫二絕

蔓草叢花滿世間石田曾自有江山君看絕頂孤眠
處萬仞高風未可攀

欲向高臺一振衣恐驚黃葉徧山飛不如抱膝還高

臥隱倚長空送落暉

題李伯時蓮社圖二首

誰寫廬山十八賢白頭居士老龍眠藥囊經卷隨行
杖如在香爐瀑布前

蓮社風流隔市朝共將身跡混漁樵陶翁心事無人
識聞道攢眉似折腰

茶題

景陵御筆花鳥圖後二絕

文華殿裏日從容花鳥閒情藻繪中莫向人間問開
落碧桃天上幾春風

花滿平川穀滿田眼中風物總堪憐高飛俛啄皆生意猶憶

先朝大有年

題崔甥畫卷 有序

禮部郎中崔甥世興得中書焦璠家畫卷十幅皆正統天順間一時名筆內有子詩十首跋一通皆書警齋而字畫圖印絕不類疑其偽也間以質予予筮仕時實有此號及諦觀其詩漫不知為何等語也因念弱齡穉作忽忽四十六年而卷什完整如故且跋云每幅空其半以俟他日更為之今焦氏以錦衣貴族

已就凋落所藏書畫亦散佚不守而予復見之獨非有所俟而然乎世興以為奇請踐前語乃各次舊韻填諸紙空復識其後而歸之且以原韻并跋各附于稿後亦庸以自考云爾正德壬申二月七日西涯李東陽賓之識

不見春風轉綠蘋山中那識歲華新試看剡縣門前客莫是坡翁夢裏人

行盡青溪見白蘋中林蘭若晚鐘新不因六吠跡

籬下空谷誰知更有人

警齋古訪友圖

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十酒來何

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斷岸垂崖百尺藤柴門無徑有誰登孤舟十里山

頭客共話西齋一夜燈

警齋右訪友圖

遙向秋江遡碧空晚風涼月共開蓬數聲長鷓三更
話多在千山萬水中

權歌歸去水連空十里青山一釣篷同是滄浪濯

纓客相逢醉殺月明中

警齋右漁舟圖

江上秋風生白波孺子解唱滄浪歌歌長日短不知
春四鴈峰頭烟水多

菰花江上水增波萬里秋聲入權歌十二樓臺何

處所滿天鷓鴣夕陽多

警齋右山水圖

紛紛紫陌任紅塵轉眼新花換舊人何似水邊蕪雪
後老年還是少時春

翠袖娟娟不受塵水邊長杆一閒人多情只有孤

山月猶照西洲十里春

警齋右墨梅

萬紫千紅漫作羣一枝端可拂青雲不緣風格高如
許誰還坡翁記墨君

獨立風霜意不羣勁扶蒼翠入青雲天涯歲晚相

澤地惟有清風得共君

警齋右墨竹

衆芳搖落盡堪憐多在江南歲暮天獨有孤根隨晚

節老來相對不知年

白石幽篁也可憐
况逢枯木半參天
江干歲暮無

心地露泣烟愁定幾年

警齋
右古木圖

鵲聲人語共分明
夢覺高堂了不驚
報道東龍消息好
惟來終日傍門楹

青春毛羽獨分明
盡日相看總不驚
踏遍殘枝君

莫惜好將春色到簷楹

警齋
右雙鷗

渺渺平沙落鴈斜
夢魂疑在水西涯
多情不似江南雀
猶向沙頭啄柳花

水淺沙寒日易斜
數聲猶在楚天涯
哀歌忽斷欲

風起落盡寒蘆兩岸花

警齋
右蘆鴈

休論澗碧與山紅
雨簇風翻定幾叢
欲向春光題品遍
老來詩思十分慵

石竹山丹紫間紅
刺藤黃菊兩三叢
赤心也羨東

園蝶百遍相過思
未慵

警齋
右花草圖

今年夏予在史館
中書舍人焦廷聚亦有事于館
中持兩歲畫卷十幅請予題
編閱之暇輒命筆為

八絕而止越數月廷聚復以卷
抵予家請識歲月

披而閱之則嚮所為者皆應
答語甚不滿意始欲

為長句續之而俗事纏繫弗
果也廷聚使凡幾至

則又為一絕婦之仍每幅虛其半以俟他日興到
當復為之耳成化丁亥十月晦警齋李東陽題

戲嬰圖

都將白日付青春戲舞閒行意態真聞道棘門還細
柳潢池空有弄兵人

東湖圖

湖水東頭孺子亭千年人地兩俱靈憑誰為酌湖中
水一洗人間醉夢醒

商山圖

行盡深山覓紫芝不應名姓有人知閒來共說人間

事楚漢分明一局碁

遊春圖

三月江頭花滿枝春光物物總宜詩杜陵野客猶多
興不是潛行痛哭時

海日圖

浴日亭前水不流長空滉漾與雲浮坡翁只解中宵
過虛詫平生萬里遊

懷麓堂詩後葉卷之十

懷麓堂文後藁目錄

卷之一

賦

東山草堂賦

後東山草堂賦

石淙賦

奎文閣賦

卷之二

序

送耕隱徐公還宜興詩序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東瀛遺稿序

洛陽劉氏族譜序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懷麓堂文後藁目錄

卷之一

賦

東山草堂賦

後東山草堂賦

石淙賦

奎文閣賦

卷之二

序

送耕隱徐公還宜興詩序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東瀛遺稿序

洛陽劉氏族譜序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送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序

送張兵部還南京詩序

送倪吏部考績還南京詩序

封右諭德靜樂王先生八十壽詩序

會試錄序
章恭毅公年譜序

學士栢詩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成國太夫人壽七十詩序

雲谷遺芳集序
白洲詩集序

卷之三

序

兩京同年倡和詩序

戶部尚書王公之南京詩序

成國莊簡公輓詩序

送都御史陳公之南京詩序

茶陵譚氏族譜序
壽冢宰尹公序

益陽劉氏族譜序

壽祭酒羅先生七十詩序

壽舅氏劉公八十詩序

春雨堂稿序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壽工部尚書曾公七十詩序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輓詩序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卷之四

序

樂平喬氏族譜序 金谿吳氏族譜序
羣書集事淵海後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詩序

闕里誌序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序

遷葬志序

篁墩文集序

黎文僖公集序

鮑翁家藏集序

太師英國張公壽七十詩序

清苑傅氏家譜序 錫山錢氏家譜序

月橋詩序

卷之五

記

重修瓊州府二賢祠記

天津衛城修造記 安平鎮水石壩記

重建首陽書院記

衡山縣重建文定書院記

重建嶽麓書院記 梧州府重建廟學記

研山書院崇經閣記

重建正學書院記

重建解州鹽池神祠記

重建成都府學記

卷之六

記

進士題名記

諸葛武侯祠堂記

山西布政司修造記

孫家渡神祠記

重修宿松縣廟學記

重修季子廟記

重修茶陵州學記

重建深州廟學記

金華府鄉賢祠記

三錫堂記

留耕軒記

松巖記

卷之七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修建易州學記

楚觀樓後記

景州廟學重修記

植本堂記

山行記

重建福州府學孔子廟記

贈固原伯劉公世墓修建記

羅氏興復磁龜舊業記

澹軒記

東湖書屋記

寧山新阡記

卷之八

記

蜀山蘇公祠堂記
澹軒記

永嘉縣學本一尤閣記

進士題名記

留福堂記

修士廣平府廟學記

曾一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祖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先贈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卷之九

表
凡例

襲封衍聖公謝表

建闕里廟成謝表

衍聖公賀登極表

初開 經筵謝 宴齋表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進

孝宗皇帝實錄表

重進大明會典表

歷代通鑑纂要凡例

大明會典凡例 闕里誌凡例

卷之十

書

答南京吏部王公書

與方石先生書 奉謙齋徐先生書

說 雜著 策問

泉齋說 孔氏四子字說

移樹說 書某節婦傳

使難贈喬太常希大

原禮贈喬希大宗伯

記龍生九子 私試策問十六首

卷之十三

贊 題 銘 箴 跋

孝宗皇帝御書贊

少傅兵部尚書馬公像贊

夏忠靖小像贊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像贊

沈學士民則像贊

題南京工部侍郎沈公小像

槐軒銘

長州朱氏孝門銘

邵國賢亞硯銘

蘆泉銘

井井亭銘

米氏故硯銘

宣和殿硯銘

惕菴箴

書讀卷承恩詩後

女孝經圖跋

題宋舍人草書後

書賜遊西苑詩卷後

書杏園雜集圖卷後

書忠節錄後

書五賢遺像後

題唐宋名賢後

題宋諸賢像後

題元四臣像後

卷之十四

題跋

題宋理宗御筆後

書趙松雪十七帖後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書沈石田詩稿後

書蒙翁書劉靜修詩後

書文公先生繫辭本義手稿後

蘇子由告身跋

跋聚芳亭卷

跋宋高宗御書養生論卷

跋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

書柳誠懸處州帖後

七賢過關圖跋

跋米南宮墨蹟卷

屠丹山詩卷後

書化度寺帖後

書先府君遺墨後

書顏魯公祭文稿後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書石勒聽講圖後

書石鼎聯句圖卷後

書范寬下蜀圖卷後

書戴都憲手稿後

卷之十五

祭文

同年祭倪文毅公文

同年祭傅文穆公文

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

遷葬告先考文

將合葬告先妣文

合葬告先考妣文

安葬告先文

遷葬告曾祖考妣等文

祭衍聖公引以和文

祭李孺人岳氏文 奠冢婦告墓文 二首

祭海釣蕭先生文 祭劉舅文

祭曾尚書文 祭葉錦衣文

祭老王文 孔氏女大飲告文

祭孔氏女文 孔氏女祖奠文

祠堂成告文 祭方石先生文

刻字法手稿成告先考墓文

孔氏女期年祭文 祭岳孝田文

卷之十六

墓表

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墓表

鄂陽阡表 翰林吳封君墓表

明故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戴師文墓表

遺善處士顧公墓表

大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贈承德郎戶部主事

李君墓表

明故贈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表

明故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鍾君墓表

卷之十七

墓表

明故南京戶部郎中致仕進階中憲大夫羅公墓表

明故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墓表

贈戶科給事中薛君墓表

明故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石公墓表
翰林倫封君墓表

明故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進階嘉議大夫顧君墓表

明故刑部員外郎劉君墓表

味泉錢處士墓表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表

卷之十八

碑碣銘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吳公神

道碑銘

明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神

道碑銘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陳公神道碑

銘

明故陝西三原縣儒學教諭致仕贈光祿大

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劉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童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戴公神道碑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梁公神道碑

卷之十九

碑銘

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公神道碑銘

明故兵部尚書致仕進階光祿大夫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項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馬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副都御史畢公

神道碑銘

大明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大保左都御史史公神道碑銘

明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君墓碑銘

卷之二十

碑

明故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費君墓碑銘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若玉汝神道碑銘

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焦公神道碑銘

太原王氏柳林世墓碑銘

明故中奉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伍公神道碑銘

明故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公神道碑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王公神道

碑銘

明故正議大夫資政尹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神道碑銘

卷之二十一

碑碣

明故陝西寧州知州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公神道碑銘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許公神道碑銘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酒

致仕贈禮部尚書謚文肅謝公神道碑銘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右柱國太保謚文端周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尚寶司少卿崔君墓碑銘

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王君墓碣銘

卷之二十二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左侍郎陸公墓誌銘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兵

部尚書謚莊懿張公墓誌銘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誌銘

封孺人葉母蘇氏墓誌銘

大明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贈太

子少保潘公墓誌銘

明故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劉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石公

墓誌銘

封恭人黃氏墓誌銘

明故奉天翊衛宣力大夫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宣城伯贈宣城侯謚壯勇衛公墓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贈兵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亡弟東溟廣誌銘

卷之二十三

誌銘

大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太傅謚文思

彭公墓誌銘

明故中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李君

墓誌銘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熊公
合葬墓誌銘

前直隸無為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封孺人楊母葉氏墓誌銘

封安人費母余氏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
院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贈太傅
謚襄敏王公墓誌銘

大明追封寧國夫人墓誌銘

封太恭人劉母李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誌銘

大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左柱國太
師謚文靖徐公墓誌銘

大明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贈禮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明故通政使司右叅議致仕進階朝列大夫
趙先生墓誌銘

明故亞中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叅政汪君墓

誌銘

兒子兆先墓誌銘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倪公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蕭公墓

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子

少保葉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七

誌銘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謚文僖董公墓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君墓誌銘

贈太子少保鎮遠侯顧公合葬墓誌銘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

穆傅公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翟公墓誌銘

贈通政使司左通政王公合葬墓誌銘

南京國子監監丞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濮
君墓誌銘

明故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岳孺人周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誌銘

明故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雲南按察司僉事
致仕何公墓誌銘
明故襲封衍聖公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
仕贈特進太保謚康敏白公墓誌銘

定國公墓誌銘

封孺人楊母陳氏墓誌銘

封孺人吳母林氏墓誌銘

岳母孺人陸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七

誌銘

明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太保謚恭簡尹
公墓誌銘

河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陳君直夫墓誌銘

明故贈文林郎翰林院修撰顧公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

君遷葬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韓公墓誌銘

明故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陝西按察

司副使劉公墓誌銘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太保謚恭簡戴公墓誌銘

明故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進階朝列大夫

蕭公墓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公墓誌

銘

卷之二十八

誌銘

明故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致仕贈太子

太保曾公墓誌銘

明故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致仕贈少保

王公墓誌銘

明故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封太孺人趙母胡氏墓誌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墓誌銘

封翰林院編修可閒顧翁墓誌銘

戶部郎中徐良佐墓誌銘

封太宜人何母李氏墓誌銘

大理左寺正趙生訓夫墓誌銘

明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慶雲侯贈宣國公諡恭和周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張公墓誌銘

明故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贈榮祿大夫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葉公墓誌銘

明故武定侯郭公墓誌銘

明故山東萊州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致仕

李君墓誌銘

封孺人彭母李氏墓誌銘

蕭芝菴墓誌銘

明故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劉公墓

誌銘

光祿寺少卿致仕進階朝列大夫李君墓誌銘

贈潯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卷之三十

誌銘

明故太常寺卿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林公墓

誌銘

封阜國太夫人王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鄆公

墓誌銘

句容知縣劉生德機墓誌銘

亡女衍聖公宗婦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裕白公墓誌銘

封武定侯夫人郭母柏氏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君舜和墓誌銘

國子生滿元謹墓誌銘

明故太保保國公墓誌銘

懷麓堂文後藁目錄

懷麓堂文後藻卷之一

賦

東山草堂賦

有序

吾友劉先生時雍居華容之東山山之中峯左右盤據與舍後山相峙山麓有塘塘上有舊址方數武疑昔人臺榭地先生少時爲草堂一區先大夫松巖封君以按察副使謝事且間先生出入仕途三十餘年堂就圯手所植松竹皆已長茂每欲歸而莫得遂也此以戶部侍郎得請歸將葺斯堂而居之以告于予予先生同年友見其勲績聞望焯焯在人耳目又能

先幾勇退保躬完名皆予所不及者獨其志趣所在則能知之而愧予之辭不足以張之也因託客語作

東山草堂賦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于故園涉泱泱經嶺嶼掃瓦礫芟蕭管葺草堂之舊構啓衡門之幽闕于時洞庭無波萬里一碧飛鴻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高山大壑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寄一感於今昨乃進子姓而告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舉甲第登郎曹北窮幽薊之墟南畫楚粵之郊畫省嶺日蘭臺麗霄高居迥瞰遠絕塵躒而或江颿夜

發星輶晨驚水宿風餐冰行雪度呀豺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窘步驚突黔之靡定寧足厭而不顧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蓬暮眉顰爲之莫展領髮爲之垂素幸吾堂之尚存悅風景兮如故孰謂三紀之餘數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基吾父締其規模雲夢之名勝攬荆衡之幽竒人與地而俱靈事隨年而屢移吾嘗植松爲林種竹成嶼旁引烟霞上蔽風雨傷俗駕之猶滯慨山靈之無主覽物象於羣動悲乾坤於一旅時偶得兮暫息聊斯堂兮容與欣壯稚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於是散髮

曳杖載游載歌朝出暮還左挈右摩天壤之間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焉卹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曰子非治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擁而布韋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于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此中吾不歸兮將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稅繡服兮被荷衣今吾故吾兮何是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能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後東山草堂賦

時雍先生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予爲作後東

山草堂賦償舊諾也蓋自弘治戊午之十月至正德丙寅之五月而茲賦成焉

東山居士再自京師而歸也乾清坤夷風恬日熙山將水迎猿欣鶴嬉感萬類之咸遂嗟行樂之及時卸驚颿於陸海解故紮於天羈爾其雨過湖平涼生秋杪心送馳波皆決飛鳥稅駕乎九達之衢振衣乎千仞之表儵雲開而霧散豁塵夢之初晚覽宇宙之無窮達吾生之未老非遊跡以遺世聊閉關而却掃客有剝啄之聲徹于戶內者居士曰子其誰哉客曰曩昔之歲過門而問聞歌而去者也乃與之坐而語曰

子之不相聞者九年于是矣。然若息然過我其有謂也。邪客曰：昔子之來之，韋裳布裘，以木石爲羣，與漁樵者游。爾往，我還，爾歌共酬，自君之出矣，衣錦食肉，駟馬高蓋，朱丹其轂，奔走屬吏，控制藩服，絕我跡於雲泥。貴爾音於金玉，幸逸足之可攀，度前盟之有續。云爾。居士曰：噫！噓噓是誠，何心哉！當夫事劇嶺海，志移山林，觸炎埃之勃鬱，歷遠道之崎嶇，身有所不敢，繫口有所不得，瘖詔使省至，天威載臨，奮疲庸於鞭策，起廢疾於呻吟，固欲趣嚴裝以赴，召向國門而挂簪，及乎預運帷之，密命承側席之虛襟。

資負山重 恩同海深 思趙宣之侃寤 惜陶假之分陰 已而抱號弓之往 恨聽擊壤之新音 閱寒暄之代謝 懷止足之規箴 懼血氣之既乘 爲富貴之所淫 諒今之不能爲昔 猶昔之不得爲今也 客憮然久之曰 吾儕細人 朝饔夕飧 觀山而不窮 其巔望海而不極 其源以皦皦爲能 以牙牙爲難 寧獨知天羹不調 大玉不瑑 招之而莫致 其來撓之而不見 其渾此賢者之不可測也 信然言之則然 遂爲之歌 曰 楚之水兮 荆山望佳人兮 不還 翩然兮 歸來躡岩堯兮 吾潯 彼世間兮 何物吾之樂兮 吾天又歌曰 桂棟兮 蘭房

君歸來兮此堂山可負兮水可航彼胡爲兮天一
方歸來歸來兮樂不可以極願從子兮徜徉居士莞
爾而笑曰今日何日故吾今吾出我處我天乎人乎
我者應以爲馬愛人者必及其烏疑我何深見我何
粗獨斯堂之在山終不改于厥初不與執而推遷不
隨時而毀譽匪是物之有恒吾何恃而歸歟於是舉
酒屬客客亦大噱殺雲漸開江月將落道遠象外俯
仰磅礴居士達觀靜思蓋將後天下而樂也

石淙賦

遷菴楊先生應寧先世居雲南其地曰石淙及游寓

於石淙築京口皆名所居其入而仕于朝出而官
於外撰述題識亦以空名繫文字間示不忘也予嘗
泛大湖渡長江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其
所爲懷爲述短賦主於體物敘事兼比興之義固不
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聲之應君子或有取焉
其亦先生之意也試其辭曰

聳山骨兮峭嶸中濤溪兮水聲初濺涓以涓滴忽砰
湃兮鏗錡或在遠以疑近恒自昏而微明感天機於
一觸衆籟爲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精
彼瀑布布兮可擬黑鬚涪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

引義取石淙以爲名客定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
之波乎碧浪千頃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風
於汨羅昔子之旣卽洗千來游來歌興懷于某水之
立寄跡于此山之阿校風景於豪芒繫孰寡而孰多
居士不答如茲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
明之滄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
海而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脩星移而地
改方挹彼而注茲訝江山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疇
非居士乃憮然而歎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爲石
淙之爲淙也吾方手相鏡聽耳聞春撞應噫氣於大

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颼以助爽與恬憇而爭光
大觀於無外諒至美之難雙蓋將濯纓乎萬里之沃
振袂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象言邦東坡在
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蹟豈三南之敢望且夫
石者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爲激匪徒觀物以適
懷抑亦將身而比漁蓋將礪我粗鈍蠲我宿癘滌塵
垢於七情漱芳華於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
無息彼羣分而類聚何物非兮太極殆不知石之爲
淙淙之爲石也於是二客携酒與琴游于淙上荆班
雜坐林歌迭唱北南俱失囊空皆忘慨聚散之殊塗

顧行藏之異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鄉也

奎文閣賦有序

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籍在大成殿
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 國朝置衍
聖公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 朝廷有事于
廟則禮迂香幣度于閣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廟災
而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闕麗皆加于舊按察僉事黃
君繡謂閣獨弗補欲撤而新之衆議譁然以爲故物
不可廢黃執之益力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實主之閣
成高八丈有奇略與殿等棟宇相峙金碧交映向之

譁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東陽奉 勅祭告乃登

于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

聖公聞韶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致者

日益富徐公使告于予曰閣不可負也乃爲賦之黃

君與布政使張君泰刻不京師今巡撫都御史朱公

欽巡按御史曹君來旬立于閣中時闕里志已梓成

提學副使陳君鐫刻而附之卷末

偉新廟兮旣宮突高閣兮麗空海之右兮山之東極

顯濞兮爭龍提納沆漭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

忽秋兮始蕭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欄前暫徘徊

徊兮戶外登庭兮魏我與注閣兮相對亭碑盡兮林
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源兮始備幾歲序兮更代歎
軒楹兮未燼紛花樂兮浮瑤及輪奐兮鼎成藹冠裳
兮咸萃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
兮娉婷彼齊雲兮落星張望兮怔營或籌邊兮見京
夫豈若觀美墻兮故宅誦典則兮遺經宛蝌斗兮孔
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秋兮絕筆憶詩禮兮趨庭存
奇文兮竊史腕虐談兮秦阮藉神鬼兮訶護閔山川
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
不可以數計又奚問兮何名幽拜兮青交渺宮墻兮

在眼景行以高山每爲憾兮不淺金書兮玉節幸吾
生兮未晚邈秋霄兮愈淡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
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滿
瞻逸駕兮可攀尚頽波兮在挽噫噓戲靈有地兮傑
有人賢有象兮國有寶下厚土兮上高爰軼倒景
兮離塵紛博典冊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聞豈徒
析蟲魚兮隱義辨豕亥兮疑真訝雨粟兮天半降青
藜兮夜分蓋方舞干羽兮七旬徧絃歌兮八垠占聚
緯兮周髀聽圜橋兮成均殆將興兮吾道庶不朽兮
斯文魏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兮並列宿而

俱存

全德卷一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鹿堂文後集卷之二

序

送耕隱徐公還宜興詩序

東陽舊從少傅謙翁徐先生後聞厥祖太守府君及厥考漁隱翁之賢近始獲識其叔父耕隱公則知爲府君中子也蓋府君有子五人漁隱父子世爲大宗公之生僅長先生一歲與同庠熟同筆研既習舉子未有以試也及見先生以進士及第入翰林則盡棄其業不復求仕惟守菴廬治先墓以力田教子爲事游不出百里旅不遇信宿雖密邇南都足跡不一至



世之所謂公卿大夫非徒履乘節方巡而禮訪者未始與接也暨先生歷省書入臺閣踐孤卿之位以一品誥封及三世公與有榮寵而欽退自若不欲以門閥華行加于人人獨自念遭盛時生貴族而未嘗睹宮闕之壯麗都市之繁庶執文玉帛之盛大乃買舟北上以償夙音顧其絺袍角帶長揖緩步雍雍曳曳猶有山林之風焉時先生方重倫收族置義田修家乘推所以事父者以及于公懷思數年而輪之一旦禮義之交驩心膺之相託無所不用其極者君子蓋兩賢之公既聞舟楫欲歸還與馬之送集于

門杯俎之張羅于野馭月權容與而歸播明聖之休風讓升平之盛事舉平生所未見而一懷于懷豈非天下之至樂哉由是而敦率于姓化行鄉黨歸然為老成人則固不必登華陟要得志行道如先生者然後為賢也抑又聞公以明年正月初度壽躋七十時乎歸哉其所以享色養于庭闈施禮接于階庭娛心志而延歲年者殆亦有在矧陽羨之田足以種穀荆溪之水足以釀酒高居腴奉隨所欲而無才適然則公亦何求於世而天下之物烏足以累其中邪議者以為江南文獻地詩歌文字之作可以陶情

而適志或其所不能無好者夫贈人而以其所不好猶不贈也於是分曹而賦之合詔閣之彥若干人一篇成軌以餞公且爲之詩而東場序其首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秦和羅君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有聲場屋間明年庚辰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士例年二十五而上不得歸教官君特甫二十三軌拜青田縣學教諭青田舊之科目而教諭例必舉二人乃得升秩君所教士連得舉九年以成績告擢安惠府學教授教授所舉例必得四人而安慶士亦不恒有君又以績告乃內

遷國監歷兩京再

命以至今官時其子欽順進士

及第爲翰林編修同

朝籍居京第不數月其次

子欽德欽忠又同舉

于鄉薦書至君曰吾可以休矣

卽上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爲限君之年僅六十

耳夫取之廉者其子必輕進之難者其退必易觀人

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戒年以

幸其免苟有所覲或戒年以幸其留死其念自少至

老而不能變蓋德得者未有不患失焉者也乃或矯

情制欲有所激而爲之而日改月易消鑠委靡以終

于不自振亦多矣如君之廉取易退慎始而保終

者幾人非且官之責任有小大輕重而人之才力亦不同彼汲汲於進者雖其力有所不勝猶彊勉負荷至于顛踣後敗終無益乎其身而後已其有謙抑欽括寧使吾之有餘而不使人以我為不足竟以成其功而保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孰失邪况君子之道將以成物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時與地有所得為而後可遂其所不得為者弗與也君由邑及郡隨所得教皆能竭心力著功效則其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過亦豈忽於恒事以為簡畧於肥遯以為高者可例論哉然則君之賢其可以觀矣予考禮部得欽順

之文奇其才及在翰林聞君之賢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子同官者編修徐舜和革送之國門而請予以辭故書之

東瀧遺稿序

吾友東瀧彭先生既捐館從子禮部郎中桓輯其遺詩文若干篇手錄成帙將刻梓以傳而請序于予予較涕終讀為之悽然掩卷以悲曰先生之文固止此哉蓋先生始以經學魁天下名翰林高才博識肆為豐溢奔放之辭雜文歌詩衮衮不竭及讀禮之餘日就超詣則尚博約欽筆就實益為簡潔峻絕出群

之作觀其志至欲追古作者歟雖一特快意適興之所為瞬息而逝自不滿片紙斷墨不悉存錄今所輯者僅十二三而已然知者於此亦可以觀矣先生耿介明火每獲衡人物論國家天下事慨然思有以大施于世使之過盡根有重負必能振厲風節揚勳績於無窮其於制作蓋略見之矣顧為嫌忌所中疾疢所困年僅踰四十官不過六品編摩考校之外無繇自試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而文又弗盡其蘊則世之知先生者豈非僅得其粗也哉且自唐宋以來狀元之選特為隆重考德校業良亦難乎其入如先

生者名實交副方為時望所屬而不幸止此夫夫士無問識不識皆為悼歎不能置然則天下固知其入而况其文乎文之傳者以人不以官先生之文宜不待科第而後顯官不暇論也先生子彬蚤夭從子某為之後桓及南京刑部主事杰皆以家學繼舉進士而斯文實於是乎傳先生其可以少嘆矣夫子辱先生務末固嘗為天下勸之託名斯文宜不獲置亦以附徐君心許之義云爾先生諱教字敷五吉水人東瀧其所自號天順甲申狀元官至翰林侍講文之散於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洛陽劉氏族譜序

洛陽劉氏族譜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晦菴先生所自作也劉氏始自開封之太康元有
諱聚者生二子長諱敬祖爲樞密知院次諱紹祖爲
順德路總管總管二子長諱玉次諱榮榮值世亂不
復歸太康從母翟依舅氏于洛陽入國朝始占籍
以居二子長諱寬次諱亮舉鄉貢士累官三原縣學
教諭四子長胤次先生名健次佶次偉先生二子長
來早卒次東舉進士今滄所由起始祖而下得五世
而大宗之派莫知所在羣從子姓總以上纔數十人

蓋自草昧以來戎馬交馳中原文獻類多喪失先生
嘗聞之曾大母僅得其世系名爵又於宦轍所經搜
訪遺跡亦間有所得懼其久而益忘乃用歐陽氏例
爲譜圖而傳之且引于其端既乃視東陽屬爲序竊
惟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皆以佐天子治天下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典籍也典籍不具不可以爲國
具而不實其弊顧有甚焉者惟家亦然自世本不作
譜局不置而天下之宗法遂廢其爲譜者或又傳會
冒妄慕華貴而諱寒畯君子以爲不足信則拜其實
者疑之譜所以傳信而反必疑則雖無作可也此所

謂弊也且姓之難辨者惟劉與李言李者悉出隴西
言劉者悉出彭城舊有足弊矣唐劉知幾撰譜學者
服其博宋河南劉焯十世之譜具存此蓋其最著者
而今皆不可考已况其他乎先生以實學篤行生
明聖世爲大臣元老方便朝信道工信度史信事以
施實政于天下族譜之脩亦移忠教睦之端也東陽
在館閣從先生後獲聞緒論於姓氏之辨尤嚴故其
爲譜惟斷自所知雖太康之近寧闕焉而不敢及其
嚴如此然譜之所爲重必先賢而次貴若教諭公之
厚德善教固將有傳焉况先生官至一品贈踰二代

所以望天下而祖後昆者又恢乎其有餘地彼冒
之徒雖世累千百惡足以相輕重哉東陽恒患吾譜
之難欲脩之而未敢作於先生之譜有感焉於是乎
書

送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序

禮部尚書青谿倪公莅部事十年將以二品滿三載
矣間嘗念金陵舊鄉不得歸會南京兵部尚書闕吏
部暨諸大臣議以爲留務所繫聞望才力惟公是稱
時在議列避不署名名既上

上意若曰是惟予禮官之表式克佐朕以治神人宣

教化不可使去左右故不果已而南京吏部又關
上洞察公情知其樂于南也意又若曰茲惟予

祖宗根本地是官也實長察不可以簡遠是忽乃命
公且念公 青宮舊學勞績久弗錄特加太子少保
以行時僅浹旬而先後異命大夫士之仕于朝游于
京師者聞公去無不識皆駭且惜之及見加官
之 詔於是曉然知 聖意所在又相與榮公之行
無異辭焉夫所謂大臣者必其身足以任天下之事
如大車之載大川之濟有餘力而無遺憾然後為能
非若分一職領一務苟可以塞其責而止者之為也

今官冠于六卿儒者之極也秩至于官保蓋公不
亞出乎常格之外者也得之而人不以為過又從
惜之今之兩都皆 宮闕所在臺省之並置百辟之
所具瞻者未始有異也而論者猶疑其在彼而不在
此此豈可以彊而致哉蓋公以世臣家學礪志砥行
名于翰林入侍 經帷敷對宏暢為講官第一出理
曹務引據精確不為辭疑所奪及其表儀朝著謀猷
廟堂風采玉立論議英發才者讓其能賢者服其善
皆隱然倚以為重雖欲釋之有弗能已者亦豈非夫
人之至情也哉或以為君子之處劇曹居近地惟所

欲爲而未盡遂別憂患之患乃若赴逸而舍勞脫繁
而就簡去人之所不足而燕之有餘者固存又加以
山川之佳麗鄉里之榮耀云松小大兩遂而兼全其
在公者謂非天下之至樂不可也於戲公之心在天
下雖處江湖之外固不能忘乎 朝廷之上顧豈若
獨行一節偶有所激而始爲彼予予者哉夫苟不失
其樂而存其所有餘則隨厥所處皆足爲國家天下
重吾弟恐優逸之時未久而憂勞之日尚殷茲所以
爲公惜者方以爲公望也抑以期公之未盡遂于天
下者終有時乎盡也公之行金谿徐公實代爲尚書

新喻傅公南城張公連遷古四左右侍郎暨其諸司
屬尤有弗能釋者謂予爲公同年知己友且託名銜
者之末以贈言屬予予不仕以不能效尹吉甫式遄其
歸之頌而韓昌黎無疾其心雖之什尚能爲公誦之以
期其來於戲公其有感于予言也哉

送張兵部還南京詩序

予辱張公公實文三十餘年合而離離而今者數矣
自弘治辛亥至今凡七年公始自南京兵部考績京
師晨夕會晤旬再決輒復言歸予於其行爲有感焉
惟我同年舉進士者二百五十人同人翰林爲庶吉

士者十八人所謂二百五十人者升虎榮辱莫可得而齊也方今仕兩京為列卿不過十三人而吾十八人者不過四人而止可謂難矣然今之所謂列卿不過數十人數十人者而吾得其四焉又多而至于十有三焉亦可不謂之盛邪且予所謂盛者非冠蓋與馬之謂也勲績之文輝譽望之相聞官之許物之論必在乎此而不能舍而之彼者萬得一入焉則謂之傑千得一人焉則謂之俊俊與傑不可以常得而吾同舉者如彼而所得者如此也此所謂盛也試以考績之制論之分曹而處受職而任稱則最負則殿者

皆然也今公歷副都御史至侍郎閱再命而為一考臺之與部邈乎若不相為謀顧公之為臺也從山石移陝西其所總者雖在刑憲實兵戎之務也以三載之勞足之以兩月之近所考之職宜不以部而以臺臺與部相合而其績成矣况所謂兵者又其為郎官為大夫之所嘗分治而素習者乎然則明廷之奏聖天子之命其最固有大焉者又非獨以官評物論為也吾十八人者若劉戶部時雍傅禮部曰川皆靠考三載之績而近特倪吏部舜咨來自南曹其所考者皆禮之績猶部之於臺也若公之清裁重價交輝

並映稱之天下皆可以無愧其為難且盛又可知也
惟予之謏薄疏陋據非其地無績之可書者於公茲
行寧不大有所感哉古之君子同學則相勉以德同
仕則相期以業然則公之行亦非獨予二三人者之
私也於是閔都憲朝瑛工部克明王大理用敬皆
餞而賦之予與公又嘗同舉于鄉也故為之序

送倪吏部考績還南京詩序

今年夏青谿倪先生以禮部尚書加入子少保改南
京吏部予嘗為詩及文贈之先生尚書幾三載至南
京考績上京師既陞引得旨令復舊職以去其行

也翰林諸先生之同在講幄者及六曹諸公卿太宰
兩儒師之同出翰林者各賦詩為餞雖累賦疊贈不
厭也予自有職業以來餞贈以廢蓋寧風戒杯俎餞
先生于東郭之外而偶掣公初至今耿耿不能置是
日予朝退先往待先生未至感而有詩既乃得諸詩
讀之益有感焉兩京之制曹分而秩應苟官與品相
時嘗可以積歲而計類績而考先生由北徙南自禮
遠委合兩月而為三載固宜且先生與秩百神助祭
九廟掌朝儀知貢舉敷宣教化綱提而緒舉見之手
章牘記錄之文公雖以吏名官而其所考者皆禮之

續也若遠適繁簡之間殊地異勢足優格之樂而無
事乎刺裁之擾政有餘力而適無所與施此先生之
去而來來而去吾輩之所爲天下惜者誠非特交游
燕笑之私也然吏部之職實百司殿最之所關羣議
曲直之所恃以先生之賢爲具瞻表率非徒泥守常
法坐鎮雅俗亦隱然爲留都天下重光

聖天子眷經緯舊學之勲念儲宮保傅之職恐墨
突不黔而曹裝已趣如予向所云者予及諸君其無
以惜爲也請以是終未盡之說南曹諸卿大夫出自
翰林者今猶有四人焉讀是詩亦寧不感于予言也

夫

封右諭德靜樂王先生八十壽詩序

士之仕者必有爵秩以爲身榮或不得仕而有子能
任則亦封及其身二者蓋不可以兼得有一於此斯
可矣然仕必壯而後成及有子而仕仕而封則其年
亦老而或有不能待者故非仕之難封之爲難若既
仕而復封封而至再年雖老而未艾者豈不誠難乎
哉如靜樂王先生其人也先生居吳之洞庭年二十
五始知學篤志力行自殊流俗以國子生需次吏部
知襄陽先化縣數年棄官歸其鄉時其子濟之已進

士及第入翰林以編脩貴封先生越二十餘年以論
德貴再封今奉之起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先生
之壽實八十二封錫之寵蓋未艾也方先生彊仕時
惓惓以愛民守官爲事襄陽之地流移所萃議者欲
盡殲之以爲功而先化獨留不遣諸縣有疑獄悉從
重論而先化獨多所平反用是忤當道寧棄其官而
不顧此當時巧宦躁進者之所譏笑及夫蚤發先萎
急行窘步履躓足相尋於道路之間而獨從容暇
逸饗其樂于生惡可已之地是其敦厚之基仁愛之
澤所自爲地者不亦既多乎夫仕之樂成於休致

知休致之樂者仕雖榮不復以累其心若封錫之榮
則其所樂者固在也况年齒之高筋力之健足以饗
之而不負哉

聖天子方興賢勸孝長仁壽之風以弘熙洽之化而
濟之以文行被簡侍 經幄輔 儲宮爵秩之登進
錫命之稠疊皆由此進則先生雖不獲聘車于途禮
杖于 朝而撰几之奉燕毛之會飾之以綸綍章服
之寵豈獨爲一家之嚴君一鄉之宿望而止哉予嘗
遊閩門臨太湖扁舟獨擢曾不得與高人耆士如先
生者徜徉容與于江風山月之下及與濟之官翰林

蓋嘗分題賦詩爲六十壽今二十年矣而先生封益
加壽益高在朝諸卿士賦而壽者日益衆濟之乃以
序屬予予故不得而辭云

會試錄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爲弘治己未天下士會試于
禮部者三千五百人

上命臣東陽臣敏政爲考試官先事以請者尚書臣
瓊侍郎臣翰臣昇同考試則爲修撰臣春贊善臣宏
編修臣冕臣穆臣清臣一鵬臣瓚臣韶臣詠都給事
中臣廷玉給事中臣士賢郎中臣莊員外郎臣瑞

事臣燿監試則爲御史臣茂臣獻民暨諸執事慎簡
備集如制癸丑之試臣東陽實典試事嘗盡觀天下
之文今乃獲再至再觀其所謂文者校諸曩歲有加
焉爲之目眩心動累日不置擇其純以俟宸斷得
三百人其限于制額而不能悉取者蓋亦多矣乃相
與歎曰文之盛一至此哉夫文之在人實關乎行在
天下則政治繫之我國家天造之初氣化渾厚歷
數十年漸以宣朗又數十年而條制之精明典儀之
賁飾已極故文之於科舉亦然洪武永樂之製簡而
不遺質而成章迄于今日屢出屢變愈趨于盛然議

經析理細入秋豪而大義或略役意造語爭奇鬪博
惟陳言之務去而正氣或不克若必如是而後可以
爲文則其論議識見見諸猷爲者於事業於朝廷
天下者視前輩何如也故文之極盛亦識治體者之
所慎也是寧獨士之責哉典教之官惟程課是急司
考校者操尺寸以臨之而於大且正者鮮加之意故
其爲法雖精而顧不能無弊亦勢使之然也昔人有
言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質敝則佐之以文文敝
則復之以質

聖天子方法

祖宗監成憲挈一世之文而歐之以復于舊意嚮所
示蓋自求真才始諸士子錄于有司籍是以進籍尚
以其素所學者躬體而踐之俾官有定守言有確論
功有著業不獨於文之純而止要其成自朝廷達
于天下無所往而弗效則斯文者庶幾實用乎世而
非徒盛也唐虞之代敷奏者言期於底績漢之制
策往往用于行唐宋以科舉取士而韓愈程顥者
出焉其闢之扶正明聖道開來學之功乃世之所以
爲重文之實用固如此國家教試既純乎經文之
盛又將復而之古若二子者豈無其人臣不佞與有

以人事君之責今日之事亦裨益聖治之端也其敢不慎以求之第愧無陸贄歐陽脩之明終未免遺才之憾爾

章恭毅公年譜序

年譜之作蓋出於族譜家乘碑誌表狀之餘譜乘所該勢不得以備載傳誌雖爲一人作亦舉重大而略細微孝子慈孫門生故吏之志有不能盡者於是因年而譜之則自生卒履歷至于言行勲績罔不具錄而凡涉交與形著述亦附其下使後之讀者不待遠詢博考而厥卷開睫已得其爲人紀述之書宜莫有

詳焉者矣然必其人德望之隆重功業之顯著惠澤之深厚足以開氣運繫風俗存不虛生而沒不爲徒死者乃可言譜不然則繁文縟節惡足以爲重而必用是爲哉贈南京禮部尚書章恭毅公之卒也既有狀有誌有神道之碑哀輓之詩其子玄應爲南京繪事中時嘗自爲年譜一帙以屬于予請爲序比以陝西參政入朝復申前請予弗能讓也夫天將昌國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爲世用以播其勲業即不得用亦發爲謚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恃之以不死名教立而命脉長其進其退固天下所

視以爲重而况死生之際哉當景泰時顛危甫定而
邦本遽搖於是有意公者以儀制郎中言復諸事坐
與鍾恭愍公同通下錦衣衛獄備極考訊又與廖恭
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廖亦逐謫而公獨在縲絏幾
死者亦數矣天順初特擢爲禮部侍郎成化中請老
致仕而去方其職在一司秩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
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
所謂風節以至于

英祖之光復

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鏗錡炳耀于天地間而公之

身及際其盛後雖遠處南國亦隱然爲天下重微公
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
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
觀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屬纊之夕有山頽石
壞之異彼天下之人紛紛籍籍群生而旅盡者固不
得而與也故書生以志其始爲卒以志其終其間履
歷論議憲難寵榮之故皆備書而不絕茲譜也誠不
可以不作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士起敬興慕
必考其世行而求其所以出本朝生近歲風聲
義槩之所動下日之所擊者因是而求之豈不足爲

庶貪立儒之地哉譜之作殆非爲一家計也公奏疏
載國史文章著家集口譜但存其名不復錄庶他日
得以互見云公諱綸字大經溫之樂清人正統己未
進士玄應成化乙未進士以才行世其家少于玄會
今爲太僕寺主簿

學士栢詩序

翰林後堂之後有雙栢焉學士竹岳柯先生所植也
先生當天順甲申奉 詔授諸吉士業東陽辱在十
八人之列後三年爲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
茲栢其初僅三尺強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于莆

彼 召不起而卒越三十年栢已踰二丈鬱然對峙
其風致不減于昔而榦格有加弘治癸丑東陽爲太
常少卿兼侍講學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
士於是顧清士廡葦二十人人賦一歌感舊懷賢各
極思致東陽亦悵然感之續爲一章以畢未盡之志
欲彙書成帙遺先生之子中書舍人宗文因循荏苒
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一已物故視多散處僅得十有
幾篇勒爲卷嗚呼人與物之相頹也尚矣物固因人
而重人亦藉物以傳經史所載不可僂數我先生以
清才直道簡

帝表負時望而不竟于世不朽之業廢於文章見之
其追蹤昔賢啓迪來學遺風餘韻亦有寓乎茲栢者
然則後之君子固將因人以重其物睹物以思其人
而况出乎其門者邪東陽不足道也彼十九人者文
學行業幸引而伸之則東陽於先生可以不負於茲
栢也無愧色矣姑序其詩以俟其未備者他日尚補
錄云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
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

侍郎孫翰林學士傅公四川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
右侍郎陳公德脩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
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言簡自分曹限職以來朝著
無私語道涂不並驅惟如只慶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
壽舉即有之亦未有聯章彙帙如今日之盛者蓋壽
至七十古人所希不可無會會亦不可以無賦有之
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

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
之遠近固雜然殊也荏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
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

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繁簡勞逸
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
燕薊之墟累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
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群屬以糾百司將滿
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
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
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

天子以其端慎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
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為變故 命
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為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

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
雋才精識未易周知而徧舉必累任之歷試之則其
激揚操縱興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一朝廷
之所諮議寮屬之所視儆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
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是
亦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為天下重而亦可以輕釋
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
夫惟不為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
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既頽白矣而樸劣無
似徒念平生附托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

文後卷三 一十一
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爲辭以先之其詩則以
齒爲次如前所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成國太夫人壽七十詩序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實我外姑成國太夫人設
悅之辰太夫人生宣德辛亥至是蓋壽躋七十朝
之元臣鉅卿學士大夫與其子成國朱公輔相還往
者賦詩若干篇以寓頌禱而東陽誼不敢後乃序其
簡端夫所謂世臣大家者雖其功德所自樹立亦必
有內助之賢而後宗政成有陰教之善而後家法正
其扶掖啓誘之功而心不外見而徵諸夫若子則不可

誣然非高年遐壽備始終閱少長亦有不能遂者故
令妻壽母詩家頌之聖人取焉豈非以得於家者誠
難乎哉初太夫人歸我外舅太師莊簡公聞東平武
烈王之遺範逮事平陰武愍王親執饋饗稱賢宗婦
及公嗣爵被封歲朝宮闈禮奉家廟閨闈之內教
同賓友從居留都者三十餘年官有恒祿門無私賂
寧壹之治靜專之化太夫人之於公猶公之於官也
今嗣公孝謹清儉承顏養志斛粟死帛必稟命而後
用識者謂其器業所就將無忝祖考以保子有家二
孫麟鳳亦率遵矩度從子羽林指揮輅感其鞠育義

均子事下遽臧獲皆聽今識職罔敢有違越者蓋不
異乎公之存而太夫人動履之康適福祉之深厚日
殷感積裕乎猶有待於後又以見其家之方昌也然
則賢且壽如太夫人者求之乎勲閥之間殆未見其
比而况其餘乎夫以賢則頌以壽則禱感乎情而形
之乎言此太夫人之所有事太夫人通文字達辭義
嗣公於捧觴之際取是詩而備焉未必非悅志養壽
之一助也且太夫人實少保胡忠安公之女厚德雅
教得之閨門者爲多忠安年至九十壽偕諸弟嘗以
壽豈名其堂母夫人張氏亦踰八十東陽皆及見之

雲谷遺芳集序

新建之熊氏有世德焉至雲谷封君乃顯君諱源字
仁山雲谷其所自號以子桂初命贈大理寺左評事
用是揚于朝廷聞于四方顯其家文儒墨卿交譽
迭贊賦詠有什頌禱有作哀輓有歌而李白洲都憲
之銘張東白學士之表尤詳且備桂乃橐而藏之釐
爲三卷名曰雲谷遺芳集蓋於是有家乘焉夫名之

在天下惟鄉黨耳目所逮有不容僞然必善者之好而後為賢故汝南之評非許劭不能任猶必月一易之者誠以老少之戒殊始終之不易保也且言之毀譽以時文之褒貶以世銘表之作出於蓋棺事定之後而東白白洲非獨一許劭比者其稱君惠足濟物義能除害皆據事紀實事涉鄉人不善者至斥其名姓不少避其可徵而信也較然矣若祖父之於子孫廢者則遺之以安仕者則遺之以清此皆君子之澤其道可文蠶金一經之喻乃時人所羨慕未足深論至積陰德為長久計是涉於有為其言雖是而意則

非說者以為非司馬文正公語也君有八子分經而教科第之明揚爵秩之登進封誥之褒錫雖非其所要致而取必者而平反之惠撫字之績皆君之訓熊氏之澤獨非雲谷之所遺乎今徽人視其字若視其父母又推其盡以及所生亦有為之撰述者然則君之名與君之澤其益顯也桂之舉于禮部亦實校其文聞其世德核諸家乘因為題其編之首

白洲詩集序

白洲李先生詩集若干卷知府熊君桂刻于徽州以書抵予曰是詩之傳非先生莫可與屬者予惡得以

不敏辭哉先生少有能詩名其爲辭峭拔爲健不犯
塵俗不蹈襲前人陳迹或對客揮毫或聯句疊韻新
意奇語間見層出迫之而不以爲難引之而不知其
所窮當其興况所寄羣紛衆慮一不以嬰其心然官
劇曹理重獄庭無留案罔無滯囚耳目所逮有羨慕
而無訾議固未嘗以此而廢彼也其亦可謂難已及
馭歷藩臬出入臺省前後數十年往復數千萬里江
山之助固不俟論而學校之繩槩教字之惠澤敵愾
之鋒力間於是焉發之校之巖居窟處枯槁窮瘁之
士殆不可同日而語然放情丘壑模象景物則不待

以侍郎謝病都憲請老而後得也非其身固有之其
能然乎昔裴中立以御史大夫出掌是柄而官屬燕
飲不廢詠歌白樂天爲刑部貲友倡和殆無虛日綠
野之堂香山之社卒以鳴當時傳後世然則所謂詩
人少達而多窮者豈天下之定論哉蓋亦有燕之者矣
若先生負抱遭際兩得其盛弛而能張憂而能樂豈
山林所得而久闕亦豈廟堂可得而終滯者邪予與
先生夙相知厚爲文字道義交過從倡和動窮日夜
或沿流忘歸或然絮繼燭亦嘗有脫習遠俗而爲之
者今乃得盡觀其詩而有感焉顧是編嘗於于煨燼

之餘兩浙以前類多遺佚當有求而補之者且先生
身尚健興益豪後所續得未可以卷帙計也比予解
組之後方喜盍簪而先生復別我以去然則徽州雖
不吾請固將有以張之况其請之勤邪徽州先生門
人予禮部所舉士郡治卓異有不止于政通人和者
此蓋其餘力云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

序

兩京同年倡和詩序

同年倡和詩若干首南京吏部侍郎梁公廷美與在
朝諸同年所作也公與同年在南京者七人會而有
詩人八首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舜咨爲序比公
以萬壽聖節入賀京師京師同年亦如南京之數
會公于學士焦公孟陽之第公復爲詩其數如南會
會者亦皆和之和之者其韻與數不必如公惟興所
適而止時予有期服不預會明日諸公以倪公之簡

之餘兩浙以前類多遺佚當有求而補之者且先生
身尚健興益豪後所續得未可以卷帙計也比予解
組之後方喜盍簪而先生復別我以去然則徽州雖
不吾請固將有以張之况其請之勤邪徽州先生門
人予禮部所舉士郡治卓異有不止于政通人和者
此蓋其餘力云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

序

兩京同年倡和詩序

同年倡和詩若干首南京吏部侍郎梁公廷美與在
朝諸同年所作也公與同年在南京者七人會而有
詩人八首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舜咨爲序比公
以萬壽聖節入賀京師京師同年亦如南京之數
會公于學士焦公孟陽之第公復爲詩其數如南會
會者亦皆和之和之者其韻與數不必如公惟興所
適而止時予有期服不預會明日諸公以倪公之簡

屬焉方公之來知公者多惜其久勞于外而公獨以
盛滿自居蓋嘗指屈數計以爲同藩之舉于鄉者百
有九人舉禮部者十有三人禮部之士同爲兩京給
事者二十有三人多者四十餘年少者二三十年今
之存仕途者惟予一人而已而官至三品封及二代
子有廕孫有養有服食與馬之奉官曷嘗負予哉噫
此士君子之素心而予所按以信公之賢者也夫仕
之境升沈高下遠邇勞逸各有不同而士之所存不
爲之變惟知吾職所當盡視吾力之所得爲者而已
若君子之交亦惟以德義功業相期勵而不計其他

有徒以聚散疏數爲欣戚者皆其細也然則知公者
之於公其猶不如公之自知也哉觀公之詩其所爲
眷戀者固藹乎其否乎所與期勵者又嬰乎其壯而諸
公之志於是詩也亦可以觀矣予既爲序以久不作
詩故獨辭和章而公復不予置因略次其首尾二韻
附諸卷末云

戶部尚書王公之南京詩序

古者司徒主民職無教養司寇掌刑以弼教二者異
事而實相須今之戶部專於養民無預乎所謂教及
其久也人但視爲財利之司不知其爲民而設刑部

與察院理寺分爲三法司但知爲刑獄之官而於教化死不相涉雖身任其職者亦莫之知也夫外本內末舍彛教而任法律失古之意而徇時之見則戶與刑者非特不能相通亦并其所專務者而失之矣可勝歎哉吾友王君用敬起家大理評事歷按察副使爲都臺佐督儲南京巡撫貴藩又入爲大理卿而後有南京戶部尚書之命敍歷中外徧閱所謂三法司者所領皆刑也其爲政精練法比讖達體要而以平恕易直行之從容暇裕久而不倦亦可謂有優爲矣顧戶部所掌必使民有定業而後可以責其賦役

其緩撫之方會計之籍非諳練閱歷之深且久者猝不能辦留都之地有

宗廟城闕百司庶府祭祀祿給之用東南賦稅多此焉供故出納之際必假都臺之重專官特任與曹務相表裏而公實嘗爲之蓋已得其經制之概矣今以正卿長群屬當全曹之寄則其去彼而就此也孰謂其柶鑿之不相入函矢之不相爲謀哉譬之醫焉攻鬻與補益異術而皆生之道也况當民窮財匱之時會計之中尤不可無緩撫之意若總總然以斗斛尺度爲有益乎國則豈朝廷設官分職之本心哉亦

豈公之所自處者哉公舊寮少卿何公仲衡輩暨部
院諸公賦詩贈之請序于予予與公同出湖藩又同
舉進士知公之賢當優于是官也公之行方請于
朝得取道省墓此 國家之殊寵鄉邦之偉觀然君
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古之義也故先論
其職任之大而後及其私焉詩凡二十五首

成國莊簡公輓詩序

外舅成國莊簡公卒于南都公卿以下弔哭輓送官
屬部士哀號而攀慕以至窮簷委巷童兒婦女亦辦
香束楮私祭而對泣其能詩者則賦爲執紼之歌京

師聞之和者亦衆噫何其感人之深如此哉公奉
英憲兩朝之命在留司者三十有三年以愛

君憂國爲懷以養兵卹民爲務以通今博古禮賢下
士爲文溫言和氣誠心直道不爲矯異詭激之行故
人始疑之中信之終而念慕之愈久而不能忘揆理
度事有不求而自得者也夫人之心術事業必久而
後見于世子產之治鄭其初政有弗便者民蓋將其
心焉既久而頌之不衰曹參之相漢始若不事事情
靜寧壹之效其後民乃歌之彼騁力舞智以啟時誑
俗苟取聲譽於旦夕之間逮其智窮力困掩護歲匿

御史以符等事。元帝考或加諫。復官猶未盡。推公未元。二品。常格所不及。顧公舉天。順甲申。而後得擢。歷雲南陝西布政。遷副都御史。又數載而後被。召然則今日之進宜也。非。惟公。予同舉進士者。其始固多滯也。資至而後。望積而後。擢未嘗有超捷僥躡之跡。今兩京臺省。聯翩而進。一歲之內。遷至數人。而為官之長者。合前後計之。蓋十有餘人矣。校之疾行躡步。彼不足而此有餘者。亦詎非盈虧謙益之理。誠

然乎哉。此猶以資格論也。公在刑部。務持法為郡守。務愛民。出入臺省。則兼行而並用。其敦實之心。恒久之。行積而至于今日出。廷薦而簡。

帝衷者。非過也。亦宜也。公所代洛陽翟公。廷瑞為南京刑部尚書。翟公所代浮梁戴公。廷珍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所代吳興周公。朝瑛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皆同年也。而久久而遷出入之均。勞交承之相須。又非。同然者哉。且北曹雖繁。所領不過一事。南臺雖繁。職司糾察百寮。庶府之政。未始不得言有。止乎刑獄之間者。必其訊鞠明允。足以

止暴亂彈糾公當足以厭人心論議正大足以裨國政然後爲善以公之賢爲之刑惡有不平而論惡有不正者邪士之說言者不以頌而以規公之行凡我同年所稱譽義諸公卿聞之多繼作焉予既不_能頌又不_敢規公所以期望之意先之而不獨爲宿昔之私云

茶陵譚氏族譜序

吾茶陵譚氏舊有譜累代多缺元至正間處士漢章修之國朝洪武間訓導弘敬又修之今行人司副王瑞又修之而其譜始備蓋自唐咸通間有可奕翁

者居州之上塘其孫三人五代時仕于馬氏長金吾將軍進頗進頗之孫二人居茶鄉之大傅分東西派東派爲處士全忠又六世爲處士儒儒之子爲石磐知縣宋徽宋徽之子三人長邦達邦達之子五人其一出繼下市其四各自爲派次派爲評事朝弼又七世爲處士原和始遷于皮塘又三世爲處士錫是爲玉瑞之父以高年例賜冠服後以玉瑞貴贈承事郎行人司副而譚氏始顯此譜之所以修也蓋自宗法不行于天下士大夫始以家譜代世本然惟其族之賢者有之及派衍而指衆亦惟其人之賢者而後

不廢顧兵變之摧剝道途之遺失或郡得一族焉或
族得一人焉其幸存而未泯者誠不可以忽而視也
夫譜存則祖宗之名系行業皆可考而知可據而守
孝弟之心不容以不生念祖修德顯親揚名之行有
不容已者其於倫理名教實亦有助焉知存者之有
助則知亡之者之不能無責也世之亡其譜者不能
以盡責而亦有不足責者然則不於士大夫之賢其
誰望乎譚之以國氏也矣譜所及載如金吾之世曰
進鴻進峰者已不可知邦達之世其曰必達上達者
後皆弗嗣而大傳之四派亦不復振東派之盛亦惟

皮塘之派乃得貴且賢如司副者不可謂不難天然
則及此而修之堆究據守以圖廓大司副之責誠不
容以不盡此譜之所以修也由此而推之則凡爲譚
氏之後者亦豈可以忽視之哉吾州之望稱陳譚周
李予與周給事鼎生于京師陳氏侍郎琬會都御史
瑄居全州御史銓居永州皆在外地其顯于本郡者
惟譚氏爾山川風氣之相通閭里姻戚之相屬有不
能愬然于懷而譚氏舊娶于李及于今日婚媾不絕
因以司副之請序其譜而歸之

壽家宰尹公序

衍聖孔公以敬徵予辭爲冢宰尹公壽蓋尹公以弘
治辛酉五月二十八日壽登八十以敬之弟以和公
亦嘗先期屬予今公壽益加而以敬使屢至欲及其
誕辰而致之孔與尹世嫻家予舊辱知愛近託葭莩
之末雖嘗以詩壽公意亦有不能盡者乃爲之說惟
古之大臣必其德望足以表朝著才猷足以經邦國
而又壽考康裕歷試而久任則其勲業乃可以大見
于世然蚤仕者多不至顯庸晚達者不能無日暮途
遠之歎故志願有餘而目力每不足其弗稱者固不
論也豈不難哉公在正統間舉進士爲給事中已偉

然負公輔之望十餘年而至吏部其任可謂蚤矣歷
事累朝階躋極品謀謨廟堂進退人物爲國家
天下重者二十年天下之士自州縣以至公卿不出
于所銓注者蓋亦無幾其闕才碩德之見于用亦久
矣及謝事之日首尚未頽居藩會之地饗山林之樂
優游洋真俯仰自得又二十年如一日每冢宰告闕
大夫士之公薦于廷私議于家者往往及公使其
果及則固不必安車而行禮致而朝出入居起縛乎
其有餘力而荏苒侵尋竟莫之致於是公之所養益
深而所積者益厚矣若公之精鑒彊記當籍數名閱

時雖卑官小吏久而猶識其其所評薦以爲窮通
顯晦者驗之於後如燭照著其未始不合暨其老也
猶能先事而度刻期而中聞者皆駭且服之故雖深
藏靜蓄不必再試于天下而志氣之完固神采之充
溢占諸壽祉殆益有徵焉且公之子龍繼舉進士嘗
官至侍講今其孫繼祖以蔭爲中書舍人箕裘之業
固於是乎在則公之輟鞅掌之勞以成鞠育之效者
其爲得失亦較然明甚又何名執勲業之足計哉抑
古之論福者先壽後富而不言貴今以貴頌人其說
以富頌人則陋惟壽之爲頌則義歸于正君子之所
得爲凡所與厚者皆然也然則予之於公寧獨在衍
聖二公之後哉是爲序

益陽劉氏族譜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益陽劉君廷式爲族譜以請于
予曰願爲憲序所以作之意被劉氏之先本出南昌
有伯川者任元爲翰林學士世守常德因流寓桃源
元末兵亂伯川之子明遠偕其六子徙益陽入
國朝遂定居焉少子崇賓爲鄉飲大賓崇賓之子綱
憲父也以子貴累贈大理丞承自憲而上得五世
五世而上其名與字蓋不可辨而知也其所謂五世

者或爲農或爲士皆隱於鄉里未有仕者然其生卒履歷婚姻墳墓之詳則無有不知者也夫五世者身之所自出也其先又五世之所自出也而有知不知之異者此譜之所以作也且子孫之於祖父世漸遠則其勢漸疏故爲服制者至四而限論世澤者至五而斬君子之情豈不欲窮其所自出哉顧於勢有不得不不然者耳其勢之所至非惟不得爲服乃或至於名與字皆不得知爲子孫者其容以但已乎譜之作所以推本反始舉其勢之所不得爲以伸其情之所得爲者也歐陽氏之譜以五世蘇氏之譜以六世蓋

取諸四世之親而各爲首尾遙相聯絡以至於無窮者兼情與勢而爲之者也今天下非士大夫家莫知爲譜幸而有之乃或牽合附會冒他人之祖考而不知其非則雖眩於一時而不可傳於後世其弊有甚於無譜者是譜固不可無而亦惡可以易爲哉劉氏之族自漢以後爲賜姓所汨往往不能辨若欲旁引而曲附之無所不可而益陽之譜乃止於五世五世之上則固曰不得而知也此其敦本務實豈非譜之善者乎且族之盛衰視子孫之賢否而譜之存不存亦繫焉憲起進士在內臺爲名御史在大理寺爲名

丞激揚之力平反之惠召募撫巡之績簡

聖心副公望者方隆而未艾譜之作固於是乎始亦其所恃以為重者也若其祖父之懿德雅範見于傳封章命秩載于乘而皆於譜乎觀為劉氏子孫者尚慎守而善繼之亦豈徒知其名字履歷之粗而止哉

壽祭酒羅先生七十詩序

予同年進士在翰林者冰玉羅先生年最長先生以南京國子祭酒來考績不及國門二百里即抗疏請老而去予輩嘗以書遙餞之而未有賦者迨歸泰和六七年年既滿七十時予在告累月未去不可得

又不能倡而賦之比先生以詩至謂平生無外慕而於此有不能忘情者諸同年聞之蓋奕然自失也既閱歲乃合賦而遙壽之予既次來韻二章又序所以賦之意以謝不敏於是先生之年又加一矣方先生之壯齡彊仕高談雄辯動以古人為準視天下事無不可為經惟國學力深而效遠資格之淹滯道里之跋涉又交阨乎其所以據志騁力於功業之途者殆無幾也及夫奉身而退葆光藏名目不視書簿之辭耳不聞鼓扑之聲深居簡接孤吟獨眺俯仰左右無所鄉而不適踰歲月流邁齒髮變易人事之

代遷者雜然而不齊環視內顧而吾之所有固在也
是其展布于前者其勢恒不足游衍于後者其地若
有餘果孰使之然哉夫自履祥迪吉之說不行于天
下功名福祉或以爲造物所忌故世之負才抱德大
行而顯施往往不良于歿終此其言不幸而中君子
有不能廢者今先生才有遺藝行有遺業深歲厚積
反諸身而求之綽然而有餘向使其快志遂氣惟所
欲爲而莫之遏今日之壽亦未可知也持此校彼豈
無得失多寡之足論乎若槩以爲天道之難知物理
之不可推則亦過矣且先生有子六人孫四人承願

候色養志繼業乃人之所恃以爲壽而尤不能備者
此則天倫之樂非富貴爵祿之比外慕不足道先生
之壽其誠有樂於此乎予又聞楊文貞公嘗夢鶴入
其庭先生之生類有亦詎觀其貞心潔操鍾靈應瑞
盛鳴乎文章之世高舉於山林之境其於壽不益有
微也哉諸詩有言鶴事考予故先之以正義而附及
之詩十首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而下皆同年其
二禮部尚書張公而下則真鄰人也

壽舅氏劉公八十詩序

人之志氣壯則健老則衰武事爲尤甚然非閱歷

諳練之深且久則雖有才請無以自見于世斯二者恒不能以相合况或限於資格或不為人所知蚤達而驟陟者殆不多見及其老也或據鞍上馬以示可用而時已不逮矣豈不惜哉吾舅氏參將劉公年躋八十而耳目精力矍鑠不少衰每劇談高論凡南蠻西戎北狄之道里形勢馬軍步隊之進止城守野戰握奇出正之機變如掌指數計畧無疑滯其於所謂才請志氣者蓋無有之顧承藉世廕階累級積年踰五十而出試邊關歷守寧夏二城又十年而得其淵參將一年而遂致事中間跋涉之日多而展布之

時少使其徘徊冀一少待而不去則分闔授鉞之任猶可坐致而公又不屑比當疆圉多事老兵退將往往起而承任使領行陣與少壯者齒公亦無復置意其間元戎列侯欲延訪之而不能致也於是謀有遺智勇有遺力深居燕息優游容與于都邑廛市之中識者蓋深惜之然四視曩昔同年而生並命而出覆車蹶馬相尋而不絕者亦嗟乎其不相及矣故纓弁介冑之家論恬退者必歸之而亦羨其福壽之得於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七十時大夫士多賦詩為壽東陽實序首間之詩曰高公卿之賦者益衆

乃復取而序之詩之華或最其戰伐之勞或侈其官
閥之盛或稱其謀勇志氣之美而所以為壽者則同
若嚮所謂五子者其長指揮使誰方行都指揮事守
備環慶有斬獲功唯準雖無嘗出入服養諸孫格楷
渠
增至十有一人而女孫及婿
之數皆加于舊則前序所未悉也東陽自叨祿秩以
來吾母夫人已弗逮養雖以先公之壽不過古稀惟
吾舅歸然如靈椿古栢孤存而獨茂俯仰外內不勝
肝腑肉骨之感又豈直如諸公之羨慕而止哉

春雨堂鶴序

靜逸先生嘗謂詩與文各有體而每病於不能相通
意若非予鮮可與言者予憮然感之夫文者言之成
章而詩又其成聲者也章之為用貴乎紀述鋪叙發
揮而藻飾操縱開闔惟所欲為而必有一定之準若
歌吟詠歎流通動盪之用則存乎聲而高下長短之
節亦截乎不可亂雖律之與度未始不通而其規制
則判而不合反乎考得失施勸戒用于天下則各有
所宜而不可偏廢古之六經易書春秋禮樂皆文也
惟風雅頌則謂之詩今其為體固在也近代之詩李
杜為極而用之於文或有未備韓歐之文亦可謂至

矣而詩之用議者猶有憾焉况其下者哉後之作者連篇累牘汗牛充棟盈天壤間皆是物也而轉盼旋踵卒歸於漸盡泯滅之地其卓然可傳者不過千萬之什一而已豈不難哉且今之科舉純用經術無事乎所謂古文歌詩非有高識餘力不能專攻而獨詣而况於兼之者哉先生自為諸生時所為詩文已迥出流俗及以省元及第入翰林居史職益肆為宏衍優裕之言既乃刊落華靡深造遠詣超然有獨得之妙蓋其初詩主少陵文主昌黎後則專尚太白六一間以其所自得者參之他於諸子百家之

作非惟有所擇而若有弗屑焉者及其章成而聲揚足以上鳴國家之盛而下為學者指歸其可謂一代之傑作也已孔子謂有德必有言先生之儉德雅操清心寡慾名滿天下位甫及四品未嘗幾微見言面端居靜守終其身而不少易故發而為言質諸其內可以無愧所以勸得而戒失者施之天下亦不可無而體裁之善又不俟論也知言者尚於是觀之先生嘗自輯其詩若文若干卷題曰春雨堂稿其子中書舍人爰并其續稿若干卷將板刻以傳於是天下學者蓋望之久矣先生諱武字鼎儀靜逸其所自號蘇

之太倉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太常少卿兼翰林侍
讀

憲廟時為東宮講官

今上卽昨進經筵日講年止五十與脩撰張滄洲先
生同鄉同進同以其學為而皆未究其蘊以沒天下
共惜之滄洲之詩刻于淮安予既序其端矣然則於
先生其容以已乎哉若曰我知言如先生所云者則
予不敢以自謂也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存

朝九

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今于太子太保刑部尚
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
卷首而觀其高觀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
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髮頽白為
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
公孟陽微鬚多鬚白髭髭不受禱面骨稜層起左嚮
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啓閉者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
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頽面笑齒欲露
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
頭方面大目豐鬚鬣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

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而老皺兩手握帶中
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連無鬚頰面聳肩
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
廷珩又一曹為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庶夫者面微
長且頰肩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
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鬢皓白左手握帶右手
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數莖白且盡中若
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後
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魏鑿得其形模意態
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

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
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
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
良不為少然以二十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
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陶公年七十有四張公
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
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
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粹然而逢之
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
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齊同蓋所謂不

齊者如此然撫志效力各執其事以替揚政化期弼
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
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
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爲次而蘆智勇藝文之
禮樂者爲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實經類聚建功業
于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
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
爲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
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
十人者皆有 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

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
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誦前朝故事則是詩也
未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因茲口而序之以各藏于其
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
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
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于天順之八年會則
于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壽工部尚書曾公七十壽序

予同年進士年踰七十者吳興閔公朝瑛秦和張公

時達今年工部尚書郴州曾八
二長者帥諸少者具觴酒賦詩成帙以賀于其家時
閔公以太子太保爲刑部尚書張公爲工部侍郎台
州謝公鳴治以禮部侍郎掌子祭酒事南陽焦公
孟陽爲吏部侍郎華容劉公爲雍爲兵部尚書浮梁
戴公廷珪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益都陳公庶夫爲戶
部侍郎暨公凡九人今之言執政者必曰六部都察
院而九人者一時分職徧布其間蓋自登科籍以來
歷三朝四十年更出迭入而後得此固以爲難且
所謂九人而躋七十者乃得其三其難尤甚故其所

爲賀者不以爵而以齒而詩之次第席之先後亦以
齒也夫士之仕于朝苟不出於捷徑躐等必累任積
級而後獲躋顯位故爵與齒常相應而不相遠公歷
工刑吏三部屬官又嘗以通政領諸籍太僕掌馬政
亦兵之事則所謂六部者已預其四閱歷既深而勳
績亦久矣且古之論政必詢事而考言循名而責實
故或略細而舉大日計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今枚
數而舉指屈而計是獄訟之斷決資品之釐正戎功
馬數之勾稽以至於工作器物出納脩治百凡之用
擇才而任之容亦不簡異宜左右之不相有者考

公之所嘗試有公望而無私負也則其累積之極以
至于此也豈易而得哉天下之士固未敢汎論以予
觀之同遊于京庠者若干人同出于湖藩者若干人
其間恃才數言聲譽吾始而不令終者亦多矣然則
篤厚易直持恒守儉由壯及老而不少易如公也者
其齒尊而爵貴豈非有以稱之然歟今日之賀固非
不以爵而亦以其德也唐之香山宋之睢陽歌詩燕
會皆出于休退之後諸公當盛世居顯位方與公合
志協力爲國家耆俊爲天下用故其詩多和平豐裕
之辭爲今日道者予與公望湖南不得歸使他日獲
遂優暇往來都邑間所爲倡和當不止此故爲諸公
序之而不敢以少而辭云時弘治癸亥六月二十三
日也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輓詩序

鈞陽馬公爲南京大理卿躬喪其先公後歷官若干
年累贈先公爲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爲資
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今公累遷爲吏部尚書累加至少師兼太
子太師 本朝文臣之盛於斯爲極而所以慕其親
者益深諸卿士以公之故嘗爲先公哀輓之詩積爲

若干篇蓋皆尚書以後所得者東陽比得而盡觀焉
噫何其感人之深至此哉夫自虞殞之歌聲于春秋
之世若薤露蒿里各有所施漢魏故事惟大臣之喪
則有輓歌然皆用于舉紼之間所以歎光景感情事
其意一也馬公雖老韋布而以子貴贈至一品則用
大臣之禮固宜顧其沒已久其哀有窮恒俗常例之
所不必備而作者方殷繼者未已則又入之所難寧
非有以致之然乎予聞公剛介特立信義孚于鄉事
親恭順視疾居喪曲致勞戚友愛諸弟必均其產至
于同貧極難皆極力爲之是其積德崇慶不在其身

而在其子孫乃有閔才碩德耆年宿望極一代之
如少師公者用能亢其宗而顯公之名然則朝野道
路人人之所羨慕而歎悼之不置蓋非特光景情事
感激於一時者之爲也詩之作向非有以致之曷爲
其然哉彼導舉執紼徒爲文具者其所哀之人已漸
盡泯滅而不復存矣而况其辭哉公有子四人長文
玉次文麟次少師公名文升次文馭文玉文馭皆以
翰粟授七品階文麟以國子生知江陰縣而少師公
以進士顯成公志也孫十一人長珙知平江縣次總
知六安州瑋瓚璉皆授七品階璋爲國子生琇爲錦

衣衛百戶琬琰為州學生玠璐皆學舉子業曾孫幾人蓋所謂在其子孫者又如此然則所謂羨慕而歎悼者寧有既邪東陽之舉京闈少師公實以御史監試事後獲同朝甚久故辱以是詩見屬謔稽其先德而序之公母某氏累贈為一品夫人有輓詩若干首別為卷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弘治甲子春正月二十二日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方石謝先生壽七十吾同年在朝者以例賦詩為壽蓋自己未之歲至於是凡三焉先生舉天順

甲申進士成化間歷翰林侍講家居且十年弘治戊申以史事召旋擢南京祭酒致仕歸又十年而有今命中間出與處之迹相半古之所謂仕優而學學優而仕者殆兼之矣至是而德益成望亦日益重天下之言達尊者必歸焉山斗之仰不獨于諸生然也夫所謂老成人者在詩書已稱之蓋非宿學者德無以為政法之著龜教化之標準是不可以汎得而易視必養之於數十年而後得一二於千百斯人之壽實天下之所為重也故平格之又殷純嘏之保魯見於簡編歌詠之辭亦惡可少哉方先生之再

君也抗章引避至于再三而朝廷遣使敦迫加官示重迨其踰年復請而留之愈堅任之愈專比又以滿考封其二世而特追旌其祖母爲節婦以助風教出於恒典之外今先生耳目聰明志氣疆毅雖固懷謙抑而不獲自遂風節之所振厲教澤之所漸被文章之所貴飾者與歲而俱深然則先生之壽固繫乎天下而非一鄉之父兄一官之長伯比也昔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廢老于下庠歷代因之以爲盛事是學校固貴德尚齒之地况儒師之官手握教化身備齒德如先生者豈非朝廷之所宜優而公卿大夫士之所同重者哉况同時並進有通家之誼稱兄弟如吾徒者哉詩之作雖私例而公言之朝著臺省之間爲衣冠故事可也先生晚得子及孫各一人皆在故里他日俾取是詩而誦之寧獨非侑觴稱壽之一助也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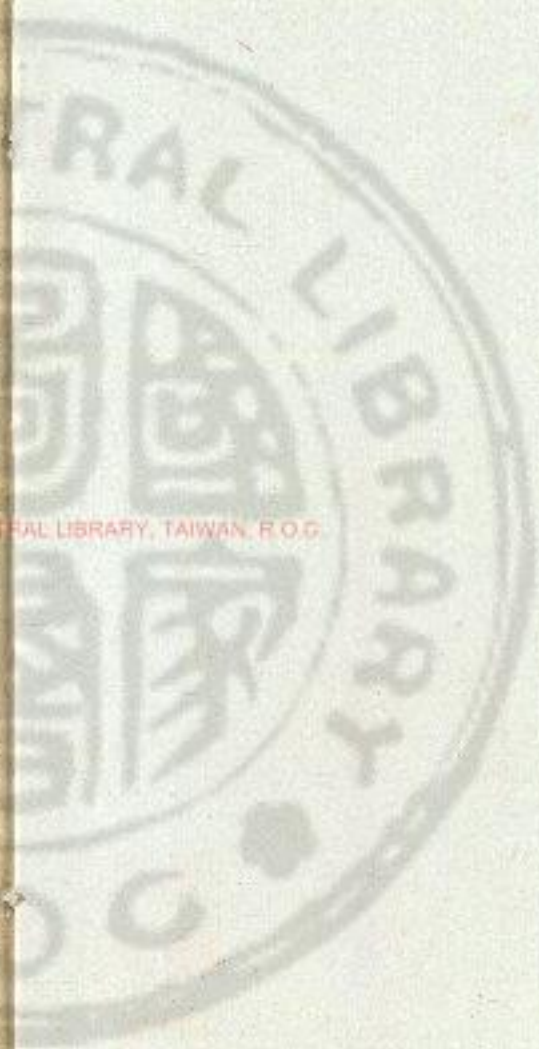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四

序

樂平喬氏族譜序

太原樂平喬氏譜自處士安始其先莫可推而知也
蓋自舊譜燬于兵久弗克繼其九世孫工部侍郎諱
毅欲次第爲譜未果而卒其子兵部郎中諱鳳亦然
郎中之子中書舍人宗太常少卿宇皆學于都御史
楊公應寧及予宇旣爲譜宗稍加刪定手寫成帙比
請楊公爲序首簡復奉以贄予予見其法簡義實斷
自其所可知者其間敘次紀載之放歐陽氏爲之曰



是可以傳已夫姓氏之見于左傳者五世本公子譜
皆因之宋鄭漁仲推衍其說乃有所謂以地與居為
氏者若守橋山之冢則為橋氏周秦以上史失其傳
漢始有以儒宦顯者後周文帝命去木為喬取高遠
之義後之為喬者皆橋也自因生胙土之典廢多世
守其氏顧民生日繁族不易辨延至隋唐之際官有
薄狀家有譜系以相稽也及薄狀之弊則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貴族甚者謂朝廷大臣須公卿子弟為之
譜牒之弊則貧而富者耻言其先賤而貴者不錄其
祖乃或矯託冒昧以求相勝姓氏之不足信也固宜

今薄狀之見于官者應試有卷中式有錄惟 殿試
之錄則刻其祖父兄弟之名與職以傳其間家世貴
顯者亦不多見樂平之喬自侍郎公舉正統戊辰郎
中君舉天順丁丑太常舉弘治甲辰三世進士中書
亦舉士子貢士而侍郎以上二世皆贈如其官具載
于所謂錄其見于譜也亦然論者每以喬木擬世臣
木蓋喬氏改氏之義而世臣又其家所固有此譜之
所為重也然所重乎譜者非官之謂蓋亦有世德焉
若工部之端厚兵部之明偉乃喬氏所以為重而二
子者皆以文學行業顯于厥世茲譜之修豈獨載

名與系為稽質簿狀之具其思前史之失傳慨近譜之不可推幸而可知者得姓改氏之由而已則自身之所受傳之以及于無窮者固存乎其人而譜亦惡可闕哉且名之載于國史者秘不可見而詰勅之褒錫碑志之紀述歌詩序記之贈遺酬答皆足以備觀而互證故以次書之不在譜中論喬氏之世於此取焉可也

金谿吳氏族譜序

湖廣布政叅議吳君懋貞以其父封給事中正夫君所修族譜來請曰吾吳氏之譜逸久矣吾祖若清府

君暨若淵若浩二叔祖有遺志焉若淵之沒吾父檢其故篋則見其所自修者而未嘗出示蓋慎之也吾父乃倣康齋先生所為譜質諸歐陽氏之法博采旁證以足其所未備又冠以宗圖附以世德仕宦墓田家範及團拜合祭諸儀八年而後成鄉之為譜者莫加焉蓋吾族始浚儀唐太史兢八世而為宣公者居于蜀子孫散處于撫肝贛邵之間金谿撫地也又五世而為四四者宋開禧時始徙竹谿為今族凡九世而至世忠以年計者三百矣而吾譜始成請序所以作之意夫姓之分而為氏其類甚繁惟國氏最大且

著而其後亦或忽其所出吳之於魯去黃帝永久也而昏禮已失况其他乎後世以氏爲姓若簡矣然大而望于郡小而望于鄉者亦不能皆明其所由分雖大且著如國氏者徒襲其空名而已幸而知其所自出而不知其所由分其與無所出者等也譜之作其容以已乎哉天下之吳皆出于泰伯今居竹谿之鄉者再分于金谿一分于撫而與盱贛及邵皆分于浚儀其前所由分者莫得而知也縣是觀之雖散在天

下者皆然而何撫盱贛邵之云乎夫使浚儀以前之譜存則由太史而上可以至于封國受氏者豈惟浚

儀雖天下可也然則吳氏之譜之作其容以已乎哉且譜之義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故必有孝弟之實心而後能作有孝弟之實行而後能守無其實而徒有其文則其弊抑有甚焉封君敦孝崇禮以率其宗布政君之在諫垣文學論議志存實用有成績矣旬宣之澤又將於此乎推然則吳氏之譜繇是而傳之以及于無窮豈不可哉爲子孫者知作譜之難而思守之之不易亦求其實而已矣

羣書集事淵海後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孔氏之教博

文爲先約禮次之蓋有所識斯有所畜而不博則無以爲約也近古之世事簡而文未繁其爲學者多要而寡雜史法既立變而爲傳記之書條分縷積以至千汗牛充棟其勢不能盡或又纂略舉要俾易於求索庶幾盡其所謂博有志於稽古者隨所得而資焉顧天下之事爲端不齊善惡成敗紛揉百出必於是擇而從之善者法惡者戒則凡見諸紀錄者雖人殊事異皆我之師也若夸多關捷采華葉而棄木根支離決裂而卒無所歸宿甚者謬取偏見爲疆辯詖行之資則雖博也將安取之而况于略乎故博固貴乎

要而所謂要者非書之謂也有羣書百集事淵海者國初人所輯不著姓名凡四十七卷自君臣而下至夷狄爲門十卷自五百七十二爲事之條其多以教千計大抵皆集諸書事略自春秋戰國訖于元季每條之下必註其所出者可謂博而要矣內官監左少監賈公性在司禮出納機密雅尚文事購而得之圖欲搨贊鏤板以便初學病其字太小募善書者錄之稍拓其式質疑訂舛程工計日累數月而後畢亦可謂勤矣比以公務携至內閣請序末簡意懇甚予夙抱書癖今且老不能徧閱也因爲之浩歎而書之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弘治乙丑

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

兩宮尊號覃恩天下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致政于家年及九十特賜勅備物遣使詢問仍月加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興謀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諸公皆賦詩爲公壽戶部尚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爲之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爲期雖或過之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計者雖閭閻之下亦難其人况公卿乎

昔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齒而尚齒蓋齒之尊者聞見廣而猷慮熟惟有壽者能見之然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互尚之然就問之禮珍僕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

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既久上安下恬暨于成化之季極矣而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勦佞邪而置之法一喟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爲吏部執法秉政

為謠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自政體風俗之大罔
不周知刑獄水利兵戎人物之務徧嘗而歷試其飲
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聰明筋力如故高談劇
飲之暇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及典籍格言歷
代奏議日取而閱之雖與寄冲漠而愛

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
仕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 國家當隆盛之時其
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死當世公之風聲
氣節高年盛福大略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
六人其半皆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曾孫三人而來

者高未艾亦今之所鮮見者也然則侈稱樂道形諸
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為衣冠盛事亦惡可已
哉六子者承祚承祿承禋皆家養承祜為南京前府
經歷承祥為順天府通判承裕為刑科左給事中刑
科予禮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居起狀
茲將奉 使命使道歸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
并之為壽觴侑云公字宗貫號介軒石渠老人則暮
年所更號者也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詩序

吾友兵部尚書劉公時雍以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

五月初度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 朝者太子太保
刑部尚書閔公章凡六人皆賦詩以寓頌禱之意循
私例也昔公爲戶部侍郎已以老乞歸

先皇帝遣使賜勅俾總督廣東西軍務敦迫以行又
召入兵部乃悉其忠勤爲國狀 廷宣面諭若家人
父子然及屢乞休退必 優詔勉留至于六七

今天子嗣位公復引年在告疏三上

上特中 先志累賜褒嘉辭益懇而留之愈切然公
雖身在廊廟而山林泉石之興未嘗一日忘于懷也
夫人之德業必老而後成而兵之政爲尤甚故蹇拜

以老而知立王翦以老而知進非勇夫少年所能及
茲當 新政之初邊務委積心計手應旁通曲當而
中所執守斷不爲執利所奪跡其平生所治水利邊
儲民食諸事敵虞愈熟而志氣不少衰雖引年之禮
知足之戒乃士君子之常而 朝廷所眷注天下所
望以爲重者固不容釋也近世有外夷聞其執政而
不敢內侵見其風采而相與歎美者然則公之壽其
在今日亦惡可少哉且平居意氣相許皆欲以自見
于世及壯而相勵以有成老而相要以有終者則不
能以皆同予六人者與公同舉而予又與同業出入

外內勞逸之不齊者亦多矣今諸公同朝而立分曹而掌爵齒勲業相輝映惟予最少且劣公之視予蓋不啻十年以長而予亦老矣則公之壽可知而亦惡可以易得哉書不云乎夫惟純佑命則齒實又云夭壽平格保乂有殷多則實壽則長賢才之有益于國如此此古之大臣所以與其同列者蓋將為天下留之而亦為天下頌之也是詩之作固以附諸君奭之義予不喜為祝壽之辭惟同年之壽如閔公者已四五作此予所謂例也則今之壽公豈敢後于諸公哉六人者人再賦得詩十二章為一卷書以齒序者

詩為壽作也

闕里誌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為志則無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畧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况吾

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間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行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僭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于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

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載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奉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于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于二

十年而成于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
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
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
終老而莫自遂者美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
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
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鐫楮印適相禪續則可以至于
無窮由今日以至于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
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
闕里置于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
是書有力焉故拜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誌中

茲不復列云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序

今年夏南京工部尚書闕吏部廷薦二人以請戶部
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實膺首薦植允命以行公
自天順甲申至正德丙寅歷三朝四十二年自戶
部至今部爲四署自主事至今官爲八命資最深
其始在戶部專領錢穀嘗督糧大同賑荒北畿惟漕
官河皆奉勅專事具有勞績在山西布政積官銀
至五十餘萬兩奏減給邊糧價八十餘萬兩撫治鄧
陽捕劇盜三百餘人招流民十萬餘口復入戶部總

京儲積餘糧七十餘萬石。革馬房冒給芻豆價。歲不下三十萬兩。

先朝之末，詔諸司陳弊。政公所陳數事，獨能力詆權貴，不少爲假借。其用心亦勤矣。而性素樸直，隨事蓋職，不自銜耀，以取名譽。循次就格，以至于今。以郎中六薦而得參政，以布政再考而得都御史，以侍郎一薦而得尚書。是何前日之拂而今日之通邪？屈伸往來之理，固相尋於無窮。然非其實足以致之，則車折馬蹶中道而廢者亦多矣。吾同年進士二百五十人，官至尚書者先後十有七方，其始也回翔迤邐，每

後於諸科而資格所積名實所致，終有不可遏者。於公之行，寧不重有所感哉！夫君子苟知屈伸之理出于自然，則怨尤之意不萌于中，希覬之私不移于外，修身盡職以俟命于天而已。今兩京並峙，六曹分職，工之與戶皆國用民力所關，而出納之數，作止之節，以今校昔，則有專與減之異。公其益殫厥職，勿諉爲遠地，勿視爲末務，以無負于民與國。使天下知其所自致者，非偶然而得也。諸同年在朝者五人，入賦詩二首爲贈。公以明年丁卯壽躋七十，遠弗及賀，則預爲致之。與贈同舉。公之先通議府君嘗教京

學予髫髻時所受業者予之視公宜不在諸公後也
故既為詩又序諸卷端

遷葬志序

遷葬志志遷葬也是遷也有合葬之道焉言遷者統
于尊也有族葬之制焉不偏及者專其事也蓋自吾
父之葬十有七年而後遷自吾母之葬四十有八年
而後合自吾曾祖之葬遠者六十年近者亦五十餘
年而後大合其他卑且幼者弗論也當其未遷也悲
思怨慕憤懣怫鬱不平之情誠有不得已者一遷合
關而昭穆之相從世代之相繫上祖禰而下及于子

若孫雖死而若生雖亡而若存者吾親之心其將安
乎吾親安則吾之情亦得以少慰矣而况 封贈之
典葬祭之 賜崇名備物皆微 朝廷之寵以為家
世榮又平生意望之所不敢及者徒恃吾祖吾父之
行足以感乎天而得乎
君夫乎彼顧得乎此虧于前乃盈于後若影響符契
之相應者惡可以不志哉故茲志作而天道明茲志
作而

君賜彰茲志作而先德著茲志作而孝子之情見非
徒不得已于遷而亦不容已于志也志凡四卷首

誥勅諭祭之文次之以奏疏公牘次以祝文奠章又次則碑誌銘狀而雜記諸詩又以次附焉

篋教文集序

文之見於世者惟經與史經主道史主事載道之文易書詩春秋禮樂備矣書與春秋雖亦紀事而道固存焉及其漸晦則孟子擴之又晦則韓子發之久而愈晦則周程張朱諸子大闡明之自是而後殆無所復事乎作者紀事之文自左傳遷史班漢書之後惟司馬通鑑歐陽五代史若朱子綱目則取諸春秋以寓道而非徒事也道無窮而事亦無窮故作者

時有之若序論策義之屬皆經之餘而碑表銘誌傳狀之屬皆史之餘也二者分殊而體異蓋惟韓歐能兼之吾朱子則集其大成故雖未嘗極力于史之餘者而觀其所論議則可知已歷代以來忽於考據者多失之疏略而不該于用淺於造詣者多失之支離汗漫而無所歸紛紛籍籍以就于漸盡泯滅之地無惟乎其然也吾友篋墩程先生資稟靈異少時一目數行下

英宗朝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觀中秘書用經學及第讀誦常至夜分遂能淹貫群籍下上其論議訂疑伐

外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爲學之次第久而
益有所見而於朱子之說尤深考覈自以爲得我師
焉曠探隱索註釋經傳旁引曲證而才與力又足以
達之雖皆出於經史之餘而宏博偉麗成一家言質
諸今世殆絕無而僅有者也顧中遭忌嫉晚罹奇駭
經濟之用不能盡白于世其所自見不過進講經
惺及于儲宮校正綱目預備續編之類而已若金
梓所刻卷帙所錄家藏而人誦自都邑以徧于天下
貽之後世則雖巧詆深嫉者亦惡能使之無傳哉功
名富貴固士之所不道予獨慨先生年不及下壽雖

所誦文亦未竟其所欲爲者耳先生之文有篁墩前
稿後稿三稿續稿百二十卷沒之七年爲正德丙寅
其門人輩摘而刻于徽州名曰篁墩文粹論者以爲
未盡其選越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欽暨知縣張九遠
徵于其子錦衣千戶璫得全稿焉將并致諸梓以示
來者而璫請序于予予與先生同舉京闈且同官甚
久最其爲文悼其不大用以沒故爲天下道而因以
附吾私云先生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程氏統宗
譜貽範集共百餘卷別行于世皇明文衡瀛賢奉
對錄不逸民以又百餘卷藏于家不在集中

黎文僊公集序

東陽昔從文僊黎公先生游舉業之暇獲見所爲古文歌詩諸作時公方以狀元及第文名滿天下公卿以下外暨藩郡購者踵相接公每用短素札方格正書不復屬草運思命筆不廢問答而詞整意足動數十百言月累歲積至盈几案公亦不自愛惜或爲人所持去及往返故邑回翔舊都道途篋笥間逸失過半公既致政歸棄諸生越數年其長子南康知府民牧亦卒次子山西右布政使民表輯其家遺稿得若干篇多出傳寫亥豕不可讀東陽乃與劉司馬時雍

楊太宰應寧參互校訂釐爲若干卷而民表實鈔梓以傳公嘗論古人之文大抵以豐蔚充贍爲尚以雕飾刻削爲病東陽雖在巖井頗能測識公意因進而請曰此非孟氏知言養氣之旨乎公曰得之矣蓋文章之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爲氣得其養則發而爲言言而成文爲聲音者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行而爲事功者亦毅然而不可奪顧養在我而用不用繫乎時故韓昌黎蘇眉山之氣見于文章韓忠獻富文忠之氣見于功業雖所就不同其在天下皆有不可泯者公積學文仁壯累試科第而志益堅在翰林上

書執政採言可得非者固已氣蓋一時矣居常遵直
猜嫉而放言高論不少爲遷就及其登華陟峻猶不
免于投閒置散而定方雅操未嘗苟同于世故雖功
業未能盡見其所養者固存今即其文觀之其所謂
豐蔚充贍者蓋若是盛也况亦有不盡其傳者乎然
觀室者必觀其隅後之學者聞公名因其文尚論其
世亦可以識其大矣東陽獲奉緒餘忝竊科第僥冒
祿位非徒學力未至而才不稱事於公殆有愧焉又
不能免采放失俾無遺憾謹序次其所僅存者而因
以附名姓于後云公字太樸別號樸菴官至南京禮

部尚書文僖其 賜謚也

匏翁家藏集序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
也爲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爲序文四十
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惟輯其
所可識而散佚于世者弗與也公既返葬其子中書
舍人爽刻梓于家未畢也北闕服上京師以屬公從
子奕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爽持以告予
請序首簡予覽之悵然歎曰言之成章者爲文文之
成聲者則爲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

亂若典謨訓誥誓命文豸之爲文風雅頌賦比興之
爲詩變于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
也辭賦歌行吟誼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爲
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麓淺踟滯欲進而不能彊其
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夸誕則汗
漫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
發於心而爲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
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爲文字之美而行不掩
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
哉公少以經學爲程試旣而徧讀左傳遷史韓柳歐

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爲部使所迫取甲科
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于
所謂文者故其爲詩深厚醲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
存其爲文典而不俗卓而不汎約諸理義以成一家
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
之冲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
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昔人謂一代數人一人
數篇其斯盡泯滅者弗論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
選者亦難乎其爲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裁而求之公
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

者尚博而來之以盡白于天下無徒曰家藏云爾

大師英國張公壽七十詩序

禮有之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詩書所稱若壽者若壽俊若平格若老成人者不一而足齒之於天下亦重矣至于史籍所載不可倭數姑以將帥言之漢則張蒼馬援唐則王忠嗣郭子儀宋則种師道韓世忠皆有爵位功德而戚里之舊別惟伏波汾陽二人而已然其憂遠之跡劬勩之力蓋有不償其所得者可不謂難乎英國公姓張氏字廷勉其先出開封之

祥符厥祖河間忠顯王從

太祖高皇帝起義兵累功擢都指揮同知從

太宗文皇帝定內難沒于東昌配食

太廟厥考定興忠烈王以世廕累功封信安伯新城侯進英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加大師知 經筵

事監修 三朝實錄號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

理武臣階特進光祿大夫勲柱國沒于土木 朝廷

建世忠祠 命有司修祀事公年九歲即嗣公爵掌

後軍都督府事總五軍十二營兵馬 經筵實錄亦

知之爵之貴莫有能過者也有姑與姊為 兩朝貴

妃世號國戚於親亦有光焉其為人敦詩悅禮執恭
守儉勞而不伐恒久而不易居常應事不動聲色而
冠冕百辟爲三軍所倚屬四方所傳誦夷狄所瞻慕
觀德者於此取焉可也且自服圭組以來六十年歷
事

列聖值重熙之世變調默運于三公甲冑不煩于大
將討讖乎廟堂之上鎮定乎要荒之外七子五孫冠
組環列夙夜之勤昏晨之樂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福
履之盛蓋一代而不數見也今壽登七十而耳目聰
明志力不倦 郊廟之扈從營府之號令以至冠蓋

游行之節歌壺燕饗之禮校之少壯無少異焉

聖天子方重老成高功烈寵祿優渥體貌隆重視前
古而無讓公之壽固得於天其益思無負於吾

君也哉正德庚午春三月朔日實公誕辰大傅兼太
子太傅新寧伯譚公元助與公世好登諸勳舊媿戚
賦爲歌詩寓頌禱之義以首簡見屬故先叙其大者
而後及其私云

清苑傅氏家譜序

吏部左侍郎清苑傅君邦瑞嘗作家譜九卷間以視
予曰請爲珥序之予觀其削首叙姓始按唐世系表

謂傅出姬姓黃帝裔孫大由之後封傅邑因以爲氏
顧他無所據惟商說居傅巖以地爲氏雖宋鄭樵之
博洽亦止云然晉傅使鄭博瑕而下亦不可考漢義
陽侯介子居北地北魏長史永居清河皆以地顯及
其他散處中國者大抵皆傅巖之後此茲譜之所由
始也夫古之爲氏或以國或以官若以地氏非其人
之賢殆不之及若傅氏者是已說之見夢於高宗也
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爲相今其語不可得而聞聞
之於既相之後則三篇之問答非聖莫之能也彼以
國與官氏者冗乎衆矣其存于世者僅可指數而地

之氏乃久傳而不廢非以其人之故歟清苑之傅不
知出於何郡舊傳有小興州者考之志記皆無其名
邦瑞之曾祖鐵車處士諱貴簡朴無競隱居終身粗
諱信爲嵩縣主簿位不滿德父諱泰坦亮醇厚學優
而不仕皆以邦瑞貴累贈吏部右侍郎階通議大夫
而傅氏始復顯邦瑞以學行登甲科官翰苑累遷春
坊諭德侍講學士在講筵史局其所以格心華國者
皆遜志之學多聞之訓也茲佐

天子領銓選當以人事君之責則所謂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者方有賴焉夫以數千載之世系家學至于

今而可徵非其人之賢其孰能之哉說者乃謂譜系之法惟出于所可知蓋自世遠姓繁誠亦有疑似冒濫之弊若傳之爲氏殆千百之一二宜不至于冒亦無所與疑者使人人而能賢世世而能守則茲譜之傳雖至于數千載亦可也譜之作有大義十餘若地望因系傳記邑居墳墓大抵依歐蘇例爲之其有異者則於名字之上別繫元亨利貞等字爲行次叙小善曲藝而疑者雖顯弗書叙女子之嫁而不書其改嫁者蓋邦瑞所編見若叙姓顯則凡歷代之賢者皆備錄之以爲或誌於吾所同出其例放于學士蔣君敬之而其說則出于大學士丘文莊公丘與蔣皆系姓庶免於疑與冒者故傳氏因之然非欲以例天下姓氏之繁也其餘若誥勅贈送銘誌諸文亦以近例附之而其父之遺詩文亦附焉

錫山錢氏家譜序

錫山錢氏家譜十卷戶部郎中榮續修而重刊焉者也錢氏自漢富春公讓始居江東爲鉅族有六望而常與湖皆其一唐富春尉孝璟自湖遷杭實吳越武肅王鏐所出武肅嘗作太宗慶裔圖推姓氏所始至于少典圖爲八十世而歲代綿遠合否不可知其曾

孫朱贈太師中書令惟演修之以武肅爲第一世至五世而止蓋名同而義異及其再從孫承奉郎進始遠無錫無錫亦常地也 國朝永樂間承奉十世孫文林居士恒及其子梅堂石七發又脩之則畧其遠世旁裔而於正派爲詳其孫種德輩又輯譜券詩文諸作爲傳芳等集皆以羽翼是譜者然亦未備也弘治辛酉榮伯父梅林居士洪重加編輯而榮以其父奉直公溥之命實預爲之合統系圖本系以文字總爲家譜而名始正圖則自文信從子敷直統而上八十有五世皆存之以示所尊自承奉遠錫者爲第

一世下及其諸孫爲世十有七則詳其名字官爵並其婚娶生卒以示所親而義始明議禮之家曰是善爲譜禮不云乎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慨自宗法廢而譜牒之學興士大天家未必有有之未必善今其所謂尊者尊祖敬宗之義也所謂親者收族之義也榮嘗謂武肅文信之被寵垂休者以其忠孝不以其尊顯此吾父之訓也苟不慕其尊且顯而惟忠與孝是篤則於正宗不容以不親夫以遷錫爲始祖而猶圖其所謂八十五世者此吾高祖之義也推高祖之義及於始祖以爲有所據也 不敢廢則於遠祖不

容以不尊合是二義以爲一家之書前略而後詳此
專而彼汎非徒有所餘而亦不能無擇此譜之所以
善也且古者族氏皆繫于官其顯者多載之世本外
史旁推而互見錢自何姓受氏之後無論世數其顯
者武肅譜之矣武肅之後生猶有籍志懿王倣納土
于宋奏名于有司者二十八爲文武職官者殆及其
半然其勲業行蹟在國史者亦倍之外無聞焉今其
子孫散滿吳越所謂六望又不知分而爲幾錫之族
最繁且盛而數十年未有顯者雖賢亦無以自見榮
始舉進士爲京朝官敦孝行義爲宗族重而文藝又

足以發之如是譜者觀其所自叙可知已然則譜之
作亦非待其人而然歟使爲錫之後者世世相續皆
能尊祖收族篤忠孝爲揚顯地則承奉之澤可以至
于無窮望他郡若能各詳其所親而不失其所尊雖
武肅所推而上者其澤亦固在也不然則譜雖善亦
不足恃而况不能爲譜者哉榮之舉禮部于實校其
文久而益信比以譜請序故推其意以勵其後之人

月橋詩序

彼縣之東北四十里有山焉奇聳峻拔每月出則先
見其巔登高而眺一白萬頃景象澄徹得月之高故

名曰明月山山之麓有橋橫亘谿澗其長可數丈憑
虛而步左右顧盼水光滉漾與月下上四無津涯得
月之廣登茲山者必於橋故亦名明月橋載在郡志
易君孟景世居之後徙居縣南之流塘懷念故業時
往來道散其間因號爲月橋居士其子舒誥舉進士
爲翰林檢討獲封君如其官於是學士大夫同在史
局者詢其家世居處知君性行好尚之賢相與賦月
橋之詩以美之舒誥乃稟而成軸請予序所以作之
意予惟天下之名山巨浸奇蹤勝跡或以人顯或以
物著大抵出於通衢大郡者易而發於遐陬僻壤者

難如岱嶽之峰以日觀名金山之亭以留雲名衡山
之峰以回鴈名以至蜀江之濯錦匡廬之瀑布皆以
物著他如王右軍之蘭亭杜子美之浣花裴晉公之
午橋李贊皇之平泉蘇子瞻喜雨之亭趙子昂松雪
之齋皆以人顯而其弗顯者固不可以悉計也人之
情惟其居處之樂如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聚族屬於
斯者其常也若處而仕仕而歸有某水某丘童子時
所釣遊之歎出於外境亦有見似人而言者其所處
不同其爲情一也易君居家孝友在鄉黨稱信義通
經史喜吟咏歲修登眺之餘撫事觸物固有發手情

而感乎人人者而其子又足以揚之然則茲山之與
茲橋也亦豈必通都大邑飽經而素識者而後爲顯
哉且古之人蓋有以月之恒山之壽爲頌禱之辭者
君之壽七十有四七月八日爲初度之辰當秋氣寥
泐天宇清肅之時歌是詩以爲壽觴之備君之情其
長樂乎茲地與茲景也若濟川之功平政之惠則舒
詒之文雅篤學又以志操持之亦將有取於茲橋之
用也乎其母孺人劉氏與君生同年誕同月且同被
錫命故諸詩并及之予同郡人也嘗歸茶陵渡攸江
時未與君識不及觀所謂月橋者念舒詒之請故爲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五

記

重修瓊州府二賢祠記

瓊州府舊有二賢祠祀知府王徐二公者也王公諱
泰字伯貞以字行吉之泰和人洪武間以前戶部主
事起知瓊為政寬簡崖州黎叛人報讐府衛以及聞
欲兵之公保其無他捕讐殺者數人遂定瓊田三獲
軍賦不時受俸民乏急則歛而倍入之公始令每獲
必輸皆告便流民來歸者萬三千餘人在治十五年
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十餘里不絕徐公諱鑑字子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五

記

重修瓊州府二賢祠記

瓊州府舊有二賢祠祀知府王徐二公者也王公諱
泰字伯貞以字行吉之泰和人洪武間以前戶部主
事起知瓊為政寬簡崖州黎叛人報讐府衛以及聞
欲兵之公保其無他捕讐殺者數人遂定瓊田三獲
軍賦不時受俸民乏急則歛而倍入之公始令每獲
必輸皆告便流民來歸者萬三千餘人在治十五年
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十餘里不絕徐公諱鑑字子



明常之宜與人宣德聞自戶部郎中奉勅知瓊廉
正寡慾瓊多異產中使踵接公限有司弗予及行所
部輒遣騎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產多啓釁以邀
賄公鎮以無事皆按堵不為變民漸黎俗病不服藥
惟殺牛祭鬼至鬻子女為襍禱費公婉而導之民寔
化官感悅立生祠祀公比其卒巷哭家祭柩還送者
填海濱自送其舟至不見乃去蓋其治祇四年視王
公不及三之一而治狀相若人以為難瓊民思二公
不置祔祭于蘇文忠公祠事有不平者則往訴之若
官府然成化初知府蔣淇建祠于府治西醫學故基

標為今名久乃就祀弘治初知府張英改建于御史
行臺之右則今祠也廣東按察副使瞿君俊僉事李
君德美屬知府張桓重加修葺以告于官之長左布
政使金君澤按察使李君士實請于巡按御史汪君
宗器議以春秋舉祀事復其民二人俾世守焉會左
叅議任君毅僉事袁君慶祥上京師請為記夫祭有
二義親與神之謂也賦形受氣一體而分幽明之相
通聚散之相感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則存乎親上下
四旁昭布森列善則福不善則禍比之賞罰影隨而
響答則存乎神斯二者有所感各有所應精神冤氣

之間潛乎默契有不容已者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為是故也若守令之祭於民者實兼二義而有之
恩則父母靈則明神故桐鄉之於朱邑親之也羅池
之於柳子厚神之也畫地而守分民而治去留生死
之相代者其常也德存而愛俱功立而名傳其去也
有思其遠也有追膠固纏結雖欲已之有不可得者
是豈聲音笑貌儀文器數可節具而疆致哉觀今之
守令不惟不獲乎下而反病之故為之民者面背殊
情死生異觀勉之恒常或忽之倉卒者比比而是以
累紀閱世少者壯壯者老而具子孫焉裔若躬沐膏

澤親炙風範愈久而不能忘者其難易何如也孔子
有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乃或以遐方
僻地諉於無所用治苟焉以為政又從而徇之以幸
其泯而弗彰然其實然有不可揜者聞二公之風亦
可以少省矣厥後王公之子文端公名直為翰林學
士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公之孫今少
傅公名溥與文端官同而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
士掌文淵閣事學行勲績後先相望蔚為名臣皆
以一品官階贈及祖考朝有誥家有廟詩書簪組
綿延而未艾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者豈獨于其民微

之故東陽以學士典詞命遠繼文端比預機務從少傅公後獲考國史及觀其家乘為詳併書以為記實弘治八年九月也

天津衛城修造記

天津及

三衛其地曰直沽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蓋

前實海

冀州之域在天文為箕尾之分勝國以九地潞衛二河南北相接以入于海胥此

馬會我朝

太宗文皇帝兵下滄州始立茲衛命工部尚書黃公福平江伯陳公瑄築城浚池立為今名則象

車駕所渡處也衛既武置無州縣承平之餘故習未改則肆為疆戾訟獄繁起越愬京師者殆無虛月往來舟楫夫役之費不統于一下上病之朝廷乃用議者特置山東按察副使一人專督兵備而凡城池兵馬詞訟盜賊之事皆隸之于時西蜀劉君寔膺是選承勅以行君至則以為城池最重宜亟為之處顧乏帑積勢不可猝辦累歲而計每事而處徐而圖之增城為高甃而為之隅方而準平又構樓于門曰鎮東曰定南曰安西曰拱北皆踰尋累丈平看俯瞰迤出塵垢而地樓充絕特相倍汪來命使及大夫士

之有事于是者登眺之際神竦心暢瞻 宮闕之尊
崇寬畿甸之高股周諏隱幽則器闕不生詢察吏治
則糾紛不作於斯城也可以觀政矣夫城之為制實
取諸設險守國之義其來尚矣是必預制于平居無
事之日乃可以保治于無窮顧凡有民社兵馬之寄
者不加之意日頽月蹇無復有經久制遠之具固識
者所深慮也矧畿輔之近喉襟之要擁重兵置羣士
而無以控制統馭之具可哉且鈞是地也鈞是政也
匪得人以理之則治效不著然則天津之治亦固可
誣也哉予又聞劉君積財穀籍丁戶第差役其所為

役如治廟學備祭器闢射圃立教場及諸祠宇工局
類皆就緒而城池尤重是其始末不可以不紀也天
下之事成于前必繼于後乃可以久存而不壞今廢
之久而修之難如此則繼是以性惡可以不之慎哉
予嘗以使命夜道天津見土石頽圯兵士傳逆者越
堞而行若履平地心甚訝之感茲役之獲成也故因
諸衛戎官之請為之記劉君名福字天祐成化己丑
進士歷刑部員外郎雲南按察僉事陝西副使改今
職云

安平鎮城水石壩記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
徑趨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

上既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
命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銑總督山東兵
民夫徃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
疏為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
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
蹙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為兩堤綿亘甚遠河
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為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

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為杙中實鞞石上為
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稜以
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
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蓄水涸
則漕河獲存庶幾後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
上更命鑄之為安平賜與歲祿二十四石加銜太保
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遷大夏為左副都御史
又命工部伐石勅內閣臣為文各紀功蹟臣東
陽當記茲壩之成也竊考之治小之法疏與塞而已
矣塞之說不見于經古以降堤堰議起徃徃亦以

為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歐役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為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况茲壩者勢若為障而實疏之顧其疏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濇之云者不亦熟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脩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饒餉憫流墊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孰克副之當決之未塞也水勢

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掃築堰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闕皆欲棄而弗終改而他圖盖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軌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鑿往轍之覆而思成功之難脩廢補罅以期不墜庸詎非有司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為而不為彼宦成之怠交承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為盡末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杆江堤竇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復工始于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巨石萬有奇樗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為斤萬一千他物稱之分董是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今擢右通政仍領河事按察司僉事廖中遷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進署同知文武吏士進秩增祿者若干人皆刻其名氏于後云

重建首陽書院記

山西之蒲州舊有首陽書院蓋宋元祐間郡人王昉所建因山而名有張尚文者實為山長歷元制廢入國朝至宣德間知州事者改為倉場名跡益泯弘治初元山陽許侯鵬來知是州既脩廟學飭師生示郡治所尚乃建里社學以教蒙士詢諸士夫得所謂書院者圖興復之徧閱祠廟徹其非所當祀即其居而重建焉中為堂曰崇德以施講授後為堂曰養正以藏古今圖籍旁為左右廡以為肄習之所又後為祠堂三區中以祀夷齊二賢左祀名宦右祀鄉賢而總名則因其舊越二年告成於是簡川之少俊得二百人禮聘國子生王紳為之師越四五年漸有成業士

之進于州學者視昔有加而侯亦何滿九載矣國子
生某某輩謂茲舉不可以無紀比上京師介而請予
意懇甚予弗能拒也夫書院之制肇于宋初州縣學
之未建也天下之士往往出於其間及學制大行而
所謂書院亦未嘗罷前規後隨其效若有盛於州縣
者今文教熙洽學校徧天下固無俟乎此顧人才日
盛而籍額有定員則養蒙蓄銳以待天下之用者雖
多不厭校諸前代所置小大若殊而作人之意則一
而已且凡師所以教士所以學皆以為忠與孝也然
必有準則之地而後可以為教必有趨向之塗而後

可以為學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稱伯夷之風可
以廉貪立懦韓子謂微伯夷者亂臣賊子接跡於後
世矣故雖其羈進餓死之鄉流風餘韻在人耳目有
不容泯天下之有君親者固於是有所警焉而况薰染
漸漬出乎其地者哉茲使童生緝子誦簡冊習姓名
少而學壯而行之者迹不必同而風節可以無愧則
教與學皆不為虛文也若賢父兄之儀範名守令之
惠澤老成雖去而典刑尚存者亦獨非登高行遠之
一助也哉然則院之有祠其義有所在而禮亦不為
無所起也學于是者其亦知所以自勵夫侯守雲程

成化乙酉貢士以善政為御史所旌於此亦有徵云

衡山縣重建文定書院記

衡嶽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歷勝國以來頽圯殆盡而遺址尚存弘治丁巳監察御史鄭君惟桓按視其地圖所以興復之者以屬于衡州府同知鄧君淮及衡山知縣周鏗二人者會財于官役力于民合計定制中為堂祀公配以少子宏所謂五峰先生者而房廡庖庫之類皆備又掘地得舊祭器若干葺而完之歲春秋則知縣率寮屬師生脩祀事又將聚

君因寓書京師請予記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時舉進士為太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高宗時拜中書舍人以疾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蓋公初志居當兵衝徙于荆再徙于衡優游十五年以辛五峰以廕補官家居不調晚辭召命創樓著書者二十餘年視公尤久此書院之所由建也公之學以尊王賤伯為本安夏攘夷為用當金疆宋屈之時朝野靡然附和議者為識時論雪耻者為生事而公引經議政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不用其所為傳卓然成一家言至我

國朝遂列諸學官用諸場屋為不刊之典使公用于一時亦孰若傳於後之為遠哉若五峰雖未見于用而出處明決未嘗枉已以干祿深得乎家學之正矣古者鄉先生沒必祭於社而聖賢道在萬世則天下祀之蓋視其功德小人以為久近有不可得而誣者公今從祀孔子廟庭

天子之所親視儒臣之所分禠天下學者之所尊祀也况其所居之地非游宦流寓之可比不特舉而祀之其可哉且及門之士私淑之人如孔氏之有顏孟皆在配享從食之列况公作述之善有若五峰者出而成之徵諸南軒之授受考亭之論議又若是著也而可以無配乎哉書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遺制宋之初學校未立故盛行于時今雖建學置師徧于天下無俟乎其他而前賢往蹟風教之所關亦不容廢如茲院者是也夫祭者學之所有事也而其所為學豈獨築盛俎簋儀文度數之間哉衡之學者讀公之書學公之學固將親美牆於廟貌思景行於高山雖欲自畫於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湖南之地春陵則有瀘溪嶽麓則有南軒茲院相距不數百里道風流澤相望而不絕東陽世家長沙蓋嘗登嶽麓弔其所謂

書院者聞文定之風而有感焉因為記之以成賢有司之志云

重建嶽麓書院記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院者得斷碑遺址于榛莽間慨晦翁南軒兩先生之餘風遺澤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則聞通判陳君拍俸治材為中門為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為講堂又上為崇道祠以祀兩先生復名之曰嶽麓書院未幾陳君以內艱去且卒通判李君錫與推官彭君琢構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

畝以成陳志比王君來知府事帥僚屬師生行舍衆禮諸所未及如開道路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楊君實佐其事蓋茲院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監簿周式教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並稱為四大書院及南渡燬于兵安撫劉公珙復建孝宗時兩先生實會講焉光宗時晦翁為安撫更建于茲地學者多至千人田至五十頃廟舍至百餘間今殿故在遺址廢田為僧卒勢家所據歷三百餘年而茲院始復其舊於是王君遣使屬記于予亦陳昔

所嘗請者也惟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後得世之少治而多亂矣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玩常惛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士或起于鄉塾則於此為培養之地或籍于郡學則藉游息以廣見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隨厥窮達皆可為成已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於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觀所為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為辭晦翁之學固有

大於彼然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一不有倍其功惡可哉由南軒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謂古之人者庶幾為茲院重以為山川之光若其程格條緒則存乎教與學吾於吾大夫士望之矣院肇工于弘治甲寅七月落成于丙辰十月陳君諱鋼起鄉貢士王君名瑄楊君名茂元舉進士皆四明人吾郡之賢大夫也助建祠屋者布政參議羅君鑒府學生陳大用輩助置田者國子生李經皆郡人寺僧法印實董其役蓋亦有慕乎吾教者不欲泯其名亦附書之

梧州府重建廟學記

廣西梧州府倚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成化初僉都御史韓公開置帥闕特新府制遷舊學于府東門外建大成殿于中以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湫為雨潦所困諸公繼帥屢欲修之未暇也比左都御史鄧公總督于茲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遐服弛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公乃簡于群屬命知府張吉同知謝湖暨凡百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令於是鳩工度地會具財物卜日興事輦土為堤

懲勸之法振起磨礪之風不於此始焉亦奚以施哉夫秉彛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遠邇疏戚而間惟狃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夷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姑諉曰緩文而急武詳內而略外則天下之不歸于極不用于世也亦豈特為士者之責哉鄧公名廷瓚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為己任折衝禦侮之務於此蓋有餘力焉固其為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遺也嗣是以徃安知嶺海之徼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願

為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歲月以俟張謝皆進士
有惠政于民予聞之鄧公云

岍山書院崇經閣記

崇經閣者岍山書院藏書之閣也院在陝之隴州隴
人靜樂閣先生為教官素喜積書及致事居城西五
里許建靜樂堂藏其書以教學者先生既謝世其子
光甫為吏部考功郎中時欲成父志置所未備書復
萬餘卷季子參甫為監察御史亦積書以益之於是
經書子史皆備光甫以河南叅政致事歸乃即堂之
故址為書院中為教本堂東西為養正復初二齋堂

之後斯閣建焉中設孔子及四配像旁兩壁各置架
以度書而總名曰崇經者亦張伯玉尊經意也閣之
下設七賢像左右為肄誦之房後為燕室設鄉賢主
于中翼以庖庾周為高垣垣之外為田百餘畝歲收
其入以共祀事凡州黨之俊秀未籍于庠校者皆聚
學其間延師而教之學者日衆叅政君乃以書屬其
子御史价請記于予予惟聖人之道達于天下固人
之所能知能行而乃有不及知與不能行者聖人則
著其道于經以明示天下蓋有不得已焉天下之人
不能皆窮經以明道君人者建學以居之置師以教

之若學校所未育儒師所未及教窮鄉僻壤之間遺
經舊史亦有不得而闕者賢士大夫又從而贊相之
雖非法制之所必為而亦莫之或禁如茲院茲閣者
是已且學之設固存乎師然猶有守令以領其事有
憲臣以督其令乃能成才而致用則夫鄉黨之學非
有所謂賢士大夫者足以繫衆望而收全功亦奚以
建為哉先生諱璿舉宣德乙卯貢士贈吏部員外郎
有學行光甫名仲實成化己丑進士今進階大中大
夫儉守勇退為時所重參甫名仲字乙未進士累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价丁未進士累官四

川右參議光甫仲子侃弘治乙卯貢士价子欽
貢士以易書春秋顯羣于姓學易者尤衆蓋其家
得於經者如此隴之士視此而興焉其大者以文學
行業效用于天下而其小者亦不失為親上死長之
民庶無負于茲閣之建也院肇工於弘治甲寅春三
月閣成于戊午秋七月偁其事者巡撫都御史王公
宗彛熊公紳巡按御史李君瀚馬君基按察司副使
楊君一清給其役者知府趙博朱英知州劉玘劉章
助其費者湖廣按察僉事李君善及教諭周昂國子
生王矩輩皆州人也

重建正學書院記

正學書院為道學而作也院在陝之西安蓋宋橫渠張子倡道之地門人呂大鈞輩皆得其傳元魯齋許公來主學事亦多造就後省臣建議為書院合祀橫渠魯齋及其鄉賢楊元甫而聚徒講學其間朝廷賜以經籍給之學田張忠文公養浩實記其事入

國朝百餘年遺址為兵民所據而坊名尚存成化間提學副使戴君珊婁君謙欲復弗果弘治丙辰楊君一清始倡之時巡撫都御史張公敷華巡按御史李君瀚以為業久不可奪乃屬參政汪君奎副使馬君

龍督府衛別度吉壤得諸城之工中為秦府隙地秦簡王聞而捐之知府嚴君永法泐議重建焉丁巳汪君進繼為布政仰君昇為按察法請于巡撫許公進巡按張君黼徃達觀之買地為二門後熊公紳為巡撫馬君基為巡按益嚴督勸再易地以益之而其域始廣畫為三區其中為祠左為提學分司而書院實居其右祠有堂有庖有庫司有前後堂有左右廡書院之制皆與司稱又左右環為肄業之室堂之後為會饌之所共為門二重以通出入墾而垣之四周而其制始備是雖僉議積力而張君之克斷嚴君之幹

因厥功為多其祠之所祀楊君則以為明道程子嘗
 為鄆縣簿橫渠之學實得之二程於是主程及張以
 及于許呂楊以下各以類配是雖復魯齋之舊而實
 崇祀先賢表章正道以風厲學者非獨為許設也故
 易其名曰正學書院楊君既被徵為太常少卿以其
 事告諸東陽請為記夫所謂正學者聖賢之學也其
 理仁義禮智信其倫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其用
 則視聽言動思其文則易書詩春秋其治則禮樂刑
 政百凡之務蘊之於心發之於言見之於事而施之
 于民者皆是也孔子沒楊墨氏各自為學孟子始正

人心息邪說其教盛行遭秦之禍幾乎熄矣漢之學
 以陰陽唐之學以詞賦其間若董韓二子號為知道
 而未純至宋周程張朱四子者後先繼出而正學始
 大明于天下自是異端雖未盡滅而吾之所謂學固
 存故凡志乎聖人者必以四子為的元入據中國天
 下之綱常無復存者魯齋以聖賢之道自任而淑諸
 人其所謂學亦是學也嗚呼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
 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苟得其正則所入皆足以進道
 所就皆足以成功不得其正者弗與也且學古人者
 誦其詩讀其書即所居處隨所寄寓皆足以為瞻依

據守之地故國監郡縣學通祀孔子以諸賢配之而
大儒名宦則各祀于其土以其道存焉耳楊君受
命分省任興教作人之寄其督學州郡有成效矣茲
又聚徒置院為養蒙儲俊之計為之標的繩準以示
之使趨向有塗躋攀有等以求至於聖賢之域其教
之不厭乎詳如此為之學者尚一志百力朋從而澤
麗居必于此而他業不遷學必於此而旁岐不惑則
為黌校之良才科場之傑士廟廊藩郡之名臣循吏
可計日以俟而古之所謂正學者將暴白於天下無
疑矣苟視為美觀文具而莫知所以學則州縣之餘
亦安用此為哉東陽既嘉楊君之功慶茲學之行於
茲地也故為之記

重建解州鹽池神祠記

曩歲山西按察副使陳君抵予書曰弘治甲寅軍儲
闕賦有司弗能給巡撫都御史張公念惟解池鹽利
可取奏之 朝許給三十萬引金時分巡河東實受
檄焉時歲饑民病先發粟賑之始俾就役會大雨水
溢公繼至憂甚劇乃共禱于神翼日迄池州縣皆雨
而池獨無越十日鹽乃大結課不勞而數足足之日
雨復大至公歸惠于神因慨其祠宇傾圮復以屬金

乃籍其民之居貨取重利者各出貲為木石費命安邑知縣朱智運司副使賀思聰以官夫佐之始于冬之十月至明年乙卯之四月而成亦若有神相之者請記其事智適上京師介翰林張侍講以書來張曰此芮鄉邑父老所共覩也又明年張公以南京兵部侍郎北上語加詳曰此數華之所賴以紓吾憂者也予惟古之祭法於地之能出財用者則祀之如山林川澤之類是也今天下之地利鹽為大煮海之力道薪之伐牢盆之制亦勞甚矣而歲課每不給惟解池所出朝取夕復尤為自然之利此周官所謂鹽鹵韓

獻子所謂國之寶者顧其為產必視暘雨燥濕以為豐約雖大鈞之運歸于無朕而土地所在亦必有神焉主之神液陰瀝孕靈富媪柳宗元亦嘗言之矣然所謂神者不必有形與聲而昭示響答或不可泯則亦存乎人焉耳矣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誠于為國為民者神必有以應之蓋神者民之所賴國之所祀而責望之者也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其茲祠之類也乎且予所謂存乎人者亦非特以事神故也蓋必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如昔之監司者則公私兼利不求神而自足若所謂豪家之占奪近地之障愆

則神雖有知亦安得而與其力哉此寶應靈慶之封亦議禮者之所異也予獨嘉張陳之誠于國與民且徵神之靈也故為記祠之事以識歲月祠之建中為殿五間左為條山風洞二神殿環以兩廡各十有八間而前為海光樓者存其舊也又以漢壽亭侯關公為茲州之產世之以神事者亦附于其右與左二神殿並峙云

重建成都府學記

成都府學之重建也實肇于弘治壬子倡其議者布政使鄭君齡提學按察僉事王君教柄其事者巡撫都御史梁公璟巡按御史陳君瑾分董其役者都指揮昌佐布政經歷王珍府同知吳珏指揮何輔輩繼其事者御史張君鸞布政使韓君邦問按察使洪君鐘知府魯君永清而成於今都御史鍾公蕃給其費者為官帑之贏赴其役者為農隙之夫木以章計者九千瓦以片計者五十餘萬青黝墜以斤計者二千石以塊計者二萬餘執十有一萬油麻膠漆以石計者百二十銅鐵檣竹布草之類不可殫紀為殿之基其崇丈殿為間七崇六丈有奇深廣稱之增左右廡為五十八殿左右為齋室各一戟門門五間崇三

文靈星門三為泮池橋略與門稱又前建大成坊東
西為麟洲鳳藪二坊遷題名記二亭于大門之內以
至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會饌之所名賢之祠倉廩之
室皆新之又前為泮池坊市民地二百餘丈增肄業
之房為重樓八十間又製為禮樂服器共三百餘事
蓋自畿輔近郡之學鮮有若是比者而遐方僻地弗
論也夫自漢文翁守成都至 國朝千餘年而其故
址為 蜀王府遷今學于西南一里許又有百有餘年
而復建焉其間凡閱歷若干代造就若干人雖道德
勲業與時高下而作育之效磋切之益皆不可誣然

則古人建學立教之意其有功於天地萬物亦厚矣
夫所謂教固在於明倫復性樹功立業大者律之以
身小者諭之以言條格品式已為末節有不繫乎居
室之間者顧麗澤以為占居肆以為喻古亦有之不
此之先而徒務乎其大則雖正其模範善其築覆亦
豈可立談而道語之哉且今之為政者必有堂宇以
為發號出令之地觀政者尚比之田野之闢道涂之
治而況學之為道前一志而倍力者哉諸御史之激
揚方伯之旬宣郡守之撫字宜不止乎簿書期會之
粗於茲學乎見之矣使司教者及時以興 興地以

才不啻為美觀故事而止則所謂復性樹功者安
不大逾於來學之上哉予故因教授彭偉輩請備
述脩建之歲月

功以示後之人俾勿壞

朱麓堂

加之五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六

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殿試之制取會試之選於鄉者策於廷而親第其等謂之進士既板刻為登科錄以傳又刻其名氏于石寘之國學以示後世是制也在宋之時始不賜黜邇而唐已有之又邇而晉魏若李秀之科亦或親試又邇而漢則有賢良方正之舉武帝始賜策試之其所詢者大抵皆治天下之道其文至今傳焉然不獨是也上自唐虞黎獻之舉敷言之奏雖無事



乎文而非治道則莫之言也顧時殊事異不得不求
之文字之間而其為法詳且勞若是亦一勢然爾我
朝洪武初置科舉法既而中輟十七年始復為定制
凡殿試讀卷則用翰林及諸文臣之長提調監試
受卷彌封諸務皆各有分職及傳臚榜賜宴
賜冠服寶鈔皆各有定期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

今天子嗣統之三年庚戌始展讀卷之期為制加密
乃九年丙辰之試賜米布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
有差臣東陽濫與讀卷又奉勅
記于應名之石

臣聞明主勞於求才而逸於任賢故凡天下事各有
所任而不侵其職若科舉之事鄉試則付之藩臬以
為未信也會試則以名籍付禮部考試付翰林暨于
親試則有殿最而無黜陟蓋以為是可信矣而必親
之不以為勞者固求賢事也夫所謂賢者言足以益
乎治則行之行足以稱其言則用之今日所求固他
日所為任天下事者也於是禮樂刑罰兵戎錢穀百
凡之務皆有所付而享其然則今日之事誠惡可
苟哉賢者之出將以為天下用天下事皆能言之若
無不可為者及其既用則各以所得為者為之人各

盡其所為則天下之大可不勞而治然循名而責之其實不能以皆副也夫使行違其言職不稱任或又舉而驟之別名之著於籍者不過為爵祿之梯階有司之文具亦非所謂循而責焉者也君之所為勞者顧若是哉

聖天子文德誕敷治化日盛而求賢如不及忠良碩大足以任天下事成天下治者宜於是出焉茲石之傳他日必有指其名而稱之者矣若恩榮次第則求賢之禮固當然者且不佞謹推本其大者言之

重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辭為功業光明後世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為雖偶合幸中而既類弊漏掩匿之不服縱使欺于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於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侯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夫國寄命無復有可為之勢而帝嘗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

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聽其
志累蹙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終始存沒無
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
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
忠義激發而誓伏之耳彼苟殘者以溝瀆之經為成
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於涑水之論而竟默於考亭之
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
也以張留侯之賢報韓復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
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侯
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公之學者當以武侯為

正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崗為草廬舊址漢史
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
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
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 國初祠燬宣德間知
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一日為侯
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
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頽圯過半弘治乙卯河南
參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興下知縣李通
鳩工市材復為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
其後為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為堂六楹曰

卧龍祠之左為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于戊午夏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于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脩運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為之役云

山西布政司修造記

唐虞建官外有十二牧其命官之辭以民食為重而用人制夷之道具焉蓋兼兵民之寄而異之也三代相繼雖離合稍殊而責任無改自罷侯置守以來漢唐之州牧刺史建置不常大抵皆以民事兼戎務元立行中書省以應內治其重有加焉國朝於兩畿外置十三布政司分領府州縣以治民事又置都指揮司領衛所以治兵又置按察司以糾察官吏刑兵民之不法者其勢若專而不成然分方之守會官之議雖兵與刑未始有不獲預者蓋布政之重如此世之昧者或但知為財賦之官而不知為民社之主豈設官之意固然哉顧必有方域以為統會有聯合以

為居止有堂宇以為發政出令之地於此闢一馬雖
有官為政亦將安所施哉山西布政司建道既久堂
廡傾圮垣牆頽圯官前後章代則廢脫以去莫有為
置慮者左布政使陳公庶夫始築周垣三百餘丈高
丈餘重櫺官舍百餘間謂之為公廡復構五十餘間
謂之東公廡又為左衛堂堂三十餘間又重建後堂
為間五堂東隙地為齋浴之室又脩理間所為間十
餘前為門二重為甬餘二十之數以及門之外承宣
通會二綽楔皆撤而新之自弘治甲寅之春至己未
之秋六年而後成凡為木石瓦甍之費若干萬皆得

之區畫不煩于官民之歲凡為陶冶斷築髹緣之工
若干萬皆責之隸役不取諸閭畝之夫行伍之士及
其成而觀之則規制宏偉顏采煥耀稱藩會之名號
宜吏民之瞻仰信西北一巨麗也惟古之官署制作
因革皆託之文章以紀成事於是乎有廳壁之記有
題名之記有脩造之記載諸簡牒徃徃而然山西為
國右藩內拱京輔外捍夷狄所繫甚重其脩建之舉
歲月姓氏名物之實不紀而傳之則後來者安所據
以為承繼脩葺之地哉雖然創小十者不易業功不
百者不變常使無陳公庶直幹剛之能器用愛民之

惠謀深慮遠之計而任勞舉重苟焉而為之祇見其煩未見其益也世之君子尚思所以監之哉相公之役者凡為僚屬若干人公既題名于別石觀者按而考之足矣公名清青之益鄰人予同年進士也

孫家渡神祠記

弘治壬子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受治河之命實薦河南按察僉事張君鼎之才分厥任焉公躬相原隰下上數百里以張秋鎮之上流為黃陵岡黃陵岡之上流為孫家渡此而不治水勢且不殺功何由成乃檄張君及右叅政朱君瑄督兵民夫七千疏之未幾

張秋大決奪汶以入海運河遂壞

上命大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銳往與其事於是劉公分治所謂孫家渡者既又以荆隆等六口皆黃陵上流復檄張君及都指揮僉事劉勝以萬夫塞之功既並舉張秋適塞而運道始復其舊 朝廷易鎮名曰安平建二神廟以為之鎮在黃陵者賜名昭應令有司春秋脩祀事三公者既以成告皆錄功進祿秩有差而張君遷副使專理河事踰年孫家渡漸塵弗洩奔流橫潰張君慮其復為黃陵害以及安平曰是吾責也其不可復玩丙辰春請于巡撫都御史陳公

道以五千人疏之畚鍤雲集卷埽山委厥枝鱗次蓋
取治決之餘策遺力而用之六旬而舉自是水勢復
通由朱仙鎮以復項城故道張君復建廟于渡之隈
上分水之處祀其水神令鄭州判官石粹董其役凡
爲殿廡門垣之類皆備會封丘知縣袁仕上京師則
以陳公意告予請爲記夫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氣
之自二爲五生克制化相尋於無窮水之爲物最微
而極盛得其性則利及萬類失其性則害亦隨之所
以翕張變化者神爲之也至於巨川大澤淵源之所
匯靈秀之所聚則其神最靈其有能利害福禍人者

焯乎不可誣也然見於此復見於彼隨所寓而無不
在如蘇子所謂掘地得泉者固於水有取焉顧其經
畫區處之方疏滌障塞之力財成輔相之事則神必
有待乎人而祝願之誠報饗之禮人亦不能已於神
也河之神旣列于四瀆分壇而饗專壇而報爲

天子所有事又有因事特置如所謂昭應之祠者茲
渡之祠又派別而支分之亦獨非禮之以義起者哉
若其象設之容名號之稱吾則不得而詳也且天下
之事功必前後相繼乃能長存而不壞二都憲之志
宜乎其同矣使繼張君者玩時怠力不亟脩之而徒

恃乎神豈務民之義之智哉予嘉張君之義為為民之舉也是用記其事始以告于後之人且系以詩曰河水最大勢有要害或潰于突或阻于隘潰則漲之阻則於之雖人之勞神則將之有罔在原有渡其上載疏載理復決其障厥性既安岐為兩流曷鎮其衝中有崇丘厥功告成乃秩神祀為此祠者維有司事宮墻麗空象設在中秋菊春蘭暮鼓晨鐘神之至喜簸浪掀風神之歸與水與天通願河之平神亦寧止中臺有丞外臺有貳功昭無窮祀亦終始其或怠事有如此水

重修宿松縣廟血子記

重修宿松縣學始于都御史四明朱公瑄成于都御史安成彭公禮佐于御史廣平連君盛而董其役者安慶知府長垣張君冕及知縣吾郡施溥也學舊在縣治東南百武許僻隘圯剝為流潦所壞弘治乙卯冬朱公巡撫南畿顧而歎曰是不可以不治乃檄縣重建發公帑銀五百餘兩工未半朱予告歸彭繼之曰是不可以不率則督府以下亟修厥事念其用猶弗給募富民以私財助之繼而至者道相屬總之得若干緡會連至月校而事程之而張又躬定條約以

授于溥從廟就高中爲大成殿重簷廣雷廉陞縣絕
旁爲左右廡廡盡則環屬於謁聖二門而中爲戟門
前峙又左右峙爲祗肅二門及集禧之室又環而屬
之靈星門而止背棟宇森聳象設巍煥於是廟制有
加于舊廟之西爲明倫堂高遜殿數尺而敞不減旁
爲進德齋業二齋少調其三之二而坐立進退之間
繚然而有餘東爲奎星樓以度經籍其高略與殿等
下爲師生庠饌之地又旁爲號舍若干以居講習而
學之制亦有加焉教諭某訓導某某相與議曰是而
不記不可也乃寓書屬介以請于予予惟君子之學

必以時而其成則有其序自秉彝之性格於形氣之
私舊染汙俗不容以不亟去此易所謂欲及時者也
所謂不遠復者也及其崇德廣業則非一蹴所能至
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實踐而使之不移優
游涵泳以俟其自化蓋久而後成焉此則中庸所謂
至誠能化者也孟子所謂譬如爲山者也不成章不
遷者也學而至于成則由體達用推已而及之人惟
所之而無不當矣故爲學而失其時則病於暢達而
不以其序則病於躐二者有一焉其學之成者吾弗
信也蓋觀于茲役乎敞于數十年而修之一旦可謂

得其時更十數人積數千萬工而後畢其序固若是也觀于是而爲學之道得矣苟居于斯萃于斯若傳舍塗路或暢或蹶而不知致力之地則欲成其身且弗能何以推而達之用哉夫學之設有司所以教乎人者也脩之若是其亟成之若是其難而士之學不成或成而弗濟于用亦何所益而爲之也宿松之士其亦知所勉其亦副諸大夫作人興教之意哉因書以爲勸

重修李廟記

常州府李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太子太保那部尚書

白公昂嘗讀書其間慨其敝陋謂君守道後曰吾他日必修之公舉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兩京不暇嘗治每詢諸子弟及鄉之人問其益敝恒然于懷越四十餘年爲弘治戊午始以屬諸巡按御史石君棣石曰此有司祀典所載第公賦方殷未易旁及乃會諸官得贏財若干以付諸知府連君盛暨武進知縣丘泰簡材治籍庀物器工撤其舊構而重新之堂廡庭廡以次繼作屹然爲隆煥然爲華衆設昭布禮器具列回視昔之頽垣敗宇若與衆接矣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縣縣西七十里暨陽鄉有李子廟後其地屬

于江陰孔子所書石刻墓誌唐玄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時潤州刺史張柬之嘗徵宗時知常州朱彥通傳刻之國朝洪武間知達玄廟其後知府莫愚知縣朱恕修之又摹舊刻置于庭側自李子沒二千餘年廟幾興廢幾遷徙而其名號風節固未泯也夫稱李子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千乘動其心聘魯觀樂而知刻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其政見其臣而知其所可與者其明睿通博出于人遠甚故以孔子之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人之賢宜不得此讓季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義疑其讓國之過為

賢者累殆亦有說焉然春秋所書其隱然者也禮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然者既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據而信之奚可哉夫讓德之美也苟知讓之為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秦越人相視之患於群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耻茲廟之祀固庶貪立懦之端其於世教不為無助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况私淑景仰出乎其地者哉向公在而用世老能完名慕古力學蓋其素志而御史之令郡守縣令之績於好德審尚之義亦有合焉茲廟之修若有待于今日不可以不識也東陽袁人雖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

義因紀成事告諸耆老俾得持之且爲楚歌以祀神
其辭曰

朝弭節兮江東春寒芳兮春中選公子兮不來爵余
懷兮忡忡蘭堂兮桂宮禱祠兮數重公子兮歸來樂
予心兮融融英之國兮姬之宗紛伯仲兮讓侯邦彼
美兮公子纘太伯兮遺風時震撼兮春撞闔雄雌兮
競衡從屹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淙眇千乘兮一
毫亦何心兮籛鍾生好古兮若渴匪斯人兮曷從律
之焉兮俗雁神之錫兮年豐願千秋兮百世永報祀

方

重建茶陵州學記

茶陵在宋元爲州州有學燬于兵燹洪武間始降州
爲縣建學于縣西郭外成化間復升縣爲州知州俞
君蓋遷學于州治西偏弘治間李君永琛復遷郭外
學屢遷而科目士愈踈闕弗繼丙辰之歲董君謙來
知州事考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城西南二里其地
曰鄉子口與茶陵衛指揮二侯廷爵姓相遺蹟半沒
于民家於是白其事于長沙知府王君瑄又白之湖
廣布政使議夏公昂按察使王君濬公全又白之巡撫
都御史沈公暉巡按御史王君昂說報許且檄府通

判李君某監董共事則以廢地為諸舊主又募州衛諸義民多效財力籍諸佃作得千數百人而役之餘其舊基果得斷階敗礎于下蓋其岡脉自雲陽山而來洶湧奔放結為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狹隘移其故材拓而新之規制闡敞輪奐輝麗亦加于昔經始于丁巳十二月迨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百有餘年而州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殆亦非偶然者矣予聞而嘆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為氣質所限又移於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惟

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苟明而強則其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苟至于道則人之性無弗復者矣若不克變而徒致力于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奚益哉吾州文獻地其在前朝登巍科濟膺仕樹功立業者相望也既久而不振豈非學與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振起作厲之機而明彝倫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深志潔慮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為一時一鄉之士雖稱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

豪傑可也使徒挾名邦奔勝地而不知所以學非徒
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有司教士之心亦豈吾士
之所以自處者哉予因學止江海輩及諸鄉士之請
特記成績以告後人且以期復古之效不止乎宋元
之盛而已若州佐衛侯義民耆士凡與執事者皆刻
諸碑陰董會稽人成化戊戌進士清彊多政績記以
學故故專敘其事云

重建深州廟學記

弘治戊午夏四月深州知州郭君鶯重建廟學始修
大成殿六楹增築靈臺十有二丈次建左右廡各增

爲十楹廟之東爲首牲所爲神庫各四楹前爲靈星
門亦如之山門則增其楹二又次爲明倫堂爲後堂
又次爲左右三齋楹各四旁爲肄業之房楹四十餘
爲東西倉共十二楹又於學之西爲亭于射圃如堂
之數自臺廡以下皆出新構不因于舊越明年己未
秋八月旣望告成是役也白于巡撫都御史高公發
巡按御史張君綸以及真定知府熊君達而郭實躬
經理之學正趙中輩相與議曰學廢之久而成之若
是難苟無以識之安保其不復廢於是介郭戚人喬
中書宗郎中宇以記請予予爲之言曰道人之所同

也惟聖人能盡且以為教故君子舉而歸之學聖人者類所為教以復其性而秉本反始之義生焉故建學者必有廟廟與學兼置而後得其所為學者聖人之道萬世不廢則所謂廟與學亦將至於無窮焉然後之學者或不知所為學其所致力不過口耳皮膚之間甚者徒為之美觀文具而無所事學故拜其所當祀者失之若所為祀亦止乎象設禮器聲容文物之末而不能祀者又弗論也今廟學遍天下而圯壞過半為有司者勤勤汲汲番作而夜思非錢穀之出入則獄訟之心直錢穀獄訟亦豈非道之所有事者

平而其本不專在是也於是知職教化者不可不此焉盡也深州畿輔地去京師不數百里衣冠禮樂得於教者宜先士之漸染聖道非遐陬僻地比賢有司又從而輔翼之指其向方而示其本始茲學之修固立教興化之端也苟徒囿于壤地宮室之中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祭或不知之艱而行之艱亦惡乎乎修建為哉宗等進曰先生之言非獨可以紀歲月亦足以資教學矣因復諸儒師俾刻之石以為記郭山西高平人起鄉貢士為州其所建置尚多州吏日孫承祖亦與于茲役并附書之

金華府鄉賢祠記

金華府鄉賢祠浙江布政參議吳君紀所建也府舊多賢宋宗忠簡梅節愍潘默成三公祀于學宮東萊呂成公祀于麗澤書院元以何王祀于四賢書院皆燬于火國朝成化初按察僉事辛君訪請立正學祠以祀東萊四賢而諸賢皆未及祀吳君稽古問俗覈其道闕乃白諸巡按御史吳君一貫徽府同知薛敬之取舊所傳敬鄉錄賢達傳及諸史籍質諸福建按察僉事音君懋擇其德業文藝之卓然者分為五類合五十二人令前知府郝隆相地得廢寺於城南

隅構祠堂一區名之曰鄉賢祠經始于弘治丙辰之冬而成于丁巳之秋又令韓知府壽益加修飾及治凡祭具以歲春秋帥寮屬生徒修祀事又志諸賢名姓爵謚事行述作之暨各著義例以見其所為祭者其用心亦勤矣古者功宗之秩蓋取人臣之施法定國禦災捍患者祀于國而鄉先生則祭于社夫所謂鄉先生者不必皆仕于時用于天下而其言與行足以範世厲俗雖謂之法範于民可也韓子謂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故編祀于天下然則德之及于鄉者比功於社各于其鄉祔而祭之豈禮之所得已者乎

社之祭固有民者所同鄉賢之祀亦視其地之有無而已無德而祀者謂之淫有德而不祀者謂之闕淫與闕皆不可以為禮是一鄉之祀固不容已而亦奚容以苟乎哉今所謂大儒者惟以明道為尚而無取乎詞章訓詁之能所謂名臣必功德及人而不徒取乎爵位之顯所謂忠臣寧以敢諫比死節而事之不繫安危者不與至若錄孝子而抑過中錄名儒而黜失行其選不可謂不嚴東萊已從祀孔庭固不俟論若諸賢者雖一鄉之評而亦天下之公論也彼生于斯學于斯聞其姓名觀其廟貌知其非苟祀者仰慕效法之心其能已於俎簋尸祝之間哉故予謂是祠得祭義而志得史法一舉而二善備矣志有前後序國子祭酒謝先生鐸暨章君為之而予以叅議君之請為記序由志以及祠記則由祠以及志故各舉其重云

一三錫堂記

廬州府治有堂曰三錫知府馬汝礪燕居之所也初汝礪以成化甲辰進士歷官邢部員外郎弘治癸丑左遷于廬為通判越三年丙辰遷同知又三年己未始擢知府間憶宋陳堯佐三守廬州名其堂曰三至

今不離郡治而三沐 錫命因倣其意略為異同而
茲堂名焉且是歲孟春汝礪之父良佐公以戊戌進
士累官南京翰林侍讀學士方被 詔命進階奉直
大夫其母加封為宜人祖父母皆加贈如其父母其
弟命以季春復舉進士而汝礪之擢則在仲春之月
雖以是稱三錫無不合者蓋汝礪世學易故取諸王
三錫命之義云爾夫人臣之錫于君者曰科第曰爵
秩曰封贈顧非文學之中選才行之應格階資之合
典式則不得與三者有一焉猶足以為難若萃于一
門集于一時者實奇事嘉會非可以理執而勢料也

汝礪之在廬旌于巡撫都御史者一于巡按御史者
四皆以為勤慎豈弟有良吏風故資累望積愈升而
愈進若其父子相授受昆弟相師友 舊恩疊至而
新寵益加淵源之深長模範之真正蓋亦有由然者
矣以川蜀之僻遠西克之簡朴而得之豈不誠難乎
哉然則名譽紀實比之於陳氏之盛以附鄉邦故事
亦惡乎不可也抑觀亮佐之父省華雖未甚顯而封
秩特隆史稱其家教嚴肅不以貴富廢禮法今學士
公考以文行薦用無俟其子之貴而汝礪華又躡而
成之使其策勵增益久而不懈以益致乎爵秩封贈
之盛寧不為茲堂之光也哉汝礪之寮佐推官許景

昌輩請予記其所謂三錫堂者。其學士公舊同官
命又予禮部所舉士而許亦予之。其序友也故不可以
已。

留耕軒記

少詹事兼學士新都楊君介夫嘗言其父留耕先生
所居有軒焉乃其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蚤從父宦
貴州有陟岵之變奉母太孺人間關歸其鄉貧不能
具脩贄以從外傳惟舊藏周易一部手自披誦遂以
取鄉舉居京師弟子數十人及舉進士授行人司正
推湖廣按察司僉事專督學政其所造就躋筆要者

甚衆而先生亟致其事以去其教子亦以易學介夫
之舉進士實先先生諾子廷儀亦繼舉廷平廷宣又
連舉于鄉一門科第之盛莫之或過比廷儀為兵部
主事考最當封先生以品高例得進階給 誥命命
未給而介夫遷今秩復以 兩宮尊號恩封公且從
高者改給如其官則異數也。方先生之就學固未嘗
自必于顯庸盛大如今日而太孺人獨心期之以為
祖父之澤 以遺後人者固在而先生克成之又
將以遺其子若孫此軒之所以名也。凡祖父之於子
孫必有所遺德則欲其脩業則望其成自陰啓豫養

之餘以至子庭趨面命之際皆是也是雖不可以論
度遐卜而實其身自為之譬之田焉秋之所獲即其
春之耕耕者也經有之厥父當厥子乃燕肯播矧肯
獲史不云十歲種之以樹百歲來之以德近世賦詠
有方寸留耕之說其亦本諸此乎楊氏之先積義累
仁而弗究于用於先生焉發之碩學懿行力自植立
內以教其子而外以淑其諸生蓋雖晚達早退而榮
封顯錫駢臻疊至可謂播而獲矣介夫當先生授徒
時方及亂聆誦讀聲即聞記若素業者入翰林博涉
經史用以供講筵史局之職敷衍明暢纂述精當

才望揭揭在人耳目廷儀亦表出郎署而來者尚未
艾則先生所以為後遺也又豈可以丈尺斗斛計哉
世之不種而獲者殆有其人然非天下之恒理君子
所不謂聞先生之名亦可以勸矣族祖雲陽先生嘗
作方寸地說予讀而識之茲於先生有感焉弘治乙
丑先生壽七十介夫居禁密且有日講之命不克
躬奉觴學請記名軒之義為先生壽適廷儀以奉使
歸因函而致之以揭諸軒中其亦先生之意也夫

松巖記

夫松植物之壽者也嘗論歎其後凋戴記稱其不易

歷歲月經冰雪毀草木而孤存者其恒也然或不幸而生于通衢坦地不出為梁棟器用則為人之所斲其獲保質完節終乎天年者亦鮮矣惟深山重巖之中人跡之所不能及斤斧之所不得加其生焉者乃可以終其年而不失視諸群卉衆木或以月或以歲或倍焉或獲焉而皆莫之及於是松之壽始見是物之壽者固存乎質亦未始不繫乎其地也歛地多巖谷其產宜松輪囷盤虬動數百年有可望而不可捉者孫封君有容顧而樂之曰吾將於是比德焉蓋自棄舉業以來一遊吳越再遊金陵與極志倦歸其鄉

而不復出及其子忠顯為大理評事獲沾錫典雖有名秩命服自處與韋布無異徜徉容與於所謂松巖者因取以自號人之尊禮而不敢字者亦以是稱之予聞君敦孝彊義動多利濟傾困庾治橋道費數千百計其三世祖嘗以贊冑程姓程為歛望大夫士爭附託之而君命其子請復孫姓必遂乃已其知本務實不墮流俗尤人所難是宜其培積深厚饗有優裕膺壽考於方隆質其所自喻無愧也君既教忠顯舉進士累官右寺副守身效績足徵家訓仲子忠弼為郡庠生季子忠振及諸孫皆就學而君之壽猶足

以待之則所以培其身以及其後人者又可知也君以弘治辛酉壽躋七十誕辰在九月之末忠顯方奉命錄刑兩浙期以竣事過家稱慶念禮部之試見知于子請記松巖之義以寓頌祝期且至走价京師俟于門者再閱月予弗能置也詩人祝壽者不云如松栢之茂請拜以是致意云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六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七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平陽城 國朝洪武三年都督馮公某所建也歷百有餘年日益圯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公紳巡撫山西按部之暇詢于布政按察二司曰是不可不修也於是左布政使滿君祺副使陳君某指授方略前知府杜君忠領嚴君通判王鐸身董治之會物為費計直受餼丈累尺籍刻日而卒役緒且就杜以秩滿去今知府張君文佐繼之蓋肇工於庚申之春迄辛

以待之則所以培其身以及其後人者又可知也君以弘治辛酉壽躋七十誕辰在九月之末忠顯方奉命錄刑兩浙期以竣事過家稱慶念禮部之試見知于子請記松巖之義以寓頌祝期且至走价京師俟于門者再閱月于弗能置也詩人祝壽者不云如松栢之茂請拜以是致意云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六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七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平陽城 國朝洪武三年都督馮公某所建也歷百有餘年日益圯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公紳巡撫山西按部之暇詢于布政按察二司曰是不可不修也於是左布政使滿君祺副使陳君某指授方略前知府杜君忠領嚴君通判王鐸身董治之會物為費計直受餼丈累尺籍刻日而卒役緒且就杜以秩滿去今知府張君文佐繼之蓋肇工於庚申之春迄辛

酉之冬而成凡為城四面周袤二十里而各一門門各為樓一四隅樓亦各一而差小門又各為二廂共五十有六楹為鋪舍九十有六門之馬道八十有九丈城之上有垣為丈五百九十有六惟東一面則衛指揮張璿錢清所修而鐸之功實居其三皆因舊為新增卑為崇拓隘為閤土石山積畚鍤雲布及其成而觀之斬然而高截乎其方堅厚嚴嶺卓為巨麗回視曩昔若未始有者而吏忘其勤民不知勞君子謂是役者役之善者也按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實堯之都晉地道記云堯城在焉說文括地志又稱陶丘濮

州皆有堯城去古既遠未知孰是而平陽之謬為正然戰守版築之事二典所不書而茅茨土階見諸傳記則雖宮闕有所不暇於城何有博物志以城為禹所作平成之後武衛之奮理或有之堯之地或以都邑故名之曰城亦未可知也世殊勢異不得已於外攘設險守國之義至周大備散見於易詩春秋禮記之間者不絕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為國也論者乃謂在德不在險故城郭不修猶以為非國之災然則恃此以為治者亦未矣今天下藩府類多城郭而西北尤備平陽被山帶河背負關陝戎衛所在魏運所集

城之制尤所不可闕為有司者遭際承平狃於無事坐視廢墜不加之意而顧以勞民為解或不能說以使民而以無益之事勞之其視此豈不遠哉於此見巡撫之善令藩憲之美政良有司之各舉其職也且平陽之民舊稱勤儉服勞溫恭克讓有堯之遺風推是以往富而教之則凡利用厚生之功親上死長之效將無不至不止乎守內攘外之具已惟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事事而舉時時而繼然後可以言治是役之難亦豈非後來者之責哉通判君以書來請紀歲月因具述其事如此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尼山在今兗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峙為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曆間文宣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李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縉以私財修之歲久皆壞成化初衍聖公弘緒欲修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修之巡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

畫宗治既精既密暨徐公源為都御史彭君杰知府
事乃踵而成之廓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
啓聖王後殿修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
書院為後堂及左右廡其為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
井之類皆備凡為殿與院各為門垣以相限別而為
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
也竊惟天地之氣網緼變化為人為物天主生地主
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
而所以為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
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至于湯由

湯至于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
于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
相為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
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修道立教以貽
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之深且久
亦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
封遺風善教為諸國望其山之最大者為岱宗尼山者
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
禱載諸史傳微諸名字蓋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
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

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為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為生辰九月為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鬼氣之飛揚固非體鬼歸復之比然因生適原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致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為孔氏後者觀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事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况天下之學者仕者或遊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為益不亦大且博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乎此者則論其理之比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寔歸于今公之從子闈韶故公以廟事屬為記以告于來世謹記

修建易州學記

易州學之敝久矣弘治戊午新安戴侯敏來知州事始修建焉蓋自下車以來觀于學之西南隅有道觀屹然而峙勢若相掩乃起而嘆曰吾不能而彼能之何心哉會風雨大作廟之椽瓦益壞不可支監察御史陳君玉提學畿郡以興教作人為己任檄諸有司

嚴勸學舍工部侍郎陳君琬以奉使至亦贊成之侯
意乃益決又值歲旱重煩民力取官之贏財而不足
於是州之老長借大夫士之家居者爭輦巨木助之
築工于庚申春三月聚粟于學召宴民數百輩食而
備之趨者踵接既而邊報沓至軍需甚亟侯應答之
暇不忘茲役迨秋九月而成其為制則遷舊廟于學
堂之左為楹數倍高廣稱之東西廡為間三十六戟
門之為間三外為泮池旁翼以庖庫南為靈星門若
堂若齋及講室饌舍射圃諸制皆因舊為新宏敞壯
麗恒制所不及約其費若不費而綜理規畫各中其

會故不勞而事集其速且大如此也嗟乎孔子稱性
近而習遠自非上智未有不成於習者其所謂習又
有時與地之異必久而後成焉易州在古為慷慨悲
歌之地歷漢及唐不過弓矢甲冑之區石晉以後陷
于契丹宋雖暫復而遠在邊徼旋亦失之訖乎勝國
被髮左衽之習亦既極矣我 國家用夏變夷而茲
地實在甸服 王化所先被漸涵浸漬百有餘年世
仁之澤不止乎勝殘去殺而已故章逢衿佩之士誦
詩書而服禮義者彬彬其盛習之善於此固可徵也
顧法久則玩學久則荒提撕警厲以成其習者必資

手教而所謂教必以明倫復性為本而誘掖導示之
方禁治防過之制皆不可闕然非有地以施之則亦
無所用其力者茲役也獨非良有司施教變習之地
哉立之生得其時又得其地又得良有司者起而治
之其不力去汙染勉加脩治求成其習復其性以為
天下用則誰之責也世之為教者每患於學之不成
為學者則諉於教之未至于於茲役蓋嘉有司之賢
而不能不厚望於士也州以丁正孫造等謂茲役不可
以無紀道諸生楊龍趙春上京師介州人彭德同知
劉緒宗及武學生葉蕃請予記劉與葉皆子姍家而
戴又吾同年都憲珍公之族也於是乎書

楚觀樓記

武昌譙樓在 楚王府後布政司前數十武黃鵠山
之上宋元以來故址尚在負陰面陽得地之勝 國
朝洪武初既建以藩議弗協未久而廢歷百餘年莫
有復者弘治己未布政使徐公源朱公瓚謂鐘鼓無
節則無以警衆出令乃請于今 王圖復其舊規制
甚偉及徐公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去
今布政韓公鎬踵而成之巡撫都御史閻公仲宇巡
按御史王君約蔣君昇實主其議知府某君某以下

董其役會工命徒不亟不徐越二年辛酉某月而畢
鼓既設厥聲孔揚晨昏蚤莫之候出入作息之節
若令於一人會於一庭凭闌而眺南則武昌諸山左
右環列藩府樞峙屢闡分布北則大江西來沃野長
表 殿庭宮宇隱約于遙空遠 漢間韓公乃名其樓
曰楚觀落成而燕客有在坐者舉觴而問曰樓之作
凡為鼓設也軍法以金鼓為耳 旌旗為目彼鐘與鼓
者皆耳之事也而以觀名無以弗類乎公曰古之樓
以譙名者取譙曉之義以其高也後乃真鐘鼓以為
警備然其為制則非特尚耳也目之義存焉蓋耳目

皆心之用目主色而耳主聲聲之所在必虛空洞徹
四達不蔽而後能發使凡卑湫隘之區阨塞掩蔽之
處則雖鑿鑿鏗鞳日相尋而不絕其有聞焉者寡矣
唐虞所謂明目達聰二者蓋不可以偏廢故自漢京
置鼓于樓以備警盜齊之李崇宋之張希顏皆言
政載在國史唐之李璣韋慶復為樓著記詞場文苑
亦侈言之逮今後世自京師以達于天下未有能廢
焉者也且鼓之為器本樂之類也顧名同而用異用
之權者非直以節出入開外內所以提撕乎志慮而
振厲乎精神號令政事皆於此乎助斯樓也固政之

不可闕者乎今夫連山大江曠野空谷禽魚草樹風雲月露百凡之形狀不出几席而得之目睫固荆楚之大觀也聲之發於此者必能超塵瑤而出烟霄凡有耳者皆得之以為從擗振厲之地蓋一舉而二義關焉若任耳而棄目非吾輩之所為計也客乃領之而去退而詢諸湖之人皆稱韓公為政勤外精內博觀而廣聽蓋欲振一方之治以紓九重南顧之憂因指斯樓而謂曰此其一事也客上京師謂予亦詞人則以告予予舊與韓公同朝方喜其為父兄宗族之福因憶曩時經過而未有見者壯公所為記所

始竊而歸之俾近者刻之堅珉真之樓以告後來若布政按察諸公皆能贊相先後以成嘉績而撫按之風裁并於是徵焉若府縣群屬有事于斯役者彙而書之碑後

景州廟學重修記

監察御史陳君玉督學北畿檄諸郡縣以興教育才為事乃至廟學解舍罔不注意比為予道焉景州馭之賢而及其廟學之勝旣而景州訓導方嶠率其諸生黃鸞戈霽以公務上京師出所為圖請紀其事于石蓋景為河間要地舊有學學有廟歲久敝陋存不

過十二弘治丙辰馬君始知是州圖新其故顧公帑
匱竭無能為計養民蓄財三年而有成效曰可矣乃
會材僦工拓地紮址構大成殿八楹左右廡各二十
有一楹前為戟門門之東為神厨神庫為宰牲之所
其楹各四西為致齋之所其楹八又前為靈星之門
門東西為緯楔四又前為屏牆數丈以障行者總之
屋以間計者七十有四焉廟之東為學門轉而西至
殿之後為泮池池有橋橋之後為堂曰泮宮其楹四
又後為明倫之堂又為後堂楹皆如殿之數而差小
堂之左右為肄業之齋會饌之堂楹皆如泮堂後堂

之左右為號舍楹各視廡之半環而南為東西倉楹
皆如齋之一又以其後之隙地為廡宇視號舍之楹
幾倍學之東隙為射圃圃有亭曰觀德之亭楹亦如
齋而差廣屋以間計者一百一十有七焉夫自唐虞
設官以教胄子而天下化之學校之法至周乃備其
間群聖入者皆以其道為治為教治衰則教亦隨之
群聖之道至孔子而明故天下舉其道而歸之孔子
凡所為學皆孔子之道也因其道而報本反始於是
祭之義生焉道在萬世則萬世祀之天下之學者不
得徧祀群聖而得祀孔子以及于萬世者其教存焉

耳故學之有廟雖不待于禁令而莫之敢闕豈非秉
彝好德之心無以異哉且祭起於學而所謂祭者亦
學之所有事故自觀乎萃聚以至於升降作止之節
必學而後能由是而推之生三事一之義則定省甘
旨以事其祖冠裳職位以事乎君者皆於此焉得而
况養志循理之孝致命盡節之忠又其所恃以為本
者乎孔子亦謂郊禘之禮可以治國蓋以此也若徒
日誦月課以為功高拱長揖以為禮則為學之末務
後世之通弊豈獨於祭然哉而况并此而失之者哉
方今

聖天子謁廟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而天下之賢
有司者皆勉承之不息畿郡之地教澤之所深被如
是州者宜有所感發振厲以成真才者實用不徒為
觀美之具於此也願諸士子相與成之因次第其始
末以為記工肇于弘治己未某月某日落成于壬戌
某月某日陳與馬皆癸丑進士子禮部所舉也故予
知之詳云爾學之東北隅別有祠以祀鄉賢童子亦
馬所作故附記之

植本堂記

慈谿姚氏有堂曰植本堂蓋自宋郡守嗣宗居越之

雲樓四傳有曰榛者為鄉隱君子始遷慈谿構室于
聯桂坊之右以居而斯堂作焉為是名者以示祖德
垂世訓也又十有八傳而其堂猶存歷元至國朝
有曰叔珩者為兩淮帥曾曰叔珩者為河東節幹曰
正子者以神童發解鄉先生黃東發為誌其墓曰登
孫者為國子助教有文載于文類曰榮孫蘭孫龍孫
福孫鳳孫者連舉于鄉曰懈孫者為國子學錄有文
載于郡志曰元翁者為伊陽縣學教諭曰壽祖者為
山東鹽運副使曰茂昭者以賢良舉為縣令其近而
著則有舉正統己未進士累官廣東參政者曰堂舉

甲子鄉貢為寧化縣學教諭者曰增舉天順壬午鄉
貢為建昌府學訓導者曰垌舉成化辛卯鄉貢其文
為有司所錄者曰鉢舉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廣西按
察僉事督學政者曰鏤舉己未進士為南京吏部主
事者曰汀舉辛酉鄉貢者曰潛前後閱百數十年而
甲第簪紱之華不絕登斯堂而姚氏之文獻可識也
夫物以植名者必其本深而後末茂凡天下之植皆
然矧人乎哉夫人本乎祖者也必植德樹業而後可
傳父以傳之子子以傳之孫士為學農工商有定
業各視其所植以有成為子孫者能保其所植而不

慶蓋亦鮮矣若越世出類不待植而自發者幾人哉
姚氏以文學顯于累代國史之具弦誦之業自髫髻
至于頽白少者壯壯者老其所研究而礱習之者皆
是物也用是取科第登宦籍若灌而茂稼而穫然固
子孫之盛且賢而其始之植之者亦惡可忘哉故登
斯堂而文獻之所自出者可邇而見也古者以堂構
於家國蓋徵諸一再世之間已以為難况歷若干年
而所謂堂者固存即其小可以徵其大然則姚氏之
所當保者不獨斯堂而堂也亦其一也僕與汀皆予
禮部所舉高第錄其文知其為人徵其所自來故以

錄請次第其世系官職及名堂之義為記時癸亥六
月望日也

山行記

弘治癸亥冬十月予有事于 申郎之園園在都城
西五十里蘭山之麓丙申臈晨出郭沿官河北隄並
西湖至甕山園靜寺憶昔所登鼎菴者倚肩輿緣石
磴而上則有平甃新構屋前後櫺比層波遠樹平田
曠野已不復見慨然感之乃遷去轉湖西入功德寺
寺蓋宣德間所建甚弘敞後毀尤極精麗殿柱及簷
經筭皆錐金錐金者布純金于地髹綵其上以錐畫

之為人物花鳥狀若繪畫然又有刻絲觀音一軸縣
于梁際刻絲者以絲刻為畫非繡非織別為一法宋
元間有之今其法已不傳僧云此禁中所賜者予
三十年前見之猶鮮好如故殿後有毘盧閣成化間
僧戒靜者聞南京報恩塔為

文皇募施天下所建為層九以丈計者三十時蓋有
副塔在焉因上疏乞以舟載而北置于茲地後為臺
諫所劾不果就而建茲閣閣兩簷八角高七八丈而
已時予婿衍聖公孔聞韶知德聞予茲行與其弟聞
禮知節暨予族子鄉貢士嘉敬佛照先往太常少卿

喬宇希大提學御史陳玉德鄉皆以職事出因會
知德于此乃與偕南至玉泉亭

宣廟所駐蹕處泉寒不可軟勺而飲之又至華嚴寺
寺有洞五其下洞鑿為方室深可二三丈東壁有元
耶律楚材詩刻尚存緣厓上數折徑僅容足約半里
許至絕頂乃昔與楊都憲應寧所登有一僧結草為
衣出洞揖客其西壁有予所題詩已為人滌去希大
亦嘗預游惋惜不置予笑曰吾詩固非紗籠中物也
因憶予嘗數游寶不知有上洞吾子兆先時為童從
予游忽自上趨下云更有佳處自是始知之而今不

可作默然自傷者久之諸君不談也旋降至下洞谷
往香山日已晏知德輩還宿功德予獨嚮西南可十
五里歷重岡入杏子口至善應寺宿焉丁酉擬登平
坡山雨不絕僕隸皆畏莫敢進予決策徑往出門而
霽乘輿入雲霧左右顧澗水深不可測數折始及寺
寺乃元故剎宣德間修之改名圓通斬石為址凡為
殿五層最上有小殿極峻險前俯巨壑無涯際僧言
日霽則見都城九門三殿皆隱隱可識真一方
予昔所未到幾為群議所厄為之一快寺距
不數里既竣事日復晏不可歸乃循翠微山而

北求所謂香山者再失道抵菴始至則知德輩已在
若相逐然因共宿永安寺來寺軒軒居山半俯瞰巖
樹色青黃相雜僧曰山中授衣候惟視此耳戊戌徧
觀寺宇中鑿石為磴數十級級僅容跬勢甚峻予憶
嘗徑陟下且半進退不可幾若韓昌黎華山絕陁狀
乃巡廊而上見其殿閣崇麗與平坡並峙出自北門
緣崖二里許至洪光寺地益峻上有碑稱成化間太
監鄭同所建凡費銀七十萬兩因詢知香山為正統
間太監范弘所建視此尤倍其費當益多然不可紀
也降而東北十餘里由華巖山後證諸公主園入金

山口後通功德不入折而北西登妙應寺凭欄望湖
水如圓靜舊址而空闊過之東北行二十餘里又北
至靜虛觀登山山可百步高四三丈有樹數百風
簌簌有聲髮盡豎不可久駐亟降至畏吾村墓舍少
憇而還此抵家日又晡矣噫漢之五陵唐之曲江皆
神州名勝地詞人墨客動侈言之西山為本朝勝
槩予寔京產限於官守不得將至自備員臺閣以
來如茲遊者僅一見而已孤登獨眺固不若羣遊衆
樂之為慷舞零童冠非仕者所有事信宿之際為興
已不齊則是行也誠不可以不紀中間喜愕慨歎凡
所欲言者殆不止是據事直書識者尚有取於斯焉
詩五言十首彙錄于後共為卷

重建福州府學孔子廟記

本朝孔子廟徧天下然不特設設必于學蓋自國學
以至于州縣皆然若隆替舉廢則存其人視其所為
政而莫有同者焉福州府學舊有廟在學宮之西洪
武初改僧寺為之制頗隘左右廡皆中分自棟以其
半為學舍渠塞不泄輒傾頽相繼毀梁以靈勢將覆
歷日以益甚監察御史衛輝陳君王來按其地既廟
謁帥師生環而瞻之曰是不可以不治乃與清戎御

史陶君煦謀于布政使華君仲賢按察使陶君琰等
下府若縣發公帑聚財物命工役伐木鑿石治鐵陶
瓦卜而將事殿以間計者增五之二廣以丈計者增
十之二崇增六之一廡為間各十有一闢而廣之遷
其所謂學舍者戟門靈星門崇廣皆有加易神廚于
泮宮門之東其南為書樓以貯舊籍別置鄉賢名宦
祠于戟門之外以其地為庫貯俎豆金石諸器又系
甃為垣覆以瓦墁以赤埴表裏鉅細秋毫非故物也
於是廉陞高聳周阿嚴峻採禾煥發蔚為偉觀凡用
金以兩計為二千八百工以日計為二萬一千而時

以月計者九自壬戌之七月至癸亥之四月朔之七
日釋奠于先聖而告成焉教諭某某輩曰是不可以
不紀乃具書遣使介福人給事中許君天錫以請于
予夫孔子之道在人心無遠近古今之間故自家國
達于天下雖九夷欲居之雖蠻貊欲行之無所往而
不可當其講道杏壇轍環天下從之者大抵多鄒魯
之士也然天下之人苟暴不至陽虎惡不至桓魋未
始不傾心焉蓋閱二十年之久五服九州之遠非獨
官署所在法制所當為凡有血氣有知覺具秉彝好
德之心者皆然也顧其訓法在六經者或剽竊以為

文辭或憑藉以取功名而所謂道若判不相涉則雖廟庭以為尊俎且以為富徒以為具文觀美而止而亦何益哉且自科舉之法行士之用世者不能不假文辭以出然其所為用者舍是道其奚以哉闕自秦漢以來未見史冊唐常袞為觀察始用文學教之乃有登名進士如歐陽詹之徒者嘗考詹之遺文與韓昌黎所為叙述則詹固以文辭為功名者而止爾及宋道學之說興若楊龜山李延平諸先生皆能推尊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發明之後之見于道學傳者甚衆至有海濱鄒魯之稱焉福古閩地為今藩會每鄉薦多至數十人繇是擬倫魁躋華要者後光相望仁者之謂仁智者之謂智隨所見而建功立業以是道用于天下者亦有矣

聖天子師尊孔道治必由之闕里之廟聿新舊制天下固有模志而從好者而大藩首學適值其時是非興學弘化之幾乎陳君嚮道崇教志圖作人暨藩臬之所規畫郡縣之所服役可謂善乎其職矣御史宗君彝代按事與君同志復加潤飾而鎮守太監鄧公原等皆雅尚文事命工立石因特書之而諸司百執事則備書于石之後

贈固原伯劉公世墓修建記

予每聞縉紳士夫談畿甸間塋墓莊墅之勝云盧溝樹村有固原伯劉毅敏公墓元為卓絕蓋公之仲子錦衣君武所修治者也其中為毅敏公諱玉及夫人某氏次左為公之長子都指揮同知諱文及淑人某氏次右為武之配某氏而虛其壙之半又次左為公季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斌而諸子及婦皆以次附焉入其門為池為橋為綽楔其中為重門則有 誥命諭祭之碑及神道之碑饗祭之堂培築堅厚締構闕壯而工製甚精雖尺木片石無朽缺弗稱者其東偏

則為別墅為山園長得其半廣得其三之一而封樹之事皆備遠至望之翁翁龍虎藹為佳城周而觀之本林聳明秀與甲第無異蓋近時所鮮見者也武字廷弼年十八知幹益為養產順初以迎 鑾功授錦衣正千戶坐累劾官乃南游襄漢入雲貴東抵遼陽北歷大同官府西上延綏寧夏又南至建寧環居于淮揚徃返勤勞無怠皆應命分輸金穀以濟邊需既踰六十始攜妻歸古師慨然曰吾平生遠涉川陸備嘗險難者以爾奉也今父已既逝吾將復何為哉於是猶得墓於日夕哀慕思所以用其情者盡於此乎致

之數年二獲成金又二益底其極焉夫聖人之論孝
曰生則盡養死則盡哀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余祗
含歟之哀終未嘗盡之為遠皆是也墓之事則兼
終與遠之義必有之白墨氏之流以薄為道其弊遂
至于無親而後世有誣者又以厚葬為親累二者蓋
將取衷焉然制之所得為與力之所可為往往不能
以皆備備之而或為少艾妻子所移易則亦有弗暇
者於其所弗暇而誣曰葬不可厚亦名教之罪人也
廷記自無官職以亦其圖養未盡者日蓄月積皆以
為之遠之計是富而善用其財庶家廢遵國式從

所得為而力必自疎是華而不過其制雖親之者
待其顯揚親之者不遺其奉事而其為孝亦可謂自
盡耳矣且有堂焉以無則儀物可陳有田焉以耕則
糞盛可備卽祭祀之者揆之以堂構楮椽之義為劉
氏子孫者可不思所以為替之哉劉氏本磁州望族
毅敏公累官之左都督贈國原伯壹功大爵寶開厥
家文為寧夏副總兵無定歸衣衛事宣力中外嘗有
志於墓而未及廷記獨無所事事故得竟其所為而
所以遺其後者亦遠矣工始于弘治乙卯畢于甲子
既告成事廷記合辦造之艱慮其久而廢也屬翰林

張吉士禮詮云其始末請記于予將刻石墓前以示
來裔于近識其人詩其信義有不啻茲舉者因備書
之而其世系甚盛之詳載于碑誌者可互見云

羅氏與之說龜舊業記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既興復磁龜舊業乃自叙
其事請記于予其略曰磁龜者有石蹲于溪心若龜
然其石磁石也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複嶺
北阻芙蓉峰又北為臨川西阨連珠峰又西為宜黃
南連軍都屬于南豐之境東則靈峰北逸中通一徑
以達于南城實四達之會也其產多穀間出為豬堊

為石脂雲母為礪為蚌或孕玉為珠故其民有以自
食且能食四方之來主者唐中葉以來戶至千四百屠
肆至七十樓觀相望絃誦之聲不絕吏部齋縣令牒
者嘗一日至二十餘其盛如此元季燬于兵繼以將
疫家靡孑遺陶器枕藉灌莽豕鬣鬼嘯于木虎兕豺
豕交于野過者惻然傷之 國朝永樂間吾祖畊隱
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戶招集遊徒吾父封編修公益
勤安輯於是土著者僑寓者聚者游者日源源相續
而舊基遺跡猶漫然莫之省也祀既有名籍大夫士
道吾地者去郡邑遠甚案牘胥隸不可不為之所於

是為館于衢之北曰駐驂其南曰寅賓堂室庖湏綬
食之具供給之役若驛舍然寅賓之北四十武折而
西為御書樓樓之西二百武為聚奎橋橋之上為
望遠樓樓之南為坊于門曰翰林者吾先世之所居
也登于斯樓則連珠諸峰之屬于芙蓉者舉目而盡
下極蒼翠為石巖峽水來流其中舊鑿壁為磴緣而
為徑又跨峽為道達樓樓下為門西出為里之委巷
駐驂之西築土為堂墜上為迎暉樓當里之會其東
為解元坊坊左右為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為市區區
之外為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坂之上為義倉

為圭峰書院又東二百武跨溪為龍門橋橋之上為
屋十七楹中為濟川樓又折而北二百武兩山復合
於是為迎恩亭亭之西迤于道進之東為門六皆跨
于溪為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皆甃以甃石凡
坊與樓皆塗以丹雘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備
者焉旣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也而祀也繼為之祀
也之子孫又繼為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
衰衰而復至於盛者不可以不記而記之者非可以
信天下及後世之言猶不記也吾之望其亦有遺乎
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屬予者因為之歎曰天下

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數有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故屯與蠱皆有亨之道而非道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名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鄉一邑亦有關於世運者 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至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關於天下也固宜若磁龜所自為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礪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亦惡能善繼而肯構之其盛如此哉且蔡邕作魯靈光賦十年不成見王延壽所作而為之輟翰蘇子瞻欲述錢唐風物見晁補之所作而為之闡筆予何以加於景鳴哉然則景鳴之言雖謂其自信于天下可也羅氏之子孫觀今日之盛而思累世興復之勞且難者未必無感于斯焉因略為詮次俾刻之貞石以建于所謂磁龜者是為記弘治十八年四月朔日記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

三十三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八

蜀山蘇公祠堂記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于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為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為蜀志又稱變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楠頽名曰楚頽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郎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于頽上其家亦不復至常當是時蓋有所謂東坡書院者尋輒廢越七十年郡守晁子健擇



州學旁地建祠祀公元僧敏機因山為祠為之居守
是公武徐一夔皆有記今常州祠尚存而蜀山祠廢
已久弘治庚申縣人沈公暉自南京工部侍郎致仕
歸以告巡撫都御史彭公禮巡按御史王君憲暨知
府連君盛知縣王君銜會議既協候躬訪遺址悉為
居民所據贖而歸之得地三十餘畝一時好義者爭
割田山捐金帛以益之士人吳論輩鳩材督工國子
生王永實相其役經始于辛酉之四月至十二月而
成為堂六楹肖公像其中寢稱之為左右二亭一刻
公楚頌帖及諸詩詞一刻興造之碑東西廡及門

四楹廳館庖福諸室為楹者以十數其外則梵宇
周垣百二十丈視州祠深廣略稱而偉麗過之矣
乃用表忠觀故事命道士謝允昂居之歲奉祀焉夫
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嶽降或歸之地靈文
章氣節亦以為得江山之助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
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
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為重輕若君子去
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
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
山以謝傳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為東

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
重京帥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
俗傳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
貶竄不能歸其鄉卜居茲山託名以寄意頽之山名
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頽而魂氣之無
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于茲山也邪且公所謂不
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于天地間而
况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
之是雖不得與于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
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

祠之設固者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何
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
嘗榜鄭邠為蜀舍而朱俊民劉跋為之記銘然亦不
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公之約買
田茲鄉而遠罹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
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為記祠事之成予於是亦
誠有感焉因用楚語作迎送神辭其亦稱頌之遺意
也夫其辭曰

橘之樹兮如蓬鬱青葱兮間玲瓏彼亭兮在中信吳
邦兮楚風橘之樹兮如蓋采芳鮮兮薦甘脆我公兮

來歸神陟降兮如在公之樹兮荒萊公之亭兮但空
苔植我兮構我望游魂兮歸來公歸來兮恍不可以
見渺惆悵兮悠哉

荆之土兮如酥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兮溪有魚生
不足兮沒有餘公去此兮何居楚之調兮歎獻蜀之
山兮盤紆神往復兮無定所與為此兮踟躕生不為
世所容兮沒將恣其所如鑿余井而得泉兮又安窮
其所於彼亭常存兮樹常實持以薦公兮願少駐乎

記

澹軒者湖廣寶慶知府致仕東莞王君克敬所自號
也君少從其舅訓導翟君慎學于豐城數歲歸其父
處士府君遣就農事君重逆父命躬執耒耜徃于田
然非其志也既而從容請曰願卒業乃入縣學為諸
生領廣東鄉薦越十有三年授廣西慶遠府同知府
所屬州多夷地舊長吏至州州置酒致餽相悅樂君
得請輒生猜懼變且不測吏諉夷俗破崖岸罔以為
科人亦不之訝會東蘭那地二州相鬪按察檄君徃
鞠之州各遣人審覈金銀器約千餘兩君正色拒之
庭見後不交一談州亦歎戢不敢以宴請自是會飲

之禮遂廢後以家難改福建泉州府每勾稽戎籍貧
而富遺者必為資送或誣相告引則力為辯釋曰殘
民以為功而享其利吾弗忍為也間以賂請則又曰
吾在萬里無人之境未嘗自汙而於此壞之邪及知
嘗慶地產茶君性不嗜茶常糞外亦不以饒人豪家
巨費倍息以病民者必為限制而已不私為在官二
十餘年無絲竹狗馬之好服食器具悉屏華美既謝
事徜徉林壑間亦幾二十年非鄉社之約不出也蓋
其所謂澹者如此故取以名軒鄉之人亦稱之謂澹
軒先生而不敢字云澹之義蓋取諸水水之澄而不

泔流而不汙物之澹莫加焉人之心惟無所欲則常
澹然以靜自守貴富貧賤隨所處而不為變苟有所
欲則簞食豆羹可以見於色而富於周公者猶附益
之若弗給然其為累豈少哉夫其無累於心者非獨
可以善其身雖措諸事業亦不為勢利所屈撓隨所
得為皆足以用于天下苟合氣於漠寂寞無為如莊
子與泊相遭類敗委靡散漫不可收拾如釋氏亦何
取乎澹而為之也君之為郡禁姦抑暴謹權平價皆
盡心力行之其所為澹固其所自處耳故其斂而藏
之也吾之所有者固存而物不與焉是豈非君子之

道也哉且君以其身教于其家故其子績為工科都
給事中文學論議永見于世而待身儉靜有家法其
得乎澹之義者為多以績為子禮部所舉又奉

詔受學于翰林之署俾請予記其所為軒者曰予獨
嗜古文而西泚之文則尤嗜者也顧未之得耳績代
告南海將歸省于家則為之記俾持以壽君時君之
年七十有一矣正德丙寅二月朔日記

東湖書屋記

東湖書屋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艾君德潤之所居
也湖在南昌城中周袤十餘里衆水所匯下通于江

每春夏之交天宇澄霽日鏡光無塵一碧千頃而或清
漣細浪含風而浴日乃有禽魚下上倒景交映游萍
蕩漾植荷駢列景象百出雜然而前陳探之而不可
窮民居官舍繡黃之栖隨所據有各得其勝而漢徐
孺子亭屹于中流巋然而獨存德潤少在郡庠時嘗
擇亢爽之地構屋數楹儲書數千卷種竹數百竿啓
扉而眺則一湖之勝舉在目馳禱舫而行則歷覽旁
挹無所往而不適因取以名其居且自號云古之地
以人勝而人亦或藉地以名其相顯晦相輕重不可
以槩論按郡志云豫章東湖猶錢塘西湖皆一郡之

勝也西湖古未有名自白樂天始表見于世至蘇子瞻乃益顯其在潁州者亦以蘇及歐陽永叔而名東湖蓋孺子所居之地而不以名張九齡李紳輩始為賦咏亦未有獨擅其名者向巨原構臨湖閣非洪景盧為之記世鮮知之然則其輕重顯晦託于文章者又如此初德潤之名其居蓋以為藏修游息之地而未顯也及登科踐省歷卿寺以入憲臺內掌武官銓籍共

天子羞膳外撫畿甸會財賦之出納茲方訓兵詰武除寇孽于江海之際夙夜勤勵二十餘年無暇乎所謂居與游者顧其勲績所著名必隨之安知天下之人不指其名而稱之如其所自號者乎東湖之名將自此顯矣德潤之南巡也以其事告予請記書屋其子婿周憲副季鳳以予禮部所舉士故為速予請舉景盧故事而予非其人其為輕重未可知也嘗聞李侍郎若虛居東湖以名其堂李與德潤同郡而異邑謂其居近在湖側若不以相孫者予未暇深考意古稱郡望同姓以之况號以地舉不繫于公籍宜有無嫌於同者試因以諡之若屠都憲元勳亦有是號屠世居嘉興其所謂湖者殆潁西之比也天下之湖以

東名者尚止此乎亦各顯其人而已矣作艾氏東湖
書屋記

寧山新阡記

無錫東南一舍許為寧山新阡左塘莊右沈瀆有水
環其四周其土脉蜿蜒自西北來數里而茲山出焉
蓋鄒氏修靜處士兄弟負土而成為之嘉名以葬其
親者也越五十餘年墓之後手所植松可二十畝大
者四五圍鬱然而成林弘治甲子修靜之子智卿自
制塋域以為壽藏未成而沒其子益暨其諸弟旦尚
甫朝夕營構以成父志於是封之穹然而高築之確

然而堅中為饗祭之堂其崇踰二丈翼之以碑表之
亭稍孫而卑其他若止宿之室庖湑之所重門繚垣
各稱其度而亦無苟焉者役以日計者萬費以緡計
者千舉事備物既成而後葬故謂之新阡云爾昔謝
安石築土金陵以象東山是以舊名繫新地司空圖
謂其所居曰休休谷是以舊地易新名其事雖殊而
義各有攸在也山以寧名者蓋取諸存順沒寧之義
非獨以自寧其身又將以寧其親而定省告面之義
亦於是乎在其地與名皆非因乎舊而為之者也且
山之始築若屹然陟而瞻焉則念母養之在堂愛日

之樂油然而生有惡可已者山之旣樹若岫然陟而
瞻焉懷父之音容而不可復見終天之痛蓋亦悠然
而無窮焉感新懷舊存沒欣戚之間其有取於茲名
者多矣按鄒氏居秦伯為名鄉祖忠公為望族四百
年來世墓聯列多至不可數其間有宋元碑表者則
名字可指識居人過客踈瞻而佇慕稚童牧豎不敢
適而窺焉其不然者丘壟矣為原隰松柏變為荆榛
雖其子孫或不能識故其俗尚相傳襲苟不託諸文
字則雖棺斂之華美封築之堅厚亦闕然若未始葬
者然則茲阡之制不可以不記也智卿女弟之夫

部郎中錢世恩實叙其事以益請于子曰榮固知無
足為先生辱者顧智卿之始為茲阡也亦既有志焉
益之繼而成之也將以為弗得茲文也猶弗繼也故
為之勤勤云爾予知世恩久且厚因重述其請而記
之智卿諱愚號拙隱篤倫嗜義嘗捐貲賑饑授七品
冠服非其好也葬之又明年為正德丙寅四月望日
記

重恩堂記

武進殷君重甫既以嚴州通守致政歸時已有台州
貳守之命重甫雖不復赴官而已進秩階當為奉

議大夫乃具五品服望 闕謝

今天子登極詔以理致仕者進階一級重甫不敢當而郡守縣令皆來致 命於是其秩又增階當為朝列大夫復具四品服望 闕謝退而告諸家祠名其所居之堂曰重恩彰

上賜也初重甫以郡學生累試京闈始得一第又累試禮部竟不偶謁選天曹甫得一命張御史恕旌其賢以未滿一考不獲封其世鄧御史璋以羊酒勞之然重甫不樂奔走居恒鬱鬱乞歸于部使狀六七上陳御史銓肯留之又更一御史弗志其行乃得告以

去不一年而 恩命累下論者蓋並榮之於戲選

之恩朝廷所以最功績也夫三考而沾不可謂之不

蚤進階之恩朝廷所以獎恬退也既再 命而預不

可謂之不厚而重甫乃並得之說者歸之虧盈消長

之間似也然亦有道焉重甫之在官也清慎自律至

以家食繼官餼惴惴乎惟人尤官謗是懼其歸田也

持志遠利非公事禮際不及于郡縣之處愈久而不

自失焉滄浪有濯纓之理桃李有成蹊之勢雖欲強

之有不可得而強者今日之 命非重甫之宜而誰

宜乎抑重甫有第一人子三人堂構之承繼田畝之

疆畝先義官公之業方隆而未艾使其居官就職雖
樂且肯然有民社之憂而無天倫之樂較其得失豈
不大相遠哉吾於今日之事見之矣重甫之大母與
吾大母為兄弟而重甫吾兄也湖南之行嘗過其舊
宅獲拜其先公時斯堂尚未建忽忽三十六年吾年
已踰六十而重甫長三歲茲喜其宦成身退而名益
榮因記其事寓而書其堂之壁則正德丁卯閏正月
八日也

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溫之永嘉學有奎光閣弘治以前未建也蓋自東晉

建學以來至南宋而其制始備其地負華蓋山勝蓋
一郡歷代之人才弗絕 國朝科目特盛而興替亦
不常正德紀元丙寅姑蘇王君獻臣來知縣事莅學
之始見孔子廟大成殿後不數武有容成道院惟而
問焉有能道永嘉故事者曰院北實儒宮舊地前元
時為老氏徒所據洪武初縣吏嘗奏于 朝弗果復
諸生憤然至有飲恨而死者王君聞而慨然曰彼能
據人之有而我弗能復焉何哉遂召其守者庭詰之
其人曰院有洞洞有古仙跡非奪于學者王君曰吾
嘗考諸郡乘矣洞在華蓋山之北今所居則山之陽

也語乃塞於是徙遷院于真華觀之南復地若干武
院之西北亦久為某千戶所據宮于金氏聞新令之
政亦欣然來歸又復地若干武山若干文殿之北西
又買祀指揮地若干畝以足之地既廓政亦寢舉欲
即院址背山而殿為峻閣以為藏書之所如古所謂
尊經閣者顧財力方絀猶豫又不決縣人好義者皆
相與相成之為重簷飛甍高棟疏牖下軼塵空上薄
霄漢超出雲雨俯視江海盡一郡之勝積書數千卷
皮置其中以資講誦博聞見非徒為登臨眺望之具
也閣既成乃標以今名教諭李仁輩率諸生而前曰

命名之義何居王君曰是取諸列宿所謂文章之府
者也傳不云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經者道之精
華也夫道根乎人心貫乎倫理見諸民生日用之間
天下之所見固然莫殊也乃或蔽於外誘之私則有
不能知者於是有復初之學焉有復禮之力焉有復
性之功焉然學必須於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經若士
之所當尊而習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後有復慈
地之失固可以言復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終勿失
乎物之在外者且然而况於道乎夫苟不知所以復
之則所謂老氏者鄰居而襍處非惟不相為謀抑或

有誘而去之者聖人之徒縱未能距而攘之而忍為其所誘邪今游斯學者於六經乎取之由誦讀講說之粗極于體驗充擴之大以成文明之治俾功業昭于一時名譽著于無窮者蓋自昔有之而自今其未艾且益盛也昔得拜曰敢不於吾侯之言是圖又相與議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且其仕以名進士其為監察御史執法盡職謫遠方未職以薦拔今官其所為政多可稱述非茲事止也是惡可以不記乃具書京師介吾甥崔禮部傑及趙中書式以請于予予于禮部之試得王君知其賢久矣故為之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必命工部立石題名于國子監制也乃弘治乙丑春三月會試既訖

孝宗敬皇帝親策禮部所選士賜額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蓋自庚戌以後至是凡六策士未幾而

龍馭上賓天下臣民銜哀負痛儀節文字之間有不遑備及者

今上皇帝嗣大歷服更化定治之餘諸司百執事修廢補缺如恐弗逮而題名之制行焉臣東陽晉預讀

卷之列當紀其事以傳職也臣惟求賢之法古非一途自有科目以來惟進士為重而其典亦最優蓋士出于閭閻草野之下而入于庠校籍于有司則其名紀于簿札月有稽歲有覈以異乎所謂凡民者及其試于鄉有司錄之試于京師禮部錄之試于廷又錄之則皆錄粹舉本家傳而代布其事加久若國監之題則以天下英才類聚業習之地示之規護導之軌轍俾有所接乎耳目而感之乎心於是又刻諸金石為不朽計此其為事又加久且引於無窮矣夫題名之說唐已有之然猶出于好事者所自為暨乎後代

始令自朝廷託之金石今國監因元舊址已越百五十年遺碑斷刻猶有存者予以見求賢之典凡有國者所不能廢仰惟

太祖高皇帝創制立法具在南雍

太宗文皇帝建都定鼎又越三十餘科而獨備于此碑刻離列後先輝映其間若公卿輔弼佐理弘化樹豐功著偉績以昭一代文明之治者實多其人入皆指而名之曰某科也而得某士也今之登是科者尚思先皇帝敷遺簡擢之恩

今天子布列任使之命受職膺事隨所得為各務自盡以酬其所自言者庶幾追古先哲無愧于前人其無使人指而名之曰某人也而玷某科也夫名以科第爵位言則為榮稱以才行勲業言則為善譽善者可傳而榮非可恃以久故晉穆叔論不朽必曰德與功言孔子疾不稱不畏無間者非榮之謂也朝廷能與人以榮而不能必其皆善是則存乎其人焉登斯名者惡可以不勉臣謹記

留福堂記

大理卿張君大經持留福堂記一軸視予蓋永樂

禮部尚書鄭公賜所著以遺其大父者也張氏在勝國時世家寧國之宣城有隱德鄉人賴之恒願其世饗貴富處士原甫生四子暉暉收篳皆通書史尚信義入國朝洪武間暉為地官郎改刑曹累官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是為大理君之大父暉從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官至武略將軍靖海衛千戶後改富峪衛叅政公嘗以其伯仲並顯為先世積德之報在刑曹時取昔人語以留福扁官署之堂此記之所以作也叅政公亦四子長善蓋記所謂鄧林一茂者次輔號逸菴是為君父正統己巳以捍禦功授總

旗 賜冠服其為入尤重倫誼兄當奮武以疾辭乃
携其子純至京師嗣其官統省墓歸卒于家其子凱
嗣撫愛益篤暨于媼里貧乏多所周卹人多義之嘗
諭大理君曰汝祖為刑官不事苛刻官不甚顯宜有
後報而吾弗克當汝其勉之君痛自感激攻苦力學
舉成化癸卯鄉薦甲辰進士第知鹽山縣以最績被
徵為監察御史歷光祿少卿右通政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至今官封至三代於是叅政逸菴皆贈嘉議大
夫大理寺卿而張氏始大顯如鄉人言於戲善惡存
乎人而福與禍係乎天易書詩所謂福者不一而足

蓋未嘗不本諸善善之於福殆理之所必得而非有
所為而為也留福之說出於後世謂以有餘不盡者
還之造化則近乎有為而然然質之詩曰自求多福
求之云者豈棄時射利之為乎亦要諸理焉耳矣記
稱處士公之訓叅政曰汝為法曹能直人即直我也
若枉人即枉我也夫古人云一民飢由已飢之一民
寒由已寒之以身體物亦既切矣而又以身喻諸其
子豈有子而不愛其親者乎使其雅愛親之心以及
乎民則所以喻之者尤切矣亦何必身自為之之為
慊哉大理自為縣以至特天下之平慎守勤服按律

執法惴惴焉若弗禱是懼于每於章奏間見之校之
狗權勢望風者而無所顧卹者亦異矣則今日之福
固先世之訓之所留而使以福云式大理君名綸大
經字也育子三人乾餘朝餘舉鄉貢士其所留者殆
未艾云因以其請為留福堂後記

修建廣平府廟學記

廣平府學建于元至正二年入我 國朝改路為府
置官建學屢壞屢葺比益加圯正德丁卯知府楊君
儀彭君杰議修之會其費當三千緡未果輒去張君
維新繼之棟楠略具陳 君威又繼去蓋閱三歲歷四

守而功弗 沈緒庚午之春張君潛來知府事睹而歎
曰作舍不 且不可況事之人者乎乃請于巡撫都
御史蕭公紳巡按御史李君嵩王君潤皆報曰如議
退則鳩工聚徒庀材物備稟餼而後從事閱月而廟
成為大成殿八楹高五丈七尺廣九丈八尺規制甚
偉門廡皆略翻又開月而學成為明倫堂為齋為廡
為號舍皆因舊為新而增置講堂射圃及庖福之類
無弗備者校初會之費不及其半而民不告勞官事
不廢師儒之講授於斯游歌於斯登降裸獻於斯者
皆為之改視易聽按部之使經行之士夫嘗一再至

若不圖其盛之至於斯也予聞而嘉之因為之說曰
聖人之道原於人心之同慮其不能以皆同也則為
之教顧性道之妙非可得而間者故其為教不容以
不詳講習撰述程課條格之類皆教之所有事至於
祭祀之禮則出於報本追遠之義心之同然而亦道
之一事也有國與家者必立廟創居室者必先祠堂
人學者必舍兼於先師師之於親一也然則學必有
廟自昔已然而以祭為教者亦惡可徒有其誠而無
瞻企對越之地哉潛在禮部嘗奉使闕里時廟像新
設躬睹其所為盛今職有民社而學與祭又其所得

為者其用心於是固宜予又聞御史旌其慎守勤事
諸廢並舉此其大者或乃謂畿甸之地方有事兵革
此非急務抑不知古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矧其事
既有緒而又處之各得其宜亦何靳而不為哉教授
某恒升輦以潛受學于予會通判宋灝上京師請紀
成績灝亦通字學手自書刻樹于學宮以俟後之君
子予復繫之以詩曰

聖道在人靡間今古普天之下萬世是土聖靈在天
日月代明人皆仰之萬世猶生學有條教繇外及內
匪利與名惟道所在祭有二義惟本與文無感弗通

有誠則神人皆有之心士必希聖彼數學者孰敢弗敬
况與夕惕有行必躬春蒸秋祠孰敢弗恭黷宮殿嚴
衿佩規矩殿庭巍巍羽籥容與性道其精文章其粗
有師暨儒惟聖之模神州在畿王化伊邇功在郡侯
言者太史

曾祖考少傅府君 誥命碑陰記

右曾祖考少傅府君暨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
誥命二首東陽當

今上登極時以從

龍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文學士

未幾以恭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恩詔給 誥命蓋不待考績而得異數

也府君在 國朝洪武初以兵籍隸 燕山右護衛

罕先祖少傅府君以來始居白石橋之傍後廓禁城

其地已入北安門之內則移于慈恩寺之東海子之

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師先祖生二

子先考及叔皆不遠府君聞吾祖言府君質直簡默

不事侈靡始居北方風土不習言語不相解未久而

卒夫人值歉歲人病疫幾死者數矣間以諭東陽時

幼稚不能悉記惟其勤苦累積之狀可以想見閱三世百有餘年乃得以官職勉封賜一命而躋于極品予小子曷克臻茲惟我祖之善式克貽其後而遂以自致云爾越既備墓封及累代謹錄 誥詞刻之貞石以彰

君賜揚祖德掛漏之咎有所不敢避云

祖考少傅府君 誥命碑陰記

右祖考贈少傅府君暨祖妣贈一品夫人陳氏

誥命四首蓋自東陽為禮部侍郎已贈及二代及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以恩詔再贈

焉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未及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以

兩宮尊號恩又贈馬脩墓之日乃構兩亭翼饗堂左右其左則刻後二次所給 誥而侍郎 誥則不及錄嗚呼吾祖生于柳州柳州去茶陵三百里而遠茶陵兵多番戍意者曾祖府君以戍故居柳說者又傳北上時生于途而柳非道所經地未知孰是吾祖入京師稍長即代父役靖難之師實在行伍以功當祿祿吏索米三斗當得官時大饑米斗千錢府君曰官豈可賂得竟弗予止得小旗調金吾左衛以執簡入

內局值初製軍器每以新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功
則謝曰我賤者雖功何益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
偽封肉療母夜禱于神以刀宜益上鑑然有聲不越
月而創愈鄉鄰傳而神之或以問焉弗答也遷居海
子之西涯坐貫為養不需厚息息日滋則以賙貧者
囊無留資性不嗜殺雖蟻蝸之類必縱使得所東陽
之少也寔鍾愛之謂吾父贈少傅府君曰天不我負
後頗克自立有賀者吾父輒泣曰吾考之慶也祖妣
本王氏從舅氏之姓曰陳常之武進人從父上京師
禮配吾祖簡默寡言笑躬勤女事家藏祖

服有補綴處皆祖妣手所紉製其儉如此嗚呼孰
數十年之久乃得封錫之命以為身後榮九原有
知其亦有以少慰也夫

先考贈少傅府君 誥命碑陰記

若先考贈少傅愨庵府君暨先妣贈一品夫人劉氏
繼母封一品太夫人麻氏 誥命共六首今刻石于
饗堂之右與祖考妣 誥命正相直而始封翰林院
編脩 誥封侍講學士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誥不能悉載也嗚呼吾考妣之純德餘慶乃至此極
哉先考為人誠樸坦易言若不能出口父疾累歲日

侍牀褥至親捧溺器母病痰壅以葦筒就而吸之皆
族鄰所親見借吾叔處怡怡終日雖濁醪蔬菜必與
共醉贊張氏姊育其寡孤出而復入者三十餘年工
書及詩每見東陽書輒不當意曰書自有法寧可以
私意矯揉為之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三百
兩屬所親告先考先考辭之其人曰不猶愈於貸乎
先考怒曰吾父子寧窮死豈可為不義辱比考南畿
例有供張先考曰慎勿納且酒雖吾所愛亦不可挈
獨不聞意茲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嘗雪夜歸自外
不忍斥責遣孫兆先致一絕云朔風凜凜雪漫漫詩

酒棋枰取次歡何事子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夫
東陽自是歸不敢以一夜戒之終身學士之封具朱衣
請見客輒麾之曰五口不慣此熱後忽得寒疾時值
廟齋東陽歸視湯藥不趣赴院曰選令方急毋以我故
犯法其恭慎至此不亂如此先妣出東安武弁歸先
考時年已踰二十力服勤苦有酒肉供饋外必儲為
客具族鄰外內稱為賢淑同然一辭女婦恭厲者或
從而化老子長孫相傳至於今道之不衰嗚呼以吾
父之德藝不能售其身而生封至再命沒贈至一品
要諸始終造物者可謂無負而東陽罪咎深重不自

殞滅十齡而失恃四十而失怙今年踰六十僥冒光
寵而不能以一日為養其何以自立于天地間我自
今未死之年猶冀延一綫之緒以承祀事然是則存
乎天惟盡吾力之所得為者致存追遠述德紀行傳
之不朽謹以
君命先焉而附及其私云嗚呼痛哉

懷麓堂文集卷之八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九

表凡例

代襲封衍聖公謝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
年九月初六日欽奉 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
於 明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于世胄仰值右文之
盛俯慙接武之難負重奚堪臨深莫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衷純粹 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
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師重傅窮六經制作之原

殞滅十齡而失恃四十而失怙今年踰六十僥冒光
寵而不能以一日為養其何以自立于天地間我自
今未死之年猶冀延一綫之緒以承祀事然是則存
乎天惟盡吾力之所得為者致存追遠述德紀行傳
之不朽謹以
君命先焉而附及其私云嗚呼痛哉

懷麓堂文集卷之八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九

表凡例

代襲封衍聖公謝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
年九月初六日欽奉 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
於 明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于世胄仰值右文之
盛俯慙接武之難負重奚堪臨深莫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衷純粹 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
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師重傅窮六經制作之原

崇德象賢具百代彝章之美粵自前漢肇牲宰之祀
後周極茅土之封建及本朝益增舊典銀章玉帶
班超一品之階左羽右干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
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豐館餼之儀代則謹承傳之序
弟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虛父子沾恩光徧魯
山之橋梓剏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聞
韶早厠黌宮祖通章句執豆蓬以行禮樂非曰能之
竭忠孝以事

君親是所願也伏冀皇風雍穆至治馨香俯視三
公世世居東而享德高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朝

重建闕里廟成謝表

襲封衍聖公臣孔開韶弘治十七年正月修建祖廟
落成欽蒙

御製碑文遣官祭告者臣開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見
是蓋政關治體好本民彝凡在斯文式均慶戴若乃
餘波賸澤沾被子孫其視恒情何啻百倍竊惟闕里
祖廟肇自前朝

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霽攸示戒煨燼無遺伏遇
皇帝陛下

天啓

聖衷道符先揆，頤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
勅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程期。材
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然。旣不替于前
規，復恢張於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德報功。極天下
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一奎章睿藻，降自
重霄。石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備郡邑之
采儀。特遣重臣，遠稱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
聞詔甫襲官封，方嬰服制。念君命重於家事，而祖廟尊於父喪。易服以迎拜。

天顏而敢後趨。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
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戶禮樂，益弘世道之
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之化。徒深祝頌，曷罄
名言。

代衍聖公賀登極表

伏以運合風雲，萬物覩龍飛之象。心傾江漢，千官肅
虎拜之儀。華夏文歡，臣工胥賀。恭惟

皇帝陛下，睿資神授。聖德天成，堯仁蕩蕩。以難

名周道，平平而有極。問安視膳，養已備于兩

宮。出閣授經，學必根乎二典。當文執大同之世。

正謳歌畢至之辰 隆準重瞳共識吾

君之子黃童白叟幸爲斯世之民方五百年氣數之常承六七作

聖賢之後 一人有慶亘古希逢臣聞韶系出尼山

言傳魯壁深恩罔極荷圭組於

先朝 景命維新拜 冕旒於 當宁伏願 皇綱

振舉 王政敷宣仰 更化之初薄海聞風而不變

叨象賢之末舉家與 國以咸休

初開 經筵謝 宴賚表

知 經筵事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懋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劉健同

經筵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臣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謝遷兼 經筵官禮部右侍郎臣王華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劉機臣江淵臣楊廷和太

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楊時揚臣子監祭

酒臣張深翰林院學士臣劉忠臣白敏臣劉春太常

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臣費宏左春坊左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臣毛滂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

毛紀臣傅珪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蔣冕

翰林院侍讀臣羅玘修撰臣石珪等茲遇 經筵肇
啓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蒙 宴賚謹上表稱 謝
者臣懋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聖道在
六經爲政必先於論道君心理萬事講學乃所以正
心蓋自虞廷闡精一之傳商宗承遜敘之戒辟雍拜
老禮重於漢家崇政說書官專於宋代願治者用臻
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 皇明益隆盛典
英廟九齡而伊始
憲皇二紀而成終迄
先帝十八載之間昭

聖子億萬年之訓恭惟

皇帝陛下天資首出 聖德躬行能自得師守

一祖

六宗之法取人爲善合九州四海之公家傳心學于
儲宮 日御講惟予便殿率當元祀誕啓 經筵信
明君之大有爲在今日乃急先務登延儒碩列侍公
卿臣等非仁義不陳夙秉孟軻之教無慢遊是好敢
爲 帝舜之箴 天本高而聽則卑雲方上而澤已
降白金絲幣式頒九府之藏鶴醜鸞羞燕賜八珍之
品竊念班叨振鷺跡幸從 龍燿瑩燭以助羲娥心

知無補輸消塵以裨海嶽分所難辭伏願 聲入心
通言以道接不為聲色貨利移其志不以寒暑夙夜
間其功占奎聚於五星共識文明之有象効嵩呼於
三祝永祈 聖壽以無疆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臣某等恭承

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 表
上 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世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

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體則
必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可啓之多圖
效萬分之一洪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陛下德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于古訓發 渙
命于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皇
之世未粹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克棟寔繁
四庫之藏 肝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 親分義例
預 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未盡更數人之手攀
龍髯而莫逮撫靈簡以增悲不敏是慚無功可錄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
輟啓賢之繼道 實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
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
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
在博采諸家之斷略致商計間陳一得之愚代爲講
說法多從舊理責折衷不求激力于難知務期開卷
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 經緯漸底終篇告成
寢廟臣等或躬承 神授或續奉 宸音心微河嶽
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蕪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
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

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 責之粗憤敢詫前時之未有
伏願 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 新又日新茂著
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爲賞刑黜陟之規主善
爲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 後
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
卷共六十冊隨表上 進以 聞

重進 大明會典表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年之燕翼觀會通以行
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
爲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

家制備于周官之後經存乎孔壁之餘漢模略定
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會要作於宋而尤歛弗完
經世紀於元而彙倫斯數肆

天心之厭亂屬

聖主之開基 俊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奠
臣民

文皇紹統于昌期

列聖承休于奕業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
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彙浩條貫繁
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之所能徧故

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可歸以圖文獻之足徵
須及典刑之尚有旨哉

孝皇之志實惟

英廟之遺上邇

累朝仰稽

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于
暮齡或增修于 繼世發石室金籙之秘徵兩京百
府之藏儀文每據乎 舊章義例特施乎 宸斷

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管備百年之損益
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弘治壬戌之秋既挈領以

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
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駁文取
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於
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 標
題榮華袞之褒 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
未遑恭惟

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
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
粗成荷 奎文之載賜獻諸 天府副在有司期言
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

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
襪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
校閱之難測海鏡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

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 主善爲師任
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無不愆不忘率
祖考憲章於有乂可乂可大配

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重校 大明會典一百八十
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 進以 聞

進
孝宗皇帝實錄表

或以

君明臣良極一代治功之盛

父作子述垂萬年簡策之尤行道者必待其人觀政者則存乎史春秋世遠變紀傳以編年實錄書存在祖宗為故事粵自起居罷注編撰設官九建歲元五開史局

堯言如見具瞻典冊之可尊夏禮足徵豈但和鈞之則有欽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道通三極行備五倫玄默躬脩誠明內蘊禮隆

郊廟尤嚴禘祫之儀養極

宮闈每謹晨昏之節愛人材不輕於廢棄卹民情恒切于咨詢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囿絕畋遊之好翼翼文心之不已巍巍舜德以難名虎步龍行識太平之

天子河清海晏知中國有聖人方當善治之將更尚有遺恩之未盡一朝厭代萬國傷心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體乾聰明首物得聖功于豫教昭文命于誕敷謂孝在顯

親必有揚名之實謂人惟建事可無師古之規乃

命臣惡為監脩官臣承陽臣芳臣廷和為總裁官臣儲為副

總裁官臣紀臣珪臣希周臣熙臣素臣鵬臣昂臣俊臣相臣仁和

臣時臣魯臣瑄臣玘臣偉臣九思臣辰為纂脩官臣綱臣鏡臣若水

臣鑾臣緝臣賜臣吳臣軒臣浩臣孔臣輝臣邦奇臣黃中臣續宗為稽考臣

對官臣繼臣暨臣東陽等發秘府之緘臣滕給尚方之筆臣札曹

分類析綱舉目張於凡禮樂刑政之施以及名物度

數之等臣經因革者詳而弗厭臣關勅懲者細而不遺是

曰是非曰非豈得專于獨見疑傳疑信傳信庶以備

于將來恭成

孝宗敬皇帝實錄二百二十四卷寶訓十卷合目錄

凡例總二百三十六冊臣慈臣等學愧三長力窮寸晷

管窺雖小隨所向以皆天勺量誠勞亦何由而盡海

義例勉遵於指授勲華臣罄於掄揚伏願繼體

守文任賢圖治監于成憲臣確乎家國之著龜臣始

厥孫謀遠矣河山之帶臣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

聞

歷代通鑑纂要凡例

一纂要之法編年叙事一以通鑑綱目為主而周威

烈以前則參用前編大紀諸書宋以後則用
本朝續綱目貫穿成書備古今數千年之事以成一
代之典

一編年以君為主甲子書于本年之上其年有事則
書無事則不書元年雖無事亦書高辛以前事載籍
不詳則不書年略準前編以前後為序

一高辛以前事惟明白正大者則書疑者略之其惟
誕茫昧者不錄

一凡事有關治亂善惡足為勸戒者則書皆用舊文
節纂成篇其大者雖詳不厭若凡人之進退恒事之

成敗並不悉載

一凡相臣始命及罷黜去國及卒皆書以考治亂

一經史異體二帝三皇事載于經惟以事舉及辭之
關於事者餘不敢闕錄

一五帝稱帝三王稱王唐虞書載夏書歲商書祀周
以後書年唐天寶李德亦書載皆從其實

一周事載春秋者皆書列國事關王朝及天下之故
者則書餘不悉載其爵號名稱皆以前編為準並從

周制

一纂要用編年體不書時月惟關係事重如帝崩及月朔日食

非特雨雪之類則書之
經文可考者

一凡正統書帝號于元年之上
如唐昭宣帝仍稱天之始其非正統及無統者則分書于甲子之下正統之世自周東遷以後有列國者其始建及繼世及國亡皆書餘不詳註以從簡便

一夏桀五十三歲乙未下註云是為商湯十八祀至商湯別為卷仍書十八祀不再書乙未而註云即夏桀五十三歲商紂倣此

一事係綱目其提要疑誤與朱子凡例不合者

本朝成化間略加考訂與舊本不同今多從之係續

綱目者亦多從其舊其係前編者多所更易一以朱子凡例為準

一事係續綱目者乃

本朝成化間奉

旨纂修義例皆從舊但加省節

一事有首尾並見遠者註云見某君某年近者則從重歸併以初後等字別之

一事有原文太繁者略節其冗字長語而不失本意有原文未備散見他書者間為補入而不改其舊亦不復識別

一事有經先儒論斷淵日所采而關係治亂及切于時宜者仍存其舊其未采者間亦補入詞繁者並從省節各著姓名或未經論斷而尤大且急者別為論說以代講讀及有所考訂釐正者亦附其下以臣等謹按別之

一每代之後必有總斷以歷年圖為主類加省節而商以前宋以後則補之

一凡奇字發聲及隱義僻事略加音註各附于本字本句之下以便考閱

大明會典凡例

一會典之作一遵

勅旨以

本朝官職制度為綱

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凡有籍冊可據者先後具載其因革損益間與見行不同者亦存其舊

如五軍都督府

斷事宜之類

一 本朝舊籍惟諸司職掌見今各衙門遵照行

事故會典本職掌而作凡舊文皆全錄而諸書所載事有相關者亦並錄之若大明律已通行天下尤

當遵奉故於刑部照職掌律令條下分類備載而服制圖則附于禮部

一 凡事有綱有目於目之中又有分類多不能悉舉

則各以類書而總註其後曰已上某事如已上支或

註于本目之下曰某事附如鐵券附之類其類註有不盡者

依諸司職掌例各註于本條之下

一事類綱目一依諸司職掌其後所增益職掌所未

載者則增立之隨事比類各附于本條之次如改調之類

一凡纂輯諸書各以書名冠于本文之上采輯各衙

門造報文冊及雜考故實則總名之曰事例而以年

月先後次第書之或歲久卷籍不存不能詳考者則

止書年號如洪武初之類又不能詳則止書曰初曰後洪武

初草創未定及吳元年以前者則總書曰國初其

無所考見者不敢臆說寧闕而不備

一事例出 朝廷所降則書曰 詔曰 勅臣下所

奏則書曰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或總書曰令

或有增革減罷者則直書之若常行而無所考據者

則指事分款以凡字別之其事類於年或年繫於事

者則連書之繁瑣不能悉載者則畧之

一 本朝設軍大抵用周制雖文武並置而政事皆

歸文職故詔司職掌所載衙門惟六部都察院通政

使司大理寺及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其文武官制則

分見于吏兵二部今會典義當從備故文武衙門各

有職掌者遂另開具載如武人府之類叙其建置沿革及所掌職事而事必括之六部

一衙門官職品級有定于考以職掌之後者今仍書

職掌舊文而各註其下曰改如太常司為某衙門後改太常

寺之類某官如儀禮寺正後其另開衙門則直書後

所定名而註其下曰舊為某衙門如鴻臚寺舊為官

職有增添改革者皆備見品級資格並存其舊而增

書後所定于本品之下如都給事中增于正七品之類

一六部分職而體統本同故於吏部總書建置沿革

各衙門有沿革同者則書曰諸衙門悉同其各部諸

司然置同者止書于吏部文選司之下更不復出

一五軍都督府及六科體統皆同而分掌有異故於

中府吏科總書建置沿革其職掌之異者分書于各

府各科之下同者則總書于後

一官制衙門諸司職掌所載具有次第今另開衙門

以此為準惟詹事府職掌未載後因左右春坊司經

局無所統屬而設故增于三品之列而以坊局系之

儀禮司已改鴻臚寺陞四品衙門添設官屬故於禮

部存其舊而另開于四品之列上林苑監職掌亦未

載今增于五品之列

則補之

如在京

大祀

之類

若冠服花樣等項

散見于律例

如文武品官

冠服之類

榜冊者皆具列以示一代之制

如文

武品官

一在外衙門布政使司及府州縣列于戶部圖志條

下按察司統于都察院故列于本院副卷條下寺監

及倉場驛遞巡檢河泊等衙門名目各以類附列

如

大僕寺龍馬寺附兵部馬政條

下倉場見戶部倉務條下之類

其名目皆同者不復

備列

如儒學陰陽

一土官衙門屬吏部者列於府州縣之次屬兵部者

列于衛所之次

詔勅誥旨等文不能悉載止書其事惟制辭

冠辭致詞樂章等項常行而舊所未載者依諸司職

掌例書之

一凡各衙門職掌事重及新增者於綱目之下畧叙

大意以見始末

一會典文字主於行事務從質實凡有司行移字樣

悉因其舊其籍冊紀述曾經潤飾者亦用本色字樣

易之以便遵行

闕里誌凡例

一宣聖遺像世傳不同今取諸書所載行教小影凭

几乘輅及司寇像冠卷首而府縣山川林廟諸圖

附焉

一宣聖著述在大經言行在論語天下後世所共誦法不煩表見其族系生平履歷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牽合附會莫可據信惟司馬遷史記世家獨爲近古今謹據其說續以十三代褒成君霸而下以至於今世爵世職之次第而世表姓譜諸篇則以總其綱於前云

一祖庭廣記所載誕生瑞應回不敢盡信然皆出家傳世傳已久亦不敢盡削其尤誕者則附註其下

一林墓廟宇自漢以來代有增飾其地里歲月制度沿革皆備書而啓聖尼山諸林廟及襲封宅第學校戶後附焉

一聖門弟子自顏魯而下固傳道通藝之士若後世從祀自孟子而下或遞相授受或代有發揮亦皆羽翼六經有功於聖門者取史記弟子列傳并歷代褒贈并附于後而顏孟二氏獨詳焉

一尊崇典禮若謚號章服祀典歌章歷代興行有增有缺至我國朝始極完備稽其詳悉而以給田免役科貢之典附之

一歷代之君義同師表多有詔誥祭贊等文而

御製碑文則惟我朝

列聖始有之謹考次世年備錄于卷事關顏孟諸賢者皆附之而孔氏累世爵職封贈諸文又附之

一歷代賢臣名士造謁林廟碑記祭告題詠之作皆所以表尊崇識修建紀遊歷有慕於聖道各以類分而繁瑣者不能盡錄

一歷代修廟築爵奏疏表章皆事實所在存者錄之而虛其左方以俟諸無窮焉

一歷代爵職及宗人之賢見于歷代史傳者不待錄其有墓誌碑銘等文皆出名筆亦孔氏世家遺澤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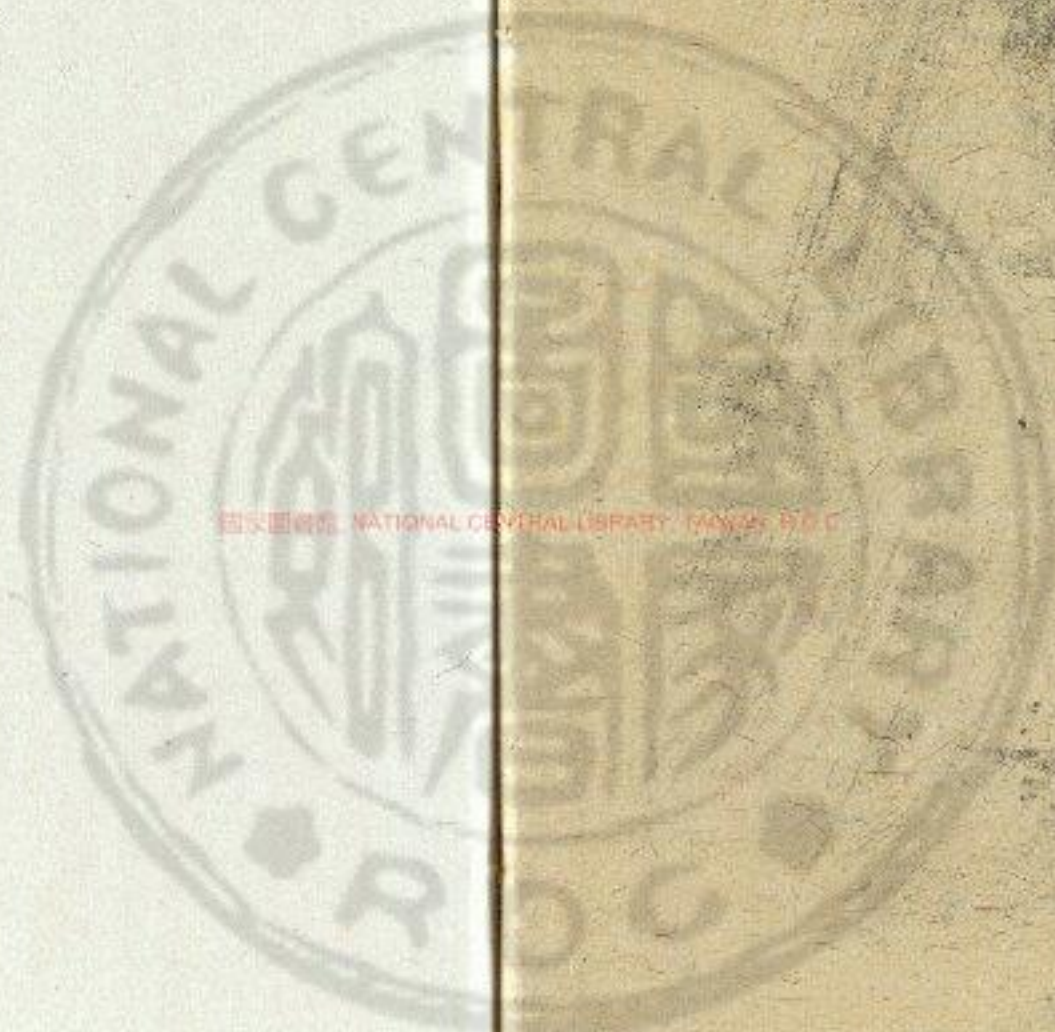
并錄之

一孔氏舊多譜乘今止存祖庭廣記謹按其大者并按孔氏實錄孔子編年素王紀事孔庭纂要等書采輯附類以成此書而其繁者不盡錄

一元朝母后公主間有遣祭致獻於禮不合碑碣雖存並不錄

一舊誌事有瑣細文有煩猥不係聖門輕重者悉從刪去

懷麓堂文集後集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合
卷
九

三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

書

答南京吏部王公書

伏奉教札詞意諄復所以扶掖獎備者甚厚某晚進
未識謬以資格承委任方愧懼弗暇其何以仰答大
君子期待之意共惟執事齒德並茂為士望所歸乃
力辭寵榮必遂其志蓋合于古大厚之義而 詔旨
溫厚 恩禮優渥尤近時所未有某方廁迹館閣間
目睹其盛安得不一致賀于數千里之外乎矧今器
方伯君高躋遠駕繼美是稱而適在吾宗族鄉黨所



仰企所藉蔭之地雖欲不再賀不可得也使還謹此
布意外家集一部附上幸俯納餘惟養德願壽為新
又自重不備

與方石先生書

近得山字韻諸詩意氣激烈令人感愧不能已日黑
數絕句寄與愈高却有未甚解者而鄙吝之釋亦多
矣司成之薦輿論所歸蓋當習俗疲蕩之餘必得清
德重望乃可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標幟
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
邈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

右也况剡章一入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
旋戾以屋顧注而

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為薦搗之所屢見特加優擢
出于常格於是朝野內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
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為勸
駕所迫僕則以為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
辭詞意懇迫

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

聖天子方童士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
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

竊肝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
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沮左右無掣
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
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平生未盡之志乎若又以
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
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強其
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躐已甚正
韓昌黎所謂行且謀引去而柳子厚所議以爲非者
乃以是言爲先生計宜亦有不見諒焉徒恃平生之
知猶有足信而是言也非一人之私殆一時之所謂
與論者也瞻邇之餘不勝翹企劉謝二先生同此致
意謝別有書并希照察不具

奉謙齋徐先生書

趙中書回知尊候迪吉足慰下懷東陽七月初痔疾
復作病卧甚苦蒙 恩賜醫至八月半始出因念薄
質早衰恐難任重群憂積慮不能自解顧生地素拙
無以爲退藏計南都志既弗遂湖南舊業又荒落不
可歸惟貴郡乃先祖母誕育之地先祖亦游寓其間
風土腴厚文獻華美爲天下最而貴縣山水尤稱奇
絕乃蘇長公之所深慕往年嘗爲執事言之輒蒙引

接今已決策於此又念賤父子二人形影相附別無子弟可將事者茲託武進表兄殷通判鑑及弟康於黃縣境上少買田數畝以立業本繫情志徐爲後圖必得執事指麾張主於上勢乃可成愚不敢厚望但得有山有水有佃戶歲可常稔之處足矣如猝不可得或於武進境買得亦佳蓋卜居多在黃縣而租地之在鄰縣雖數十里不爲遠也執事倘許其進望示一言即謀將少物寄殷處以聽尊裁基址苟定或得早謝操杖几以從旦夕之好實平生一大幸也秋漸深惟爲道自重不備

與殷通判表兄書

比聞名與旌典可賀向來清謹自飭不爲人知今乃有知者矣實政之在天下豈可終揜邪僕碌碌如昔今秋痔疾有加經月始愈宦况蕭然回顧老境尚無著足之地湖南遠不可歸南都又不獲遂惟貴郡爲先祖妣舊里而先祖亦嘗避寓其間比之桑梓於義爲近擬置一產爲子孫長遠計嘗與謙齋徐公語及之輒蒙助掖今此計已決意吾兄必不我棄顧方有官守恐不獲及其他昨具書徐公并繼康令弟欲於武進宜興界買田數畝爲本歲漸增拓倘三二年未

謝事或可成俟令弟書報當寄少物託之知亦不拒也
也偶之便奉告稍緩幸惟心照不具

與劉東山書

承抵家後兩寄書後書尤詳中所叙多田園間樂事
令人歎羨不能置而世情民瘼則肉食者所深愧也
草堂賦石諾者久不至近稍物色之云已誤送他處
且將續補果不補即當別圖奉寄也閱歲以來薦剋
屢上斯堂之樂恐不可久淹四方知舊每以執事之
去為疑且以不克留為不肖咎誠亦有不容違者斯
賦之作益以重吾過耳而又欲補書之不已感乎僕

不意今春復莅試事偶值奇變慶之極難嫌疑既露
不得不有所更定而肩竊取恣幾不能解執事乃以
文體之變為譽無亦姑以是慰其抑塞拂鬱之懷乎
僕生也拙無丘壑田畝為終身計坐是未能勇退此
執事所素悉武昌之產嘗累尊懷地荒路僻恐終不
獲自遂今秋病疇踰月呻吟展轉中念常州為先祖
妣誕育之鄉先祖遊寓之地風土腴厚去京師墳墓
不甚遠已決計於此置田數畝聊以繫情志圖去就
歲稍益之倘不能俟益則盡粥新舍以供其費亦粗
可辦斷不至進退狼狽以貽識者之笑為知己之憂

也方具書宜與徐先生及武進親舊特報而舉不敢
不亟告執事執事聞之願不為一解乎方石新命不
識肯一幡然否恐所欲聞故及不具

與錢與謙書

屢得書拜所寄詩文知造詣益深博但辭旨漫衍勢
難精擇且中間時一作聲牙語則又失之險怪觀與
謙數年前所撰述明白頓挫動中機會者却似不同
夫珠雖善走要不可令躍出盤外水雖就下若止於
非所當止則溢為橫流與謙之明非不及此也無乃
以易心發之如柳柳州所戒者乎平生愛與謙文必

欲使揭揭于世偶有不合故不可以默然因循而
發者亦已久矣病後再出情緒頗不佳聊此一洩張
特行給事形迹雖踈然能悉我意相見可一叩之不
具

與巡按王御史書

述得董郡守書云本州欲為僕擇地蓋屋巡按已准
行此恐是舊按王公俯從州議而本州者又或有寒
族子弟以鄙意誑惑而為之也僕居京師累世作官
四十年不能一庇鄉里豈可以木石畚鍤為之累况
祖父墳墓親戚聚處之所在縱令行脫羈馭亦豈能

遠涉數千里外而用此虛名實怨為我僕屬有哭子
之痛本不暇及第恐工役已興緩不及事故亟致一
辭惟冀深諒鄙懷愛人以德公使中善諭本州早為
停止使區區一身少免咎戾其視屋宇之惠蓋萬萬
也餘謹空

與東山劉都憲書

屢得廣中書札備悉賢勞而用人一事尤急所舉數
人皆愜公論於古人集衆思廣忠益之義殆不愧焉
安攘之計固已槩定而綏撫之意勝於錫艾其效亦
略見矣引身之疏不意即上 聖明簡在特示勉留

議者以為身任繁難未宜自遂幸少從容處之以答
聖情慰時望為一方生民之福不審真見以為如何
僕不才多病實不堪勝三疏乞休不獲 允命適當
多事之日不免力疾供職展轉煩亂愈增悚愧知我
者亦必有以諒我也奉事人回草藁附此惟為 國
自愛不具

與闔族書

家門不幸兒子兆先遽尔夭折哀痛摧裂不知所措
吾兄弟子姪聞之當同此一慟也近累得家信要還
居茶陵蓋聞有置田常州之說故尔緣常州去京稍

近地利甚饒而田價驟賤又有諸知舊借價買田數畝因今李順父子前去一看實未能遠棄墳墓以往况今遭此大變就使得脫職務亦不過老於京邑非但不能歸茶陵亦決不能居常州姑俟葬畢即呼去僕回京也此得董太守書云為我造屋已蒙巡按准行令人驚愕累日自念作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鄉里乃復以土木筋力為之累縱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聲勢財力於心誠不安而怨怒誹謗亦所不免使得歸而居之猶為得不償失今乃以虛名招實怨亦何所苦而為之哉往歲牌坊之作在本家已為多費而官府復屢為之苦不早聞及其書辭免則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復隔前轍而又甚焉悲愴之餘增我鬱悒用是銜哀執筆亟達此情望我同姓深相體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見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湖南鄉錄尚未至二姪不審消息如何懸渴懸渴

再與闔族書

近者家門之禍哀慟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來承厚饋且分田百畝以相贍給非骨肉至情何以及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贍族者未聞有出田以供任者某自登第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贍宗族而顧辱

此饋事之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豈可恬然受之哉所有契本輒欲封還而嘉表以為身受伯叔之命無辭以白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去也復元到此輒病累治不效已為棺殮買地葬之西直門外明光寺之後聞其有妻及子女無所於託可憐可憐嘉敬舉鄉科試錄已到此則可喜耳勿勿不悉

再與闔族書

嘉表回已有書奉復雅意所有田契一本因渠不肯帶回姑留在此今附去煩眼同檢入仍將數內回之照舊歸還各主乃見骨肉至親相厚相信之情不心再寄寄亦不敢受也前書已悉痛苦之餘不復縷縷外房屋一事已附書與奏事老人亟止其役想能體念不俟再瀾也

與韓方伯書

近辱手翰已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為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為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

之而去今方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
於公便中發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明白不至
沉滯幸恕瑣瑣

答楊遂菴書

累辱慰問語意懇備非異姓骨肉不能爲此言近者
承致厚奠重之以辭喬生之行僕實借往疎聽宣示
神魂俱失蓋自亡兒之沒師友尊幼枉祭者五十餘
篇而語之懇意之備至此極矣感刻之餘不敢言謝
亡兒殘草承爲遠致覽之泫然此兒存時不覺其進
日今觀之實亦有過我者豈鍾情溺愛之蔽故然耶

先生酷愛此兒訓迪誘掖恩同其父而兒不能少有
報稱以死負負不可言感事觸物登高望遠不獲握
手一慟以洩胸中憤鬱不平之氣尤爲可恨也倪青
谿傳體齋兩先生先後傾逝一時人物凋謝至此固
當爲天下痛之友朋故舊之私又不俟論劉東山尚
未至謝方石又將去矣向來懷抱作惡料如亂絲人
便聊此一布目痛不及親書并希心照

復徐都憲書

病中屢辱存問甚感遠寄到陳提學所修闕里誌諒
已經裁定紀叙詳整快閱一過間有欲商確者輒附

其下仍粘票于上以代面議用硃筆者病目新差取便閱視初不計其僭後始覺之萬希情照古今文字頗亦增入數條並聽采擇先聖像如聞用廟中石刻感小爲之雖筆意可觀未審能不失真否今將閣本諸書所載今京中名筆用薄紙摹出各附一幅亦惟擇而用之繕寫雕刻須得良手仍校對真正乃可傳遠固知精鑿及此然此事關係極重工不厭精言亦當不厭多也餘俟後悉不具

與陳提學書

承寄到闕里誌紀叙詳整足徵學識而扶植教化之盛心固不待言也病告中快閱一再過頗有欲商量處如篇目中門第二字恐未穩帖世家事蹟等舊文各出原本今既輯于一編而前後重複意欲以世家爲主而年譜等文略相照應不復詳書朱墨所到稍以一二處發例煩重加檢勘得十分穩當爲佳先聖圖像聞倣吳道子石刻覺大爲小恐未免失其形似今屬京中名筆就各書原像摹出數紙可擇而用之古今碑刻所載已多而賦詠頗少今稍增數首以備采錄若繕寫校對雕刻之工諒能一一介意使極精當庶不孤此盛舉也草草奉復餘在都憲公書或可

互見不具

與衍聖公書

去冬衆疾交作衰憊不可言自分休退三上疏乞身不獲 俞允又辱別遣醫來視踈踏無所容延及暮春病勢始却茲以初六日入 朝便中附此以慰至懷廟垣事緣原奏不曾備析買換民地不致虧損之說愛民惜財實出

聖意似無容議矣闕里誌已修成寄到山東兩生在此守候今略爲增損寄去即入梓却是一時美事閣本孔氏寶錄諸書已抄得數部付陳提學采輯畢當就彼裝送真奎文閣中永爲家寶也孔學錄近葡書及此故以附知草草不悉

復松露周先生書

比得手教知清恙始平尚須調攝但 聖心簡在輿論所歸恐不獲以自遂留都之 命公望猶未愜焉發此爲兆亦一轉移間耳伏冀少迂台旃以答 綸音無疾其驅請以昌黎此語爲贈區區不才久辱知愛 國憂淹滯大弗戮勝龜勉日夕甚踈候問便中奉布草草不之萬萬

答章祭酒德懋書

久違風采已閱十年感舊懷賢焉嘗少者久稽寸札
顧屏長牋疾疴之餘神思荒落加以國憂邊事日
多靡遑內省愧恨不知所以為報也恭審名膺簡
命任重師儒山斗之望與日俱積絃歌衿佩之士未
嘗不樂得其門平生所學宜於此焉誠矣說者乃謂
習成而後教功難而日寡薄書條格之所不能盡抑
孰知身可爲教誠能動物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者
哉方石先生南北並望天下以爲美談旋以不得已
之故力求休謝世事之不易合乃爾於此益益重先
生之思先生雖因執謙退亦安能自解於天下哉定

山在京時已病後遂至此聞其子亦能詩但志業恐
不繼直夫幸終首丘之願而有子有孫又不失其名
節以死差強人意此皆平生故人聊復一道餘不多
及秋暑未平惟以道自愛萬萬

復謝方石書

前歲三章之乞復成畫餅旋值國哀預聞顧託
大義所關誠如來教去冬偶觸事會彼此去留體
同而跡異久衰多病之身分不能起觀縷連章展轉
踰歲忽以問安禮重事涉驚危群望交趣若無所
逃於穹壤之間者不免黽勉一出以需後期故吾尚

存竟不知稅駕之所恐全身完名亦造物者所靳也
知我罪我者以為如何憂苦槩積寸緒萬端筆札所
將不能一二便中略此奉布惟以道自樂用慰瞻羨
之私幸甚

與王守溪書

自接跡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汗濁者
多矣撓亂之懷迨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橫罹羈
馱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夔隔塵世羨慕之極不
能為情憂勞併集久踈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
相白耳比聞尊候未調旋已勿藥不勝忻慰王敬止
回略布一二餘非筆舌所既諒之而已

與汪抑之書

去年得南京書知榮養不遂抱哀而還殊為驚惶幾
欲致書奉弔沉憂積冗勢不相及加以故舊分散鮮
有良便無由憑附至今耿耿耳緬惟大事既襄讀禮
之暇孝履安節行藏曲直付之公論定勝之機亦復
不遠此固哀戚中所未暇而與聞黜陟者寧能忍然
於此乎茹汙含垢之餘粗有以白諸大夫士者亦幸
以為解脫之地茲其時矣孔氏女至言病劇情緒極
不佳聊復草草

與吳克之書

南歸後聞有大事不任驚悼遠惟孝履純篤哀痛可知每欲具書奉叩抱病銜憂將作復止顧辱雅誼不廢殷勤愧負之懷曷以云喻茲以辨香足幣少致區區沈亞卿令子來適值孔氏女在京病甚不及見以去便鴻之不可恃乃爾尚奚道哉屈踐之伸理關定勝南州二難亦豈卑微之物乘便附此餘非泓穎所盡不宣

與沈亞卿書

比承令嗣致所寄手札嘉惠適以孔氏女在京病劇方集醫議藥不能出見起數日譜之盛綱云已整駕具書俟之則既矣矣至今快快像贊不敢例辭但值冗迫未能屬筆承寄蘇祠記文二幅中間尚有誤字前所謂二十幅者蓋未之見也此文雖陋事體亦不細倘衰疾未甚欲自書一紙聞蘇州有善過朱者或可別議之乎家集猥及賤名倉卒酬應皆辱收錄頗記遊朝天宮二和章險韻長句不知偶遺之邪抑有所擇也匆匆略附一笑不能悉

與東山劉先生書

自得六盤山之作讀至末句令人黯然銷魂不敢以

病告時不預其事為解計窮力竭俟命與時固有不
得不然者久稽奉和豈敢頓忘正坐無辭相白姑徐
徐云爾今年四月以後計必南歸不意事多反覆中
間曲折不能縷數九月得遠菴報云已遣人奉接河
西道梗未得消息為之惘然惛惚初定乃發舊篋奉
次元韻是日復得遠菴所致手書有再經六盤之句
因憶元白梁州神交故事悲喜交集又以驗物數之
有定也再和一章并書別紙以代晤言方石二月內
壽終貞菴固無恙鄉所傳者真妄相半乃爾然貞菴
次繼子死于京師亦繼子甚不得力八十餘人遭此

佛意其情亦可想也舊兒論策頗解出奇今歲不中
不意復蒙例廢苦辭不獲老母漸衰或者藉以為慰
而非此兒之志亦嘗繼之以泣也非平生知己誰則
信之匆匆不既惟倍加珍攝以隆壽祉不勝至願

與林待用書

累得軍中書知賢勞之際不遺舊故非篤於道義何
以及此敵愾之賀前書已略具矣聞令器應試闈藩
諒已得捷尚未得報哭方石詩曲盡情思向來惛惚
書簿間久不作詩顧於此有不容忍者無次來韻具
在別紙諒惟情照來書所云信有佳句第於聲韻似

有可商確者苟不厭其煩猶當嗣有所議茲亦未暇
也未間不具

與孫志同太宰書

呂亞卿梁閣老前後寄到手劄情誼周悉近喜喬遷
太宰允符士望今器亦擢高科名門集慶非獨為鄰
里通家賀也僕久衰多病未遂投閒習隱之懷與歲
俱積百責所萃何以堪之小兒兆蕃方銳意舉業不
謂謬承廕錄苦辭不獲至于飲泣非恃知愛不敢為
此言實懼無所底就以負大賓君子禮敬之感心云
浦便中略布一二不具

與陳德卿書

聞憲節未發南京地以北畿多盜有旨趣行此時
計已在途矣孔氏女沉憂積病就醫來京百療不效
比於十月二十三日死矣可勝痛哉老病悲苦中諸
不暇及亟致此耳

與劉東山先生書

何生來知道體康適但不得一字為恨區區心跡無
以自明私竊揣度恐平生舊故亦不相信而何生乃
能備達吾兄之意若冥會而洞照之者世猶有知已
存焉死不恨矣且僕於吾兄豈恃何生之言而後信

我顧其跡誠有未足取信者意尚因事事龜勉至今
茲不得已復申前請而尚未遂然處處之性已不在
關莖中矣數日後當再報近刻老父字法今寄奉一
部通家骨肉如吾元者更復何人覽此當為我一概
然也前所寄詩聞有未到茲以別紙錄上曹大參同
年子故可託也

答喬希大書

走處身無狀不能勇決必退以逃貪冒之譏夙昔初
心中間事勢皆希大所深信而洞燭者無容喋喋第
聞遷轉官僚一事眾議以為不當此有不得不言者

蓋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四衙門乃國朝定制
今通無一員是百餘年所未有坊局諸印例皆內閣
委掌不過寄之翰林翰林學士又闕有一人帶管二
印者既非吏部所得具缺豈可不為之處翰林遷轉
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自逆賊擅權老姦附和四
三年來備會典者退降淫職倘實錄者擠黜大半當
是時旁觀坐視不能揀正咎有所歸後雖稍稍復舊
而資格尚淹員數反闕變而通之勢不能已彼此兼
職固是

祖宗朝深意明旨昭然惡惡幸除却是故為惋惜耳

若謂宮僚無故不宜預設則成化弘治之初嘗爲之
矣宮保太少又其大者非惟累朝之所不廢而今
亦有之且嫌於無陽固宜有深望而預待之者必欲
盡虛此職而後爲當可乎不可也若又以其爲秉鈞衡
而植私恩則凡掌銓曹者查缺選官乃其常事亦將
避此嫌而盡廢天下之官乎况今遷轉之官有當日
若滿者有滿在數月者計資筭歷無益有虧怨罵之
聲不絕于口蓋當議擬之際亦爲朝廷靳惜名器
而非敢以相徇也顧外招物議爲拂入情公私之間
兩無所據實由識計疎淺處置乖方卽此一事敬聞

過矣知我罪我其將以爲如何

再與希希大宗伯書

近兩得書寒溫外別無一語豈一月所懲故爲是默默
者邪計希大於僕不宜爾或前之晉過于自辯致希大
不自安蓋於希大有不容不盡者若今遠路謗責之
言洋洋盈耳僕曷嘗言一喙於其間哉顧進退之迹
無以自明如後所誤罪亦理之所必有者而希大又
悔其誤豈於希希之素心亦有未諒者耶病告中不能
多言聊致此耳 希希所問幸時致一二以爲藥石無
恙矣

懷慈堂文後葉卷之十一

懷慈堂文後葉卷之十一

傳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 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登甲科躋宦海者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違衆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白于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晚竊

懷慈堂文後葉卷之十一

懷慈堂文後葉卷之十一

傳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 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登甲科躋宦海者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違衆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白于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晚竊

聞先祖父言遺民故老之名行幼穉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餘矣恐從此遂湮沒略舉一二為後進君子道之庶他日有續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強為志曰以若所為非獨理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暄者草疏以進

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為謀者加愠于市人皆震

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禍則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疾以死矧指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為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福幢鼓樂用人為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持恆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履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

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稜々好面折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輩皆禮為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歛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偽作趙書粹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蓋粥之人多傷之賀道字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常居善藥人呼為賀生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間其行子不能詳大抵名勝輩也

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人者瑣瑣不足錄已又有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弼為業人呼為醬楊天順初迎鑿之役武官胄士

李來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
搖手曰我祖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
無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
曰某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
曰某某有守其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
無子文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數贈其女弟以居
至于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
匿皇城見其執石塊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
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
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

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錢
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頃郎中文恭惡其瀆
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
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
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
失及遭沮抑輒嘆曰 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
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
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
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窺天
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八計此亦不為細彼所謂有

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此事而顧笑且抑之獨
何心哉獨何心哉

姜貞菴傳

貞菴姜公名諒字用貞貞菴其所自號浙江嘉興人
也少為縣學生博覽彊記尤精尚書學與景泰庚午
鄉貢登天順甲申進士擢行人司左司副以官政自
律與寮屬胥勸戒一時奉使爭檢飭尚廉節被簡為
御史者相繼會司正闕衆屬貞菴貞菴薦行人林雍
而處其下人以是多之九載秩滿以母老圖便養遷
南京刑部郎中獻鞫明恕過親屬交訟必委曲開導

務全其恩若挾新機法者則不少貸嘗有疑獄屢
司不能直立為判決尚書周莊獻公以公平清慎書
上考擢知漳州府值歲歉海盜並起乃發原振乏招
賊黨數十人其弗率者簡練丁壯授以方略禽其魁
餘黨悉散民賴以不擾又築堤捍潮濬塘置倉以備
旱溢禁佛齋作義塚立鄉約以高東溪之名節陳北
溪之道學皆建祠祀之又為文以表送監郡之節義
顧都司之保障為榜文數十條勸諭防範靡所不至
治行為諸郡首後八閩通志載其事為詳成化甲辰
入覲歸毋益老遂乞終養漳民懇請不赴則相與建

生祠勸惠政去思二碑弘治辛亥知府闕着老數輩
請之 朝庚申又請焉皆不果貞菴家居幾二十年
睦處宗族母喪禮葬葬兄嫂皆盡制以無子立兄子
某為後其自處益嚴甚未嘗輕入城府視官事若將
浼乎其身齒德並積屹然為鄉邦之望嘗於先塋東
自作壽藏名曰敦良封樹深容時與賓友載酒報游
樂其中識者又稱其達云貞菴素負賞識不輕許可
其試于禮部也與劉公時雍及予講學京邸相知厚
及同舉進士與方石謝公交亦然今予承之內閣時
雍為右都御史總兩廣軍務方石為禮部右侍郎掌

國監事而貞菴獨執德抱藝歛而非耀入事之不齊
乃爾然其所自守亦耿耿不可磨滅二公謂古有生
為友作傳者以貞菴屬予故采其事行之大著于篇
贊曰張御史稷巡閩還報官吏賢否籍謂貞菴有盜
化民安語予見而問曰化亦易言哉張曰漳人有某
某者家為盜姜守撫諭之遂感化不復作此誠難吾
有所試也若當政行志得之日小有所不合輒毅然
引退無纖毫顧戀尤人所難職銓曹者誠知之宜不
聽使亟去以終此政且大有所試也故世恒患人才
之不盡知且不盡用也如化盜事予於貞菴尚不能

知况他人或及貞菴退處久而不易其節大夫士經其邑里者未始不重之謂其尚可用而貞菴亦老矣雖薦且不出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少為縣學生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有兩貴家爭田公承部檄案之其一以地名偶同其姓執為己業公曰張家灣蓋屬張家邪事乃直以精敏聞遷員外郎知西安府歲饑甚發廩出貸仍為措畫如數償之會有西師餽餉不之西安水多鹵民苦汲宋龍首渠久

廢或議引瀛河水自丈八頭直帥入城以濟于西極澤既久城且壞公因丈八之川開新渠貫城中經漢故城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八稱為余公渠巡撫都御史項公忠上其治行賜勅旌異成化初陝西布政使有不職者戶部尚書年公富請黜其人而以公代之吏部謂其侵官年力辨不能得都御史林公聰亦薦公擢右叅政督三邊軍以功遷右布政使滿四之捷公在軍中替畫為多轉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相度邊地世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北虜正統初始渡河守臣乃立石為界

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賊天順後虜覘知河套所在入屯其內而我屯守反在其外請於沿邊墩臺之隙築牆建堡又於界石之隙因山剗削其高若城每二三里則為敵臺崖些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如偃月狀以為偵敵避射之所蓋自清水營之紫城若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里凡為堡十有二壕牆崖若八百有奇小墩七十邊墩十有五又移定邊二營于近地或以為棄地可惜公謂我朝永樂間以東勝難守亦嘗棄之今二營就險可守兼利耕牧看轉輸實是地未嘗棄

也又請置榆林衛取通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數萬石立武學以教子弟之俊秀者軍中器用鉅細畢具率覲為之識以歲月至蔬果之類亦隨宜教藝而特選善之自是虜過城下必嚙指相顧莫敢近又言河套要地宜令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慶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行之至今以功轉左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陝西陳弭盜安民數事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輟公鑿山開道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餽餉奏免岷河池三衛之戍

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者六千有奇又以陝
所易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虜鎮戎二千戶所
領之氓番作亂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 賜勅
獎勵有北虜畏威西戎遭劔之語 召拜兵部尚書
論功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 賜金瑪瑙帶文綺
麒麟服遼東守臣阿權貴意請征建州內附夷人以
為功公議不可因請別遣重臣制之以敗其謀不得
則極論其啓釁失利之故宜重法

上賜詰問閣部特罪公獨承之云皆臣子俊所為
上怒亦解時貴州守臣言播州苗賊為患請調兵會

勦公謂變在四川而貴州以為言此要功者因極論
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乃已聞母病憂悸成疾
上令中使以醪米字具來問而遣醫視之及以喪告
給驛 賜道里費命有司治祭葬服除 賜勅召之
改戶部尚書大同失利 命公總制諸軍事公請京
兵分戍要害紀律一新虜再引去

上遣錦衣百戶以特羊上尊往勞之師還加太子太
保以星變上言請禁貴家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于
外者復往北邊節制諸軍公行邊自宣府至大同築
外城置樓櫓造戰車數千兩為練武圖以教士卒錦

衣百戶韋瑛者附勢亂政謫戍宣府後妖言事覺公
坐以死法斬于都市時論快之未幾復改兵部 召
還朝俄改左都御史留鎮大同有論其糜財病民者
命工部侍郎杜公謙及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無所
得落太子太保致仕未踰年仍 召為工部尚書復
太子太保再閱月

先帝升遐公力求去

今上慰留不許弘治初臥病公著疏三上

上遣醫賜羊酒乃復視事慮近戚之希恩濫爵者上
言以世務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務以公義不以私

恩因乞骸骨 恩禮益厚比在牀褥猶手削奏稿念
湖廣四川荒甚陳弭災禦盜之術至寢不能寐再遣
醫視疾弗瘳已酉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一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 賜寶鏹萬貫 命有司

給棺斂具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肅敏錄 孫繼

祖為錦衣衛百戶公沈毅寡言而中博達有不略務

勤官政尤篤孝友在陝時屢乞終養不得比居母喪

格其子寘勿會試禮部念弟子偉為父遺腹殊愛之

子其遺孤寘舍其子而請廢為國子生為知府時有

寇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生年好讀書為

詩文有奇氣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娶魏氏封夫人卒
子二寘其長舉鄉貢孫繼祖既廢而大寘乃復就廢
進千戶後以征苗功擢指揮僉事

今上聞其才命理錦衣衛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
亦有賢聲公嘗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
偽又曰人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
名言

贊曰予嘗接令公談卽事論事必欲實見諸行往復
曲折大抵皆國家天下計也及跡所施設歷歷可指
數而在陝西功為多在延綏為尤多蓋以沿邊數千

戶屹成巨鎮與寧夏甘肅並為陝之保障雖童
婦莫不知頌其功及用于北邊值時與地有所不合
後未及興而衆熙山動或者乃并延綏之績為疑然
則大臣之辨羣議任衆怨以成大功者不亦難哉夫
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固也以吾士大夫為國家
天下計亦為是言何哉必若所言則都重位饗厚祿
者皆將諉於傷財害民累歲積資計日受代而不復
知有天下不至於大壞極弊不止也嗚呼世安得有
勵志勤事惟日不足如陶士行者哉予故傳公俾凡
有吏責者勸焉

蒙泉公補傳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涿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曰

李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改修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湏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已出故推云爾自是宜

乃賜齋絡繹于道公感

上知過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腑一日欽天

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

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選得一僧自言

當大責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說非分獄具當坐反牛

玉援近例請官遜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

活其從十數人遜者准應捕律朝論遜之時亨與太

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殺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

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盜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矣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言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

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行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公問為

上言曹石執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謂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下詔躬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幾語指為謗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

知道鄴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之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遂繫諸獄

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之為幸臣都督
李穡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平穡急氣奔且死涿人
楊四者頗尚意氣為新衣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
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穡有封印奈何公教之曰可
燒鑿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
釘脫穡刺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
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
戍時太監猛虎石鎮其肅相傳有 密諭湏生不湏
死鎮巡而下亦推重之致客禮焉

上海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
自見也惜哉然文章氣節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
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為祠以祀之他可
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審之失為公累是徒以成
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
之闕且手書一通畀其從子坪從孫梁俾遺其後之
人

儲處士傳

處士姓儲氏諱某字仲文其先毘陵人國初徙泰州
為鉅族處士生而醇篤言動不苟悖行孝弟不煩師
訓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輒興嚮慕若固當

然者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虜騎圍城雨雪
浹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
案中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
并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利計邪比歸所
得息無幾矣中歲家寢落間曝于門捨遺金十數兩
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
携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解戍某
地費不給抵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遽失去將死
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封識并金幾何
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為謝處士

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有飢色予之
粥而遺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徧語鄉中人鄉人
皆嘖嘖稱歎曰儲翁陰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
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
人曾孫嚙鄉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
京戶部左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玄孫洵亦舉
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尚多如鄉人言

論曰蘇子嘗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矢聲於
破釜蓋得之孟氏千乘軍食之說謂矯強者易而造
次急遽者之為難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

學子雖下晉公一等可勉為之顧以此勵世猶有不
能然者處士施布時當優裕未足為難其拾遺金特
方處窮約卒然得之即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
有定見恐為所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法措
而方自以為謙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處士卒六年
而戶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固天道福善之當
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不皆能無所為而為亦不
能無待於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為報者
而後可以為勸也戶部惟祖德弗白是懼自述事狀
以告于太史氏請為傳以傳於著其大者如此終

懷麓堂文集彙卷之十二

說 雜著 策問

泉齋說

無錫邵國賢居之惠山以泉名齋因與論泉之義曰
夫泉由靜而動由微而顯其出有本其行有漸而其
為用不可窮方之在山人固莫知其泉也及因物賦
形隨時濟用無不為用由澗而為澮匯而為溪為河為
江為海人亦莫知其泉也而泉實有之孔孟以水喻
道以此故也後世之論道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
所謂一源者體而用在非體之外別有一源也

學子雖下晉公一等可勉為之顧以此勵世猶有不
能然者處士施布時當優裕未足為難其拾遺金特
方處窮約卒然得之即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
有定見恐為所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法措
而方自以為謙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處士卒六年
而戶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固天道福善之當
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不皆能無所為而為亦不
能無待於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為報者
而後可以為勸也戶部惟祖德弗白是懼自述事狀
以告于太史氏請為傳以傳於著其大者如此終

懷麓堂文集彙卷之十二

說 雜著 策問

泉齋說

無錫邵國賢居之惠山以泉名齋因與論泉之義曰
夫泉由靜而動由微而顯其出有本其行有漸而其
為用不可窮方其在山人固莫知其泉也及因物賦
形隨時濟用無不為用由涖而為滄匯而為溪為河為
江為海人亦莫知其泉也而泉實有之孔孟以水喻
道以此故也後世之論道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
所謂一源者體而用在非體之外別有一源也

所謂無間者謂習乎物而非因物以爲理也然則
即求以求道其亦甚遠矣乎顧於此有二義焉以之
爲學則有蒙之義以之爲教則有發蒙之功包蒙之
德擊蒙之戒心內於人已而求之其於道庶乎其盡
也國賢篤學而力行既有所得矣今以按察副使督
江西學政有教之責焉其有取於名齋之義也夫若
泉之在惠者則徒取其名而弗濟于用國賢蓋因是
以求道而非局于是以爲用者也國賢以爲然乃書
以贈之

孔氏四子字說

宣聖六十二代孫曰聞韶聞詩聞禮聞善聞韶以其
父衍聖公以敬之命因叔父衍聖公以和上京師禮
娶子女以歸公爲之請字于予予字之曰知德繼又
有請乃字聞詩曰知言聞禮曰知節聞善曰知本而
統爲之說曰韶也樂也舜作籥韶極聲容之盛歷千
數百年而李札繼于周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
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又數十年而宣聖聞于齊曰
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是爲其然哉作樂者必本
乎德舜之德諧于韶而化于天下故能見乎制作播
之聲容而其爲樂也神人和鳥獸格此所以爲樂

之至也故宣聖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惡其亂雅樂也子夏曰樂而不知其德則宣聖之德不亦於是乎夫知樂之本乎德則所以涵養心志薰陶德性以成人者可幾矣故字聞韶曰知德詩者言之為聲而未播之樂者也其為教本人情該物理足以考政治驗風俗人能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能言古之詩宣聖刪之以為世訓謂其子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又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蓋以此也故字聞詩曰知言禮者理之節文而為事之儀則其為教有品秩有制度所以固人肌骨之會筋骸之束天下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人能學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能立禮之經宣聖定之謂其子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有子得之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字聞禮曰知節人之性本善而無惡其有善不善者習也必明乎善而後可以復其本然宣聖言繼善成性孟子言性善程子釋之曰學而知之則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顏已有未盡知者必資之乎八八與己之善一也舜聞善若決江河禹聞善言則拜蓋雖聖人猶然况其下者乎故字聞善曰知本且君子之學必資乎聞而聞必貴

乎有擇擇而不能行其善不聞均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者亦獨非宣聖之言也乎爲孔氏後者聲名思義慎其所聞擇而行之則去聖雖遠亦不失乎所謂聞而知之者矣予見聞韶醇謹好學足承世澤又聞其諸弟皆秀穎林立方興而未艾二公之善教皆於此徵焉予不暇汎引惟以先聖之訓爲的而以群聖賢之說證之嗣此尚有字者引而伸之可也

移樹說

予城西舊學久弗樹北闢地東隣有檜百餘株大者

盈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爲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圍數尺中留宿土坎其四周及底而止以繩繞其根若碗然其重雖十人莫能舉也則移其坎之南校緝樹腰而卧之根之踣實以虛壤復卧而北樹爲壤所壟漸高以起卧而南亦如之三卧三起其高出于地細木爲牀橫載之曳以兩牛翼以十夫其大者倍其數行數百武植于墓後爲三重闕歲而視之成者十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于門又夾神道而南以及于涂再閱歲而視之其成

者又十而九也於是時幹交接行列分布鬱然改觀
與古蓋無異焉夫說大而次疏故根不離宿土厚故
元氣足乘虛而起漸發出而無所傷取必于旦夕之
近而巧奪于二十餘年之遠蓋其治之也有道而行
之也有序爾予因歎夫世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
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幾何不爲君子之歸也哉族子
嘉敬燃鄉貢而來予愛其質近於義留居京師與之
考業論道示之嚮方俾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觀法而
磨礪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業竝進再誦有司將歸
省其親子冀其復來以成其學且見之用也作移樹

書以貽之

書某節婦事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
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相與爲撻度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
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爲撻度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
謀稱其母爲寡姊求富商嫁之給商曰吾姊義不嫁
吾輩彊之然尚弗慊必預具舟楫俟其登即解纜以
行商從之二子又給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
有一商者凋郵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
一往謝之婦不可怨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入舟一

子先羅子片繼之而然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爲婦始悟其給已也即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爲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矣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爲我具鷄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恨矣商亦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子衆曰兒子鬻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爲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釋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鬻而恭其姦凶顧一轉眴間而念慮頓改含苦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爲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使難贈喬太常希大

正德丙寅春二月太常少卿喬希大奉使代祀于山西謂予曰使之道難矣先生幸教字乎予贈以一言

曰敬蓋古之所謂使者以專對不辱命為能然必曰
行已曰遠政以為之本非徒能也今四海一家言語
辭令無所有事凡受之 朝廷以施于天下者皆命
也而惟祭為大者代

天子所有事于山川帝王藩府園墓之地則其尤大
且難者也舜命官必曰往欽哉命秩宗曰夙夜惟寅
欽寅皆敬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是以祭喻敬也
而況於祭乎夫

天子者天地神人之主也當正始之際為代告之舉
具名而後命 御殿傳制而後遣禮殿而義重山西

之祭為海為濱者各一為帝王陵寢者二為晉六代
四王藩二王墳園者共十有二 專使而並攝其難殆
有加焉玉帛鐘鼓登降作止之 節非其至也希大志
行端恪足以有為初 命為儀制既習于所謂禮歷
考功文選凡禮官之宜否稱員名其所銓授而考覈
之者也今又以專職承特遣必其誠敬足以達
聖情精白足以格神親使之道固所優為而亦豈可
易而為之哉且希大以四而滿三載請移所得誥命
贈厥考郎中君及母宜人按事之暇將道樂平故里
焚黃而祭祭之道一也而公私先後之義則殊當

郊藉祧祠之餘海濱陵園之後而因得以及其親私
不廢公情不捨義典章著而倫理盡矣若懷古而思
登高而賦文章歌詠足以發其心志而播之鄉國者
又其餘事矣必為希大造哉希大舊學于予友遂菴
楊先生及于其視予也猶其視遠菴也遠菴提學山
西予嘗為作政難希大之行非政也使也故答之云
爾與希大游者李郎中始放輩請書以為贈作使難
希大之兄中書舍人本大時予告于家予之視之亦
如視希大也因并以告之

原禮贈希大宗伯

禮之道何始乎自天地以來有之矣禮之名何始乎
自經籍以來有之矣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
焉禮之云者配仁義智而為四德合信而為五常配
吏戶兵刑工而為六卿配易書詩春秋而為五經其
所自為名者合天地人而為三合吉凶軍賓嘉而為
五合冠昏喪祭鄉相見而為六以經言則有三百以
曲言則至於三千極天蟠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
行之則在乎人若其所以行者則有恭敬辭讓以為
之本有品節度數等級器物聲容綴兆以為之文古
之治天下者其居則宮室車輿其服則衣裳弁冕其

冠則尊爵俎豆其樂則金石絲竹其儀則登降揖遜
以之朝覲聘問射鄉燕享師田學校哀樂慶弔皆所
以教民成俗養其德性而定其名分使之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此歐陽氏所謂治出於一者也及禮與政
分則所謂節目度數者時殊而代異上古之制邈不
得聞夏商之禮孔子時已不足徵矣周禮書雖存而
殘缺已甚或者至疑其非聖人所作孟子所論爵祿
亦與王制不同漢唐以降議禮之家與國終始而卒
無所定是其官雖設文且不能備而況於本乎叔孫
通之儀無暇論已賈誼言之而未遑見用王仲淹謂

孔明不死則禮樂可興程子亦以為然然亦未

張子之學由禮而入其論禮制多本諸古而不易行

朱子於司馬氏所參酌者獨有取焉及自為儀禮經

傳通解未終而卒君子憾之然其論固在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復衣冠禮義之化分經以取

士列部以置官又製為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

式稽古定制諸書頒示天下是凡學禮者所宜究心

而况為其官者乎太原喬希大氏舉進士為禮部儀

制主事越二十有八年十命而至南京禮部尚書

謂予曰昔宇為太常少卿代祀西藩先生嘗作使難

以教今之行其將有言乎予惟禮之職重矣昔人謂
禮樂必百年而後可興今南京乃

皇祖開基之地規制具存百司庶府遵奉罔缺予嘗
奉使而南見小官下馬道側市民雖隔門牖亦起立
俟過比吳侍講南夫云嘗官禮部見國初書籍猶
有存者然則品節制度之詳尚可考而知也希大制
行端謹博經籍富文藻禮儀之事又其所素習者率
屬舉職罔不俟言顧於國家教民化俗之大尤有
深望焉者乃推行古義作原禮以貽之

記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因牛龍種平生好音
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
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
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
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重
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
頭是其遺像負負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
螭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

昔在弘治間

秦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

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
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其師左卷政贊者止
此又詢于吏部劉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錄此
語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蓋記問之難如此
恐久而復失之漫識于此以俟諸他日

私試策問十六首

問嘗觀楚漢之際矣高帝入關秦惟恐其不王何以
得之項羽引兵咸陽秦大失望何以致之范增勸楚
以除漢忠也而說者以爲滋暴張良勸漢以距楚是
也而說者以爲不義君臣得失之間蓋皆有可議者
姑以此評之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然嘗考之入秦宮室意欲留
居因苦口利病之言而還軍霸上怒楚背約欲攻項
羽因養民致賢之諫而就王漢中爲義帝發喪遮說
之辭也不然則兵出無名銷六國封印借箸之謀也
不然則幾敗公事欲捐成臯以東矣而復取敖倉則
因以食爲天之說欲拒王齊之謀矣而操印立信則
因躡足附耳之語非長安天府之言幾誤于山東之
策矣非先封雍齒之計幾陷于沙中之謀矣凡此皆
假于人力而所以自爲者亦無幾矣如不必自爲也

何必漢高入于此時皆可以爲之矣今論英主者必曰漢高其亦有說乎

問史稱高帝之寬仁文帝之恭儉今其行事可考而知也然高之事亦有似乎恭儉文之事亦有似乎寬仁者而各以是稱何哉若就其所長而論之其于是道亦容有可議乎否也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

問漢武帝之爲君其見於史者詳矣後之論者則謂治效不若高文而甚者謂與秦始皇無以異譽之則謂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甚者則謂詩書所稱何以加焉其亦有所指乎試言其畧

問漢之興也凡三高帝之創業得韓信光武之中興得鄧禹昭烈之恢復得諸葛孔明之三人者皆有陳說而三君皆聽而用之以成其功其說也何見其用也何效其優劣成敗亦有可議者乎否也讀漢史者舍其君臣奚先願聞其故

問先儒謂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當其時方分類聚勢均力敵或互相撐拒或互相陵軋故能鼎峙天下久而後合于一使三國之人材併合于一其功業治效當何如也然各就其國而論之宜以何人爲最以天下觀之又以何國爲優且蜀吳之治效雖成而

功業反不魏若成敗之際亦有不相合者果盡係于
人材否也抑由前觀之東漢之人材不為不盛矣而
卒以歐魏由後觀之西晉之人材無以加于魏也卒
掩魏而有之其成其敗又有大不相合者夫人材而
無益于功業治效又奚以人材為也試考其實推其
故而言之

問晉室之政可論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考課前
代之遺意也而論者以為傷理中正近世之美制也
而論者以為損政代其之計定矣而論者以為必有
降明之處久矣而論者以為恐貽後患名重海

內者或論其禮法于此大壞慷慨忠義者或謂其于
道有所未聞遭亂尚武此言似矣而論者以為不然
善處興廢有識稱之而或論其不能無罪此其為說
或出于當時或出于後世皆非無所見也試詳其故
問賞罰國之大政也善為治者必稱唐之太宗太宗
之論賞罰多矣嘗考其所行魏徵以直諫賞長孫順
德以受縣賞其賞同乎權萬紀以言利罰張蘊古以
按獄罰其罰同乎其餘若此類者尚多今不暇悉舉
姑摘其一二試相與詳之

問論諸葛武侯者多矣輕之者以為管蕭重之者以

爲伊呂何相去之甚邪謂其不終則功業必就功業果可就乎謂其不死則禮樂可興禮樂果可興乎或又謂其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是在伊管之間矣抑其禮樂之有未興功業之有未就者乎夫觀人者于其迹而不予其心未有不失之者也試原其心而論之以爲如何

問晉祖逖之清中原忠矣而胡氏謂其二道俱失庾亮之討歷陽壯矣而尹氏謂其四失皆備此必有說也其果然乎逖之與亮其優劣同異亦有可言者乎問吳赤壁之捷晉淝水之捷皆以寡敵衆變危爲安

論兵者未嘗不以為快也然曹操與符堅之勢孰難周瑜與謝玄之才孰俊劉備恨兵少而云足用桓沖請入援而固却之其爲見孰高或許稱黃蓋欲降或給使符融小却其爲計孰巧是必有說也論史者於吳則罪其不能乘勝以要歸路於晉則惜其不能因時以圖混一是果然乎使其出此其捷又有可必乎諸生以史爲學其勿曰非知兵者也

問文帝漢之賢君也然獄周勃削魏尚怒張釋之而踈賈誼召季布寵鄧通坐慎夫人而信新垣平進退予奪之際未合乎君人之道者亦多矣而卒能成盛

治昭令名豈其得失有足相掩者乎抑別有說也
問史之論宣帝者曰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刑名繩下
德教不純漢之元氣衰焉夫既稱必罰何以病其刑
之繩下既稱信賞何以見其德之不純豈德刑之外
別有所謂賞罰者乎既稱吏稱民安何以病其元氣
之衰其所謂元氣者又有出於吏民之外否也試舉
其實證其說相與論之

問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得於禪讓者何所起得於繼
嗣者何所因得於征伐者何所見而各有其弊何哉
夫禪讓之善似無容議而其為弊尤深征伐之際固
不足論而或彼善於此皆不可知也至於繼嗣廢乎
免二者之弊而有以長以賢以功之說其弊不可勝
言亦將何所適從乎試詳其故

問前代之事存乎經史然世有遠邇傳有信疑姑舉
一二以相質問天文之疑若月之光或以謂受日之
光或以為山河之影星之行或謂隨天而左或謂逆
天而右地理之疑若禹貢所謂九江或以為烏白至
箇或以為三里至廩或以為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或
以為沅至醴皆合于洞庭所謂河出積石或以為出
于昆侖或以為出于葱嶺而後世乃有星宿海之說

何者為是孟子載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春秋所書時月或以為改正朔不改月或以為改月此事之疑者果當以何說為準繫辭本聖人之書或者以書不盡言非孔子所詐太極圖為道統之源而或者謂出於術家非周子所著雖於書亦有疑焉乃若四皓之事班馬皆同而以為事不足信至不載之通鑑或以為實非此四人子房矯飾而為之者也文中子之名其為言圖在而唐史不載其諸弟子亦無一言及之後遂以為併無其人此尤有可疑者夫生于數千百載之後而欲懸斷於數千百載之前亦難矣

然儒師之授受者宿之沿襲亦猶有可據者試畫一陳之以觀博古之學

問孔黜異端孟闢邪說所以為天下後世慮也當是時釋教未出稱異端者莫若氏若然孔子問禮不言其非孟子歷排諸家而獨不之及何哉後之闢釋老者或作崇有論或作高識篇或者廣潛或者辨惑或言鬼神不可以治天下或言諷頌非所以致太平其於孔孟之說果有合乎或謂攻之而復大集者為不知其方或謂論而不能回其君之惑者無以易之也其方果可行而其論果可信乎乃若文名天下而謂

釋之道與大學論語相表裏英邁蓋世而謂老子得
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然乎否也且先儒所謂似是
之非者似矣何以言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近
矣何以言亂吾言心彼亦言心吾言性彼亦言性何
以見其殊吾言無為彼亦言無為吾言有為彼亦言
無所不為何以別其謬論性與用截而為二何以見
其不當截論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何以見其不當
分夫知其為教之非則其流弊不足言也今方黜邪
崇正往往見諸 詔令政事之間儒名士學者固當
不應僨志而愚民來俗尚有由之而不知者試相與

講之以為天下告焉

卷解

邃菴主人通籍

禁廬僑君京第隙地晨掃重扉畫閣客有過者叩門
而問曰此非楊子之居乎童子對曰是也導客而入
若引若曳複院繚垣魏堂巨櫺客乃躡足脫屣探懷
出刺將脩容以為禮且歷階而就次童子曰未也再
導而前委蛇隱翳突雷中啓懸櫺外蔽客乃髣髴指
擬逡巡睥睨耳側聽而無聞步將舒而復跋童子曰
未也盡歷紆曲豁達蒙矇及徑旁通曾軒倒綴葉几

庭設牙籤架度主人方兀坐書堆凝神注思聆警歎而崛起具冠裳而出俟客乃揖而請曰子何居之遽也主人曰從善實難從惡則易地有所宜擇俗有所宜辟吾將寄遠心於車馬託大隱於城市屏物誘於紛華去塵襟於板楔期深造以獨得匪超舉而長遊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六籍絲芬諸家昂沸衆難交錯羣疑積滯吾將辯亥豕於偏旁註盤魚於疏記思縷析而豪分廢窮搜而絕繼豈塊處而無營亦嬰心於有事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理之淵微天機之秘尼叟之所罕言冠犧之不盡意吾行高仰空鎖

深鉤遠致求四情於未發之時探五性於有生之際繇粗而益極其精舉大而遺其細尋墜緒於虞唐滌長源於洙泗窺數仞之宮牆涉千尋之涯溪會萬變以同歸或殊途而一揆顧茲菴之攸寄若百工之在肆彼居安以資深亦引伸而觸類者也客起再拜領遜之義識道理之鄉方得工夫之次第若馳康莊請執君轡若游大川請鼓君柁隨君所之無畫無廢鉅卷長辭高楮大字瞻唐學解擬漢賓戲匪菴則名敢告同志

藻軒解

青華主人建閣南輿高居江渺構材為亭甃石為沼
層瀾碧縠衆卉雲繞纈芳漱潔名之曰藻客有過者
難之曰萬彙藜茁群植並分鉅者為梗穉秀者為莖
筠堅者為檜栢芬者為蘭蓀山苞水葩莫可具陳彼
際之細何足以云主人曰君子設佩聖人取物匪名
則嘉惟義斯澤品不必富類不必僻况形為迂執象
為惑子坐聽我言藻之德夫藻者氣孕天秀根含地
靈內秉柔質外敷素英不雕而華匪赫其馨順時生
者為孫命與物為徒者為和光寧發潔以自濯亦何
心於行藏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高荒溪之

涯舟楫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為方以波
濤為家雖溷跡於草莽寧委情於泥沙客曰微哉善
哉其用于既出矣請言乎動主人曰或載衣襟或登
筐篚滌以甘泉薦以方簋陋末跡於藹蕘耻遺瑕於
葑菲繪形則與火齊明比德則與鑑為執功雖著而
不知其勞用非奢而莫閱其美客曰題哉君子之裝
主人曰嘻物貴實用禮戒彌文弗玩其華而采其根
楚佩江薇周歌澗繁桃李薇蕨維葛與蘋蘩瓜行韋
列國所陳繁藻之德於吾則均朝爾吾居夕吾爾郡
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雪民隱上華國勲惟夙夜是

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飲客棘吻君門巍巍矇
者莫辨君行濯濯瑕莫可括包荒納汗辭我不攬鄙
人何知敢謝不敏主人不荅莞爾而哂

冷菴對

陳君粹之以冷名菴舊矣比以江西食憲考績京師
持卷視予因託問荅以著其意其辭曰

冬杪之月隆寒初迫積潦增立飛雪斷路冷菴主人
方下惟開戶僑于燕山之下客有過之者但見空籟
灑地玲瓏簾巾鐵光而發玉屑評紛爐圍不煖纒挾
無溫客曰喜事有定人理有固然今子寒不為效隱

不為哀負不為睢窮不為虞抱幽守寂冷何利焉主
人曰我性固是也客曰天有夏令祝融煽陽亦龍奮
飛火傘高張野埴龜圻增波沸湯石藥金流飛鳥道
歲無邵堯夫却扇之能王仲都環火之方子於斯時
能保厥常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地有炎陬南海
之窟歔氣晝壅毒霧朝燭汗滴成漿氣吐成熈蒙締
若負揮筆如失無葛仙翁入水之神費長房縮地之
術子遊其間雖冷奚益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煌
煌要路赫赫權門勢饒騰天炎埃漲輪名腸內煎欲
火中燻獄鍛者為能吏手炙者為通人故月不可火

勝玉不充石焚子不能遠走出世高飛絕塵胡周旋
其間而弗郵厥身主人曰噫吾聞之矣伐國者不問
仁擬人者必以倫此獨何言而於我是詢吾固濯吾
行操深吾心思松桂為徒霜雪為期將使險人膽落
而不復逞貪夫股栗而不自持矯彼煩濁歸於清夷
冷之道其莫予知也又安能移火鼠之智而郵夏蟲
之疑也哉於是汲汎泉煮白石餐清水啣苦蘗客亦
再拜飽冷之德願同晚歲為冷菴客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三

黃題銘箴題跋

孝宗皇帝御書贊

靜中吟一絕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光
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於赫

先帝有靈在天明為日月散為雲烟發為文章星宿
森布二十八字應宿之數造化之動以靜為體萬物
育為天地參矣具機在我致用則人調元代工有君



有臣大哉 王言衆理無有推德與功為三不朽在
天地間並久俱長舊臣哀慕何自而忘

少傅兵部尚書馬公像贊

官有三孤公陟其位邦有九伐公掌其制觀夫嚴重
果毅之資閑深博大之器稱廟堂經國之才蘊尊俎
折衝之計歷夷險而不貳其心閱壯老而不衰其氣
累朝著德親荷于袞袞天下安危方厲乎重寄於然
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所譽其有所試若公之賢有識
者尚不能窺其涯涘彼善繪者豈非僅得其形似而
已邪

夏忠靖公小像贊

此善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其容氣和
親恭外朴中通不矯以為異不比以為同其大則君
子之不龜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畜而俱尊名與
世而無窮於戲疊州之使貞觀所遺以佐承徽者也
而身負其託淮西之帥元和所任以破元濟者也而
心疑其切君臣之相遇亦難乎其為終矣然則下車
問政如

仁廟贈官賜諡如

宣宗竭誠盡瘁死而後已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

龍於戲揚文貞所謂王子明韓穆主之風者固以其
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際之隆也邪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像贊

氣和志平弗驕以盈惟德之恒兮法精律明弗恃以
陵惟官之能兮五嶺提兵兩京司刑惟績之成兮七
奏之齡一品之榮爵齒並增兮惟官有評考實與名
式瞻厥形兮

沈學士民則像贊有跋

觀公之書銀鈞鐵筆睹公之容金相玉質得其忠如
懷拱壁之珎閱其藏如入武庫之室有博文游藝之

華有好德考終之實是宜

先朝量能以授官

後聖錄功而蔭秩誠足以侈盛事于鄉邦為後人之
表率者也

昔我

孝宗敬皇帝聽政之暇滿意翰墨尤好沈氏兄弟書

一日訪于內閣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學士度四世

孫世隆特授書舍人領制勅文字且宣索其家

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世矣卷有楊

文定溥所著傳揚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文肅幼

後胡祭酒儼魯學士祭諸贊并留內府不復降出
世隆乃別摹一像錄諸贊于後存于其家東陽因
贊一辭用紀一時之盛事云爾

題南京工部侍郎沈公小像

身若不勝衣而奄之則有容言若不出口而扣之則
不窮蓋嘗得西北江山之助為東南詞翰之雄當其
入分留務出奏民功持國之憲掌邦之工旋辭
祿以避寵亦完名而保終是雖在命大夫之列而有
愧君子之風者也

槐軒銘有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四明屠公於堂之南軒新闢
戶戶外抵堂榮之際僅足容武有一槐適生其間緣
戶而起其高出屋上可二三丈則布為繁柯覆為重
陰方酷暑熾熾時南薰透徹清入几格不知赤日之
當午也公顧而樂之若恨相見之晚者乃名其軒曰
槐軒賦以著志侍郎鄆城侶公姑蘇吳公皆和之出
以示諸卿大夫和者日益衆屠公則以銘屬予予昔
奉使南都禮部尚書金谿徐公時以學士掌翰林院
事指所植三槐謂予曰此樹既枯而復茂意院中有
當大用如宋三晉公所徵者屬予隸晉軒二大字扁

于楮際故公是詩及予而屠公見屬者亦以此也惟
王氏以忠信仁厚樂功名富貴之盛其祥在物蓋一
家之兆也然猶疑以魯文子傳久遠今茲槐所托顯
于官署天下人材所萃集之地其於氣運殆將有徵
焉以此例彼宜亦言不得不傳者也且一物之微而
顯晦出處繫於時者如此屠公感物用世觸類而取
之則凡魁梧博大之材樸茂敦實之器固將掄簡甄
拔以為國家天下用彼山林草澤抱德而隱處者亦
豈肯遺遠棄置之有不遇之歎哉由是觀之則公
之名望勲業當不徒為一家兆也從而為之銘銘曰

昔聞其三今見其一彼槐何知條異今昔昔在相門
今在公署彼槐何心實同出處惟天生材氣運使然
家運以百國運則千惟曹有銓若藪若淵彼材攸居
視厥陶甄材具小大槐其大者若作棟梁此物誰舍
或蔽若捐或顯若庸時哉時哉實維其逢公軒則嘉
我銘弗工公名之傳與軒無窮

長洲朱氏孝門銘

有序

長洲朱孝子顥字景南父病癱親為吮滌父喪當盛
暑負土成墳哀痛摧裂致有馴烏之異有司上其事
詔旌為孝行之門參政祝惟清有傳其孫存理上京

師因予友吳吏部原博以請于予比去吳公為速予
不置存理素不予識嘗訪族祖雲陽府君遺文手錄
見寄予感其義且重吳請作孝門銘以遺之銘曰
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美觀惟善是寶惟六行有
教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厚之效惟今南畿實古豐
鎬其孝伊何粵有遺老生有致養死有遺報哀盛行
路信及禽鳥匪人則然驗彼天道孝門煌煌
天子有詔其德孔耀惟後人是倣

邵國賢亞視銘

背惡鄉善為義孔臧守潔去汙於身有光君子體乾

之剛效坤之方致由一動闡然日章文為國而增華
名與世而俱長若一而具衆理庶終身而勿忘

蘆泉銘

蘆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
有泉出其旁漫灌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為物可愛其
德可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性嗜
經籍誼於著述之餘無所有事日周旋其間冷然而
耳入爽然而目接蓋將屬其德而達之乎政怡然而
契之乎心既舉進士為吏部員外郎通顯矣而不忘
其初間以質予請為銘為之銘曰

蘆生水濱不植而茂其美維何中通外秀泉出山下
有蒙必亨維源之深其流則清蘆以喻政泉以象德
喻存孔經象繫周易兩物殊類各有其有孰其麗之
為德之耦維古有訓遠則物取取之維何為德之友
德則育之政則舉之有鄰厥居擇必處之盈天地間
物盡吾與蘆哉泉哉請事斯語

井井亭銘有序

蘇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為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
味極清冽蓋其支派也井舊有亭歲既久亭井俱廢
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伐石

為亭於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想皆饗君之利不
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肅名其亭曰井井君既卒
葬于山麓其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亭中銘曰

有山出雲為雨于天其在地者則為井泉鑿而泓之
于山之根不滓而雜不淤而渾仰涵星辰俯鑑豪髮
維食與飲用之不竭有闡護之有亭覆之維名隆隆
井實受之歲久泉理亭亦云侈有惠封君曰是在我
浚深發洪否極終通上為憚懷外廓中空滌煩抹腸
仁者之功凡厥往來載盟載綆既庇其陰亦酌其洞
錫名孔嘉蓋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郡守之助

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為江為河奚并之為
維家有堂維國有楨為棟為梁矧惟彼亭來者昂哉
視我茲銘

謝生得米氏故硯上有海岳菴三字為之銘
曰

海嶽之英圖書之祥其人亡器則靡常得之者書其
昌乎

宣和殿硯銘 硯長可二尺廣尺有二寸橫
斷無雕飾皆刻殿名三字并御書之寶

此宋之物祐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溫潤而
乘維玉其如蓋竭江南之民力供內府之珍儲舍於
機之務而為詞藝之娛者也嗚呼用有顯晦身無榮
辱歛天上之雲烟閔人間之陵谷吾將撫宣和之往
鑒續丁未之遺錄觀萬物之聚散寄一感于心目

惕菴箴

尚寶少卿崔甥世興請予曰傑未第已喪二親祿不
逮養志存永慕自受學以後頗知嚮方懼弗能守願
示菴名為警勵之地予名之曰惕菴蓋取諸易禮及
傳既而為之箴箴曰
維人有心感物斯動惕然而興為憂為恐其憂維何

春由秋霜其恐維何朝陰夕光我秉天賦我受親體
弗踐非人弗肖非子加以惻隱為仁之形無之悽愴
為孝之萌終日乾乾乃德之成吾言弗信請視西銘

書讀卷承恩詩後

讀卷承 恩詩一帙蓋弘治庚戌 殿試之日讀卷
提調諸公所作都察院右都御史寧波屠公所輯行
于時久矣或者以為 國家試士之法專尚經術悉
罷詞賦正前代所不及矧茲科 制策方探化原求
治道又

新天子明示意嚮之始而紀事之作以詩焉何居夫

詩賦之所以罷謂其務技葉棄本祇非有司求士致
理之意苟華而不害其實世亦不能無取焉故九啟
之歌用之邦國二雅之詩施之廟朝古之紀盛事而
詠成功者皆是物也夫使其併偶聲韻不病于科場
而典章制度賁敷于廊廟是不徒不相悖而顧豈不
相為用哉然則是詩也敘而傳之可也官以讀卷名
者十三人為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博野劉公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宜興徐公戶部尚書臨潁李
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山丘公兵部尚書鈞州

馬公刑部尚書建昌何公工部尚書東鹿賈公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洛陽劉公工部右侍郎掌通
政司事衡陽謝公大理寺卿蠡吾馮公而屠公及予
皆與焉以提調名者三人則禮部尚書盧氏耿公左
侍郎錢塘倪公右侍郎太原周公也詩倡于馬屠二
公和者皆徧傳臚以後予繼倡亦辱有和者并以附
之而徐劉二公為序茲越五年十六人者博野公不
及序以去及立李謝三公先後捐館王何賈三公已
致仕馮公為南京工部尚書在朝者僅及其半今
徐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劉公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狀公
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馬公加太子太保倪公為尚
書屠公進太子少傅左都御史周公遷吏部左侍郎
皆非舊秩而予適以侍講學士累遷至今官又承之
內閣從徐劉二公後故復識其末俾來者有考云乙
卯四月二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
東陽書

女孝經圖跋

駙馬都尉樊公大振出女孝經圖一卷無名識後有
祭酒胡公若思記以為宋李伯時作而世所傳願卷

集載此記首有吾家舊藏四字知為胡氏故物也按漢曾世叔妻班紹國之女弟撰女誡十八篇大抵倣孝經為之故俗稱女孝經後世畫者多圖其事而本亦不同此卷筆意精絕誠有如胡公所云者非近時畫手所能彷彿也夫畫之為用亦淺矣及其至或可以感善創惡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施之婦女童孺尤宜使其據事指物因辭以達意如后妃之間諍妾女之貞烈樊文之忠讓驪姬之狠戾宜亦有悚然而興惕然而懼惟者夫若班氏之文雖真贗工拙未可深辯而其義不失乎正君子苟有取於斯圖亦無擇於

拙言也夫子又聞唐郭良輔為武孝經宋崇文總目亦載大農孝經酒序經諸書者今皆不復見矣安得與此圖並傳以為博物洽聞者之助乎樊公讀書攻詩有王晉卿之風非徒弱於藻繪之好者吾不敢效東坡留意之戒姑因其請而識之

題宋舍人草書後

宋舍人仲珩書評者謂四體皆為國朝第一其真草篆隸皆及見之信然飽菴少宰所藏草書樓禱歌與王允達舍人家所見稍異殆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又非株守一格者比真翰墨之雄也但紙用粉箋

歲久剝落殆無完筆使觀者徒賞其風神而已惜哉

書 賜遊西苑詩卷後

右 賜遊西苑詩一卷蓋宣德癸丑夏四月

宣廟賜文武重臣及諸侍從並遊內苑閣老黃公准已致仕以謝 恩至特與焉時館閣諸公賦詩以進各錄副卷于家閣老楊公士奇序已刊于家集此卷則平陰武愍王家所藏者也於戲君臣之際亦重矣蓋必有天冠地履之分而又有家人父子之情然後上下交而德業成都俞世遠始替於下堂之飛至於尊君抑臣之世則變之極矣後之所謂交者乃流於

近狎失於浮豔或者 不於公卿學士又移而之他其

為治效安足望哉我 朝自

皇祖以來優禮儒碩 遠超近代凡一豫一遊一張一

弛嚴而泰和而節者 皆於此卷見之宣德之治固有

得於體貌之隆信任 之篤者誠億萬世所當法也東

陽以後進非才備員 左右不能贊 明良喜起之化

於此亦竊有感焉平 陰之孫嗣成國公輔出卷相示

因敬書於其末

書杏園雅集 圖卷後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 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

九人會于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
則謝庭循所作也堂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于西
楊之子太常少卿道忞再見于西王之孫順天府訓導
綸三見于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
軌蓋當笑談偃仰之餘倉卒摹寫宜有得乎筆墨之
外若太常尚寶三丑石及東楊之孫吏部員外郎旦東
王之孫兵部司務一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眉宇固然
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託于鐫組圖畫之間寧非
以其苦心好藝茲公曾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洪武
之開創永樂之戲也凡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于正統

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
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于流連怠敎之地何其盛
也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勤乎君然後德
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因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
極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
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
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也時稱文
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皆以居第為別
其稱文端為東王文安為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
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與西為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

者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比圖不及見也姑識于此卷之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書忠節錄後

右忠節錄一卷少師謙齋徐先生錄尚書吳公友雲死節事也公宜與人少為國子生國朝洪武初高皇帝既定元都魏國徐公禮遣赴京師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參政坐事被逮

上重其才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令公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所獲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行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懼罪說公改制書共給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辯髮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禕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敵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敵為國子生敵貧不能歸葬公于武昌舊治因占籍長子孫今閱再世矣弘治初李尚寶應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為傳以傳比都御史王公詔巡撫雲南聞先生道公

事謂忠文在正統間已贈官賜諡定忠節初祀于其地而公事獨未著為請于朝

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改祠額為二忠茲先生所錄者其始末略備矣方黻葬公時大夫士賦忠節詩為卷後并其誥命遺書皆燬于火潘子安海天清嘯集有詩一章劉職方于高集四章則為公作者故并錄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者皆附焉惟我國朝用夏變夷以綱常立天下而以風節厲之於勤事死節之臣必有褒卹之制雖先朝所未及知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

已遠時已久而或置可謂意周而法密矣雲南遠萬里外殘胡餘孽害我忠良而其名跡顯著歷百餘年如一日

英廟之卹恩

今上之秩祀蓋推

高皇帝廢子返葬之意而行之者也嗟夫時變境易兵革擾攘之際雖闕庭幾甸之重節義之沉沒者何限况其他乎金華文獻在國世盛故忠文事最著公之名雖前輩所重然非公之輕重一世言是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

行也崇德報功之柄固繫于... 此哉若表前賢
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其... 是也東陽觀
國史知公名又從先生獲觀... 題其後

書五賢遺像後

按察副使邵寶國賢按方正學燕救五賢者各圖為
小像請予識之愚不敢議擬前賢乃取張南軒所撰
諸葛武侯祠堂記蘇文忠進陸宣公奏議表及司馬
溫公神道碑溫公撰韓魏公祠記魏公撰范文正奏
議集序摘其要語各錄于像之左方然又嘗考其所
自言者武侯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宣公則曰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范公則曰先天下之憂而
後天下之樂而樂司馬公則曰平生所為未有不
對人言者而魏公所謂盡力于君死生以之豈可預
憂其不濟者則司馬記已載之美古之君子自知之
明所學之正固如此亦豈待乎贊頌表述然後自于
世哉學古人者必論其世而原其心國賢好古力學
蓋有出乎圖像之外他日殆於此自考焉國賢勉哉
題唐宋名賢像後

右唐宋名賢像一冊凡十八人予嘗見于費侍郎廷
言家蓋宋筆也學士鮑菴吳先生命寫真崔姓者摹

為此卷雖神采略異而石守故存觀者可以諫然起敬矣

題宋諸賢像後

石宋諸賢像一卷凡四十人袍菴吳先生所得像與費侍郎本相出入亦互有同異如王冠文富諸公尤甚蘇像世所傳最多大抵皆類此其多髯者妄也噫夫士君子之德業文章名天下傳後世者或曠世相感或殊方交慕每獲睹其遺容餘範必起敬興歎而不能已此人心之同然者也顧殘縑斷素累歲積世出於兵燹道路之餘雖其子孫亦未必能守况其他乎今去宋不數百年而存者止此非有所謂文章德業者宜不得而與也矧其間有子朱子在焉雖欲不敬且慕可得哉謹題于卷端復綴書其後云

題元四臣像後

石元四臣像一帙袍菴所藏虞邵菴像予嘗見之吳草廬程雪樓揭曼碩皆未及見見之實自今始竊有所感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天下古今之大變然其車書文軌幾至百年詞宗學士後先相望有不可泯者惟名教節義君子於前代之遺民中原之逸士不能無備責焉揭不暇論也嗚呼安得取別卷所藏文

信

置之几案日薰沐而與之周旋也耶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四

題跋

題宋理宗御筆後

宋理宗御筆七言律詩一首後有賜吳潛三字又有
庚戌二字印蓋河熙十年履齋公為叅政時所賜也
明年公入相又明年遂罷開慶元年再相明年復罷
方其嚮用之時恩禮優渥至以文事相與以治效相
頌不旋踵而踈斥廢棄若未始有者君子之難合而
易退固如此故苟非道交義合乃徒以言辭體貌為
輕重其待也哉吾鄉先達學士劉先生題是卷慨

信

置之几案日薰沐而與之周旋也耶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四

題跋

題宋理宗御筆後

宋理宗御筆七言律詩一首後有賜吳潛三字又有
庚戌二字印蓋河熙十年履齋公為叅政時所賜也
明年公入相又明年遂罷開慶元年再相明年復罷
方其嚮用之時恩禮優渥至以文事相與以治效相
頌不旋踵而踈斥廢棄若未始有者君子之難合而
易退固如此故苟非道交義合乃徒以言辭體貌為
輕重其待也哉吾鄉先達學士劉先生題是卷慨

君子小人之並用蓋公紹定間為郎官時上疏有云
毋並用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廉容褻說正論以為
皇極其於理宗固窺之深矣今閱世累代跡其故實
猶以為 朝廷之盛事不亦重可慨哉先生之題為
公裔孫學正原熙原熙之孫為今行人宗周待卷視
予紙墨圖印完好如故自其家觀之其文與獻亦足
徵矣因贅于末簡而歸之

書趙松雪十七帖後

古之名能家者未始不有兩師法世傳松雪翁臨右
軍十七帖不啻數十本他可知已學書者以晉為正
松雪書雖骨格有可議而得其風韻最多正坐是故
此帖克道官論所藏遇所得意往往有咄咄逼人之
勢較之其所自書雖妥貼未逮而奇技過之亦豈非
述法之易而創制之難乎後之學松雪者失其風韻
而規規骨格之間是宜其弗逮遠矣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于孟遠外孫
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吳正
傳皆有題識知為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
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截以去以意屬讀僅

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為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為近意者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室者自稱為宋遺民幸生于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學因歎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也是時宋既改物宿儒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遷革衣冠之塗炭而不忍自附于膚敏裸將之列先生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既久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父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畫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

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贅也

書沈石田詩稿後

石石田沈君啓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予欲有所序述堂觀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間始刻于蘇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予予憮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于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為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

文後卷四 一三一
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
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于後世乃流為技
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聲之
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
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
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橫絕負出蹊徑片楮足練流傳
徧天下精典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
若是者不過千百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
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于其家非遇知者
歛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

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入且終文定之諾
云石田名周蘇之長州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

書蒙翁書劉靜修詩後

外舅蒙泉岳公謫戍肅州時嘗書劉靜修幼安濯足
淵明歸來圖二詩肅人藏之幾五十年矣常侍御承
恩西巡得而歸募善繪者為二圖共梓為卷間覽而
傷之靜修天下士也二圖之題故非漫作我公以忠
直致禍幾死不測其書此詩則感流寓之火念遙歸
之樂託志寄興確然不失乎正者亦已深矣東陽尚

友古人景慕前哲無能為一辭之贊嘗讀靜修詩集
有所擬述輒附錄于後云

書文公先生繫辭本義手藁後

太常少卿燕翰林侍讀費君子克得晦菴先生易繫
本義藁本數紙皆烏絲欄大小字分經註書間有竄
易即所竄易與世所傳定本亦或不同其意同而辭
異者不敢悉舉如游鬼為變註曰鬼既游則鬼降而
為變定本乃曰鬼游鬼降散而為變蓋其初說似微
有次第之可議而定說則見鬼鬼相離無分先後之
意方為精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註曰一與六相得

合而為水二與七相得合而為火定本乃曰一與二
三與四各以奇耦為類而自相得一與六二與七皆
兩相合而語錄亦曰相得如兄弟取其奇耦之相為
次第有合如夫婦取其奇耦之相為生成又曰甲乙
木丙丁火相得甲與己乙與庚相合蓋初說止一義
定說則於經文而字各字皆有著落而義益完足矣
先生明聖學傳道統之功固無俟論至于訓釋經傳
剖析義理繭絲牛毛各極其至而明暢妥帖無復遺
憾天下莫加焉先生嘗自謂字字從分全等子上稱
來今觀命意造語累易而後定然後知其用心之密

也今之學者苟能誦習而講求之雖中人可以見道
使此義作於宋之前彼以文章名一代者得而觀之
豈復疑於是書至以為非孔子所作哉

蘇子由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
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于霍山裔孫文斌景
泰元年文斌卒妻任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
于成化四年以舊業為鄰人所侵携虎持誥懇于
巡撫都御史王公弘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
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任曰此爾家世

澤不可棄也任以足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為之裝

飾

張誣為質物責貸金若干而有所赴懇輒遣人遮止
之後任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
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
年過廬州為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携至
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
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語為重蓋國之典
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
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寶者幾為傳物至于
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

手喪亂之變累脫于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
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君之希古好德
公天下之物而不為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
三蘇祠又為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跋聚芳亭卷

少保湖州闕公朝瑛出其七世祖介甫提舉聚芳亭
卷視予介甫蓋其祖字本不仕提舉則鄉俗所稱如
待詔將仕之類耳記一通乃元至正間紹興路儒學
正陳遇所著稱亭扁為九泉學士所書而不舉其姓
字亦已逸去矣詩若干首其自東南人士而緇黃之徒

亦與焉詩不必皆工其字畫往往得松雪餘緒有趙
桐生趙肅者尤為近似意者或其族人或陳恂者號
亦山則學正之族無疑也又有平湖錢永壽平湖本
漢故邑後隸海鹽本朝宣德間始析為縣隸嘉興
府嘉湖固鄰郡地平湖或其鄉名昔已有之亦未可
知也湖經元亂以張士誠為我驅除納之盛世得
不轉徙故家文獻猶有存者少保公以科甲起家位
登三事文學治行為

累朝耆舊元宗拔族于前有光而其先世之清風雅
尚託之冠裳鉉槩之間者吾能徵之矣夫所謂聚芳

者名花異卉蕩為浮埃不足深惜而詩書圖史遺芬
曠馥在其子孫者其來未艾謂非少保公之賢而致
然哉公與予同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刑
部尚書少保則致仕時加命也予既為補書亭扁
于卷首因復識于後如此云

跋宋高宗御書養生論卷

右嵇康養生論一卷真草相間用智永于文體後有
德壽御書印德壽宋高宗宮名作于紹興十八年戊
辰實中興之二十二年也又九年丙子孝宗受禪始
尊高宗為太上皇退處德壽又十四年年八十一而

崩于是宮此書蓋倦勤時筆計其年當過耳順而精
墨精密乃如此豈真有得于養生之說故歟史稱其
博學彊記繼體守文而撥亂反正復讎雪耻為未足
觀于是書者其亦有所感矣吾友楊應寧邵憲得此
而藏之敬題其後

跋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

古墨林一卷守溪王先生所藏也宋蘇長公一帖即
萬竹山房所刻者與黃山谷蔡君謨二帖皆精絕米
商宮後一帖亦佳前一帖自稱醉書而其本朝御府
題跋極其獎許蓋寧宗嘉定間筆也張即之小草世

所鮮見元鮮于困學後一帖殊有思致李雪菴以楷
書名此一帖行草亦渾朴可重予嘗見其大幅草菴
字正如此虞邵菴一帖稱歸隱時作然猶當在目昔
前也蘇昌齡仕偽吳為學士周伯溫為執政其人不
足評而詞翰皆可取但周草不及其篆書遠甚楊鐵
崖不以書名而矯傑橫發稱其為人陳文東國初
名筆松入宗之此一帖校其楷書頗似不及姚少師
一帖小楷書其詩跋乃後數年作稱姪繼代書惟律
詩一帖頗效蘇書後書與仲溫賢友仲溫蓋宋克字
此亦必國初人而不著名氏不可考也嘉興周鼎

伯器題其後則遂以為南宮宋思為誤句但所謂雲
東逸史者乃前御史姚公綬知此卷為姚氏物姚亦
能書有識鑒故輯此卷為精然其沒不二十年而已
再易主矣可勝歎哉卷首三篆字太僕丞金湜本清
書金善摹印篆亦不俗予既跋此卷亦別篆三字于
後是日在閨署與守靜焦先生同觀守靜云嘗聞趙
松雪過酒肆見其帘字駐視久之謂當世書無我逮
者而此書乃過我問知為一僧書則雪菴李溥光也
因俟僧來有與往會與語而合薦之朝累官昭文館
大學士守溪亦云姚少師賑濟還吳見酒帘字問知

為一少年書呼而見之養以為子
太宗嘗之至太常少卿今其子孫存焉是代書此跋
者也此二事皆奇而相類故附書之

書柳誠懸處州帖後

顏魯公措法嚴重而行草流動首尾貫串若無端倪
柳誠懸此帖深穩醞藉與世所傳石刻矜持結束弦
直而鐵屈者如也二手觀書者固不可一律論哉然
世但謂顏筋柳骨故雖醞藉流動之中所謂筋與骨
者固在也固與克溫學士談二家書法故併及之

七賢過關圖跋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余嘗讀劉孟熙霏雪錄所載差
詳蓋黃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
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意以為
趙子雲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闊遠則不逮其言
止此不指為誰其也元曹文貞公伯啓集有詩曰清
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
服牛乘馮欲何之意指晉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
觀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錄又稱虞邵
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
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

關蹇驢驄馬樵山博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
半人則是皆以為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
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
君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
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
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舉白
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
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
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又
曰承平何事有行役况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

亂後飄泊天涯共為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
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
海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
詩又三山秦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禱
李詩海鹽李季衡曰謫仙之間詩無敵輞川繪事尤
難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為
唐人也今此圖摹寫徧天下而牛驢羸馬纏裘大帽
關山風雪之狀皆畧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
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甥間以贖予予亦
不能悉也姑輯舊聞以俟

跋米南宮墨蹟卷

右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
斷為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
蘇黃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
外有藏蓄之風焉予所見米書似此絕少評書者當
自知之

屠丹山詩卷跋

右太子太傅丹山屠公手書長歌一卷以遺贈太保
周文端公者也弘治間二公並為吏戶尚書曹署相
繼接篇章相倡答齊史僅隸給後不暇大抵周詩尚

精鑿屠詩尚快捷體不必同而同於好樂觀丹山此
卷每章動數十言疊疊不厭其捷可知已及二公先
後致政歸不相見者數歲更化之初相繼 召用時
禮曹事簡文端多引疾在告而丹山以臺務倍冗舊
興頓踈不數月文端復遂歸志此卷蓋別時所贈者
未幾丹山亦復歸歸又閱數月而文端之計至矣嗟
夫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閑其間聚散欣戚固有不
可得而齊者二公承 召而起奉身而退蓋畧相同
惟文端好得考終贈窆階加美謚事定於蓋棺之後
家傳於授簡之餘則雖言語詞翰皆文獻之所在宜

斯卷之長存也文端之仲子尚實少卿曾請跋於予
蓋公治命既為位哭公始得援筆以附掛劍之義尚
實乃受而藏之

書化度寺帖後

予兒時亟聞先慈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
右而未獲見見汝帖數十字已磨滅不可觀每以為
恨今太師英國張公間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祺家
物銘叙略備其空紙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用蓋
印者帙後若趙松雪楊曼碩峻子山諸公皆有題識
惟謝端所謂藏鋒玉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為得之

周馳云石刻羽化已久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公博
雅好文事尤重世澤其永寶之如李氏所識也夫

書先府君遺墨後

先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府君嘗衍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
式及結構八十四例著論一道景泰間上之 朝既
不果用論例藁手自藏弄比棄養後發篋見之爛紙
斷墨殆不能讀而所謂勢與式者已失之矣弘治已
未內弟太子太傅成國朱公廷贊嘗出所藏勢式一
帙則府君中年所書以贈外舅太師莊簡公者東陽

不覺哭失聲於是補訂家藏論例之闕復取其所謂
勢式者彙成全帙以藏越十餘年屬國子生太原宋
灝者摹勒大字勢式而論例子小又多殘缺東陽乃
手錄于石而篆題其前曰懋菴府君字法手藁并刻
焉東陽不肖不能嗣習楷法粗述舊聞用存乎澤以
畢平生之志若其品格意義則有名能書家者在非
不肖可得而與也正德庚午十月望日男東陽技澆
書

書顏魯公祭文藁後

魯公楷法端嚴一筆不苟書家者流或頗疑其局滯
及其屬草之際流動飛越莫知端倪如西安所刻坐
位帖者是也漂本序藁予嘗見其真蹟於蔣御史宗
誼家始知石刻去墨跡遠甚恨坐帳真跡之不見于
世也此藁乃在東京時祭伯父文嘗於陸詹事廉伯
家見之少宰李叔淵得以相視吳文定公及邃菴楊
都憲皆有題識方與喬亞御希太三復撫玩又不知
此書曾有石刻否有之當復何如姑識卷末以俟知
者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

舍人裴輯于嘗所還徃簡札數十紙為卷蓋自並仕
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諦視猝不知為何
人筆也因撫而歎曰人之少老其異一至此哉當弱
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略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
駕第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
而箴規磋切予得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
可棄者况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沒聚散
之際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
乃能俱藏並錄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而篤
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觀不覺
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心之知其志之不可
拂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遺無幾為不足校也
乃為之標首跋尾憮然而歸之

書石勒聽講圖後

石勒令人講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以為此
法當失聞留侯諫乃云賴有此耳彼胡以膽力騎射
自負未嘗誦習韜略而及此不可謂不難矣史稱勒
雅好文學起兵時立君子營既僭位置史學祭酒其
亦有所得而然乎勒之答徐光云若遇高皇當北面
事之與韓彭比肩及其聽講乃與留侯之見合若高

祖所不及然借箸未還而銷印已趣高祖固兼留侯而有之矣且勒亦非真達義理識事勢不過校計于利害之私彼張賓自此留侯勒所委重所為建議亦不過猶夏干紀之事罪不容誅寸長一得蓋不足置喙於其間也此圖殆元人所作意氣之雄黠耳目之傾注宛若聽說發難然者亦獨非有所感發於其間乎觀者其以畫視之而以史視也吾甥崔禮部傑得之于覽而有感焉為題其後

書石鼎聯句圖卷後

石石鼎聯句圖一卷凡八段每段摘韓文公序語分

書其次紙縫有小御書印後有宋學士跋語定為宋思陵書李公麟畫觀其苦吟傲睨潛行悵望風神意態各極其妙而筆勢圓活若真有契會然者謂為公麟真跡固宜思陵書意度整暇且當國諱則闕其點畫間有遺誤不復寬補揆之事體亦有宜然夫以宴安玩愒之時雖詞章藻繪之事猶足以妨治而養亂若石鼎之詩說者謂文公寓言戲作非實有此人與此事即有之亦不過騷人墨客所與資屑吻適情興者其於身心政理無益也而况有甚於此者乎此卷盡廣信張真人家所藏故印識猶有所謂留侯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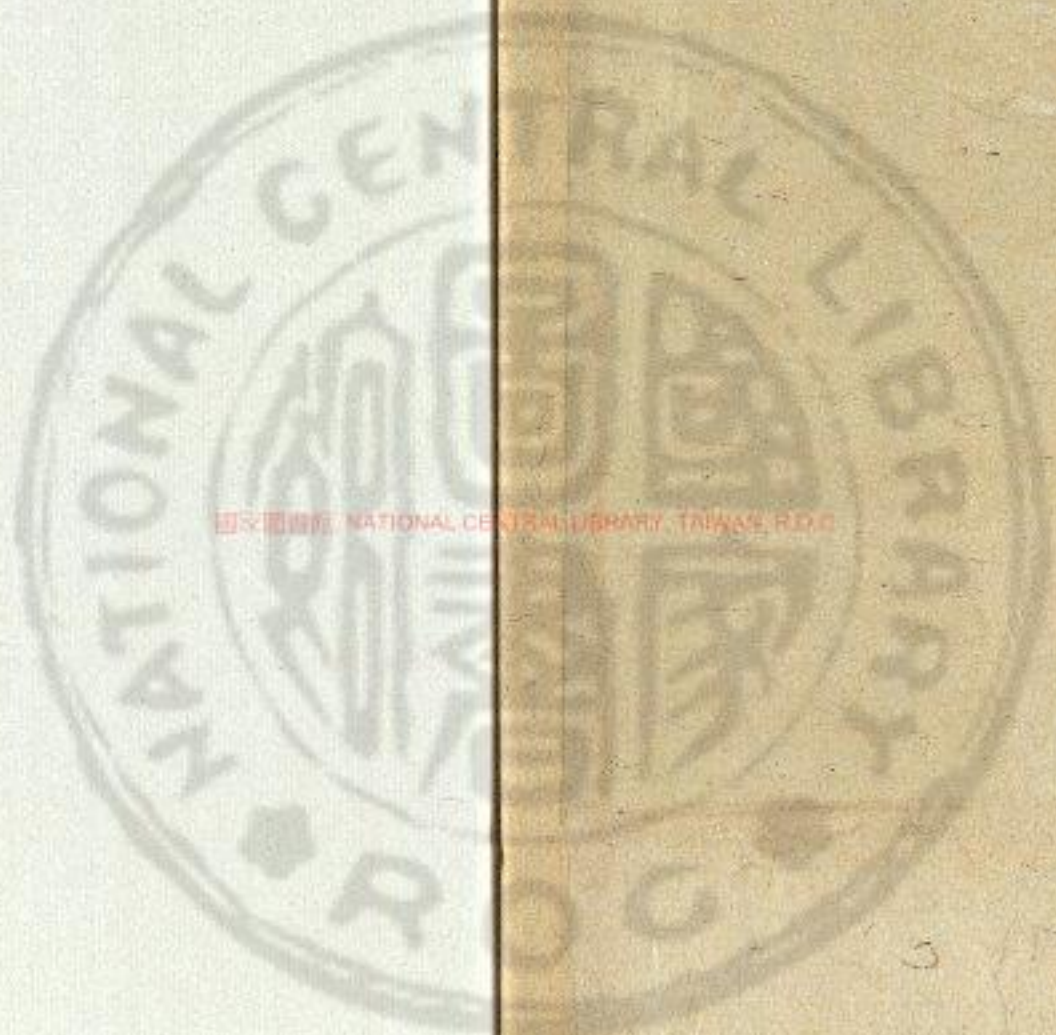
者比楮墨散脫為家人輩包裹果物監察御史李自石見而收之叙次表飾完整如故因又歎其世家故物而使之散佚不守曾經錄符劍之不若親雖道家者流如軒轅彌明者亦難乎其入矣噫

書范寬下蜀圖卷後

右范寬下蜀圖往歲於謙翁徐先生家見之翁精鑒識相與歎宋初武功之盛繪事之妙翁不可作矣比再見於其孫尚寶丞文煥嗟乎四三年來蜀寇未靖安得起翁於九原而與之一慨也邪

書戴都憲手稿後

此松厓都憲壽東山司馬詩手稿也越數日未登而松厓已物故司馬乃為之罷會蓋此詩作于十二月中松厓以明年二月初七十以次當壽曾不幾時而竟莫能待也人生離合之無常可歎哉予既遣人錄其詩因題于稿末以歸司馬為後來故事時弘治十八年歲未盡七日松厓沒後一日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6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十五

祭文

同年祭倪文毅公文



昔在

先皇登崇俊良公我同進並躋玉堂 經帷啓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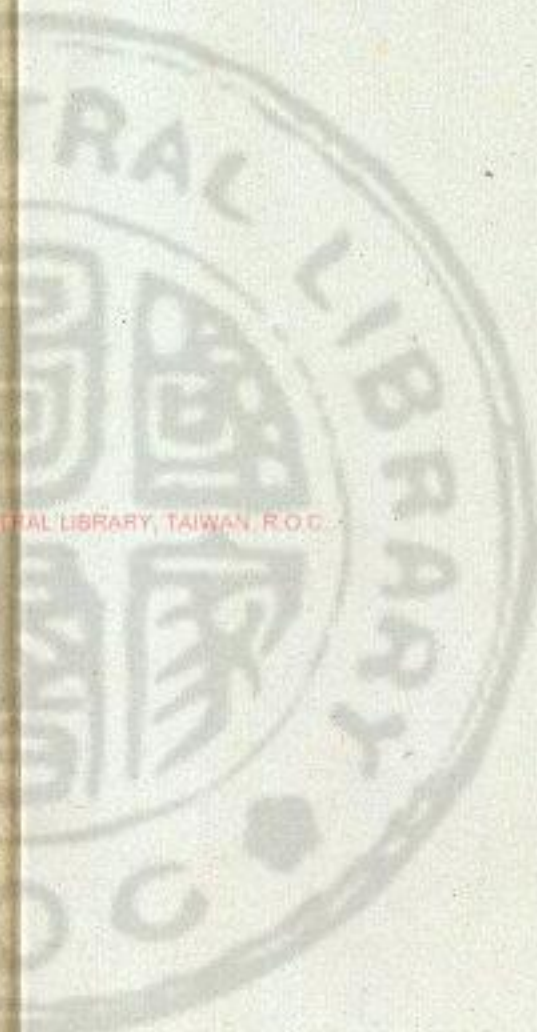
筆鋪張宴必接席班必聯行公當此時顯顯昂南

省擢秀中台耀芒車書玉帛黼黻文章宮保晉秩留

司贊襄入掌天曹左右

帝旁進退人物訐謏廟廊公當此時炳琅我言

公病握手在牀哭聲載門我弔公喪跡謝朝藉魂歸



江鄉公當此時容、莊、凡在士類罔不盡傷矧我兄弟哀胡可當執紼有日東芻是將嗚呼逝矣何日而忘

同年祭傅文穆公文

嗚呼鄉有先達 國有舊臣培養成就代不數人公之文章演迤齋淪公之性行緝栗溫純詞苑毓秀卿曹致身功在啓沃業存經綸地極台斗望隆冠紳遊鷗始運屈蟻方伸中道傾逝天胡弗仁友朋之義休戚實均共期僇力以贊化鈞公今棄我孰與為鄰昔我同年如木向春今我同年若星在晨嗟公已矣寧不傷神執紼而錢玉河之濱目送行旄心隨去塵與公永訣涕淚盈巾嗚呼哀哉尚饗

復畏吾村舊墜告先考墓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二月戊戌朔越二十五日壬戌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于

顯考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府君尊靈曰東陽伏承治命以祖塋狹隘弗寧厥居哀痛惶惑厝于茲土先妣舊封梓未克合宅域未備碑表未建因循苟簡十六七年比因長男兆先之喪追念體魄欲別卜佳城以次遷祔蓋嘗遠涉房山改築樹

村而山崎地褻卜不協吉窮則反本竟歸故域乃竭
志倍力盡市其旁近地百有餘畝可以周築垣墉通
行神道昭穆可序遷合有期平生鬱抑之懷一旦而
遂感激之至轉成悲傷是用告諸墓前上慰靈爽俯
仰今昔哀何可言謹告

遷葬告先考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五月丙寅朔越十三日戊
寅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于

顯考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府君之墓曰舊塋既復遷合有期此者請假於

朝伏蒙

聖恩特賜葬祭增光墟墓倍感衷腸敬卜良辰奉啓
玄宅憑棺叩顙究接音容舂鍤之聲恐干靈爽事非
獲已情實難任道路伊邇松楸在望仰惟先志視往
如歸季弟東溟幼男兆同附葬已久長男兆先權殯
未窆並從遷柩謹告

將合葬告先妣文

維弘治十六年五月丙寅朔越十三日戊寅孝男具
官李東陽敢昭告于 顯妣贈夫人劉氏之墓曰吾
母之喪四十八年吾父新塋久未克合心懸兩地痛

徵終天遷祔有期褒卹旋降入謀既協神相位同預
告幽靈仰祈明鑒謹告

合葬告先考妣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五月丙寅朔越十八日癸
未孝男具官東陽泣血告于

顯考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蕪文淵閣大
學士府君顯妣贈夫人劉氏曰嗚呼痛哉自我先祖
葬曾祖考妣于畏吾村吾母之墓實在右穆墓地狹
隘不過二畝吾父吾叔志存增拓為有力者而據病
間遺命飲恨而終暨別葬于故城小西門遷祔事重

不敢輕議松楸相望曠如山海左瞻右盼五內分崩
痛定而思有悔無及邇歲別求吉壤百計莫諧長男
兆先旁殯墓舍爰而未祔哀與日增天誘其衷復圖
舊地宅域既闢樹築苟完仰荷

聖天子優假之恩貸以旬日衰卹之典過于尋常地
利天休皆出望外神人協相悲感交并嗚呼生也同
堂沒而同室昭穆具在子孫列侍吾父母之靈若可
以少慰矣東陽不肖主不能盡承顏養志之禮喪不
能致慎終追遠之誠不孝之罪焉其可贖捫心叩顙
無以自容誓竭庸駑用圖不辱尚祈恩庇佑我後人

謹告亡弟東溟并此附告

安葬告先文

汝爹吾先汝父未葬實我我心葬既有日聽我告汝小西門之地汝所樂也不得已而遷畏吾村之墓汝之所常病心焉者也而歸之皆汝平生意料之所不及也嗚呼送死大事其責在汝我乃行之人亦有言可謂倒行而逆施矣今上而遷父合母下而葬子勞苦不足論吾何為其心哉汝其從汝祖依汝母携汝弟以安處于斯也嗚呼痛哉幼男兆同并此附告

遷葬告曾祖考妣等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五月丙寅朔越十八日癸未孝曾孫具官東陽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處士府君曾祖妣孺人賀氏顯祖考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府君祖妣贈夫人陳氏曰茲者奉吾父資政府君之柩自小西門與吾母劉夫人合葬于此弟東溟男兆先兆同並從遷祔昭穆具備骨肉咸萃伏惟尊靈默佑永底安吉庇我後人先叔父百戶府君叔母孺人唐氏亡室贈夫人劉氏繼室贈宜人岳氏亡弟東山東川同此附告

祭衍聖公孔以和文

嗚呼哀哉嗚呼昔之歲公來京師凡我斯文載游載嬉
月夕風晨左書右詩惠而過我不醉無歸二十餘年
敬久不衰矧我猶子聘我令儀曰此大宗寔維本支
後繼我者非此其誰公奉兄命我慰母慈吉卜既協
家人具宜我子東行驥尾是隨誼重骨肉勢忘崇卑
笑而謂我此會何時踈未及還樂極生悲公書弔我
情見乎辭公病不朝星霜再移為公屈指秋以為期
訃音倏來將信將疑東望停雲涕淚交頤瞻彼關里
莫掘我衣濟上之約雖悔可追公有令聞美玉良珪
公有高懷月霽春熙一旦而沒云胡弗思孔廟之榮
公適罹之梁木既構斯人則萎我為公慟匪獨予私
欲往哭公室是遠而何以致我絮酒矣難辭以為仰
公知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穉人岳氏文

蒙泉翁門有女六人婦李者四其一則學士之婦符
卿之賓有孝有則于宗子姪家有祿食 國有錫思
然而健者半病者半遭屯坎珂餘二十春嗣未及延
而已弗自保其身矣我家翁之澤於是而盡吾黨之
厄亦何相因至此耶閔計之日執紼之辰吾方在告

情莫得而伸也。一觴之奠聊以致吾親而已。嗚呼其
憫邪其弗聞邪尚饗。

蔡家婦告墓文

維正德元年歲次丙寅三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孝
曾孫兵官東陽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顯祖考顯考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府君 顯曾祖妣顯祖妣顯妣贈一品夫
人之墓曰茲者合葬家婦潘氏于長男兆先之壙此
兒此婦聰明孝順能事鬼神靈其庇之俾永永相從
于此也嗚呼痛哉謹告

又

汝爹告兆先茲者合葬汝婦潘氏于汝墓惟汝夫婦
其無復養我及汝母也嗚呼痛哉

祭海釣蕭先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病告初起乃能以瓣香疋帛遙祭
于朝列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海釣蕭公之靈
曰我友天下為士實難定山有莊南屏有潘公起東
徼周旋其間窮滯太學達登諫垣謫郡蠻陬佐憲閩
藩地歷險夷事異悲歡凡今之人辟難求安難進易
退惟公有焉義重金石情傾肺肝山限海隔神交意

傳自壯及老踰四十年世路將別盟言未寒千里一
訣下歸重泉凡今之人雨覆雲翻終始不負孰其能
然公哭我子有詩載編今我哭公匪銘曷宣手閱遺
書淚雨涓涓日望飛旒心旌懸懸絮酒而弔哀何可
言尚饗

祭劉舅文

嗚呼哀哉吾母之黨獨吾舅存骨肉之喜豈惟似人
壯別 天闕晚端玉門聚散欣戚餘三十春今忽棄
我吾疇與親笑不憑棺槨不繞墳寧我忍心我疾在
身公則諒我九泉有聞焉以慰公視我銘文一奠而
訣哀胡可云嗚呼痛哉尚饗

祭曾尚書文

人生會聚可謂甚難南北殊蹤壯老異觀惟今之悲
乃昔之歡凡我同年迭倡交和朝必充 廷宴必盈
坐惟今之弔乃昔之賀過公之門鄰哀甚憐登公之
堂男涕女漣挹公儀容不見周旋聽公音聲不聞笑
言公壽實希年既踰七公官實高品既登一公名不
隳公行可述公無往憾我自公郵陳詞敘哀侑我芬
必平生之交於此永畢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錦永文

維公之先自越移燕我亦楚徙如萍水然絲蘿之緣
以世以年公以武顯有位有權有守有為有行與言
終始之際儒生所難公壽已希胡不少延病起而弔
哭憑其棺公子公孫衰絰在前公不我迂悠悠九泉
靈輻駕矣何日而遷辭以奠之有淚汎瀾嗚呼尚饗

祭老王文

正德四年十月初七日老兄王彥實既殯歛十日矣
西涯居士遣兒子兆蕃以常饌俗語為文而祭之曰
嗚呼老王房山之房樹村之莊有穀為我箱有粟為
我筐夏不擇雨水冬不避雪與霜小西門之墳曼音

村之鄉遷我老父葬我兩郎內為我造壙外為我
墻視我疾病助我婚喪自我記事如夢一場凡我骨
肉一存九亡豈無後生不如老蒼嗚呼老王少而辛
勤老而善良不惱我公事不倚我勢強汝病思我我
豈汝忘竟不見而死如何不傷今我平汝汝不下堂
妻號于前子哭于傍汝不通文章而知我心腸供汝
以酒肉告汝以家常汝知乎不知哀哉老王

孔氏女大斂告文

維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月甲申朔越二十七日庚
戌汝爹及汝娘以官酒家食告于孔氏女之靈曰吾

女生于此既嫁而歸卒于此歛于此吾老矣猶及見
馬鳴呼痛哉

祭孔氏女文

維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癸丑朔越二十七日
巳卯汝爹汝娘懸闔宅尊幼人等以剛鬣素毛庶羞
之奠祭于亡女孔宗婦之靈曰嗚呼痛哉我女之生
玉韞珠藏我女之嫁鳳翥鸞翔我女之行山遙水長
椿萱並茂琴瑟相將麻封主組相祀烝嘗我女不樂
懷翁戀娘廟庶赫奕府第輝煌莊田徧野桑棗成行
我女不樂言非故鄉我女歸寧歡聲滿堂我女疾病

舉家皇皇疇昔之夜我夢不祥我女之終竹死蘭殤
無論骨肉鄰嗟道傷婆與汝棺毋掃汝房棄汝樂餌
還汝衣裳含汝歛汝汝夫在旁我女何女質美德良
我生何生有女無郎汝弟既沒汝兄亦亡嗟我老矣
形單影隻觸物感事摧肝裂腸今日何日景物異常
雪慘風淒雲日無光昔汝別時涕淚淋漓今汝去矣
形聲渺茫求之不得四顧徬徨我有官酒汝不復觴
我有家食汝不復嘗吁其逝也何日而忘嗚呼痛哉
尚饗

孔氏女祖奠文

維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癸未朔孔氏女之喪
將發汝爹暨汝娘以酒食之奠哭而送之曰李氏之
女孔氏之婦歸寧我家返葬其墓禮也則然亦維命
故汝之體鬼婦則有處矣鬼之來兮其尚能一年而
一度也邪嗚呼痛哉尚饗

祠堂成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八月戊寅朔越六日癸未考
玄孫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耿昭告于顯高祖考處士
府君顯高祖妣譚氏顯曾祖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曾
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顯祖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祖
妣贈一品夫人陳氏顯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妣贈一
品夫人劉氏曰粵自幼齡屢遷第宅北居茲地十有
四年墓域已成家祠尚隘比因兩潦上漏旁欹怵惕
警心悲傷次骨乃勤新構稍拓舊規面陽背陰昭穆
並序棲靈有所抱痛無窮仰冀恩慈俯垂鑒佑謹告
祭方石先生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八月戊寅朔越十二日巳丑
具官友生李東陽乃能以辨香尺帛遙祭于故通議
大夫禮部右侍郎贈尚書謚文肅方石謝先生之靈
曰嗚呼士有曠世而相感終身而不相信者是非可
以咲貌為亦不可以口舌論也或符契之左右或袖
鑿之圖方間之而不能使之離強之而不能使其常
蓋嘗有槩於聚散而局能無意於存亡方其並舉甲
第聯步詞林忘年合誼異地同襟以文字相劑以道
義相箴諒羣衆人而得此子不啻知其何心及乎志
薄功名趣懷高尚回車乎九達之間振衣乎千仞之

上顧勲業之未終託文章以自放是宜稱國士而有
光齒前賢而無讓者也嗚呼我志君乎公行我知神
道之銘匪我其誰所謂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者吾嘗聞之矣豈但慨晨星之落落傷宿草之離離
惜往日之不再歎人生之有涯而已邪尚饗

刻字法手蕙歲告考墓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十月戊寅朔越三日庚辰孝
男具官東陽謹以刻成永字八法手蕙一部焚于我
顯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愨菴府君之墓為文而告曰嗚呼惟

我先考精通楷書推行永字八法定為變化三十二
勢結構八十四式端之獨見成一家言手澤尚存紙
墨多缺業慙設簡亦愧揚名懼夫積歲愈深幽光遂
泯含羞抱痛死有餘辜乃屬太原宋灝摹勒大字風
神體格幸免遺謫東陽仍取全編手自謄寫統令土
石數月而成追念劬勞敢忘教育有身莫贖欲報何
能徒以衰老之餘年粗畢平生之一事尊靈如在鑒
此虔誠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謹告

孔氏女期年祭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十月戊寅朔廿二三十日庚

子汝爹暨汝娘就衍聖公京第祭于亡女孔宗婦之
靈曰去歲茲辰父號母啼今歲茲辰夫行而婦不隨
汝婚于斯汝殯于斯汝葬何處汝魂何依嫁汝以時
飲汝以儀葬不汝視我心實悲不哭汝于林但酌汝
以卮我服既報夫喪既期歎浮生之如夢嗟往事之
難追汝其歸乎其不歸乎杳莫知其所之也嗚呼哀
哉嗚呼痛哉

祭岳孝田文

君出名族實生

帝都武有闕閱文有筮樸受學諸父為詩為書照養

二親惟田惟車北越關塞南遊江湖抱質好義匪達
是圖教子成名以老自娛君之少也挂發蘭敷君之
老矣竹瘁松枯十年一病不下症除疇昔之月騎而
過予君來歡忻君去歎歎曾不踰望幽明頓殊汝妹
既逝汝甥亦殂感念今昨哀何可紓哭不憑棺送不
在途緘辭一奠有淚漣如嗚呼哀哉尚饗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十五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十六

墓表

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墓表

無錫秦君廷韶既喪厥考中憲公自述事行遣人上
京師請予文表墓道之石曰夔恃此以瞑我先公子
辱識廷韶知其賢而有文舊矣上遡其世得公之為
賢乃表之曰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之
墓而為之文曰公姓秦氏系出宋國史院編脩觀子
常州通判湛家子官徙無錫者五世至厥祖彥和考
季昇未有顯者公夙有至性生五歲喪厥妣惠氏哀



二親惟田惟車北越關塞南遊江湖抱質好義匪達
是圖教子成名以老自娛君之少也挂發蘭敷君之
老矣竹瘁松枯十年一病不下症除疇昔之月騎而
過予君來歡忻君去歎歎曾不踰望幽明頓殊汝妹
既逝汝甥亦殂感念今昨哀何可紓哭不憑棺送不
在途緘辭一奠有淚漣如嗚呼哀哉尚饗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十五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十六

墓表

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墓表

無錫秦君廷韶既喪厥考中憲公自述事行遣人上
京師請予文表墓道之石曰夔恃此以瞑我先公子
辱識廷韶知其賢而有文舊矣上遡其世得公之為
賢乃表之曰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之
墓而為之文曰公姓秦氏系出宋國史院編脩觀子
常州通判湛家子官徙無錫者五世至厥祖彥和考
季昇未有顯者公夙有至性生五歲喪厥妣惠氏哀



慕如成人稍長嗜學彊記日數百言老長皆使就舉
子業厥考曰吾惟兒一人忍令一日去左右哉顧錫
俗尚為詩俾學焉稍經指授輒得肯綮能作驚人語
御史成始終者以詩自名獨愛公所為遂與締交公
家素裕正統間有司令長鄉稅非其好也乃去之益
肆志于學謂詞藻不足以為至因讀論語修己以敬
之言自號曰修敬志警也父疾禱于天祈以身代憂
瘁累月髮有變白者比居喪哀毀踰制事繼母華務
求其懽弟貧弗能自立贍之終身雖一味之甘必分
之歲時家祀器物必精潔雖老不以屬諸人家教清

肅訓子孫必先行檢

禮法其為辭甚寡發必

節對客終日風範不少鄉子弟皆敬畏不敢侮視
有不善必相戒曰吾鄉有王彥方勿令知之尤重義
舉有貸白金百兩者覆舟而亡之婦則號泣將自經
公亟慰之曰癡男子得不葬魚腹中足矣尚惜囊中
物邪遂還其券其人感泣曰活我者秦公也公自其
子夔舉進士累官郎中知府布政使累荷錫命有
名秩冠服益以懿德重于鄉而公愈自謙抑與韋布
不異有司禮致為鄉飲賓亦不赴大夫士過者必訪
于其家夔既謝事歸自江西專事志養故公日得與

諸耆舊結社賦詩徜徉林壑終其身無隱憂亦無放
言易箦之夕猶不廢中饋子孫問所欲言徐應曰吾
於世無不足者尚奚言脩然而逝年八十有五弘治
甲寅十一月十六日也乙卯某月某日葬于龍山之
原所著有詩集若干卷配殷氏有內行卒贈恭人子
三夔其長次旦次爽皆翰粟拜官嘗以雙孝旌門孫
四長鏗次銓次銳皆縣學生次鉉孫女十曾孫三鳴
呼東吳多文獻無錫殊盛非惟科目踵接山林名行
之士亦多其人若秦公者是已予往年歸自湖湘值
廷韶宦符于外弗獲登其堂挹公之風公命起笑不
可以復作矣可勝歎哉公既沒鄉人議其有貞靖之
行相與私謚之如吳淵頴故事因附著之

鄂陽所表

平湖鄂陽山之原屠氏墓在焉蓋自成化丙午屠府
君葬於是時府君以子勲貴再封為刑部郎中以卒
勲方為南京大理右寺丞例未及葬祭後十有餘年
當弘治己未屠母乃卒勲已為刑部左侍郎贈府君
如其官而母以獨存故自宜人加封為太淑人太淑
人秩三品例得賜祭與葬葬所治封築器數之等
皆加于舊而府君以合葬故與有榮焉於是勲之官

寵日盛家教益有徵府君之 恩數固待于是而後
備然刑家之義統于所尊必重為表襮不可獨為母
道勲乃錄 誥命之詞 諭祭之文刻石于墓以昭
示來裔而鄂陽之阡始顯其在嘉興郡地若是者或
有之而縣境所在則未始有也按府君之遺行有三
曰事病母撫孤姪極急難母楊淑人病瘍久躬自舐
濯廬于墓側三年兄樞之卒也以其子煥伐役京師
及煥壯未有嗣又給田置媵得子二人兄祀賴以不
絕旬容商徐氏者為盜所踣瀕死水際為解縛易服
以火熨之而蘇酬以百金竟弗納其賢如此太淑人

之行有二曰徇姑難曰腫夫黨姑之病有豈入其室
左右扶抱以衣物慰遺之盜亦感歎不敢逼而去恒
居與妯娌齒動先退讓謂府君言必舉世俗異姓敗
家事以為鑿人亦以此賢之嗚呼夫與婦殊道而異
施若府君及太淑人之行固各有所處而教子之方
貽後之計無不同者勲之以文學致身以行檢守官
以才望受 簡任皆其徵也然則榮封顯卹生有
寵沒冇耀長存而不朽者固亦有繇矣哉屠氏自海
鹽分平湖高祖曾一舉解元曾祖身一祖澤民稱處
士考湘與府君贈同官府君諱機字汝敬生永樂辛

卯卒之年六十有五太淑人出同里生同年卒八十
有九子七人勲其長太淑人出也次府學生炯次縣
學生煥又次煉炫灼燁皆側出女六人長適龔良次
適李滂黃盛皆鄉貢士孫幾人長國子生應墳次應
坤其某其女孫一人予嘗親府君墓而 恩典未悉
載勲此後以墓表請予予念塲屋之雅不容孫并揭
其典式事行之大者若翰家臺長鄉賦馭衆逮下凡
有家者之常則略而不書觀德者於此考之足矣

翰林吳封君墓表

吳縣天平山龍岡之原為封翰林編脩吳君葬地實

君自卜者弘治戊申英厥配司孺人而虛其壙之
半越十有三年庚申君以壽終其子一鵬卜明年辛
酉九月某日啓壙而遷從治命也君諱行字仲恒世
為長洲著姓祖諱敬考諱宗皆隱于農君少時父客
死母周氏亦卒家遂落君內負幹力奮自樹植徙居
蘇城朝夕拮据積二千餘年始復故業且寢加裕焉
顧樂義舉遇鄰黨貧乏輒為解囊逋不能償者或折
其券至有急復周之祀如建橋浚井凡可為物濟者
為之無所讓教子專用儒業及一鵬舉進士入翰林
獲沾 錫命每戒以讀學修行諄諄書札間不厭也

性度豁達尤喜遊耽與徐侍郎公肅友善嘗從至京師遊玉泉諸山信宿而返家居山水間登覽不輟未病一月忽買舟往孤鄉邑與親友叙舊故至徐公談笑竟日若與訣別者比歸疾作且呼酒徧飲家人復自引滿合歌以爲觴遂沐浴更新衣以夙所治斂具授其孫曰吾且逝矣明日乃屬纊其終始不亂如此可謂賢已司孺人亦常勲令族生有內德能勤與儉其始婦值君貧時協力治業以底于成一鵬嘗溺水幾殆孺人投水中抱出之愛不弛教每佐君督課一鵬或購書婦取直值君他出孺人輒易他物酬之客

至躬治饋具留與論議惟恐其去若父歿母饋及二弟之婚皆與有力然請必君出弗敢專也故君恒宜之一鵬亦賴以有立鄉之稱內德者蓋不能釋云一鵬念秋試時不獲視母含歛及聞父病將請告而計已至痛不自置乃圖為不朽計奉其同官周朝振狀乞予表墓予校藝禮闈得一鵬竒其文又奉 詔授業見其雅潔可愛重亦嘗一再接君知家學之有徵也故為之表君年七十二生宣德己酉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庚申十二年七月孺人四十七生正統庚申十月十一日卒于 化 丙午即君生之日也繼趙氏

封孺人惟一鵬一子孫三人子忠子孝子文女孫
一許嫁劉默

明故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戴師文墓表

成化戊戌子同考禮部待師文卷心異之曰是必博
學多才之士比揭榜必豪名浙江人退訪之方石
謝先生曰吾鄉名後進也廷試之日方石實受卷
見其策亦大奇之登二甲進士優等後累官至叅政
以卒方石方家居為著銘誌且以書要子表其墓道
之石其父亦予京闈所取士知安州將告歸遣使申
請而方石適被召入國學重為逮予予值有哭于

之慟痛稍定於師文重有感不能置也按戴氏出台
之黃巖宋石屏先生九靈之後歷宋元為文獻著姓
再徙溫嶺今分隸太平太平亦台屬縣也師文之大
父諱圭隱處不仕父名通宿學不售實以經業教師
文師文貴請以其官封之不受竟自取鄉貢母陳氏
累封為宜人師文年二十舉于鄉將試禮部其父少
之不遣行父乃得遣遂連捷授兵部武庫主事主隸
後出納力遠汙染數年稍遷員外郎亦未有以自見
權職方郎中主營鎮戰守官士調遣之務會邊報旁
午夙夜綜畫應答如響尚書以下皆倚重之不欲使

居外資望既積擢廣東右叅政以去時年三十有六而已而與議猶若以為誦師文益殫志慮思有以拯弊拯困未及一施而遽以疾卒大夫士聞者無不歎且惜之不獨於知者為然師文嗜問學自為舉業已窺見古詩文機格時有所出入既優仕壹意研究深得肯綮間以所著質予予益以信知之非誣師文卒乃見其所謂贅言錄者中間有檢飭自勵語期無負方石先生及子蓋師文視予猶其視方石也嗟乎考校之職得一士焉輒藉以自慰且期其有所建立以相引重有士如師文者其文章行業皆足以大顯于世

而竟弗究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亦豈不重可痛哉師文卒以弘治甲寅六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某山之原娶鍾氏封宜人子二曰曾曰魯女五皆未嫁師文之名託諸方石固足以不朽然圖顯錄而互見者宜未之不可無乃敘而表之曰廣東右叅政戴師文之墓

遺善處士顧公墓表

遺善處士顧公諱顯字文顯松江華亭人遺善其所自號人遂以是稱之公既沒且久其子封翰林編修瓊欲白其潛德未果其孫侍讀清嘗撰述為狀比以

母喪婦因請于子將刻石表諸墓道成父志也公端
重有則童時學鄉校不煩其師性孝愛父曠歲喜賓
客每光意治具夜婦必潔枕席侯之門至則扶掖以
入既寢然後退雖盛寒暑不廢也姑之夫贅于家視
其二子不異同氣共案而食者五十年後欲分所有
且自名便利如其欲予之鄰人侵所居地見而不問
家人以為言曰爾曹第努力彼能侵之其子孫未必
能守也已而果然配沈氏早卒公年僅踰三十旁無
媵侍或諷令繼娶曰吾既有二子矣若娶而不愛徒
傷吾心躬自撫鞠終身不再議濟南能言即教以方

數居近市有爭鬪屠殺者輒携而避之及諸孫列侍
默授書史誦康節誠子辭曰吾願汝輩為上品人尤
樂與人善聞人過則掩覆之惟謾詐殄暴者輒誚讓
不少貸鄉後進皆有所畏法焉平生惟一再入城目
不識官府耳不聽淫樂手不執一兩織番之物口不
道市井機械之言身不蹈危險慘辱凡不義之事雖
聞世甚久際物甚衆而秉彝之說固未喪也蓋清之
自述云爾夫人之有庸言而行學闡畎畝之子弟不
能知知之不能傳雖士大夫家亦或然禮所謂弗
明弗仁者蓋專責之士大夫其他則不暇責也若詞

臣史氏之施於人者發潛聞秘往往有之而於其祖或不及焉何心哉清以文學召索歷執筭皆得於濡染薰炙之間其辭核而理可據信也三語以大孝為揚名次不辱又次能養則懿行雅操祭名寵錫如清也者豈徒以藻翰為哉予稔知清因獲識封君性行端厚已徵家教汭流源源有不得不歸之公者及考其實固治世之逸民畿邦之遺老也是雖生不窅于鄉沒不祭于社而勒名紀行為後來表式亦獨非史氏之所有事哉公曾祖貴一祖秀一考文理世有隱德公生永樂己丑四月十一日卒于成化辛丑八月

二十四日年七十三子二封君其長次琦孫八清其長次積慎勤勉山嵩巖曾孫五天孫天敘天秩天中延齡玄孫一應陽積勉天敘皆早卒女二長適唐詩次適 養孫女二玄孫女一初公之喪遺家多故越八年當弘治戊申正月七日始葬於縣之脩竹鄉吉麗橋祖墓之次流氏先葬是乃克合云

大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贈承德郎戶部主事
李君墓表

慶陽李君惟中以教授卒于家吾友都御史楊公應寧為銘以葬而墓道未表後君以子夢陽貢贈承德

郎戶部主事夢陽乃請于予且出其所以為狀夢陽
學于楊公又予禮部主事其視予猶視楊公也故
予雖未識君而亦不得而辭焉按李氏出開封扶溝
君祖諱思從外舅成慶陽正事遼徽考諱忠有隱德
妣某氏以節稱于鄉君諱正淮中字也生而莊重自
負或誘以非道輒內愧累日家本饒父好施而貧君
勤苦力學為文章敏驥過人試有司又弗售猶次應
貢以親老授學職為阜平縣訓導俗野不學君盡力
誨迪越五年士習勃然若不變者而君以家艱去權
周府對立王教授 王雅重之數日不暇必問心字

先生無恙否有疾則躬往臨視以為常 王素嚴重
久寢和易議者以為輔導之助前後四十年官雖不
顯而隨所受任以職務自飭固如此世之人苟不獲
顯位輒自厭棄不復有所振厲觀於君亦可以少省
矣 國朝之制凡藩府官不得為 內朝卿士惟身
沒而子貴者則得封君之學未究于用而用之教子
夢陽以文學發首解登甲科砥礪名行表然見郎署
君預被封錫獲報於身後其視諸所自得之一問
耳然則有子而不知教者亦獨不以君為法哉以是
表于君墓亦鄉邦之勸也君配孺人高氏亦城農家

女嚴明有內則既歸君薪水春爨績經澣濯之事無
一不親事姑極孝敬或不懌則率諸幼羅跪曲為愉
悅必意釋乃已此其賢克稱為婦者故拜書之孺人
以就養卒于京師夢陽扶柩過河南殯于城北越二
年君啓王得假以喪歸道得疾至陝增劇抵慶陽
六日而卒王嗟悼不置遣使即其家致弔賻焉君
生正統己未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弘治乙卯五月
十六日年五十七孺人生正統庚申五月二十五日
其卒以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九日年五十四乙卯七
月一日葬府城南十里君所自卜地且預期為孺人

葬者至是乃合窆云君三子長夢和次夢陽次夢章
孫四根本枝葉女二人

明故贈翰林院編脩蔣君墓表

全州之望曰蔣氏蔣氏之彥曰封君諱良字希玉高
祖榮卿曾祖志敏祖貫舉湖廣鄉貢官至刑部員外
郎考安隱于鄉君生而多疾祖母蒙母滕更相保抱
賴以有成年十六為州學生端雅好學提學官至以
友呼之為易其舊字後所稱者是也正統丁卯舉廣
西鄉貢屢試禮部輒弗利予國子業天順丁丑謁選
吏部授雲南河西知縣縣多夷獠好惡無常性君堂

言黜化不任鞭扑乎賦後循田野教民力作越數年
增戶四之一脩建學舍增弟子員親據案講說誘使
為文藝自是始有登科第者尤善制彊挾有寸白里
多不逞武斷鄉曲持官稅不時納君械治其尤者數
人餘歛不敢肆官長有過視之者至是始歎服焉九
載將上計者老數十輩投牒借留之布政按察亟為
草奏奏且上君念母老欲歸覲以情告乃止於是備
錄狀奏驛致之以示褒獎既上吏部改廣東都指揮
使司副斷事品均而職散類左遷者人為之不平君
自若也凡獄涉民事者時承檄治之亦為盡力未嘗

自弛間讞獄于韶聞母喪歸歸數月而卒卒之日為
成化甲午三月二十五自年五十八其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葬柳山甲峰亭之右後十八年為弘治辛亥
以子冕初命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君仕雖不顯
卒以子貴有孫自府學生履端以下若干人孫女若
干人於位不稱德之義固亦有微哉君事父愉婉在
官得異味必思其母以世業讓二弟具自奉計口置
田所得俸稍贏輒散諸嫗族舊故及凡貧乏者人有
過務為掩覆雖犯不與校讀書求大義喜為詩裁取
適意不事剡鉢而教子務通博以古文章家為法病

革特召冢子昇于外子書數十字遺之命酒三醕朗吟古詩二句即就枕慘然而逝蓋其心宇清泰故至死不亂如此然則其所養者可知已娶郭氏贈孺人柔謹有婦道實生昇舉進士歷南京監察御史今為汝寧知府二女適俞洪滕暉次陳氏封太孺人實生昇及昇昇早卒昇舉解元進士累官右春坊右中允昇昇皆性行醇懿各以法比文學善於其職而昇尤顯比在 講筵予告首母乃述君事行請予文以傳且曰先君子志行期不愧古人古之人固有若是而傳者矣嗚呼予文曷足以為君地哉顧君之行誠有不可泯者因次第其狀表於君墓是為表

明故封微仕郎刑科給事中鍾君墓表

嶺海間多幽人逸士顧儂在南服去京師遠甚非有所憑藉或者死巖穴名不達于朝著若鍾封君松雪翁者非其子兵科都給事中渤之賢人莫之知也君卒渤介其同官 刑科文哲造予請為文表墓自述父德哀咽不能進文哲為畢其說曰封君諱鐸字文振廣東東莞人 而穎異好學學舉子方弱冠州縣薦以應試其 欲使去左右君素孝謹因歎曰仕以為親親弗 焉用仕遂棄不復業家居邑養

外內無間言比以貧故出遊江湖過豫章下金陵
編于吳越之墟不為賈服計銖累寸積家日以
益裕已而歸曰好遊者也每讀書為歌詩多所
自得允究心一書人欲淑其子弟者延至家塾
則欣然就之誘導不倦其教子允肅嘗手鈔經義數
百篇授勸曰吾志在此今以畀汝矣勸既舉進士茲
以初命封君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君益謙慎自視與
韋布無異且戒其族姓曰魚鹽之利小民所恃為命
者慎勿奪之鄰邑有荒地數百畝可渠而為田君集
衆力圖之垂成而爭者至君遽以讓之其人償半直

君悉分于衆一無所取至于邱孤極難恆汲汲若弗
及然故鄉人皆以長者稱之其崇尚禮義不自矜溢
如此然猶有世德焉君考諱玘號橫溪素履恬靖年
七十未嘗至公府祖諱定安號守驥先生始遷橫塘
嘗分田贍族莫茗以飲行者大父諱立成僑居良平
時已以善聞其慶所錄來遠矣退次第其言為狀
以致予予憮然歎曰鄉之評自古有之蓋耳目所逮
毫髮不容遁然子論志於鄉人之善不善固有
所擇苟其所不好無損也文哲為諫官
方以論議好者矧其指事核實鑿

鑿可獲信哉。父志器識閑偉恪勤職業
將大為揚顯。其道有光焉。然則君固藉
是以傳矧其鄉之。如文哲者哉。君年七十三
生宣德癸巳三月二十四日其卒以弘治乙丑四月
二十日朔以左給事中奉使南服將取道歸省及途
而訃至既復命于朝以終制告卜正德丙寅某月
某日葬君于某山之原君配陳氏有淑德封孺人子
四長濂其次渤也次渭次沂縣學生女二長適鄭允
讓次適胡江先卒孫十曾孫三渤之舉禮部也子實
校其文故為之表君俾世世有聞焉 卷之十六終

懷麓堂文後彙卷之十七

墓表

明故南京戶部郎中致仕階中憲大夫羅
公墓表

吾郡有耆德之士曰中憲羅公子蓋及見焉脩眉廣
頰朴中茂外偉然長者也自致政歸十餘年卜築府
城中端居簡出優游自適饗子孫之奉卒不失其正
以終嗚呼今安復有斯人哉羅氏之先出吉安城下
後徙家長沙今之茶陵州自宋以來多顯者公高祖
十九府君為元國子生其季子曰丙翁丙翁之季子

鑿可獲信哉。父志器識閑偉恪勤職業
將大為揚顯。其道有光焉。然則君固藉
是以傳矧其鄉之。如文哲者哉。君年七十三
生宣德癸巳三月二十四日其卒以弘治乙丑四月
二十日渤以左給事中奉使南服將取道歸省及途
而訃至既復命于朝以終制告卜正德丙寅某月
某日葬君于某山之原君配陳氏有淑德封孺人子
四長濂其次渤也次渭次沂縣學生女二長適鄭允
讓次適胡江先卒孫十曾孫三渤之舉禮部也子實
校其文故為之表君俾世世有聞焉 卷之十六終

懷麓堂文後彙卷之十七

墓表

明故南京戶部郎中致仕階中憲大夫羅
公墓表

吾郡有耆德之士曰中憲羅公子蓋及見焉脩眉廣
頰朴中茂外偉然長者也自致政歸十餘年卜築府
城中端居簡出優游自適饗子孫之奉卒不失其正
以終嗚呼今安復有斯人哉羅氏之先出吉安臧下
後徙家長沙今之茶陵州自宋以來多顯者公高祖
十九府君為元國子生其季子曰丙翁丙翁之季子

曰汝在國初為燕山護衛斷事承勅理冤獄活四十餘人斷事之季子曰懋公父也公諱琥字彥武生而子立無兄弟以孝聞茶陵時為縣以縣學生膺貢升國監以楷書選入中書錄文武官誥勅正統己未授南陽府通判督賦有法承檄捕盜盜皆就獲辯其誣者五人縱遣之孫公原貞為河南叅政檄勸殺麥二十餘萬以備賑貸米叅政瑛檄撫流民二萬餘戶附籍諸縣民甚安之余肅愍公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檄築封丘隄疏黃河八十餘里下張秋入于運河三戰考績乞歸省母又檄運京儲邊餉若干石

丁內艱歸州縣請留之制弗許景泰庚午服闋改衛州府會有劇賊時孫公為兵部尚書軒公輒為都御史皆在兩浙檄公領兵五千駐遂昌諸縣獲其黨三十餘人以功賜金帛諸物秩滿九載超擢為南京戶部郎中部檄勘官屋鈔直監收京儲造茶鹽印契諸事事皆集值尚書闕署掌部事諸司皆受令焉復滿九載自通判至是其考最之辭皆備極獎許其大者則有公庶端慎之稱將大擢以子鐔膺貢鑒舉鄉薦乃謝事歸後以詔例進階中憲大夫鑒舉進士為給事中為叅議皆及見之卒之年九十有四弘治

癸丑十一月七日也明年某月葬于某山之原配陳氏封宜人貳室 卅氏以子貴從夫階贈宜人子九鏊鎧鐔鈿釜器鑿臺鑿釜早卒鐔奉新縣丞鏊今為陝西右布政使餘皆以輸粟為義官孫三十一鹿椿松栢桂槐楠梅梓松榴相樟杞楊模樹檜葉榆染椅柰材杰祝影樞栢植杏柯椿桂梓亦義官曾孫十有五煇煒煥炳燦燿燔煥烜焯燈炯焯某玄孫幾女一孫女二十有二曾孫女十有幾玄孫女若干昔李遷哲男女第宅聯接十餘里子孫參見戒忘其年名據簿以審公之嗣續殆武近之東陽生晚耳目所逮匪

直一郡求之四方指不能以再屈也况經術相紹簪組交映而布政君之清謹恒固顯庸未艾足以振起而揚厲之哉然則公雖沒而其榮名盛業所以為不朽者固在是足為鄉後進者勸而非徒以壽考嗣續為也布政君與予交厚且久奉四川叅政唐君震狀請表公墓數歲弗能復今唐君亦已壽終狀所書子孫復增千舊則據今所增者書之以俟其後云

明故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墓表

昔在國初洪武永樂間豪傑並用中外大小各稱厥職承平百餘年壯者耄者盡老子長孫代更而

世易非有尊爵重位奇功異跡雖善不能傳其傳者
非其遺民故吏之有知識則子孫之賢且貴民若吏
之無知子孫賤且弗類不能稱述而揚顯之則終于
無聞豈不重可惜哉若浙之餘姚有僉事馮公者人
始未之知也公諱本清宋樞密使京之後曾祖通義
祖彥誠考伯泰皆隱于鄉公生于洪武元年少學春
秋游縣學膺貢為國子生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在壬
午之歲蓋所謂三十五年者也永樂甲申奉
文皇帝勅同錦衣衛刑科官撫蘇松常三府長洲有
宿盜聚至數百人督兵擒之同事者欲槩論大辟公

不可奏誅其首惡十餘餘差為五等皆得不死上海
行臺有淫祠為孽前御史輒避不居公入而毀之妖
遂息他如按賊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甘肅
亦如之都御史顧公佐重許可凡臺議疏奏俾閱而
後行庚寅扈從北狩歸辛卯考績擢福建按察司僉
事分巡漳泉諸府兼理海道庭無留滯惟死獄必審
平反甚衆府歲輸番貸百萬而非其產公請半折鈔
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蔽川而下公聯
百艘為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百人會天變陳時政
甚見嘉納時逋賦繁重廷簡方面官分道徵之公

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迫善為撫諭民感激為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宣德丁未改江西巡饒信諸府與御史俞謙錄因安仁方莅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俞督官屬治棺斂歸其喪葬焉年六十矣其為人孝謹廬直不苟為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娶徐氏子三長綸好學秉禮人稱為正菴先生次經綱孫亦三長福為縣學生未試而卒次憲以長厚聞用于蘭貴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次胤曾孫幾蘭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累官江西提學副使文學治行綽有時譽為當道所阨而罷論

者至今惜之次某某公墓在縣之華原正菴植松成林蔚為鄉望成化間海盜輩壘提學歸手復封樹為廬室後以其伯及父附焉間為書抵予致太常呂少卿升彰狀請表公墓公之沒越四世八十年而其事乃大顯于世蓋自提學始若予文惡足以為公重哉

贈戶科給事中薛君墓表

易稱幹父之蠱蓋取諸器書稱堂構播瓊蓋取諸田與室皆以小喻大家之有業莫切乎是三者君子之論興替必先焉則具大者可從而識矣且子之於父

盡有幹以為之用室有構以為之居田有獲以為之
食則凡其親之饗於身者皆其所自遺也而况有大
於是者乎予於薛氏之興得其父子之賢因為其子
表其父以為世勸君諱雲字成霖本河東望族譜傳
自唐少保稷始居常州江陰之寶池鄉今鄉有稷山
實以是名五世祖諱蕪入國朝以楷書召預書
誥勅引疾歸其鄉蕪生文遠出贅黃橋楊氏生佺世
有隱德佺實生君君髫時以才俊簡為縣學生比長
為尚書舉子業業成連試不利丁外艱力治喪葬服
既闋猶悲慟久未起復學官以曠廢舉白當道例黜

為府從事君隱忍就佺然不為習變知府孫仁御下
頤嚴獨器重君委以雜務幹治井井部使以猛厲稱
者亦假辭色過之值歲饑輸穀若干斛以佐賑貸獲
給冠服待次家居者數年期且至不屑就選竟弗出
平居文愛諸昆弟有過則懇曲開諭無群從子不異
已出有寡姊事之終身棺歿祭必親治雖冒雨感
疾弗卸也其治家嚴而有則子姪無少長侍立終日
下逮厮僕皆凜凜屏息庭宇間寂肅如公室而教子
尤切以所業授仲子金曰汝為我成之金之舉鄉貢
也猶及見焉既卒之三年金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

士又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又一年
今天子御極恭上

兩宮尊號以恩贈君徵仕郎戶科給事中蓋金以
文學論議顯于時以及其親而君之志始畢論者謂
金於是乎能子金念父德又不自間奉張進士簡所
著狀請表君墓故書之君生正統壬戌六月二十四
日卒于弘治己未八月二十日年五十八辛酉十二
月十六日葬于卜兆村之新阡配陳氏贈孺人繼徐
氏封太孺人子四長鏞金其次也又次鐸出繼君之
季弟雷次鈺女一適縣學生張毅孫七如珊如塘如

註如璋如璠如璣如瑄女孫五

明故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石公墓表
予每檢故篋見同年按察副使石君大器所著其父
文林公行狀蓋徵予為表墓者脩十餘年君之墓木
已拱矣而舊諾尚闕未嘗不憮然感之此其伯子玠
以御史繼為副使提學山西仲子瑤自講筵擢南
京翰林侍讀學士將道歸省墓則湏此以行嗚呼是
安可負哉按狀石氏為真定藁城世族其先有長卿
漢卿才卿者並以直義聞于鄉里人至今稱為三石
家元季喪亂子孫皆轉徙他郡入國朝乃復故業

公祖諱永考諱方智世有隱德公生而爽朗曠達不
事容飾學春秋永樂癸卯舉順天鄉貢甲辰中禮部
乙科授山西臨晉縣學教諭時年甫弱冠抗顏立教
寬而有則人不敢易視當道亦器重之使攝縣事坐
逸死罪因就逮罪且不測按察廉其無他以常律論
左遷廣東河洳所大使人以風土弗習調令勿赴公
曰事君者罪不逃刑亟上道數年以疾卒于官年三
十有二而已識者惜之配時氏早卒繼孺人徐氏廣
信上饒人宋國子祭酒元杰之後父聆知葉城因家
焉孺人婉嫺幽潔通書史大義公在臨晉時禮迎于

官年二十有六矣在韶遭公喪力謀返葬有張泰政
者葦城執友也欲留俟入覲挈之以歸辭曰父死之
謂何而宴安是圖至上饒宗人亦留之曰聞而夫門
戶已落太夫人亦謝世婦且無所於依是父母之邦
也盍少駐焉復辭曰吾尚不敢緩而敢留乎竟間關
達蘆城族黨尊幼皆壯而悲之既葬公命其子曰璽
汝力父田曰玉汝讀父書玉大器名也其後產數破
孺人脫簪珥給膏燭且盡則勸耕課績以共之如是
者幾二十年及玉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每諭以平反
故玉持憲久雖號嚴肅而常依於恕成化丙戌府縣

上其節 詔旌為貞節之門明年丁亥卒于京師年
五十有七又三年正以考最贈公文林郎廣東道監
察御史孺人亦被封命人蓋曰石氏有子及玠瑤繼
舉進士以文行論議各舉其官則又曰石氏其有孫
乎予嘗歎按察君才不盡用以為公所積累抑而不
發及再世迭見方隆而未艾然後知蓄之久者發必
大在物固然而非旦夕所可必也然則士君子脩德
行義固將盡所當為而曷嘗以預必哉苟其願皆可
以預必則世之乘時射利竭志力以歐之者無所往
而弗獲矣因表石公以為世戒

翰林倫封君墓表

士有所負挾而不用不過施于家及乎其鄉而止其
名與姓天下蓋鮮知之及生而有子有子而能教教
之賢且貴則因以錫于

朝廷而聞四方然非身有其實亦不過憑藉光寵而
止惡能久而不朽哉予嘗求之嶺海之間則倫封君
其人也君諱明字宗正號月林少嘗問學性敏而劬
年十五遭黃賊之亂疲于竄越弗克究厥業兵荒後
僅脩塙屋室如懸磬備歷艱苦躬農販為養有伯兄
某號穀林先生者為鄉校師卒君適代其事志兼數

學博綜群籍寄情吟咏已而大有所得或謂其才局
非乾沒者諷今慕盡州郡以階仕進君謝曰吾年四
十而無以自見其所就可知而更進乎識者知其巽
辭以謝實非其好也自是抹撥世務混跡鄉落益務
為韜戢不以所有先人而中屹屹不為流俗所動五
昆弟皆蚤世撫其孤八九人當門祚衰落孑立無援
而彊犷有力者不敢以弱內視之設有吞噬旋亦脫
牙吐喙以去君夷然一聽其所為顧值不平事則善
為開論不假激辭怒色而悔心革面者亦時有之遠
邇人士造訪寄寓傾軋之際皆自以為不及且曰有

如此而世不見錄焉何也文叙以青元遷權疑
授翰林脩撰君就養京邸公卿以下誦文叙志行
度足當遠大及見君則相與歎且羨曰固宜有子如
此君婦一年初封如子官階儒林郎貴有名秩監
牧守今庶分禮抗非復曩昔比而君亦遜處欲視若
韋布然於是益以見君之賢云

今天子嗣位文敘頒詔安南將過家展覲未至道得
訃乃奔還襄事而告守制于朝禮也倫之先以爵
氏散處關輔唐末多避地嶺南宋有自南雄起為廣
州教授者始居南海縣之魁岡祖觀德以上皆隱于

君之故號聚慶先生殖善為業期至君當顯再世乃
大顯君生宣德癸丑十月二十七日卒于弘治乙丑
十月十六日年七十三正德丙寅葬于望天堂岡之
南麓配何氏同邑宦族閭範純備封安人子四文敘
其長次文敬文敷文澈文敷府學生孫三以諒以評
以說文孫之長許嫁廣西右布政使陳君穢之子某
君之妾也文敘依朱子家禮誌于壙直述其族里生
卒曰我不敢文也其上京師請予表墓奉監察御史
張君津狀曰是皆實行取質于吾鄉者我不敢誣也
予以文致知文敘于人人中久而信其賢且嘗一再

接君得其所為教者國為文表君而亦舉其實庶幾
信于其鄉以及於天下俾其後有徵焉

明故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進階嘉議大夫顧
君墓表

吾友雲厓顧君居母喪時廬于姑蘇周山之墓予歸
自湖南夜抵廬下呼而起因歎世所旌廬墓事多文
而寡實雲厓既不自銜當時有司亦無能旌之者後
三十餘年知府林世遠始旌于朝未及報而雲厓
卒矣予故表于其墓特舉其大者先焉雲厓姓顧氏
諱福字夫錫雲厓其所自號世為江東著姓曾祖某

祖某皆隱于鄉考諱賢以工籍隸順夫之大興後贈
儒林郎光祿寺丞雲厓以成化乙酉舉鄉貢丙戌登
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調永州府同知遷
知吉安府擢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分司南陽致仕卒
初在刑部聲甚著錄囚山西多至七千餘衆平反者
六十餘人前後四十餘疏多見采納每攝他司事事
皆立辦勘獄浙江發巨贓七千餘兩時錦衣千戶吳
綬勢甚熏灼勘獄者皆往受成議雲厓獨不往會下
詔獄遂摘其疵誤出永州受檄決獄至蕪旁郡有部
檄徵牙茶香草雲厓計合藩所徵金數上疏請停之

至吉安承大猛後稍濟以寬剽理繁錯不動聲氣而
條緒具舉張都憲公實周都憲時可劉侍講景元皆
慎許可特稱顧君獨不善事上官或以簿書相窘然
即所治校之諸郡不啻燕之矣陳時政六事特議難
之叅政報至民兵數千人遮道泣送府及千戶所各
留一鞞以表去思南陽宗藩軍校多不戢每用理
斷亦無怨辭撫徠流徙復業者四千餘戶脩諸葛武
侯廟及閱武場開拓有加其去也以老疾名蓋郡人
存言路者以私請弗獲故陰為媒孽而其藩人猶惋
惜不少置雲厓乃自歎曰藩不負吾而郡負吾賴幸

有二三知己者存尚何言哉知己者張劉周也雲厓既歸日與鄉大夫士觴詠為樂足不至公府手不操書札惟歲時以詩寄予未病前一月猶然嗚呼詎意其遽至此邪雲厓尚意氣故人潘郎中琚客死歛葬之其子鼎方十歲携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于蘇居其寡孤後鼎舉鄉貢卒于京又遣人葬之趙知府禎浚又以次女妻其子鎬尤為倫誼弟祿早世葬北土者二十年亦歸相祖墓卹其嫠婢不貳志今旌為節婦事其兄光祿丞禎甚謹嫂欲析居即俯孫于外泣告于兄乃得歸然引咎自責未嘗一以語人入益難之而廬墓事尤大且著云雲厓娶李氏封安人五子長問次閨閱又次閨聞側出女一雲厓生正統戊午其月某日卒于正德戊辰六月二十一日壽七十一是年某月某日葬

明故刑部員外郎劉君墓表

刑部員外郎劉君天瑞既寢疾自度不能起屬其子翰林編脩龍請予表墓君母太恭人之葬予實為銘銘表皆以龍請者龍蓋予禮部所舉士也乃按豐編修原學狀而表之曰君姓劉氏諱鳳儀天瑞字也譜傳出宋元城忠定公後有曰務有避金亂徙潞之襄

垣凡八世曾祖徵明眉數 國初以遺逸徵不就祖
端永樂間貢士於新安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考諱
潔景泰間貢士歷御史至浙江按察司副使君弘治
庚戌進士授高審知縣值歲饑後遭租萬計民流徙
且半極力緩輯復二千餘戶適亦寔舉久之積穀至
三萬石以上自是飢者賴焉忽大旱禱而雨蝗傷稼
亦禱除之縣地多荒令民自墾田得四十餘頃最奸
宄均賦後獄雖小必親鞫非捕巨猾隸卒不至于鄉
民甚安之比 召入邑人為刻石紀績為戶部主事
分司臨清出納明免以內艱服闋改刑部益精覈弗

辭庭無滯囚凡所受判往往皆帖服以去然君亦以
勤悴致疾比選員外郎階奉訓大夫未入謝而卒君
少孤能舉擧婦莫結茅墓左課耕養母以孝敬稱撫
庶弟鳳鳴口授經義每游宦必携以自隨姑所生子
委以家務餘二十年求去恣所欲取仍割田廬畀之
叔母陳寡而無子母事之且為置後媼黨昏葬亦視
力為周郵有疾屬來省疾操白金佐醫藥費君泣曰
吾宗多貧安取是是益吾疾也竟弗納內弟有遺女
失所會李氏女沒得繼之曰猶吾女也其篤恩義類
如此初按察公之從治荆襄也叛者伏法流民未有

處君時尚稚以私書白公曰宜因而籍之按察欲上其計弗果後別命官往治永郡縣而定按察竟以是奇之及有官守更歷曹署不克克然蘊以沒然劉氏祖子孫三世皆以文學行舉取高第為美官至翰林乃益顯君之志固不終負我君生天順丁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以正德丁卯四月八日葬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其地曰帝山之原配封孺人張氏湖廣按察僉事親之女知晉天以內治稱三子者長龍次縣學生夔次元女二皆適士族孫二亦壽承祿凡銘誌所載不復備舉云

味泉錢處士墓表

無錫錢氏故文獻家子所銘識者殆數人大抵以工部郎中世恩請比其叔父味泉處士卒且葬又請表焉其辭曰榮固知先生之弗遑及也顧以榮故意者其不終拒乎焉呼世恩固能文者而必我之託蓋將以公視而不敢以私預也處士諱濬字孟濟以居邇惠山因號曰味泉鄉之人謂其不膺仕也皆稱曰味泉處士生而岐嶷多智識而沉默不外見弱歲代父長鄉賦不令而集居常勤穡事月累歲積其所拓業百倍于初然益儉節不妄費一錢獨喜交賢大夫士

館穀餽贈未嘗色怪亦不以盛衰存亡易心用是名籍籍動三吳間每市田物必稱其直佃夫之貧者歲所入租常十免其一又以其二貸之而弗收其息於是佃者德之相戒莫敢負業顧以益裕歲大侵凡三出粟以佐賑濟郡守擬授七品階不受以移其子祀祀亦屢出粟存陞蘇州衛指揮僉事縣令復欲官處士不能彊卒旌其門禮之為鄉飲賓處士雅服孝義少割股療父疾居喪哀毀如禮譜先世所遺文字自武肅以後若干世凡若干卷傳于家自族屬暨于鄉黨道路周窮郵發各當其分嘗造石橋四伍有司者

半之餘所施藥茗棺槨諸物多至不可數宋人所名賢確論者近始出鈔本騰貴或至一金處士刻置家塾其傳寔廣蓋其晚歲所為義舉類如此而未竟也處士年及歲制乃自治壽歲于良山之原壽七十有一而卒君子謂達生知命正受而全歸者處士近之矣斯可謂一鄉之善士非邪處士之父惟常翁之築內閣廬陵陳公為誌少保胡忠安公為表今譜所載者是已然則君之賢不表而傳之其可哉君娶楊氏先卒子四人祀最長後處士三年卒次樟亦卒集其季也孫六人女孫二人處士生宣德甲寅八月十

日卒于弘治甲子十月十有七日越三年為正德丁卯十月三日乃窆楊氏實合葬云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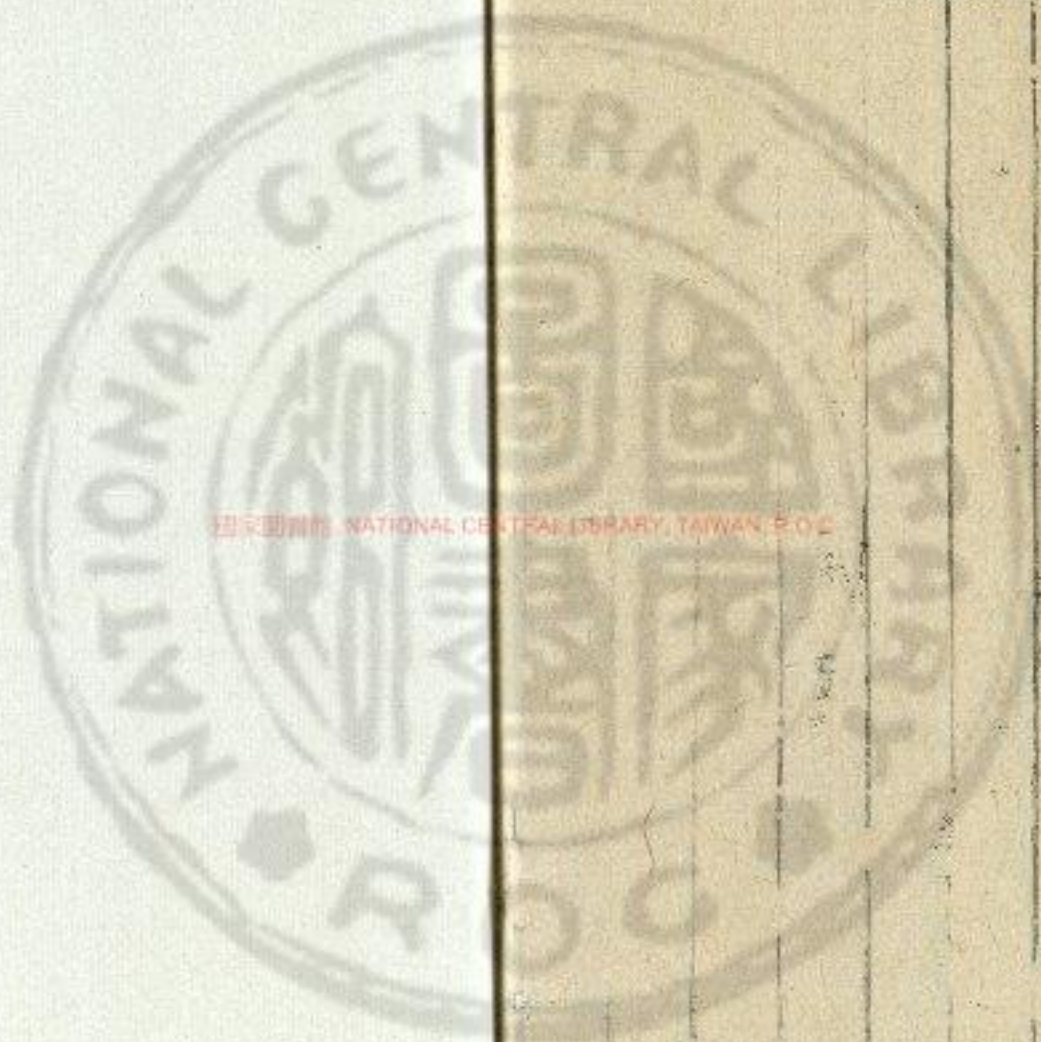
君姓陸氏諱溥字宗博蘇之長洲人系出吳大司馬抗宋有十九朝議者始居陳湖四傳曰仲祥以力田為鉅家又三傳曰起敬娶于周壯而無子間夢其先人抱一兒遺之乃生君性溫厚謹飭有鉅人度稍長其父若母若所生母夏繼卒能禮治喪祭去佛齋弗用人稱為難既乃與其弟宗涵協力家政以儉朴率下家益起平居無私藏一飲食未嘗不共遇族人恩

意尤厚恒曰人能以祖宗之心為心則心跡之閒居室服食待君而具者數人所識窮乏若急難赴之惟恐後郡縣廉其賢推長鄉賦事不告廢而以身為民庇者尤多未中歲輒營別第將謝紛冗從賢士大夫游以詩酒圖史自老而遽嬰疾以卒其年甫四十二後十年以子完貴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方君之疾也鄉人相率走神祠祝曰幸活陸君以終惠吾人比卒皆往吊且哭曰公需甚急孰為我紓之歲輸漕粟多以破家產孰貸我往役而蠲其息地苦潦荒孰不幸災為利且代我出粟以償逋賦如吾陸君

者是言也流聞郡城郡之人皆嘆且惜之今吏部侍郎吳公原博為君銘載其事為詳予得而觀焉夫天道好生故人之能利物者天必佑之若賞其心而酬其勞至其多寡輕重亦若有典籍存焉雖旦夕不相應要其終未有不合也世之人知善之獲福而不為其者肆為兇惡以召禍取慘非其心而不悔亦獨何哉陸君一布衣無榮辱予奪之柄而惠澤所被至使人樂其生而哀其弗壽以死其可謂之善非邪身沒未幾而子登高科為顯官行績表著馳

天子之寵以耀於厥世君之所得顯不既多矣哉夫

使富者散其財強者輸其力顯者施其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效之自一鄉一國以及於天下天下之福寧有窮乎君之澤在一鄉君之子又將為天下用天之報君蓋自是未可量也然則錄名紀行以垂後世非獨以勵為善亦豈不足為有子者勸哉因用完請表于君墓而書其階秩與銘異者表贈後作也君以成化丁酉十二月己丑卒己亥正月壬午葬其地曰福壽山之原娶華處士惟德之女封孺人有內行子三完其長次宜次宇文亦三皆嫁名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獻卷十七

十八
黃瑛利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八

碑銘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吳公神道碑銘

弘治九年某月某日 賜葬戶部左侍郎吳公于漳浦雲霄里之原蓋公之卒 朝廷特賜賻鈔三千貫又給驛婦其喪遣官諭祭而其葬則有司所治者也公舉景泰初元鄉貢登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

憲廟新即陳百司皆悚厲脩職公陳正心用賢簡名



將片異端諸事成化四年與諸科合疏請 溥恩澤
以廣繼嗣七年遷右給事中九年轉左給事中以外
艱去十三年改禮科十五年進兵科都給事中西廠
又熾公乘衆忿倡諸科劾罷之有鎮雲南者肆貪虐
鎮遼東者匿賊不以聞又劾之為諫官二十年前後
論奏數上雖少忤不變又奉 勅督馬政考牧有法
見稱為才十九年擢太僕寺少卿再閱京營馬數又
召商市馬若干匹以給邊兵二十二年進為卿二十
三年用廷薦擢戶部右侍郎總京儲事寬不弛制遠
邸官卒多怙勢擅出納輒繩以法

今天子嗣位公益事益謹弘治四年遷左侍郎以
部事五年浙東西大水 勅公兼都察院左僉都
史往視其地公宣 德意誡民隱勸分平糶給未赴
三十萬石銀七萬兩蠲累歲逋賦數十萬他如脩海
隄塞銀冶嚴禁溺女申婚禮舊制援古人政迹著為
編刊布諸郡民甚德之六年 召還部在部近九年
歷二考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壽六十五疾卒乙卯
十一月十三日也公諱原道本其字髯而長身器宇
豐碩性篤厚不樂為深刻居官能以儉養廉而不廢
調給同里客死凡數人皆為經理後事甚者殯于家

雖盛暑大疫不避也痛父棄養力共母事為給事嘗乞歸省為侍郎再乞得賜鈔接驛以歸鄉人榮之尤景慕尤嘗請立宋儒陳北溪祠歲祀于鄉為詩文渾雅可愛有奏議雜文紀行錄及族譜若干卷藏于家吳氏之先自固始徙晉江五世祖福友仕元為百戶屯田漳州始為漳浦人祖諱榮祿考諱晚紹世有善行俱以公貴累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祖妣蔡氏累贈淑人母凌氏累封太淑人配林氏封淑人子一曰夢麒側室林氏出也以廕為國子生孫一曰崇其弟提舉震進士泰皆以公教起科目從兄森從弟

環皆至叅政故吳於漳最顯公與子同舉進士久且厚比遣子學于予予既往弔吳從其子之請按翰林黃編脩瀾狀叙事著銘俾刻于神道之石銘曰

吳出秦伯族散南紀繇江遼湖東際于海漳稱名邦有地高塏實生偉人出位

天子為名進士為中給事荐升大僚以長卿寺載遷戶曹式贊邦計勲庸被褒封及祖禰惟祖及禰世積仁累溢為巨流有決其匯曷徵厥源如彼漳水公澤不匱式續式似有末後人公德是視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

神道碑銘

有談常熟徐氏之盛者遡處士公之賢云公生元至
正壬午卒于國朝永樂丁酉壽七十六有子一孫
八曾孫二十一玄孫二十三越八十餘年三傳至若
千人而來者未入其盛如此其間為義官者六為縣
學生者二為知縣者二而恪以進士累官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至南京工部右侍郎以都御史貴獲贈公
如其官蓋公生亂世入聖朝闢家業長孫子行支
為蕃化隱為顯雖不及其身而與其名非其積累之
勤且厚固不亡是哉公諱賢字盡明世居常熟之

舍里曾祖諱坦工元海道萬戶祖諱恢祖性豪邁善草
書始遷漁梁堂傾家貲募鄉兵為保障考舉實生公
公幼通書史大義勇及藝數弱冠學春秋未卒業會
天兵下蘇州乃奉其祖父母徙縣城備涉艱險連遭
四喪造次不廢神已而復徙郡城吳元年天下大定
始挈家歸漁梁世已廢極力營治久乃寔復而闕不
自耀益慎游處每永自益時吳文恪公訥未有名公
一見定交吳既顯亦重公不置也公居鄉恒服義食
力利所不當取寧盡弗顧晚倦家政一以付其子訥
獨寄興林石間或歌詠竟日意不厭每自詫曰使吾

南土穹碑我

下有行路路人載言都憲之墓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陳公神道碑銘

吾友太常陳公之卒也予暨諸同年會哭于京邸退各為文以彰潛懿予知公最深獨愴且劣久莫有所就惟負公地下是懼越五年其子華赴試北上泣且告曰神道石尚未銘吾父於先生蓋有託焉予泫然感之乃按通政鄭公廷綱狀為叙及銘公姓陳氏諱音字師召自號愧齋莆田涵江人也宋明州觀察使濟登子仲剛同死靖康之難旌其里曰忠孝坊子孫

居之至今曾祖宗義祖光遠世有隱德考崇澄

長厚累贈南京太常寺少卿妣黃氏贈恭人公少為興化府學生業詩經有名天順壬午舉鄉貢甲申登進士第被選為翰林庶吉士劉文安柯竹曲兩先生奉詔授業殊器重之成化乙酉授編脩丁亥與脩英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加從六品祿嘗上疏陳時政數事如乞起李秉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革法王佛子名號皆割直不阿當道者或銜之不為動中官最貴者有毋喪或議旅弔公奮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侍之庭柰天下笑何議遂止丙申九

載遷侍講加從五品祿侍 經筵西殿方熾其黨幸
瑛者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仕偉家并掠其妻公
居比舍必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
何人乃不畏西殿公曰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聲氣愈
厲其人為之少戢辛丑同考禮部會試時稱得人癸
卯擢南京太常少卿共祀脩潔尼廟薦必躬視緘識
簡置官屬不受私請嘗兼南京翰林院事人皆曰公
真學士也而乃攝邪弘治壬子九載奏績始升卿於
是公資日深望益加重每兩京列卿缺輒擬屬之而
竟弗及以辛卒以甲寅六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九

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于其山之原公問學深
博學者至席不能容若太常卿齊章通政吳裕少詹
事王鏊其顯者為古文歌詩簡而有則四方購者無
虛日所著累數十卷藏于家其為人天性孝友痛弗
逮養每忌辰悲泣終日念仲弟祖之勞為輸貲得冠
服教季弟員舉鄉貢今為嘉興府通判叔母林與婦
偕寡屢給之婚其遺孤舉其喪媼里旅寓者視貧富
踈戚為凋施有急則力赴之與人交樂易信厚畧邊
幅遺形跡有過則箴切不少貸平居細事多不經意
或遭嘲謔無所校至分別義利則界限截立中有執

守有毅然不可奪者焉古稱仁者必有勇信哉公娶
黃氏翰林檢討約仲之曾孫贈恭人繼林氏封恭人
子五舉臯暈罕華臯暈罕皆夫女二長適戶部尚書
翁公世資子洪次適貴州按察使卓公天錫子文俊
孫五須孝須友須政須教須禮文孫二舉及華同舉
鄉貢君子方謂公有後華之來舉實與偕至臨清卒
故銘之作竟以華請云銘曰

惟天生才國用攸繫氣厚則純瀾者反是繫我

純皇初科策士有才孔碩公稟惟粹公生海涯跡遠
都市内剛外和性德之備有文弗奢如網斯衣翰署

詞場留臺禮寺官非顯曹力有餘地流俗可鎮儒夫
可厲彼葩弗實曰辭與藝豈吾弗能匪此伊恃公弗
大用世豈公置祭途顯階公亦自避彼秩數者皆謂
予知不旋踵聞車覆馬躓惟公考終得正而薨嗚呼
愧齋可以無愧

大明陝西三原縣儒學教諭致仕贈光祿大
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蕪武英殿大學
士劉公神道碑銘

劉公嘗出所述先公家傳且數道父德之詳謂
東陽曰吾先公之墓久矣神道之石尚未銘所以告

子者非徒言也子為我銘將俾吾子東刻之以畢吾
私焉東陽在館閣從少傅公久誼不敢以不文辭乃
叙而銘之公姓劉氏諱亮字彥明其先出開封太康
祖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卒葬孟州祖妣夫人翟氏
河南洛陽人也有子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值元亂翟
二弟居瑞居理迎歸洛陽入國朝遂定居娶曹夫
人生二子其次為公公早有識量七八歲如老成人
弱冠為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河南鄉貢宣德庚戌登
禮部乙科授陝西華州訓導條格嚴整尤勤訓迪不
任其喜怒為賞罰嘗再攝渭南縣學兩學生皆父視

之賴以成材者甚衆正統己未以母艱去壬戌改山
東濱州學雖不久任誨亦不倦癸亥考最遷陝西澄
城縣學教諭俗慙直難訓公用剛克畢就矩矱乙丑
以父艱去丁卯改三原縣學公愛其士多秀敏年雖
高猶日夕講授不輟寒暑景泰丙子秩再滿乃致仕
歸天順癸未十一月十二日無疾而終壽七十有七
少傅公既貴累贈公及祖考皆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考及公皆葬洛陽
東侯里為世墓云公素孝謹事父如嚴師既仕每值
訶責猶跪俟杖怒解乃已暨天寬勤苦樹門戶居相

慕愛老不色汗兄子數少夫母弟撫教之與人恭孫
未嘗騎入里門見老長雖慈必拜然介直寡合好面
斥人過不為私議室有不整者訕其婦匿不敢見人
用是稱曰板劉平生務實學其教以明理飭行為本
不專文藝學者皆畏且服之在濱嘗病暑雨坐諸生
更執蓋立侍比秩滿爭遣子弟挽車上京師訖改任
始返其去澄城值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行
次朝邑盜忽夜至競升屋操梃石敵之盜不敢近比
曉乃引去沒後數十年諸家子姓傳道舊時事猶戀
戀不置其感人深如此亦可謂難矣嗚呼古以栽培

傾德喻善之心之福禍此理之常然必要其終乃可

無美惟公稱學直道位不滿德天因將優之今少傳
公名德重天下屹然為一代元臣勲業所被皆公教
也國有錫卣家有廟祀魏階顯號上逮三世科第
靡澤蟬聯而不絕則公之所獲孰與朝榮暮悴競得
失於顧盼之間者哉然則揭名著行俾後未有所據
法非直典式所待為者其於倫誼風俗宜不為無補
也公配張氏次白氏皆累贈一品夫人子四長胤次
少傳公名健累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無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次倍次偉女三長適王賢

次適商河縣主簿路通次適義官李芳孫九長森次
柰次來次果次樂次東兵部主事清謹有家法次繁
次集醫學正科次樂女十三嫁者七其婿曰高佐孫
明鄉貢士高惟賢龍璫張洪順天府通判豐儉監察
御史程文曾孫五成緒成美成義成恩成學女若干
銘曰

國有大老元氣是鍾曷徵厥成于彼光公公名賢科
公職黷官廉貪植懦君子之風牖昏擊蒙儒者之功
豈不世用于家則豐吉不在躬于孫其逢

帝曰予弼其佐朕治惟我先卿教澤攸致曷其報之
有燁明制顯號穹階躋于極地瞻瞻彼洛矣其源千里
于河于海其流無涘公生其邦毓靈受祉其澤不墮
有如此水後百千祀視公孫子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公

神道碑銘

刑部右侍郎何君世先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時以書狀抵于請銘其祖素菴公之墓比入
朝又以辭趣于其書曰鑑少承吾祖之教占一第歷
官數命有姓名于時而祖德弗著曷以稱孫子是以
請也其趣于之辭曰鑑已荷 錫命贈吾祖以官階

躋三品 寵賜再世足以昭身後鄉所以未敢亟者
蓋有所待也其狀略曰吾何氏本青州人五代時有
諱茂者仕吳越錢氏為節度使卒于紹興之新昌因
居之十有四傳至訓導府君又傳至慶士府君以至
吾祖吾祖少夫怙與吾伯父彥溫營葬事置墓曰若
干畝奉母必躬具甘旨疾則籲天請代或親滌牀箒
及瘳乃已正統己巳方君喪忽訛言閩處寇至舉邑
奔避或請行吾祖泣曰毋樞在吾將焉往竟亦無他
居墓廬久得寒疾親族彊之始歸鄉人皆稱曰真孝
子也事見謹家必請而後行田七服器皆以義讓

子其遺孤無間言有族弟貧且徙留為娶婦給以水
業俾不失所時祀畢則合族而燕以禮法訓之教村
自守足未嘗至公室邑大夫禮為鄉飲賓亦不赴博
涉經籍以目疾不求仕鑑蒙時教以四書小學皆口
自默授比長遣游邑庠俾治舉子業曰吾以昇汝矣
鑑舉進士為知縣為監察御史吾祖皆及見之及為
知府為叅政為布政使以至今官而吾祖已不作久
矣吾祖嘗以書教鑑曰為官必律已愛民毋撓法毋
為利誘毋逸以自敗鑑謹識之其他得于吾父者大
抵皆祖之教也吾祖壽八十有五生洪武癸酉二月

二十六日卒于成化丁酉三月十八日是歲十月十五日葬某山先墓之外壠祖妣淑人俞氏同邑鉅族性莊重不尚華飾凡為婦暨母之道皆備後吾祖三年四月十三日生後五年十月十四日卒十二月二十八日合葬于四吾父其長贈同官次璋女一適俞縞皆淑人出次珪次琰出王氏孫十二鑑亦長次銖銖針鉅鈔銘鈇鉛鈹鍾鏐女孫一適劉克曾孫十五宇宙察家寔完宿寔寔寓宜齊其某曾孫女五長適呂經賢次王誼俞極子昔校文禮部得世光名及觀其才識行業卓然知其賢邇祖德之有原乃叙其

所自述者如此公諱浩字彥廣其祖訓導曰友諒父處士曰遵道長子曰璉皆世光所自諱故特書之銘曰

維越新昌山還水重公居其間韜真葆光服義在躬孝為之先如彼襄陽有龐德公遺子以安閩西有楊清白之風後裔是傳種德之方與種樹同以歲以年如穀在場晚食其豐其耕孔艱為時名卿為家大宗惟子斯賢身雖云亡終饗其封天道好還刻此銘章昭潛發蒙世永護

大明故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

子少保童公神道碑銘

天順癸未公分考禮部東陽與今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皆在選公之卒倪公實為銘墓且經理其家東陽遠且勞無所於助乃按通政參議夏君崇文撰撮公事行之大刻諸神道并系以銘公姓童氏諱軒字士昂本鄱陽鉅族也祖諱金友考諱碧瑄號玉壺以號顯皆用公貴累贈南京禮部尚書玉壺在永樂初徵為欽天監天文生始居秦淮之西為南京人而公生焉公少為應天府學生舉正統丁卯鄉貢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上疏言省冗官社

後設在

童少保

倖進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傳諸事又請賑南京饑民多被采納乙亥詔留司貢翠羽魚鮑諸物以萬計公極論止之

英廟復辟檢公奏嘉其敢言公因言彈盜安民數事天順戊寅劾戶部尚書張鳳罪名益起己卯丁嫡母憂辛巳服闋改戶科

憲廟踐阼公首言帝王之治在脩德納諫愛卹小民因請召儒臣稽

祖宗謨範及古帝王脩身立政之道著為大明一經以次施用命在廷三品官舉堪為大臣及布政按察

者

上優詔答曰軒言良是朕當自勉有司其各議行之
四川盜起公承勅往治徧歷賊巢宣布威德諭
以福禍賊數十輩迎拜請命公召同食飲示以不疑
降者漸衆進都給事中偕巡撫及守臣分兵掩捕亦
多斬獲奏功還朝未幾盜復作廷議乃歸咎于公
致以重辟公請用守臣奏疏為驗猶坐免官

上察其情不忍重譴調壽昌知縣成化己丑述職京
師禮部尚書姚文敏公薦之擢雲南按察僉事兼督
貴州學政多所造就為御史所旌甲午召拜太常

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叢生徒簡官屬省諸浮費僥倖
者皆不便居悒悒不自樂累以疾辭不許己亥進秩
為卿言陰陽官輸粟免考為非制癸卯又辭許焉弘
治戊申監正官闕來復以公薦

今上命仍舊任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感夏火王之
候宜正心脩政進君子退小人以應天變尋自言本
不習天文乞改他職久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
松潘軍務兼領巡撫開倉賑荒設粥食餓者給糧以
徠流民製兵車為禦敵具請出官帑以充邊餉復陳
三利八害薦按察使林俊可任都御史皆不果行

召還道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甲寅進尚書前後上數
千言間謂 朝廷大政廷議倉猝不能盡宜如古昔
公卿大夫各得議識者寔之丁巳再乞歸語益加切
上乃許之以公既滿三載特給誥命戊午二月十九
日卒於正寢公配陳夫人先卒

上特遣禮部諭祭工部治塋域至是贈公為太子少
保啓窆合葬且為增飾而祭之數亦加其一云公生
洪熙乙巳某月某日壽七十有四卒之明年某月某
日乃葬其地在城之鳳臺岡之原陳夫人無子側室
李氏生女一適黃珙丁蔡氏生遺服于一公預名曰紫

芝旋亦死從子需之子應禎以公舊勞請錄為國
子生公事嫡母甚孝分祿以養兄嫂遇諸媼舊皆有
恩顧性寡合孤居介守不苟受僦遺為時所重強學
好問為文通博詩尤麗則得唐人體裁所著清風亭
稿行于世枕肱集海嶽清瑛論蜀稿等遠錄藏于家
銘曰

維

皇舊都實萃英傑公生其間行藝踔絕為中給事論
議孔揭出撫夷徽誓掃氛孽有勞弗獎遽爾跼蹐外
領州縣起佐藩臬司大嚴秘禮寺清切為都御史佩

符欽節入登留曹在六卿列若標太阿歷試不折若
馳康莊逸駕中轡始終克名竟免磨涅我銘公行以
俟未哲

明改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戴公神道
碑銘

西澗戴公之墓也侍郎楊文懿公為誌厥配吳氏學
士柯竹岫先生誌焉尚書王文肅公合而為之表後
數年公以子珊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夫人
秩二品制得為碑神道後珊入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東陽同年進士與聞世德乃奉表誌及狀請為銘

狀蓋公子璨所述大人狀則公所自述皆諸詐所不
能悉載者也按載氏自晉侍郎濟始遷江南唐與馬
使護居婺源後有士先者舉進士知錢塘縣徙淳梁
至于今居焉曾祖德誠元麻姑寨巡檢祖璣 國朝
洪武初有司徵不就考嗣安鄉稱長者以子昇貴累
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復以珊贈如公官母徐氏封
太恭人累贈夫人公諱呼士儀真字少承家學博覽
彊記詞翰顯出永樂庚子以春秋舉湖廣鄉貢有司
錄其文甲辰舉禮部乙科授順德府學訓導當兵後
人不知書公教未幾士願向學調嘉興府公病文勝

先行檢重經術故士多實才而公亦以績最進德清
縣教諭一新學政士不舉凡十科自是舉者不絕父
喪服闋改慈谿縣士恨得公晚然化其教者亦多有
之秩滿婦省母母適病卒服再闋擢教授再莅嘉興
學者益衆有富民數輩遣養子入學公不可民給按
察官福一公公報愈確坐是忤意竟以他事去婦營西
澗休休谷嘯傲其間人莫之測也初號訥庵至是號
退叟著西澗集及浮梁縣志若干卷公夙負才行慷
慨有大志事親孝謹昆弟交睦從子端早孤撫教之
後舉進士為吏部郎中有名應舉時道見一士病卧

風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久而起謝曰我
高信也既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官以
身教意識所到輒抗言高論不嫌越職抗湖諸府滯
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被繡乘馬觀海諸衛
進表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逮陽和縣張光啓偽稱
其先世從文天祥起兵竄入舊史亦奏削其板嘉興
民坐嘉當籍都御史咨公公素嫉其人顧以為罪不
至此力解之有提學官以喪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
語及公曰是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人亦
以是誰之夫人柔嘉有容事舅姑如公事父母自公

起布衣為儒師三十年獨舉內政每見公嫉惡甚則
諫曰此怨道也及聞其論議不下人則曰求益者固
如是邪其平居未嘗問學而言輒近理道殆天性然
也夫人卒于天順甲申二月八日壽六十七公卒于
成化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合葬于下長
源郡嶺背塢之原子男四長肆以例授七品階次璫
順慶府同知次璐苦學能文工篆隸未娶而夫又次
為珊女二長適黃璵次適知沂州馮醜封孺人孫三
長春授七品階次普次晴以恩為國子生公教子
嚴肅碑各治一經言行動履必有矩矱夫人實相成

之故科第累出而都憲公才行卓卓稱時名卿其為
御史為按察副使兩督學政教法尤著人謂得諸家
教為多且公之未盡于用者亦於是焉驗矣然則揆
之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既祀于廟又碑于墓傳之
世世以為後或固亦不可闕哉從而為之銘銘曰
職必務稱位豈在達公居蠻官有萃斯拔生徒如壻
載室載堂公來踰隄公去依依公才寔蕪若有餘地
溢為高談孰匪予事志之難行止或尼之埽歛諸身
弗我失之厥刑在家曰有良嗣公澤之施孰謂非試
燁燁 褒章峩峩德門持以質公其亡若存公碑有

銘愧我生晚庶其勿諼以示懲遠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梁公神

道碑銘

初南京戶部尚書梁公引年請老時大病新差所具
疏詞懇甚

上惻然感之乃賜溫詔許致仕給驛歸其鄉仍命有
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恩禮特厚歸二年
訃聞後遣官諭祭營築事蓋備數也公諱環字廷
美世為太原崞縣人祖諱某從戎朔州後仍居崞考
諱資有行義鄉人稱為直軒先生贈資政大夫南京

戶部尚書妣史氏贈夫人公性至孝少時直軒血出
于面公以舌舐之而止正統己巳北虜肆亂直軒從
征官兵潰公聞變被髮號且走求父所在值歸乃已
嘗為馬邑縣學生後學華乃入崞學學成景泰庚午
舉山西鄉貢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成
化初累遷都給事中論事持大體壬辰與諸同官劾
大臣不職者因薦致仕尚書王竑都御史高明可用
言太激切獲譴幾殆不為變癸巳擢陝西布政司左
叅政編歷所部詢民疾苦察郡縣吏稱不稱得牧民
體分守洮岷通西番縱掠居民驚徙公提兵斬其魁

男婦復業者千數以內報去辛丑服闋復任巡撫都御史而下交薦于朝乙巳進右布政使丁未遷左布政使敷惠勤事視音允普在陝前後十五年民熟其名益宜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軍務公整肅風紀賑饑民理冤獄簡民壯以增武備永州寇作督官兵平之鎮守中官歐殺王親下公勸覆力拒請屬不為抗以外艱去壬子改四川有武官驚不聽令公痛繩以法始皆帖服有劇盜亦督兵剿之甲寅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會獨理部事事畢舉戊午進戶部尚書出納明審時已嬰疾庚申遂得請去

及歸足不至公府徜徉山水間自題墓賦詩為樂篤倫救侯事兄琮尤謹每宴會拜跪如少時所賜粟餘月必分給間以散諸族黨歲歉則出粟以周貧乏死者具棺歛葬之又建石橋書院以教子姓及鄉之俊秀給薪米筆札而時課試之續且屬屬其子曰無廢義學蓋其生平所樂為者故至是猶勤勤云爾以弘治壬戌七月十五日卒距其生宣德庚戌正月十六日壽七十三配雷氏賢而克相累封夫人先公四年卒葬于唐昌之原癸亥某月某日啓壙葬公禮也子一曰枋以廕為國子生女一適驛丞張廷舉孫六

鳳儀鳳化皆縣學生鳳倫鳳俊鳳侯皆幼女孫
亦六長過縣學生高尚志次適李森次適縣學生李
本立餘未行曾孫一某公敦推厚重耐清苦遵矩度
不事矯飾隨所受任必稱事舉職閱歷既久資望無
積人無訾議而又先幾勇退以壽考終延及于姓方
隆而未艾揆諸理數可謂不失其正矣古之語大臣
者必先出處其間幸不幸弗論惟所自處合時與義
乃可完其名而不辱其身苟終之不合雖有奇節危
行卒歸于無所用之地故非仕之難而保終為難公
亦可以無憾哉予公同年進士雅相知厚聞公訃遠

不能哭去年初來請銘神道之石此鳳化復來建銘
乃按四川布政司叅議李君瓚狀為銘以昇之俾刻
焉銘曰

公起諫垣出鎮方牧入為都憲兩鎮南服均勞內外
編涉川陸政勤教條法慎刑獄亦有兵威匪我窮黷
有言有功並受褒錄既登留曹遂典錢穀雍容廟堂
以率群屬官無躡資器不覆餗功成志倦勇脫羈束
若駕康莊永謝顛蹶若颿巨津既往而復彼疾行者
匪溺斯路相彼川流徑過來續亦惟天道盈禍虧福
其所未竟後人是淑家有遺書鄉有義塾有封在原

公所自卜其幽有銘永世斯告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八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九

碑銘

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公神道碑銘

弘治己未

先皇帝覃恩臣下今少傅謝公于喬之祖直菴公始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祖妣余氏贈夫人越六年乙丑

今天子嗣位于喬以輔導功進今官及恭上兩宮尊號又獲以其官加贈祖為光祿大夫柱國少

公所自卜其幽有銘永世斯告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八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十九

碑銘

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公神道碑銘

弘治己未

先皇帝覃恩臣下今少傅謝公于喬之祖直菴公始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祖妣余氏贈夫人越六年乙丑

今天子嗣位于喬以輔導功進今官及恭上兩宮尊號又獲以其官加贈祖為光祿大夫柱國少

傳善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為一品夫人制得樹碑神道于喬乃自述事狀以屬東陽憶與于喬同在翰林入內閣稔聞公之志行才畧卑官小試厄于橫逆卒以終老暨其子資政公之賢然又弗顯而魁名重位正言直道偉然以學行動業顯于天下者乃於其孫見之向非抑遏屈鬱之久且深亦惡能一發至此哉是則天道慶善之公徵諸

聖天子崇德報忠之典皆足以為世勸文而銘之宜也按謝氏之先本台州臨海人宋李有行長二者徒紹興餘姚之東山鄉高祖諱壽松曾祖諱回益祖諱

堯賢考諱原廣贈如公官公一生而閱偉洞達孝友直義尤多聞識宣德庚戌浙江布政司辟為從事長遇事敢言布政諸公多折節從之金華一婦人當從夫戍雲南法曹擬程途公議者其服屬管送之山陰人自殘以避戍法曹擬攝其門二十口赴邊公議遣鄉人徑解仙居人偽造布政印証上虞人所為莫能白公叅其路引亦偽印也其人始伏官造大紅文騎三千匹費銀三萬兩時歲飢民困甚公請借夏稅絲充之民用不擾此其可指數者也進謀兵部尚書鄺公瑩素嚴重察屬無當其意者凡章奏出公手則不

覆視比旅試 內廷混在常等卿道公才行力爭之
乃置優格授光祿寺珍羞署丞柰侍郎亨掌寺事挾
中貴執陵蔑官屬公每正色拒之為所構陷吏部尚
書王文端公知之奏調福建布政司都事會沙賊鄧
茂七作亂刑部尚書薛公希璉出鎮委公軍餉先是
輸費三倍且弗繼公收積水次召業舟者使運之量
予之直約有損則均其償皆樂為用民不倍歛軍食
亦足承檄守松溪政和賊保官臺山為窟合處州賊
掠平陽諸縣公以計招其黠者用其謀誅首惡宥其
餘遂所掠婦女童穉若干人賊遂平又奏政和地

廣難制請割其二里及福安一隅置壽寧縣薛公上
其功進祿二級御史應額薦公可大任吏部以資淺
格不行適薛公劾巡按御史許仕達併及其素不謹
事許京若嘗與公鄰疑事出于公中以危法大理卿
蕭公維禎察其寃將為申辨公念日者言年四十六
當失官歎曰命也不復自列既免歸奉母嚴氏以居
悉舉家政付其子徜徉山水間效仲長統樂志論作
罵情說以自況葦譜合族而周其貧乏延師置塾教
子孫皆立身應事之方鄉人有過雖衆所憚者必加
面斥然聞一善則獎譽不釋口充篤舊故布政使黃

澤在浙公嘗以諫忤後被罪力為排解既而官其鄉
尤厚待之叅政俞士悅符公國士後謫戍遼陽屢遣
使慰訪友人俞漢遠客死為棺斂歸其喪嘗買一幼
女既而知為宦家子子育之比長為嫁良族平生好
學卷帙不去手為詩文下筆立就多不存稿雅不喜
浮屠凡世俗邪妄之說一無所感自謂以剛直得禍
因號直菴人亦以是稱之士壽六十七嘗自制壽藏于
鷄籠山先墓成化癸巳九月二十九日卒再踰月而
葬夫人余氏同鄉處士安之女溫懿端慈事舅姑孝
敬備至處娣姒常倍任其勞公貧特恒以儉取足姑

老不就祿留養于家躬事紡績至老不倦其治家寬
而有制為教亦然鄉從子姓數百指撫之甚周鄰黨
之殘婦病媪待哺者不下十數家有火警舍其家而
來赴者甚衆嘗遭危疾女婦多涕泣請禱願以身代
至于逮下之德尤為嫻族所慕效云壽七十六成化
辛丑九月八日卒越三月而合葬于一卽柱國公諱
恩純行高識皆克肖公以禮經名塲屋久弗售後累
封至右春坊諭德累贈如公官女二出側室孫氏長
適廣東按察副使潘府次適胡某孫五子喬其長名
遷卿貢廷試皆第一八命至今官次選學成早卒贈

翰林院編脩次迪舉進士累官兵部員外郎清慎有
祖風次遲次追皆早卒女一適韓鍊曾孫五長正次
丕皆有文行不失世守丕歷國子生舉順天鄉貢第
一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以祖命為選後其所為贈
以此次匡亘某女三銘曰

謝以國氏自周申伯歷漢中微至晉乃發繇安暨玄
將相勲闕有齊東山公蓋其裔公曰無微寧遠毋偽
公自作祖綽有餘地公才實多可貢可科卑官畏途
既蹶復蹉直不徇物竟嬰禍羅人不足尤天其謂何
公家有教公子惟肖載理弗宣天稔其報巍巍公門
公有閩孫出應世瑞為鳳為麟上補

帝哀為龍為山志行道施有澤在人風采疑峻蔚為
名臣茲固間氣亦惟慶源其源維何公自作祖世尚
有濟豈必在我贈官 賜秩視祖如父計功報直亦
固其所發潛蘭幽於義斯可刻銘神道以耀終古

明故兵部尚書致仕進階光祿大夫贈太子
太保謚襄毅項公神道碑銘

公姓項氏諱忠字蓋臣其先世本汴人宋南渡有曰
秀者徙浙之嘉興曾祖永源隱不仕祖邦歷孝感吳
江同安三縣丞及父衡皆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

御史公生于吳江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兵部主事遷
員外郎十四年扈從 武狩陷虜中以智自拔而歸
進郎中景泰某年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嘗按部高州
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
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
盡釋之四年征龍水賊以功加從三品祿丁外艱服
闋改山東按察司天順某年擢陝西按察使值歲饑
亟發廩給民不待報所活萬計丁內艱軍民詣闕借
留者幾千人 詔起復公某年以大理寺卿 召借
者再至乃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諸

舊作亂公帥兵撫捕遂降其衆成化元年虜犯
公與寧遠伯任壽奉 命禦之戰屢捷虜遽遁去西
安水多鹵宋渠又廢公開一渠三十里又鑿涇陽鄭
白故渠溉田七萬頃民生祠祀之二年虜酋毛里
孩入寇公提督軍務與彰武伯楊信禦之虜復遁三
年 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胡滿四據石城殺我
邊將將窺陝公總督軍務與都督劉玉討之伏羌伯
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
適彗出台斗人情恟懼公屹不為動據要害以困賊
廷議請益兵 詔以問公公謂兵不須益惟坐固可

斃相持百餘日公單騎抵賊寨諭以福禍脅從者稍
稍出降其逸出者皆縱使去以孤其黨賊窮甚每突
圍薄我大小三百餘戰皆却之禽其愛將楊虎狸公
曰是可用也解所服金鉤賜而遣之約為內應卒禽
滿四斬首七千六百俘獲二千六百有奇因奏便宜
四事為經久計五年遷右都御史六年京畿大水公
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多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
六萬銀布牛具各萬餘所活尤衆荆襄賊李胡子者
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公復總督軍務乃遣人
持榜入出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遣還

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
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切即暫留撫治進左都

御史蓋自南北用兵以來論功不遷秩者至是而再

降勅獎諭者五 賜白金綵幣者六會有星孛于天

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為國任怨

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溫詔慰公且召之還後荆

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緩撫

地也十年拜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公曉暢戎務簡賢

屬以自輔圖大展所蘊十三年錦衣衛百戶常瑛者

狹中貴為訶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

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
譴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競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
綬先在軍中執法為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
寘之死公廷辯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
公者次第皆敗

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

今上登極及建儲恩再進階光祿大夫史部侍郎
彭公韶巡視浙江特薦公可用而公年已至亦不果
起壽八十二卒于正寢弘治十五年八月十一日也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贈太子太保賜諡曰襄

毅錄其孫鏞為嘉興守禦千戶皆異數云娶劉氏早
卒繼鮑氏亦先公卒生二子長經舉進士歷南京監
察御史為太平知府有父風次綬累官蘇州衛指揮
僉事守禦嘉興側室朱氏生四子縉縉縉繼女一劉
出也適千戶沈禎孫八鏞其長次鏗錕錫鎮某某
女孫三一適國子生呂言一適溇堂一許嫁胡道公
以十六年某月某日葬象賢鄉之原鮑夫人附公剛
果沈毅遇事敢為不惑郡議故能臨敵制勝累著勲
伐及排擊兇暴身犯大難中雖顛阻終暴白於天下
而

先帝知人燭物之明

今天子報功崇德不遺舊臣之義亦可仰見於此矣
南京太常寺卿呂君憲據公所叙事曆為狀經奉以
請予請銘神道之石乃叙其行業之大者而系以銘

銘曰

昔在

英廟賢俊輩出甲科繼登盛者壬戌有十尚書公蓋
其一掄才校功公在甲乙入典刑獄出長師津廟堂
中嚴疆圍外謚識機應變捷在倉卒持堅握彊勇定
群休公身兀兀其氣屹屹權姦聖讒公有直筆公心

鐵石寧折毋屈彼繁有徒如鬼如獮野憐宵熠潛形
晝匿陰霾盪滅仰見白日乃困而亨匪滿斯溢壯當
其勞老饗其逸何以靈之生有階秩何以錫之沒有
褒卹

天王聖明君子貞吉視彼徽幸疇得疇失惟天生才
大者丞弼胡成之艱而奪之疾惟士用世必先委質
行孰我使止孰我尼其間利鈍豈我能必公志既畢
公澤未訖公功在焉來者是述

大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
書閔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朝瑛為監察御史時嘗獲封厥考竹深公如其官階文林郎贈厥妣嚴氏為孺人為都察院右都御史時公已棄養則如其官贈之階資政大夫而妣為夫人暨其祖考妣皆然弘治癸亥始贈公今官階光祿大夫勲柱國妣為一品夫人暨其曾祖考妣皆然公念父德久弗白茲假 寵于朝制得建碑神道則以同年友請予銘公行具兵部尚書孫公原貞所撰墓表孫為進士嘗使浙採圖史為尚書又統兵鎮其地與公晤接得其賢為深東陽生晚獲與太保公同舉進士與聞世德義亦有不得

遺也按閔之先本汴人從宋南渡至臨安徙居烏程之晟溪今湖州屬縣也元季兵燹譜逸不可考公曾祖諱某敦雅去俗為後進師表稱牧齋先生祖諱性考諱綬皆富善好禮為萬石長惠加于鄉公諱節字以度竹深其所自號少失恃克自樹力學通經籍工古今詩體每家居尊祖合族訓督子弟義敦舊故備佃者厚議其直貸不能償者折其券值歲饑解案以周餓者給昏喪不舉者甚衆性易直人有過必加面斥而非理相犯者不為校鄉之人無遠邇疏戚必以長者歸之曰閔公厚德其後弗昌者吾弗信也嚴夫

人諱貞字淑澄生同邑工部尚書震直之孫處士宗
信之女柔順恭儉勤循內則公既不仕無官府凡行
于家及鄉者皆與有助焉故雖不壽以卒鄉之人皆
曰觀于公可以知其配已公既以景泰辛未葬巖于
晟舍里距家僅百步及成化庚寅十一月十一日卒
于正寢越明年辛卯某月某日合葬蓋夫人年止四
十有四而公之壽七十有三矣子六太保公最長名
珪次璋為湖州府學生次琳皆早卒次琪瑤瑛女二
長適國子生沈奎次適陳鏞孫六閏閏閏閏閏女
孫二適某某曾孫九宜勤國子生宜勛府學生次宜

冠宜最宜助宜勵宜勳宜勇宜勞自闕以下及諸曾
孫皆公所不及見而來者尚未艾云予聞江南多鉅
家望族而貴富不兩得若于姓縣衍久而彌盛者皆
不能一再屈意福祉為造物所靳非積行累善宜無
所能致竹深公躬服德義不見用于時厚積大發固
其宜也太保公以才行為三朝著宿百僚冠冕揚
顯之道於斯為極論者徒見其恩所由邇而培植
啓迪之善鮮克聞之然則勒銘紀德雖緩至今日而
具美備載若有所待而然者後之人尚亦有徵哉銘
曰

浙有封君家始餘盛世冠三紀 王三錫命其命維
河御史尚書宮保載陟階宰禮殊山林廟廊常布簪
組旣勝而彰名徧天下 誥增舊秩廟飾新主有宗
暨嬭改聽易晴朝書暮詩我實教之生榮沒昌我實
召之若田在耕旣稼而獲若桑于蠶旣績而織以小
喻大乃物之則此地之宜矧種斯德維德之效有倍
斯百有餘斯絲繇曾逮玄弗娛目前以慰九泉刻銘
匪緝以俟厥全百世之下鬱哉斯阡

明故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馬公神

道碑銘

西克馬公諱覺照其字曰悟明其號曰圓山居士
贈官曰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即其先出果州其
祖元保寧路鎮撫月滿始遷西克其父愈音號龍門
居士其子鐸號虹橋居士為國子生三世不顯皆以
號行及其孫廷用始舉進士累官南京翰林院侍讀
學士獲贈其父及為禮部右侍郎乃贈及其祖論者
謂馬氏之顯自公始云公性朴厚與物無競且樂施
予少喜浮屠法鄉人有小訟輒為一開導不煩官府而
退者往往有之嘗患舊塋卑濕躬相吉壤遷其祖若
父于青草溝之陽廬于墓左負土植樹三年而後去

有白鳩巢于墓木人以為孝感所致從兄庸為稅課
司使卒于荊州公負其遺骸歸葬之撫其孤不異已
出蓋其家居所自盡者如此間游江湖下瞿唐過金
陵北走燕薊觀兩京 宮闕臺署衣冠文軌之富慨
然歎曰名教中固自有樂地也既 抵家盡屏舊好遣
子鐸為科舉業及孫廷用甫髫髻 為擇博就學步送
于三百里外家雖貧膏火筆札之 費不絕于道廷用
攻苦力學舉鄉貢報未至而公卒 公娶淑人朱氏勤
儉有則善綜家政遇中表族姪並 致親睦廷用之為
編修也猶及見焉公生于永樂乙 酉五月十九日卒

以成化戊子八月八日壽六十四淑人與公同甲以
四月十日生後二十五年為弘治壬子十月十一日
卒壽八十八公墓在岳店廟之東淑人附焉鐸所卜
地也公子二鐸其長次曰鑑孫五長廷惠授將仕郎
廷用其次曾孫十金侖皆舉進士金累官廬州府知
府會吏部考功司主事全國子生金義官玄孫三蓋
其子姪之盛如此而以文稱者不與焉馬氏居西南
僻地世以農隱圓山公用儒學為教再世乃發至以
父子登甲第內列曹省亦領州郡文學政事先後相
輝映而敦朴易直之風一而未改也是其深培厚積理

實有自致者豈直虧鉉屈伸之數固當然哉然則公之名已達之朝廷稽之有司見諸辭命典冊之間繇是而託文字刻金石以昭來世固孝子之志亦史氏之所有事也侍郎君追慕先德久有待于今日者謂予為翰林舊寮特述事狀請銘于神道之石乃為銘銘曰

西克之陰有山紫崖以若五馬從空西來有壤可居有原可藪生斯藝斯曰維馬氏龍門圓山是父是子載營我遷相望伊邇圓山有子惟孫是似予堂未構孫幹其壘既錫其父地及于祖龍章鳳函下照林

若增高地若增膽以陬豈遐若在畿輔九原有知公掌可撫穹碑巖巖金書石劂樹于新阡有來必瞻晦極而彰理則可占大史作銘以發爾潛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
神道碑銘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為教諭時以其子亨為吏部主事棄官就封後累封至兩淮都轉運使及亨為副都御史聞公喪歸自甘肅鎮

今天子恭上

兩宮尊號恩贈公今官給正三品 誥命制得 遣

官諭祭有司治葬事 恩數備矣畢氏族望濟南之
新城曾祖諱慶甫祖行二以行稱世有隱德考諱鐸
贈如公官公諱理字文義生而魁偉重厚穎敏內發
居鄉無師傳學禮經自得異旨為縣學生累試弗售
天順己卯次當貢有伊某者親老且貧甚憐而讓之
遂領山東鄉薦庚辰中禮部乙科授鳳陽懷遠學訓
導懷遠久乏科第公擇少俊十餘輩躬督教之自是
舉者先後得二人以母喪闋服改保定來鹿舉三人
秩滿考最遷開封西華教諭西華之士如懷遠而舉
如來鹿之數父喪服再闋改彰德安陽安陽多貴宦

子不帥教公益嚴條格其舉者有加焉蓋公以篤志
實學操矩矱為身教故隨厥所至類能有所成就四
縣之士銜感恩德雖越地累歲視之若父母然其鄉
黨後進經講授者多舉進士為顯官如御史孫敬于
壁布政使李延壽此尤可指數者也晚號敬齋學者
因稱為敬齋先生自致政歸以泉石詩酒自老縣官
禮請為鄉飲大賓者幾二十年八十有一而卒生
洪熙乙巳四月四日卒弘治乙丑十月七日配高
氏生同鄉有懿德孝敬勤儉少老如一日視側室若
同氣撫育諸庶無異已出累封至淑人會公卒加封

太淑人不及命卒于其月之晦距生宣德丙午二月
七日少公一歲其年亦八十矣以今弘治丙寅某月
某日合葬于吳公山之原太淑人亦 賜祭焉子五
享其長舉成化乙未進士累官以廉能稱于時次
成夔龍考成龍皆縣學生女六長適縣學生曹時中
次李通次訓術田畿通判于利次李延祿楊煥孫五
長昭弘治己未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識者曰不愧
其父自公以禮學教于家用是取科第者三世矣次
晚昕時睥孫文之長適李琇次齊東馬思儼次于天
成次長清王宗同皆縣學生餘在室曾孫一定都憲

君以予同 朝夕嘗接公風範昭又予禮部所舉乃
奉吾友左副都御史楊君應寧狀請銘公神道而以
母德附焉禮也銘曰

教士得第國課其最其所得者為遷陟地計功報直
維有司事矧有遺教及鄉子弟匪我職者功寔蕪倍
天則課之錫以繁祉其祉伊何曰有賢嗣維子父述
維孫祖似教寔自我成之在天天道國法有符契然
貽我身後擊我目前官我能棄教幾報焉校彼自得
不盈一間匪流斯長曷泝厥源父教既者亦維母賢
我銘畢公以釋九原

大明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左都御史史公神道碑銘

公姓史氏諱琳字天瑞在

憲宗廟舉成化丙戌進士為工科給事中擢江西布
政司右叅議遷左叅政

孝宗朝歷遷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保定諸府兼督鴈門諸關歷工部左右侍郎兼左
叅都御史經略邊備以秩滿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
尋院事

今上皇帝以提督功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未幾又

以卹典加贈太子太保凡閱三朝四十年官十命
其卒也給驛傳遣官護喪治葬事賜祭者再及加

祭亦如之蓋其始終遭際之盛如此可謂難矣初公

為給事時言事有體為叅議時平鞏昌善賊脩安定

會寧諸路邊備督甘涼軍餉事皆集以家艱闕服改

福建有求開銀礦者公力沮之為叅政時豪家多估

稅庇盜每為禁治袁吉二府饑發粟賑貸全活甚衆

額盜攻城邑殺官吏督兵勦之獲七百餘人梟其首

惡脅從者皆釋不問為布政時藩府歲祿多倍取

民困輸納請自所類輸之始大稱便為巡撫時定

均往優戍卒開小河以紓漕沅水勢復真定保定二
府柴夫舊額大明諸川果園皆居民世業雙臣怙寵
者奏取以備供應公力言不可以數千人之命供一
已之奉辭甚激 詔遣官覈實果如公言乃止為侍
郎時嘗以災異言止織造惜供應諸事為經略時言
募軍丁禁盜賊省中官差遣諸事多行之為提督凡
三 命始赴宣府大同值虜退會兵食為後計後虜
寇榆林率偏師先往暨大帥至共謀規虜酋所在夜
潛師搗其巢賊聞礮驚遁毀其廬帳而還以捷 聞
賜勅褒諭副以銀幣寶鏤入 朝言便宜事加詳弘

治乙丑新遭 大喪國事方劇適宣府失利遽 命
出師公與大帥分駐宣府大同大同諸路斬獲以百
計捷冊上 褒諭如初特 命中官迎勞于關賜資
甚厚下暨部曲並加犒賞殆近歲以來所未有也今
年丙寅為正德紀元正月十二日以疾卒自居九列
前後請老十餘疏輒得 温旨勉留其在 新政尤
多眷注而勲業未究卒齋其志以沒悲哉公性本孝
友其先世居浙之餘姚元市舶大使應炎為宋防禦
使張疇子去使為張姓七世矣公始請于 朝復舊
姓事其祖處士府君諱仲昇考教諭府君諱才甚謹

皆累贈如其官顯其家嗣恤親黨不遺餘力其為人
坦夷宏豁不設崖岸意常近厚人以故多親愛之平
居不事作業家無餘貲然終其身未嘗以屑意也號
一拙而實多藝能戲作墨竹自謂天解尤好談立於
諸推步占候醫藥之術靡不通涉比見熒惑犯執法
謂人曰是必有當之者已而左都御史戴公廷珩卒
曰未也不踰月而公亦卒公生于正統戊午四月十
二日壽六十九配顧氏累封夫人子四鳳鸞鶯鶴鸞
鄉貢士孫二伯敏伯裕以廕為國子生女及孫女皆
三曾孫女二諸子將歸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

山之原禮部左侍郎王公德禪有狀少傅木齋謝公
有銘鸞介木齋之子翰林編脩丕請予銘神道之石
乃撮其大者為銘銘曰

有偉一人生南東長軀廣顙聲洪鐘蚤占骨相非凡
庸溺水不死驚群童 殿前射策回 重瞳諫垣啓
沃開 宸聰闕閩楚地三藩雄力折彊暴綠疲瘥手
操憲節巡畿封入貳邦土官冬工勇冠象簡乘青驄
出門按劍氣如虹部曲百萬皆貔熊三邊四顧多狼
烽銜枚夜擣穹廬空五年再出威權同北走上谷西
雲中胡來如雲去若風公歸獻捷 明光宮臺評廟

議坐雍容武哉不用文治隆扶推萬里方上翀六月
一息何匆匆稽山鏡水精靈鐘公徃歸之可長終神
無不之感必通或者尚在燕然峯

明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

學士楊君墓碑銘

國朝廢錄之典惟大臣有之然不甚顯其顯者必其
才足以應選舉膺任使資累序積乃得之而亦鮮矣
若學士楊君知休固其人哉君諱時暢知休其字世
望西安之咸寧曾祖諱惟敬祖諱森皆累贈資政大
夫戶部尚書考諱鼎舉鄉貢會試皆第一 廷試第

二歷翰林侍講官至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
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莊懿君其伯子也少羨半
姿能問學莊敏公為侍郎例得廢子君以讓其弟時
達既舉進士授翰林院檢討

憲廟實錄以勞遷脩撰充經筵講官

今上在儲宮君以廷薦侍講讀改春坊右贊善九載
秩滿進左諭德以修 大明會典勞遷侍講學士續

修 玉牒以 登極恩進太常寺少卿兼職如故復

以 兩宮尊號恩進階中憲大夫預修

孝廟實錄初開 經筵復充講官其在成化時尚未
顯越弘治正德間多所歷試史職之外會試為同考
廷試為受卷彌封讀卷凡儒臣所有事無弗與者自
餘若分獻 郊壇陪饗 太廟清理武官誥黃預觀
藉田從 幸太學賜坐彙倫堂恩禮尤渥 玉牒之
進君按宋制於 正殿登受亦前所未有也其所被
賜若冠服金幣寶鏤珍饌諸物不一而足卒之日
上追念舊勞特命官致祭營葬給驛歸其喪其長子
依澤先以祖廕為太學生至是改 命肄中書舍人
業出身仍許其仲子依江補廕為生蓋莊敏雖以勲

績聞望顯于時代而在翰林未久輒罷故編摩講讀
之務所以遺君者猶多而廕錄相續又適為序進固
公以文學遭際

明聖有足自致實莊敏之澤未艾也君為人內敏外
重意常近厚倫誼尤篤莊敏之歸即欲終養不果乃
請侍以行張氏姊寡而無子養之終身後被旌為節
婦譚氏妹有遺女為嫁名族諸弟既失怙並加誨導
時數為兵部員外郎時達為順天府經歷時敷卒育
其孤于官及君之喪群從環列伏哭皆如禮亦以見
故家風範如此云依澤將樹碑墓道奉左庶子毛憲

清狀請予銘君同在院署久予弗能忍也因擬其行
實之禁為序君生正統丙寅十一月十六日卒于正
德丙寅四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一是年某月某日葬
某山之原配李氏戶部侍郎遷之孫累封恭人子五
依澤依江依淮依濱依渚女四長適太學生歐望暝
次適江曙皆先卒女孫二銘曰

惟荏敏公昔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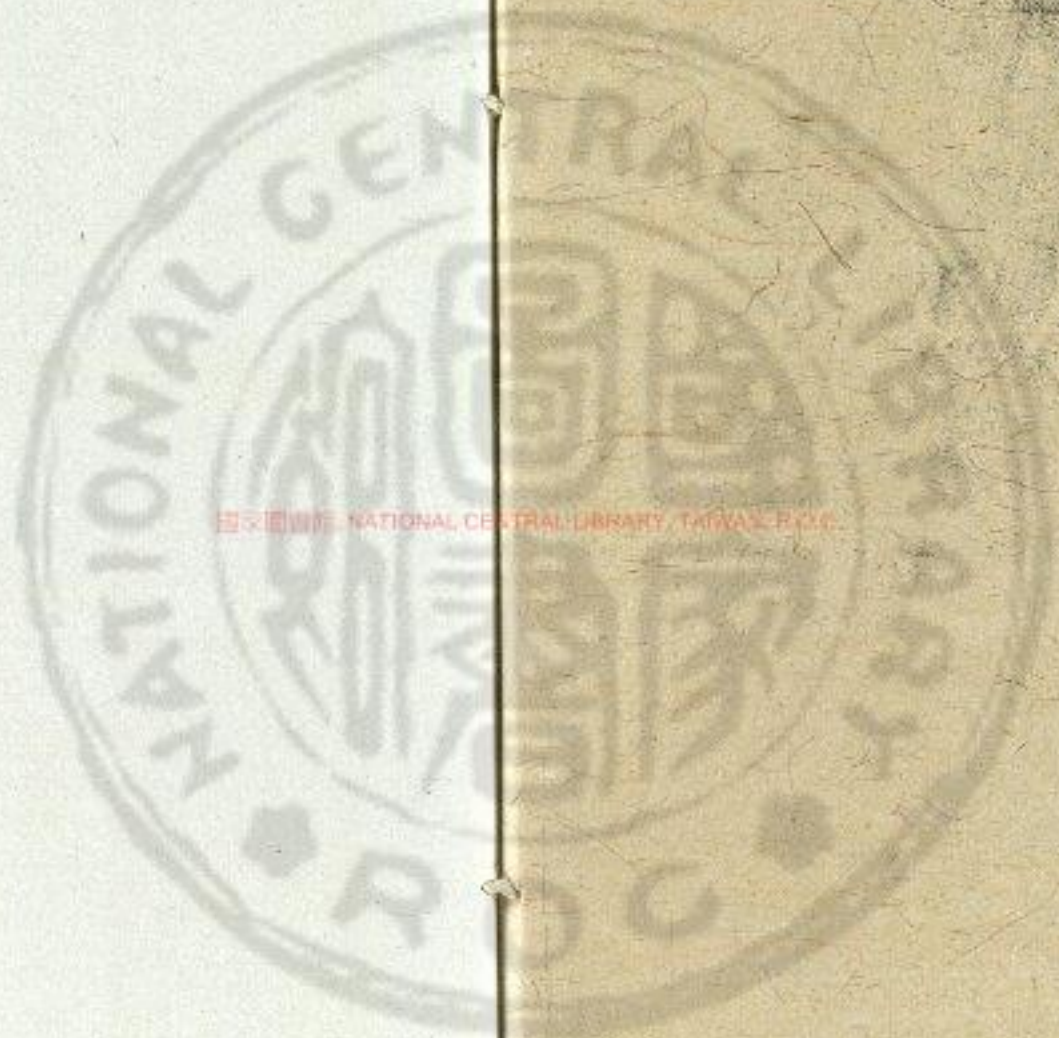
英祖肇登甲科終致台輔老歸其鄉弗究厥施教成
于家有子似之孰其似之曰維伯子為名進士為世
太史越在

憲宗暨于

孝廟

今皇嗣基臣職是紹經業有門周豕裁文史法有傳
鉞也干褒講幄敷陳藝苑甄擇有一于斯皆公遺
則一笏堆牀有里鳴珂仲叔之間孰與伯多譬室與
田將獲將構而成弗終抑又誰咎惟卹有典兆域是
營奕世遺恩二子是庸咸寧之墟先公所藏君往
從之百世勿忘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全
種
精
裝

三
三
三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十

碑銘

明故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
讀費君墓碑銘

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費君諱璠字叔
五以子宏貴累贈如其官時其卒且葬已六七年矣
宏既得 誥命將樹碑墓道乃奉湖廣按察僉事姚
君文瀾狀復自述行實請予銘且謂盧於陵連舜賓
皆以處士得文章而顯嗚呼若是則予惡敢當顧君
之賢當不在盧連下故叙而銘之初公父奉訓府君



蚤孤失學有五子各授之業珣字伯玉舉鄉貢士瑄
字仲玉舉進士累官貴州布政右叅議璵字李玉為
教官瑞字幼玉亦舉鄉貢公其叔子也當伯玉早世
府君亦棄養仲玉已游縣學以母嫂寡弟姝皆稚委
君家務卒國學業以成其名府君止一弟有羸貲悉
付之其沒也無私藏焉君入給家費出應公役勤苦
百狀久而貲益饒外無吝至隨事扞邊疆暴者更為
屈服曰費氏有人矣君痛弗逮父養以母王太恭人
多疾躬習湯液儲善藥以備之逮事繼祖母張孺人
晨夕候問手其肌膚寒煖饑渴類不後所欲曾祖妣

王孺人墓為盜所發遺骼散落灌莽中一一檢拾內
諸故舊禮事凡幼弟病親為扶掖至察其穢器第
嘗沾醉濡首奪其杯擲之其感勵有成亦以此後歸
自京師病益甚冒暑迎之失于揚州聞已至鎮江反
渡而南則知尚在瓜洲日暮風甚舟人請少俟君曰
吾弟忍死待我違卹其他亟復渡而北及見握手語
數刻而絕撫其孤窻尤篤聞有盜警亟叩寢閣抱之
出窻猶未寤也理家四十年下上輯睦如一日晚與
仲玉定家規至今行之其為人英雋而善檢飭自謂
有三不惑每歲荒輒減價出糶有筭舟覆于潭為漁

者所得家僅利其賤市之蓋自是不筭食者數月故
鄉人德之最深嘗病始為之社禱者數百人非公事
不至城府母鄙有請託者業已得賄以母命彊君君
代償所得竟弗為動君通堪輿家學葬二親于金相
之原配余恭人先卒別葬于楊梅尖而君葬于天柱
峯皆所自卜地也君世家廣信之鉛山曾祖諱廣誠
祖諱榮父諱應麒以仲玉貴封奉訓大夫兵部員外
郎子三人其長宏也狀元及第在 講筵史局蔚為
時望於是天下稱之曰費氏有子矣次完縣學生次
睿早卒女二人長適上饒縣學生余瑞次許嫁寧羗

先朝臺閣事塵可聽云應祥等將場治喪具公事
行請銘墓石以傳不朽乃為銘銘曰

錢塘之墟山水環礪鍾奇結秀造物有作匪物之作
人亦孔卓或以行舉言揚藝擢公生其間自見頭角
貌臞而茂骨清以確如嵩斯松如嶼斯鶴既樂既楠
頽仰臺閣不矧不繳往返林壑斯人斯丘永以終樂
封阜國太夫人王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正德庚午十一月十二日王母阜國太夫人卒

上震悼遣中官致香幣楮鏹奠于城東賜第命禮部
諭祭者十有四工部給米布諱物治凡葬事皆如制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哀痛不自勝

慈壽皇太后既中宮皆有英聘使者道相屬勲戚公卿以下咸往弔其諸子卜以辛未二月二十一日啓薨城西王河鄉阜國公墳而合葬焉乃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兼右光祿大夫請予銘杖狀夫人姓段氏世為南京望族有詩書成姓某氏皇太夫人有淑質且得異兆慎擇門第謂莫過王氏婦阜國公諱鎮時尚未顯實誕我入皇太后

憲宗皇帝既登極正位中宮公官于京師累封榮祿

不生有中使手擊尚寶官于朝具狀劾之彭城伯為幸臣誣奏為辯其非非常道欲令以齒頰報怨則謝弗能雖以召怒弗卹也在理寺最久詳讞為多在南臺兼督操江兵上自九江下至沿海歲再巡歷過其家必奏而後入周府莊地與屯田相錯奉勅往勘歲久籍去軍衛不能直因兩具以請中旨歸之府而議者弗察乃著屯田十二難以著志復勘言府獄下上無間言再入南臺會海賊為孽與巡撫官議先撫諭首惡出降業已許不死發戍嶺南後賊黨大肆更化初方議勦捕而玉汝已沾疾謝事去

美禮部以計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其墓蓋其卒以正德元年丙寅九月十日距其生年二十統庚申六月十六日得壽六十七其葬以明年丁卯十一月某日地曰隆池山之原祖子富父孟善皆著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吳氏母錢氏皆贈淑人配嚴氏累封淑人子四鎡鑰鍵緜女二長適吳江縣學生次許嫁王延相今內閣尚書公介子也孫八濤早世次溥津沆洪泓洵沔沅蘇州府學生女孫三曾孫四桂楠某其女二玉汝位不稱行若為造物所誥及歸子姓

蕃碩至不能辨乃作領孫之堂亦衣冠盛事云初玉汝為生從吳文定公為古文歌詩弗屑程試試京闈有司錄其論以傳予同考禮部初試已落乙榜時策問汝辭事闔場其能記惟此卷備舉不朱一字遂寘上第入翰林為諸老先生所器許而選授不及雖得要地居恒弗樂每公暇未始廢學所著有成齋稿使歸有二上錄三上錄其詩清簡有思致文亦如之玉汝謂予為知己以文字交甚習故鎡以治命走京師乞銘神道予悲而銘之銘曰

吳文獻地文定其首以共祝之我訓師友鄉評以行

自試以文有言孔揚吾君一人其人維何玉以比德
琢汝器汝為主為璧木石不學而固有書何以用之
校閱之餘諫垣有議臬司者比隨所歷試亦足致理
經與律判中世已然一之謂難而况其全人亦有言
清則弗要二不可兼一不為少志所弗屑若或疆之
所未竟者莫或廣之知人實艱惟我與子旣錄其生
復銘其死

太原王氏柳林世墓碑銘

柳林阡著太原王氏世墓也王之族系出周靈王太
子晉代有顯者而譜燬于兵無所考見元有子實處

士居邑西之盤石生二子

長處士均北次良仕元知

潞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魚

勸農事有惠在民老而無

子以兄子伯聚為後至正之亂故家大族焚掠殆盡

伯聚自山拳別墅亦樞負子女避亂于外及國初

肇定版籍始卜居柳林家復振永樂間歲歉嘗出粟

貸貧餓活數百人後有歸直取券者則旣已焚之矣

鄉人德之壽百餘歲二子長寅舉鄉貢士仕鳳陽真

定二府通判有庶能聲擢知隴州以老致仕而卒三

子永言永泰永昌皆以耕讀為業次安質直好義舉

入德之若其父然壽至八十有九二子長永壽舉鄉

貢士累官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工部尚書巡撫
湖廣提督軍務有平寇功行業聞望為一時所重贈
其祖若父皆為資政大夫工部尚書次永亨有大志
折節讀書亦以貢士知昌黎縣遷知隆慶州性嚴
毅未嘗苟取比致仕歸無贏貲人以古先生稱之以
子瓊 恩授封誥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壽至七
十有二今瓊累遷戶部右侍郎文學志操於前有光
而贈錫之典益永艾也若其先塋舊傳已見柳谷南
之蠶石者久失其處而其子孫皆散亡弗祀潞州以
下始葬柳林之南二里許則伯聚之所遷序以昭穆

至今不素尚書公之卒 朝廷賜葬于邑西店頭之
原其子孫皆附之別自為序蠶石之所瓊近已求得
之將圖修葺以廣祀事獨柳林之墓幾二百年最久
且盛而未有表識之者蓋於此深致意焉惟王氏居
土厚水深之地宗族蕃衍闔代累世皆能以忠厚樸
質為業故壽富榮顯年有過百齡官有登六卿者蓋
其所稟厚而習與養之善也至其墳墓所在兵荒轉
徙之餘猶秩然不失其序而脩治秩祀禮亦有加焉
仁孝之澤自是其有窮乎養生送死王政之大端而
公卿之家佐政以化民者其責尤重是不可以不識

也戶部君念潛德弗著自述事狀介喬禮部希大請
予文刻于鹿牲之石且以備家乘之傳乃銘以系之
銘曰

鬱被柳林山崔巍兮奠其下者塚纍纍兮惟州有侯
相厥宜兮爰復爰處歸流離兮數窮則通福履綏兮
侯子庚孫曾玄隨兮其二子斯葬亦斯兮昭穆序列
儼庭闈兮翼翼仰佐皆兮躋兮繇枝連根雨露滋兮
維柳之陰若彼槐兮繫彼在谷復弗迷兮禮有小宗
繼別為考體魄在焉魂何之兮自西自東往復來兮
刻石紀德表豐碑兮

明故中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伍
公神道碑銘

廣西右布政使伍公卒于家其子湖廣右布政使符
真書高公從子進士箕上京師介翰林庶吉士張鰲
山請予銘神道之石越數月其孫工部主事全來速
銘予與公同榜相知好音問久弗達聞訃哀悼不忍
辭伍氏世居言安之安福元季有性中者以鄉兵并
州里生于洪國初以春秋舉進士為臨清縣丞是
為公高祖處士諱述經者為公曾祖知樂清縣贈監
察御史諱冕者為公祖封刑部員外郎諱體祥者公

考也公諱希淵字孟賢少敏悟季父御史驥奇之言
于刑部公俾與從弟希閔同受世業一日塾師請辭
曰吾不能為二子師也天順己卯公舉鄉貢癸未試
禮部彭文憲公以春秋宗一時適主試事擢公為弟
四人經義梓行者不竄一字甲申登第二甲進士授
刑部四川司主事未踰年尚書以為能令勘獄北畿
歸輒稱 旨有大臣薦為按察僉事例以資格弗許
遷員外郎進陝西司郎中決南畿重辟及錄浙江繫
司多所開釋復薦為大理寺丞不果有中貴臣銜
命獄尚書以下皆禁莫敢抗公執論侃侃麾之不

肯退坐是賈怒尋以註誤出為廣州府同知會後山
有劇寇承檄與按察使陶魯分路進捕多所擒獲勾
稽軍籍陳便宜二十事御史為下列郡行之民相與
語曰非伍貳守幾不可為郡矣傳聞京師遂擢知府
事公益自展布事無劇易務力為之嘗相水作堰堰
多積穀為儲蓄置保伍使民自相扞衛徵科差役必
審定丁戶凡所規畫有至今存者獄訟尤所素習辭
察面折庭無留案興學表善取鄉先達遺文刻于郡
齋時集諸生稱說經史以風厲之登上第為顯官者
踵相屬每部使舉郡縣能吏必為稱首一月間吏部

連擬雲南按察副使及湖浙叅政皆不果弘治己酉
九載考績王端毅公為吏部方欲進用而巡撫都御
史請還公舊治乃擢廣東右叅政諸路習聞公名皆
安其教令不敢犯乙卯遷廣西右布政使取道歸省
遂丁刑部公憂繼母劉宜人亦喪家居數年公亦謝
事不復仕而子符已進雲南右布政使為用事者所
中就理浙藩既而用事者敗始得白歸比有後命
公已屬疾踰旬而卒公寬厚豁達不設崖谷而中有
介辨解紛治錯皆談笑為之雖專城牧長若不盡其
用者事繼毋甚孝謹撫二弟遺子女皆底成立官所

人傳事為奉養寶費餘輒以分
子姪暨諸嬭族
皆給婚不可勝紀學士大夫謫嶺南為所周卹者或
祠而祝之廣人過其鄉不遠百里必通問候其交際
之得人深如此公生正統丁巳九
月十七日卒于正
德辛未四月十七日壽七十五某
月某日葬于某山
之原配劉氏累封宜人先公卒于
六月符其長舉成化
丁未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歷曹司
郡藩之長皆踐世
職有聞于時次籌早世次簡翰粟
賜冠服次策籛
簾女三適劉時守彭勉懷劉瑞孫
三長全舉正德戊
辰進士授今官次全會倉令蓋自
臨清及御史君而

下舉進士者一八鄉貢者十人族望名第之盛亦世所鮮見云銘曰

維廣東西維國鉅藩比壤殊俗政通寔難公官其東長郡參省十年再遷維西牧足領繭絲之能保障之功政體則然匪才弗同維古有云以經飾吏甲科之儲刑曹之試政久乃成世亦云爾有明弗陟則命之使鄉有文獻家有範模公德不孤來者其圖之

明故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公神道碑

銘

吾湖南有藩臬之長曰劉公諱喬字述憲吉之萬安

人也其先出河南祥符末季曰功甫封丞萬安家于官曾祖昭祖俊英皆贈刑部尚書考尚書公諱廣衡為定累朝名德公其次子也景泰癸酉用廢為國子生遂舉京闈鄉貢第二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知湖之歸安歸安杜縣公應手剗析獄無滯因苗死澇而鄰邑旱不可植公教民市其苗植之獲再倍每東作躬歷田野徒步入里舍問民疾苦默詢其家豐嗇人賢不肖賦稅獄訟率視此為據吏不得售其姦禮禁喪俗士表以佛齋教饋却弗內富民送奠妓樂數十劑則罰以示戒癸巳召為河南道監察御史按廣

西苑浦楊叛檄藩司守臣平之柳慶田三府多警凡
所指畫動中機會選按京畿稽諸司卷籍無所遺士
寅羅福建按察副使發懸捕伏屬吏畏服有大喪私
番射利盤結下上莫能制亟斷遣之弘治戊申以外
北湖服推湖廣按察使持法甚謹庚戌用刑部尚書
彭惠安公薦遷右布政使辛亥轉左布政使刑壹尚
孔簡盡除苛竊人或訝之曰牧道固是也會修三
王府極力綜治民不告怨勅諸府獄事皆得理蓋自
筮仕至是勸勸舉職未嘗少逸間代祀南嶽力疾以
往還至解州卒是為癸丑五月七日十二月某日葬

崧陽之原配秦和歐陽氏卒贈孺人繼闕里孔氏宣
聖五十八代孫封孺人子四玉奎璧璜女亦四孫一
元卿女孫二玉本季弟之子也初公未有嗣故子之
後舉進士累官御史紹公行業以考績給 諡命公
當進階而所司失據僅授中奉大夫歐陽孺人則贈
夫人孔孺人進封太夫人皆如制公之葬也僉都御
史林待用為銘五簡請予銘諸墓道予省墓過浙聞
人道歸安政績甚悉知公久矣茲於義有不容辭者
乃為銘銘曰
有湖在南楚楚名楚有泉之酌有牧有監有賢寔多

來者踵武而後功施惠濟位劉公有言有功
植我善柔穀我病疇星霜六周亦詎非久民無訾謗
譽則多有與乎此之顧懷舊邦曷其徵之于我父兄
父為尚書子為庶吏何斯人斯是父是子汗竹有傳
其崇有詩麗牲宮祀邦人之思

明故贈文獻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焦公神道碑銘

吾友少傳焦公孟陽始入內閣加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特賜誥命封三代獲贈曾祖
全德公如其官又為光祿大夫柱國如其階勲欲樹

碑神道以昭潛德乃屬諸東陽而歲代絲隔事行
所據惟述其祖光祿公之言曰吾父事親能竭力共
養與人和厚有令聞于鄉又常謂芳華曰子幼時吾
父以為可教每携以自隨方值草昧士未有定業家
不蓄書教小學四書皆以手畫地口授耳命旋為講
解不一存筆跡故人無知者嘗中夜語予曰元季之
亂南北擾攘強暴日出蕩無統紀者幾二十年中原
人民自為吞噬死鋒鏑者踵相接即不死則死于道
路溝壑之間幸而存者不十一而子生其時未嘗去
廬室墳墓居與鄉人樹柵相保宗戚百餘家皆藉以

無事遂能存亂後之身以承先世之蔭以遺爾曹殆
若非偶然者今又值

聖天子用夏變夷光復古帝王衣冠禮樂之化爾生
斯時宜學以待用則以忠信仁義修其身以淑諸
人人而進退之際尤所當慎爾其識之亦以教爾于
孫子謹識之不敢忘期是官不過九品年僅踰四十
而即退耕于野以成先訓然察吾父之意不獨在于
實有望于爾後之人爾後人者不可以不知知之不
可以不勉也芳聞曾祖語意于吾祖者僅僅如此他
莫能悉也東陽乃起而歎曰嗚呼歐陽氏徒以一婦

人獻語而表德于先世而小徵于後代烈父祖孫
學德業相授受若是其明而且遠哉蓋天地之道虧盈
否泰循環而無窮自開闢以來一治一亂至于元季
否亦極矣我 國朝掃跡戡定休養煦育百四十餘
年日趨于盛於是乎有重熙之世以一家言之積德
累善閱世歷代而不試試亦不顯既久而得今少傅
公又出於翰林之儲養州郡之敷歷愈久而後大發
焉乃以耆德碩學尊官重望簡于 朝廷擢于天下
於是乎有三孤之貴三世之封雖其淳蓄培植有是
自致而遭逢會合於千載一時之盛固亦非偶然者

哉然則公之高識遠見至今而始信而其為人亦從可知已公諱成全德其子世居南陽之泌陽有曰義者仕元為萬戶抗志不合棄官而歸其後遂相率不仕公生于元泰定甲子九月九日卒于洪武庚辰十月十日年壽七十七配董氏贈一品夫人合葬于縣城西南三里許泌水之濱子三長春次仁美季為光祿公顯以韓府教授致仕孫十光祿公宣孟陽父也曾孫二十五孟陽名芳今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尚書如故玄孫三十六瑞為國子生黃中舉正德戊辰進士二甲第一人官翰林檢討家學世

澤又於是乎在五世鄉貢進士希韓而下來者尚未文女一孫文八曾孫女倍之玄孫女又倍其半其嫁者多士族今不備載云銘曰

維國之初如日方暉維桐栢之陰宿彼靈鳥其章弗耀維九苞是葆有維翩翩然覽德而下倏還故棲亦戢其羽維子孔似維孫實旅其儀楚楚其行舉舉復有名孫出於治世維時之靈亦維邦之瑞紛彼羽族實被其萃最難從之趾美方繼以今校昔何顯何晦進古有聞莫亮見之考跡審象于書于詩維國之初代亦遠而見其子孫允爾其儀取物以德闡美

以辭匪鳳斯銘維斯人之碑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王公神道碑

銘

自古凡治朝盛世必有恢弘博大之臣布列廊廟陳
昌言著儒績顯于天下播在史冊以傳不朽然不可
遽得求什一千千百得焉亦足矣自我

英宗皇帝旁求賢哲其所敷遺闕

憲宗

孝宗累數十年時則有若王端毅公固其人哉公諱

恕字守貴陝西三原人也正統戊辰舉進士為翰林
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景泰間遷左寺副條刑罰
不中六事上之朝擢知揚州府屢辯疑獄歲饑發
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羣子
弟科不乏人天順間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為立石
頌德廣賊寇贛州公帥兵剿平之遷河南左布政使
成化間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南陽
豪爭礦殺人公獲其魁餘悉解散以內艱去會襄陽
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搗其巢走之及劉千斤輩作
亂公亦會王師剿平之大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因

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諭使復業民為建生祠繪像事之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河南遷左副都御史歲旱醒上疏請崇儉去奢以回天意入朝言時政六事遷刑部左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刑部巡治漕河成言弭災數事未幾而蠲租之詔下矣改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進右都御史以地切交趾言禦夷八方畧勅鎮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給卹之京師勲臣世帥亦為斂戢所役官軍土民皆還如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執家假驛傳般私貨者以自雇役於是聲震遠邇改南

京都察院參贊留務兼督巡江寧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託為同事所忌命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會江南地震乞歸不許言內外官收納過重請為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紫駟及庖人賤工請為分別派買物料織造絲幣及貢獻禽鳥花木請為省節又請免常州夏稅六萬餘石以羨米還之又以補諸府戶口蓋鈔六百萬貫又以水旱災請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以官田賦重減耗米十餘萬發廩賑饑民令減價糶穀又周行賑貸以戶計者幾二百萬以口計者有加焉有中官以買書救藥為名搜

括適江南千戶王臣者為之勸惡公累疏言之

上乃命械繫中官梟臣于市而中官亦誣奏公及知府孫仁仁就逮公又力救之得免又請罷內降官數人又以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仍參留務聞秦晉儀言便宜十事聞林俊張黻之請乞還其官因請罷永昌寺役加太子少保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尤激旋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宗在東宮已聞公名既登極首降勅召之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階榮祿大夫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 旨黜革公以為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

薦薦公可入 內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乃已弘治初從 耕藉田預九推禮 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幣爵用三獻分獻官致拜 詔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獻為奠 日分奠鄒國亞聖公侍 經筵偶議不合辭印乞

上曰君臣之間患同父子各陳所見何嫌何疑可視事如故乃起就職 為有疾 上命醫診視遣中官賜藥米諸 兩京給事中周紘

御史張昂奉命點軍高留司所奏出補外公論掾
之未得命堂諫交奏以為老臣言當聽然昂乃得
改南京別任徽王奏乞陞鈞州為府晉王乞為
世子別設典禮皆論止之知州劉崇與御史湯鼎言
涉狂誕當道欲坐以死御史李興多杖罪人至死亦
坐重辟公皆論救乃從末減山西叛賊王良等既伏
誅或議除其黨千餘輩公以為脅從宜免議始定又
請老詔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復以堊見自劾
求退不許進階光祿大夫勳姓國封三代有旨令
中官會選御醫公執不可壽王冠充副使都御史

恭紘以總督兩廣軍務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
去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太醫院判
劉文泰者奏公不當令人作傳議者以為有所愛公
具自列乃下文泰獄降御醫公又乞休蓋自蘇松以
來前後疏十餘上乃賜允命給驛還鄉有司月給
米二石歲給夫役二人賜齋錢三千貫居十有三年
聖天子登極詔賜宰醢遣行人存問于家復加米及
夫隸數倍于昔且賜璽書有嘉猷入告語公復上疏
言數事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卒于正寢壽九十有三
矣計聞

上震悼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賜諡曰端毅遣官諭祭者九今有司給棺厚治凡葬事公墓在西園尚書府君墓次其所自卜地也元配蓋氏繼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文氏封一品夫人貳室張氏公少所育子曰承祚為義官有丈夫子五人承祜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早卒承祿義官承祥順天府通判承祿亦為義官承裕舉進士累官吏科都事中孫十三人統綬基整節簡潛璿璫輅輦輿統綬節皆縣學生曾孫四人安邦安民安世安國女二人其婿曰縣學生仇濬鄉貢士宋廷佐孫女九人婿曰李璇秦憲段懷忠

李邦董廷珪李應需張元卿郝奎聘而未娶者曰秦淵懷忠廷珪應需皆縣學生曾孫女二人公平生好學博涉經籍至老不倦所著有潛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行于世承裕子禮部所舉士因奉戶部尚書劉公用齊狀來請銘是惡可不銘銘曰巖巖華嶽雄鎮泰封靈秀攸萃為人中雄端居廟堂進退不辟高舉長步直言正色奮翼而起排雲厲空紛彼羽族眩其下風羣疑糾紛中有定禡南山可移三軍可奪用我則出舍我則還外若可撓其中浩然秉彛在躬弗格弗失其所餘者以還造物拄車守閭

世豈無才持以大用匪違則乖滔滔江流中有砥柱
頽波狂瀾不見其處功名始終自古謂難我所自立
其成則天國史有書鄉賢有祀公銘不隳公墓在
此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徐
公神道碑銘

弘治乙卯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一日
忽有中旨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公聞命駭愕亟
上疏言臣平生不敢自他途以進乃今名不薦于廷
臣銓不由于吏部臣之心跡何以自明乞收新恩以

全晚節因以疾告

先皇帝優詔答之乃就職又再疏請老弗許戊午獻
績于朝疾遂作又請乃許給棗驛而歸言事者徃
徃起公不果癸亥三月七日卒壽七十三遺戒子孫
勿乞葬祭甲子歲未盡一日定于鳳凰山姚塘之原
後馮御史允中按南畿表公名行為請卹典朝廷
乃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兆域嗚呼觀公之終可以知
其始矣公在成化丙戌舉進士為工科給事中諸中
使欲頌郊廟抽移公與同官言不可遂遣諸給事徃
荏意因以箸之會公在遣中據拾無所得乃止乙未

霍湖廣布政司左叅議值兵荒後加意撫卹民賴不
徒有中使株竹筍諸物責非所產地公移文止之甲
辰秩滿遷河南右叅政陝西饑當運粟數萬石民苦
遠公請出粟易銀昇之彼此稱便弘治戊申進右布
政使遷左布政使有藩府承奉司違制置吏公勒
停之會計財賦謂費用浸廣歲入且弗給乞少節京
運以寬民力庚戌河徙開封有奏遷潘會者公條陳
不可事亦竟不行辛亥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河南旱溢交作公請減秋稅省織造折盜課有藩
府據魯山民業公承命會勘議歸之民戶部督積

逋急公以災變請緩兵事有言官請割漢中鄖陽
州諸府別置布政司公亦言不可鄰境民來就食發
粟賑之所活甚衆尤重名教令歸德修微子祠彰德
建西門豹祠洛南祠范文正又令諸州縣學秩賢哲
無文者公名益章而忌者日益甚再乞歸不許於是
有湖廣之命兩河士民夾道攀送哭聲聞數十里
布政有羨銀三千兩舉以為贖公一無所納至則有
中使載私鱸百艘抑市于民為公所持比去乃得市
云公器宇凝重不事矯飾而中所操執介介不苟雖
優仕不倦問學自輯所為詩文奏牘若干卷藏于家

修家規以合族子弟雖頌白無敢肆者其高年令德
蓋非特一郡之望也公姓徐氏諱恪字公肅蘇之常
熟人祖德賢考納皆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許氏
封淑人先公卒子四縱先卒次縉承事部次縉縉皆
縣學生女二適蔣勸趙森孫四琢國子生次璫璫羽
孫女五嫁者三婿曰李而達錢塘夏文獻曾孫亦四
僑德修倬曾孫女三縉上京師奉翰林吳編修南夫
狀因介以請銘刻于神道之石曰治命也予與公久
同朝每見公奏牘輒歎羨不置重其為人乃為敘及

銘銘曰

國有四維廉乃一士而弗廉曷自律觀德之隅如彼
室徐公手持法三尺威來如山氣不屈深言遠計心
在國羣猜衆忌不我郵以避嫌遠耻如有激毋我身貴
聽我節臺高省嚴出復入身雖廟堂志巖穴旋亦棄
之如屣脫乘堅驅良虞覆躡蠅營蝸爭竟何物公懷
謙冲飲不伐廉寧考終多類錫天實成之豈人力吳
山之原闕玄宅家有胤系廟有食後予斯年保貞吉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二十一

碑碣銘

明故陝西寧州知州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公神道碑銘

漢之守令多矣任至長子孫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
然不數見在我先朝法令近古其最久者時則有
若陝西寧州知州劉公蓋三十二年然後去前此未
之有也公生于洪武己酉年三十而舉于鄉三十一
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為縣三十六而為州七十而致
仕至八十四而卒又五十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二十一

碑碣銘

明故陝西寧州知州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公神道碑銘

漢之守令多矣任至長子孫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
然不數見在我先朝法令近古其最久者時則有
若陝西寧州知州劉公蓋三十二年然後去前此未
之有也公生于洪武己酉年三十而舉于鄉三十一
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為縣三十六而為州七十而致
仕至八十四而卒又五十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隋通議大夫又三年加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階光祿大夫勲柱國於是寧州之名益顯公諱綱
字文紀其先自漢更始時居潁川有曰元者避亂居
嵩南至建武初占籍于鈞州今河南開封府地也唐
以下譜逸不可考公高祖間政仕元提舉白沙鎮鐵
冶曾祖坤祖德忠考大淵贈如其官公生而孝友敦
確有幹局初為縣得延安府之府容號難治教法並
舉頌聲大作及為州州人聞公威名皆色懼公至則
曰久敝之地刑非所先乃因俗為治不專繩墨民翕
然樂之民未識樹藝教以播種未知學則教以書詩

植善鋤惡習為之變既又均賦役置屯田簡兵練武
百廢俱振以內艱去代者已至民不忍釋公請 關
請留

太宗曰民既念綱可令起復兼傳之任而別用代者
公心喪莅事未嘗輕用罰而民不忍犯經鞠問者退
無異辭嘗署按察司事旬日間屢釋寃獄州有龍尾
湫時出光怪遠近聚觀公伺其光動手射之應矢而
滅既而洩其水乃巨鼃也妖遂息間行野中值橫石
為虹馬驚不度公諦視之乃狄梁公碑范文正公所
撰者也即起豎之為建祠焉其他善政多不可殫紀

此其異者耳聞又嘗丁外艱考績者殆十數皆以州人奏留而官亦不調

仁宗朝特賜璽書褒異及四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親召問勞以酒饌時人榮之

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乃得致仕去之日哭聲振野州舊有六君子祠祀狄公以下嘗為刺史者民生祀公其中改名七君子祠及家居遺問踵至其卒也有暴糧致弔者焉其得民心如此公配李氏先卒繼李氏贈一品夫人一子龜舉懷才抱德不起亦贈同公官孫三長為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字舉成化壬辰進士累今官材行動績偉然時望焉

今天子所簡任其贈三代以此次寧義官次定早卒曾孫十長佐次佐次儒儒兼鄉貢知長垣縣次信次俸以武功累官錦衣衛指揮使次俊次仁舉正德戊辰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次佳國子生次保早殤次傳孫文三長適任宣次李曾次旌德縣丞張深曾孫文九長適義官李厚次武學訓導李璠次李勇次李金次義官李運次程順次國子生古源次錦衣衛千戶屠璋公葬于某山之原少傅公既貴欲遵典式立石

墓道以昭不朽自述公狀請于銘于惟世之論有後者必曰位不稱德君子固未嘗責報于天而理有不能違者夫積久而發發必大公以平生所學專施于一才官不過郡守再世而少傅公出焉又以言事被謫越數十年然後顯不可謂不難矣今舉甲第者三世在仕籍者四人文武並用中外相映方承而未艾有家之盛鮮克過之是不足為善者勸哉銘曰
陝之西疆有州曰寧曰有賢守來侯其氓氓有幸願侯實營之民有外侮侯則櫻之三十二年政舉人存不食而飽不衣而溫氓之戴侯我我昆氓之頌侯

侯子侯孫侯子既善侯孫乃發內秉政柄外著功伐文揚武揚其聲烈烈莫為之後有播誰獲一郡雖小其名則長沒為三孤身後之光嵩洛之間有河湯湯公澤斯流百世勿忘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致仕贈

太子太保許公神道碑銘

有居大官當重任仕而人望之退而人慕且薦之沒而人惜之若不盡其用者是惡可彊合幸得蓋必有所繇致即是而觀不待接其言考其世其人可知也若河南許公固可証我公諱進字季升舉成化丙戌

進士擢監察御史出按并肅山東風裁卓卓都御史
陳鉞附太監汪直啓釁遼東為御史強珙所劾公亦
率諸御史論之珙被逮謫成公與凡劾鉞者皆奪俸
三月遷山東按察司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貴家子
者執不從東昌有武官子懷金挾一儒生飲于酒家
是夜被殺有司疑生所為備極拷訊生誣服公徧閱
商曆見酒家以殺之翼日買布數疋訊之遂伏辜弘
治戊申遷廣西按察使承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大同贊理軍務上邊事數條北虜入貢騎詐百
出公嚴為節制遂不得逞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

于法降為庶人又奏太監石砬砬誣公禮用旗幟降
知宛州府甲寅遷陝西按察使虜犯西陲復命公
為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讎哈密遣部酋
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復公與都督劉寧輩出調赤
斤罕東諸夷為聲援晨夜進城中人從亂者餘八
百登臺自保公諭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丙
辰以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不屈權貴召入
為戶部右侍郎刑部主事鄭岳下獄不以罪公疏白
之尋見公會奏修省數事庚申虜入大同命燕左
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公銳出師進剿陳

以無功獲譴因以累公遂令致仕歸數年廷臣論薦者數十疏乙丑

今天子即昨召為兵部左侍郎督團營具馬進尚書賜蟒衣三襲正德丙寅公上疏請勤

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加太子少保方逆瑾擅政事多齟齬時傳公議瑾寢不能容乃以署員外郎再擢郎中者誣為非制請令致仕又以公嘗薦雍泰為大當除其名而怒猶未解又摺其在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在役後為典守者所剋故苛為稽察因以中公幾至不測事未結而瑾敗朝廷用言

者後公官仍致仕而公已卒矣乃贈公太子太保

遣官諭祭公中有司治葬事焉公諱宇魁岸自抱甚偉論議洵出若無不可為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愾而畏之顧性孝謹嘗被庭訓撞猶出血後每舉指示人輒感泣不已事二兄禮敬不替家素饒而自奉儉約至于老猶然所著有憲臺奏議平番始末東崖稿東崖者其所自號也公生正統丁巳某月某日卒于正德庚午八月十八日壽七十有四以辛未某月某日葬其地在城南石甯山之北麓娶夫人張氏生子詔鄉貢士早卒繼夫人高氏生誥舉進

士擢戶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調全州判官讀亦
舉進士擢監察御史改編修調臨淄知縣記詩皆縣
學生詞論亦業舉子曰誌者側室程氏出也女三其
婿曰浙江按察司僉事楊惟康縣學生普曰利國子
生趙忭孫七儒舉鄉貢士次佺俯佩備借位女孫二
公高祖行五曾祖仕信皆不仕祖實安定縣學教諭
考衆皆以公貴贈資善大夫戶部左侍郎祖妣某氏
妣某氏皆贈淑人其上世譜逸莫可考一日於壘域
隙地得許公墓誌稱隋楚州刺史法光唐譙國公
紹左相國師又五世為同州刺史八世為宋端明殿

學士簡其子東遷長安又四世為金兵馬都元帥威
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始居焉又再世為元百戶王
則五之考也於是許氏之世系粲然復完人皆異之
公且葬語至京師奉禮部右侍郎李公希賢狀請予
銘銘曰

陝重周甸地分東西西有名關山川矯竒代生偉人
出為世用屹屹許公有威有重肅肅內憲嚴嚴外臺
有劇必折靡強弗摧赫赫天曹百官是統震撼擊撞
有鎮無恐仕我已我其機在人不然不尤在我者存
明揚在 廷嘉遊于野既老而傳非徒壽者膏之法

矣有曄其光維源之深其流則長物則有然於人為
大我最公名昭于一代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
事致仕贈禮部尚書謚文肅謝公神道碑銘
吾友方石先生謝公卒且葬既閱歲予始得銘神道
之石非忍為慢重之也公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台
之太平人少為縣學生天順己卯舉鄉薦第二甲申
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乙酉授編修成化丁亥
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從六品俸乙未秩滿遷侍講仍加從

五品俸以家艱去既免喪謝病居數年弘治初

臺諫部屬言事者交薦之會以修

憲廟實錄乃起供職庚戌擢南京國子監祭酒辛

亥致仕經薦者以十數特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

酒事命吏部遣使即其家起之公再辭不得道得

疾徑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京辭所加職以

本官治事亦不許居二年辭至再癸亥修歷代通鑑

纂要命為潤色官疏又五六上後乞歸養疾乃許

命給驛以行令有司俟病愈聞奏正德戊辰吏部例

上其名會權姦用事恐其復起遂仍致仕庚午正月

二十四日終於正寢蓋公出處履歷之槩如此可謂
得其正矣公為編修特嘗奉 旨校勘通鑑綱目上
疏言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
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
目自隨矣為侍講撰 經筵講章必盡所欲言者在
南監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卑役錢
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購東西二書樓以度鏤板
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釋師儒
慎料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在北監請
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衢面多狹斜以為褻慢買

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儉
皆出夫卑雇役餘悉籍為公用諸生貧困者亦有給
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又別祀叔梁紇曾皙
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而議黜吳氏者尤切皆不
果行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
之意雖尊官要地忌者不能無而輿論所歸若出一
口其辭則相率請留其去則爭為論薦如輸粟納馬
諸途素為所仰者亦連名薦之前後所上辭疏 朝
廷每優詔慰答至傳祿以俟 命僅予告歸既其沒
也特 贈為禮部尚書謚文肅遣官諭祭令有司治

葬事終始極備皆平生意望所不及公道之在天下
固亦不可泯哉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凡
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少
從從父寶慶知府世修學師事終身及王城山人世
懋早卒並集其詩刻之其父贈禮部侍郎世衍嘗出
祭田三十畝公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家
塾間以葬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弟姪數亦如之又
修宗譜構墓廬為合族計其高祖孝子溫良遺行久
弗白至公始表著之祖母趙氏以節死後公以侍郎
考績請輟所得封誥移為旌典詔特表為貞節

之門仍予誥命以至鄉郡諸先正遺文善行皆輯錄
以傳與南京工部侍郎黃公世顯為知己始終不負
爛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
為之其居常第疏食醴飲而已為詩精鍊不苟力追
古作當所得意始忘寢食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評
騭多前人所未及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
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
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
諫錄蠲忱稿及綆餘誠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
若干卷謝氏出晉康樂公後經略使鞅至今若干世

公配陳氏繼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人公三子長興仁次興義皆縣學生早卒次興寅出側室焦氏女二長適黃侍郎子佺次適金忻孫一必阼興義遺腹子也公生宣德乙卯二月某日卒以正德庚午正月二十一日壽七十六必阼以書告哀曰非先生文吾祖且弗瞑後軍黃都事縮定侍郎之孫受學于公狀公行甚悉嗚呼公天下士也予故先敘其出處之大者後及其詳而系以銘銘曰

台文獻地山水盤結鍾靈聚之八代產人傑謝出申封從晉東轍我我東山支徧諸山也嶢嶢方巖逮宋乃發石生其間百碎無屈維文肅公矯矯風節言論鏗傑行標孤潔文必已任教必身率羣疑衆味莫我能鉢事有難繼弗我違卹力有餘矣罕我無繼其所未竟付諸造物好德考終生也無缺知賢有錄公自編帙信史有筆公所刪述公名孔彰允繼前哲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贈
特進右柱國太保謚文端周公神道碑銘

昔在

英宗繼祚之日登明選公儲養後哲以數遺于後特
太原周公實蹟國史越

三朝四十餘年稔歷諸曹官至一品再謝政事以功名終君子謂其遺際之盛出處之善符得之矣公諱延字伯常世居陽曲為鉅族高祖諱某元萬戶曾祖諱溫甫祖諱傑皆贈資政大夫光祿大夫右都御史考諱瑄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諱經懿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曾祖妣任氏祖妣張氏妣喻氏繼顧氏皆贈一品夫人公舉天順己卯鄉貢庚辰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壬午授檢討成化丁亥修

英宗實錄成進編修己丑同考禮部會試丙申直講

經筵秩滿進侍讀丁酉考南京鄉試戊戌改春講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讀辛丑莊懿公致仕居南京公乞往省 命給驛賜道里費且速其來講 御製文華大訓 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為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甲辰丁莊懿公憂服闋久弗調或諷使圖進取計公峻却之 孝宗登極超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弘治戊申 命直日講修

憲宗實錄未成己酉權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莅事必傳經義若却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

先朝盛德事皆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辛亥
改吏部遷左侍郎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
經歷高祿為參議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尚書王端
毅公上疏論之靈壽人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
戶部駁議弗得公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文恪公屬
公具草上之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
早視朝勤聽政節後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
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蹤跡為此草者以問耿公公
曰宜以實對朕曰吾為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
之內辰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

賜稅罷其官公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
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策本以濟邊且各有分
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
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費公又
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徵役乞暫停織造從
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課入多者則與下
考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就市之且
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
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侵之文為據詞甚激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給事中魯昂以財用
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公
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
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枯天下之財恐非藏富於民
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
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
額補還之內璽臺奏增灑掃奉當給月廩公言禁地
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統再上竟寤之
請寧宮吳才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

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
就京師雇役為之此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
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
言河間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即退澮地耕之遇潦
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王府賜田例畝
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恃外戚與宗親
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古有私田為田四比一切奪之徵亦無以
為業人又將謂朝廷恃外戚與宗親異矣疏三
四上後有以推憲宗之徵為東宮莊者

上因公奏皆減之。... 遂成。貴幸有所陳請公一
裁以法皆飲不。... 中官及群屬以言事獲罪與
同官上疏抹之。... 甚而恣謗亦日深。庚申以災
異乞休致。詔許之。加太子太保。賜勅給驛令有司
月給米三石。歲給與。... 命下廷臣皆相顧失
色。爭上疏留之。不得自。... 數年中外請留及復起者
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公歸。勅詞二字
為保完堂。嘯傲其間。乙丑。

今天子嗣位特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公辭以疾。會丁
繼母憂。未上。戊辰服闋。改禮部。又辭。

上降勅遣使即其家起之。至京疾作。寓都城外。

上遣人慰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以示寵異。比莅事

數月。疾復作。累疏乞休。乃許之。復賜勅褒諭。推封

三代。月廩與。... 視昔有加。馮公婚曹公。以貞時為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留公暫駐京邸。以便醫藥。明年乃

行。又明年以貞入內閣。叅預機務。報至公已疾革。

聞而頷之。遂瞑。庚午二月二十二日也。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保。

謚文端。命工部治葬。事禮部。諭祭者九公年七十有

一。以是年十二月三日窆于彭村之原。配韓氏。陝西。

按察司副使仁珺之女慧而知學先公五年卒已
賜葬至是而合于四人長孟以蔭為右軍都督府都
事次曾舉進士累官尚寶司少卿皆有世守次齊早
卒女五人長適山西都指揮僉事張雲次適四川右
叅將高鸞次適以貞名元次適山東布政司左叅議
鄭允宣次適陝西布政司右叅政陳璘皆被 封命
孫七人長元祐女孫四人長適高承惠餘皆幼公鄉
試時有其露降于縣學之松學者因稱為松露先生
公亦以自號少穎敏而莊重寡言笑繼母性嚴急奉
事惟謹遇諸弟友愛曲至母弟綸早卒撫其四孤皆

有仕籍少受學于吳布政繹思吳既謝事歲致衣一
襲銀十兩終其身其友蔡知府霖平中御史論罷官
皆貧甚並致優卹久不厭其敦尚義氣類如此為詩
文及書麗而有則自為小官已忘世用日侍莊懿公
習聞天下事久置清散兩薦為內閣不果入其為尚
書簡任屬吏親為裁決剽繁應變略無稽滯而秉正
執法不為權勢所撓尤人所甚難者予與公同官久
比以孟曾請銘神道因撮其行業之大而於戶部獨
詳焉墓銘出少傅新都楊公者尤備可互見也銘曰
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最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

維白及倪公蓋其一他莫與齊麥有兩岐芝有三秀
矧人有生得物之厚維家之昌維國之光氣運攸
繫亦靡厥常兩都四曹公際其盛令終全歸公受其
正父曰莊懿子曰文端代有美謚夫人則難亦有難
者祖孫科第公居其間有創有繼一品雖榮公不為
華七十誠希公不為遐胡進之難而退斯易所不朽
者匪世祿謂太行之西有生若人百世而下其永有
聞

明故贈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崔君墓碑銘
吾甥崔尚寶傑泣告子曰傑蚤失怙恃銘弗備禮惟

先考平生苦志篤行兢兢勤于教而弗觀厥成茲竊
與錫命按制得樹碑墓道非我外舅誰可為不朽
託者乃自述事狀縷縷數千言予覽而哀之按崔氏
本蘇州吳縣人君父諱仲祥永樂間自永平盧龍衛
改籍錦衣隸內監工作生二子君其次也諱忠字
景忠十餘歲能楷書內監掌書記者奇之以告其長
遠勸令供事值正統己巳事尤劇小大悉辦監官出
使者必挈以從成化癸巳以勞授工部文思院副使
乙巳遷大使君素抱智識久益精練凡工役錢穀動
以數萬心計手籍不遺銖寸尤習文移體式嘗使山

西前威寧伯王公見其奏曰此老史筆也又嘗至河
南建王府佐監官出納所省半常數比歸官吏德
君多致臚悉孫辭之一時中外共事者多藉以起家
君獨畏法痛自檢制人以急來赴則曲為調護亦不
受報太監黃公順老更事殊愛君如左右手比卒哭
為夫聲哀銀米為賻復念之不置書其名于公署曰
俾後來知有此人蓋君雖窮約不顯施其所自試亦
略可見已君性雅潔食不蕪味服止布帛一緙至十
年祭必致醢過期戚必從厚之其門者不使空送事
外祖父母至分俸為養內弟有負券輒棄之其人至

窮鬼以沒而君弗計也顧不苟合於予有自歎者
不使見族女將為尼即勒歸嫁之嘗手錄舉業數百
篇遺傑謂之曰吾本慕學為人所抑弗克竟吾志是
惟汝責傑謹識之不敢忘配宜人許氏常之武進人
家隸尺籍生于京師厥考重擇配二十七而始嫁事
姑謹姑十君在外或閱四三年宜人獨撫子女雖歲
時未始歸省謂傑曰我初歸汝父家甚乏後漸饒裕
今益落中間不過十數年好光景如白駒過隙耳汝
勉圖之吾不及見矣因指其女曰汝知汝父之所以
屬汝者乎傑亦謹識之不敢忘君卒以弘治己酉三

月十六日年五十七宜人卒以壬子七月二日後君
三年年僅加二歲合葬于城南西郊亭之原傑舉乙
丑進士初授禮部主客主事以才行聞調兵部職方
三載考最時已署儀制員外郎例得贈君為兵部主
事階承德郎比歷郎中遷尚寶少卿復以考最贈君
階奉直大夫宜人自安人實再命焉君二子長俊
蚤卒女適周寬其嫁也傑實成之傑以父命娶于彭
而卒吾子兆先請以吾女繼之初封安人今加封為
宜人君四孫長子成俊出次子才次子賢彭出次子
良吾女出也銘曰

往役之義不為詘身身所得為與仕者均生未從學
暗合道軌豈弗終仕亦既教子易貴有言校簡有辭
九原可生還以報之報之維何既載科籍錄有家狀
命有封錫矧有大者有行有名行則不辱名則孔揚
我弗知君亦維子故後二十年刻石君墓

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王君基碣銘

弘治戊午

天子覃恩臣下永嘉王君祚以其子翰林院編修瓚
貴獲給勅封如其官階文林郎又明年庚申五月
十一日君壽終館閣諸學士而下以積故遷致祭賻

用大夫之禮周編脩朝振以鄰郡產狀君行瓚奉以
請銘碣于墓道亦禮所得備云君諱祚宇怡遠生而
醇謹樸直簡言慎行事親能左右承順出入扶掖比
老尤力奉諸凡情禮兼致旁逮族黨務相為輯睦以
幸梯聞于鄉善交際言若恐傷人有犯者直受之略
弗與校或忿爭不相下求直于君君有言輒帖服以
去郡邑廉其賢曰是可屬公家事籍為耆老事有難
理必委之無弗辦者年既高則禮致鄉飲置諸賓位
蓋自壯至老未始有仕進意惟教于讀書服田畝曰
士四民之首其次莫如農外此者吾弗知也及瓚進

士及第置官侍從又貽書戒以績學礪行故瓚
翰以恪慎稱于官焉君既屏家務放懷自適歲
醪酒雜種枏橘菱蔗以給燕飲植梅名軒以供吟
時選勝地挈榼携客鼓琴奕碁為樂或登並海樓閣
觀潮望月累日夜弗厭若不與世故相涉其
壽祉雖理有自致實未嘗預卜也君生宣德癸丑九
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辛酉二月六日葬黃山之原娶
朱氏封孺人子四珪珣珖珗女一適張倫孫九文孫
七王氏本溫著姓曾祖壽夫在元為福建提舉每靈
後視里有不舉火者輒周之祖原宏為千夫長入

國朝初定田賦嘗請減鄉稅鄉人德之考文燠號環
菴居士前知府何公文淵著牧民備用嘗稱其名君
之賢固亦有自哉銘曰

維溫有田一歲三穫彼地之沃亦伊人之力藉令
易當倍其息維人亦然在理無忒王實著姓代有
隳德君培益深若稼將穡歛數世之積于子是責
終食其報祿養封錫君弗自耀曰先人之澤我銘
在碣未者必式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二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贈禮部右侍郎陸公墓誌銘

弘治乙卯正月八日詹事陸公卒時予在郊齋弗及
弔越三日與學士程公輩會哭見諸幼纍然哀經間
哀之仲子巽章以訃聞 朝廷賜葬祭如制長子含
章來自家復援前比以請特贈禮部右侍郎錫之誥
詞含章乃奉程公所著狀乞予銘墓蓋予與公同失
局同講事又並命考禮部會試契分殊厚三十餘年



于茲矣嗚呼孰謂遽銘公之墓哉公少有盛名成化
乙酉以府學生舉南畿鄉試第一連擢禮部高第
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未成引疾歸肆力問學其父郎中公得謝
南曹公乃北上分勸通鑑綱目暇則應制賦詩數
賜楮鏹會修宋元史續綱目分領元史丁酉書成

賜金幣九載滿例遷侍講再閱月仍以修史功陞右
春坊右諭德

今上在春宮侍講讀庚子主考京闈鄉試癸卯丁郎
中公既益大肆于學未輒出弘治戊申

今上詔修

憲廟實錄公被徵至則以侍從勞陞右庶子兼侍
讀充經筵講官尋命汨直殿講讀辛亥實

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復兼領玉牒

事癸丑主考會試甲寅以日講勞特陞詹事兼侍讀

學士僅越月而病闋歲而卒年五十有四而已公姿

貌秀偉識趣超詣見者謂當遠到公亦重自待必欲

大有施于時埋光錐彩不自露洩而鋒穎隱出若莫

能割其所受職纂述精確講說明暢校閱詳慎舉無

遺力退而為文筆密峻潔力追古作而不輕應接有

求之積歲卒不可得者然所著已累百數十卷蓋其
發情感物之作爲多志尚修潔既益廟礪喜談節義
嘗念宋刺史姚崇等十八人死難言于有司立忠義
祠祀之君子謂公於是有遠識焉公諱簡字廉伯一
字敬行號治齋又號龍臯子考諱愷舉進士累官南
京戶部郎中妣徐氏贈宜人繼母蕭氏封宜人祖諱
湖南樂縣學教諭贈南京戶部郎中妣李氏封太宜
人曾祖朝宗以父命後表叔金彥名氏遂仍其姓公
既仕乃復陸姓世居常之武進徙自浙蓋宣公裔也
公父從教諭公居奉化實生公自公父及叔父怡愉

元後舉進士爲郎署至公益顯公娶同邑池氏承事
即以誠之女贈宜人先十九年卒繼鳳陽姚氏南京
府軍衛千戶福之女封宜人先兩月卒子八人含章
縣學生有家學池出次奎章側出次巽章姚出次敬
章來章煥章九章有章皆出側室女四人長適國子
生楊增次適宜興縣學生邵天和次許嫁宜興蔣某
次後公一月卒皆池出也含章奉公及姚宜人樞卜
是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某山之原公弟府學生節亦
有文錄公行爲詳程公所據爲狀者也銘曰
文以奇勝壯弟已出持堅敵宜孰我能屈中所自負

觸事觸發有結弗施飲志而沒忘在治金又乃成積
器之實艱恒百斯一成斯棄斯嗟彼造物謂天墨墨
孰爾揭揭公名在人公沒不滅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兵

部尚書謚莊懿張公墓誌銘

公諱鑿字廷器姓張氏累官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
尚書階至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封至祖考妣廕至
其子卒謚莊懿遣官諭祭賜葬于華亭車墩之原
公在正統末舉進士景泰間初命為監察御史方
北虜內寇承勅往北畿河南山東西清理馬政密

雲謠言有不軌者公受密命往察且撫定之按宣
府大同有都御史于犯法公按其罪并劾其父罷之
以宣府將佐多冗請分置獨石諸邊歸總諸道奏牘
事繼承勅巡臨清按治豪猾餘黨悉散天順間再
命為江西按察司副使風裁清肅更不敢欺三命
為按察使有贛州賊行亂公預補獲功賜白金綵
幣四命為陝西左布政使督運邊餉用不告乏五
命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城皆上築始甃
以甃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嘗帥兵行邊與賊戰
歸所虜男婦及牛羊器械賜勅褒諭滿四叛王師

出固原公劾守將致變者真之法時寧夏屬地多永樂所置降虜朝廷慮其為變公受密勅撫之如審雲間遣父喪起復巡撫西間諸府值文旱給民牛種俾不廢業復承勅以稽戎籍王師出宣府督軍餉如陝西巡撫大同斬首虜奪其械築城浚壕清理屯種復彼褒諭如寧夏六命為刑部右侍郎七命為左侍郎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公奉命會官往勘皆得實八命為尚書法意平恕待經筵讀進士卷賜酒饌楮鏹會朝廷遣內臣錄囚公與之察情可矜疑者奏釋若干人復賜楮鏹加以羊

酒九命加太子少保以母喪去服闋

今天子御極即其家起之改南京兵部參贊軍務秩如故公以國家根本重地政尚簡靖兵民悅服蓋自筮仕以來歷三朝四十有六年更十有一命年七十有二而卒其始所樹立所施措舉克自遂而終以重厚持之不死不折老而不變可謂難已公長髯偉幹襟量夷坦與人謙讓不事矯飾不以貴富加人人以是稱之公卒于弘治癸丑七月二十七日乙卯某月某日乃寔公在世家揚州人從宋南渡居華亭祖原璧父瑄鄉貢太常寺丞官淮府紀善俱贈資政

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祖母岳氏母吳氏俱贈夫
人配衛氏累封夫人子二女是國子生次呈早卒女
一適義官董麟孫二女是 歲女二長許衛氏次許
范氏皆宦族是奉南京兵部郎中孫君衍狀介刑部
郎中談君詔來請銘予嘗辱公同朝接公風儀久矣
乃敘而銘之銘曰

舊都在南

帝屬羣輔公為尚書實贊留務世際重熙武偃弗服
本兵壯疆城府肅肅公在北陸權堅折衝公在西曹
詰姦制兇欽厥鋒銘歸于大體內寧外靖循治之軌

垂紳正勇越五六年華不外標實則茂焉 國有大
臣

先朝是遺胡天弗卹遽爾長逝九峰之原實維

帝靈山選水迎以復公歸寧碑我我過必下馬我銘
其幽以俟來者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誌銘

公姓唐氏諱瑜字廷美其先晉陽人在宋有日子方
者為御史中丞高祖諱英 國朝洪武初為上海稅
課局大使始居松江大父諱以忠弗在父諱昭累封
中議大夫贊治尹衡州府知府母張氏繼母沈氏皆

封恭人公器宇凝重夫特時財九政事繼母如所自
出十五遊邑岸以尚書舉正統丁卯鄉試登景泰辛
未進士第拜南京禮科給事中適都督者有罪公劾
適于法甲戌京師饑分地給食活者甚衆天順丁丑
以繼母喪歸辛巳擢知衢州府詢察利病惟民所便
其俗健訟示以廉明民無敢欺者縣有孔氏別族為
民所奪以私財贖其租使共祀事其子孫德公圖像
于家廟生饗之石塘洪浮橋壞為舟以利病涉癸未
旱疫為文禱于神雨大作沴氣遂消甲申洎成化丁
亥數值早禱雨輒應民勒石紀其事有李延者為媒

匿人聘金粥二子以備不足又市其妻公聞而嘆曰
民窮而犯法畏法而棄妻子典守之迫也贖歸之龍
游張福誠吳氏四人事覺以誣金氏已誣服公疑其
枉別置于獄以甘言誘之又始得實乃釋金而罪張
民相驚稱之曰神其為士者賦十詩頌之將去有千
人詣闕乞留不得老稚攀送至不能行後民立生
祠及去思碑于府學辛卯進湖廣左叅政分按荆襄
置廩積穀值歉發若干斛鈞房流民當散歸者公給
餼解繫俱獲生還甲午荆湖水溢民四出逃溺公發
舟載益米給之襄河為患作隄障之民名其隄曰唐

公隄京山舊無城公始議修築士亦賦十詩如衢州
乙未擢山西右布政使取道歸省遂居父喪丁酉改
雲南右布政使尋復遷左布政使奏立祠祀王忠文
公禱正土官宗派以定傳襲憫邊兵貧米價貴則給
米賤則易以銀時悉告便蒲蠻弗靖親為榜諭皆聽
命辛丑以大臣薦巡撫湖廣壬寅薦河南癸卯薦貴
州甲辰薦本藩乙巳薦為兵部侍郎皆弗果為御史
所旌封及再世丙午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
肅訓練調度若素習兵事者以其俗輕生特嚴法制
出戰者卹其家死事者請 賜以祭奉 命與御史

錄因多所平反詔使至諷織細氍充貢獻費至數倍
公執不從復有武臣被黜者競為陰中遂坐劾以去
時論惜之弘治壬子以 建儲詔復故官致仕甲寅
八月三日疾革至十八日奄然而逝壽七十二娶尹
氏封恭人先一年卒于六長鉞國子生次鏞鎰銓皆
輸粟授松江守禦千戶繼縣學三變亦千戶繼長
凡瑾女五四適名族孫十二長隆亦輸粟如鏞等官
次輅啓政格敕救汶澂元福景孫女十五玄孫二紹
宗兆祥玄孫文亦二乙卯某月某日葬公于周涇之
陽公生而秀偉喜怒不色見事親終慕待羣從子弟

有恩尤善吟咏所著有學吟稿拙菴集滇南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卒之三月孔氏子孫暨諸耆老來弔哭竟日乃去公在雲南陳備邊五事在甘肅陳時政兵備各五事及凡所請事宜前後五十餘卷多見施行論治體者皆稱之銘曰
仕有失得聖不謂命有夭若得亦評非正世豈無得匪求則競厥終孰多公有遺慶慶不在大公族斯盛盍觀厥成以俟天定

封孺人柴母蘇氏墓誌銘

郡給事中柴君昇哀公而拜吾庭其色墨以悲察其意若有所欲言叩之曰昇不幸有母孺人之喪將歸葬惟禮制弗合是懼又懼潛德之弗白為人子羞故奉狀請銘諸給事君感其孝皆為助請其狀則左給事李允昭所著也予每見柴君論事忼慨激發氣勃勃不可屈及憂居執禮恂恂若不自容亦為之感之曰有美在人而吾弗克成之人情乎乃為敘及銘孺人姓蘇氏世居濟南商河處士某之女歸于柴氏為封給事中廷美公之配柴蓋南陽內鄉望族去商河千數百里公叔父斯馥嘗為驛丞于德州公考景州判斯馨實遣公從時公方弱冠驛丞為禫娶商河與

德比境聞孺人之賢始禮聘為父母諱氏遇下甚厲
獨於孺人婦視而女育之公歸內知景州公尚家食
暨太孺人賀氏喜曰吾弟能于吾子得吾婦使吾自
擇無以越此矣賀暴疾孺人衣不解帶夜則禱于神
祈以身代景州之仕也公挈孺人以從未幾景州卒
孺人奉賓歸養愈篤然亦念叔氏恩不敢忘會驛丞
謝事諱病瘍危甚孺人事禱如賀病時連遭兩舅姑
喪葬祭皆如禮公有異母弟文玘方六齡女弟加幼
皆孺人撫育公母兄丈夫婦蚤卒遺孤一文玘夫婦
遺一子二女又撫之俾有室家自餘家務非公命不

敢行而綜理詳密恒助所弗暇而教尤肅于昇
愛督令一學小有失必訶責不少貸鄰媿或諫之曰
吾不欲使嬌縱他日類鄉里兒也昇舉進士拜工部
給事中進都給事中考最被勅命封公及孺人孺
人素多疾昇迎養京師弗許祈常俸之半以歸而奉
使歸省者再鄉人榮之後孺人得七男皆孺識者曰
一不為少女亦一嫁縣學生周璜先五年卒孺人生
正統戊午四月九日卒弘治丁巳五月五日年六
十是歲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有子如此必有母也雖父教則慈必有輔也才斯成

斯固其所也高其報之名以遺爾後也

大明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滿公墓誌銘

嘗觀萊翁岳先生遺文稱滿公之賢且謂公在吏科一官二十年為巧宦者所譏笑其守不變予用是慕公比入朝籍未幾而公為南京太常以去厥後敝歷出入又二十餘年以尚書致仕歸又九年以壽終跡其履歷無愧乎所謂大臣者予於是益服翁之知入公子儉奉翰林江侍讀文淵狀來請銘是固宜銘按狀公姓潘氏諱榮專用其字也先世出河南固始

唐有從王氏入關有為龍溪簿者始居璋歷宋元入國朝族益蕃碩祖諱從周考諱乾祐累贈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祖妣陳妣陳累贈夫人皆用公貴公起熙學生正統甲子舉鄉貢戊辰登進士第被簡為吏科給事中景泰壬申遷右給事中甲戌歸省遂丁外艱天順甲申進都給事中復以內艱去成化庚寅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丙申進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奉 敕督南京儲糧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領其事辛丑以左侍郎 召入會尚書缺權署部事甲辰陞南京戶部尚書丁未

今上登極公上疏乞休致其為少卿再乞休不許至是

上以其詞意懇甚許給驛歸仍月給米二石歲給與隸四人終其身其卒以弘治丙辰十月十一日壽七十有八矣計 聞贈太子少保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丁巳某月某日寔于某山之原公年儀偉特性寬厚不屑屑為苛細居家孝友與人交底衷淵見而在公勤慎其為進士犒師廣東出納明允為給事中論停起復抑奔競數事時論韙之充 荆蜀二府冊封副使又充琉球國冊封使慎不辱命為少卿薦享

儀物必致精潔為都御史禁倉庾諸弊者諸費積羨米數萬斛以備賑濟為侍郎疏抑權幸稅法者減兩浙償補鹽課人皆稱便時運河淤滯奉命往督漕舟無後期者為尚書政尚寬簡惟恤下養民是念其於榮利澹然無所戀著卒克辭官誘免時致以保其身云公配林氏累封淑人贈夫人有淑行先公十五年卒側室溫氏生子四長謙 賜冠服次儉以廕為國子生次麟承恩皆縣學生女二適府學生陳雷鄉貢士蘇霄孫九統紳綱綸經瑞慶繼紀公卒之八日溫哀頓成疾死焉故附書之銘曰

士仕而出譬行路然有之必歸實鮮厥全居易由正
庶幾罔愆不我失義命也則天明哲保終于公有馬
公躋官途弗驟以顛身計以十歲計則十階陟二品
三朝載遷崇名顯資不愧為賢思危懼盈未倦輒還
其水其山我廬我田有子及姓以娛目前壽考終命
式歸九泉是曰大歸匪歲與年載啓手足永辭冰淵
有穴孔深有築孔堅公靈在茲世守弗諼

明故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劉公墓誌銘
憲廟初設武舉命兵部及諸摠戎校天下應試者若
千人彥方劉公騎步射及所答策皆中格遂得首選

迄今二十餘年中格者散布中外多不甚顯而公
至錦衣衛指揮使壽終于家若科舉之法所謂後十
得五以彼校此其難尤甚如公者今亦已矣惜哉公
諱良彥方其字永平廬龍人祖諱某從

文皇靖難白溝之戰以功授永平衛百戶考諱斌嗣
以討虜功遷武成後衛副千戶正統己巳虜犯京師
公以胄子守德勝門以功授總旗景泰乙亥從都督
白公玉征湖廣五開諸蠻功最多擢百戶天順辛巳
曹賊亂名亦在功籍進副千戶成化丙戌為太監王
公定所薦從鎮廣西征鷄冠諸山苗寇遷正千戶廣

寅始與武舉擢署指揮同知月加俸三石令分領奮
武營數隊總戎薦其端謹更事可任將帥久之未用
也然論武事者必稱焉丁酉錦衣衛官缺兵部簡于
衆以公名上命署衛事日見親任每郊祀必
扈蹕或留直禁衛累賜飛魚蟒衣佩刀及通
鑑綱目諸書己亥勅督都城渠道修金水河賜
金帛文綺諸物壬寅與法司勘獄江西歸亦有羊酒
之賜蓋自筮仕至是守不變名日益起遂具授指
揮僉事仍署同知乙巳勅督捕京城內外盜賊弘
治戊申

今上錄捕盜功真授同知辛亥賜誥命贈祖及父
如其官祖妣及妣皆淑人丙辰復累捕盜功特陞指
揮使未幾卒

上遣禮部臣諭祭于家公諱宇魁碩言論鴻暢涉書
史攻韜略事親孝謹父沒躬儉嗣世官悉以產業讓
之所交皆一時英俊意欲立功萬里外中不獲所附
殊不樂晚能自拔起名譽致位通顯才望兼積而亦
老且病矣識者猶以為未盡其用云公生宣德丙午
五月十七日卒弘治丁巳五月十八日年七十二娶
王氏贈淑人繼娶魏氏封淑子四長恂次忱次懷

皆京學生次恒文三適指揮李鼎鮑堂王繼善孫三
幾旋獄珣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城東西洋壩之
原奉吾友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狀來請銘公於予
父子間有宿昔地限班署兄弟獲會晤遷官後比往
訪之則公已沒三日矣悵然感之乃據狀以銘銘曰
今之錦衣古金吾身先導 駕夾陞隅公長六尺美
且都在

帝左右承宣呼顧盼光出 重瞳餘出領 璽勅司
邦涂外狎四野空飈颺公歸退食華堂君高談大彌
緩步趨 問公能武還能儒 聖朝武偃無外虞公惜

不得當匈奴年踰七十壯者如公懷有物鬱不舒
而歸之返厥初都城東原平且腴刻銘以績吾豈誣
後欲知公此其符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石公
墓誌銘

嗚呼公吾同年進士也以按察副使卒于家吾聞而
悲之其子監察御史玠翰林檢討璫皆歸襄事奉白
侍讀秉德狀請吾銘按狀公姓石氏諱玉宇大器世
居真定之藁城曾祖諱永祖諱友智考諱麟山西臨
晉教諭贈監察御史嘗署縣事坐累謫廣東英德為

河泊使卒于官遺腹生公母徐孺人携以歸勤苦鞠
育誓不貳志後被旌為節婦公痛不逮父取遺書讀
之始習禮補縣學生改學易御史賞其文名蓋一郡
天順己卯舉京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被
簡為御史監通州倉適快姦蠹聲驟起辛卯出按江
西九江卒指擇有誣執十七人為盜送巡江御史獄
既上公廉其非盜自往趣對即日解其桎縱之監鄉
試事綜制嚴密廉內外無敢言私者癸巳擢山西按
察僉事戊戌遷副使丙午進按察使前後十五年所
沃疑獄無慮百數事涉利害不巧為避忌其在大同

值西北用兵躬督餽餉未嘗告乏威寧海之捷以勞
賜練帶若干平陽饑民死徙過半刑部侍郎何公喬
新奉勅往賑公承檄分治徧歷州縣衝肩疫癘病
且憊或請暫歸太原不可小愈輒力疾從事所活甚
衆杜侍郎銘邊都憲鏞陳御史英亟薦于朝久始
進秩當道有弗悅者仍以副使徙雲南平陽人避拜
道旁曰是活我者皆攀泣不忍釋公慰諭而去至則
以公務上京師道歸藁城未幾遂謝事時玠瑤已舉
進士後玠歷知縣瑤為庶吉士至今官人謂公抱藝
負氣卒闕其所施以沒而二子以才雋顯于時公亦

可以無憾哉。公性質直意氣肆兀不能下物雖居官
久家無贏貲亦以儉自律不少變睦處宗族若從弟
石州同知斌從子吏部主事確皆經指授教子尤嚴
恒曰吾以孤遺自底成立持憲二十年未始壞法汝
輩生長溫飽繼有官祿若所就如吾非志士也此其
行與教可知已公生正統丙辰某月某日卒于弘治
戊午正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三某月某日葬宜安
社徐村之原配趙氏賢而克相封孺人以瑤 恩進
封恭人子五長玠次瑤次確次珮次某女三適周尚
賢餘在室銘曰

有鸚摩空翼倦而止何斯人斯國之身史中憲執法
外臺振紀中更險夷誰尼誰使自我制命能進能止
其進與止于我弗愧匪天則誣報以賢子報寧我責
固物之理我所未竟庶其在此刻銘示後請究終始

封恭人黃氏墓誌銘

恭人黃氏河南右叅政王君德潤之繼配也德潤初
娶于李氏為吏部尚書秉之女卒贈孺人繼娶于孔
氏為宣聖六十一代孫某之女未及封又卒恭人實
再繼焉其始封以御史貴 孺人再封以知府貴乃
曰恭人知府秩在外非預旌異者不獲推 恩恭人

之封蓋特命也恭人實歸德衛指揮同知某之女年二十三歸王氏德潤方為御史于南京時已卅悼亡內政久無主恭人恭順自將動止無違禮歲時祭祀必躬事烹滌客至亦如之薪水出納及嫻鄙慶弔往返之節皆其手制德潤每在公恭人令僮僕謹愿者主關鑰朝脯饋食外門庭開然無敢私出入者及知湖州恭人以其地素饒富疑謗所集顧宅後有桑百株盡伐之曰毋與後日養蠶之念也蓋德潤以清儉守官業而恭人實佐成之李恭人有子四人曰崇儒崇仁崇文崇獻皆習儒業恭人每督之勤及疾病則

曲為誦節或掣去書卷不俾過勞曰身在乃可言學也又側室于三人曰崇讓崇有崇素恭人自有子一人曰崇儉女一人適勞選皆教之無間然為德潤既陞叅政恭人間歸自河南于崇文已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崇獻繼舉又繼為吉士崇儒亦舉鄉貢恭人皆及見之比崇儒罷試禮部德潤適以公務迫其鄉而恭人以疾卒年僅四十鄉之人方寵崇人皆其不壽以死相與為德潤弟崇文輩在京師以分喪泣請于予曰吾兄弟生不幸蚤失恃母實

煦

如翼之今幸獲升斗之祿圖有以報德而養已

弗逆非得先生銘以永其傳其何以慰吾父之悲德
潤及崇文在禮部皆予所舉士而崇文在翰林又奉
詔受學于予於其父子間久且悉嘉其世受文行又
美其內則之懿銘安可辭恭人卒于弘治丙辰五月
二十四日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與李孔皆同壙
銘曰
葵可敬亦不可植彼夫之則此婦之德樂以助勤書
以節神彼母之仁此繼母之恩為婦為母是謂無負
終以貽爾後

明故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宣城伯贈宣城侯謚壯勇衛公墓誌銘

昔在

英宗收攬天下材武之士自公侯伯逮于行陳兼收
博采罔有遺者正統之末遠遭雲集宣城公實自
山東勤王茂樹勲績歷事累朝身同爵南北勅
用以老謝事壽考今茲回視曩時忠懃坦然若後凋
之松柏而今亦已矣茲下重可惜然公諱源字源正
世為松江華亭人祖諱錫常元等
高皇帝從征伐長行隊
從

文皇帝靖難累官山東都指揮
上謂其有古名將風

英宗卽阼進左軍都督府都督
行居次母周夫人獨異公曰是當與吾家公光顯已
嗣為濟南衛指揮使卒無子公竟代之蓋正統戊午
也己未上京師太保成國朱公奇其貌選領山東漕
兵又改領京營番上兵甲子朱公又試其騎射謀畧
薦之 朝擢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己巳之變應
詔入衛尚書于公謙以公名薦實授僉事進都指揮
同知武清侯石亨又薦之擢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

領石哨兵時廷臣有異議者公從守議請募死士
誦諸藩兵以壯根本是冬虜酋也先入寇公帥兵邀
擊于黃花鎮白羊口又分守西直門連戰累日又承
勅副石亨總京營諸兵以功實授僉事虜既退進都
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又與都御史俞士悅稽兵籍收
散卒遺械景泰壬申帥兵出駐宣府癸酉召還復督
諸營兵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進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日
給酒饌賜寶刀白紵諸物與兵部會閱禁兵冬錄迎
鑿功封奉天翊衛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

城伯食祿千一百石 賜誥券追封三代戊寅佩平
羌將軍印鎮甘肅戊寅抵河西虜大至議者謂不宜
輕動公奮曰不奪賊氣城何能守鼓行而前連十二
戰破走之會廷臣議封爵有所釐正

上以公方膺邊寄特仍其舊辛巳公破諸番于涼州
都督毛忠在虜圍公肩矢石往拯全師而返甲中西
寧番犯沙作亂公帥衆深入擒斬俘獲共千七百餘
人馬牛羊二萬有奇器械甚衆又請立儒學建廟置
田教人醫藥皆舊所未有者西人至今德之不衰

憲宗即降召公還成化乙酉 命掌左府事調前府

丙戌錄河西功加歲祿百石賜世襲伯爵佩征虜前
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憐北塞公據險設伏追還其
所掠若干

上降勅獎諭已丑公以疾請 召還京第壬辰

命視後府事尋 命守備鳳陽丁酉調掌南京後府
事協練京營兵兼督習水戰連上疏請老辛丑復

召還奉朝請後十有七年為弘治戊午正月二十八
日卒于正寢壽八十八矣

上震悼報視朝一日賜棺槨一具米百石布百疋寶
鏡萬緡命有司治葬遣官諭祭者十有三 皇太子

及親王皆祭如制仍贈宣城侯謚壯勇蓋優典云公
廣穎豐頰馨效如洪鐘言論英發意氣直遂而沉實
有謀折節下物曲遵矩度老益更事然不世用雖達
官貴人不復延接坐饗貴富以終天年然深居燕坐
聞四方警報則抵掌扼腕若有馬伏波之志者蓋其
性然也公元配嚴氏早世封伯夫人又娶金氏生三
子長璋當嗣官次瑀先卒次瓚一女適豐城侯李勇
卒五孫錚錕銀鑑欽七女孫長適靖遠伯王憲次適
金吾左衛指揮使楊瑄璋等卜四月七日葬公翠屏
山之原奉翰林顧編修士廉狀請予銘河西之捷我

外舅蒙泉岳公嘗製薄伐凱還圖贊予得而觀之壯
公之功後又以外舅成國莊簡公故與聯姻媿接公
言貌益信其賢不誣并據以銘銘曰

武功之爵五等斯極惟公父子再世而步公起萬戶
為萬人敵內衛京邑外捍羌狄摧堅破勅靡績弗成
乃錫伯爵封于宣城殊失形弓

皇有大賜金書鐵券 國有明誓爰自正統以及弘
治八十八年壽考令終軫卹耆舊上屋

帝東帑物有賻幽堂有封贈侯定謚以表公功維時
熙平公哉弗出少當其勞老饗其逸名我自取亦我

能臣持所遺者以歸造物公子公孫守而弗失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贈兵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弘治丁巳宣府大同有警兵部侍郎李公承勅往

經畧邊務歲垂盡公在宣府疾作戊午正月二日遂

不起守臣給驛歸其喪

上聞訃悼情特贈尚書遣官諭祭戒有司治葬事其

子昆奉春坊中允張天祥狀請予銘墓予公鄰比雅

相善既弔于郊乃叙而銘之公諱介字守貞後改字

守正萊之高密人祖諱遜陝西都指揮司經歷有著

績考諱傑舉鄉貢累官至太倉衛正教授以學行聞

皆贈兵部左侍郎公年十一能屬文從父之暉又居

大倉聞見日博成化乙酉舉山東鄉貢教授君即解

官歸曰吾有子矣己丑公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為

文章雅健有法辛卯擢四川道監察御史癸巳丁外

艱服闋改河南道按兩浙鹽課舉利祛弊有弗使者

欲中之檣拾無所得還掌道事考覈詳慎都御史以

諸道奏牘委之每率諸寮論事或至觸忤不為變九

載超擢大理右寺丞丁未遷右少卿

今上登極代祀東嶽諸神遷左少卿再遷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練兵蓄粟為攻守計未幾召
入佐院事清簡自律不事苛刻時稱得體辛亥扶母
栗太淑人喪歸道所過州縣賻祭悉弗納服將闋會
院佐員闕朝廷留以待公癸丑復視事甲寅擢兵
部右侍郎尋遷左侍郎日佐卿長籌畫兵政雖書簿
填委從容判決未嘗廢事三載有北巡之命仍兼
左僉都御史以行時已遣中官武臣練京營兵待報
勦虜言者謂非文臣不可

上即以督軍事付公公疾新愈亟上道至則虜已遁
去公徧歷城堡宣

上威德倡勇策懦風裁卓卓稽鎮兵隱沒者得萬二
千人復募丁壯萬五千籍伍訓練以俟征調聞大同
屯租歲給牛具銀數千兩實不為官用而邊兵遺馬
價方苦窘掠因奏請給之易置將領必詢衆議獨念
大同有廢墻在境外請大修復以禦虜衝前後所上
二十餘條寒夜呵筆手為皴裂猶草奏不輟事且竣
未報而平公脩葺梓觀言動不苟養母孝事兄甚謹
教諸弟尤力範簡皆舉于鄉禮際周至見貧乏者不
吝調給雖在官久沒之日家無贏財論者亦以驗公
之賢云公生正統乙丑某月某日年五十四配杜氏

清川主簿鑑之女封孺人先公五年卒贈淑人葬縣西陸家莊之原是歲某月某日葬公杜淑人祔焉繼姜氏鴻臚少卿勝之孫封淑人公惟昆一子繼舉進士歷刑禮二部主事有父風孫二某早夫次某季自宋居高密十二世矣有為西臺御史者譜失其名里人指其世墓猶稱西臺李氏今公亦以御史顯殆古所謂復始者歟銘曰

惟時生才惟國倚重文武兼任南北並用或以辭藝或以材勇公生青齊世本儒業蚤游吳會氣攬靈傑公在翰苑翹舒秀發公在臺寺秉國之法為古中丞彈歷姦黠為少司馬贊揚征伐

帝命北逸公在邊徼握機制動其令不授內修外備克壯天討奚必折衝乃見奇勅弗試之藝有辭曷擢弗授之政有才曷施匪公則賢孰有兼宜天實用之而止于斯

帝念舊臣優卹有制贈官正卿實表勤事公藏在地公神不死刻名紀功 國有大史

亡弟東溟曠志銘

嗚呼吾弟乃遽至此極也吾同父兄弟四人東山東川出先母劉淑人今弟東溟乃今母麻太淑人出也

劉母蚤棄養山川次第俱大及吾父見背時吾弟尚
幼今其年纔四十而已而遽死也哀哉吾弟生秀而
敏吾父教以書法輒能領解予教以舉子業有端緒
矣屬病羸乏因念二仲皆幼書致疾遂不力就又不
欲使與齊民齒乃隨例輸粟獲 賜冠服為義官旋
復謝去應選入四夷館習書譯庶幾得一 命以為
大淑人歡忽大病幾殆遂喪明越六七年以酒得疾
百方療之竟不起嗚呼痛哉自吾弟之業屢易而弗
卒吾不能殫而教之知其辱故也既苦病廢食飲居
起惟意是適而吾弟能戒知其託焉以自放也既不

言病病不言死知其懼吾傷也不以子女屬吾知其
不待吾屬也嗚呼尚忍言之尚忍言之吾既失怙又
失二仲今行且老矣而吾弟又舍我而去吾何為其
情邪吾弟娶吾劉母之黨為孔氏生二子兆迺兆蕃
皆幼女三人其一殤死吾弟喪之一月吾率吾子兆
先祖于小西門祔于吾父之墓之右墓之後吾弟實
執香鋪以從比吾父加贈為禮部侍郎告墓之禮吾
弟亦扶疾往赴悲感伏地仆而復興者屢矣嗚呼寧
知其遽相從于此也痛哉然是墓也去舊塋三里而
遠二仲不得從吾弟死而葬于此亦可以少慰矣吾

弟字容之生天順己卯三月十六日其死以弘治戊午四月十四日五月六月乃葬哭而識之銘銘曰墓有父汝不孤矣家有母養在吾矣有元在堂無懷爾雛矣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二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三

誌銘

大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墓誌銘

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今僅三十餘人其二人出安福彭氏少保贈太師文憲先生以狀元自正統末歷天順成化凡再入前後二十年其族弟文思公以省元在成化末始入財閥歲得告歸又十年而卒顧其歸也朝廷賜勅給驛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

弟字容之生天順己卯三月十六日其死以弘治戊午四月十四日五月六月乃葬哭而識之銘銘曰墓有父汝不孤矣家有母養在吾矣有元在堂無懷爾雛矣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二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三

誌銘

大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墓誌銘

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今僅三十餘人其二人出安福彭氏少保贈太師文憲先生以狀元自正統末歷天順成化凡再入前後二十年其族弟文思公以省元在成化末始入財閔歲得告歸又十年而卒顧其歸也朝廷賜勅給驛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

給興隸六人其卒也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 賜諡
賜祭及葬凡卹典皆備其亦可謂盛哉公諱華字彥
實生負異質年十六有操故券為爭田證者衆疑未
決公從旁遽曰券果出庚辰歲則當書未革年號今
書洪武三十三年必贗本也坐客竒之景泰庚午舉
江西鄉貢甲戌舉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文憲實奉
詔莅教事丙子與修纂宇通志成授編修天順丁丑
奉使 靖江王府修大明一統志辛巳丁內外艱甲
憲廟即阼入侍 經筵成化乙酉考尚畿鄉試丁亥

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功遷侍讀戊子充講官考
京闈鄉試己丑進日講壬辰充 殿試受卷官禮部
之宴文憲方讀卷仲兄彥充為儀制郎中季弟禮舉
進士皆與焉未幾擢侍讀學士攝詹事府事 賜金
帶乙未充讀卷官丁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學
士戊戌考禮部會試

今上進學儲宮公首講大學尋掌院事用閣薦超擢
詹事辛丑復讀卷仍兼學士癸卯
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講 儲宮加從二品祿甲辰復
考會試有貴家子在選朱墨卷不合公黜之矢志者

欲甘心焉卒亦無所害乙巳勅擢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始入閣預機務制誥冊命多其手出丙午驟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蔬米越三月公上疏辭祿不許又三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辭亦不許賜麒麟服丁未再辭辭益懇乃得俞旨俾歸就醫藥疾已即來瀕行又賜金綺襲衣與疾出都城過闕門匍匐稽顙因淚下沾臆而去道遇

太皇太后徽號恩賜誥命加贈祖同升及考按察司僉事貫如其官祖妣郭妣伍氏劉氏室李皆為夫人

卒于丙辰十月六日壽六十有五某月某日葬于

小山之原公才識超邁而深沈嚴重人莫閱其際平居不妄語笑及辯論古書疑義事成敗人情信不信多竒中事無分繁簡從容應之一一月解窮計極慮者顧弗能及少承春秋家學後病習尚章擊校士命題多本胡氏傳而然諸小說久之天下翕然成風從者甚衆如南京禮部尚書謝公綬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林公瀚其尤顯者也每撰講章意義懇到曰吾曹報國者庶其在此為文章嚴整峭厲力追古作數易藁而後成於詩亦然有素卷集行于世劉夫人

出同邑望族子勉政李夫人出分宜子勉敦勉敦勉
敬側室宋子勉肇政敬皆孫學生敦國子生敦吉安
所千戶孫幾女孫幾公夙敦孝睦事伯兄孝其妻侯
制甚謹禮籍公指授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
南畿以才譽世其家比馳書俾勉政奉林公狀請子
銘追而內諸壙子舊出文憲門在翰林從公後歲弗
克辭銘曰

公生安成文獻之邦公出彭氏詞章之宗儲英振輝
公在館閣講述敷對史家述作謀猷納誨絲綸代言
有學有業實紹實傳殊產合浦靡歲弗淵鳳出丹穴
有翬必天公身晚達亦久云鬱公才弗施飲志而歿
持所未竟以歸造物彼蒼孔遐有感誰詰少行老還
式始克終易名有稱 賜葬有封刻石紀行有銘幽
宮百世之下庶其知公

明故中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
君墓誌銘

弋陽李君文明為浙江左布政使十日卒其子鄉貢
士衮在京師自述言行請狀于左贊善賈子充以請
予銘予預考禮部禮部文知文知一一曰曰既弔衮退而為
之銘君諱鏡文明字也起縣縣弟子員舉鄉貢登進

士第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擢正光府陝西左
叅政進河南按察使如繁勅口為布政使其在刑部
訊鞫明審內存平恕林莊敏公為尚書雅重之每有
疑獄必相可否諸司章奏令評定均上有貴家婦誣
告民殺人君與御史往按直其事告者抵法我黎文
信先生為吏部侍郎薦知岳在岳鋤梗植弱闔境大
治乃修廟學葺倉庾築湖堤通城陵磯以便行者民
附堤為邸肆又墾其隰地為田其利九博武官試署
者多冒功援詔例給實授祿君悉釐正奏之

朝議行天下湖江間悉數盜君飭吏卒禽其魁餘黨

潰散聲益起部使交薦比去民戀戀不忍釋在陝邠
民隱禁貪暴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恕稱其能在河南
未期月獄無留囚姦民賊吏多褫爵謫戍者巡撫都
御史陳公道並旌之吏部擬薦為南京都御史及福
建布政使皆不果命最後乃得浙浙之人方幸之
而不意其遽止也惜哉君生正統丁巳二月十一日
卒于弘治戊午九月十五日年六十二己未某月某
日葬某山之原李氏譜傳為唐長平肅王之後徙德
興再徙弋陽曾祖諱庭椿祖諱崇素考諱守珩累贈
知府妣趙氏贈恭人配詹氏封如其姑側室王氏子

五長儀次衣次襄縣學生次聚次聚早卒女四長適
呂非孫五女孫三君器度偉重厚倫誼達事體才而
不代貴而能約守身奉法三十年猶一日云銘曰
民有二長布政按察布者主恩察者主法同功異用
鮮克備之吁嗟李君實兼試之法所久任觸事劘發
恩未大施飲志而沒人謂君才可省可臺夫實奪之
豈君弗能吁嗟李君竟何為哉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熊公
合葬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道州熊君繡以考績 恩賜贈

其考默菴公封母龍氏為太淑人太淑人方就養延
綏未幾卒繡扶喪東下留真定而躬請 命于朝將
歸合葬謂子系出湖南有宿契獲聞家教來請銘乃
叙公行實附以太淑人事并銘之按熊氏本豐城望
族 國初公祖景賢籍戎衡州洪武末乃徙道公考
諱世名往代父婦而置產居之實生公瑄其諱也公
敏而慎嗜書史能吟咏出游楚粵間為奉養計家用
日饒既失怙有庶弟三人皆為娶婦二子偁經治生
業繡習舉子後以經遊嶺南至南寧道卒時維景泰
甲戌某月某日公之年僅四十而已太淑人同郡處

士諱壽之女朴質不華歸于公賓禮交至事其舅及姑余淑人曲致孝敬有從祖姑劉氏年九十依其舅以居與公事之食飲服飾皆與姑等下逮娣姒羣從皆有恩公出遊念母老不敢以薪米為累則悉付太淑人太淑人壹意綜制為公助劉氏之喪公尚未返請于姑務厚葬之聞公喪哀毀幾絕遣人迎葬葬其姑如公之葬其父然訓二子慈而有則繡舉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出知清豐縣進知鳳翔府歷遷山東布政使以今官鎮延綏所至無遠近夷險皆迎就養太淑人訓益嚴歲祿外無厚饗每心安之曰兒守

官三十年如一日吾所親見他日有以白爾父子地下在延綏思其伯子經不置繡以書趣使至距屬纊僅再閱月時則弘治戊午正月某日太淑人之壽八十有五某公之喪經實扶棺太淑人治命又與繡同喪與家庭無異君子謂公夫婦曰死得其正公舊葬宜陽鄉今卜用是歲某月某日今葬于舊居鄉君子謂經兄弟曰終得其禮公孫三人渭濂沂渭州學生及沂皆早卒女孫九嫁者四已聘者二曾孫一銘曰夫終嶺南婦塞北身居道塗子在劔湖南歸葬四紀隔方殊歲異同此宅夫實為之豈人力刻銘考行視

此石墓不可毀石可油

前直隸無為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士侔字原甫世為建安人少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文敏公之孫高祖諱達卿曾祖諱伯成皆用公貴贈少傅工部尚書兼禮部尚書大學士考諱錫鄉人私謚貞素先生母唐氏君以春秋舉鄉貢為國子生登天順丁丑進士知廬之無為州有巨猾范姓者持官府短長又有丘姓者兄弟八人割掠江上前守莫敢問君悉其請活州民牧官為折免獄後馬增數倍而糧額如故且豪家多冒名教者願

不免荻薪折鈔輸者亦止下戶君立加墜正民稱為平正纔已已州民運糧至臨清聞虜駭散米盡失既得赦戶部猶下所司督償捕繫滿獄君奏蠲之州有轉般糧逆流至巢縣倉往遠數百里溺者相望君奏為倉水次又奏置巡檢司歲省羨米且免盜厄江西民多居淮興貸取息為濫刑以脅利民畏之如虎有永新董姓者歐殺民方某又逼其妻子焚屍以滅口君正其罪遂籍幼男女婦為所折當以去者二百餘人達巡按御史及江西按察司而遣人分歷諸府縣索其半而還尤善折獄情為立辨有汪周二姓爭絕

戶田八十餘年閱三巡撫二十一巡按不能決君論
以利害皆感悟曰惟命後二家皆畫君像飲食必祝
焉天順甲申君以事忤巡撫坐累罷去冠服家若自
號閒翁改號靖菴築室黃華山作太平立別業大夫
士造訪無虛月後進于第考德問業禮如嚴師蓋三
十餘年而後卒年六十有四矣君重孝義樂賙貧乏
外傳死卹其幼子為娶婦置產人以是多之聚書萬
卷博覽強記談古今治亂疊疊不厭為詩文典實有
體會 朝廷修 兩朝實錄下有司纂輯事迹郡守
輒屬君及修郡志亦延君總其事云君娶蘇氏子四

大鄉貢擢順天府通判有詞翰名次屬此為第
傳後次聯次某女二長適朱文公裔孫舉次適雷
發源二適建寧府學生次某曾孫女一從子旦蚤失
怙藉君誨迪舉進士累官吏部考功員外郎亦有文
狀君行甚悉巨請銘于子予舊與君從兄弟中書舍
人敬夫前兵部主事景奇同 朝獨未載君聞君名
於矣近又識巨兄弟愛其才故為君銘君卒于弘治
戊午四月八日葬于某月某日其地曰某山之原銘
曰
榜出建安實望文敏君才孔優能仕能隱家有書我

則讀之世有科我則績之功施一方孰謂非試遠守
舊廬以畢吾志生斯葬斯式全厥婦種德若封塚者
其培之

封孺人楊母葉氏墓誌銘

湖廣按察司僉事楊公元之致政婦至鄧郡孺人葉
氏適卒其子森坊左中允廷和自述事狀及進士廷
儀請予銘蓋廷和與予同在翰林又廷儀適禮部兩
試而公在吾藩提學事稱邦大夫可也按楊氏居成
都之新都葉孺人某世矣葉亦同邑處士諱深生孺
人葉夫姑侍育丁繼世暨是注重有則公文封君奉

于貴州府郎伯仲子繼沒太孺人某氏以三

為少子擇婦曰所以承楊氏祀者在此故孺人

公家始貧孺人力奉姑養閉戶織辟笑言不聞于

公之為國子生為進士為行人司正及僉事孺人皆

從其在逆旅手執炊爨羹鹽或不繼未嘗色愠公及

廷和後先舉禮部公得告以孺人端養太孺人目久

眊忽復明謂所親曰吾子勤學類其父吾婦勤家類

其母先亡者皆不及見之天開我老眼令看此好景

耳廷和滿檢訖初考孺人獨被 封寄至命冠受而

藏諸笥曰不敢先吾姑也在官駢每食異物輒停箸

歎曰吾姑未嘗味此也教諸子必厲辭色每食後令背誦所授書曰吾以隙時課汝庶不妨本業且使動盪揚厲不為食困夜則飲之酒以節其勞仍戒勿多酌曰學者廢業仕者弛職皆是物也聞誦小學耳熟之家庭事有近似者必舉以為戒曰無徒以誦為也又曰汝父少時欲學書無佳紙筆欲夜誦無膏火欲博觀無多藏書今汝輩皆有之而一一不能如汝父何也蓋其家政皆極詳密而子教尤諄切如此廷和歷四命至今官直經幄兼侍皇太子講讀以文行稱于時廷平繼舉鄉貢至廷儀復顯廷宣亦治

舉子業人謂公善以身教孺人實佐之及公乞歸復力贊其決其識見志嚮非恒常女婦可及是雖弗克中壽而所遺者亦裕矣嗚呼賢哉孺人生正統丁巳九月六日卒弘治己未二月一日得年六十五卜用某月某日葬其鄉之某原女三人長適張一夔先卒次聘王恩孫七人慎惇愷恒恂忱悌女孫八人皆幼

銘曰

從夫子儒朝圖暮編持以教子茂居弗遷從夫子官命服在身有祿有封終嚮其勤我食我力匪求自天若耦在耕而獲于田若織之成以歲以年小以喻大

于物則然維坤德柔乃順承乾元成有終品物用蕃
大以喻小于人有焉從天子還歲於故原雖老弗偕
其歸則全于立有榮沒也存聞不死者存葬以斯文

封安人費母余氏墓誌銘

費母余安人計至京師其子春坊左贊善宏方校士
禮闈既復命即為位制服如禮及得請終制奉其
妻之兄濮編修部狀請子銘予奉命典試事聚處
移月誠不意其遽有此乃據狀以銘余氏出廣信鉛
山譜傳為宋叅知政事良弼之後處士允微生安人
費邑望也贈兵部員外郎諱某與處士名輩相埒為

其季子封脩撰叔王君擇配安人以父命婦焉時兵
部公既棄養家子貢士伯玉亦即世太宜人周以中
子貴州叅議仲玉方就學悉舉家政并修撰君閭內
事則付冢婦張以及安人安人奉太宜人謹動求意
適張有節行治內嚴甚安人亦禮事之視其笑顰以
為喜憂於是先後長少皆奉張教蓋相睦順張亦樂
之志養居之哀安人有嫁田數十畝鄉俗必自主出
納安人謂修撰君曰吾家方務孝義吾安可私所有
哉捐其租以給公費修撰君有弟妹各二太宜人病
弗暇郵安人與張代撫之為之室家安人素勤儉每

夕家人多就寢中堂燭不滅刀尺鏗然有聲時祀脩
潔賓戚燕會豐腆中度下逮臧獲皆煖飽無弗給者
其所自奉則故衣糲食一無所擇恭議公嘗語宏曰
吾家之興蓋與部公之志吾兄弟成之然實吾嫂與
汝母克相於內也安人生宏及完雖甚愛不以慈廢
教髫時輒縱使遊學戒勿亟歸宏領江西鄉薦試禮
闈未第留國子學者三年成化丁未舉進士第一授
翰林院脩撰旋以徽號恩獲受封安人不色喜居
起服飾蕭然如平時修撰君性亢直遇事或過激安
人每從容諫之宏既貴有挾勢為私謁者安人謂脩

撰君曰吾家寧貧誠不願得此然亦宜異却之勿以
賈怨也安人本肅後病瘧未宏憂之屢迎養弗得比
復請乃許宏喜甚計日以俸而竟弗果君子蓋悲宏
之志云安人年五十六以正統癸亥六月十三日生
弘治戊午十二月三日卒明年己未某月某日葬于
某山之原于三人宏年二十及第今特

皇太子講讀文學性行卓然聞于時完學舉于業齋
三十歲而夭女二人長適廣信府學生余端孫二人
長乾孫六歲夭次蘭童女孫三人長許嫁宜興吳氏
編修克溫子也銘曰

婦弗職廢實動厥家母弗志溢貢莫我加榮名峻科
有子則那人有恒情匪情則夸賢哉安人於世幾何
山巔水涯京路孔遐就養有期而止弗來生行死離
孝子有思曷以慰之封君之悲後千百年我銘在茲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
院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贈太傅諡
襄敏王公墓誌銘

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公之訃至自

甘肅

上為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諡襄敏給驛歸其喪

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其子春奉狀介其姻友光
祿卿李公鏊請予銘辭至再弗獲乃叙而銘之公諱
越字世昌姓王氏世為大名清縣人少補縣學生景
泰庚午舉京闈辛未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

英廟復位見公奏對明暢目屬之都御史寇公深性
嚴急獨喜公凡諸道奏牘必令詳定天順庚辰超擢
山東按察使癸未大同有警當道舉可為巡撫官者
上以其人貌寢意在公徵為右副都御史以行公力
修廢政為攻守計邊人賴之成化改元以疾告至京
師

上命醫視疾遣中官慰問至再家居久之丁亥召
署院事庚寅奉命出延綏至崖窰川擒賊四十餘人
斬首加百遠左副都御史又於黃草梁擒賊五人斬
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壬辰以後往來東西路及寧
夏界前後斬獲者倍之癸巳進左都御史賜蟒龍衣
一襲又出延綏韓家塢斬首二百八十餘甲午加大
子少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言將士功有未錄者
乞移所加官祿賞之丁酉仍加太子太保進兵部尚
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庚子出大同至威寧海
瞭虜營所在亟帥兵擣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

餘以大捷聞

勅封威寧伯歲祿若干石仍兼都

史辛丑出寧夏擄賊十人斬首百餘廷議文臣伯以
上不得進封加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總五軍營
兵署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未幾出佩將軍印充
總兵官鎮大同移鎮延綏尋罷居安陸弘治改元公
上疏自列 詔許還鄉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
兵部言陝西三邊宜得重臣專任其事僉舉二人皆
弗稱 旨以公對乃許之亟召至京引見勞資 恩
殊特加太子太保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鎮守
巡撫而下悉聽節制公累辭不許事有未盡便者請

易置之乃行至則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批掠帥兵擣之斬首百餘還所掠人畜器械甚衆

上降勅獎諭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公又言哈密為土魯番所破久弗繼近番酋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疏上數月未報公慮世事機焦勞過度遂成疾而卒戊午十二月一日也公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雖以文顯久膺帥寄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之強弱勞逸皆歷歷在曾臆每出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亦莫測所嚮至於顛倒才智中自為操縱而

人人欣動樂為之用效之者皆自以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罹挫衄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舉御史四人為令吏部尚書屠公瀟右都御史佖公鍾南京大理寺卿楊公守隨故僉都御史王公濬皆大顯武臣邊將出其門若不可勝計博學多聞精極吏事判案章奏倉卒立就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為歌詩雄邁跌宕若弁眉意多不存葦惟詩數十首板行于時至其曠族敦舊嗣窮卹置禮接卑幼如恐不及皆其餘事也亦可謂奇偉不羣者矣公曾祖諱顯道被旌為義民祖諱恕醫學訓科考

諱順皆守贈太傅威寧伯後復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三世妣皆夫人娶孫氏贈夫人繼孫氏贈淑人再繼陳氏亦贈夫人子四長即春次時皆錦衣衛指揮僉事次昊次吹以廕為百戶早卒女三仲適河南都指揮梁珪孫八煜烜焯炳煒煉煥某烜廢國子生女孫五一適國子生李繼先一適府軍衛指揮李隆公生宣德丙午十一月五日壽七十有三己未九月初四日卒于大任之西麓從先墓也銘曰

大任降神鍾為偉人白簡廷執行臺外巡握機馭兵出禦戎虜設奇制勝孰敢干侮崇階累遷一品而極分符錫號封以大國孫居南陸言歸舊鄉王事有程載趣其裝

帝曰汝能紓我西顧老弗辭難驅彼長路靈夏近郊誓擣胡穴玉關故鎮謀繼國絕勲未大成志則有餘飲恨而沒天其監予文以致身武以樹績時其卷舒胡我失得輝曦曜星躍冶之精歛風震霆擲地之聲或乘弗試其氣勃鬱上干于霄中殷于室茫茫大津旁接雲霧劃然一飛返其故偉哉斯人茲物是方永閱其藏地下之光

大明追封寧國夫人墓誌銘

周夫人高氏順天寶坻人處士諱泰之女追封奉天
翊運推誠法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寧
國榮靖公之繼配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慶雲侯
壽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長寧伯或之母也周氏本昌
平望族榮靖公初娶甄氏追封寧國夫人生二女長
適同里劉氏次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甄夫人卒時公隱弗仕博求名
家得夫人禮娶為繼夫人明淑簡靜言動不苟及歸
公恪秉婦道力綜家政漸底優裕旁逮族鄰咸稱曰

宜正統甲子

太皇太后為

英廟貴嬪誕生

憲廟暨正儲柩冊為貴妃周氏遂顯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召見公于便殿擢錦衣衛正千戶夫人始

被封命勤儉如平時歲祀賓燕晨夕饋食必致精潔

公甚賴之天順癸未公棄養壽方弱冠或甫十齡

朝廷遣官治喪夫人躬視含歛凡葬祀事亦悉為規

畫壽既嗣官夫人遠或就學著自訓督婢敦禮讓成

化乙酉

憲廟即昨尊

母后位號推恩外氏擢壽為都督僉事進同知又封慶雲伯追封三代或自正千戶累遷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封長寧伯加公贈謚夫人亦累封焉比壽進慶雲侯加夫人為太夫人公棄養四十年夫人壽日高恩禮日益重賚予存問殆無虛日其子爵祿隆重門閥鼎盛諸孫亦膺有祿秩夫人每以盈滿戒之凡時節入謁

太皇太后禮遇甚厚夫人內懷感激而慎密愈加出值嫺族言不及禁中事如是者亦三十年弘治己未

十一月十一日卒距生永樂乙未八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五計聞

上震悼遣禮部諭祭者十有三命工部給棺治葬戶部給米布而內出金幣楮鏹為壽仍用夫貴追封為寧國夫人

太皇太后痛念弗釋遣中官護喪暨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諸王諸妃嬪媵祭有差公侯卿大夫以下弔祭無弗臨者嗚呼其可謂極盛也已夫

人母鄭氏子二壽娶李氏為錦衣指揮僉事智之

女封慶雲侯夫人或娶韓氏羽林前衛指揮僉事銘

之女封夫人孫十壽出者瑋璣璣皆錦衣衛指揮使或出者塘瑄官亦如之琪珽珽皆正千戶瑄尚幼璋娶徐氏騰驤右衛指揮使通之女繼娶蔣氏彭城衛指揮使聰之女弟瑾娶吳氏武功中衛指揮同知釗之女瓚娶張氏騰驤左衛指揮同知翰之女瑛娶甯氏廣東都指揮僉事瓌之女塘娶劉氏錦衣衛指揮同知綱之女璿娶田氏右軍都督僉事廣之女徐吳張甯劉田皆封淑人女孫八壽出者四長適安遠侯子柳文浩次適沈先伯子毛浩皆早卒次適錦衣衛指揮使劉某子宗武或出者亦四長適定國公孫

徐光祚次適成山伯子王洪光祚洪皆錦衣衛勳衛壽等卜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都城西鸞臺山之原從公兆也間遣璋介張指揮翰奉狀請銘謹書

恩典之隆世行之大封錫卒葬歲月之詳又備書其婚媾門族之盛有如此者為敘及銘銘曰

周出畿望實嫻

帝家猗歎夫人女德之華儷美寧公元配是繼於聖祖母惟親之懿二子繼命為侯為伯貽封所生聞此大國賜第魏莪命服有煌椒房之恩感晬之光禮謁三宮養隆五鼎斂厥有生婦于樂境貴富及壽

在人實艱有一而足矧惟備焉

國有恤典有葬有祭有賻有贈亦罔弗備有原西郊
寧公所歸茲往從之世永弗隳

封太恭人劉母李氏墓誌銘

劉母太恭人李氏浙江按察副使諱潔之配也以其
子戶部主事鳳儀分司就養臨清又以其孫翰林編
修龍及第就養京師未幾卒鳳儀適受代北上及視
含歛將西歸襄事以龍請予銘予今年春殿試讀
卷臚傳之際見龍才器俊偉與所陳策稱詢其世系
人得其家教於倫修撰文敘得太恭人之行於戶

邵郎中寬乃按邵狀為敘及銘劉李皆表世德也族
太恭人知河間府韓某之女劉之祖新安故諱諱某
聘為家婦及按察為御史始封孀人後鳳儀知高密
縣以治行被旌乃用夫貴加封太恭人太恭人性慧
而婉通書詩大義以教諭公在外久從姑于官饋奉
惟謹公致政歸病且革偕按察侍湯藥累月不去簪
珥公有庶女甫七歲躬為撫鞠厚孀之婦某氏寡而
無子視若同出俾弗失所按察嗜棗餅常預戒俟讀
誦勤苦輒出獻之夜具膏火至漏下二十刻乃已按
察魁鄉貢服官政有誣告盜牛者鞠不成獄太恭人

聞之請曰此法宜緩久之乃得真盜及按察承命從
 都御史治荆襄流民復請曰師貴安靖幸無妄殺為
 子孫地按察然其言多所撫定按察卒于官鳳儀方
 幼或難其婦請留居浙太恭人曰家有田廬可居有
 墳墓不可無主奈何相率為異域鬼乎乃婦至臨清
 臨清族人聽益留之亦不從竟得婦既襄事壹志教
 子其弟欲伴鳳儀為儀竄太恭人曰此非吾願願吾
 子得一第以成父志是矣鳳儀繼思鄉貢屢誦禮部
 意不為少沮竟舉進士龍生五六歲能屬對復造就
 學曰是子當不後其父其言無弗驗者人謂劉氏世

繼科第太恭人有力焉其遠識定力於此亦可徵已
 太恭人壽七十二生宣德戊申三月十八日卒弘治
 己未十一月一日二子鳳儀其長次鳳鳴縣學生三
 孫龍亦長也次夔次元女孫二長適李史次適王寅
 曾孫女亦二其葬以庚申某月某日銘曰

從夫于官其婦孔艱不寧歷居江濟之間有子及姓
 教必以正奕世科名其來愈盛君我真之盛我見之
 我饗其成我實賴之孫實我養子實我葬我所從者
 寧不我望韓山之陽天君所藏終往從之來者無忘之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二十二



中華民國
三十二年
五月
二十日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二十四

誌銘

大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謚文靖徐公墓誌銘

少師徐公之卒其子元楷元相具書請予銘予從公
後晚辱知厚慟其亡久未忍作也踰年以葬期告乃
為銘公姓徐氏諱溥字時用學者稱為謙齋先生世
居常之宜興曾祖諱福當元季有陰德于鄉祖諱鑑
國朝永樂間累官瓊州知府民廟祀之考諱琳皆贈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公為縣學生景泰庚午舉南畿鄉貢甲戌
廷試第二授翰林編修予告歸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命兼司經局校書侍 東宮講讀

憲廟每目屬焉甲申以 登極恩超擢左春坊左庶

子兼侍講充 經筵講官預修

英廟實錄成化丁亥稽武職誥黃己丑歸省辛卯丁

父憂特遣官 賜祭甲午擢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乙未典禮部會試校閱精當所得省殿二魁皆

至大用丁酉丁母何夫人憂 賜白金楮幣及葬祭

廩子擢太常寺卿兼學士數年間歷掌翰林詹事春

坊司經局事蓋前此所未有者辛丑再興會試尋遷

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進退奏對皆稱 意旨援據

論議有聞于時甲辰知會試貢舉事以陝西旱代

祀中鎮西海河瀆諸神兩輒應丙午改吏部佐理銓

選清慎有加久之資望並積而為當道所尼

憲廟有意柄用之未果也丁未

今上即阼易置 內閣臣公首膺 簡任入參機務

尋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更化之際如上貢

獻停工作黜左道屏斥邪佞登用老成固出

宸斷而公之佐翊有力焉弘治戊申脩

憲廟實錄充總裁官同知 經筵事庚戌復出典會

試三試禮闈者前亦未有也辛亥加太子太傅兼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賜白金文綺襲衣廐馬又

賜罪人家屬

上察公篤厚可大任旋置元僚禮遇隆重特賜無虛

月公益勤輔導 制勅誥命務崇簡雅啓沃謨議必

據正義守成法見人有才行可用極力引援寸長片

善亦加甄錄至忘瑕垢大臣有罪廢媒進者公持其

議竟不得行 藩府有大獄羣議洶洶公力贊其決

事始定留都獄連引貴近或為觀望亦贊成之其他

事多秘密公又謹重不泄外人無知者甲寅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進階光祿大

夫柱國 賜三代誥命蓋自筮仕歷四十餘年凡五

錫命至是而極乙卯公家置義田以贍羣族請

命于朝

上優詔獎答仍復緣發為世勸丁巳修大明會典充

總裁會年七十以疾在告上疏懇不許 命醫診視

遣中使賜羊酒楮幣仍令風雨不寒暑免朝戊午

皇太子出閣進學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

士尚書如故領 東宮講讀書生幾人得目青

命醫還使如前三上疏乞歸

上以公累朝耆德方切尚毗屢詔慰留最後辭益懇乃許之 賜勅給驛遣官護送還鄉今有司月給米

五石歲給輿隸八人仍賜襲衣金鈔特官其孫文煥為中書舍人公卿而下賦贈祖饒皆歎羨不能置越明年己未九月十一日卒于正寢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賜棺槨米布諸物遣行人諭祭者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 恩數之厚殆世所僅見云公風采凝重言動有則而溫然可親

事親孝謹居喪再廬墓側有白鳩白鴈之異與羣從叔弟情誼周洽親舊有急則矚之處官恭慎事值禁錯每從容應之皆中理會及當端揆決衆疑未始有疾言怒氣而卒以大定德量宏裕或遭橫逆人不堪其難而含忍茹納不見形迹故大夫士無䟽戚邇遠皆飲德沾惠終其身無怨懟者若其引身避位斷斷不移卒之名節不虧 恩眷無斁疑然為一代名臣考其終始亦可以無愧憾矣公博古多識為詩清潤有思致文必根理道四方購乞碑板相繼有謙齋集若干卷尤好表章先賢同邑吳尚書雲洪武間死事

雲南事久湮沒公言于守臣奏之 朝賜謚贈官歲
致祭焉公生宣德戊申七月二十一日壽七十有二
辛酉二月某日葬瑞雲山配杜夫人早卒繼李夫人
先 賜葬于是令祔焉公四子長元楷義授都指揮
同知次元斌早卒元相義授承事部元槩 恩授中
書舍人亦卒女一適通政司知事張邦祥孫八文煥
其長次文燦文煥文輝文炳文炳文煒女孫五
曾孫一狀乃公甥吳編修儼所著其事尤詳今擬其
大者如此銘曰

瑞雲山高荆水清元氣下結扶與精公居太史官列

卿文章作緯禮作經入掌 帝制持邦衡補衮五色
山龍形廟堂高居坐不傾一朝令出民弗驚調齊耳
苦成和羹四方士類歸陶型悉遺衿佩為冠纓大量
寸度猶與采大者梁棟富 明廷公心不倦亦不矜
盡弭怨謗銷讒孽功成身退古有恒公端自保哲且
明

君寵極重臣身輕翩然乘風邈高冥山迎水後如平
生骨肉歸復魂上征天為萬古還英靈此山此水仍
茲銘後百千年乃其徽

明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贈禮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予與公先後入翰林繼掌院事周旋幾四十年聞公卒既往弔哭其諸孤介其門生流編修憲吳編修一鵬請予銘按狀公姓汪氏諱諧字伯諧其先本浙之餘姚祖仲仁徙仁和有醫名考士淵舉鄉貢嘗為監察御史後贈翰林編修妣諸氏封太孺人御史公為望江訓導實生公從居京師弱冠而孤能銳意問學聲動場屋以春秋舉天順庚辰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壬午授編修成化丙戌同考禮部會試丁亥火廟實錄成以纂修功遷修撰賜宴及白金文綺襲

衣丙申滿考擢右春坊右諭德丁酉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右庶子戊戌侍

今上講讀于東宮己亥以母艱去壬寅復任丙午典南畿鄉試丁未奉 詔授翰林諸吉士業是年

上即阼以侍從恩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弘治戊申開 經筵承 勅充講官庚戌典禮部

會試時方修

憲廟實錄為副總裁辛亥疾作在告三月上疏請停俸給不許每時節珍味即賜于家書成 勅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階嘉議大夫賜賚尤厚壬子復上疏

辭乃許之仍 詔疾愈當復用自是獨處一室右臂
猶持杯作書間為文以應購者皆不失恒度越九年
年六十八疾革遂不起特贈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仍
給驛歸其喪命有司營葬事云公娶章氏贈錦衣衛
百戶政之女先卒贈孺人繼唐氏處士思政之女封
孺人三子長登以 恩肄字中書將授官次舉舉順
天府鄉貢次賜府學生女二長適天津衛指揮僉事
佟勛次適鴻臚寺主簿林應祥皆卒孫三某某其女
孫二公生宣德壬子十一月四日卒以己未初度前
一日葬以庚申某月某日墓在仁和某山之原公簡

重寡言笑儀度整潔博奕音樂皆絕不好事母孝當
家中衰力共甘旨竟貽祿養喪居枕塊得痺疾終其
身與人恭孫嫻友有急輒加調貸漢陽知府蔡洪濟
客死時卹其孤教弟麓舉進士為金壇知縣博涉彊
記尤遠經學門下士經指授多取科第山東布政使
王沂陝西行太僕寺卿徐佑其顯者鑒閱精審每與
試事輒稱得人所著古文歌詩醜藉有法有寅軒集
若干卷歲于家慮事周悉晚益慎密雖居官久不涉
世務優游鉛槧間為疾疾所困卒以自老論者蓋多
惜之然在告而遷秩生而廢子身沒而贈官給驛

聖天子優禮文學侍從之恩出乎常格非公之賢亦
曷克致之公無憾哉銘曰

維浙西東山清水奇文獻之邦兮公生南畿宦游北
郡爰而歸其鄉兮公在累朝文局經緯校文場兮
為名侍臣為能史官亦惟主司之良兮穹階顯曹渙
號下頒表幽堂兮有銘在茲公名孔彰雖千百世其
勿忘兮

明故通政使司右參議致仕進階朝列大夫
趙先生墓誌銘

公陽入仕三紀餘郡邑耆舊凋落殆盡休居遐壽惟

竹溪先生一人歲時造訪輒留坐欵語談本朝故
事及諸先正之餘風遺跡後漸弗能出比者始以壽
終春秋蓋八十矣既聞訃數日其子竑奉南京兵科
給事中倪君天民狀來請銘嗚呼是安可辭哉先生
姓趙氏諱昂字伯顯竹溪其所自號也舉正統甲子
鄉貢登乙丑進士第觀吏部政授中書舍人有名直
內閣領文臣誥勅事戊辰禮部會試充掌卷官己
巳丁母憂景泰庚午起復修歷代君鑒壬申兼司經
局正字書成賜金織文綺甲戌以歲旱代祀淮
濱乙亥修寰宇通志丙子成復賜金幣擢翰林院

編修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超擢通政使司右叅議督武官誥黃尋充蜀府冊封正使其所領多文翰禮儀事餘無所見也

甲申

憲皇即降出為瑞州府同知至則勞撫字勤綜理所屬學校尤加意課勸蔣景部使未嘗克視然必稱之曰能丙戌丁繼母憂歸己丑服闋顧其志已倦乃上疏乞休命復舊官致仕自是展慰榮利放意詩酒間雖處城市不異林壑繼游登眺惟意所適京府鄉飲禮賓賓席亦歲赴焉丁未

今天子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其卒以庚申九月十日十月十日葬都城東安德鄉之原先生本鳳陽壽州世族曾祖諱達洪武初授燕山護衛百戶祖諱清永樂初遷常山護衛正千戶父諱傑嗣其官後贈通政司右叅議母張氏累贈宜人繼母王氏娶李繼潘贈封皆宜人子五翊舉鄉貢知宿松縣卒竝舉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為光祿寺少卿靖鴻臚寺序班次立次竝女三適序班閻璘河間府學生程敏行國子生楊鏞孫四忠惠恕聰女孫十二長適葉政次適貢士李璋先生風神朗徹性度寬裕與物無忤居家事

上卹下務敦恩意親鄙雖踣遠必致情愛問里道路
雖幼且賤亦加禮接慶弔問遺舉無違闕解紛極難
常若不及然公卿大夫以勲感貴胄罔不愛慕父喪
致客千人仕雖未達而姓字甚著童兒隸卒皆稱爲
趙伯顯先生無異辭允博涉羣籍善吟咏工書翰所
著有貽安叢桂二集竹溪小稿若干卷諸子多用家
學踵科第取官秩而光祿最顯其名位蓋未艾云銘

鄉有耆宿 國有舊臣博學多聞吾見其人閱歷
累朝跋涉萬里出領民社入掌文史若馳康莊中道

顛踣終息其駕者有餘力竹君漢游北晉遠民所不
同者遺 明盛辰欽厥榮名揚于壽境者身端全得
正而曠生長 王都茂歲近郊有樹在封百世弗凋

明故正中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參政汪君墓
誌銘

參政汪君既舉成化乙未進士其子工部郎中傑舉
辛丑翰林編脩俊舉弘治癸丑檢討律舉丙辰國子
生佃舉戊午鄉貢皆出君壻衣冠甲第之盛士大夫
蓋侈言之比僕以病婦卒于歲越六日而君卒聞者
又相與哀之曰汪君固正是哉君諱鳳字天瑞初

命為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精練法比然慎
不輕決每大寒暑獄囚多瘕死君謹掃滌時食飲又
慮重囚苦蓄鼠特為蓄貓自是死者絕少尚書推重
君諸司章奏必令參定乃上間草便宜疏亦以屬之
值 詔例薦可任布政按察不果擢擢漳州知府君
聞有羣盜勢甚劇過郡不至家而去時上官欲以叛
聞因大發兵為功賞計君曰是不足動眾可撫定也
乃揭榜要路諭賊福禍賊感悟多散去徐引兵蹙之
果就禽滅初民欲入城避賊君曰是自為亂耳亟止
之不易市集竟亦無他繼又新學宮及諸公署徙獄

近府治作捍海石隄治諸屬邑水利民大稱便立保
甲法盜無所於匿郡境有畬人野處山谷君槩加撫
賑皆聽約束或詣庭求直民有訟不直者誣奏及君
復下君理分獲重讎君不施笞掠以理折之其人愧
服此二事尤人所難者君既抱才器高自負許不帖
帖為人下坐是忤物為有司所裁弗克自盡居六七
年意忽忽不樂將棄官歸始擢貴州左叅政道延平
得熟疾昇至家半月遂不起是為嘉申八月十六日
年五十九而已君魁岸闊闊善論議少治經學多所
自得有司錄其文以傳尤識 當代典故其教于用

家學不求外傳，但稱能官。俊竒於文，且有識操。偉亦
然其為庶言士，皆在予門。予用且敬君之教，為多君
在郡，督諸生躬為啓迪，皆以為聞。予亦聞亦師事云。
君之先出越國公，華元自婺源徙貴溪，高祖祿卿徙
弋陽入國朝，遂定居焉。祖志福舉永樂庚子鄉貢，
歷岷府教授，以高郵州吏目致仕。考仲端累贈南
京刑部郎中，母胡繼母胡皆宜人，娶祝封宜人，賢明
有內行。子八，俱其長次佐，早卒。次佑，俊偉，個又次，代
份側室。董出孫六，守緒、守約、守絕、守經、守素、守微。女
孫六，曾孫一，其俊。偉歸卜明年辛酉某月某日葬君

于某山之原，奉其友羅編修允升狀請予銘，乃為作
銘銘曰

胡為郡而不輒遷，胡為藩亦弗少延咎。不我執其婦，
則天有子斯賢。又誰使然，彼考祥者。舍是其矣，觀乎

兒子兆先墓誌銘

嗟呼天哉，予不德不能近續我祖父之遺慶，積罪於
戾以貽斃于吾子之身。荼毒之餘，痛自循省，求其端
而不可得也。意者必竊科第為顯官，生長都邑，不識
離別，安居飽食，寤以土居，饗之故數，其或起自貧賤，
過膺廩祿，徒以肥其身，廢其家，人而戚黨窮乏，傍

觀坐視不能推以濟之邪抑自其鈞軸以來有身不能委冕賢而不能為民窮人困而不能拯以負

聖天子倚任之重所謂能薄而受上賞者宜乎其然也不然則鬻年而喪母由道而失怙三弟繼夭四男皆瘠是亦甚矣而才如吾子又俾其不壽以死天道之仁覆而下閔者苟有一德片善亦將矜而贖之矧吾祖父之純孝陰德比之國法猶當十世以宥而忍使其後嗣彫落至此極哉吾子兆先年十八而應試提學張御史西銘奇之比入院病跌而止二十一復試不售以廢為國子生二十四三試同試者傳誦其

文期必得魁解偶誤寫題字卷不得錄今年二十七試期且迫忽病作小愈再愈再作遂不起然予以感滿屢思引退兆先能不于撓當其志識所到雖屢脫以從亦無難者乃使之兩不遂以死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兆先幼習經義輯錄作聖成語既乃嗜古作予見所撰述心頗怪之會補蘇老泉集不得久乃知為所竊視字已漫矣蓋自足文思靈發諸老先生見必駭異曰是豈得外祖風乎後當有大名于世外祖者蒙泉岳翁之其為歌詩尤稱自得於古人朴雅簡澹言語所不及獨深領解言手無足蹈意於是不

假梯級徑趨高峻予當其年實未嘗造詣至此也顧
臺繫舉業往往為子所禁不得肆問有應答或為人
從迫寸畧片札多不存藁故子亦不能盡見惟婦妹
關里有東行藁成帙既病猶手書寄友三首其沒也
其友誦之又相與輯其遺詩大得二百餘篇夫苟知
其止此盡德之脫意舉世盡力于古之文縱其所之
亦足以一遂其志而竟莫之遂以死也可勝恨哉兆
先生四月喪其母岳宜人鞠于繼祖母麻太夫人及
長暨其婦潘氏曲致孝敬事繼母朱夫人無間言撫
二從弟延蕃皆有恩遇祖母劉太夫人前母劉夫人

之黨暨諸姻戚情禮周洽朋輩聚處每懷謙抑未嘗
有挾值有容急必為調卸或先行而後告沒之日朝
士大夫及都邑鄰里無問識不識咸為嗟悼有泣下
者下逮胥隸亦慟哭不能置嗟乎兒何以得此于人
哉病少間嘗謂人曰吾且殆獨念吾父之為人寧有
是吾亦未嘗自絕于天二者無所據吾且不死繼未
屬以手語辭繼隱隱有英氣察其情重傷吾意故不
忍言死意其平居逆變吾志者槩如此至死不亂耳
嗟夫天其或者以吾祖母父之故後事未可知而死
者不可作矣慟哉死之冠今宗伯體齋傳先生為

賓字之曰欲而共生以成之二未六月二十一日沒
以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以享月某日其曠
在都城西小西門祖窆政府君墓側生文一尚未葬
予方值秋丁奉命代祀以喪告朝廷特遣中官
賜賻白金五十兩所以慰諭者甚至實異數也嗚
呼兒不顯乃獲二壘

天子之寵以為身後榮使其有知亦可以少慰也夫
予少子兆同之殤兆先實趣予為銘及其沒之七日
夢我以碧牋烏絲欄乞書小楷曰欲於雪下觀之嗚
呼兒果不死以為其弟者望我邪子勸甚不能執筆

其婦翁內翰南屏潘先生投淚謂予曰銘不作兒則
不瞑予乃飲泣為銘自書之以寓予哀云銘曰

父子之恩豈賢則親吾弗子之傷而恸其人嗚呼天
哉吾不能庇汝之身而慰汝以文吾子其有聞乎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毅倪公墓誌銘

公姓倪氏世居杭之錢塘高祖諱咨國初徙應天
之上元曾祖諱德潤祖諱子安皆累贈資善大夫南
京禮部尚書考諱謙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諡文僖妣姚氏繼郭氏皆贈夫人初文僖公代祀

北岳姚夫人感異夢遂生公因名曰岳字齊咨公體貌豐碩目光炯炯望之如神人少有高識年十一見蒼吏將赴部試戲出獄辭試之第其高下已而果然文信為翰林學士與京闈試事拒勢家請託為所中謫成嘉全公為都司學生內受家學習聞先朝典故恒究心天下事舉天順甲申進士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諸先輩奇之曰此公輔器也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加從六品俸文信致仕而南公予告省親還秩滿進侍讀加俸從五品直講 經筵音吐洪暢義端于正

憲廟每目屬焉文信疾再乞歸省因得終制暨

今上為皇太子出閣進學預修 文華大訓進學士侍 東宮講讀在翰林者二十年同考禮部及試京闈再執文柄校閱明當得名士為多擢禮部右侍郎今上即阼遷左侍郎進尚書在禮部者十三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其大者若

皇太后上徽號 皇太子婚 諸王冠

憲廟大喪而

太廟祧祫議

母后奉慈殿制皆前所未有

全德書話 其 三
視耕籍田視太學皆以職事從他如革滌祠正神號
禁齋醮止召胡僧請却西域貢獅諸疏皆其手出累
知貢舉往往於舊法加新意遂不可易尤善斷大事
每廷議羣疑不能決輒用片語析之無不帖服凡四
方災異歲一再類奏加以箴諫得大臣體南京參贊
歲務官闕廷薦公

上留不釋未幾忽有南京吏部之命加太子少保
以行奉 詔考庶官甄別惟允參贊再闕改兵部時
留務齟齬公秉正違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兵民皆
恃以為命吏部闕尚書

上選于衆特召公至則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郵
怨正色盛氣人莫敢干以私除月下必翕然稱快天
下想聞其風采每率諸曹會奏如講學修德敬天法
祖節宗室汰冗員闢異端前後數十事皆切治道甫
踰年偶趨朝急動氣成疾疾且亟猶手書薦稿既殆
強索筆書平生公正無偏私數語字隱隱可識竟不
及家事為尚書歷兩京四部去一部其屬必眷慕不
忍別卒之日自公脚下及百執事交口痛悼有失聲
者嗚呼天上一世之才間有恢闊博大傑特而絕出
者蓋不數見此其人之用舍存沒必關氣數繫家國

非羣生旅喪者比公文學行業大用于時而卒弗克
究以沒獨非天哉然公以父子為大官為學士為大
宗伯 本朝所僅見以禮部兼講官實出

親命歲時所 賜若金幣襲衣諸珍物疾則 賜牲

酒蔬米命醫診治辭免則 溫詔慰留計 聞則賜

寶鏢萬貫遺禮官諭祭者四勅有司治葬仍給驛歸

其喪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官其子為中書舍人

遭際之盛終始極備亦可謂無遺憾已公娶盧氏湖

廣右布政使雍之女有才慧贈夫人生子孝孫五歲

而大繼袁氏封夫人善理家政公以弟工部郎中阜

之子霖為後今為中書者是也公生正統甲子四月
二十三日卒以弘治辛酉十月九日年五十八阜請
護喪歸卜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啓盧夫人之
窆自新亭來附公嚴重剛毅而表裏洞達即之溫然
可親性至孝父難時匍匐求解居喪哀毀踰度以舊
業讓諸叔弟弟阜及山澤皆所教育澤亦為中書舍
人篤念舊故鄉黨貧乏蒙賑卹者多至不可數雖奕
世貴顯囊無餘貲為文章平正幽遠氣象偉然所著
有青谿藁若干卷與文僊集並行于世子與公同舉
進士又同官久為知己固將為天下勸而後及吾私

乃據吏部侍郎王公濟之所著次為銘而狀所不載者則互相發云銘曰

倪以國氏派出鍾阜公生此都若麟鳳在數踵接科第繼踐台斗家非世顯官所自取若玉在岷產固其有為文章宗為經濟手若錦在織若鐘應扣庭充廟薦若商彝周白暨掌天曹為百僚首若鏡在縣鑒物妍醜若鉏在田務後稷莠拒扞疆禦鎮定紛祿若虎豹在山藜藿為守若駕堅載重驅疾以走苟非其材踣者十九古亦有言君子大受用而弗終抑又誰咎旂常竹帛公可不朽擬德非工象物為偶我銘在茲

以慰良友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蕭公墓

誌銘

公姓蕭氏諱禎字彥祥舉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歷副使按察使遷河南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入為南京工部右侍郎轉刑部工部尚書皆在南京以老乞致仕 詔給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年七十卒 朝廷遣官諭祭營葬事制也按公之先居江西其府曰吉安縣曰泰和里曰瀘源後徙龍

陂自宋迄今十有一世其祖諱維翰考諱楚紳皆累
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妣袁氏妣羅氏贈夫
人公少學詩經舉子業有名以族籍應四川鄉試有
鄉人為御史引嫌不奉試蜀士多從之游敘州知府
楊德敷其中表叔也諷屬縣以明經薦迫之行不就
而去天順己卯以儒士舉江西其舉進士在甲申為
刑部在成化年間精核法律內持平恕尚書每有擬
斷必詢之其為按察決獄如流寔無留案訟者爭赴
愬之無不帖服以俗有婚娶違時者力為禁革征苗
之捷實督餉以從衆欲以婦女冒首功誘所親先報

以覘其意不得乃已以加從四品祿督造王府經
制有節官校肆虐者白而治之民恃以不擾又以其
餘興廢起敝如學校廨舍津梁之類多所修葺都御
史御史屢旌其能其以僉事滿去民皆戀慕再至輒
喜而相賀其為都御史在弘治更化時陝大饑死
徙相繼區處安輯多復故業芻粟茶鹽以至城塹器
械必加之意錄重辟若干人將官坐失律者執不貸
田紇內徙者四出劫掠督所部勦滅之有寶鏐文綺
之賜其為侍郎尚書歷二部在工部務節財裕民
郊廟陵寢有工役多奉命代祀其請老

上特降優詔稱其勤慎令善調攝以副委任累上乃許其卒以弘治辛酉三月十六日距其生宣德壬子三月八日其葬以明年壬戌某月某日其地曰祀塘之原在祖墓之右配周氏封夫人無子以仲兄彦清子弼為後弼亦以兄顯之子益為後生子曰善女一許嫁曾氏其為人重厚不浮而明足應務尤敦孝義少喪父其母多子之田毋卒即焚舊券惟前母无是聽得束修輒散諸族既貴則遷葬考妣脩曾叔祖志翁之墓構祠置田以供祀事雖歷官久田廬服食無大增拓其賢如此所著有寅菴葉箴于家予與公同

舉進士知其賢其官湖南尤久且著故知之特許沒也實悼歎不能置乃因弼請按工部侍郎張公時達狀為銘以納諸壙中銘曰

業不肄黷校學則一經身不辟州縣官則六卿非其人孰與有成不覆于盈不蹶于行以保此令名載稽始終以不泯厥生惟茲銘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子

太保葉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葉公既寢疾遺命其家欲得子銘蓋予公從子副都御史贊同年進士且與公同

朝又知公賢故也計至之明日贊弟寶奉戶部尚書
侶公大器狀來請予以公意不復辭按狀公諱淇字
本清其先金華人自宋宰相衡為官族曾祖諱顯以
詩名世所傳燕雲獨唱者也祖諱士廉國初成淮
安考諱雍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
書公生而長身脩髯見者知為偉器景泰間登進士
第拜監察御史天順間坐累出知武陟縣連丁內外
艱改清江寶坻皆有惠政成化初用太僕卿張公諫
薦超擢廣西按察僉事南丹土官侵掠鄰邑公躬為
撫定城柳城洛容以遏流賊蓄水通粟以濟饑民賊

據南寧奉

勅和曰捕擒其首惡為浦賊甚熾承都御

史朱公英檄勦平之

賜綺帛各二匹時得一男甫

七歲及再以内艱去朱公道遺一侍婢曰公功久未

報以此為薪水具公詢之即兒母也乃以配園丁劉

氏改山東遷陝西副使領岷州兵備滿松番賊又為

邊患公至則以兵俘之又會兵勦洮州賊斬首甚衆

權河南按察使尋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兼督鴈門諸關歲屢款發庫賑卹所活不可勝紀垣

曲流民躡聚至數千督有司撫之亂竟不作調大同

兼贊理軍務請設升坪千戶所又增築諸堡減加撥

草數罷土兵戍邊之不便者

今上即昨召入為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或請設三司于鄖陽府公以非舊制寢不行有姦民獻大名川地為皇莊貴臣主之宰不可解公用羣議卒歸于官谷密夾為土魯番所陷守臣請暫給廩食處之內地公曰是自貽患也遂弗給中帑告乏公議折鈔錢清船料起存積及王府田租從有司徵納以省侵擾其額外陳乞者後先相繼多據理止之間以疾告

上命醫診視遣中宮禮問于家小愈輒力起視事比

再作具疏乞休

優詔賜許給驛歸其鄉卒時年七

十有六是維弘治辛酉八月四日

朝廷遣官諭祭

命有司營葬如制而特贈為太子太保蓋異數云公亮直無偽言論灑然每事特大體不務瑣屑初仕連蹇自為縣以至臬司回翔二十年以內憲領鎮又數年又在外服皆能稱事舉職

今天子更化之初陟曹省及為尚書愈自奮厲中有操執不奪權執章奏剴切皆憂民愛國語此予所及知者其詳則皆狀所云也嗟夫官成官怠乃世恒情公晚得大位益能殫心力著聲績顧有加于昔者雖

幾先歛退未竟厥施而其所自見亦豈不偉哉公配
何氏贈夫人繼嗣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內行子一曰
貢國子生蚤卒女二長適國子生梅鑑次適李鎮孫
一曰木以公廢為國子生女孫一適周中曾孫二曰
立行皆何出也公墓在清江間之南原公卒之明年
壬戌某月某日葬何夫人先窆于此因附焉銘曰
長淮湯湯公居其陽仕也有歸沒也有歲東充西秦
北徼南荒出領民社入躋廟廊兵食之計功名之場
為身孔艱道阻且長卒棄其勞以佚自將壽本天昇
人謀實良公有舊墓其封若堂是曰天歸終無毀傷

贈秩 賜葬子前有光榮名煥章道路是望百世之
下尚書之鄉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十五

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諡文僖董公墓誌銘

今天子右文圖治每軫念舊學侍從之臣倪文毅傳
文穆二公卹典特異比董文僖公訃

聞命有司祭葬如制而特贈爲太子少保文僖其
賜謚也按董氏世居贛之寧都曾祖諱子平隱于鄉
祖諱吉義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考諱時謙累贈翰林
院編修右春坊右庶子而加贈如其祖祖妣某氏贈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十五

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諡文僖董公墓誌銘

今天子右文圖治每軫念舊學侍從之臣倪文毅傳
文穆二公卹典特異比董文僖公計

聞命有司祭葬如制而特贈爲太子少保文僖其
賜謚也按董氏世居贛之寧都曾祖諱子平隱于鄉
祖諱吉義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考諱時謙累贈翰林
院編修右春坊右庶子而加贈如其祖祖妣某氏贈

淑人而妣溫氏封太孺人贈宜人加贈亦如之公諱越字尚矩生五歲失怙為母氏所鞠比弱冠極力共養以其暇學舉子業補府學生天順己卯舉鄉貢試禮部輒不利卒業國監攻苦力學雖敝巾垢服名隱隱起儕輩間成化己丑進士及第初命為編修乙未戊戌皆同考禮部時稱得人丁內艱歸用禮裏事舉先世田業讓其兄睦處宗鄙不以貴加人人無問疏戚貴賤皆樂與之親有訟者懷金以請笑而却之亦不怨也九載考最進侍讀癸卯典京闈鄉試甲辰直東宮講讀丁未充經筵講官尋以

登極恩進右庶子兼侍講會朝廷頒朔于朝鮮特命公奉使賜麒麟服以行至則宣德意正上度餽贈無所受居三日而還乃作賦以紀國俗他所題詠尤多國人鈔諸梓以傳弘治己酉典試南畿辛亥修憲宗實錄成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士子進日講敷奏明暢義歸于正

上每為注聽久之賚予尤數癸丑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公博古典習聞本朝故事而職務清簡無絲自見大夫士議禮者多取決焉三年考績京師時其子天錫已舉進士留累月乃去拜南京工部尚書凡

上供服器 藩王張具暨都城內外土木之費日旁
午不絕公應之綽然有餘平生為文章歌詩典雅優
裕無煩雕琢至是猶不廢著述積所得為圭峰稿若
十卷壬戌五月七日以疾卒距其生宣德辛亥二月
十六日壽七十二葬以癸亥某月某日其地曰某山
之原娶溫氏母族也世有內行子四長天敘 賜冠
服其次為天錫又次天毅以廢為國子生天申縣學
生女一適何蘭孫六韓柳歐蘇逸固女孫數亦如之
公脩眉長身骨格清聳雄談健步老益彊力而性行
恒固量度優遠識者謂為壽考之相不意其遽止此

然校諸恒筭所及亦已多矣矧子姓蕃衍其賢且貴
若天錫者又克肖如此哉予與公同在翰林同校
國史直講慈相視甚厚比有哭子之戚公屢致弔慰
訃至之後蓋猶有遺音焉天錫以治命請予銘其狀
則南京戶部侍郎鄭公廷綱所著也銘曰
謂成之艱久若易然東隅桑榆惟公有焉謂壽之絲
而不其延坦塗摧車抑又誰愆虧盈益謙天道則有
栽培傾覆人所自取數或弗值理則可守其所未竟
以遺爾後古有論世匪祿壽為公有令聞如璋如珪
亦有良嗣為表為冀公無憾哉公世在茲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君墓誌銘

刑部左侍郎張君諱錦字尚綱系出河南太康籍于
岷游于秦安卒于華將葬于秦皆陝地蓋張氏居太
康已久自君高祖諱敬仕元為參知政事防禦鄜延
在國初以謫戍故居岷至君為五世君在秦安為
縣學生岷為衛學生其居華以謝病故其歸岷以治
命而葬則朝廷所命有司所治也君舉成化乙酉
鄉貢己丑進士試政刑部見稱為才有富民生法當
死權貴請貸不得則與執政者構君君欲發其姦乃
已授山東司主事署員外郎鞫訊明審錄囚山東平

反甚衆署郎中事益精判決獄無滯囚會他司失官
金尚書屬君按之疑主吏鞫之不承遣人給其家得
金示之遂伏罪畿郡災君用廷薦往賑先條奏便利
至則平糴勸貸分遣良吏饋丐乞舉嫁娶掩骼埋胔
游惰者給牛種督之耕築行唐隄千二百丈以定水
患所活不可勝紀有避校誣棗強武邑二縣民為盜
皆據理直之方山慶成二王府有大獄奉命往
治遷大理右寺丞再奉命治岷襄二府獄情罪
皆協累遷右少卿
憲廟知名鳳陽有重獄特命之往

今上即昨時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直隸
除弊兵民畏服劾罷中官武將之守備不職者間登
陣望見武帥家假山甚麗恠之其家聞之遂自撤去
虜報猝至或欲請官軍適 朝廷遣中使就議公附
奏以為不必遣竟亦無他請立萬全左衛龍門所學
置天下武學歲貢額皆舊所未備也丁父憂服闋巡
撫保定諸府兼督紫荆諸關未行遷官再勅湯陰府
獄有貴臣為都御史秦公絃所劾賊以萬數怙執求
免公卒正其法丁繼母憂服再闕方復任未幾遽疾
作辭俸不許乃請告特給驛歸且令病愈有司以

聞其為

上所簡任如此其卒也特令翰林為文遣有司即其
家祭之公少有異質生窮邊無師友從釋氏學旋習
老子及讀儒書始盡去舊習獨冠儒冠不避譁笑攻
苦力學竟以所得取高第鄉之以儒顯者自公始其
為人敦孝友重廉節早失恃事父甚謹撫諸弟無間
言憫窮赴急或假可為賑卹其在官勤敏彊幹不為
事窘章奏明暢動數千百言以典刑獄允精法比而
能以寬恕將之暇念懇偏每三驗諸夢寐歷佐臺省
前後十五年資性俱積云不及大拜以沒論者蓋深

惜之然其所自立亦一譚年華不群者矣所著有松
壑小稿宣政錄二卷字諸若干卷藏于家公生于正
統庚申某月某日子弘治辛酉閏七月十九日年
六十二葬于壬戌某月某日其地曰某山之原祖諱
文信考諱善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
妣陳氏妣趙氏皆贈淑人配劉氏封淑人有內助于
四潛其長也舉進士為戶部主事以學業世其家次
淵庵國子生早卒次沐次滂女二長適指揮洪壽子
範次適按察副使東恩忠子郊孫一之槩公以予嘗
與試事相視殊厚又遣潛受學于予故潛請予銘狀

則按察副使王應韶所著應韶守岷聞其父老言公
事甚悉予參以舊所知無弗合者悼而為之銘銘曰
經律並用中古已然同功異塗兼之實難公階賢科
式司邦臬載參廷平獨秉憲節入躋省地在六卿列
情法並際群疑百結游乃其間有用無缺既試之繁
亦任之乂為省為臺公所固有而終弗然抑又誰咎
少鮮更事老多息成此人之恆豈惟彼刑有賢若公
孰虧厥盈天實為之匪人弗能人孰不亡公有遺名
有論公世益徵吾銘

贈太子太保鎮遠侯顧公合葬墓誌銘

公姓顧氏諱玘字文度其先出長沙湘潭元季遷揚
之江都世有宦籍曾祖諱成歷事

太祖

太宗

仁宗三朝累功至奉天副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追封夏國
公諡武毅祖諱統昔定衛指揮使早卒贈太子太保
鎮遠侯考諱興祖嗣侯鎮貴州入掌右軍都督府事
總神機營領南京留務勳望甚著加贈太子太保嫡
母王氏母魯氏皆封太夫人公生有異質涉書史尤

開武略每閱古名将傳輒感慙自許期立功萬里外
與兄翰相交愛翰當嗣而卒其子嗣德又卒公以次
宗當嗣又輒卒年四十有二而已公為人性度謹順
服食儉節而喜接士大夫游宴終日雖費無少怯鄉
黨有急則周之貧弗能償者不責也人謂其習養素
善使仕有官守必能撫卹士卒得其死力而竟弗及
用以沒至于今惜之配太夫人韓氏濟陽衛指揮勇
之女婉嫕有則既婦公賓禮交至每佐公治其脆曲
致孝養遇妯娌無間言生子溥及淵以其少孤嚴示
教戒晚總家政外內截截臧獲數百指皆受職聽令

而飲被恩德無弗給者溥既嗣侯始獲以其官贈公而太夫人封焉比鎮湖廣太夫人實就祿養每一服一食必歎曰此君賜也汝父弗逮吾與汝共饗之汝不可不圖報稱若是者屢屢言之溥以貴州征蠻功加太子太保增給歲祿再馳錫命時武臣加保傅無追贈例僅一再見耳久之溥被召入掌中軍都督府事總十二營兼督三千營軍務踰年太夫年年六十有五而卒論者謂太夫人代終裕後克成有家質諸其夫可以無愧而公之賢於此又可徵已溥以母喪告

上予假一月且賜賻米布遣禮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域於是公之墓兆品數始得如制溥復具疏乞扶柩治葬

上以兵戎重務不欲俾去左右特慰留之而遣其弟淵給驛以行時淵為錦衣衛千戶其行也亦異數云溥念公葬未有銘茲奉兵部阿旨外益春狀請予子以成國朱公輔之故與有姻事知侯清寧有猷略足稱賢將因獲聞公及太夫人之德於矣乃拜為銘公生宣德癸丑二月二十七日卒于成化癸巳正月十七日葬于某月某日太夫人生宣德戊午十月十三

日辛弘治辛酉九月廿三日合葬其地在南
京安德門外卷阿之北孫七仕監仕榮仕昌仕忠仕
義仕奇仕信文孫二孫

顧出貴州內徙南服系小字世封大國公躬弗承
公則有子公祖有蔭公兄有祀 賜弓授鉞曰子斯
才公躬弗逢以貽後來 龍章鳳函

天子有誥公躬弗沾沒饗其報亦有母德實媿實延
公澤弗諼沒則有年舊都有原曰有世墓公歸實全
夫夫婦婦公子既貴公孫復蕃公德有徵其在公門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

楊傅公墓誌銘

初公以足疾在告

上遣醫診視兼 賜蔬米羊酒諸物乞辭印不許請
停俸亦不許九值時節朝賀奏表箋方物請不署名
亦不許久之再乞休致

上若曰卿學行端慎才望著闈方切倚任宜善調攝
以副眷懷其勿固辭此訃聞

上震悼諭所司曰瀚侍朕講學久可特贈太子太保
謚文穆仍遣官加祭給驛護喪治葬事 賜寶鏹萬
貫為賻蓋

聖天子篤念舊學於賢且勞者尤厚近倪文毅公及
公郵典皆夙出常格倪公之卒天下共勸之而公復
繼踵以沒予二公同年交最厚方與公經紀倪公後
事不謂其遠至此既銘倪公忍不為公銘邪公姓傅
氏瀚其諱也字曰川以府學生與天順己卯鄉薦登
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成化乙酉丁內外艱
歸戊子授檢討己丑奉 命教內館

憲廟見言帖箋字百餘亟走中使令公編次公韻為
二律頃刻而就乙未同考禮部校閱精確得今吏部
行郎王公鑒為者元丙申侍 經筵丁酉秩滿遷修

撰戊戌兼司經局校書 東宮講讀丙午秩滿遷
左春坊左諭德兼檢討充講官考順天府鄉試其解
元則今羅編修玘也丁未奉 命教庶吉士業以
今上登極恩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弘治戊申
親耕藉田 幸太學皆以職事從

太廟祀袷皆預議進直 日講儀度雍雅詞義懇到
上每為注聽焉辛亥

憲廟實錄成以纂修功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壬子
掌院事乞歸省墓 命馳驛亟還特 賜寶鏤銀幣
癸丑再教吉士擢禮部右侍郎時倪公為尚書公寅

恭奉職竝稱為賢丙辰 皇太子冠 諸王婚及
郊廟諸祀事多所贊相轉左侍郎請限度僧道減十
七八已未知禮部貢舉嚴為範防中更變故卒不失
正時 東宮出閣講學 朝廷方慎簡官僚公用廷
薦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仍直 日講適修 大明會
典充副總裁官庚申拜尚書掌部事保定有獻白鴉
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遣之陝西守臣得玉璽乞頒
示天下公歷考傳記形製篆刻皆不合且言我
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兩事此乃寢不行也如修政
弭災諸蹤割切不阿多類此尤勤政務每力疾視事

屬續前一日猶削祠祭蕪心 計手畫必求其當乃已
蓋其性然也傅氏本出吾長 沙之湘潭唐末徙臨江
之清江宋南渡再徙新喻曾祖諱原顯鄉稱為樂全
處士祖諱汝器考諱邦本皆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祖妣劉氏妣簡氏皆贈淑人配李氏繼胡氏竝有
內行贈封皆淑人子二長元以廕補國子生舉順天
府鄉貢文行有父風次完以廕籍中書舍人業女二
長適府學生溫玉次許嫁縣學生章鳳梧孫一選府
學生曾孫二纓綵公生宣德乙卯一月二十三日卒
于弘治壬戌二月二十日年六十八是歲某月某日

葬于某山之原李淑人稱公不與豐調神采溢發孝
誠終慕仲弟曰茂李潮皆或取古漸繼舉進士累官
工部郎中卒于南畿公聞計營臨足遂增劇李淑人
病不置媵卒不議繼者數年故人貧病必加賑卹死
為棺歛婦其喪與人交義必過厚值所傾信終身不
貳聞有善則樂道之其識量宏裕尤人所不易及者
博學彊記為詩文峻整有格書法亦適美為時所重
有體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其遺事見王吏部所著狀
者不具載銘曰

古秩宗職惟清直寅 國朝多賢公哉其人公身不

汚中自檢濯非法勿動繩循矩度裁冠垂 紳夙夜在
公一事弗終我心忡忡操是三者共所受職匪公弗
載公我弗克世有負乘率為寇毆公慎厥 居綽乃有
餘納忠閉邪公在 講幄發潛誅諛公在 史局翰林
儲才如古宅俊公其人哉用有攸蘊生才實難其始
自天有才弗終抑又誰愆人之存亡惟國攸繫我銘
匪私以永公世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翟公墓誌銘

今之三法司各有職洛陽翟公歷兩京為御史為寺

丞為都御史以至尚書偏居而歷試前後三十四年
予所及見指不能數屈可謂賢且勞矣公既卒

天子念其勞遣禮官諭祭工部營葬事特贈為太子
少保蓋亦卹之加一等云公諱瑄字廷瑞成化癸巳
為浙江道監察御史巡 禁城及通州倉及濟寧以
南河道所至有聲按應天徽州諸府至寧國廉知有
二豪虐餒甚熾有司庇之莫敢發公事竣且去忽厲
聲曰吾若再至倉陳兒不毀倉許小官不拆船罪且
死府縣皆連坐眾相顧駭愕於是二豪者皆屏跡後
復崇改行焉改山東道掌道事兼總諸道奏牘名益

起甲辰監禮部會試綜理有法尋擢南京大理左寺
丞評駁惟允丁未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兼督鴈門諸關內輯外捍務勤夙夜逆賊王良李斌
潛遣人出境構虜患且作公馳至忻州道阻賊眾即
督官兵擒之或請報捷公慮及無辜執不可以常奏
上降勅獎勵加俸一級逸儲折銀民因輸納多流徙
失業公奏減太平婦者相屬弘治辛亥遷右副都御
史入理院事慎不失體陳恤刑革弊數條
上以其際切時務多賜採納丙辰進右都御史庚申
遷刑部尚書皆在南京寬嚴中適每斷大獄必審覆

未嘗苟決人皆以長者稱之間疾作具疏乞休
上若曰瑄老成練達精力未衰宜善調攝以副委任
後再具未上而卒蓋其履歷之大者如此公初以經
學名累舉得進士為奉化知縣數年始以政績被徵
雖若晚達竟臻顯用公弟瑛舉進士官至南京太常
寺卿贈及二代公獨歎其未伸本報後以邵御史貴
贈其祖考妣而下秩顧加重君子稱其孝而平居承
志致養友弟訓子念舊故卹孤獨諸凡義舉皆其餘
事也公先世居鹿邑元季始遷洛陽以醫為業者九世
曾祖伯常為醫官祖壘 國朝永樂間徵王南都因

家為考諱觀被選為 皇太孫伴讀後為太醫院御
醫供奉 內局醫不責報有德在人配潘氏封夫人
賢而克相子五鑿銓銳鑑銀銓繼舉進士為大理右
寺副鑑以廕為國子生鑿銓銀皆義官孫五鳳來鳳
儀鳳鳴鳳翔鳳翔女孫二長許嫁金某次許蘇某公
年六十九生宣德癸丑三月十日卒於弘治辛酉七
月某日某日葬聚寶門外某鄉之原子與公同舉天
順甲申進士又與瑛舉于鄉知公度量宏裕莅事詳
慎謙厚不伐杜老如一日稔其賢逢哭其喪又感銓
之踵武繼志力圖不朽其孝亦可嘉也乃按狀為公

銘公有靜菴庭訓藏于家其為縣民有去思之碑其
省墓大夫士有瑞芝連理之詠傳于時皆不及載銘

曰

公出中原生 帝鄉身長六尺偉且莊壯年角俊千
人場分符百里一海邦人道積棘樓鸞凰乘驄冠豸
何軒揚 殿前上笏聲琅琅手持三尺無低昂坐遣
秋殺回春陽出秉憲司從藩疆束縛狗鼠驅犬羊北
臺南省我宵蒼星軺霧粉蓋隨翔翔

聖明在位治具張公筆分曹居廟堂公才恢廓氣渾
虎少淹若負若則僕彼造物者非茫茫有弟先貴子

後昌一門四世地
千年此其歲

封章高原

賜冢兩相望後百

贈通政使司左通政王公合葬墓誌銘

贈通政使司左通政王公封太恭人張氏皆以子敞
貴被 錫命公之卒也敞方為諸生及舉進士為給
事中為參議皆獲以本官贈父而自太孺人進封
太宜人凡五品封者四而制不封敞接近制乞移其
所得誥於是公特贈令官階至中憲大夫而太恭人
封焉公權厝久敞既貴乃葬于東山崇禮鄉之原暨
太恭人以壽終 朝廷遣官諭祭恩禮加重敞將歸

合葬念公銘表未備請拜為銘以內諸幽蓋公卒十有七年而後克葬又十有六年而後克合其緩也若有所待云公諱忠字以誠號之西安人也祖諱國祥考諱寧洪武初徙實南京占籍錦衣衛公少習經史大義尤工楷法素孝友父喪終慕奉母甚謹母好施值鄰族貧者或傾囊給之公極意承順略無靳色母安其養年至八十有七而終兄疾革公問所欲曰吾生不能給汝今且死敢以兒女望汝乎公泣曰吾兄之子猶子也某不敢負後撫其子政及二女皆為婚嫁有二姊一嫁林氏家中衰衣食殯歛皆其手出一

嫁葉氏早寡拜育

其二子于家戚鄰俞教諭者

孤亦留為娶婦一門三姓同爨而居人以為難公性本嚴毅不苟合而學倫尚義乃如此初事舉業奪于家政則以付敬曰汝為我成之忽遭疾卒時成化己丑閏二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二而已娶袁氏甫期而卒繼娶于張是為太恭人夙閑禮度奉姑外不敢與如齒居常以勤儉佐家公甚賴之公卒二甥者皆去太恭人獨專閭政慈幼撫下老不自佚少子敬蚤世教啟尤切敬自有祿秩迎養京邸十有餘年太恭人每夜五鼓輒趣使入朝與二三鄰嫗共笑為樂比

其婿葉森為京衛武學訓導歲時燕會于婿婦女舉
觴稱壽太恭人年益高而動履日必怡然若居其鄉
大夫士登堂而拜者相與歎羨至為歌詩頌之年八
十有三而卒是為弘治壬戌四月二十有七日其葬
以其月某日孫二某孫女亦二某許嫁姚氏嗚呼
王氏再世失怙而母皆老壽以成其子之賢至是尤
顯然其培植之厚儀刑之正於公之德不亦益可驗
哉微之舉于鄉于實典試事見其居官雅飭而有文
其奉母婉孌非公爭未嘗去左右如其孝銘不復辭
狀出翰林學士王公德輝德輝以己年進士稔聞內

教又稱康修撰海之先與有世契海就試必寓
館穀慰藉曲被恩意其道母之德尤詳并據以銘銘

曰

有封若堂隆外虛中維封君之歲合寔其旁載飭以
崇維太恭人之光揚名亢宗越有令子身兩委社席
其在是維恭人之教維君之志生養死葬子職是敦
死贈生封維

天子之恩維太史有銘君與恭人其永存

南京國子監監丞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濮
君墓誌銘

君姓濮氏諱瑛字廷芳其先居太平當塗之王濮村
蓋與王氏並望故其稱云爾世業醫曾祖貞祖觀皆
供事太醫院以術正統間被召進藥有奇驗後歷
秀吉二王府以醫致仕歸君生有異質知孝義良醫
公謂之曰醫非通儒書弗能精矧醫利物有限而儒
之用不窮成吾志者必汝也乃以家政屬長子琳遣
君就學君兩藝並進尤邃經術甫弱冠聲動都邑累
試鄉闈弗利成化癸卯始得舉再上禮部甲乙科丁
未授曹州學正條教精密士經指授得科第者視昔
加多公居丙辰九載考最陟萊州府學教授如在曹

己酉至戊午歷典福建山西浙江河南
兩校闕人無異議用薦擢國子監助教檢身奉
主徒贖物亦屏弗納祭酒謝方石先生而下雅重
之壬戌擢南京國子監監丞既至旬日疽發背遽卒
十月十有一日也年五十有幾子詔為翰林院編修
值需令得推恩時君在官制不討至是詔以封請
朝廷贈君如其官階文林郎而君不及見矣君配鄒
氏常德府學訓導某之女子詔以解元舉進士為庶
吉士擢今官次詔亦治舉子業畢既成而卒女一適
春坊左贊善費宏孫一訓成子之詔令巡撫巡按

官薦天下學職有才行者三之京秩願久弗薦薦者
皆僅得國學而止論者謂奉行之不至以為憾君再
遷地雖遠職稍加重若可以少慰前誥者而不獲一
試以沒又將誰弔乎然君之教成其子之名而卒饗
其貴其後為未可量固在茲也詔奔喪歸卜以癸亥
某月某日葬君于某山之原奉願編修士廉狀介吾
甥貢士崔傑請予銘予亦舊嘗識君乃為作銘銘曰
觀教人者必于其子匪弗能遠教所攸始古有易教
以弗率故苟其率之奚必外傳吁嗟濮君是子思
身弗自取于子斯畀子報父德行業是似吁嗟濮

是父是子君名弗裴君教在此

明故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琮字義方其先處之景寧人也祖諱信

籍錦水衛校尉考諱貴授官為百戶公生京師天順

壬午舉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授南京吏部

主事丁亥署郎中丁酉改南京刑部壬寅擢知平陽

府庚戌擢湖廣布政司左叅政弘治癸丑擢山西按

察使戊午擢福建左布政使辛酉閏七月十九日卒

于官年六十其子扶柩歸癸亥三月十七日葬于郡

城東茨渠之原其配封宜人石氏先葬至是乃克合

石生一子欽三女長適燕山左衛百戶劉伍次適吳德恭次適費淵側室呂氏生三子鉉鉞鉞一女適翟錕公為人簡易恬默無疾言遽色事繼母以孝聞居官勤慎在吏部已習律法在刑部有立司務者坐贓當罷孫千戶坐殺人當死廉其枉皆辯出之在山西斷尖尤多在福建值歲饑極力拯拯民甚安之其在平陽饑甚人相食計口發粟多所全活城中乏水公引洪洞水入城以省汲費又溉田數千頃垣曲盜作聚二千餘人拒殺官兵勢甚熾衆議欲進勦公告于都御史葉公淇曰民苦饑耳請撫之乃携從者五六

人冒雪以往賊迎見曰是李府尊也遂下山羅拜擁入寨中公召其酋六十餘人諭以利害皆感泣聽命事遂定比去民涕下不忍釋至繪其像事之在湖廣施州夷殺其土官因作亂公調兵五千擣之擒賊首三十還所虜男婦二千人追所掠印五顆 朝廷錄其功賜綵幣楮鏐者再此二事尤勇決奇偉出恒常遠甚而公退讓不伐人鮮克知之故資序累滯幾四十年而僅至牧伯竟不入 朝著以沒即是以觀則卑官僻地之在天下者雖有奇功異績孰從知之亦孰能舉而用之可勝歎哉公葵既下監察御史費君

鑑淵父也為狀公行公弟禮部主事璋暨欽請予銘
予既哭公于位乃為銘而先叙其事於其奇者特詳
焉銘曰

賓于鄉策于廷我與子同名數于外居于中子名
弗我同少為刑官老為藩侯維其政之優生而榮行
死而全婦維孝其無虧生于斯邦葬于斯原維子文
其永無刊

岳孺人周氏墓誌銘

我外舅蒙泉岳翁有貳室周孺人

年七十三而卒是維弘治癸亥二月廿五日

子宋夫人亦又逝孺人嘗生一子曰祖
二女一適監察御史李經夫婦皆早世一適
卿李珩孺人恒依其女以居居起出入更相為念
二十餘年病且篤翁從子坪迎之歸珩留弗釋坪遣
其子梁日再至孺人嚔然曰婦死乎家禮也乃強就
昇蓋至家一日而屬纊時年九十哭之
甚哀曰周氏有孝行不可使
婦死例有銘蓋圖之於
岳氏事聞之給多自
今昔因為之
編修孺人寔婦

于岳以佐宋夫... 由一... 為權勢所構...
甘肅宋夫人... 人侍湯藥親為... 不離... 亦手自浣...
拭紉緝盡廢身無宗... 之病既革口授遺...
教數百言大半皆孺人... 婚庶吉士王璿書...
之以貽翁翁述母德... 謂哭... 受遺... 前者也...
嗟夫婦人之德視所... 從而能化斯可以為善... 況觀...
博訪固亦難乎其人... 翁之盛德大節著在... 天下無容...
議已予見孺人異語... 和色如恐傷人宋夫... 人晚歲同...
家每引與並席禮均... 兄弟亦必有感之... 深者故家風...
範宛然在目而人事... 之凋落乃爾悲夫翁... 墓在順天...
之灤縣其地曰岳家... 窪宋夫人已合葬今... 孺人亦附...
是歲三月十八日... 窆焉銘曰
蒙翁之封與名無窮... 維千萬年孺人其永... 從之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WAN, R.O.C.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十六

誌銘

明故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銳字志堅其先自潁川徙廬之合肥高祖諱聞元季以鄉兵內附從

高皇帝下江南累功至成都衛指揮同知曾祖諱瑄累功至右軍都督僉事從

文皇帝靖難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總督漕運議罷海漕通濟寧運河功最多命子孫世襲賜諡券追贈三代卒贈平江侯諡



恭襄 勅有司廟祀清江浦祖諱佐代早卒考諱豫
正統間以平福建叛賊功進封侯再贈三代景泰間
城臨清守備南京再鎮臨清卒贈縣國公謚莊敏仍
勅有司即其地廟祀之縣國之卒也公方奉太夫人
某氏居南都本喪歸葬乃襲封時天順甲申歲也成
化乙酉

憲廟知其才命領三千營分司轉奮武營兼領禁衛
賜蟒衣鎧甲諸物戊子太夫人喪予告歸葬庚寅佩
征蠻將軍印總鎮兩廣號令明肅前後勦蠻賊三千
餘級俘賊黨及還所掠者倍之 賜勅獎諭名益起

會漕帥關移鎮淮揚增拓濟寧諸腴修淮安二衛
及高郵諸湖隄構屋數百間以居貧民歲大疫遣醫
分療給米千餘石為糜所活甚衆死者以官地瘞之
武官新襲者遣入儒學給以筆札生儒應試者具官
舟資送之部領有疾躬往撫視漕卒餘丁出應公役
請予之糧越十有三年條具便宜事百餘疏多見施
行嘗言通州至都城恒困陸輓請因元會通河舊蹟
浚河增腴以通運舟功且就緒舟果有至者
上遣中使勞以羊酒有不便者造浮言沮之遂罷其
役既而 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弘治戊申

今皇帝召入督神機營兵馬掌左軍都督府轉五軍營簡教有則恩威並著甲寅河決張秋公與太監李公興副都御史劉公大夏奉命往治乃於上流塞黃陵岡荆隆口下則治棗澤孫家渡諸河七十餘里浚祥符四府營游河四十餘里俾諸水由歸德武平出宿遷小河口以達于淮疏費魯河由曹縣梁進口以出徐州於是張秋決塞而運河始復其舊上賜名安平鎮遣行人勞以銀幣加公太子太保比還朝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一百石丙辰加太傅兼秩如故公請以所加秩重贈三代而黔國追

為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國晉異數也庚申虜犯大同急命公佩靖虜將軍印統京營及諸路兵馬出討之許以便宜行事時公病在告久闔警即出朝力疾以往至則夙夜祗慎嚴為部曲期以全制勝而精力已弗逮矣越數月召還蓋居閒二年而卒是為壬戌十二月十五日壽六十有四

上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者七皇太子遣祭者一配沐夫人先卒已賜葬于江寧大山祖墓之次癸亥某月某日命有司啓壙窆公而夫人祔焉公性

坦亮器度其偉論壘壘不竭高自負抱遇事必為先
綱闊制不斤斤旬束縛所至有能聲共戎之外歷試
累效若 親王冊封 皇太子冠皆預禮修 皇陵
都城建禮部皆董其役惟漕河事尤勞且久會通之
議垂成而罷而安平竟厥底績蓋其講究區畫得法
象範者為多兼尚文事通書史攻詩翰禮重喪祭禘
庶弟鐸鉞及諸妹輩從皆為婦嫁分所得祿以給族
黨故舊寢乏者亦調之好賢下士善遇官屬與人重
然 女許嫁周駙馬子錦衣衛百戶庠庠忽遭疾幾
 請公 停婚公義不可入以是多之沐氏乃黔寧

公歸其間難有苟避公我弗屈功有偽增公我寧闕
持此校被孰劣孰優公身雖亡志則未休似可華振英
公子亦肖為衆為箕公有遺教公業斯存小子公孫
有徵後來其在公門

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雲南按察司僉事
致仕何公墓誌銘

郴州何公廷彥以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歸十有八
年卒于家其長孫孟春承重當終制乃具衰經請于
予曰孟春既喪吾父又喪吾祖孤不克自立惟先生
嘗為吾父銘顧於吾祖尤舊故宜無所復勒意者亦

吾祖意也言未畢涕泗交下跼弗能起予甚悲之乃
擬其所自為狀以銘公諱俊廷彥字也少從父宦游
于外比歸悉以資業讓諸兄力紹家學學且就授徒
為養養孀母袁及母鄧以孝聞屢試弗售天順壬午
舉湖廣鄉貢成化己丑登進士第時年已四十有三
癸巳授南京戶部主事丁鄧安人憂丙申復任凡所
領錢穀出納明辨而以廉慎稱之稱能官者必指屈
馬辛丑擢雲南按察司僉事兼督雲貴學校往復勤
勞不避險遠其為教令隨俗導化濟之以嚴凡所陶
鑄多中器使初公以晚達無意進取而按察時其字

說已以解元登進士遂慨然思歸然未即遂居四
丙午乃得請去弘治戊申說為刑部主事

今天子登極恩當封公例以本秩進階奉政大夫修
正庶尹後益春又登進士累官兵部員外郎署郎中
公猶及見之而卒年七十有七矣公性開朗畦町不
內設與人交必從厚聞有善雖細輒加獎借見窮乏
危急則周之或背讒面毀者置而不問藹然有前輩
長者之風既謝事無他嗜好獨嗜醫富畜方藥每手
製以施病者往往而效專家者顧弗逮焉所著有訥
齋稿十卷配廖氏同郡名家女有懿範為媿鄰所歸

年四十有二而卒贈安人後加贈宜人繼李氏累封
宜人子三說天而賢其卒也時論惜之次言次閻孫
亦三孟春文思奇敏莅事有賢俊聲次孟旦次全孫
曾孫一千里女二長適建德縣知縣楊鼎次適衡州
府學生常錡孫女亦二曾孫女一公生宣德丁未三
月十日卒以弘治癸亥四月十日是年某月某日葬
于某山之原公先世在宋出廬陵徙廣東宋有號都
統者鎮郴桂其孫行三九者始居榔榔今有都統廟
族人皆稱為始祖公曾祖諱行德翁篤行好義祖諱仁
海世隱不仕考諱義堅舉以貢某官合州同知惠政

在人公用家學取進士且以教四方學者如瑞州陳
侍郎政王御史相皆以進士顯今物故且盡而公歸
然齒德望于鄉郡壽考終命得數之正其所積亦自
厚哉銘曰

自我而前為鄉賓自我而後為國珍又以其餘淑後
人我見其終壽獨存孰後我者其吾孫乎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公諱弘秦字以和為宣聖六十一代孫自 國初衍
聖公希學傳三世至彥縉公祖也考承慶未封而卒
贈衍聖公二子長弘緒字以敬襲爵十有六年公實

代襲越三十有四年而卒公生七月喪父六歲喪祖
賴母王大夫人鞠成之成化庚寅始襲封

憲宗皇帝賜第京師命齒國學嘗見公所服玉帶遣
人問焉公對曰臣家門故事

累朝恩數不敢廢也許之再值郊祀分獻內壇皆

出親定士辰辭婦

上若曰卿其進學循禮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
懷丙申給誥命有司以二品例授犀軸公言舊典
以玉軸為異乃改授之丁酉詔加廟祭禮樂公率
族人奉表入謝先世有遺田百餘年散業他姓者過

半至是皆贖歸之以贍羣族己亥祖廟為雨水所壞

公請命有司修葺完麗如故每歲萬壽聖節奉

表獻馬賀于廷辛丑居母憂賜葬祭皆如例下

未入臨

憲宗大喪

今上登極以弘治戊申入賀

上視學命分獻宛岡公賜坐彛倫堂退率三氏子

孫表謝復賜宴禮部及襲衣冠帶躬耕藉田亦

預宴焉以敬章服家居友愛交洽歲時遊宴相酬倡

或夜分忘倦四方大夫士至者禮接不少衰己未公

未朝聞祖廟災亟歸齋哭如居喪引咎自責居齋醫
不樂庚申力疾而朝辛酉上疏乞休致

上若曰卿其善自調攝以奉聖祀所請弗許時復有
修廟之役公協相規畫勞動甚殷凡再越歲弗克躬
覲事病既革執兄子聞韶手若有所屬者蓋公之封
也廷議以為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按宋故事俟公
之後仍歸其兄之子公毋違命亦以是公及見聞韶
之成其乞休時嘗具名以請故至是猶惓惓云爾計

聞

上持遣行人諭祭者五有司給棺槨工部官屬治葬

事以其月某日寔馬公美風儀善論議每評隣人曲
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俾有職務將無不可為者而
靜處優逸無絲自見然承奉宗祀修治林墓綜制家
政其在孔氏有勞績焉若孝友無間之心剛毅不屈
之氣崇名令聞備然著于人人其在天下亦不可泯
也嘗即魯泮池遺址築東莊別墅因以自號有東莊
積菴于家公生景泰庚午四月二十七日卒于癸亥
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娶護衛千戶永之女封公
夫人子一曰聞詩三氏學三女一予與公內文久公
以兄命高聞韶議婚于子禮成之三年聞韶始嗣封

爵則以父命奉狀請銘公墓嗚呼子乃遠為公銘邪
銘曰

孔裔周啓爵以代崇六十一傳兄弟迭封公繼兄爵
在

先帝世歷春遠秋三十有四入主宗聖祖亶載度出
承朝獻禮儀孔闕時斯歲斯我職在茲我有餘力而
弗外施功名始於天所優假我所弗預疇其望者有
命自

君公荷弗墜有身自親公全厥婦維兄有子繼祖有
此公所無憾庶其在此孔林北西公有世茲曷其附

之乃祖乃父公君在東公自為宗公于公孫其來
窮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
仕贈特進太保謚康敏白公墓誌銘

公姓白氏諱昂字廷儀常州武進人也景泰丙子舉
南京鄉貢天順丁丑登進士第授南京禮科給事中
嘗劾戶部尚書張鳳下之詔獄甲申改刑科成化戊
子遷左給事中辛卯進都給事中嘗以災異言事謂
陛下即位初詔罷貢獻停織造禁權勢抑異端而今
皆不為哀止願守大信以令天下御史謝文祥以言

事獲罪率諸察救之上辰擢應天府丞通署掌府事
興學政定義役乙未改南京大理寺少卿辛丑遷南
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兼督巡江有劇賊劉通出沒
海上東南騷動公調兵斷要害而招之通身自納
款公諭遣歸率其餘衆以降乃執通送京師餘悉釋
不問進右副都御史甲辰署掌院事丁未擢南京兵
部左侍郎鳳陽

祖陵圯公與平江伯陳公銳往修之方歲歉民困重
役公調度得所二年而事集又以餘財賑饑民顧德
之弘治己酉河決原武改公戶部右侍郎治之公簡

率官屬築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
浚宿州古睢河以入泗又多為渠堰于徐兗瀛滄之
間以殺河勢又開復湖于高郵隄東以避風濤之險
其功甚勞歸改刑部辛亥攝都察院事遂擢右都御
史令御史出按歲報有司賢否狀且視所報當否而
殿最之請籍天下軍伍以便勾稽籍天下田數值水
旱則視高下以蠲其稅癸丑進刑部尚書壹意矜恤
凡情涉矜疑者多獲平反時法司苦條例繁公奉
詔會官刪定頒中外行之甲寅加太子少保戊午進
太子太保加光祿大夫柱國賜麒麟服己未在告

上遣中官挾醫問疾 賜上尊少牢蔬米諸物再乞
休致復加 賜問免朝謁令善調攝起視事庚申疏
累上乃許之進太子太傅 賜勅給驛給月俸輿謀
以歸癸亥七月某日卒壽六十九訃聞

上念公舊勞贈特進太保謚康敏 賜棺槨遣官諭
祭者九命有司治葬事公性度宏裕持議常依於厚
善哀高益卑因事為功決機應變無所疑滯待人際
物各當其分上自王公下逮胥徒僕從見之無不意
滿或以緩急叩之輒力為排解無所卹居官四十餘
年未嘗有怨於人人亦無怨之者然世不能之他人

非能也居家孝睦事繼母甚謹弟昇早世卹其二孤
以潔為戶部書窸廩垣為國子生置田以贍貧族立
義塾以教羣子弟置局儲藥鄉隣疾病者多歸焉比
婦不問世事園亭賓客甲于畿甸放歌痛飲以終天
年世所稱五福者殆兼之矣嗚呼難哉公族本出洛
陽宋季徙武進曾祖諱均禮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太保利部尚書祖諱思恭考諱珂累贈亦如之曾祖
妣錢祖妣蔣母鄭繼母王皆贈一品夫人娶蔣封亦
如之子三長峻以例授浙江都司都指揮同知次圻
戶部郎中坊鄉貢士係九長諫次詔皆縣學生次詡

誠訑說誨諶諂曾孫一僖孫女一曾孫女二自公考
舉鄉貢卒官大冶縣學教諭伯父瑜為禮科給事中
從元玠南京尚寶司卿從弟晟南京太僕寺丞從子
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戶部主事今為永平府同知
家世之盛亦近時所未有云予大母陳夫人族出武
進公與其黨有連又與予同朝又相善也所奉吏
部侍郎王公濟之狀請予銘是惡得不銘銘曰
官有九品而極于一壽有百齡其稀七袞仕途險夷
明者難必家之承傳疇繼疇述盈則易虧滿則易溢
迷先得後有始無卒兼是數者指詎多屈耳目所逮

公在甲乙有猷有功有名有實曷其致之迪惠斯言
彼弗惠者自貽伊疾蓋精事定是謂永畢尚有遺
恩光昭贈卹樂哉斯立永真幽室

定國公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永寧字克安世為鳳陽人高祖建從
太祖高皇帝為開國元勳封魏國公追封中山王謚
武寧世嗣公爵曾祖增壽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以死事功追封定國公謚忠愍

曾祖姑實為

仁孝文皇后次代王安王二妃家極貴盛祖景昌

始封定國公 賜號推誠奉事武臣階榮祿大夫勳
右柱國給 諸券考顯忠嗣一門兩公蓋 本朝所
僅見也公性敏喜讀經史通書法蚤失怙能隆師親
友襲爵時年甫十有三儀觀秀偉

景皇帝愛之嘗奉使 秦伊二府殊見禮重歷事

英宗睿皇帝降

憲宗純皇帝將嚮用忽遘風疾不克奉朝請又漸沈
瞶間出觀戶外有貴近臣怙恃驕縱道路側目莫敢
近公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脫若是者徃徃而然
人疑公非病其中殆介介有白黑及問之輒失度時

標筆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其少所習者
人益不能測也弘治甲子正月九日卒距其生正統
辛酉三月十日壽六十四

上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者再 勅有司給棺槨治
葬事皆如制三月九日窆于都城西馬鞍山祖墓之
次公嫡母耿氏封定國太夫人生母陳氏封定國夫
人娶李氏太子少保通政使鈇之孫女亦封夫人先
卒于四長世英錦衣勳衛早卒次世華繼為勳衛世
芳亦卒世茂 賜冠服女二長適豐城侯李璽今提
督三千營次適府軍前衛指揮僉事離高孫六長光

祚亦為勳衛未請封次光祀光祐光裕光茂孫
女長適武安侯家子鄭欽卒次適彭城伯嫡子張欽
曾孫二子識公未病臨去沒味悼傷之光祚奉太師
英國張公所著狀亦翰林士士趙生永輩來請銘意
懇甚乃次第其家世名爵為叙公側室丁氏真定衛
指揮使源之女侍公病日夕不懈比卒沐浴易服蓋
于公之寢室死焉光祚以

聞下禮部覆實 詔旌其門曰貞烈其事最顯故附
書之銘曰

古爵五等今惟三公階最貴身其下者有侯伯無子

男鐵券合契金書地境河山帶礪 國與成父死

限制嚴一門兩公世所瞻開 國靖難勲名無公生

蚤歲頭角嶄嶄而舉振逆且淹朝謁雖廢極尚儔以

病自逸非荒耽盈既謙益神所監祖德下被

君恩導公業有子如公業堪世代圭組隨纓簪公全端

之意已厭上附祖考無遺漸先迷後得數可占穹碑

履眉壽壽壽我銘廿六歲永不衰

封孺人楊母陳氏墓誌銘

楊孺人陳氏之喪廿八子給事中權自為狀泣而請于
銘其敘事行曰吾母生而為父母所愛孺吾父封菴

公時祖姑尚在性器急由蓋孝敬得其謹心表居雖
盛暑不脫絨經諸日之娶皆手為綜理吾父以檢致
豐吾母勸分諸叔無常裕者見人窘急必給以衣食
每暮夜聞乞聲必呼取剩飯與之暑月則躬覆寒者
道側以濟渴者天未明即呼婢僕起治事有過則曲
為掩護每食先問其有無或未給則食不下咽族鄰
幼稚至輒與之米物爭攀搜索取不厭朝出雖鷄犬
聞亦履聲亦叫呼以迎若是者殆以為常吾兄非出
為商訓之曰小民膏血來自活獲利甚微錄而勿與
較見傭工客作亦溫言慰之未始加訶叱為教吾兄

弟動引古書句及諺語為戒皆切中事理褫將庠校
出試藩省輒繼戀不忍別比得官謝病歸省則曰汝
壹意供職勿以我為念知汝宦情亦薄須少報

朝廷歸即歸吾不汝強也褫再以使命至出所積
遺吾兄弟諭之曰汝輩為士為商皆有成業惟汝庶
弟糖幼可厚給之蓋所以慰吾父者又如此尤人所
難也且吾母之行無一弗可記者而隱于閭閻閭閻
之間誰不忍死以狀誰其知之者若金石之刻徵諸
女德古亦有之而非荒迷者所能此褫之所為請也
其敘族出歲月曰吾母陳氏吾武陵鉅族祖諱某為

廣西布政司斷事父諱某隱于鄉母某氏吾母生正
統辛酉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弘治甲子閏四月二十
日吾父以褫 恩封刑科給事中吾母實並 命為
孺人封五年而卒享年六十四生吾二子一女女適
縣學生李明三孫應春應辰應某褫將婦以是年某
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蓋吾父所命也褫以文行重
于鄉舉湖廣鄉貢第一擢進士高等簡入翰林為庶
吉士歷禮刑二科給事中有諫諍聲此則予所知者
因次第其狀而著其母德為銘銘曰
庸德之德德乃可久惟德之久而可以不朽內則之則

雖美弗彰匪子之揚之孺人其亡乎

封淑人吳母林氏墓誌銘

封淑人林氏予同年友戶部左侍郎吳公道本之配
也公卒之十年卒于家且予夢麒麟京師以其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令有司啓壙合葬蓋異數也夢麒麟
以父命學于予乃述母德以請曰吾父之葬先生幸
為銘今吾母將從吾父于地下銘曷可闕予哀其
志而許之林氏與吳同出漳浦淑人生而貞順有則
贈侍郎友松翁為子擇婦得淑人族黨交頌淑人羞
膳必謹友松家政尚肅且好賓客又置義塾以教鄉

子弟有九饋饗皆淑人手出諸叔之幼也為之辭
中服膏火之費有母道焉公壯而無子淑人為置
室林氏生夢麒財五歲抱實膝上口授論語孝經諸
書蓋其所素習者不失一字後携至京師遣就
時使人謁其所為或添孺縱輒加答責及流涕
之飽果而遺之若有疾則彷徨無措常所過從
良士則喜為之否則怒形于色居未始以靡麗
服加其身曰此
此服也夢麒生
曰此吾舅遺愛
也晚得二孫時公已不逮

月抱弄為樂稍長即督使就學若夢麒少時然

或扶掖夜坐猶口誦學而章授之或嬉而過猶戒夢
麒使勿縱病篤執夢麒手而慟曰吾生七十有五年
封至三品死不恨恨不及而之成以畢吾志耳自是
痿不能起猶以手指使遷居正寢更衣而逝夢麒事
母孝雖尺布一錢未始不請及其喪也匍匐數千里
請

命于朝君子傷之然能以家學舉鄉貢當繼得進士
志業不墜雖公之澤亦淑人教也淑人生宣德庚戌
正月二十一日卒于弘治甲子四月十八日乙丑十

一月某日合葬忠蓋所勅墓其二孫曰承忠承孝一
女曰素英乃伯氏廣東叅政森之子淑人子之嫁鄉
貢士曹奇銘曰

滌木在南小星在東維大夫之宗維國之風吳氏以
國林望以族維人之良亦維人之淑內行不出孰譽
其美我友其夫亦傳其子祭有藻頌教有典墳有刑
者存淑哉乎若人身所鞠子實所從老從夫九原百
世是保

岳母孺人陸氏墓誌銘

弘治乙丑四月二十七日岳母孺人陸氏以壽終距

其生永樂癸巳十一月十五日春秋九十有三矣
人為需菴處士公諱端之配於我外舅蒙泉翁為丘
嫂自我翁之沒三十有四年中間處士沒我外姑宋
夫人沒吾妻之姊若妹沒者前後相繼而孺人巋然
獨存有子女各一人孫二人外孫女一人最久且盛
至是乃卒蓋岳氏之老長於是乎蓋予雖為孺人幸
之亦惡得不為之哀之也矧孺人世為南京人陸大
翁之長女處士公考府軍前衛指揮同知諱興擇婦
甚謹聞陸氏族大而賢孺人之性行紅製非凡女配
遵禮娶來京師居馬公家故貴顯習禮度孺人莊靜

有則孝敬無至我翁與處士公暨仲兄千戶詳從弟
海共款友愛旁睦羣族及諸子姓皆極恩意孺人實
有助焉養姑之寡妹二十餘年預制棺歛卒襄後事
女嫁南京戶部主事王璿早寡迎致于家曰以成而
節且嫁其孤女于今萊州府通判任經曰以畢而志
其他中表諸黨貧不能衣食婚嫁死不能葬者多賴
以濟翁交四方名士假屋講學踵接于家館穀膏火
之費皆其手給未嘗厭俗後多舉大魁登進士布列
華要訪道舊故皆以嫂稱之且譽其賢無異鸞鳥翁
之及于耳也以宋夫人從孺人事太夫人劉氏曲致

懽慰及遷于莆也俾其子珩侍之行諸女之嫁奩物
饋具未嘗弗稱評娶于曹氏生女而殤繼娶于韓氏
生子梁及槃梁娶于劉氏孺人愛不弛教肅然有故
家風範蓋其自少至老無一日不治家務雖病卧床
褥猶云云不絕齒德之茂誠近時所僅見也予道南
京以翁命主于陸氏見其昆弟子姓富而好禮知孺
人內行有自既託嫻屬久而周旋其家雖欣戚事異
而情禮不少殊處士公而下于為銘者三四孺人之
喪卜以五月十八日附于堅村之墓坪力疾來涕泣
而請曰恐不為吾母銘邪予之過滬亦屢矣徃徃惟

弗克躬真是憾茲又以官守違執紼之後亦惡忍不
銘銘曰
夫有主婦維德之耦家有壽母道乃可又人壽千表
茲過其九匪我能創亦我能守維族之望維業之茂
所未竟者以遺厥後

懷麓堂後葉卷之二十六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七

誌銘

明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太保謚恭簡尹

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尹公既致仕十有八年卒于家

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仍贈特進太
保謚恭簡 賜之誥命褒舊績也公姓尹氏諱曼字
同仁世為濟南歷城人曾祖諱均壽祖諱得名考諱
宏舉鄉貢累官泉州知府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
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夏祖妣虞妣姚皆一

弗克躬真是憾茲又以官守違執紼之後亦惡忍不
銘銘曰
夫有主婦維德之耦家有壽母道乃可又人壽千表
茲過其九匪我能創亦我能守維族之望維業之茂
所未竟者以遺厥後

懷麓堂後藁卷之二十六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二十七

誌銘

明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太保謚恭簡尹

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尹公既致仕十有八年卒于家

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仍贈特進太
保謚恭簡 賜之誥命褒舊績也公姓尹氏諱曼字
同仁世為濟南歷城人曾祖諱均壽祖諱得名考諱
宏舉鄉貢累官泉州知府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
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夏祖妣虞妣姚皆一

品夫人公七歲知讀書稍長下筆數百言正統丁卯
以府學生舉鄉貢第一連擢戊辰進士簡入翰林為
庶吉士己巳授刑科給事由景泰間值國多事屢
有建白皆傳正義天順丁丑遷左給事中

英廟見其儀觀魁偉音吐洪暢欲大用之尋擢通政
司右參議轉左參議己卯旱代祀海岱禮成而兩庚
辰符御封安南國王盡却餽遺國人飲服辛巳王
師有事于陝西公出總軍餉有白金綵幣之賜壬
午丁母艱癸未驛召至京師擢吏部右侍郎成化
己丑遷左侍郎歷王李姚崔四尚書皆曰代此位者

必公也壬辰漕河壅滯公往督官運事遂集癸巳

勅拜尚書命侍經筵戊戌加太子少保賜玉帶

麒麟服己亥加太子太保累進階至光祿大夫勲柱

國甲辰加太子太傅公以掌衡鑑博采公議不為私

撓天下翕然稱之有姦吏李汝省者貴幸用事憾公

甚會公鄉人兵部郎中龔坐累補外諸武官奏留

之因肆為媒孽罷其職而落公太子太傅仍為太子

少保又調其子事構成大獄再削職以尚書歸公不

自辯列惟引咎自責而已

今上御極汝省既伏法乃吐實于官諸黨惡者罷黜

殆盡而公壽考終命竟膺褒卹非獨復其故物而
恩禮有加焉然則世之以仇怨相傾擠竭計盡勢而
不為後地者亦何益哉公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
鑒強記每經銓注雖稠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時
料入壽夭成敗歷歷多奇中故其退也大天士屢疏
薦欲起之而公亦老矣惜哉公生永樂壬寅五月二
十八日卒以弘治癸亥九月十七日壽八十二配張
氏其縣主簿鑑之女累封一品夫人孝敬勤儉尤能
逮下生永樂壬子二月一日弘治辛亥二月十九日
卒壽六十賜祭葬皆如制公卒之明年甲子某月某

日合窆于城南八里山之陽子龍已丑進士前翰林
侍講先公十年卒孫繼祖以公恩蔭中書舍人孫
女一適英國公子張銳既嫁而寡曾孫女一尚幼子
與公居鄰每挹公風度聆其言論未嘗不歎服焉比
聞公喪慨者舊之不可復見而繼祖以遺命具疏奉
狀請予銘是惡可辭銘曰

赫赫

英祖簡脩進良燕翼厥謀以詔

憲皇翹翹尹公行舉言揚給舍獻替銀臺出納聲名
疾馳意氣山拔亨衢在前靡適非達天曹我我公實

任之端居廟堂進退百司絜矩校長左右具宜翕受敷施惟

帝所用手操權衡與世輕重北馬群顧南金品貢二十四年既久且專手所植樹其高蔽天棟梁楠櫟百材萃焉盛名難居造物所忌城門魚殃岷岡玉碎少行老婦綽有餘地人才實難矧惟老成曰篤不忘天王聖明爵以酬勞謚亦稱情天之定矣人之勝矣君子有性不謂命矣九原有知公可瞑矣

河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陳君直夫墓誌銘

吾友陳君直夫舉進士拜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三

外報服陝西道又三年丁內艱再改河南道皆在南京遷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年致仕歸十餘年南京兵部尚書張公悅薦其志行可大用乃起為福建僉事督理屯田又二年復乞致仕時倪文毅公為吏部尚書特擢為河南副使都御史林君俊舉以自代不果又再乞致仕巡撫都御史孫君需請留之巡按諸御史交薦之又二年竟致仕去君子觀其進退之際可以知其人矣直夫頌介寡合雖生長都會而有山林性氣不能與物湛浮過節義廉潔士傾心嚮慕稱不合輒處類而起若將免乎其身家素寧奉

親志養常俸外一無所取居喪兼義購輓辭弗受屏
居舊鄉去府治遠足不至公室人以請託至必峻却
之文亦無復至者惟事兩兄嫁其女撫安之孤弟建
祠堂以合族他無所好非所當赴雖故舊彊之不屈
也其莅官政務公與慎在南臺力操風紀嘗上疏請
止中官取花木採言事之不得其職者在江西待法
甚謹在福建清心田在河南賑饑民皆悉心綜治不
苟庶故事顧其所拂意者恒多雖黽勉就職而志常
在退其去也蓋有遺用焉若其經業精貫博涉史籍
使得嘗督學之任必大有興作世之用違其才每如

此是豈獨為直夫歎哉然直夫之所自處則可謂不
失也已直夫諱壯自號允古迂浙之山陰人祖諱珪坐
累戍交趾內徙京衛考諱簡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妣
徐氏封太孺人子三曰欽鑿鑿女三長適周提次適
趙文學次許嫁祁鋼孫亦三曰沆灑灑女孫四長許
嫁施綽直夫生正統丁巳其舉進士以天順甲申卒
以弘治甲子十一月十三日乙丑某月某日葬黃龍
尖山之原予與直夫同京產又同甲第雅相知厚予
久叨仕籍直夫每致書札無一褒譽語至相稱謂雖
老必以字未嘗效時俗舉爵號故予銘直夫亦以字

庶其有知尚能諒予且以為其子終治命云銘曰
抗世孤立不西以東執德之恒以與始終衆聞而
我若弗聰行我者天蔽我在躬縱不大施弗喪厥衷
吁嗟直夫其古人之風乎

明故贈文林郎翰林院脩撰顧公墓誌銘

比歲崑山大夫士有斯文會諸耆宿有廷齡會皆以
桂軒顧公為長縣官舉鄉飲亦為賓會 詔賜高年
冠服巡撫都御史為之致命于家暨其子鼎臣狀元
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報未幾而公卒復會 詔賜京
朝官 誥勅時鼎臣方以憂去

上特予之於是公獲贈如其官階文林郎而不及見
矣公之孫監察御史潛亦嘗為翰林庶吉士故鼎臣
暨潛奉左庶子毛憲清狀請予銘墓毛蓋其鄉人故
知之特詳云按顧氏自晉為吳著姓公高祖道璋元
萬戶曾祖士恭祖大本父良號耕樂世以孝義聞于
鄉公諱恂字維誠桂軒其所自號也生而秀整敦確
學舉子業有成禮部主事兵相虞慎許可見公于藝
器愛之請于耕樂翁內為婿時吳方游宦南北有母
老無他子弟家政悉以屬公公年未二十即力為營
治不避勞勩內無私蓄業寔裕然未始廢學雖居廛

聞書卷不去手毋汝痛不獲養哀毀特甚感時觸事
輒聲為謳吟久漸成帙葉文莊公為感而題之禮部
既卒公始出居于外時耕樂已老奉養備至喪葬無
違禮仲兄及寡姊皆高年家居亦禮事焉族黨有貧
者時致粟帛見里中後進必勉使為善多所成就有
弗孫者恬然應之弗校也教子孫必以詩書禮義仕
者為忠居者為孝親貧遠姦敬老慈幼言疊：不厭
故潛績學礪行督京師學政人服其公鼎臣雖未試
而器識材局論者以為不負其選皆公訓也公為詩
興致和適所著有鰲峰偶五卷啖蔗餘甘西湖紀遊

各一卷藏于家配吳氏有賢行先卒贈安人側室楊
氏封安人子三長式杭州府經歷次宜之封監察御
史鼎臣其最少者孫五長培次直隸學生潛又其次
又次為縣學生深最少者孫方孫女十一婚沈信及
進士杜蘊夏洪歸某嚴默朱奉陽朱某錢謙戴某
禎默皆縣學生曾孫七文徵文炳文載玄錫某某某
曾孫女如孫女之數公生永樂戊戌六月二十五日
卒于弘治乙丑五月二十六日壽八十八是歲某月
某日葬于縣西鹿城之原吳孺人先葬因附焉銘曰
盛德之世民多老壽協氣攸萃事亦非偶公年實高

踰八望九踰九者誰公有嚴父惟兄及弟叢生並茂
如彼松栢其凋獨後匪惟考終惟德攸好惟子幹父
惟孫念祖公澤不匱名不可朽

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靳

君遷葬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丹徒靳君以成化壬寅五
月五日卒葬于焦石山之麓越二十有四年當弘治
乙丑十有一月朔日厥配封太恭人范氏卒于京師
其子貴以喪告

上特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貴懼舊壙弗稱改卜

于果山之原以丙寅某月某日遷父柩奉母而祔且
念潛德久弗白微同官費子充狀請予銘予稔知貴
且見其居喪禮而哀銘惡忍辭哉按靳氏之先出于
廬州宋季始遷于丹徒累傳至九八處士有鄉行生
三子君其季也諱瑜字廷璧正統丙寅以鎮江府學
生應貢入南京國監授温州府經歷溫兵民錯處吏
率不盡法君確守峻制不枿牙角知府周琰器之曰
此非一幕才也凡督捕機宜若征輸水利先屬他官
者悉改屬之應手而辦有千戶訟民家已聘女為妾
以賂請君暴賂于衆女卒歸而聘府倉例有賂君獨

不受餌姦無所於宿君貌不甚揚人易之至是聲傾一郡周益禮重稱為先生而不名每出輒令攝篆君積粟備賑舉墜補敝初若非攝事者瑞安平陽二縣界有海塘田苦風潮君築治完固民利之名之曰靳公塘民有恃險拒捕者官將處以大逆君憫其愚親往所在譬曉之其人感悟歸罪家得不坐海盜忽熾君以計擒其魁餘黨遂散通判闕君適入覲溫人投牒吏部請君或諷令少事關節君正色拒之事竟寢後知府范某謂君久而專禮遇差薄君即請老范旋悟慰留之徑去不顧家居十有餘年溫人道鎮江者

必問安否大夫士還往慶弔若親戚然至于今不其且其為人孝友好施予尊賢禮士教子尤篤按察令事丁玉夫女夫之姪也遣貴折輩行往受學丁後果有重名蓋其厚積薄發才弗究于用乃以成其子之賢而顯其家固在茲哉太恭人同里名家女也慈惠朴厚事姑謹甚久弗育而君置媵君義弗內竟遣之未幾得貴貴既進士及第迎養于官非公事未嘗一日不在側如是者終其身太恭人性亦好義所施棺具無慮數十計偶弗適聞貴有所賜郵輒為之加一餐云貴以學行累被簡擢直講儲官以

登極恩進今官以

兩宮尊號恩進今封比又有日講之命太恭人皆及見之壽至八十有八得正而薨禮合而葬其於君盖有光焉女一適士人丁元祐早卒孫一延慶女孫二長適禮部侍郎費廷言之子玄銘曰

事有幸會寧幕無倖彼賄進者自貽伊愧意或值悖無進寧退彼戀位者元不知悔彼得其外我得其內矧惟我餘天有錫類我所生者于我終代既盈我虧亦發我晦持此絜彼獲証非倍繇初質今若取諸貸若田既秋功在一溉謂大弗明安所置喙惟魄有截

于坡江介遷斯附斯曰有令配載徵厥祥來者未艾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韓公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韓公諱傑字仲彥及封太淑人蘭氏通政使鼎之父若母也公陝西慶陽合水人生于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卒于景泰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年三十六葬于府城南某山之原太淑人山西吉州人生于永樂十四年十二月除日卒于弘治十八年十月晦日年九十公以鼎貴初用皇太后徽號恩贈禮科給事中再用考績例贈通政右參議移封例贈右通政比

新天子登極加命令秩則

兩宮尊號恩也太淑人始封太孺人累封太宜人太
恭人以至今號命下乃卒且合葬於是 朝廷遣官
諭祭令有司治葬事仍給驛馬其喪而公與有榮焉
公祖諱槃起家鴻臚寺序班終吉州吏目父諱尚敬
贈如公官公生而天質秀穎少失怙居鄉無師傅自
識文字通大義律已應務默合理道孝睦勤儉非義
不苟取顧喜調施貧不能償償不及數者輒為棄責
鄉之人德之曰公有陰德他日必大貴富然竟不沾
一命暨其子之成而不及見矣太淑人忝開內則史

目之在言也公實從行聞其賢以祖命聘之公

族而世襲清苦與寒士無異太淑人躬井臼為養

姑以下皆安之吏目卒婦索蕭然姑久卧牀褥太淑

人侍湯藥夜未始帖席悒悒如不欲生姑念之曰真

孝婦也比卒舅及祖姑皆繼卒太淑人連舉三喪情

禮兼備人稱之如其姑之稱公既卒太淑人日事紡

績衣食其家不以煩其子故鼎得專問學以底大成

聲績累著致于九列太淑人就祿養被命服怡然終

其身古稱婦德不外見太淑人以壽且顯大夫士還

往相傳播至形詩詠故其事加詳云通政君嘗督河

安平得太淑人壽詩成卷適予以祀事東返請為序
此被 召領易州薪炭場務以喪告于 朝復請予
銘禮恭而意傷辭弗獲乃按禮部侍郎王公德輝狀
為銘銘以公舉者統于尊也公三子鼎其長次龜先
卒次龜義官女二長適國子生錢玘次適慶陽衛指揮
食事龍興孫一守愚鄉貢士孫女四長適松江府
同知何宗理次適黃鉞曾孫女一聘士人王采聘銘
曰
慶山之陽有田孔良既畎既疆有菑弗荒有婦儲我
力復協我有子我播亦復獲我古有耕道亦有種德
以小喻大不遠維則生雖弗榮沒則已哀老弗及偕
卒同厥婦始則田勤終則共逸為勤孰名逸則永畢
有封若堂若所胥字九原不亡可質斯語

明故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陝西按察
司副使劉公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劉公約之文恭公之子也
舉進士歷大理右寺副累遷右寺丞出補延平府同
知進漳州知府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婦及其子榮為
尚寶司卿陞階從肆品以考績例得 誥進公今階
今天子登極公以致仕恩當復進階而榮以 東宮

正字恩進今官以

兩宮尊號恩當復給誥則又以移封例回所得誥封公為今官 命已至而公卒 朝廷遣官諭祭如例而特勅有司治葬事蓋公以世業繼顯科為要官中道蹉跌久弗大振而晚歲遭際皆竒特出常格如此云公諱瀚約之其字別號樗菴先世本汴人宋南渡有為黃州統領者徙建康後有諱順者權茶平江路遂居長洲高祖諱元善元季集義兵保障其鄉曾祖諱德讓 國初為沛縣儒學教諭祖諱仲興贈中書舍人考諱欽累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詹事府少詹

事贈禮部左侍郎以學行聞于時文恭其 賜諡也公少為蘇州府學生景泰庚午領南畿鄉貢卒國子業有名其舉進士在天順丁丑試政禮部領 詔至揚州府府餽金二錠公峻拒弗納列郡皆相戒勿餽縉紳繪却金圖賦詩頌之其為大理在天順成化間讞駁詳慎嘗奉 勅錄京畿及江西重獄平反四百餘人出賑河間諸府饑民籍名給粟者十五萬其為同知八年專理戎籍多所釐正鄰郡愬訟者踵相沓為知府得專制鉏疆抑暴民甚安之部使旌于 朝章至八九上為副使益持憲體會邊徼多事督餉不

乏資望日積而遽致事以去西安府餽金為贖却之
曰不聞致仕與在任同邪特弘治己酉也若鄉十七
年足不至公室歲鄉飲有司禮為大賓其平生服履
孝義與人交際無諛詞妄語精法比達政體善古文
歌詩而終身不自伐績未屬呼諸子孫至前連舉孝
弟忠信四字訓之猶懇懇不置其卒以乙丑十二月
二十二日壽八十有一矣配吳氏有內行先公二十
餘年卒累贈恭人子男十一祭其長也為中書舍人
直 內閣預 經筵國史事以慎飲稱次葉義官次
霖葉茶采葉某葉某葉茶采葉皆儒學生葉采某皆

比卒女十其婿為前錦衣衛指揮徐世良國子生
明吳鑾義官李琦河間府通判李煒醫士施璧士人
張某李某鴻臚寺序班徐元菽儒學生張文貞孫男
八孫女十三初吳恭人葬于武丘鄉袁巷村先墓公
卒之明年為正德丙寅某月某日葬焉公之婦舊業
未拓祭分所稱俸為養每欲歸省不可得此卒乃奉
吳編修南大狀請予銘禮也吏部侍郎王公濟之方
修郡志列公名宦當藉是以傳銘惡足恃哉銘曰
儒臣之子為刑法家內守外臺厥績孔嘉理同事殊
父有遺教其所為教維甲科是紹亦有遺恩匪我自

取所弗自取維以貽我後維詞及翰亦詎非儒選以錫予其祖風之餘乎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恭簡戴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指揮星曰不得以卹典累 朝廷已而禮部稽據典制以聞

上再賜諭祭令有司治葬事而給驛遣官護歸其喪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所造士合詞上請特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蓋於禮加隆焉公諱珊字

廷珍其先宋錢塘令士先自婺源徙淳梁祖諱嗣安以子昇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考諱壽嘉興府學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生舉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試四川道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羣士帖服至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地加廣雖遐取僻壤未嘗不到修古聖賢祠廟或增秩祀典聞民間孝節事亦奏旌其門甲辰擢浙江按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

弘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勸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體者必歸之已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為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闕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為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脅從千餘人事遂定時偉其功公不自伐也辛亥召入為刑部右侍郎乙卯轉左侍郎嘗會勘荆府不法事皆得實時群疑交訐朝廷遣公議卒行重典丙辰拜南京刑部尚書讞獄尤謹庚午復召為左都御史公益

自檢律務持風紀雖書簿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

孝宗皇帝親鞫大獄謫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析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感泣

上亦為之動容章前後六上留益力公遣其妻若子先歸以身待命乙丑新天子嗣位公不敢輒言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

起卒之日為十二月二十三日距其生正統丁巳二月七日壽六十九娶夏侯氏累贈夫人繼吳氏累封夫人子晴國子生公廕也正德丙寅吳夫人挾晴來扶柩歸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壹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削章牘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既沒人至今道之不棄所著有松屋稿數卷公在同榜中夙見知厚常謂予曰子必銘我其治命亦屬太子太保閔公以及

于予嗚呼是安可負哉乃哭而銘之銘曰
昔我

孝宗睿訪耆碩公長中臺時聞造膝公秘不洩曰我后之德公簡

帝心帝監公道公所執法躬就繩墨其有弗率則惟我職無曰棘棘或爾默默我法弗忒曰我無遺責世有碑玉亦鮮完璧惟公始終有美無擇惟

帝嗣位惟

父臣是式臺評廟議方懋爾績古亦有言天壽平格有平若公壽弗臻極惟所遭值及所樹植令名在茲

永耀金石

明故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進階朝列大夫
蕭公墓誌銘

海鈞蕭公既寢疾附戶部郎中王君蓋告訣于予未
幾其子鳴鳳哀疏至則奉治命請予銘予為之泫然
以悲蓋自主子之秋別于城南僧舍十五年予今矣
嗚呼予乃竟為公銘邪公諱顯字文明號履菴更號
海鈞以山海衛學生舉天順己卯京闈第二試禮部
輒弗利越十四年為成化壬辰乃得進士第甲子擢
兵科給事中有武臣中官怙執求賞者公批奏斥駁

其功坐是質怨弗卹也涿州有巫矯邪神自東方
小城男女爭負土為築祠宇公抗章劾之并禁私祀
卷觀等數事言極剴切留不報外間傳言禍且不測
急召至左順門令中官諭遣之人始知其事後數
日詢之則巫已遠矣然權幸人嫉之不置辛丑遷鎮
寧州同知時方作草書手閱所報付其子趣治裝仍
終數紙乃罷鎮寧非人所居至善定衛居焉夷俗每
獻饋流官納則喜拒則疑且患至相戕害公孫謝理
諭皆敬服無敢怨者越八年為弘治戊申稍遷同知
衢州府勾稽戎籍取非法刑具悉焚之而所得隱丁

甚衆他如撫嬰娶脩學舍士民賴之越三年辛亥擢
福建按察司僉事承勅領屯田事勸督交至民相
率輸納歲無留逋又一年

萬壽聖節入賀刑部尚書白公昂欲有所薦擬親戚
有力者亦樂為之援公不復顧戀上疏徑歸數日
而命下乃治別墅與騷人使客游衍其間有乞書
千文者秉燭終卷遂得目青而賦詠不輟乙丑

今天子即阼以恩進朝列大夫正德丙寅十一月二
十六日乃卒續未屬猶憂及時事且口占對句課其
孫其至死不亂如此距生宣德辛亥十二月十一日

壽七十六公德性醇篤不妄言笑早失怙恃終身

慕事伯兄文清甚謹撫其孤引鳳為之婚娶比死又

厚葬之友尚意氣久而不變當官盡職視患難若

所當得至于幾先勇退順事正命尤士君子所難維

所蘊蓄未盡見于世顧以劉文安公為王司而得易

魁以二原王公為吏部而得薦為方面則其人可知

已山海本用武地舉科第攻詞翰皆自公始公詩清

簡有思致所著海釣集鎮寧行稿端田稿若干卷其

為書尤沉著頗挫自成一家輒編天下傳至外國

後來者殆鮮及云公之先出古之龍泉宋元世多宦

遠鄉稱為蕭金紫家 國初始以戎籍遷山海祖諱
成不仕考諱福海贈徵仕郎兵料給事中妣曾氏贈
孺人配喬氏繼馮氏贈封皆孺人並有婦道子五鳴
鳳得公學次儀鳳得公書而鳴鳳又不售庸貢為國
子生次翔鳳皆喬出又次瑞鳳雲鳳出側室李氏女
一適張指揮子墳孫三大觀大升皆衛學生次大臨
女孫三一適李指揮子廷棟一適胡指揮整一諱謙
趙甚曾孫一某群從孫為諸生者尚數人喬孺人之
墓子嘗為銘今
孺人合葬于某山之原則于
卯閏正月十六日

孰得之難弗患失邪孰進之難退乃亟邪將理有先
難後則獲邪抑歎有終信而始則詘邪不然何壽其
身而復世其澤邪觀德者盍以世而不以日邪

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公墓誌

銘

天順甲申 廷試進士

憲宗皇帝在諫簡制辭從簡熙 治國平天下之道
為同泰和羅公亦對以為孝乃萬化之原願舉此雅
之必成聖治
上三納之賜及弟第三人與吉水彭公教太倉陸公

錢壽天下選也彭楚皆不壽以沒公獨考終于家而
今亦不可作矣惜哉公字明仲其先有伯壽者為元
盧溝符從旌為孝子曾祖子理國初為德安同知
繼娶陳夫人即少師揚文貞公嫁母也紱家戊西安
文貞言于

上為勸其籍得公祖賓廉以歸公文進善後文貞居
夢鶴而生公額有赤誌可寸許文貞曰此鶴相也當
貴且多壽公未弱冠文貞已卒讀其家所藏書文思
溢發巡撫侍郎揚公宰奇之遣入縣學初仕為翰林
編修

英宗實錄成化丁亥書成遷修撰嘗上疏言六事
上優詔答之

慈懿皇太后之喪屬有異議公上疏言宜合葬

裕陵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乃得命命壬辰同考

禮部奉命校通鑑綱目癸巳備續綱目甲午充

經筵官丁酉書成權司評洗馬戊戌

孝宗進學東宮簡侍講讀庚子主考南京九所校閱

皆精當而是科得人尤多癸卯以母喪去丙午闋服

上京師忽調南京禮部員外郎中外駭愕莫知其故

後李孜者獄詞上乃知為所中或云鄉人有弟合者

構成其事而公不自辭也弘治初三原王公為吏部
薦為福建按察副使專督學政政尚寬簡程試外恒
以義理為教士類悅也癸丑召為南京國子祭酒
方將大有施設時已沾疾猶力起治事丙辰考績京
師至河西務疾作乃具疏乞致仕遂得請癸亥七月
二十六日卒距其生宣化壬子某月某日壽七十二
禮部為請于朝

上眷公舊學持賜諭祭命有司治祭事云公端雅諒
直志識不群博學高論動以古人為準平居不事詭
激而崇獎節義汲汲若不暇視天下事皆所欲為中

值困阨累歲陟稍克振拔而公亦病矣為文務簡
勁詩亦脫綺靡有水稿若干卷蓋其所自彌因取
以名其所編錄若五經彙註周易程朱異同刻于福
州公取同邑楊氏廣東按察僉事德濟之女以孝稱
贈宜人繼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亦有賢行封宜人
子六鑿鎡鏗銑鏃鏐鑿鑿皆縣學生鏗以公廕為國
子生女七皆嫁名族孫五重慶重福重壽重祿重熙
女孫亦七予與公同榜又同在史局為道義交恒念
公之退不能薦死不能弔以為公負公卒之五年鏗
間以治命奉狀來乞鏗乃為銘以補葬禮之闕公墓

在白泉山之原其葬以甲子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是
五年矣銘曰

濟辯以博孰我鋒遏守正以約亦孰我志奪惟其人
卓乃命之闕九原是託惟斯丘之樂孰斯人之能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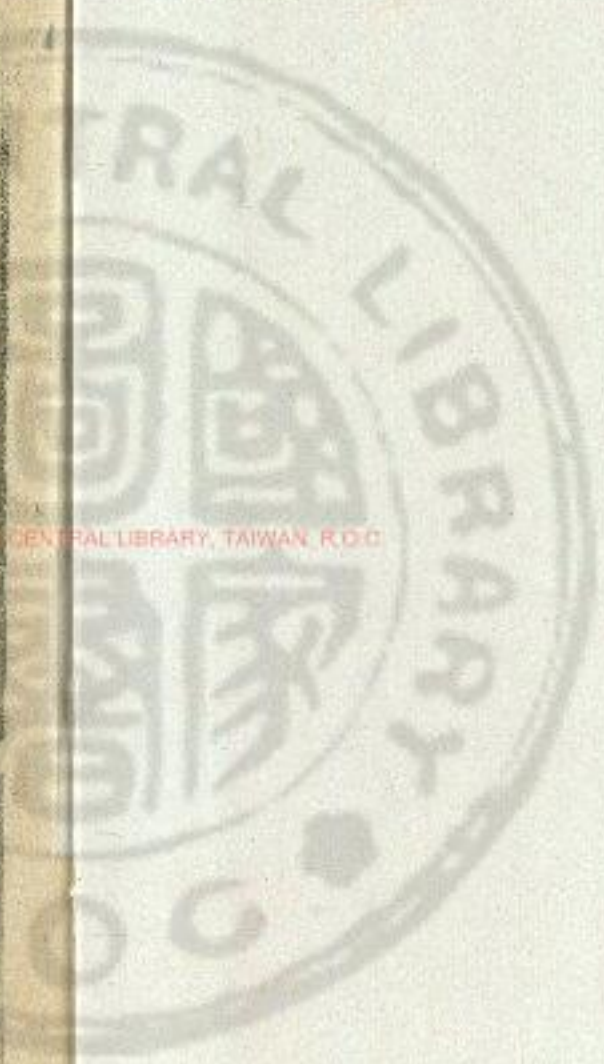
誌銘

明故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致仕贈太子

太保曾公墓誌銘



公與予同出湖南同籍京衛入京學同舉進士第前後四五十年交最稔去冬公訪予病弗果見為之悵歎以去今春予始入覲而公已病越數日遂不起其子法以治命乞銘嗟乎予克不獲與公面訣而遷銘邪公姓曾氏諱鑑字克明舉景泰丙子鄉薦其舉進士以天順甲申試政刑部通州民十餘輩坐盜獄且



其辯其誣人感之後果得直遂乃大服初命為
主事尋以父喪闋服改二部督造供應器物綜理甚
精改吏部驗封遷稽勲員外郎母喪服闋再入驗封
進郎中奏擬精核人無訾議成化丁未擢通政司右
通政專領武官誥籍弘治庚戌遷太僕寺卿馬政備
舉士子擢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厰薪炭事剽治經
畫事集而人不擾乙卯召還轉左侍郎備倉庾莖
宮掖充唐府冊封使庚申拜尚書備諸禁門
社稷壇及京城垣陴凡涉公帑民力者時執藝以諫
上嘗召至便殿趣造戰車公言泚辨不可亟請以舊

所積榆槐木為之又嘗聞工匠缺乏公歷陳災傷
逃徙之故皆見嘉靖正德丙寅備盧溝橋隄製
內殿龍毯特賜玉帶自餘若白金綵幣等物不可
殫紀前後所得勅誥贈封其二代及妻者凡四
命廕其子二人既病亟具疏乞休

上念公勤慎勉從所請進階榮祿大夫令有司月給
米三石歲給輿隸四人命下而公已卒矣計聞
上悼惜贈太子太保遣中官賜寶鏹萬貫為賻遣禮
部官賜祭者再仍令有司治葬事如制云公溫純樂
易不事矯飾雖風雨疢暑不廢朝謁官事未畢繼之

以夜性敦孝友兄弟同爨白首無間言族里窮急力
為期施而自奉簡約不為祿位所移易部吏少俊者
教以舉業且為給膏火費後舉鄉貢者二舉進士者
一皆德之終身下至僕隸亦感慕無飲怨者是亦可
謂難已公生宣德甲寅六月二十三日卒于正德丁
卯閏正月八日得壽七十四以三月二十四日葬于
都城南五基之原其配陳夫人已 賜葬至是乃克
合焉公之先本郴州桂陽曾祖諱民遠洪武初戍南
京隸虎賁右衛祖諱符壽永樂間始扈從北遷考諱
讓嘗得遺金百兩訪其主還之公初娶于陳生子洪

為國子生早卒側室滕氏生子法今為國子生女三
長適滿驤衛千戶千勇次適金吾衛指揮同知劉湧
次適虎賁衛索百戶子璿孫女一公遺事尚多尚書
李公符器有狀銘不能悉也銘曰

卿有六署公居其三幼學壯行老且益諳工曹最繁
公所終始世歷

累朝歲幾四紀夙興夜寐心矢靡他日累月積歲計
實多盡瘁而生得正而斃亦有餘 恩為身後地凡
器之類銘必先折公哉其鋒有用無缺凡物之生蚤
必先美公歛其華有實之理公不言功

皇則念之公不責效天矧驗之孰傳厥宗家有介子
孰最厥名 國有太史

明故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致仕贈少保

王公墓誌銘

今年春

上釐正舊典特嚴贈卹公安王公適以訃 聞吏禮
二部最公功行既遣官論祭命有司湊葬事復特贈
為少保蓋公為尚書以平蠻功加太子少保以致政
加太子太保至是凡三加而公不及見矣公自

憲宗朝為大理評事累遷右寺正奏蠲精穀營奉

勅錄四川囚活百餘人勸陝西 藩府大獄不避權

貴擢四川按察副使

孝宗朝改陝西復為四川按察使其分巡川東發廩
賑饑又請官銀十萬兩為糴費民賴以不死者甚衆
有貴州苗弗靖已徵兵進勦公獨謂不煩師力卒從
其議比長憲有滯囚累千人應手而決先後凡四入
蜀民習政教去之日老稚遮道不忍釋

孝宗朝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督巡江官校
例出巡捕公奏令御史偕行以防括克總督京儲出
納明允會貴州巡撫官闕 朝廷特勅公往黜藩臬

不職者數人土官子皆令就學以消擴習入長大理
多所評駁嘗與兩法司擬定問刑條例行之復入南
京為戶部尚書其所綜制如督儲時加法為詳其督
師貴州也值米魯之亂虜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
官兵勢甚熾特命公兼左副都御史統本鎮及楚
蜀廣東西諸路官軍土兵十二萬分四道以進雲南
兵亦來會扼其歸路賊先送所虜內臣于軍及戰北
窮走首惡就斃擒斬賊徒五千二百級俘其屬千三
百人逆所掠男婦五百餘人破其寨箐千餘區燬其
倉屋十倍其數獲其牲畜又三倍之赦諸脅從且立
故酋之後以統其人

上賜勅獎勞召還京師道引疾乞休弗許既

陞見賜白金綵幣尋改南京兵部叅贊留務秩之始
加也論者以為未稱其功而公求去益切三歲間章
十二上乃得請

上賜勅給驛月給廩粟歲給與隸郵典之備復有俟
于後云公諱軾字用敬世為荆楚國初曾祖仁以
人材徵為宜黃主簿祖原道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
書考讓封評事累贈亦如之配張氏累封夫人子五
貢舉鄉貢士賞縣學生先卒贊亦舉于鄉資以文廕

補國子生貞以武功授總旗 賜冠服女一適夏芳
孫四子年子年子宜子孝孫女四公年六十八年正
統己未九月二十日其卒以正德丙寅十一月十六
日葬以丁卯某月某日其地曰某山之原公篤孝友
撫孤姪有恩簡直無偽持論常近厚自奉儉約不避
勤勤所陳利弊無慮數十條多見采納歷官四十餘
年人無訾議至交章騰薦其病在告又趣起治事所
領兵刑錢穀皆劇務所至有聲績而貴州功尤偉予
與公同出湖南又同舉進士故贊以治命奉兵科左
給事中鄒君文盛狀來請銘銘曰

有夷西南匹婦為孽潛噬虐饒如燎斯烈

帝簡公才徃被之鉞坐惟定計分兵搆穴如竹斯破
應時解節夷民歡抃如水濯熱公來何遲公去何猝
公端獻賦

帝喜嘉悅論功在廷公不自伐辭章疊上勇退幾決
如藏太阿有用無缺功名始終指詎多屈史有特筆
必先大節我銘公行以厲來哲

明故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泉之晉江有李封君者諱杲字世白兵科左給事中
貫之父也以子初命值

聖天子御極上

西宮尊號恩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錫以勅命鄉之人榮所被命兼賢則君之之義皆稱之為封君封君云君初學春秋不樂為科舉業然專用教子講解程課倍于外傳貫既舉鄉貢無他兄弟不忍出求仕君携上京師試禮部弗利而歸教益至越數年貫始得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每念君不置將引疾歸者君聞之曰奈何以我故廢業復間關北來留官邸論以守身莅政之法閱數月乃去去則屢致書申告戒懲豈不厭其誨迪周悉益如此故能成子之名馳其身

大顯其家君子曰固宜君敦本篤行蚤失怙恃鞠于繼母陳氏事之四十餘年曲盡孝養陳至今康樂無恙事前母兄杲如其父比病痿每坐起必扶翼之終其身奉諸父尤畏謹卑幼弗率者不屑與校卒亦感服君平生好義舉縣有六斗門潞水溉民田可千頃一日盡決縣溝董修治後漁其利功弗時就君衆讓之為所窘民間其將甘心焉君曰吾固民也其無所與校乃止薄後去官愧且謝曰吾縱不負吾民如仁人何君輕利好施值歉歲則獨佃之半傭人老羸者均其直鄰黨有貧者輒周之刻意古學涉獵群籍

先達博雅並加推讓群子弟皆取則焉君生景泰辛未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德丁卯六月十一日卒年僅五十七惟貫一子有行與藝偉然遠器也女四人長適士人壽復字次適楊遜松次適武尚德次適王玉皆縣學生工科都給事中許啓衷閩人也嘗奉使道晉江獲見君豐容雅度言溫而氣充殊禮重之比還朝貫亦以使婦則聞君已捐館因狀其行貫奉以請銘狀稱君所居有松數十株惟意所好因自號愛松故予誌以爵舉而銘以號著終君志也銘曰居視所與物亦有焉彼愛者松惟物之賢中貞外堅

不與世妍媸風傲霜以歲以年善者好之如此松然發為枝柯其高蔽天復寔而周名則固存封以識之永夫弗護

封太孺人趙母胡氏墓誌銘

編修趙生永既喪其父文林翁獨奉母胡太孺人以居越三年永舉鄉貢九年舉進士被簡為翰林庶吉士又二年授今官未考績

聖天子嗣位恭上

兩宮尊號以恩被勅命於是贈翁如其官而封母今號又二年當正德丁卯太孺人年七十一以壽終永

衰經來請曰先生既銘吾父寧獨為吾母靳予愴然
感之乃據其所自著狀為銘胡之先出湖廣沔陽曹
祖諱美有女弟為

高皇妃以恩封臨川侯後生貶祖諱質戍山海衛累
功遷鷹揚衛百戶父諱善廕其官太孺人生而簡重
和惠聞講說前代故事少女德者輒能領解嘗有相
工至其母欲見之謝曰吾聞女子行必擁面奈何輕
以示人相工曰無俟面矣年二十一禮歸趙氏文林
翁諱貴為繼室姑年幾九十大孺人佐夫致養倍于
恒品食必手製湯藥必嘗而後進翁先娶吳氏遺

女太孺人視若已出鞠育周至比長擇宦族婦之翁
久未有嗣太孺人為置二媵德常下逮已而自生子
永其長也翁置塾延師羣鄉子弟與之共學每躬課
所業欲給錢以勵勤者太孺人曰勸之以利非所以
訓也請以紙筆充費翁曰吾慮不及遽從之永之學
于予也太孺人實佐翁翁將易箒稽永示之曰此汝
責也及卒太孺人哀毀踰制雖一茶必以薦念與翁
勤家久始致豐裕至是獨綜內政凜如嚴君戒永曰
汝之業汝父之遺望也我幸不死獲見汝之立庶幾
報汝父于地下自是每語及輒泣下沾襟永用是厲

學砥行揚親亢宗增飾堂構光于徃世母之教固不
可誣哉太孺人居常儉約待族屬有恩如寡而老禮
事五十年歲時與翁拜堂下如事其姑其妯亦儼然
當之其母黨婚喪之費三世皆給于趙氏有姪曾鬻
子為食太孺人為贖婦之且娶婦焉成翁志也蓋其
德所旁及者如此茲亦賢已太孺人生正統丁巳八
月二十五日卒以正德丁卯八月二十四日十月十
二日合葬于郡城北小西門之墓子二人次日晁女
亦二長適歸安縣學教諭張頌皆早卒孫一某銘曰
為夫代終而保厥豐教子既庸而饗其封生無憾容
沒有遺寵九原其違寧不曰孺人之功乎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墓誌銘

有談吉水徐封君之賢者禮部侍郎費君子克曰君
諱晉字廷亮以字行夙敦孝義羣從昆弟類以豐裕
相勝君父處士公獨守故業無所增拓願樂為施予
毋高孺人尤慈煦見饑寒困迫如切其身族子失怙
恃育而室之凶歲或鬻粥以飼餓者君每承命必竭
力行之逋不能償者焚其券人或以為難則應之曰
麥舟不俟命而發矧既命乎君子曰善養志者剛直
負氣見媿嬰澳忍之人殆欲唾之當廣坐中非非是

是無少假借用是為人所憚或以賈怨不為卹生無
他昆弟中外侵暴屢遭頓抑竟不為所屈或被卯翼
後黨附仇視者待之如初及諸子成立家寔盛皆華
面求納又待如初其人卒自慚悔若無所容蓋其內
有涵蓄不過為校刻又如此晚益韜戢世故不一挂
齒頰因自號曰闇菴著志也平居足不至公府鄉飲
禮請僅一赴後不復往嫻成請託語涉官府輒顰蹙
握手謝之一布袍十稔不易既以子穆貴被錫命非
令節嘉禮不服綺繡勤勵自策夜卧蚤作率以為常
少習經業喜接章逢士下逮庸人孺子見之無不意

滿若是者屢屢言之蓋以穆為子禮部所舉士雅
知厚故耳熟焉君之卒費君為狀事行其說加詳
君之先出南唐臨淄王知諫歷宋至元以資推郡縣
凡官有勸貸必徐氏嘗旌曰好義之門表其所居曰
普惠之坊有省舍至今存焉入國朝有諱子暄者
以人才徵不就子暄生彝倫彝倫生少安實生君君
生正統戊午八月二十五日至正德丁卯十一月八
日壽七十乃卒其封曰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故人
稱之曰封君娶同邑曾氏有婦德封孺人生子四長
順載次順美次穆進士及第累官翰林侍讀在講

筵史局以文行稱于時次順化載化皆先卒孫三永
年有年喬年女孫三穆聞訃將婦卜以戊辰某月某
日葬某山之原泣而請于銘乃按狀以銘銘曰
庶以親著卿以子名前千百年曰此徐氏之英也封
君有子太史有父身所為教以貽爾後後千百年其
亦曰無忝于徐氏之冑乎

封翰林院編修可開顧翁墓誌銘

予嘗序可開顧翁事又表厥考遺善處士之墓此翁
卒厥子清來請銘翁之與况既序之詳矣茲撮其行
實為銘復序以系之按顧氏本江南著姓蓋自晉已

然居華亭者若干世翁曾祖秀一以行構祖文聖考
顯皆力本修行而父德允著所謂遺善處士者實生
翁翁亦不仕治家政及子貴曰吾可以開矣始有最
號後以子官受封人猶以號稱既老乃復翁之翁哉
髯魁幹顧步有威意度闊略而中屹屹負志襟未冠
能自強處士舊業為外兄沈氏所侵弗與校翁曰是
先世所遺者其惟我責乃白于官盡反其所侵議者
謂處士能讓而翁善守兩賢之家有遠校沈度真輝
行要重賂為代翁奮自往卒事還費者十三四自是
鄉鄰無敢侮者相戒曰顧氏有子矣樂赴人之急勇

不避難解紛釋憾拜于門者踵相接與人言不逆詐
雖至親過必面折然不留于心明自有善又稱之故
人畏而不怨治生無詭過窮貨有弗善直以告人雖
弗售弗計貧不能償者或因以乞之蓋其勤勵儉節
寢致優裕實未嘗腹剝為利故凡有與作歲權趨之
回視他姓固有彊而弗赴者因益以驗翁之賢翁雖
與官守恒憂人之憂此值歲早與鄉大夫禱雨徒步
走烈日中遂得疾疾且羣謂諸子姓曰吾今年七十
三與吾父同壽死不恨獨不及清婦婦則以吾言謂
之以終吾教云蓋清之就外傳也每夜婦翁必課所

業清舉解元進士為翰林編修翁來視于官及
被對清遠侍讀以母喪歸翁乃訓以官事其所請
教者以此清再入朝在 講筵吏局方以學行舉用
而翁弗待矣翁以正統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生正德
戊辰某月某日卒是年九月十三日葬墓在縣之修
竹鄉吉麓橋處士墓以歷配陸孺人先翁卒且葬虛
其半壙至是乃合亦治命也翁生清及積慎勤勉為
五子積勉早卒天壽天敏天秩天申天與天祐夢孫
為七孫天秩歸學生天敏亦早卒應陽應雷為二曾
孫孫女二曾孫女一所按狀江編修抑之所撰次而

清所自創儒人亦著姓者所謂顧陸者與否德其
華別有銘茲不悉序也銘曰

立爾卓不推以錫守爾樸不鏗以薄不刻不斷承我
為璞亦卒我為木不棟以楠我稼我穫其首孔碩有
德與齒矧有封爵我憂其功亦嘗其樂我所自取若
手諸索惟願子效託述其匪作

戶部郎中徐良佐墓誌銘

今年春良佐手二軸請予書洞窻岳麓詩辭曰廷用
出先生門十五年矣而寸紙隻字未嘗有獲知又厭
詞贈諒不為知者靳子方辭謝良佐意懇甚趣僮僕

具筆墨必得乃已予自禮闈得良佐後每聞能官聲
不意其酷嗜此殊以為訝越兩月良佐忽遘疾疾亟
屬其友易吉士舒誥欲得予銘數日遽卒不益可訝
也夫嗚呼不亦可痛也夫良佐姓徐氏諱廷用良佐
字也世居吾長沙之醴陵祖某有隱德考某某縣丞
縣丞君仕不顯嘗指良佐曰是必充吾宗比弱冠遣
為縣學生稍長學驟進同輩者多屈為弟子成化丙
午舉鄉貢其舉進士當弘治癸丑越二年乙卯授戶
部江西司主事督都城商稅通州倉儲及內監諸
場芻秣事皆劇務良佐夙夜勤勩力拒請託貴戚僕

隸有牟利撓法者輒舉按之庚申丁外艱闋服癸亥
改陝西司甲子都御史閻公仲宇承 勅治宣府大
同邊儲謂非才識練習者莫佐其事訪于衆得良佐
名特奏請以從特易糧闕之悉力區畫令不煩而事
集端遷廣東司員外郎正德丙寅進河南司郎中凡
歷四司皆繁甚比為正郎躬領庶務益殫志慮而官
長信任僚佐敬服無少訾議識者皆以遠大期之然
愈自刻厲敦尚儉素食飲衣馬不加于舊既在告猶
手削秦牘矻矻不少置獨念母老欲圖終養竟不獲
自遂以沒年四十有二而已良佐為主事考績給

勅命進階承德郎為員外郎以

兩宮尊號恩給

誥命進奉直大夫縣丞

外郎母某氏累封宜人娶劉氏封宜人三子長一麒

次一鳴次某三女長適縣學士施廷樞良佐生于成

化丙戌某月某日其卒以正德丁卯六月一日是年

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固則執之約鮮失之止或尼之吁天誰詰之年之畜
美塗之隄美維子之克美家之澤美衡山之鏡兮楚
水之游兮今斯非斯嗟于其全歸兮

對大宜人何母李氏墓誌銘

封大宜人李氏於世刑部郎中何君商臣為元配於
今兵部郎中孟春為母以君主事初命封安人孟
春初命雖不過主事而例從夫貴又以獨存例封
今號及見其子為公官以卒年五十有八初太宜人
歸于何氏年甫十有八事祖姑鄧安人姑廖宜人備
極孝養喪葬皆如禮成化辛丑君舉進士太宜人携
二子從至京師弘治辛亥君錄囚南畿歲考廷彥公
致雲南按察僉事事君遺婦子婦養于家太宜人事
其繼姑李宜人如其先姑葬丑孟春舉進士旋遭君
喪乙卯以母命娶于歐氏丙辰擢居兵部之職方太

宜人就養于官越三年得疾癸亥按察公喪孟春以
嫡孫承重正德丙寅復任丁卯李宜人喪再承重婦
太宜人手足半痿又弗良于言孟春意揣色候饑飽
寒暖百九之節隨事致請太宜人必領焉蓋非公事
不敢離左右嘗考牧三邊數閱月既見則喜見于面
雖在哀疚恒恃以自適己巳湖南多盜鄉民多走徙
孟春奉太宜人野避者一入城者五重貽親憂復奉
以北上比補武選未一月舍館甫定而太宜人疾革
時其少子孟旦及崔氏女皆先天惟孟春在側云李
與何皆郴州望族太宜人黔江教諭通之女生景春

壬申六月六日卒于巳巳九月十有四日生男女子
十人其七皆殤孫一人曰仲方君葬于劉仙巖太宜
人今葬于何山十里而近從言卜也女之職大抵婦
勞而母逸太宜人少勤饋饗暨膺祿養又困于牀褥
出則涉舟車之險殆不能一日安乎其身孟春少劬
問學不任家務既失怙又值母病形影相依倚聲氣
相煦嫗慈孝之懿有人所甚難者比其再至文益奇
才氣益充拓方將自見于用而又抱憂戚以去君子
蓋深哀之予雅有一日之長充知此辱乃為其母銘
與其父之銘並傳焉狀出工部左侍郎崔君民瞻民

瞻郡人嘗從刑部君游又為其子娶于君之女故知
其內行為詳銘曰

柳去京畿萬里一從夫三後子官為家古有是全而
婦更何俟惟母德在堂所葬有銘亦近禮我為文銘
再世以其餘昭內懿生同居死異地魂必之藏在此

大理左寺正趙生訓夫墓誌銘

趙生訓夫既寢疾予往視之生感然曰式病劇且婦
婦幸獲終養惟連遠門下甚恨予憮然感之越數日
果上疏乞致仕比命下以手書告訣其父且遺囑
請予銘初生介柳中書文範見予未遇時後直內

閣為官屬因學詩篆于予又且習與吾子兆先交最
稔悼其死于錄其遺稿以傳茲惡得無情哉生諱式
訓夫字也自宋南渡後居溫之永嘉生曾祖某以上
皆未仕祖詵永樂庚子鄉貢士父諫歷海州光澤二
學訓導封徵仕郎中書舍人生少聰穎異凡兒學舉
子業尤工楷書從徵仕君宦淮閩間弱冠將入郡學
以父命綜家務始棄舊習徵仕既歸休日服孝養徵
仕謂之曰 國家求賢路廣汝無擇仁且無以我故
自畫生上京師以儒士隸禮部印局需次未至弘治
庚戌尚書耿文恪公廉于官甲寅以文靖公始

薦領書翰事試中書舍人三年乃得真授凡 朝廷
冊寶制誥詔勅經筵講章榜文試錄多其手出獲修
大明會典加正七品祿修 玉牒賜銀幣修歷代通
鑑纂要亦有 賜歲時所賜酒饌扇袋諸物及 御
製詩皆即署所不預嘗頒

孝宗覃恩詔及

孝肅太皇太后哀詔于兩畿諸郡閣直出使前此所
未有九載秩滿遷大理左寺正加從五品祿其視常
格亦加一等云生明敏清辯博聞而達尚多事游宦
歷覽山川形勝識民情事變使卒業科第決不至汨

沒既以藝舉專事書法益精鑒賞真行篆隸旁及繪
 畫芙蓉松竹兔之類種種清絕每應 制揮寫刻
 時立辦遠近購請無虛旬日碑板摹刻後先輝映評
 隲品第者指不能多屈尤擅越調酒酣對客撫几歌
 吟綽有風致生沒後亡大夫家殆為絕響予於是益
 永歎焉生生景泰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以正德
 己巳三月十八日年五十四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吹
 臺山竹塹之南原母林氏贈孺人繼母王氏娶王氏
 皆封孺人二子君澤公澤次京澤甫時出側室車氏
 女二長在室次適朱漁孫三太衍大本大理生携其

甥金雲鴻上京師教以書法令入禮部印局病革時
 雲鴻為治後事集諸鄉宦緘所藏書畫諸物待君澤
 來昇之君澤亦析其貲以遺幼弟皆可謂不負者國
 子司業王思獻素厚生為著行狀予據以銘銘曰
 有頌在囊不探而脫見爾豪傑試爾剛發持以嚮用
 孰爾鋒邁匪武斯競乃文之蔚彼嶠而突胡奄而忽
 維中書君永老 才孰爾予命孰爾奪嗟哉趙生
 歎志而沒

明故推誠 忠翊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慶雲 宣國公謚恭和周公墓誌銘

孝肅貞順康懿乙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既崩之五年為正德戊辰六月第太保長寧伯或卒越明年己巳二月十日尚弟太傅慶雲侯壽亦卒

上屢為震悼輟視朝一日贈之寧為侯謚榮信贈慶雲為宣國公謚恭和進進一等各遣禮部官諭祭者十有六賻布百疋米百石命有司治九筵事
太皇太后

皇太后 中宮皆賜賻有差而 諸王亦遣祭焉公 雖周氏壽其諱字永齡世居順天之昌平曾祖諱得 清祖諱福山皆贈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慶雲侯考諱

能贈奉天翊運推誠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傅寧國公謚榮靖妣甄氏贈寧國夫人生女二 太皇太后其次也繼配高氏亦贈寧國夫人實生公 公少奇俊不凡性度詳雅寡言笑讀書通大義天順 癸未襲榮靖初命為錦衣衛副千戶尋進左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成化乙酉

憲宗純皇帝遣中官召至便殿進都督同知丁亥 賜誥券號推誠宣忠翊運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勲 柱國封慶雲伯歲祿千石辛丑進階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慶雲侯子孫世襲弘治戊申

孝宗敬皇帝以恭上

聖祖母尊號恩益歲祿百石加太保越十有五年癸亥加大傅蓋自荷壽命以來日益貴盛其所被賜若蟒衣玉帶白金綺幣諸物多至不可勝紀公禮賢下士雖接幼賤亦假以辭色終

太皇之世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雖例不治事而嘗奉使藩府即記戰馬皆以勤慎見稱朝請之暇必躬莅家塾課諸子書史筆畫未嘗輕出門戶客至刺入非親舊不輕引接以為常縉紳簪弁之徒或有不識其面者焉然則

太皇隆覆之仁 累朝報本推恩之孝於公見之膺奉持守不危不溢以衍於無窮者公之賢亦可無負耳矣公生正統壬戌六月八日壽六十八卒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寔于昌平鸞臺山祖墓之次配李仁宗昭皇帝恭靖賢妃之從女故錦衣衛指揮僉事智之女莊靜有內則封慶雲侯夫人先卒繼夫人董氏處士清之女亦稱良配子四璋瑾瓚瑛皆錦衣世襲指揮使璋瓚皆先卒女五長適總鎮兩廣安遠侯柳文次適總鎮兩廣伏羌伯子毛浩卒次適錦衣指揮僉事劉宗武次適錦衣指揮使傅聰次在室女孫

三長許嫁武靖伯長子趙世爵次許建平伯長子高
某子識公未貴時公之妻之兄中都李留守謙於先
公友也故公以治命屬二子奉狀介留守之子錦衣
指揮澹來徵銘而其姍家騰驤左衛張指揮翰復來
速銘銘安可辭哉銘曰
霽彼慶雲為瑞于天地有封邑嘉名應馬鍾靈蘊和
亦有人瑞寧國之子
聖母之弟若雲從龍自下而升而朝布韋而暮簪纓
五爵之二三公之一一門兩封此貴誰匹歷事三
朝餘四十年我

皇眷之惟親惟賢榮名寵光越有終始生斯葬斯于
帝之里鸞臺之鄉

裕陵是望山環水朝靈氣攸藏穹碑峩空上有文字
公子公孫來者是視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八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九

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張公墓誌銘

嗟乎東白公已矣公姓張氏東白其所自號竟以號行天下皆知有張東白者而今已矣嗟乎公五歲精爽過人書過目成誦其父松亭翁名之曰文魁寧請王召見令作儷對韻語大加賞歎書元徵二字賜之因易名元徵松亭携入閩觀者塞道公至考亭拜朱晦翁遺像輒有志所謂道學者松亭謂曰彼儒先

懷麓堂文後葉卷之二十九

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張公墓誌銘

嗟乎東白公已矣公姓張氏東白其所自號竟以號行天下皆知有張東白者而今已矣嗟乎公五歲精爽過人書過目成誦其父松亭翁名之曰文魁寧請王召見令作儷對韻語大加賞歎書元徵二字賜之因易名元徵松亭携入閩觀者塞道公至考亭拜朱晦翁遺像輒有志所謂道學者松亭謂曰彼儒先

曷嘗不繇科舉進邪乃入南昌縣學為生都御史韓公雍奇之曰此人瑞也復易其名曰元禎字之曰廷祥天順己卯舉鄉貢庚辰試禮部得詩魁

英宗每掄材必兼齊幹公貌癯然若不勝衣李文達公特簡為翰林庶吉士劉文安公奉詔授業見其文覆然以驚壬午授編修考校精覈歲貢士鮮入格者癸未同考禮部得太倉陸武為省元人始未信後果有大名

憲宗即阼上疏請行三年喪復言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四事預修實錄書法不苟特同官多不合者成

化丁亥謝病歸示無復任進意名益重從之游者四遠而至藩臬郡縣至者未始不徃見則憮然自失諸言事者累薦起之不果居二十年值

孝宗即位弘治戊申召修實錄至則以舊勞遷春坊左贊善上勸行王道疏幾萬言入侍經筵己酉考南畿鄉貢辛亥書成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癸亥念母老復謝病歸越五年戊午召修大明會典為副總裁至復遷翰林學士掌院事

孝宗隆其名特置日講兼侍東宮講讀數月以母憂去壬戌擢南京太常寺卿癸亥召修歷代通鑑

纂要改太常卿仍兼學士侍日講甲子 命掌詹事
府事乙丑考會試即奉 詔授吉士業一日忽上疏
請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內閣得之蓋有意大用未幾而
龍馭上賓矣

今天子繼統以侍從恩擢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加
從二品俸 勅為實錄副總裁自是數病必連月
屢上疏乞致仕 優詔弗許正德丁卯滿三載未奏
十二月晦日卒公少侍父疾願天請代喪禮尚古事
母色養惟赴 召時不及躬歛憾之終身過二弟有

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四百石貸
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
贖隱多所獨得一時談理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
岸然不為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
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藁為詩文始務奇
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為人所重莫
為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
益寬厚雖後進寒乞亦與抗禮顧或為欺抑要其中
容有所見賢者之下可測固如此天每報於生才才
者未必用有如公之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張之先出

金華宋季有公芳者知隆興府避世南昌傳十餘世
至公祖孟初父仲曾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毋倪淑人
生公于正統丁巳二月二日年七十乃卒娶程淑人
生二子采粟一女適西安教諭羅幹狀元應魁子也
繼黃氏孫四女孫幾采奔喪京師卜公葬以卒之又
明年戊辰某月某日諸子請銘公亦豈易銘哉願同
官之舊四十年餘于今矣銘曰

木生在山久乃益堅輦致于途蹶萬牛以顛貢之明
堂將棟將梁忽內蠹以傷孰其生之而卒棄厥良人
材實殊公負其有惟厥彼負曰可與大受與不在天

受不在予夫苟不自愧違卹其餘維文之絕維名之
獨彼利達者疇巧疇拙地靈人傑維鄉邦之哲百世
之下山不泐水不竭咳惟張東白公之穴

明故錦衣衛學衛事都指揮使贈榮祿大夫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葉公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廣字大用其先出處州青田今分景寧
縣地也祖諱景殷考諱 [redacted] 皆贈驃騎將軍都指揮
使初公世錦衣衛為總旗公少孤賴母范夫人鞠成
之得學書藝既代役識者曰是非行伍中人領東廠
緝訪事詳慎不泄成化八年以功擢試百戶莅本所

事屢奉勅出勘重獄所在。覬覦悉辭弗納。江西藩
臬賦詩贈之。遼東武臣奏其地有金鑛珠池。公奉
命往勘。躬涉境外。察其姦事。遂寢東人德之。至今領
本衛緝訪事事必核。有劇盜詔捕甚急。或陰跡所在。
以告公曰。盜固有罪。待其自犯。爾何得為。遲者後自
訪得之。有校尉緝越城盜。公疑之。執不變。公曰。若殺
此人。後獲真者。柰何不數日。真者果獲。二十一年。實
授為百戶。明年遷副千戶。理鎮撫司刑。鞠讞精密。有
姦婦製毒假婢手中。其夫槩坐死。公以婢不知情。辯
釋之。有校尉誣執平人為盜。反坐執者。都察院守者。

相仇殺。逮繫百餘人。戶部進內藏銀數。失實繫者亦
衆。皆止坐罪者。自餘平反。縱釋多至不可計。弘治五
年。擢署指揮僉事。明年。本衛缺員。兵部薦其名。時
孝宗簡在。已亥。御支華殿。親閱之。命莅衛事實。授為
僉事。總都城溝涂事。人不敢犯。出勘寧化王府疑
獄。務存大體。勘大明川。投獻地。卒歸于民。督捕中外
盜賊。獲數千百人。而鄭村壩賊尤劇。數年累遷。都指
揮僉事。北山賊稱靠山王者。勢甚獷方。發官軍出捕。
比至。則公已遣官屬擣其巢。滅之一日矣。
上偉其功。遷都指揮同知。人勘外戚莊地及藩府。

儀賓獄皆集事而罷

今皇帝正德元年也都指揮使掌衛事凡

郊祀耕籍視學筮筵諸大禮無弗預者戒役從省浮
費政令一新官屬皆改視易聽下至校役亦仰戴不
置總辭訪事尤極慎重戒諭官校必以天道國法
為說詞義懇切人多感動蓋隱然有陰德焉前後所
被賜如鱗龍飛魚衣及銀幣諸時物甚備二年加
從一品俸八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距其生正統三
年七月二十三日壽至七十朝廷特贈榮祿大夫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命禮部諭祭者三工部治

凡葬事皆異數也公世墓在城南七里鋪之原既被
封誥始修兆域備儀物至是以位祔焉則十月三日
也公器局魁碩敏而能斷遇事不苟動先自律威貸
旁午屹然不為動自壯至老未嘗少易又能體悉羣
情不過苛刻用是獲于上下交口贊譽翕然同辭其
卒也尤悼惜不置云公配張氏封夫人賢明有內政
三子長蕃次蘭次秦皆為武學生累試弗售蕃尤謹
厚有幹局嘗舉將才足紹公志蘭早卒女一適保國
公介弟朱曙孫五長鳳儀以軍功累官錦衣衛正千
戶次鳳鳴鳳翔鳳岐鳳來女孫二長適錦衣張指揮

子瑾次適錦衣正千戶孫瑾曾孫二應麒應麟公孝
親睦嫻交友重信義其他細行可述者尤多著奉治
命以其鄉人刑部虞主事岳狀請予銘予於葉氏有
葭莩之雅且於公相知深重其為人乃哀而銘之銘
曰

有偉丈夫奮起朝列在

帝左右職掌麾節使旌予子出徧藩臬命不我辱

物不我涅嚴嚴詔獄法象斯設鞠明察幽靡枉弗

雪衝颺激濤盤根錯節如穢得濟如觴解結隨不失

正剛不至折功名始終竟保元潔高門歲暮永樹闢

關外有佳城幽光不滅

明故武定侯郭公墓誌銘

郭公存忠自錦衣衛指揮僉事襲封武定侯越七年
卒

上輟視朝一日命禮部諭祭者三勅有司治凡葬事
皆如制公之為僉事也嘗試武舉有名然未甚顯會
錦衣關員兵部以公數人名上

孝宗御文華殿親閱之見公儀觀秀整進對明暢命
從衛事每侍衛扈從必目屬焉嘗參預廷鞫總都
城溝浚事兼督工脩治充殿試執事官職領指辦

出勦長沙衛獄詞涉 藩府婦奏稱 旨其為侯也
僉右軍都督府事領京營牧馬勘薊州牧場地捕北
山賊屬者千人虜寇大同 命充右參將尋 命簡
京營兵別部以俟公易置旗鼓嚴為肄練勇氣增倍
後不果行乃上邊務六事累數千言都御史陳公道
都指揮趙君鑑姜通政清韓御史春文章薦之各極
稱譽亦未及試也公雖生故家值業中落囊無餘貲
惟積書數千卷兀天官時日戰守攻圍之法悉有指
授以至堪輿醫卜罔不究心公暇則詠詩作書開園
蒔花尤好竹以賓竹自號大夫士過者談論窮日夕

不厭也事母致孝及誼尤篤貧而死者為具棺斂人
以是賢之獨其中所蘊蓄弗克大展齋志以沒識者
又以是惜之公之先鳳陽臨淮人元季有山南者蚤
結

高皇帝累贈營國公子子興為華昌侯贈陝國公謚
宣武英為武定侯贈營國公謚威襄女冊為 寧妃
威襄生鎮尚 永嘉大長公主為駙馬都尉都尉生
珍少孤當嗣會

文皇帝陟方事寢其從弟珰以 妃恩賜襲侯而特
授珍為南京錦衣指揮僉事以卒錦衣生某公父也

始襲為僉事天順初襲侯于時公尚幼給廩于家後
孫子爭襲不已 朝廷兩罷之而特授公指揮僉事
弘治辛酉公母許太夫人上疏白列下廷臣集議於
是公乃襲爵蓋閱四十餘年而始復云公生景泰甲
戌某月某日卒于正德丁卯六月十六日年五十四
其葬則十月三日也配柏氏封武定侯夫人子五長
勛當嗣次勛勸勸女一孫二房多勛奉公治命持
代府教授仇東之狀請予銘銘曰
郭有封國在

高皇世一門兩侯侯者再繼仲繼以 恩伯繼以功
三紀之後歸于大宗翼翼京營嚴嚴督府既秉壯猶
亦佐耆武維時恬熙兵飲弗耀志在邊疆身則廊廟
謂公既試而有遺才公子公孫繼繼其未祔于先公
是謂無黍幽光百世昭不可揜

明故山東萊州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致仕
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縻字從質其先望于隴西元季有諱成
者居鳳翔 國朝永樂中徙河間之任丘居廢鄭州
城南為鉅族考諱濟登陝西鄉薦累官山東東昌府
學教授贈儒林郎光祿寺丞生四子君其長也生而

疑重不浮儒林公遠易學歷湖蜀秦魯間多所造就
因以授君君補縣學生提學閩御史禹錫賞所為文
試必居首游從至四十餘輩任丘士多業儒傳易者
實自君始成化甲午舉京闈戊戌登進士知上海縣
賦訟叢沓持以鎮靜和而不狎每有鞫問人稱為明
以外報去民避道攀送有下送者服闋被徵復以內
艱去服再闈擢光祿丞越六年當弘治壬子遷少卿
南京工部解 御膳供應物至卿胡恭者以鄉人不
為檢視典守者因出空文後事覺恭坐貶連引諸僚
佐君以丞時事出同知青州府家人咸怨恭君曰命

也會二弟連喪曰此亦恭邪又六年戊午擢知萊州
府值歲屢歉撫卹周察理疆界均力役捕劫盜六千
餘人時勾稽屯地戎衛欲移惠于民或議牧馬于萊
又有獻地于 衛藩者皆力爭以免招徠流徙與屬
縣期約視多寡為殿最旬月內復業者至數千人民
稍饑輒發粟施粥活者尤衆暇則修葺學舍集諸生
勵以行業萊人為刻石頌德焉越八年不調君以子
時已舉進士為翰林編修乃上疏乞歸吏部言其恬
退可嘉宜進秩以示勸特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致
仕明年得疾就醫京邸數月歸又明年病劇時亟欲

婦省會

孝廟實錄告成有日又 朝廷將行黜陟之令君手
書止之自制棺斂處分家務曰無以為吾兒累也時
憂甚弗暇他郵亟具疏以請踰月乃獲 命比抵家
君已逝七日矣君夙敦孝慕每見儒官輒加禮遇曰
吾父嘗為是也世所遺田宅悉讓諸弟孳從子女皆
為婚嫁處已博密澹然無所利有治事才而為寬厚
所掩又耻自銜故鮮有知者時亦用家學顯才器甚
偉所進未可量婦省事尤汲汲若弗逮竟弗躬治命
其志允可 也暨告喪于 朝自狀父行以墓銘告

乃操君之大者為銘君娶邊氏戶部郎中知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永之女以慈孝聞惟時一子女三人適
國子生安州揚舜任丘縣學生孫夔獻縣學生高相
孫一曰坦女孫四君年六十有七生正統癸亥九月
十七日卒于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十一月二日葬縣
北東三里之原銘曰

駕于亨衢既蹶復驅弗摧我車颿彼中流倏退以休
式完我舟尺蠖之屈冥鴻之揭非我失得彼逐逐者
其欲其舍無一非我得不在身有天者存以遺我後
人

封孺人彭母李氏墓誌銘

婦職視所從為貴賤然弗克兩值或兩值而一貴者
蓋亦有遺寵焉彭母李孺人之封實以大理寺正君
諱銓初命為評事其子縉累官禮部員外郎秩加
顯而封號未及進故仍稱孺人而以先封故不得稱
太制也李氏出襄陽舊族與彭為郡望孺人之父諱
濟以國子生為同安縣丞有惠在人寺正君之父贈
評事真朴翁諱某聞李氏女賢聘以冢婦同安亦耳
熟寺正君之材簡于諸生謂為偉器議是以克合孺
人孝敬勤儉皆出天性服食蔬糲而奉祀修饋必豐

潔嫻里窮之有須取應俯接平初無不意滿以去內
外賢之生猶未彌月出事并曰手為村所傷裹以供
校翁責群幼弗代孺人謝曰婦職固是也寺正君舉
鄉貢擢進士第既授官馳封孺人貴不廢業寺正君
嘗暇饑齊曾聞獨通發陳招集流徙夙夜不暇給孺
人留京邸助家政內外截截君以高有內助焉寺
正君還判道卒孺人棄毀幾不能生既歸葬壹意
教子市織紉為膏火費縉繼繼進士授萊州府推官
孺人實就公養每訊獄聲徹屏帷淚為廢食飲縉歸
必問之故戒之曰汝父之為是抱恒自慮獲譴及

出服活人夕甚吾知其必有後也汝無亦為後地乎
縉被 召為兵部武選司主事孺人後至京邸後數
年改禮部再命至今官而孺人歸已老不復出矣正
德三年戊辰五月八日卒于家壽七十有四子三人
縉其長次紳次縣學生經女二人長適縣學生張璠
次適貢士沈完孫一人某女孫六人縉將歸卜是年
某月某日合葬于扁山之原介吾甥崔主事傑來請
銘縉予禮部所舉士也勤慎奉職不愧其父其徵銘
也甚懇而哀得禮之正吾是以銘銘曰
得於夫者以成其子優學為仕平反為理復為禮官

山則之軌 惟所從故以與終始有截在茲百世無疆
蕭之菴墓誌銘

芝菴蕭君 來自南實以子昂居京師就養五年乃卒
已而厥配 潘孺人亦卒昂將歸合葬奉兵部郎中李
君源狀請予銘按狀蕭氏本蜀望仕宋居河南從南
渡寓于閩 因初有伯亨者嘗被 召以疾辭不起
賜歸錢塘 給新米數十戶終其身是為君祖子敬號
善寧居士 隱于鄉是為君父君諱鑑字克明芝菴號
也生而端 慤長益謹厚寡言笑不喜戲劇遇事輒奮
欲自立時 家中落書為蠶幹夜此誦讀不絕口業寢

就務事親志養婚弟嫁妹為其子置田宅育諸甥如
已子友有黃佐者同買子外之中官鹽若干引至桐
江黃舟壞鹽盡覆若分所有子之黃負金氏為所窘
君亦代之償黃謝曰微公佐死久矣分水縣學生郎
啓親喪不能葬君貸以漆山田八畝并其券折之杭
州衛百戶祝華代職京師貧不自活君給以衣食復
資而遣之其他周困振之者尤衆晚好醫書得其突
奧以疾告者雖大寒暑必赴酬以金幣輒辭曰吾豈
為利計哉鄉人無長少疏戚皆以號稱之曰芝菴長
者也孺人同邑楠泉處士之六有淑質慧敏精文事

能讀列女傳諸書比以禮佐孝養治內無違則君
哀息怒夢君因大慟致絕越數日竟不起惟昂一子
以名醫被徵入太醫院供事內局比以進藥功權
御醫命下君已卒七日而孺人猶及見焉君生宣德
癸丑九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德戊辰十月十七日壽
七十六孺人少君四歲其生以正統丁巳七月二十
一日卒後君兩月歲未盡七日耳明年庚午三月二
十日合葬於西湖紫井之原昂之迎養也為君輸粟
獲以例授七品階昂公退力備甘旨屬私第火慮駭
其親曲致愉悅及病躬侍湯藥差殆而復安者屢矣

予每病昂必為診視意勤勤不置予念之且嘉其孝
故為銘銘曰

蕭出內江始遷洛陽繇閩遠族延居錢塘其業經書
其術岐黃父教之良矧有義方家子官全竭其癩
子職之勤矧惟顯楊龍泉之原山迴水長居也同堂
笈也同歲有存不亡百世勿忘

明故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劉公墓

誌銘

封翰林院侍講學士劉公諱規字應乾舉成化己丑
進士知浙江餘姚縣以父喪闋服改知湖廣麻城縣

被簡為監察御史左遷廣西鬱林州判官

孝宗皇帝登極復叙遷為江西新淦知縣以母老上

疏乞歸養例弗許時其子春已為翰林編修會上

兩宮尊號恩當封乃棄職就封秩為編修階文林郎

暨

今上皇帝登極復以

兩宮尊號恩進封侍講學士階奉直大夫壽七十三
卒正德三年九月十四日也公之先出湖廣興國州
元季徙蜀今為重慶巴縣人曾祖昇丹陽縣丞祖亮
明不仕父剛浙江赤城驛丞公性剛介不為物撓在

餘姚出納興章心計力作閩海堤圯亟為修築惠里
甲苦供役手自籍記令里日出米二石餘則均于次
日日省數倍重與學士經獎勸者多有名于時每賑
饑必審實里戶高下以次給之民獲實利治獄必先
矜恤隨事斷決不輕械繫而往往得其情狀病勢家
請託每客至延坐後廳令羣吏左右侍皆莫敢出口
以去然亦無怨也按察蕭僉事諫有感屬出入為需
索公穢送于蕭蕭謝之遂用是知公麻城差易治治
又加圍故不勞而辦為御史嚴明廣貴州軍儲又按
山東雖極發姦伏而務平恕每三愆因獄疑者必從宥

法劾叅政張盛為所註補外未嘗色悔焉痛蚤失怙
事母每飯必躬侍建家祠修世譜周贍貧族至老不
倦蓋其居官不苟得而家積穀粟益饒裕其為義舉
以此尤嚴子教每語之曰居者為孝仕者為忠又語
其仕者曰爾輩各有職職異而理同爾其識之故其
長子相克家春舉解元進士及第累官至學士賜四
品服以學行聞台亦舉解元進士歷吏部員外郎今
為泰州同知孫鶴年復舉進士彭年舉鄉貢士科第
之盛鮮與為此其次曰松年大年嘉年延年光祖繼
祖萬年皆宜入鄉民出側室趙出者曰耆英曹孫曰

起宗女三人長適貢士盧尚鎬次適國子生胡繼次
適陳嘉事女孫五皆適士族學士君在 講筵史局
方嚮用聞訃將埽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襄事奉狀請
子銘狀別順天府丞楊君溫甫所著也銘曰

邑不我誦臺不我矜旋復棄之封君是補科以三世
教以一經矧有世守有行有名公名固存矣俟茲銘

光祿寺少卿致仕進階朝列大夫李君墓誌

銘

去年冬予會抱犢李光祿南屏潘太史遂逸張西臺
于家三君者並京產潘張皆予嫗家李君亦少同筆

疏張氏之好實與成之故也時李君已病婦遂
數日手書抵予若欲為永訣者既又以韻語屬予銘
墓北再遣人候之則已逝矣予既與遂逸會哭春初
有事于城南是夕夢焉乃悲而銘之李氏世居徐之
沛縣後徵至京師隸錦衣衛籍君諱紳字縉卿其自
號曰抱犢山人生而朗潤數歲能屬對人爭誦之嘗
與予從監祭御史岐山展先生游並被甄賞君長予
三歲顧淹一舉舉成化乙酉鄉貢連擢丙戌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數奉使足跡遍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
最遷戶部員外郎郎中贈其父道明員外郎封母周

氏為太宜人並受 命其所領司最劇書簿立辦
時貴戚方盛有所干請力為摧抑尚書李公敏薦為
光祿寺少卿意氣勃發遽罹猜忌會考覈京朝官以
浮躁淺露例調知山西之忻州忻君所嘗奉使地不
欲往上疏乞致仕再上未允復疏曰郡縣之職非循
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
弟之政蓋亦難矣既得請榜于坐曰五斗懶將雙膝
屈三章乞得一 身閒論者賞其志亦惜其才之不盡
見也君舊居城南徙 禁城之西偏已乃復故業間
歸沛置屋數楹歲取餅直心澁于火又無他貿易歲

費且不給持以勤儉未嘗見言面喜讀道書手自抄
錄至盈箱篋或詞之笑而弗答與客觴詠投壺象戲
或雜以諧謔文采逸發獨不及官府事予叩之琅琅
可聽使得再試未必不嶄然談脫也

今天子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至是卒君素篤恩義
尤玄真為道士晚得未疾迎致于家躬視湯藥飲藥
如禮丁氏妹寡而無子周卹百至嘗為友索草書久
弗致續未屬三日以幅楮抵子思得乃已交接之際
蓋至死不易云配劉氏封宜平內政甚肅晚得一男
出側室劉氏曰宜祿方九歲 正統甲子五月五

日其卒以正德己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壽六十六明年
二月既望遷城西四里原先塋葬曰

少而同袍壯而同朝分官異職獨老于菑豈才弗
能寔命不違觴于子堂弔于子墓銘以葬之以全我
交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戶部尚書孫君志同之父之喪予嘗為作銘及母錢
氏喪銘弗及備意有所待也越十有九年自述行狀
二千言以請予讀既歎曰世所述先德有能詳且實
若是者乎按錢氏出鎮江丹徒祖忠謫戍湖廣始居

安陸與孫同里開父廣於素士也翁雅厚遂許聘其子
資政公孟恕逮事舅姑並致女敬體素弱始不習學
聞姑戒躬率婢使至窮日夜四力老病嗽晨起瀆茗飲
淑人每夙興製茗姑喜肉炙勿執炊爨暑必近火自
始嫁至垂老饗饋如一日親喪以舅姑在不敢過哀
私居縞素定省必易服從事公性嚴肅雖細事必稟
而後行有所怒則為寬解家法不置乳母生五子六
女皆自抱負紉緝至得婦乃已素好潔祭饗器必自
滌每澣締葛立夏日中以手熨御婢燥濕得所用不
珍物衣雖久不垢敝裁剪繒錦不遺餘質積至數千

片轆合補葺五色間錯粲然成文公弟妹七人處以和嫺不失辭色外睦兄弟孤且貧者遇之尤厚以暨諸嫺戚皆然鄰婦死無棺假以佳木鄉黨患難亦周之以成公志公嘗謂曰吾婚嫁粗畢夫婦當偕老脫我得多筭則願分以益汝無相先後錢少公一歲後一年卒皆壽六十有一錢始封安人進宜人贈恭人淑人至夫人而公亦加贈如志同官資政者尚書階也戶部以郎中歸省而公喪在弘治甲寅歲踰年而夫人亦卒是為乙卯正月十有一日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合葬鷄籠山之墓異棺同槨乃戶部所親製

以義起者蓋於是寡遺憾焉五子者戶部名交以學行致通顯次弘肸求宜肸宜蚤卒一女其婚曰指揮僉事胡鎮七孫曰州學生文煥曰元曰文獻曰文奎曰京曰文某曰文采女孫四曾孫一嗟夫女德不外見若戶部之孝且文能自紀述則雖警歛跬步之細皆身教也繇是叙銘之以與父德並傳顧不可哉銘曰
有子如此無問其母以柔濟剛惟嚴教之輔惟德是似質固其有有潛弗彰澤故能久非若絲在口若書在手同堂合壙終獲其所我銘封石若撰其後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二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三十

誌銘

明故太常寺卿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林公墓

誌銘

內閣置中書舍人領制誥詔勅冊寶奏疏封草書
篆之事地清職秘其貴者乃至三品顧不恒得若林
公以成累官太常寺卿加正二品祿進階資善大夫
致仕會

今天子登極恭上

兩宮尊號恩再進階從一品為榮祿大夫蓋歷事



四朝五十餘年八十有一而卒遭際之盛僅一再見而已公諱章以成字也世為杭之錢塘人曾祖居義以上皆不顯祖仲英考森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鍾氏母張氏皆贈封淑人公幼而敏悟藩司以大書薦于朝景泰初授中書舍人遂直內閣與衡陽謝伯寬並價遷禮部儀制員外郎天順初文簿叢沓會有大典禮事出倉猝方稽據故實公預具籍冊無所遺失李文達公殊愛之超遷禮部儀制員外郎成化二年九載秩滿遷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寄祿順天府朝謁仕事皆如故三年預修

英廟實錄成擢太常寺少卿十二年秩滿始有加祿之命四年以父喪服闋弘治初秩又滿始有加祿之命四年憲廟實錄成時資勞愈積而限於格例於是祿再加而官不復進中間若大明一統志續通鑑綱目諸纂述事必預預必有賜金幣楮錢酒饌及諸時物多至不可數後以母喪服闋遂上疏請老始有進階之命顧以二子皆仕就養居京師累閱歲於是階亦再進衣鶴腰玉以歸歸未幾而卒公考妣及妻之喪皆賜葬祭拜其生所置壙皆出異數蓋雖曹省卿佐苟非稱事應例亦有終其身而不得者斯亦可謂難已

公生于宣德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于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是年某月某日啓壙合葬其地曰金鐘山之陽公配董氏貳室唐氏子四人長應祥太僕寺主簿次應禧鴻臚寺司儀署丞今亦領制勅事皆雅飭有家法次應祿應禎女二人長適旗手衛指揮使徐永次適汀州知府項經子鎰孫四人女孫三人公素孝謹親疾必顛天請代母老迎養于官每公暇不去左右兄弟睦族急人患難其居官慎重不洩非疾病未嘗一日不入朝書法適勁丸精鑒賞博聞習見能道

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於是有一夫人之命後長子源封瑞安伯進為侯獲贈其父奉天朔運推誠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阜國公謚康穆太夫人始加今封

太皇太后在

孝宗皇帝朝已進重關太夫人恩禮加厚每入宮輒留養踰月其家居子姓甥婿歲時燕會蟒衣玉帶以次上壽太夫人春秋雖高而聰明康健一一為之盡觴無不意滿一時大家鉅室稱福壽者莫之敢望太夫人懷謙抱和貴不忘勤富不忘儉一錢尺帛不忍

輕費每日焚香禱家廟教子孫習詩禮親書史接賢
大夫士夜則帥諸婦治女紅或漏下數刻乃已臨終
忽呼家人取舊賜蟒衣服之既又摩之曰是非送
終服也蓋其年至八十有九而耿耿不亂如此可謂
賢矣於戲我國家以仁孝治天下推恩睦族施于
外戚必仰體慈志厚於所生自

孝廟以來暨

今上皇帝率用是道若王氏兄弟並躋五爵官封祿
養極庭闈之奉而敦詩悅禮屏奢去傲滿而不溢
君臣交盡自昔為難阜國之教固始自蒙養而頂戴

知州張簡子鏜孫幾人長某早殤次懋仁懋賢某
孫女幾人長許宜典吳驥今翰林侍讀學士克溫子
也銘曰

費氏五玉玉總良其一韞匱山中藏平生執德不毀
方人有譽重無疵傷沾哉沾哉價莫償寧為橫棄官
道傍耻以泣獻封陵陽種為王子森成行前如藍田
後岷岡如揚理珉雍琳琅中最貴者登玉堂為璧為
璜為珪璋為世物瑞為國光佳城有理厥壤黃寶
氣融液天無霜後千百年闕精芒生芻欲莫遠可將
貞珉著德永不忘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
君玉汝神道碑銘

玉汝姓陳氏諱璠玉汝字也世為蘇之長洲人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擢兵科給事中歷遷刑科都給事中大理寺左右丞左右少卿西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左副都御史致仕南京卒于家玉汝居官謹飭不事矯亢言必據理法在諫垣一封駁惟允

老不莅政初妖僧繼曉既就也法司擬以常典玉汝官暴其罪乃伏法有妖人惑衆通虜奏令巡撫禁絕弊源因請置天下社學以端蒙養則邪慝

終善以延于無窮者謂非太夫人之訓不可也
太皇太后關雎之化膠木之仁為今太妃是出於天者因無俟論至謂瑞安兄弟為有實廣國之風以徵太夫人之賢亦信然哉太夫人子三源其長也今加太傅娶孫氏錦衣衛千戶瑀之女次清封崇善伯加太保娶薛氏故陽武侯之女繼羅氏某衛千戶貴之女次濬封安仁伯先卒娶薛氏永順伯之女女二其季適恭順侯吳鑑封侯夫人孫五長桓襲安仁伯娶今陽武侯之女次樺橋樞模俱世襲錦衣千戶女孫二長適安昌伯錢承宗次適定西侯蔣慶曾孫二某

其銘曰

翼翼舊都大江之東巍巍

聖母靈秀是鍾匪惟國禎家慶則有天實屬之亦假
其手桓桓阜國家始用昌溫溫夫人不顯其光德稟
純和氣分清淑儲休召祥亦孔之篤 椒房之馨奕
葉沾沾封誥煌煌甲第潭潭衣有命服 賜有玉食
四十七年靡間朝夕

先帝至孝

今皇至仁老老之義由親逮尊生有寵章沒有賙卹
從夫而終永真幽室

明故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墓誌銘

都督郭公彥和世出武胄雅好文事厥妣朱太夫人
暨厥配李夫人之葬皆徵予銘比公卒厥子琮復以
治命請且奉戶部侍郎喬希大狀予於公以朱氏故
有嫻好知之為詳有與狀互發者乃叙其事以為銘
先公諱鏞彥和字也上世出廬之合肥曾祖得 國
初內附累功授廣陽衛指揮僉事祖瑄嗣考震又嗣
進指揮同知以材勇聞封平陰武愆王成國朱公簡
于京營遂妻以女後累陞至同知中軍都督府事佩

征西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大同於是贈厥祖考皆榮
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公初嗣指揮使註彭
城衛成化乙酉以廣西荔浦功進都指揮僉事己丑
中式舉進同知月加俸二石贖盡團營方略掌旗鼓
誦令名遂起丁酉領五軍營右哨戊戌備倭揚州諸
府政尚鎮靜海道以寧丙午充漕運參將弘治戊申
寄祿錦衣衛千子充副總兵鎮廣西永安諸路擒賊
流劫府江公首議用兵分路進剿俘斬甚衆乙卯進
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克總兵官鎮
安以廣西功實被表復進都督同知 降勅獎

白金綵幣給誥命階榮祿大夫自復入淮熟練漕政
悉官兵利病條貫便不便曲為區畫借京倉銀為般
剝費以代市息浚通州官河二十餘里置減水壩用
淺船般運以代陸輓歲各省數萬緡故雖專且久而
官士愛戴不少替正德丁卯 召還京師奉朝請佐
理都督府事踰年乃卒昔人以轉輸功上戰伐謂兵
食必相須乃克有濟公先兵後食歷試皆效其所謂
食雖非赴急應變然持恒保大為 國家遠久計功
實倍焉而論者猶歎其弗克盡用以沒此其人亦可
知已公事母孝謹迎養嶺南樽設之暇不廢定省自

奉簡約雅好慕士大夫下上論議圍碁雅歌閱古書
名畫蕭然如書生云李夫人生二女長適中都留
守詹濟次適魏國公子錦衣勲衛徐應宿貳室何氏
生子琮當嗣世職和氏生一女適騰驤右衛指揮徐
通子麒公生以正統辛酉六月朔日卒之日為正德
己巳九月二十二日 朝廷遣禮部官諭祭者五墓
在都城西山某原李夫人先 賜葬今卜以十月六
日啓壙而窆制也銘曰

東巡海徼窮三吳南盡百越踰蒼梧左節右鉞麾且
驅但有號令無喧呼孰得獻誠多壯圖江淮之間財
賦區億兵北粟萬舳艫前參後帥紛卒徒茨梁轟如
相撐扶十有五載如朝賄西有戎卷北有胡所恨不
得當凶奴論功校績已有餘豈以旦夕爭錙銖古稱
宅相事有諸平除之澤世不渝承家有子讀父書刻
石紀德昭謀謨堂封合葬如來胥公生全婦死不孤
彼不死者婦來乎

句容知縣劉生德機墓誌銘

有傳劉生德機病者予曰德機質厚不宜病又有傳
其死者予曰德機器局甚偉不宜死既乃於喬侍郎
希大得遠菴楊先生報哭曰噫真死矣蓋德機以內

弟學于予又學于達菴達菴以都御史致政居鎮江
德機實在鄰壤得氣疾劇往就醫忽病瘍卒于丁卯
橋別業遠菴為制棺斂為文祭之甚哀越數月喪至
西郊葬于四里原世墓劉氏出順天之順義世居京
師有名籍德機諱劍德機其字祖諱某考諱俊於吾
外舅義官公兄弟也舉天順甲申進士為監察御史
出知瑞之新昌有能聲遷太僕寺丞卒母夏氏德機
少從父至新昌啼父喪哭至歐血為京學生試久不
售家值火厄攻苦力學成化丙午予主考京闈德機
聞命即引嫌不就試弘治乙卯乃得舉又誥禮部

已未予再莅春試復不就又三試皆北謁選吏部乃
得知句容縣則正德戊辰也會歲大侵徭稅沓至詢
民疾苦極力撫慰每京府牒下曲為申告至罹督責
不少變民恃以為命爭相慕悅道路騰播流聞京師
部使者察其能致旌勞焉蓋自為諸生三十年始得
一命既壯長益練習世故故所試輒效使假以時
歲當大有所就而不意其遽止也悲夫德機年五十
三生于丁丑十月十九日卒于己巳六月二十八日
葬于十一月二日娶杜氏忠義衛指揮某之女生五
子長紹祿習舉子業次紹文紹經紹賢紹勳三女長

通刑部尚書董公方孫弘祖次適戶部尚書殷公謙
孫輅次適慶陽府同知李賓子鳳翔德機與兄鑑及
從弟鴻臚序班鉞前京學生銳殊友愛與人尚意氣
能悉予意嚮不為撓與吾子兆先同筆硯勸其死慰
予甚至子兩葬吾父皆從于墓舍相禮督役勤無遺
力每見子所為文雖寸紙隻字不輕棄擲令其死雖
不吾屬吾知其待予銘以暝也銘曰
由豐而約志若可樂在仕而憂維民之瘼胡負之卓
卓其成落落其施未博咎豈在學彼不死者惟文章
是託我銘劉立以慰冥漠

亡女衍聖公宗婦墓誌銘

嗚呼吾女其竟至此極也吾女年十八嫁于孔氏嫁
十有一年比婦寧已病纔兩月遽沒于此痛哉吾家
故多難繼娶于贈太師成國莊簡公之女令封一品
夫人朱氏生二女及一子兆同皆夫惟吾女一人吾
女眉目清湛脩然玉立意其非凡兒匹諸貴家多議
婚盡却之弘治丙辰前衍聖公南溪先生有子聞韶
方冠屬其弟衍聖公東莊先生來議于京陳都憲王
娶于孔氏與二公通家又視予為知己首為請曰是
宣聖六十二代大宗子也簡雅而文予謂族大非耦

且以遠故未應太宰屠公朝宗輩十人懇于不置子
要以三事曰吾女尚幼必三年後成禮必從儉孔
氏子必令讀書皆應曰如約乃許之庚申東莊以聞
詔至納徵之日少師守靜焦公哀祠禮焉吾女素孝
謹戀不忍別其先兆先憐而送之既至奉舅姑食必
親饋繼嫡姑袁夫人暨其姑江夫人奇愛之東莊卒
聞詔既襲公爵而南溪又卒吾女居喪哀毀屏服飾
相祀勤恪處諸妯娌和遜有節接嫗戚無驕色僮僕
數千指馭之皆有恩端居一室雖名園別墅未嘗一
至屢娠弗字自置媵妾人以為難此字一男輒不育

其得疾亦以此恒念遠遠父母泣涕無虛日或慰之
曰夫人為聖門宗婦爵重族盛宜莫與比復何憾吾
女曰貴富非所敢望但不獲恒侍膝下死不瞑矣雖
百方解之不能得甲子重建開里廟成于奉勅代
祀留其家十餘日乃返其母亦嘗送之遠後愈益戀
慕比婦雖病強笑語慰于已卒吾母麻太夫人哭之
甚哀有歲制棺輓以予之入欵皆知禮時聞韶適有
疾請暫寓京療治

上命醫診視遣一使賜酒肉蔬采諸物及以喪告請
再假數日

上高憫惻復特遣禮部官祭于殯行人祭于家仍給
驛護喪令有司治葬于其地純于生母久未給封
誥而得此蓋異數也吾女性剛慧其母口授女孝經
及文物之書意領領答皆略能默化手寫家信作蠅
頭字或為韻語多思婦之詞聞者悲之念兄之孤女
手製衣囊歲再三致至買婢給之其婦寧九七至
其兄及潘氏嫂之喪繼弟兆蕃之廢為尚寶丞從弟
兆延之為義官皆會既病亟請予致崔氏女為永
訣屬續之際父母及夫皆在焉蓋其恩誼篤至若亦
有陰相默會者獨念其二姑弗獲終養為終身恨嗚

乎痛哉未至前一月其母夢一袍裂為二上有子分
二字嗚呼豈非天哉吾女年二十八生成化癸卯十
一月二十六日其喪踰誕辰一日乃發其夫卜以明
年辛未四月六日葬于孔林南溪墓之右予以不德
致罰既銘二子又銘吾女年加老情緒益弗堪銜哀
援筆有不能盡叙者禮部郎中崔甥傑以友婿故復
為補狀以備家乘之闕云銘曰

孔氏世爵維大宗子亦有宗婦式相廟祀代六十二
婦氏維李巖巖闕里生則婦之爵壽孔林死則棲之
婦獲其配棲得其所喪在焉永庇終古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溫文裕白公墓誌銘

國朝父平官至尚書者不過五人南宮白公其一也公諱鉞字秉德考諱圭舉正統壬戌進士官至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傅諡恭敏曾祖諱進忠元千戶以恭敏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祖諱友諒封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三世妣贈封皆夫人世望畿服恭敏公之為浙江布政也公生于杭成化庚子舉京闈第一甲辰舉禮部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戊申同修

憲廟實錄以內艱去癸丑同考禮部丙辰秩滿遷侍讀已未充經筵講官壬戌復同考禮部

今止在春宮充講讀官癸丑修大明會典成進侍講學士賜宴禮部尋修歷代通鑑纂要公亦與焉甲子考南畿鄉試乙丑以

登極恩進學士加從四品階并俸充日講官賜紗帽羅衣鞞襪諸物正德丙寅開經筵賜白金綵幣車駕視太學賜坐彙倫堂丁卯命教庶吉士署掌院事擢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尋改吏部遷左侍郎賜御製蟠龍諸詩賜纂要進尚書己巳賜玉帶庚

年復命兼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以
寧夏平賜賀功金牌加太子少保居月餘以疾卒
年五十有七

上悼惜不置贈太子太保謚文裕遣官諭祭勅有司
治葬事公以公卿子習聞朝廷典故加之問學博
涉彊記詞翰清美見稱于時而又職文字典禮無甲
兵錢穀之寄故以此終其身成其所為名其為人重
厚政尚寬簡不為訛傲之行瑣屑之節值所難處寧
稍為遜避而未嘗遂失乎正其居家惇孝養與其兄
錦衣千戶鑛弟國子生銓及銳鈔相友愛遇姍或有

恩上下交際不為詭清之長厚之風焉其所著有怡
靖稿若干卷公以景泰甲戌八月四日生正德庚午
十月二十九日卒辛未五月某日葬于南宮某原先
墓娶李氏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講泰之女
子五人鶴齡舉舉子業成而卒次玄齡以廢入中書
肄字出身次昌齡脩齡次洛齡亦次女六人長適懷
寧侯長子孫瑛次適永順伯長子薛璽次許嫁馮通
政子脩次許國子生袁應乾餘尚幼孫一人曰恩公
卒乃生孫女六玄齡奉吏部左侍郎傅君邦瑞狀請
予銘予於向氏頗有姻連且與公同官久矣乃為銘

銘曰

世紹科第家為公卿我自得之匪祿廕是庸况翹弟
華業擅文武我以文試匪甲冑為伍士則有學惟經
史子曰我所以仕固其在此官則有職惟天地人曰
帝有命我曷敢弗寅進敷 講帷入掌 綸誥凡所
施用皆文之教禮有 賜葬行有易名一之謂難矧
不忝厥生父曰恭敏子曰文裕惟千百禩以永終譽

封武定侯夫人郭母柏氏墓誌銘

武定侯郭公諱良既卒之四年當正德辛未三月二
十四日夫人柏氏妣卒其子嗣武定侯勛以喪告且

乞假襄事

上遣禮部官諭祭今有司啓壙合葬蓋公已 賜葬
于都城西 壙之原制得并造妻壙故也於是卜
以五月十一日窆焉嗣侯乃告于子曰先公之喪辱
惠之銘茲吾母不敢他請予辭以女德不預知則奉
工部右侍郎夏君景德狀衰絰吾門者八九卒乃祿
以銘柏氏本保定蠡縣望族父諱珍錦衣衛指揮會
事以長女為

憲廟賢妃息進都指揮使母陳氏封夫人夫人妃同
母兄弟也生而純懿有內則父母慎擇配久之得武

定公公時喪父當嗣以年幼例給俸祿優養于家比
長族人有爭議者撓之遂罷侯封授錦衣指揮僉事
祿不足夫人輒以奩具佐之恨不逮舅養事太夫人
許氏備極孝敬食必甘旨衣必輕裘務得其歡乃已
暨諸族鄙雖幼且賤亦施禮遇未嘗以貴盛加人公
素好客夫人每先意治具不俟咄嗟而辦公亦以是
多名弘治癸丑公被簡蒞衛事親交咸賀夫人獨曰
袒將未嗣憂方大耳丙辰公勦獄湖南夫人脫簪珥
以充行橐公曰官有廩餼安用此夫人曰君素不妄
取獨不為意外計乎辛酉許太夫人請于朝下廷

臣議謂榮國公之功不可忘公乃得藥并給封諡夫
人曰為郭氏婦勤苦三十年而得此死不恨矣甲子
公奉命統京營兵補近畿劇盜所謂靠山王者獲
其黨數十人夫人曰玉石俱焚自古難免人命至重
未可忽也夫以女婦而能為此言顧不難哉夫人生
景泰乙亥某月某日年五十有七子五人勦其長也
廉慎自律有名家風年未四十總督三千營兵馬僉
後軍都督府事加太保娶姚氏繼陳氏皆贈夫人繼
聘趙氏次勸娶王氏勸娶周氏亦卒次勸勅皆幼女
一人許嫁慶雲侯周瑛孫一人曰房銘曰

武甯之貴以紹興成一之既希矧可兼得郭自開
國為公為侯世嗣

帝家貴鮮與傳亦有嘉儷出于戚里內和外肅是謂
媿美晨禱暮耳中有家饋春蘋秋蘋上有廟祭子職
是其亦維婦賢世有恒道貴家所難生本從夫亦從
其死其從不死亦既有子我銘君侯亦銘夫人公有
家傳系以斯文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君舜和墓誌銘

嗟乎舜和已矣舜和才甚敏氣勃勃不少降骨堅聳
而神若有餘皆不宜死而竟至此也舜和姓徐氏諱

穆舜和字也世為吉安吉水望族曾祖彛倫祖少安
舜和對翰林編修閻齋先生廷亮子也幼時日記數
千言十歲受易學十八廩食為縣學生十九舉江西
鄉試第二入國學已有名弘治癸丑予考禮部得其
文奇之 賜進士第二授編修嘗以親老引疾歸再
閱歲己未同考禮部得易卷予時再出典試事力主
之以真榜首遂魁大對乃今諭德倫伯疇也癸亥秩
滿遷侍讀與修歷代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其手出
乙丑復為同考得今編修董文玉為首暨諸名士尤
多

今天子嗣位命充正使賜麒麟服頒正朔于朝鮮及境譯告國王不郊候迎 詔不道跪舜和援古義稽今制反復辯析皆知議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剖析不遺凡所愧獻悉拒弗納其人皆愧服不置焉與修孝廟實錄撰述必當充 經筵講官敷說有體戊辰以外艱歸時逆瑾扇虐惡諸翰林不為禮屈聞舜和才諷以顯職不為應比書成例進秩恹不肯或嫉之謂文士不習世故適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諸部屬俾擴充政務舜和雖憂居猶不免得南京禮部員外郎庚午闕服未至改南京兵部瑾既敗諫官以為言

請復舊制舜和始復為侍讀今年 命清理武官黃籍會卿逆未差力疾入治事旋復大作比 內閣以翰林春坊多闕員乃疏其有資望者請以次陞補舜和名在疏中報至歎曰命也翼日遽卒其子永年請于 朝下吏部謂已得 允命且疏其次所當得特予為侍讀學士亦異數也舜和事親孝與其兄順美友而恭性不喜殺聞哀鳴聲輒不食至所交際乃翫骰不下物博極羣籍於凡 國朝故實兵民利弊四方地里險易俗尚之薄厚以至人情物態常變真偽不同之故若指諸掌公堂廣坐言議英發略無諱避

顧非其人則噤不出一語語必悔之其所自負挾奮
欲一試而幾會屢失久而不振然其退其進名義甚
正校其所自得亦已多矣為詩文雅贍有思致不蹈
畦逕人以為難有南峯稿若干卷舜和生成化戊子
正月九日其卒以正德辛未五月十一日年止四十
有四配趙氏封孺人三子永年其長慧而知學次有
年喬年二女長適周知府子侃永年聞父疾趨京師
扶柩歸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舜和之葬父也
嘗徵予銘茲且葬永年揣其志若非予文不瞑者寔
介倫董二君及易檢討欽之以請乃誌其性行履歷

而系以銘其族世之遠且盛也見于闕齋銘誌者可
互見也銘曰

躍之鏗然鑄之凝然擊之錚然噫是何聲也一試而
缺兮再試而折兮倏爾而沒兮名之曰干將終不可
滅兮

國子生潘元謹墓誌銘

國子生潘君元謹者鶴溪先生之子吾友南屏太史
之族弟也年四十有一而卒先生傷之手書畀南屏
以屬于予曰吾子不顯且非壽若葬而無銘其何恃
以瞑予嘗一再見元謹亦聞而悲之乃按南屏狀為

銘元謹諱寔元謹其字生而沉静不外露言若不能
出口服食儉素絕不為時好補景寧縣學生早得家
學試有司屢弗利先生自進士累官知興化府致仕
家居元謹禮侍色養代理家政無外內鉅細舉就條
緒睦姻厚族尤重祠墓歲必修葺凡先生義所欲舉
方有指授則已辦矣其母贈安人陳氏先卒且葬及
繼母李安人之卒改卜苞鳳山遷陳合葬而虛其中
為先生壽歲經畫規置皆自為之殆無遺憾蓋其
孝敬出乎天性者如此先生晚蓋韜戢卜居山中去
家數里許元謹日一往見先一固止之乃增拓堂宇

以娛適其心自是喜懼交集日不去左右比以年當
貢戀不忍別先生曰比汝身事且吾幸健毋效兒女
子戚戚為也乃行廷考既當赴南雍道清河得疾
至揚州卒于興教寺之邸正德戊辰七月某日也距
其生成化戊子七月某日卒之又明年庚午九月某
日葬于縣之某原娶雲和王氏聞訃撤簪珥絕葷飲
三年如一日二子長禧次按三女皆未行齒屏又稱
元謹好周人急訓導董某得危疾為視湯藥比死經
紀殯歛率衆白于官資其喪以歸邑人有被誣為礦
盜者壞竈破甕將竄入他郡亦為白之俾得復業有

族子為鄰邑人歐死其人以賂求免拒弗納此數事
論者謂其得父風稟使得沾一命必能濟物而竟止
此惜哉且先生文學德義重一時惠澤在一郡五十
致政弗窳于用及化導鄉里陶鑄士類有益于人人
甚博世食其報亦理之宜今年邇九棗惟一子賴以
為養而又弗壽以沒天道之難謀至是哉然其孫播
已知學而先生健不倦教後當有傳焉元謹之族里
世系予嘗誌其祖贈主事公墓叙之悉矣茲特撮其
性行為銘銘曰

身以親仕志豈在祿親寔命我我其敢弗勗籍既登
矣名既升矣將歸寧矣吁其亡矣既教之仕復望其
止其亡不死亦既曰有子所慰親者庶其在此

明故太保保國公墓誌銘

正德辛未八月二十日太保保國公卒

上聞而悼之特贈太傅遣中官賜寶鏹二萬緡命戶
部給米五十石布亦如之禮部諭祭者十有四工部
給棺槨凡葬事皆如制其子麒將葬于昌平北澤
山世墓卜以是年某月某日從事奉陝西按察副使
聶君瑄狀來請銘按狀公姓朱氏諱暉字東暘其先
河南夏邑人也高祖諱明從

高皇帝起義曾祖諱真從

文皇帝靖內難累官中都留守司指揮僉事祖諱

謙累功陞左都督佩鎮朔將軍印鎮守宣府正統己

巳

英廟北狩以迎候捍禦功封撫寧伯贈撫寧侯諡武

襄考諱永嗣伯爵威望著聞前後八佩印征荆襄延

綏建川諸賊累功陞撫寧侯遂進封保國公賜號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

國太師兼太子太師追封宣平王諡武毅三代皆追

封為公弘治壬子公以曾子授錦衣勳衛弘治丙辰

嗣公爵己未 命統神機五千營兵馬庚申

孝廟簡黜京營提督官兵部會薦可代者以公名上

上親御便殿召內閣臣面議 親書手勅命總三千

營兼掌右軍都督府事辛酉 命持節冊克 榮王

妃納徵正使是歲虜犯延綏 命佩在虜大將軍印

總諸路兵討之深入河套擣其巢會夜大霧虜遽驚

遁獲舊勅二道及夷器牛馬諸物斬首三級別部兵

亦斬首百餘以捷聞

上降勅獎勵班師之日值當 升殿特 御奉天門

見之壬戌闕視京營官癸亥 命提督十二營仍兼

總三千營事甲子

孝肅太皇太后崩 命督治 山陵及別建 饗廟
會以災變辭 優詔弗許 復佩印出勅宣府大同虜
寇亦有斬獲還入居庸關

上遣中官以牛酒犒軍嘗 賚甚厚尋加太保

今天子即昨命侍經筵充 正使行 皇后納徵禮其

所奉 命若代祀 郊廟 社稷山川諸神其所受

賜若蟒衣玉帶繡春刀皆 出常格而金幣寶鏹食飲

之類弗計也戊辰以疾告 命太醫診治遣中官賜

酒肉蔬米公具疏請解營 府事乃許焉蓋再闋歲乃

卒距其生正統戊辰正月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公長

身美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人莫測其蘊性素孝遠武

毅享爵久公已逾五十出侍賓客猶執子弟禮充鞞

略紀律戰陳之事多所聞習嗣爵僅三載即登大帥

屢授節鉞敷歷中外諳練日深 更化之初方隆用

舊而公竟弗起矣配 李氏廬州知府勝之女封侍國

夫人先卒生二子麒麟衣勲衛次天麟太常寺丞女

一適永療侯徐錡庶子女一皆幼孫二岳姪女孫三

長適長寧伯周鏗餘未行銘曰

惟 國有爵惟公暨侯伯乃其亞實超品流公父嗣

伯為侯為公公嗣厥封元惟父風虬舞長軀公有奇
骨內掌營伍外總節鉞河曲之墟莽為虜區公擣其
虛靡堅弗驅凱還于朝意氣增重端居廟堂武偃
弗用勲名始終亦孔之艱
皇實命之其端則天高門巍我下有駟馬簪纓蟬聯
請視耒耜者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三十終

講讀錄序

翰林講讀之職有經筵有日講有東宮講
則摘經書要語為題先進講章至日陳于御案講
官以別紙對講日講則循序排日止進起止撰成直
解默記對誦如東宮之制尤為切要雖儀節不同所
以敷析義理培養

君德則一而已東陽自

憲宗朝入翰林歷編修侍講十有餘年成化丙申始
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
班皆不預講事至

伯為侯為公公嗣厥封元惟父風虬舞長軀公有奇
骨內掌營伍外總節鉞河曲之墟莽為虜區公擣其
虛靡堅弗驅凱還于朝意氣增重端居廟堂武偃
弗用勲名始終亦孔之艱
皇實命之其端則天高門巍我下有駟馬簪纓蟬聯
請視耒耜者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三十終

講讀錄序

翰林講讀之職有經筵有日講有東宮講
則摘經書要語為題先進講章至日陳于御案講
官以別紙對講日講則循序排日止進起止撰成直
解默記對誦如東宮之制尤為切要雖儀節不同所
以敷析義理培養

君德則一而已東陽自

憲宗朝入翰林歷編修侍講十有餘年成化丙申始
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
班皆不預講事至

孝宗朝累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講學士弘治壬子始
直日講兼經筵講官及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亦如之

今上皇帝嗣統之初東陽寔在內閣請以秋冬先就
日講而職在提督正德弘元之春經筵肇啓東陽
以例開講蓋至是而講讀之職始畢抑惟我國朝
誕啓文運

太祖

太宗聖神天縱固無待于問學而能

仁宣兩朝皆以長君御極一豫教之成其來久矣成化

弘治間

聖學緝熙文學法從之臣朝夕誦說各以所學期効
分寸之益東陽雖久塵禁近晚充講官不二三年遂
參機務其以經義供職事者無幾顧程頤之積誠范
祖禹之按講惴惴焉惟恐不及句讀訓詁雖非大義
所闕然舍此亦無以為感格之地也謹彙次所撰講
章直解若干首為二卷別有三謨直解內閣所備未
經聽覽者則不及錄云

經筵講章

中庸講章二首孟子一首書經二首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這是中庸第二十七章說聖道至大惟聖人能行之的意思洋洋是流動充滿之貌峻是高大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禮儀是經禮禮之大處威儀是曲禮禮之小處其人是特聖人說道是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惟聖人能盡之所以與做聖人之道于思說聖人之道先說箇大哉二

字以贊美之如何見得大處看他洋洋乎在天地間流動而不凝滯充滿而不欠闕以言其功用則凡鴻纖高下飛潛動植之物春生夏長秋收冬歲都是此道之發育蓋物之所以為物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流行即此理之所流行也以言其體既則天下之物至高莫過於天至大亦莫過於天此道之高大極至於天而與之無間蓋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這是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所以說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子思又說這道理優

優然大矣哉凡天下之事禮儀大處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有三百條之多無非此道之所存威儀小處如俯仰進退升降揖遜之類有三十條之細無非此道之所在這是道之入於至小而無內而益可以見其大也所以說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這箇道理雖是流行在天地賦予在萬民散殊在萬物然物得其備而不得其全人得其粗而不得其精惟聖人盡此道於身故能行此道於天下所以說待其人而後行待之一字可見上天之道必有所付託而使之行而其生聖人者

亦不為無意矣臣嘗論之聖人之道雖至高至大而其條目品節却至精至密聖人將那高大的收拾向細密處着實做將去外有以極其範圍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故此道流行於天下無一毫欠關使其自己有一事之不盡則於天下必有一事之不行矣豈足以為聖人哉若佛氏說空寂老氏說虛無皆窮高極遠自以為聖人之道若究其實則至於絕人倫廢飲食茫然無所用於天下天下之人徒慕其名不辯其失沉溺迷誤愈久而不自知此吾道所以不能行而行之者必待於

聖人也然道雖常存而聖人不常出故道之在天下行者常少而塞者常多自堯舜禹至於湯自湯至於文王武王大率數百年而聖人出出則行不出則塞孔子以聖人而不得位於是以此道傳之後世雖存而不行者亦久矣伏惟

皇上以聖人之資傳聖人之道居行道之位而操參天地贊化育之權復益古之太平除異端之末學正有望於

今日之盛也臣等不勝至願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這是中庸第二十二章說聖人至誠的妙用直與
天地一般至是至極誠是真實無妄盡是無欠關
的意思性是天賦與人的道理贊是贊助化育是
造化生育處參是相參的意思子思說惟聖人之
德極其真實無有虛假舉天下不能加尚他既無
虛假便自無有私欲當初上天賦與我的道理都
能盡得如性中有箇仁便真箇盡得這仁的道理

性中有箇義便真箇盡得這義的道理性中有箇
禮智便真箇盡得這禮智的道理內外精粗始終
遠近一件、都察得無有昏蔽一件、都行得無
有欠闕若是有一些虛假如何盡得如此這是推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在人的性也是受於天的
只是稟得氣質有不同處聖人能盡自己的性故
能真見得那人的性與我一般使他也盡其性
如不仁的教他盡得仁不義的教他盡得義無禮
無智的教他盡得禮智都無有不能知不能行的
這是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在物的性也是受

於天的只是稟得形氣全不同了聖人既能盡人的性故能真見得那物的性也是一般使他也能盡其性如牛便教他耕墾馬便教馱載仲夏便斬陽木仲冬便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捕魚射祭獸然後田獵與凡生克制行飛潛動植一件件都處得他停當無有不得其用不得其所的這是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天地造化生育之功雖是至大無外然也自有分限天能賦與人道理不能使他盡這道理必待聖人教化他然後能盡天能發生萬物不能使他自然成用必待聖人制度他然

後用得是天地的化育也是聖人贊助他這便是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至高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聖人在中間也只是一箇人因他有這贊助化育的功故能上配天下配地將一身參在中間與天地並立為三少一箇不得這是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升而為天降而為地鍾而為人散而為物故人稟天地之氣體即是天地之體心即是天地之心本都真實無妄只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終有不實便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了聖人出

而為天下民物之主以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故其功用效驗直至於參天地贊化育而後已若使天下有一箇不善的人有一箇不得其所的物便不叫做參天地贊化育求其所以能如此者不是先盡了自己的性如何做得故子思論參贊天地必本於至誠其旨深矣這等德行這等事業只是堯舜能之如欽明文思濬哲文明便是盡性平章百姓而於變時雍慎徽五典而五典克從便是盡人之性山川水土則大禹成其績草木鳥獸則伯益順其生便是盡物之性故堯舜之功直與天地

相為無窮洪惟

皇上以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可以運樞機於四表可以濟化育於羣生使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以成參贊天地之功者只在

皇上一心之誠何如耳伏惟

聖明常加體驗一件政事如何是不誠一件道理如何是盡如何是不盡民已化矣惟恐有一人之不化物已安矣惟恐有一物之不安擴而充之以求至乎其極則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矣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這是周書康王之誥說文武有聖德得賢臣故能受天命有天下的意思文武是周文王武王不是大平是均平富是富足務是專用力的意思咎是咎惡底是致至是至極的去處齊是無備信是誠實周康王初即位告諸侯說道舊時文王武王為君之德溥博而不狃隘使天下無有被此均平而不徧私使天下無有厚薄減薄稅歛使天下都富足無有窮困這是不平富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後

加刑刑又輕省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誤不曾專意去尋人的罪惡這是不務咎這箇心推行將去都到那至極的去處兼盡得來都極誠信無一毫虛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越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所以說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熊與羆都是猛獸名不二心是一心乂是治康王又說那時却也有熊羆一般的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協力輔佐文王武王保護經理我周邦國所以說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端命是正命訓字解作

順字文武有此道當受正命天也順他所以箇
訓字付是託界是與康王又說文王武王既有這
等聖德又有這等賢臣輔佐他以此承受上天的
正命上天以此順文王武王之道把天下交付與
他主管故文王時三分有二武王時天下大定所
以說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康
王之意是說文武如此聖德猶要賢臣輔佐况我
之德不及文武即位之初不賴群臣輔佐如何保
這天命求助之意可謂切矣臣嘗論之天命之所
付託在人君助人君以共承天命者在大臣人君

知此理必能任用賢才不肯自恃聰明人臣知此
理必當竭忠盡力不敢曠廢官職君臣一體上下
同心然後可以承天命治天下此是一定的道理
然一代創業之君必有一時佐命之臣若繼世之
君當即位之始尤不可無舊臣之助故成王告周
公說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
和恒四方民君師及康王求助諸侯也是此意後
來二君都能保邦致治時有召公畢公在其致天
下安寧刑措不用號稱守成賢主豈不是諸舊臣
輔佐之功後世守成之君如漢元帝尊蕭望之為

師傳唐高宗知褚遂良為顧命之臣不但不肯聽信又將他枉害了這是有賢而不能用漢成帝師法張禹與議大政宋理宗尊寵史彌遠惟言是從這是用臣而非其人所以當時邦國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洪惟我朝

聖祖

神宗宏謨偉烈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守成大業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功成治定逸豫易生聖帝明王未嘗不以為慮伏惟

皇上思上天付託之重念

祖宗創業之難體左右臣職之重推廣

聖德專任賢才以隆

宗社萬年無疆之慶則成康之治不足言矣臣等不勝至禱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是孟子萬章篇孟子答陳相說帝堯治天下教民復其常性的意思聖指帝舜說契是舜臣名司徒是舜時官名專管教民的事人倫是人之舜

倫固有的道理即下文五件便是孟子因陳相說
許行之道要與民並耕而食因曉告他說聖人治
天下只是教養二事帝舜聖人因帝堯舉用使禹
治洪水益治山澤民得其養又恐民飽食煖衣逸
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深以為憂乃使契做司徒
之官以教天下且說契把甚麼教他只是將民原
稟受於天的五件彝倫人性中國有的道理是那
五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人之有生至親的莫如父子有父子便自
然有箇親愛的道理為父的自然慈憫他的兒子

為子的自然孝順他的父母都是親愛上發出來
這便是父子有親有天下便有君臣君臣便自然
有箇義合的道理為君的以義使臣事不合義則
不可使他為臣的以義事君義有不合則不可苟
祿都從義上發來這便是君臣有義有夫婦便自
然有箇分別的道理夫婦相處恩義親密中間却
有分限夫是夫婦是婦不相瀆亂這便是夫婦有
別有長幼便自然有箇次序的道理長幼相接等
級不同中間却有次第不相凌犯這便是長幼有
序有朋友便自然有箇信實的道理朋友相交彼

此來往誠信交手不相疑忌不相欺誑這便是朋
友有信這五件人倫都是人稟受於天固有的道
理只因飽煖安逸為私欲所遮蔽將本心都喪失
了聖人教民提撕警覺引掖開導他使他每各自
完復了那本然之性所以風俗醇厚天下治安聖
人憂民之心方可以少釋矣使天下有一人不復
其性則聖人之憂不止也是固不可與民並耕而
亦何暇於耕乎臣按聖人治天下有君師之責君
主養師主教二者治天下之大道也孟子告陳相
雖是一時闢邪扶正之辭實萬世君天下者之標

準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堯舜盛時猶不免
於五品之不遜今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情久而易遷法令久而易
玩豈無一人不復其性者仰惟

皇上續

祖宗之洪基膺君師之大任憂民之念每切

淵衷伏望以身為教而示民之可從以道為治而
化民之弗率唐虞之治將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
勝至願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傳說告高宗以法古為治的意思王是稱高宗建是立獲是得昔商高宗既得傳說為相訪以為學之道傳說因稱王以啓其君之聽說道凡人須求聞見廣博於天下的道理無所不聞無所不見這是為何惟要建立天下的事功蓋有一事必有一理有一件道理不通便有一件事幹不得然不可全資於人又要求之於古前代聖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都有訓戒與後人做師法如二典三謨之類件件要學則天下的道理自然有得於心

比之資於人者尤為親切這便是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說又說人於行事之時若是不以古訓為師法只將私意小智變亂舊章有一利必有一害利處常少害處常多必至於下失人心上傷國體而欲久安長治永保子孫則非說之所聞言必無此理也這便是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謹按經書中言學字起於高宗傳說問答之辭蓋天下之人皆不可不學而人君之學尤為緊要君之學與不學天下之治亂係焉顧天下之理難辨而易昏天下之事難成而易敗

故必資於人以為聞見之地考諸古以證聞見之
真然後可以成天下之治保天下之業高宗所以
四海仰德為商令主豈非傳說之言有以啓之哉
厥後宋臣范祖禹講這一章書畢將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彼聞三句重讀兩三遍所以警戒仁
宗之意深矣恭惟

皇上以睿聖之資傳帝王之學日御經筵講求治道
惟在體察斯言推之天下而已臣等無任惓惓仰
望之至

日講直解

孟子直解十九首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也孔子弟子而求季氏是魯國之卿當時與孟
孫叔孫號為三家皆魯國之強臣宰是家臣賦是
取賦粟倍他日是取民粟米比往日加一倍徒是
類小子是衆門人鳴鼓而攻是聲揚他的罪過切
責他孟子說季氏為魯國之卿平昔越禮僭分不
守臣節侵漁剝削刻害小民他的富貴已過於周

公子冉求做他的家臣不能朝夕規諫更改他的德行已是不能盡職及替他取民粟米比往日又加了一倍橫征暴斂日甚一日使小民愈加困苦無以安生則其罪又甚矣當時孔子聞得此事乃對衆門人說冉求忍心害理附姦黨惡不是我的徒類你衆門人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蓋甚絕之意也孔子雖切責冉求然其意亦并警季氏孟子引之蓋欲使後世阿附權勢者知不為公論所容皆當以為戒也

右弘治五年四月初四日講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是善與人爭戰服是受上刑是上一等最重的刑罰連是結次是次一等稍重的刑罰辟是開墾萊是蒿萊任土地是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次又是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孟子承上文說人君不行仁政為人臣的却自恃武勇善與人爭戰殊不知當爭戰之時兩軍交至兵刃相接傷殘死亡不可勝紀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上一等最重的刑罰古之人如孫臏吳起便是又有一

等人臣專一連結諸侯以口古遊說列國如於齊楚則言某國兵弱可取於梁陳則言某國財盡可伐誘引列國諸侯互相吞併沒有了期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次一等稍重的刑罰如蘇秦張儀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志在興利聚斂到處剪除了草萊開墾做田土把這田土分與百姓每著他耕種納賦稅年年徵料但知富國全不恤民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又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如李悝商鞅便是這一節蓋言當時人君不行仁政人臣專以此三者之事取名于世都是

先王的罪人孟子此章亦遇人欲存天理之意有天下者不可不以為戒

四月初七日講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是恭敬悔是悔慢儉是節儉奪是侵奪惟恐不順是惟恐人不順已聲音笑貌是假做於外的模樣孟子說人君能持身恭敬不驕傲的必能體貌大臣禮接羣下不肯恃其勢位輕易侮慢人能用財節儉不奢侈的必能取民有制不肯逞其威力

分外侵奪人這不侮不奪便是恭儉之驗於行事
著實的若侮人之君任情使勢惟恐人不順其意
豈得為恭奪人之君貪得無厭惟恐人不順其欲
豈得為儉這恭儉二字須是有此實心成此實德
積中發外自有不可掩者豈可本無其實而徒以
聲音笑貌矯揉粧飾假做於外哉蓋誠偽之間天
理人欲判然不同不可不謹當時列國之君或有
名為恭儉其實不恭儉的孟子此言亦必有為而
發然實若人者所當知

四月十六日講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國的辯士授是將物與人受是接受
人物溺是落水援是救豺與狼都是野獸權是稱
錘淳于髡問孟子說我聞得男女之間或將物與
人或接受人物都不親手交付只奠放地下等各
自取去這果是古禮否孟子答說古者男女不親
手授受所以遠別嫌疑此正是禮淳于髡又說假
如嫂叔二人嫂是女叔是男嫂或偶然落在水中

為叔的倉猝無有器物若不以手去救他必然淹死以手救他則於理有礙不知此時救的是不救的是孟子又答他說嫂叔至親若嫂落水而不救則陷於禽獸無復人理與豺狼一般如何不救且男女不親手授受是禮之經常人所共守嫂溺將手去救是禮之權宜一時之事譬如那稱錘一般隨物輕重或往或來務要取箇恰好處若死守常法不通權宜便不是道理惟於權宜之中稱量得合著中道此乃所謂禮也淳于髡之意將欲孟子從權救世故先設為問難而孟子以正答之其義

還在下文

四月二十三日講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夫子是尊稱之詞指孟子子是男子的通稱指髡子髡淳于髡因孟子說權字之義又設問說禮既有從權處方今天下大亂百姓每都遭陷溺也如落水一般這百姓每都是我的同類也當從權去救他如何夫子却死守正道不肯將就求仕以救天下孟子又答他說天下陷溺惟道可以救之不

比嫂溺於水尺消以手救援便可濟事蓋士君子
出任必以正道不枉已求人庶幾為時君所重有
言見聽有志得行方可救濟得天下百姓若是枉
已求人不如時君所重諫不行言不聽德澤不下
究如何救得天下百姓今爾要我救天下却教我
先枉道以求合於人則是先棄了救天下的器具
是要我以兩手救天下豈有此理乎此章言事之
變者固可從權若道之正處決不可不守聖賢出
處之義大略如此

右一授四月二十九日傳學士瀚講講例每

三授則一溫為四日此以前溫書皆傳講以
後將輪溫而直解已預辦三日故以初授屬
傳而東陽講次授以直溫書又後凡有事妨
則五日代講而凡代講及溫講各附載所講
直解于此云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

公孫丑是孟子弟子不教子是不親教其子夷是

傷這夫子是子指父說公孫丑問於孟子說君子之於其子未有不愛而教之者然從來不肯親自為教這是何義孟子答說父子主恩若親教之則事勢或相乖戾至於不可行故不教也如何是不可行處蓋教導必以正道為主如孝弟忠信之類若教之孝弟而弗從導之忠信而弗率則為父的必謂其子不足教而以怒責繼之矣夫既繼之以怒責則始也愛而教之人一則及將那天性之恩傷了父既傷其子那為子的心裏又責父說夫子以正道教我然我看夫子自身也未必自行正道如

何却要教我則是子又傷其父矣父子之間彼此相傷則為父的陷於不慈為子的陷於不孝豈不是入於惡了這便是勢有不行所以君子之人不親教其子也教之之法詳見下文

右一教傳學士作五月初八日代講

言者易于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詳其不焉

易是交換責善是督責使必要為善離是情意間隔的意思孟子既答公孫丑君子不親教子之義又推廣說上古之人既不親自教子又不肯棄而

不教於是將兒子與人兩相交換着教他所以全
父子之恩又不失了為教的道理蓋因父子之間
骨肉至親不可互相督責務要他必行善道似朋
友一般若父責子為善子又責父為善當其督責
之時言語未免激切情意未免有間隔處一有間
隔則父雖欲慈而反不得為慈子雖欲孝而反不
得為孝父不慈子不孝則一家之內乖戾不祥的
事無有大於此者責善本是好意其弊乃做出不
祥的事來古人所以不親教子務要交換相教正
為此也然所謂不責善者也不是全然不管如路

人一般父之於子當不義則從容訓戒子之於父
當不義則從容諫諍只是不可過於激切耳此又
是孟子言外之意

五月十三日傳學士代講

記上三按五月
十六日溫講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
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是奉事孰字解做何字守是持守本是根本孟
子設為問答說大凡人所當奉事的如事君事長

之類非止一端中間何者為大惟有事父母的道
理最大人所當持守的如守國守官之類也非止
一端中間何者為大惟有守身的道理最大這兩
句是分說然就這兩件中又以守身為要若能循
規蹈矩持守其身不失陷於不義之地便能奉事
父母使他歡喜無憂無辱這等事乃理之所必有
我也曾聞得來若是放縱狂蕩陷其身於不義却
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無憂辱這等事我却不曾
聞得是事親者又不可不先守其身也這兩句是
摠合說且事君事長那一件不是事然人先有父

母而後有君長必事親能孝則推之於君而能忠
推之於長而能順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根本守國
守官那一件不是守然人有身而後可以做官可
以治國必能守其身則推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
國而國治推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為
守之根本這兩句是反覆申明前兩句之意

五月二十二日講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
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名點是曾子的父親徹是收曾元是曾子的兒子孟子既說事親為事之大於此又舉事親的實事說昔日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皙每設飲食必有酒有肉不缺臨到喫了將收去時曾子必請問父親說這餘剩的物把與誰喫或父再問這物有無曾子必答應說有益恐父親之意再欲與人使得與之也及曾皙既死曾元却又奉養他的父親曾子每設飲食也必有酒有肉不缺臨到喫了將收去時曾元不問這物與誰或父再問這物有

無必答應說沒有其意將欲再進父親不欲別與人也這便是奉養父母的口體而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要與人的好意而不忍傷了他乃養親之大者也大凡事親的人若能如曾子奉養父母的事不似曾元但養父母的口體則這人養親之道也把做可了夫孝如曾子已無以復加矣而止說箇可字者蓋人子之道雖做到十分極處也只是本分所當為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孟子這一章既說守身為事親之大於這一段是見曾子能守身以盡事親之大的意思

右一授傅學士作傅省墓歸九月二十八日
代講是日講罷有麪食肉脯之賜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

人是人君所用的人適是過責間是非間大人是
有大德的大臣格字解做正字是物之所取正者
孟子說大凡人君所用的人豈能人人皆當便有
一人不當者也不是與相過責所行的政豈能件
件都是便有一件不是處也不是與相非間蓋用

人行政都在人君一心若君心有不正則雖人人
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事事而更之
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此用人之非所以不
足過責行政之失所以不足非間惟有大臣者道
全德備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譽望風采自能聳動
這等人方能格正君心之非但君心萌動時一有
不正便格之以歸于正如君心有不仁格之以歸
于仁則凡用人仁政之類莫不皆仁君心有不義
格之以歸于義則凡用人行政之類莫不皆義君
心既歸于仁義則凡不正處皆歸于正而凡用人

行政莫不皆得其正夫君者國之表率天下之所
視倣者一正其君則天下之人觀感興起無有不
歸于正這便是國定果能正君而定國則何必人
入而去之事事而更之然後足以為治哉孟子此
章言輔相之職必先格君心之非而欲格君心之
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這是萬世為
人臣者之法

十月初八日講

十一月初十日溫講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譽是聲譽毀是非毀孟子說人必有善
纔得人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只
是尋常度日所行的事與衆人一概本不足以致
名譽原其本心初不曾料度名譽之至却偶然得
人稱贊起來互相傳播衆口一辭這便是不虞之
譽人必有惡纔被人非毀然非毀之言也未必皆
實有一等人心心畏懼所行的事務求全美惟恐
有些差失招人議論却無改過人非毀說他不是
這便是求全之毀夫為善行心名為惡得惡名本
是常理今乃有出於常理之毀的這等去處須要

見得透修己的不可僥倖得名便歡喜自足了還要勉強為善以求稱其名不可因外人言語便生憂疑只要自家持守得這一身不改觀人的不可徒取虛名便輕易進用人不可信人讒謗便輕易黜退人還要仔細詢訪實有可用然後用實有可退然後退也如此則無賈之毀譽不能亂矣這却是孟子言外含蓄的意思

弘治六年八月十三日講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過責孟子說人之言語若發之不當必然遭人恠責既遭恠責以後必不肯輕易發言故凡人之發言時不計是非不顧利害只管輕易胡亂說將出去這等人只是偶然不曾遭人恠責他以此不知懲戒耳蓋常人之情前面無所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自是如此若君子之言則當謹而謹豈待有差失有過責而後不敢輕易哉孟子這一章必有為而發然亦可以為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的必是他學問有餘人來求教不得已而應之乃可若是他心性

好勝不待學問充足只管好做人的師傅則自家
滿足再無有進益了這是人的大病痛處不可不
戒夫師之道固世之所不可無然亦不可輕易如
此

右一後八月十四日程學士敏政講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
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堯有罪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驩的表字

之是徃先生稽孟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堯是
樂正子的名昔日孟子在齊國樂正子從着大夫
王子敖徃齊國去孟子意說子敖是小人不當與
他同遊因惟樂正子及樂正子來見孟子說你也
來見我乎樂正子見孟子惟他不知何故問說先
生如何說這等言語孟子反問他說你來到齊國
幾日了樂正子答說前日來了孟子答說既是前
日來了如何兩日不來見我我說這等言說豈不
宜乎樂正子答說因客館未定所以不曾來見孟
子又說你曾聞得人說直待客館定了方纔求見

長者乎蓋樂正子既失其身又不早見長者其罪多矣孟子且以不見之罪責之樂正子既聞得孟子說即引咎自責自稱其名說克己自知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於受責亦自可見凡為師的必以孟子為法為弟子的亦不可文過飾非為樂正子之罪人也

八月十六日講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噉也

徒字解做但字舖是食噉是飲孟子學樂正子說

你這一遭跟着齊大夫王子敖來更無別事但只圖些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人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為飲食是何道理蓋學古人之道則能審於擇人嚴於處已遇可從之人雖無勢利筆食瓢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雖有勢利千駟萬鍾亦不為動子敖本是齊王幸臣孟子平日絕之未嘗與他說話今樂正子乃失身于此人宜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也

右一授程學士作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後是後嗣不告是不告父母娶是娶妻孟子說按古禮凡人不孝的事有三件阿意曲從臨親不義是一不孝家貧親老不為祿位是二不孝不娶無子絕先祖祀是三不孝這三件中惟有無後嗣一件是大不孝蓋子孫所以報本追遠在於祭祀若是不娶妻不生子絕了祖父的祭祀不孝的事豈有大於此者故虞舜承帝堯的命娶了二女不曾告他父親鼓腹得知娶妻大事豈有不告父母之

理只為瞽瞍為父大不慈若是告知必然不要他娶不娶必然絕了後嗣得罪反重故不敢告也然舜雖不告君子論他則以為與告了的一般蓋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不常道人皆可守權非聖人不能用若父之不慈不至瞽瞍子之大孝不及虞舜却欲不告而娶則是天下的罪人又不可一槩論也

八月二十六日講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這實字解做結實之實孟子說仁義二者是人性固有的然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人能孝順父母便是仁之實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人能敬事兄長便是義之實蓋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科樹愛民利物都是仁之枝葉其本却自愛親一件上推來以此見得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忠君弟長都是義之枝葉其本却自從兄一件上推來以此見得從兄便是義之結實處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為切近精實能於此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用矣

右一按程學士作九月初七日溫講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承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二者都指事親從兄說節文是品節文章生如草木有生意一般惡字解做何字蹈是舉足踏地的模樣孟子既說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又推智禮樂之實不在於他只於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常常不離去了這便是智之實處

禮之實只於這兩件為之品節文章使其次第等級秩然不亂威儀文采粲然可觀這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是於這兩件中心悅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既無勉強則這道理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則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去如何遏止得住既止不往則盛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矣這一章說享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九月十一日講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的名底是致豫是悅定是各止其所以的意思孟子因說帝舜之孝又推廣說舜能得親之歡又能論親於道事親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雖至頑這時節都致到和悅的去處這便是底豫只因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人子的知天下無有不可事的親都做做舜而為孝及至他為父的也都底豫無有不慈這便是化瞽瞍一底

豫了凡天下為父的慈為子的孝子孝父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位的意思這便是定舜之孝至於如此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喚做大孝蓋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舉之為萬世法也

九月十四日講

離婁章句下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簡快重大分作章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郢也是地名孟子說虞舜生在諸馮遷居在負夏沒在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舜乃東夷之人也周文王生在岐周沒在畢郢大抵是西方夷服之地是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篆刻文字從中分開彼此各藏一

半有事則左右相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說
舜與文王地土相去有千餘里之遠世代相先後
有千餘年之久然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
道於中國以及于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
差錯是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揆度將
來其所存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至于深知二
聖之心豈能形容至此哉

弘治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講

講讀錄終



南行彙序

成化壬辰歲二月予得告歸茶陵奉家君編修公以
行至則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處士府君之墓既合
族叙燕居十有八日乃北返以八月末入見于

朝蓋月七閱而畢事方吾舟之南也出東魯觀舊都
上武昌游洞庭經長沙而後至其間連山大江境界
開豁廓然若小宇宙而遊混茫者信天下之大觀也
既而下言安歷南昌涉浙江經吳會之墟則溪壑深
窈峰巒奇秀千變百折間見層出不知其極柳子厚
所謂曠與奧者庶幾其兩得之其間流峙之殊形飛



躍開落之異情耳目所接興況所寄左觸右激發乎
言而成聲雖欲止之亦有不可得而止矣君子居則
致養于親出則委質于君離次有罰遠遊有戒故非
求仕奉使則無事乎行行亦無暇乎所謂樂者今

天子明聖侍從之臣無簿書錢穀之責乃得承

君之寵奉親之志成尊祖收族之舉又以其餘寬形
勝翫景物輸寫情況振發其抑鬱而宣其和平亦豈
非一時之樂哉古者登高能賦以觀大夫之才而太
史氏文章又以為得江山之助若是則吾不敢當獨
倫誼風俗之大人情物理之詳且備於此有得焉謂

非後天下而樂不可也然則是詩之作非直以自叙
而亦可以自考也每一詩成輒請諸家君以為可則
叙之得百二十六首文五通自潞河返而至江寧所
經者而止其餘應答題咏疾書而苟具者尚多悉削
而不載云是月二十七日翰林編修李東陽贛之書
于潞河舟中

南行藁

留別京中諸友

近奉 絲綸出九天，遠從闔闔望群仙。
雲霄別路八千里，江漢歸心二十年。
舊壠松楸還楚地，故人詩畫滿吳船。
微官未敢輕離思，不待秋風擢已旋。

張家灣林宿用潘時用韻却寄一首

閉戶端居長抱癖，乘舟南去欲登仙。
壯年脫手惟長劍，舊事傷心爲別絃。
香沓關河勞夢寐，匆匆盃酒各風煙。
情將弱柳春無賴，意入停雲暮已傳。
萬里江山名勝地，百年心事遠遊篇。
清溪短檝催將發，旅館初

燈試不眠路隔紅塵燕市境望窮青草洞庭天雲開
極浦西山出露下高城北斗懸身在乾坤嗟獨健道
存膠漆願終全暫時分手君須記疋馬斜陽古寺前
舟發張家灣宿河西務

蒼茫正合塵中眼縹緲真乘水上舟江月海雲疑是
夢畫圖詩卷坐消憂沙邊細浪隨鷗鳥樹裏青山入
柁樓行盡驛亭三百里五更風急住灘頭

楊村阻風

春風東來河水渾驚沙走石天地昏舟人喧呼怒濤
湧海若戰鬪羣龍奔前船咫尺不得上去路倉皇安

可論床歌几側坐未穩乘月夜過蒲溝村

直沽夜泊

二水斜通海孤村合抱城夜窓明月過春浦暗潮生
憂國身將遠還家夢不驚留歡有親舊羈旅見真情
舟次奉新驛得戴侍御同年書知於前驛相

待漫得二絕

月出高樓生野烟斷堤踈柳驛門前美人只在雙塘
外海口潮來好放船

一權江南本舊斯官途多事獨棲遲東風幾度停舟
意惟有春潮日夜知

放船

日出風亦靜卧聞雙櫓鳴起看林巒過始知我舟行
輕鷗逆素浪幽草迎人生清暉散宿靄遠目增春明
風帆疾於鳥頗快青雲程豈不惜行路懷歸意先征
浮雲西北馳默然傷我情

東南風

黃沙濁浪排長空十日五日東南風前船暫開後還
却溯岸回灣隨處泊篙師有力不自持回帆轉柁無
停時君不見大船安穩如屋裏小船上下隨波起出
門萬里誰復知咫尺悲歡不相似平生謾說行路難

行路之難乃如此却笑悠悠陌上人兩脚踏地猶悲
辛

宿流河驛遇寶慶謝太守

仰止懷先達相逢卽舊知別離曾有贈舟楫本無期
細語春燈暗高歌暮角悲從君問前路江海得吾師
早發滄州

片帆輕舸發滄州野樹離離散不收兩地離心河上
草一燈殘夢渚西樓塵生曉市人烟集霧擁春城水
氣浮我欲憑高問歸鴈滿相何處可維舟

清明二首

舊龍蕭蕭楚水頭每逢寒食憶松楸匆匆便作江南
客又是并州一種愁

原南草色動春晴又是離家十日程旋摘田蔬供野
飯晚風河上過清明

桑園阻風

離家凡十日九日住風波山色依篷轉灘聲雜樹多
晝床無穩卧夜劍且悲歌不有承顏樂其如羈思何

望德州

窮林蒼蒼一望平落日始到德州城山色離京不復
見河流到海無停聲邏人擊鼓朝暮急舟子刺船來

往輕與客相期隔素月停燈坐待東方明

泊故城與戴侍御謝寶慶夜酌喜而有作

逆流衝長風岸渚成百折舟行落日暝篙櫂力已竭
同袍烏臺彥待我心切切結交重然諾此道久已絕
偶逢賢太守論舊語不輟烏臺冰霜姿官好不自熱
周旋共觴酌燕坐齒爲列相顧問起居停盃聽余說
自從遠京邑道路屢危艱歌帆却撐駛長纜阻牽掣
復聞南河水淤淺不過轍黃沙捲驚塵千里地欲裂
雨師何太懶風伯無乃熱我舟未妨遲農事長苦缺
懷著問蒼天心亂不可揲二公濟世者慷慨憂不歇

我峩南州蓋矯矯中臺御方將承明威庶用掃氛孽
許國同肝腸匡時仗豪傑羽官愧升斗茲計余已拙
且復盡君觴倉皇慰離別

泊武城姚尹顯求詩率爾有贈

寂寂離亭坐不眠偶從柱史識君賢劉蕢慷慨陳言
日宓于風流作縣年風雨繫船春樹底河橋分夜
燈前武城千古絃歌意一度懷人一惘然

臨清二絕

十里人家兩岸分層樓高棟入青雲官船賈舶紛紛
過擊鼓鳴鑼處處聞

折岸驚流此地回濤聲日夜繼春雷城中煙火千家
集江上帆檣萬斛來

浦橋得淺

落日荒村無犬聲風沙兩岸斷人行湏為繫纜空林
下坐看前溪春水生

望東昌

水淺無金牒沙乾有斷蓬河源還濟上民俗自齊東
地渴今春雨帆歌昨夜風蒼生不可問吾亦歎途窮

張秋

河流舊有患自古重隄防固不易居守乃其常

昔聞張秋水汎溢誰能當沙泥鐵磊碓石走波昂截
人言徐都憲此功不可忘歷年既久遠衝激隨摧傷
東山伐木石西府派丁糧逆逆版築聲杳杳道路長
由來重漕運值此年歲荒庶以勿嗟怨 王事固靡
遑金堤潰蟻穴此戒良亦彰寄言後來者未可崇燕
康

馬船行

南京馬船大如屋一舸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勢疾若
風咫尺波濤萬牛足官家貨少私貨多南來載穀北
載鹽憑官附勢如火熱避人津吏不敢詰爭徂鬪捷

防轉欺倏去忽來誰復知乘時射利習成俗背面却
笑他人癡他人雖癡貧亦樂明朝犯令爾輩縛官家
號令時復傳津吏如今更索錢

濟寧二絕

擾擾舟車此要衝地連淮北控山東龍王廟轉潺湲
下太白樓高睥睨通

濟水東來泗水連郡城深處有人煙湖心曉色平臨
岸開口春濤穩下船

歌風臺

風急高城湧暮波舊時臺榭此山河鹿當秦楚黃塵

合龍出芒碭紫氣多海內英雄休戰伐里中耆舊得
經過功成坐失蕭牆計遺恨當年猛士歌

徐州洪

山根槎牙石挿水蹲螭鬪虎隆隆起脊濤鯨浪中崖
嵬百步九折勢不回歛如萬馬乘風來奔雷跋電逐
恍惚夸父不得相追陪是時旱涸尚如此何況泛溢
凌空顏州中徐人作齊語指畫喧呼若風雨一夫麾
旗百人拒瞬息風帆不知處南人笑歡北人懼予亦
為之髮雙豎吁嗟此險天下雄形勢恠詭誰能窮長
流淤濁不盈丈豈有神物蔽其中但見巨石如蟠龍

大書刻自東坡翁筆力險絕如此洪似覺造化爭奇
工我生好古來幸早三月水落波濤空復聞百里有
呂梁洪波巨石相昂蔽世間夷險無定所此地何獨
非康莊人生一身須周防百年行止思垂堂豈不愧
彼千金郎嗚呼豈不愧彼千金郎

白楊行

路經白楊河河水淺且渾居人蔽川下出沒無完禪
俯手若有得昂然共騰懼停舟問何為蹙額向我言
始知沙中蜆可代盤間食此物能幾何歲荒乃加繁
吾人未溝壑生意諒斯存倉皇為朝夕豈不念丘園

邊河種官柳一株費百錢茫茫江淮地千里惟荒田
十歲九不雨摧枯固其然况復苦迎送誅求到心肝
生當要路衝雞狗不得安嗟我獨何為聽之坐長歎
微心不盈寸引此萬慮端民風古有賦歷歷誰能宣
悲哉白楊行觀者幸勿刪

浦望

暝色投林久移舟更趣程遠煙生浦望斜月逐溪行
漸解殊方語偏增故國情萍蹤何處定明日楚州城
過黃河

清口驛前初放船長淮東下水如弦勁催雙檣渡河

急一夜狂風到海邊

夜過邵伯湖

蒼蒼霧連空冉冉月墮水飄飄雙鬢風恍惚無定止
輕帆不用檝驚浪長在耳江湖日浩蕩行役方未已
羈樓正愁絕况乃中夜起

楊子灣

揚州久枯旱河水縮不流千夫力未強曳纜用巨牛
漕舟百萬斛離塞如山丘將軍令不行軍士蹙額愁
躋攀不可上
尚歸舟民船及賈舶瑣瑣不足籌
誰為水車討轉江春江頭微消注巨壑豈足禪洪流

須知此天意亦得參人謀坐視固非策煩驅轉為仇
亢陽必終復理數亦可求庶幾沛甘雨洗我蒼生憂

揚州懷古

日出蕪城曉望空萬家樓閣水烟通地當楚越帆檣
會鎮壓江淮枕臂雄民物 聖朝還禹貢亂離前代
說隋宮瓊花觀裏花無數寂寞荒臺野草中

揚州與戴侶二侍御同觀八仙花有作留察

院

春風不見廣陵花忽到行臺御史家九曲闌干隨月
轉兩行環珮倚空斜品題自稱仙為骨搖落誰知歲

有華莫遣風霜浪摧折高秋酒待楚江槎

風江野泊偶步江上無主竹園呼酒招戴侍

御謝寶慶彭民望同飲

江上人家柳繞牆更多脩竹傍林塘不教野老知名
姓且共樽前一度狂

江上望金陵

海雲浮動碧崖嵬渺渺孤帆望雨闌吳楚青山從此
斷東南王氣渡江來龍盤却作千年樹鳳去空餘百
尺臺而我獨慙觀國士兩郡猶數孟堅才

南京謁

孝陵有述

禮樂千年會腥羶四海空周周終愧德唐漢敢論功
鳳曆歸真統龍山統舊宮秋風霸陵樹落日鼎湖弓
萬國謳歌在餘生覆載中小臣瞻拜地江漢亦朝東

登報恩寺塔

古磴穿雲到石牕樓臺四面隱旌幢北臨廣路斜通
郭西隔平原俯見江萬里乾坤蹤跡半百年風雨鬢
毛雙向來作賦軀全瘦獨有凌雲意未降

登雨花臺

高臺欲上雨濛濛虎踞龍盤在眼中萬古青山還落

下一在黃瓊自江東謝公著後何曾到梁武談經亦
已空好是五陵歌酒地年年芳草空春風

遊靈應觀

珠宮下見潭底有碧洞俯通林外渠市上人稀午烟
靜山中草生春雨餘仙翁丈室煮清茗溪叟尺盤來
白魚縹緲雲梯不可上吾當駕鶴凌空虛

遊鷄鳴寺

諸山盡是鍾山脉眼鷄鳴更有靈巒勢斜分龍虎
脊巖光深閼鬼神高風含落日松聲迥雨帶平城草
色青東郭吏人催暮寒吹面酒初醒

采石登瀛洲

江天日暮雨蕭蕭。城空野亭春寂寥。浮雲東來蔽江
色。明月墮地誰當照。我輩古人坐不寐。鯨背之子神
仙標。風簪霧鬣事恍惚。豈有赤脚凌青霄。舉盃問天
天不語。予亦沉吟俯江渚。縱有神仙亦妬才。不然豈
謫來中土。昭陽殿前北鷄午。老鳳低飛入簾戶。網羅
橫空鑿其羽。雞雞和鳴竟何補。燕雀之輩安足數。平
生豪氣隘九區。寸地未可容公軀。有才如此不得意
自古非一誰當吁。杜陵野老憐才客。思君不負青山
色。千古波濤百丈深。至今猶恐蛟龍得英豪。一去俱

陳迹楚水吳山眼中碧。鳳去龍飛不復還。仗劍悲歌
竟何益。

長江行

大江西來是何年。奔流直下岷山巔。長風一萬里吹
破鴻濛天。天開地闢萬物茁。五嶽四瀆皆森然。帝遣
長江作南瀆。直與天地相周旋。是時共工怒觸天柱
折。遂使后土東南偏。女媧補天不補地。山崩谷罅漏
百川。有崇之叟狂而顛。坐着萬國赤子淪深淵。帝赫
怒。罰乃罪神禹來乘四載。驅大章走豎亥。黃龍夾舟
穩不驚。直送馳波到東海。朝離巴峽暮洞庭。九派却

轉潯陽城縈紆南徐萬餘里更萬餘里通蓬瀛君不見
見黃河之水天上下其大如股空縱橫長淮清濟出
中境曷敢南向爭權衡千流萬派瑣瑣不足數雖有
吐納無虧盈下巨厚地上摩高空日月出沒蛟龍所
宮奇形異態不可以物象但見變化無終窮或如重
胎抱混沌或如顛氣開穹窿或如織女拖素練或如
天馬馳風駿空山怒哮飽後虎巨壑下飲渴死虹或
如軒轅鑄九鼎大台鼓動洪鑪風或如夸父逐三足
曳杖狂走無西東或如甲兵宵馳聚嘯滿山谷或如
神鬼晝露萬象出入虛無中吁嗟乎長江湖為若茲

雄人不識無乃造化之奇功天開九州十有二山南
北並峙江流其間堯舜都冀方三苗尚為頑魏帝倚
天歎征吳但空還吁嗟乎長江其險不可攀古來英
雄必南驚我

祖開基自江渡古來建國惟中原我
宗坐制東南藩始知天險不足恃惟有聖德可以
通乾坤長江來自西極包人寰環帝宅我來何為
為觀國汎吳濤航楚澤笑張鸞悲祖逖壯神功歌聖
德聖德浩蕩如江波千秋萬歲同山河而我無才竟
若何吁嗟乎耶為擊節長江歌

小孤山

山當極浦峯全峻江到寒磯勢却迴獨立水門風不
斷片帆揮手謝高臺

與謝寶慶擬登匡山至九江阻雨和寶慶韻

瀑布懸青壁香爐出紫林謫仙千古句謝眺一生心
野樹連天暝春江拍岸深我來茲郡晚風雨罷登臨

江南雨和寶慶韻

地濕蛇蟲聚山深草樹多野雲通晦朔春雨亂江沱
蘄北無全麥關西有荷戈此時枯槁甚相望隔懸河

呼風謠

江南舟子能呼風呼西即西東即東羣林通嘯響徹
谷天風下來呼轉速船頭三老催呼急風來衆人皆
起立愚民習俗我所笑舟人相矜不殊調莫呼風人
生順逆由天公君看萬斛下江舸朝朝灘上呼風坐

江中恠石

突兀山城抱此州江間恠石擁戈矛隨波草樹愁生
鐔駭浪蛟龍却避流豈有嵒巖能砥柱祇多衝折向
行舟憑誰一試君山手月落工平萬里秋

江雨次韻

四月雨冥冥長空瀉未停遠江深正白老樹濕能青

八南行雜
卷一
履氣朝仍結龍宮夜不為離人自無賴况是枕邊聽
曉發蘄州次韻

城曉遲吹角高雲濕未開驚波風不定危石岸將頽
青人無窮草黃低欲墮梅江湖苦留滯遊宦耻凡材

道士湫夜泊次韻

野宿驚初定殘燈慘向明市船南北語羅舍短長更
巖轉陰風急江空夜雨鳴壯年輕別甚腸斷此時聲

田風磯

恠石崢嶸與岸平湫流驚浪劇縱橫向來頗狎江湖
險未覺回風浪得名

江上聞蛙

野曠天空月正明水田青草亂蛙鳴江頭十日瀟瀟
雨禁得離人此夜情

過黃州

江上兵回列炬空都將成敗付東風千年赤壁無尋
處辛苦英雄一戰中

登武昌觀音閣

此地已多暑未登先怯寒逕危妨躡屐江急動凭欄
渚築因山易風帆失勢難漢陽深樹裏何處是長安
江上奕棋與寶慶

江上陳兵二壘同。都將一笑定雌雄。烏林得計周郎捷，淝水乘驕謝傅功。蕉底夢回風雨散，橘中人老歲年空。一杆歛盡斜陽色，獨立青山在眼中。

小君山

武昌西望楚江灣，翠黛盈盈隔水看。極目洞庭應不遠，舟人說是小君山。

登岳陽新樓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中流或有蛟龍窟，卧聽君山笛裏聲。

謝靈運洞庭圖湖中作

時謝公乞歸不得請將還治寶慶

湖南鉅郡稱岳陽，樓前大湖春水長。周回九江帶七澤，顛倒萬象隨三光。洪濤巨浪拍山動，風雨却灑炎天涼。君山遠在湖中央，蒼梧不來斷人腸。南去汨羅不知處，屈子墮地竟茫茫。謝公弔古心慨慷，予亦從之渡沅湘。平生壯遊天地闊，老大不覺鬢眉蒼。商飈南來振南岳，孤權未許還滄浪。畫圖髣髴今皆是，江海風期殊未忘。揮毫賦者誰最強，前有應魁羅路後孔暘暘同。二子之名滿天下，豪氣直欲隘八荒。嗟予有辭不敢吐，人今盡笑二子狂。眼中同調似公安，且

復盡醉君山傍

江上聞蟋蟀

四月江天聞蟋蟀，船窗夜短不勝長。春蠶未了催秋織，世事相尋有底忙。

至長沙送別謝寶慶

湘水天下碧，衡山千古靈。我侯東南來，攬高濯其清。此地既佳麗，斯人亦豪英。五馬豈不貴，棄之一羽輕。茲謀既不遂，所志豈在名。湖南近凋瘵，歎息為蒼生。近聞都臺牒，列縣須巡行。贈君衡湘篇，匪為遊冶情。與錢太守諸公遊岳麓寺四首席上作

衡岳地蟠三百里，群峯將斷復崔嵬。崑崙古刹依山轉，谷口晴雲滿樹來。北海書存誰問價，少陵詩罷獨憐才。扁舟已謝長江險，又是匆匆一度回。

路轉村迴一掌平，水田沙樹繞溪行。居人尚說潭州守，書院猶存岳麓名。荒廡舊基俱寂寞，斷碑殘篆失分明。錢侯亦有招賢意，潦倒無能作頌聲。

危峯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平沙淺草連天在，落日孤城隔水看。薊北湘南俱在眼，鷓鴣聲裏獨凭欄。

政簡官閒訟亦消，我公多暇得相招。長沙地濕天將

暑岳麓山深路未遙歸途淺留芳草屐離洲深繫木
蘭橈他年便作甘棠地白石青松漫寂寥

錢太守招遊開福寺不赴奉答一首

潭州城北楚江邊此地招提父老傳十里青山斜鳥
外滿庭芳草閉門前題詩自足騷人興愛客深知太
守賢多病屢慙招不起故園花柳為誰妍

燕長沙府席上作

郡庭開宴倒銀缸綺席朱簾玳瑁窻愧我孱軀真倚
玉看君雄飲欲吞江西陽影墮仍浮水南曲聲低屢
變腔既醉不知豪已甚題詩那有筆如杠

燕長沙衛席上作

千里山川控滯通郡城高枕大江雄廣庭歌管今晨
宴好雨東南昨夜風朝組少年叨上客戎門高誼見
諸公明朝又是江樓別興在殘盃落照中

競渡謠

湖南人家重端午大然小船競官渡彩旗花鼓坐兩
頭齊唱船歌過江去畫牙亂槳疾若飛跳波濺浪濕
人衣湏臾聲動地起人人爭道得標歸年年得標
好門戶舟人相矜復相妬兩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
首不自謀嚴詞力禁不得定不然相傳得瘟病家家

買得巫在船，船鬪捷巫得錢。屈原死後成遺事，千載傳訛等鬼戲。衆人皆樂我獨悲，莫遣地下彭咸知。

浮居戶

江南人家船為屋，白髮長年水中宿。生兒不識徒步勞，生女赤脚隨波濤。江湖東西貨貴賤，朝遊楚州暮吳縣。蒲帆四面往復還，慎勿恃爾凋朱顏。江頭昨夜風浪惡，胡不歸來種田樂。歸來無田生亦足。

長沙竹枝歌十首

三十六灣灣對灣，人家多住白茅間。直過洞庭三百里，長沙城北是彤關。

南岳北船滿洞庭，龍公祠前牲酒馨。二妃枉作君王后，君看君山山自青。

汨羅江頭春水生，汨羅江上楚歌聲。人間若解三閭苦，水底魚龍亦有情。

馬殷宮前江水流，定王臺下暮雲收。有井猶名賈太傅，無人不祭李潭州。

江頭彩旗耀日明，船上鼙鼓不停聲。湖南無事君記取，五月五日潭州城。

潭州城邊多野田，黃茅白草遠連天。莫言楚國無生理，畝地如今倍直錢。

湘江女兒愁落暉，湘江江上鷓鴣飛。行人試看君山竹，竹不成斑君始歸。

戎門旌節擁高臺，軍士南邊戍未回。紅巾小兒齊擊鼓，知是官船江上來。

湘江水深天下清，何如隴頭秋月明。離人到此不得醉，况是高樓吹笛聲。

長沙少年無柰春，青衫白面不生塵。勸君莫向湘潭住，江燕啣泥解浣人。

長沙道中

風帆遡洪濤，千里勢不歇。暮登長沙岸，始與大江別。

夢魂猶洶湧，行步方戢戢。城南路逶迤，十步九曲折。重岡互起伏，老樹交糾結。朝行惡蛇影，夜踏愁虎穴。冥冥鬼磷出，杳杳人蹤滅。時維仲夏月，行役遭苦熱。嵐蒸毒霧滂，日熯焦原蕪。歲華拂塵纓，宛轉嘶汗驥。招遙袂獨舉，示險旌先揭。亭長憇息屢，僕倦驅馳送。薪當野逕樵，蓐向招提設。惟知朝復暮，豈暇舖與餒。故墟亦孔邇，旅袍聊自悅。遊南厭水陸，憶昨換時節。永懷千金戒，幸免窮途跌。歸計寧憚遙，吾當汎蘇浙。

荷木坪二十韻

高祖殿七
府君墓

恭言奉 明詔祭告返鄉國，路入茶溪深，居人眇蕭

琴瑟坪我所志先塋舊封殖荷木生其旁松江瀉其
北從戎始北征家業隨蕩折吾祖懷故居臨終涕沾
臆遺言在孫子夙夜恒警惕高秋下霜露展轉不安
席還歸寔父命錫春荷君澤良辰展樽俎再拜掃
榛棘縣令具牲醪諸生走冠幘伯叔序我前子榮侍
我側燎帛薦馨香樹碑紀名德安能耀泉冥庶用表
里宅巢枝羈鳥性宦海流萍迹古人重水木興豈在
泉石眉山有遺恨潁水非仁擇糾結勞寸心馳驅歎
行後微官念靡盬戾止違宴息明發登長途徘徊更
悽惻

雷公峽二十韻

族祖提
奉府君墓

我家有遺譜云自涪川發茶陵世繁衍樹德為耕墾
有宋三百年歷元末棄歎公生寔天挺少小負奇骨
策試登甲科詞林力不竭一官佐提舉踪跡徧吳越
省毋還故鄉興言採薇蕨兵戈滿天地瞻拜阻宮闕
避亂入永新孤身任飄突希遠表微意志比蹈溟渤
皇明始革命蒐訪盡巢窟平生用世策垂老不自伐
簪纓豈予事丘壑成永沒大節幸不虧遺文為余闕
提舉有青陽先生
文集序傳于世尤多金石篇碑板勞剮削卓爾稱
鉅儒巍然聳高閣秋風動雷峽孤冢高崒兀不才愧

苗裔今日得參謁
倉皇問故地散亂訪遺碣
有筆慙幽光茲言敢終訥

六月九日初度諸族父兄皆會感而有作

京國辭家萬里行
故園今日暫逢生
方言解共兒童說
盃酒能勞父老情
地濕暑風清野樹
夜深涼雨過山城
天涯異物還計肯
隨意樽前舞袖輕

得家書聞舍弟病二首

關山迢迢隔蒼茫
忽報家書起欲狂
猶恨匆匆語言少
應湏一手九回腸
生年嬌小最憐渠
瘦骨稜層我不如
別後逢人雙淚

眼踈燈細字若能書

茶陵竹枝歌十首

溪南溪北樹縈迴
洞口桃花幾度開
楓子鬼來天作雨
雲陽仙去水鳴雷

楊柳深深桑葉新
田家兒女樂芳春
剗羊擊豕饗瘟鬼
擊鼓焚香賽土神

銀燭金盃映綺堂
呼兒擊鼓臉肥羊
青衫黃帽插花去
知是東家新婦郎

綠鬢荆釵雙喜環
青裙高繫小紅靴
阿婆舊是茶城女
教得娃兒能楚歌

拍拍東風燕子寒卷簾花絮若為看夜深雨脚何曾
睡春水平於菴鴨欄

儂餉蒸藜郎種田勸郎休上販茶船郎在田中暮相
見郎乘船去是何年

春盡田家郎未歸小池涼雨試絺衣園桑綠罷蠶初
熟野麥青時雉始飛

白紙黃墳野草生柳烟榆火照清明楚娥不識鞦韆
戲兩兩沙頭接臂行

渚蘭汀芷不勝春極浦遙山豈解顰誰在長安帶花
柳山中閒殺採芳人

溪上春流亂石多勸郎慎勿浪經過莫道茶陵水清
淺年來平地亦風波

盈女生日 詩其母亡

習笑應全解逢生也自歡長安闕裏月誰抱倚闌干
過永新十八灘

禹跡何曾到多應闕草萊危灘天上下驚浪直邊田
野泊無時定船歌半夜催版城不可駐虺蜴暗徘徊

吉安府

山勢西來斷江流北去平萬家深樹裏聞是吉州城

聞揚州潮漲

五月金陵江水平揚州郭裏見潮生殊方消息逢人
地遠客悲歡此夜情即遣帆檣無阻滯莫教魚鱉太
縱橫漕舟百萬東南計早晚元戎達上京

發南昌宿東湖口

落日豫章城歸帆第幾程草中南浦色樹裏北禽聲
旅客依津處郵籤報客名東湖不可度風雨坐天明

滕王閣

舊閣在干江今名西江第一樓云

滕王高閣罷崔嵬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
地文章空歎古今才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
鴈來幾欲乘槎問牛斗不知平地有三台

水碓

村春不自力杵臼清溪裏茲事余所聞經過親見此
初觀未全解諦視得深旨長輪周其旁機括中齒齒
急流相低昂日夜方未已蕩激勢則然設施固其理
古人重制器法象隨所擬此物豈其餘永流弊宜爾
雖多造作勞亦復天機使人言機害事抱甕者誰子
剖斗折其衡吁嗟聖人死斯民生理足勤儉誠可喜
觸事感我懷作詩究終始

舟人有采蔬者問其名曰連理菜感而有作
汀人采芳至物好名亦好所恨舟中人不如沙中草

青草青於蘭秋風白露寒餘馨坐盈把三嗅不能飡

弋陽雨晴

暑伏秋先至天陰日易低沙痕平草樹兩脚見虹霓
席坐攤書滿船更聽鼓齊着溪三百里川路隔東西

廣信道中

旅泊逢初鴈山城昨夜秋雨深南澗水風急上灘舟
取捷非無地垂堂且自謀江湖迂拙甚吾得及安流

過玉山

扁舟隨所適老地復躋攀雨久未妨旱路窮方見山
斷橋人獨去高嶼鳥孤還東望臨安郡潺湲一水間

過子陵釣臺

嚴陵祠下揚帆處不見先生見釣臺巨石倚空江葉
下真鴻衝兩朔風回明時合重巢由節濟世非輕管
葛才莫道羊裘非隱物山川不礙去能來

過錢塘江

人道錢塘險高秋坐穩流地分吳越語山帶古今愁
野闊潮聲壯天晴海氣收誰家水犀手不射會稽仇
蔣宗誼府推期遊西湖為郭侍御所招不果
興在西湖淺水濱繫舟東郭問行頻南臺忽漫傳初
簡樽酒翻成愧故人蘿繞孤山諸逕合雨晴天竺數

奉新莫言行李倉皇甚猶是江湖汗漫身

西湖曲五首

湖波綠如剪美人照青眼一夜愁正深春風為吹淺

其二

不信湖中好儂身別有家翻愁歲華盡不敢采蓮花

其三

風落平沙稻霜出別渚蓮西湖三百畝強半富兒田

其四

草碧明沙際花紅試雨初官船盪素漿驚散一雙魚

其五

卷之三

莫唱西湖曲湖邊歌舞稀儂家年少日遊冶誤芳菲

弔岳武穆辭

苦霧四塞悲風橫來義景縮地下沈蒿萊坤輿外折

鼎足中頽大霆無聲柝葉槁蒼狗虜騰突狼烽崔嵬

龍因沙漠鱗傷角推齊讐九誓楚戶三懷姦相賣國

忠臣受猜積毀銷骨遺禍成胎命迫十使功垂兩淮

盟城不耻借寇終諧重器同劇羣兒共啗髮豎擅冠

潮漂伍骸氣奔胡醜殃流宋孩英雄已死大運成乖

冤作唐厲形空漢臺天不祚國人胡為哉壯士擊劔

氣聲殷雷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為之回

乾坤老矣歎息雄才

嘉杭道中四首

遠樹依稀極浦清溪死轉長橋紅裙女子朝汲白髮村翁暮樵

烟籠近浦沙白雨急長溪水渾一夜江頭潮滿釣船撐到柴門

綠樹孤村水旁茅屋在水中央岐路寧知車馬生涯半是舟航

秋風燕子人家細雨漁翁釣槎日暮長安何處萋萋芳草天涯

風雨歎

吳江縣舟中作

壬辰七月壬子日大風東來吹海溢崢嶸巨浪高比山水底長鯨作人立愁雲壓地濕不翻六合慘澹迷乾坤陰陽九道錯白黑烏兔不敢東西奔里人蒼黃神屢變三十年前未曾見正統甲子歲東村西舍喧呼遍牒書走報州與縣山徂谷洶豺虎嗥萬木盡拔乘波濤洲沉島滅無所逃頃刻性命輕鴻毛我方停舟在江臯披衣踞床夜復晝忽掩青袍涕雙透舉頭觀天恐天漏此時憂國况思家不覺紅顏坐凋瘦潼關以西兵氣多胡笳吹塵塵滿河安得一洗空干戈不然

獨破杜陵屋猶能不廢嘯與歌世間萬事不得意天
寒歲暮空蹉跎嗚呼柰爾蒼生何

顧天爵送至舟中走筆有贈兼寄天錫

訪君周山廬送我具區浦留連未終日中道成間阻
人生萍蓬爾聚散靡定所安知瀟湘纜繫此滄江滸
同袍古人義倏忽棄如土感激聊共陳誰能問羈旅
蘇臺曲五首

秋水光於黛新妝愛日斜隔溪深不語孤禪入菱花
其二

草深香徑合花冷露廊空惟有吳宮水春城四面通

其三

樓臺春後掩環佩月中行莫上胥門望寒潮昨夜生

其四

國亡身亦虜却載五湖槎借問西施女何如張麗華

其五

張王舊時宮零落數枝柳不是春風生芳菲詎能久

與趙夢麟諸人遊甘露寺

澗篠巖杉處處通野寒吹雨墮空濛垂藤路繞千年
石老鶴巢傾半夜風淮浦樹來江口斷金陵潮落海
門空闕書未報三邊捷萬里中原一望中

遊金山寺

楚纜吳樯萬里還，夢魂長在水雲間。
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流合有山。
鵲嶺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
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為蒼生暫解顏。
長向名山憶所逢，偶來南國問仙蹤。
潮聲夜落江心寺，雲氣朝浮海上峯。
玄圃樓臺通日月，石壇風雨護蛟龍。
詩成却笑張公子，解道中流兩岸鐘。

高祖戊七府君墓表

成化壬辰之春，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淳將歸謁曾祖考處士之墓于茶陵。玄孫東陽寔自翰林請于

上以從曾孫淳乃具述曾祖本末授于玄孫東陽使撰次其辭刻石京師載而歸表之墓道以示于凡為宗族鄰里鄉黨者。其辭曰：嗚呼！惟我李氏出自臨洮，譜傳為西平忠武王之後。王之第十子曰憲為觀察使，始居江西江西之八世諱餘始遷于茶陵之中洲。茶陵之九世為我曾祖考處士諱某行戊七時有諱祁元元統初進士及第鄉人稱為狀元者蓋族兄弟

也狀元既避地永新其子位及族兄弟若一源若高
清若尚賓若我曾祖考皆留茶陵茶陵之族益廣
國朝洪武初我祖考處士始以戎遷于京師寔生我
先考處士諱允興以及于溥于澤澤今為金吾左衛
所鎮撫溥生不及祖考祖妣賀之存尚能道曾祖時
事曰吾舅為人敦樸謹厚德溥于言其行吾則不能
詳然人皆曰是長者也其世吾則不能詳然人皆曰
是李狀元之族也其墳墓吾能知之地曰荷木坪泉
曰光泉水曰芝水去中洲五里而近先考之將沒也
召溥等命之曰吾父母葬京師吾力不能歸吾死其

從之然汝輩慎無忘茶陵溥等泣而謹識之溥伏念
生賴先世積累有以至今日惟我曾祖考養不逮祭
不造亦惟我同姓父兄保護之勤二三耆舊左右望
助之力是賴于數十年靈有攸宅亦有依待維桑及
梓夙夜之所不能忘也嗚呼享其澤而不知其所自
出者非人也知人之所自出而不感且動焉者非人
之情也無踐我封無翦我樹無圯我墓此以成我志
于不替者是深有望于我後之人于我宗族于凡我
鄰里鄉黨也謹拜毛楮首而表之曰此我曾祖考處
士李公之墓

祭高祖虞士府君墓文

維年月日孝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淳率孝玄
孫翰林院編脩文林郎東陽謹用剛鬣柔毛庶羞之
奠昭告于顯曾祖考戊七虞士府君之墓曰不肖淳
等生長京師于茲一世以祖以孫壯者老穉者壯聲
音既變俗亦寔殊蓋自先考之存痛念先世墳墓所
在未嘗不延頸凝睇涕下霑襟也道里既遠又屬戎
後首丘之念至今悲之淳等雖不肖夙夜警惕不敢
忘先世之訓曰無忘茶陵曰無忘荷水坪淳生五七
有七年家始多蠱中遭大故及東陽稍長遂竊有官

秩不敢違離然每得一俸必相與語曰此曾祖考之
報也誦一編曰此曾祖考之所遺也見鄉鄰親舊必
曰此曾祖考之所與通家者也如是者亦數年乃以
今年命東陽上跡以履墓請

皇上愍其愚誠賜之楮錢并楨有費祭祀有物使得
匍匐墓下傾烏鳥之私鴻窩伏念曾祖考積累之恩
聖天子寵養敦勵臣下之德皆足示來世乃命東陽
撰次先世本末刻石示師以來用是日吉旦大會宗
族孫子樹之墓道使凡來世有所瞻式嗚呼丘隴不
移山川在焉瞻望感慕不知所云

祭族高祖提舉府君墓文

彼元氏之既衰兮世溷亂而下綱惟賢哲之相遭兮
亦懷貞以自嚴繫余祖之既歿兮爰引祿而南遊曾
歲月之幾何兮曰歸茶陵之故丘結茅管以為廬兮
彼軒冕其猶蔽屣思采桑于長江兮值山河之遽改
世可晦而為明物緇不可使為朱豈不知堯舜之難
逢兮寧策許之為徒丘固各有首兮時固有所值也
寧死于永新之土兮曰惟吾心之無愧也彼宏辭與
麗藻兮固余祖之所遺也嘗靜言以思之兮又何啻
乎今世之所希慨愚生之既晚兮奄忽周乎四世幸

宗譜其猶未泯兮懼芳風之莫嗣承予告以展省兮
掃松楸于荷木之野持一奠而酬茲兮固余心之望
者念祖德之莫揚兮在孫子為弗仁彼金石之無文
兮愧汗下而沾巾返故廬以為家兮不肖者之志也
蹇淹留而無成兮敬陳辭以為戒也意惻惻而莫宣
兮菟髣髴而上征庶九泉之可通兮託哀辭于楚聲

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記

成化五年春正月長沙府知府臣錢澍言臣所守宋
潭州地按宋知潭州李芾當元兵之熾始至潭將畫
地而守日以忠義厲將士人皆殊死戰有誘降者輒

六律行稿 三十一
斬以徇城且陷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
死吾家人不可辱于倖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
獲命乃醉其家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焚芾居
還殺其妻子復至火所自殺是時先芾死者知衡州
尹穀寓居城中冠其二子與其家人死于火參議楊
震死于池後芾死者幕僚陳僊孫顏應焱潭民多舉
家自盡城無虛井縊于林者相望其事昭晰在史傳
布揚在天下浹洽在郡人耳目而郡之祀事不立其
為闕典甚不細臣已立祠于芾所居故地以尹穀等
配請著祀典儀物使有司永有所遵式事下禮部具

春秋祭芾用豕一羊一菜盛備餘各羊一制可越
三年壬辰東陽展墓歸至長沙拜公于其祠錢侯以
予為潭人且造屬太史氏謂宜為記予惟自古有國
家者莫不亡而萎弱困頓可悲痛者宜莫如宋宋之
亡也伏節死義者數十人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暨
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敷之深且速如李忠烈者亦寡
矣宋亡後數十年其遺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烈死潭
人至今道其事猶慷慨泣下嗚呼是孰強之然哉忠
義之在天下蓋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苟順
且誠無弗從之矣論者固以為宋三百年養士之報

然當時棄城賣國背位而逃者亦豈少哉微忠烈潭
之人未必能死死未必能多忠烈守潭未半年而能
感動人若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存亡所
繫可知已荆楚之間遙祀系千百而忠烈無血食地
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也繼自今吾郡之人瞻望感
厲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嗚呼惟忠烈之風亦惟錢侯
之功侯既祠公其歲祀必觀予為之作楚歌以祀公
以紓羣人之思歌曰荒江滄海兮冥冥悲風起兮洞庭
靈之來兮揚船載風旗兮駕西雲旌紛胡馬兮如雲奮
前驅兮我軍寧為宋鬼兮生不為胡彼雄而烈兮什

伯其徒朝鶴唳兮水瀨暮
日痛三戶兮南楚楚之水兮荆之山靈之去兮奄復
選醕桂酒兮三酌沈余淚兮馮援余懷兮何極公之
亡兮誓天與日芬鞠蘭兮蕙荔靈享祀兮終吉

漢長沙王太傅賈公祠記

古所謂大者必先大體後庶務其所施設皆足以
刑天下及世然其自負甚重不苛合于人未必
能識識之必能用此治所以恒弗成也漢屈群策
豪傑並起夜之高帝之初所不能致者商四翁魯
兩生之外下其無遺賢矣明法釋特則有若蕭何

曹參治兵旂時則有若韓信彭越周勃出入籌策時
則有若陳平酈生此皆創業撥亂之所爲用非所以
經世建統也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太傅一人少
而薦于朝且顯矣卒短于大臣困于長沙老于梁嗚
呼以文帝為君而太傅不得為之相是故漢之禮樂
徵矣吾觀其論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
下之勢則先夏後夷先身後臂指論吏治則先風俗
論世所以長久之術則先太子論大臣則先廉耻此
其言皆治亂之大體而在戰國而下無能言之者豈
不可以為大臣乎哉使太傅竟能相得有所施設必

能刮去秦習成漢之一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不用
而死文帝固未嘗仇之天下後世蓋自不能無憾而
司馬遷作史記徒以弔湘之賦遂與屈原同傳則亦
甚矣太傅在長沙不久長沙人至今習知之其故宅
為卒汪倫所居有井存焉成化某年我長沙守錢侯
募郡人以財贖其宅地為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
詔以仲春秋祭用豕一羊一棗盛備復其民一家使
共祀事翰林編修李東陽省墓歸自京師定拜祠下
侯請記其事立石于祠太傅史書之詳矣予為之記
使後來者知茲祠也建自錢侯始

長沙府學尊經閣記

金壇錢公自給事中擢守吾長沙數年政修而人悅
乃作尊經閣于府學明倫堂之後其制宏達壯麗廣
槩而䟽節牖檻相衝毫楹交輝巨嶽當其前長江瀉
其旁登茲閣而吾郡之形勝可坐而見也吾郡故藏
書皆燬于火公置書數千卷其中 國朝所頒定者
為先六經次之子史百家又次之居茲閣而天下之
圖籍可坐而盡也成化壬辰予歸自長沙寔與教授
梁君恒及諸生登之相與竊嘆錢公之功越翼日梁
君率其諸生詣予館請曰惟茲閣不可無述今建且

二年而石未立此固有待敢以請予曰諾乃諭于衆
曰觀治者必觀其所尚而治效從之秦任刑法國用
亡漢習法律其政雜伯兩晉尚黃老卒頽以敗梁武
氏好佛餓而死唐工詞賦而士寡實行宋雖富儒術
而未能用其治亦不古若惟我 朝敦道崇德以經
治天下于茲百年治化休著風俗醇美視今較昔其
效甚明豈惟有國家以至于郡縣皆然錢公之治魏
乎其所尚已今年祠賈誼明年祠李芾又明年祠長
沙諸賢修先師廟庭以及儒學茲閣之成蓋多于前
功于是時政事閒暇教化隆美居師儒招俊髦式瞻

以登或息以游講習之暇蓋必有感乎其中者矣是故南瞻廟堂之尊思先賢之遺訓若嚴師在前惴焉而不敢肆西望岳巖之高慨考亭故址懷高山之仰悚焉若有所不及北拱宮闕懷江湖之憂思仰咨聖天子作養教育之盛意而東望府治則思我公之功曰惟無負以能有成功無愧于天下後世則茲閣也豈直遊樂為觀美而已請與吾鄉之善士共勛之衆皆曰諾退相與刻石于閣中茲閣也經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越某年月日翰林編脩郡人李某記

新寧縣石城記

新寧縣古夫夷縣地也蓋自宋紹興間平楊再興之亂始即金城村為新寧縣隸武岡軍元李兵燬國朝洪武初始復為縣隸寶慶府正統己巳峒人楊文伯復亂總戎李公某平之其地久不治景泰辛未知縣唐榮奏徙治于舊縣東二里許築土為城城且壞成化庚寅右僉都御史吳公琛奉命南巡湖廣按察僉事都公之博議以為修石城便吳公曰然吾志也遂下有司實變知府謝侯者議其民寡貧不克事宜勿修便吳公曰然吾不以知而民止取其人若干

乃罰賦為費摘戍為役命都指揮劉侯斌董厥事某
衛千戶陳綱以陽縣主簿汪玉公理之輦石伐木雍
完補罅壙而為之既固且完凡廣袤若干里崇若干
丈經始于是年冬某月越明年秋某月成維時論者
以為興廢舉墜者臬司之職也愛節民力寧彼弗卹
者牧守之事也兼採群策左右而麾指之恩令兼行
情法並用各得其所者大臣之能也念憲之議徹都
憲莫能庸太守之志徹都憲莫能容按厥成功歸于
吳公公之來巡也暑不張蓋險不御輿夙出而夜息
也不遺僻郡政不弛末節旄倪仰賴若戴父兄貪官

黷流聞者股栗夷獠服其威信流徙悅其撫徠士卒
先其驅使故茲役也吏胥有治民社有守禦侮有備
而民無怨聲官無殄財功肇于無前患消于未萌使
天下司風紀者咸修厥號令以威四方何所不濟天
下之郡縣咸有疆屏何所不守循茲成績歲視時豈
由今日以迄于千萬年何所不至吳公之名與城無
窮宜有紀述刻之金石壬辰之夏東陽展墓歸茶陵
獲觀公之風裁謝侯者實同舟因叙茲城本末甚悉
侯既歸治遣使請于不字湖人也輒先耄稚作為歌
詩以頌公以示于後人其詩曰

惟郡之墟中有夫夷地險且巖溪回峒旋椎弁為鄰
以世以年築壘為城其高可乘居人弗寧圖初及終
伊誰之功惟我吳公准茲庶官揣後矜先烝民載歡
石城憑憑譙樓鼓聲城門夜扃山徭野徂不暇走趨
莫我敢覩彼偏一方遠人翫望

天子之疆 聖朝熙熙安弗忘危惟古之規惟公南
巡有惠在人茲城嶙嶙億萬為期何以恒之責在有

司

賀興隆傳

賀興隆考長沙安化清塘鄉人也元至正壬辰天下

大亂民奔走錯愕莫相為命興隆率陳源隆姚廷
等聚鄉子弟為兵駐鎮安寨鄉有警輒出禦之民始
定庚子歲陳友諒兵起授興隆參軍越五年甲辰春
二月興隆率其衆歸于我朝

太祖高皇帝嘉之仍予之故官徐公達之取辰州及
降沅州諸郡興隆實在軍中攻戰撫募厥功惟多是
年冬與總制胡海洋克寶慶路獲元元帥唐隆遂與
衆城守尋授寶慶衛指揮同知又明年乙巳夏四月
邵陽賊周文貴等作亂中鄉興隆率兵駐中鄉六月
與賊遇興隆徑衝其前鋒援不至遂力戰以死

朝廷以璽書褒贈其畧曰唐兵未出睢陽之勢始孤
智伯漸強晉陽之城已浸首雖可折心乃不移未廢
大國之封遽見長星之墜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仍命有司立祠歲以戰沒之日祀用特祠
在寶慶府

太史氏曰古人有言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豈不
信哉吾觀古之伏節死義者未嘗不太息焉當元之
季海內鼎沸兵革並起士大夫享有民社佩符秉纛
者棄位而逃視其民轉徙陷溺若秦越人之相肥瘠
其身且不自保于民則又何賴興隆以一布衣伸鋤

為兵蒸麥為糧出入守望為鄉邦保障荆楚之南苗
夷出入於斯為甚一方之不亡皆其功也天下未定
垂翅而附翼不以為耻及夫誕運有主翻然來歸名
正事成于焉罔愧逮夫事窮勢極竟殞其身寧為順
死不為逆生嗚呼豈不真知逆順大丈夫哉在古祀
典曰能捍大患則祀以死勤事則祀若興隆者不祀
誰宜祀邠人不幸生當亂世死于鋒鏑之下與沙虫
同腐者何限賀氏獨享有祀典崇名煥勅照耀來世
彼俯首縮臂臣妾二姓晷旦夕之榮者萬死奚足贖
哉予南遊湖湘頗搜采賢人義士聞寶慶人道賀公

事甚著但其事未有傳錄于郡志者本末殊不悉
不載初授參政為何省官又不載其子孫存亡莫可
考見且其祠既久益荒落成化平卯寶慶知府謝侯
始修復之僉謂宜有述侯以為修祠有司事不足紀
請為賀公傳立石于祠以示後人予既為傳且謂侯
功誠不可泯又重違侯意因并附于傳末云

湘江送別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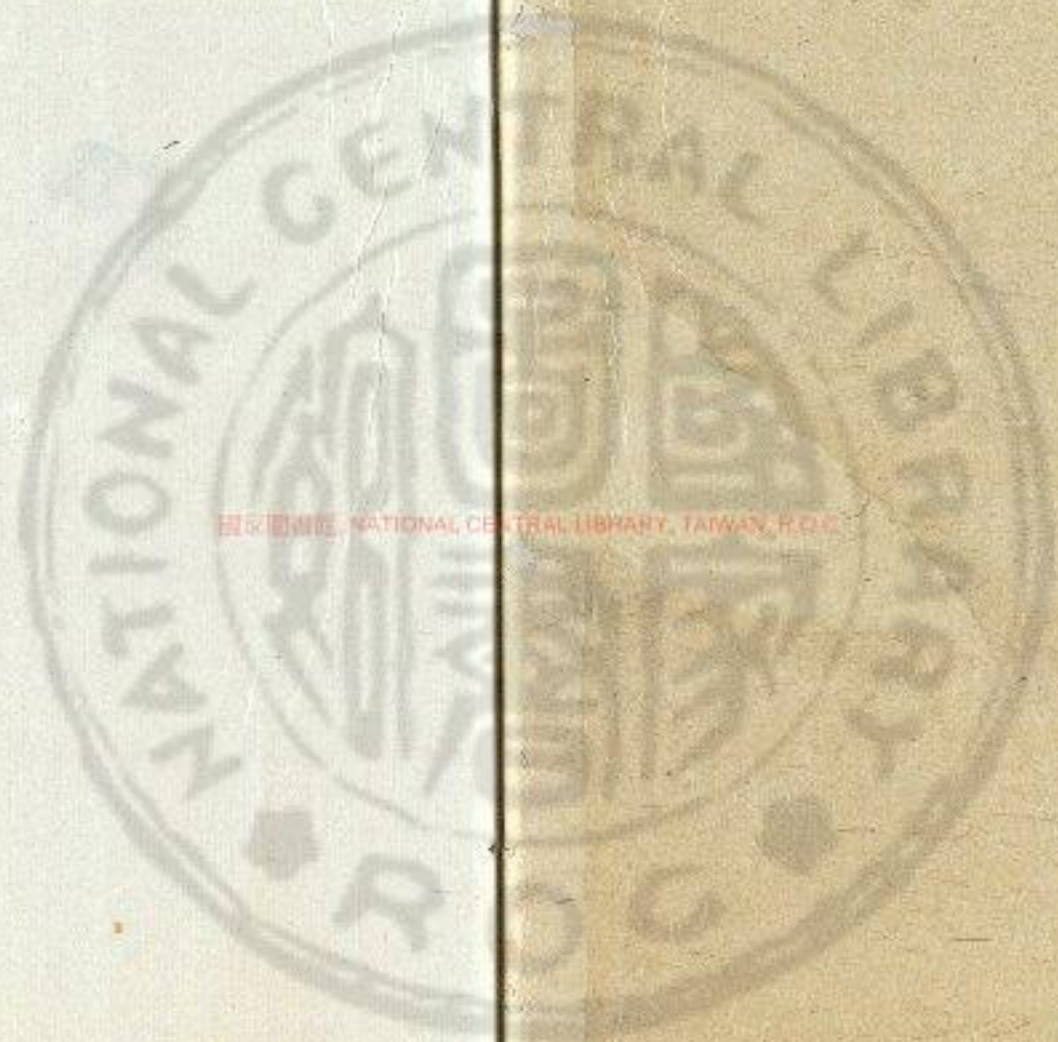
物之境惟江山為勝而山之在江中者為尤勝然勝
矣而人得以盡之者往往以為難君樊小孤諸山皆
予所親歷樊山卑淺無叢林茂樹小孤雖秀拔恨當

江之隘地勢不免為岸屈惟君山殊勝絕而又居洞
庭浩渺之衝風濤掀簸恒出於所不測雖有好事者
多不得盡登臨之興予於諸山咸有遺憾焉獨金山
屹在大江之中高不減數百尺迤不過數里殆造物
者所以遺乎人而予猶未能振衣拂袂於茲山之側
是又一恨也自古騷人墨客時出奇句與山爭勝求
其卓絕者如求此山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差足
快意爾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空塵非無足觀而驚濤
濺佛之句且不免徐凝之類於談者之口而世之君
子猶病其不似予意恐其太似爾扶桑斷石弱水長

流安得此老章哉予之歸也金山釋湛然適來
訪長沙守錢公公門下士黃華輩以公故杜此僧之
歸也各賦詩贈之題曰湘江送別公欲得予序予重
公之誼且愛此僧之名以而問之曰吾將遊姑蘇過
而居誦孫張之作以繼茲山之勝留雲吞海諸亭能
坐我一榻否僧曰諾遂書其卷而歸之

僕往年僑居鎮江館於佑聖觀觀之西曰能仁寺
湛然所住也因得見此作愛其高古有議論讀之
數過已而成誦至今凡九年矣偶與西涯道及聞
稿已不存遂錄而歸之予方病目不能作書此乃

口授喬生字代書者也辛丑夏六月廿九日東陵
楊一清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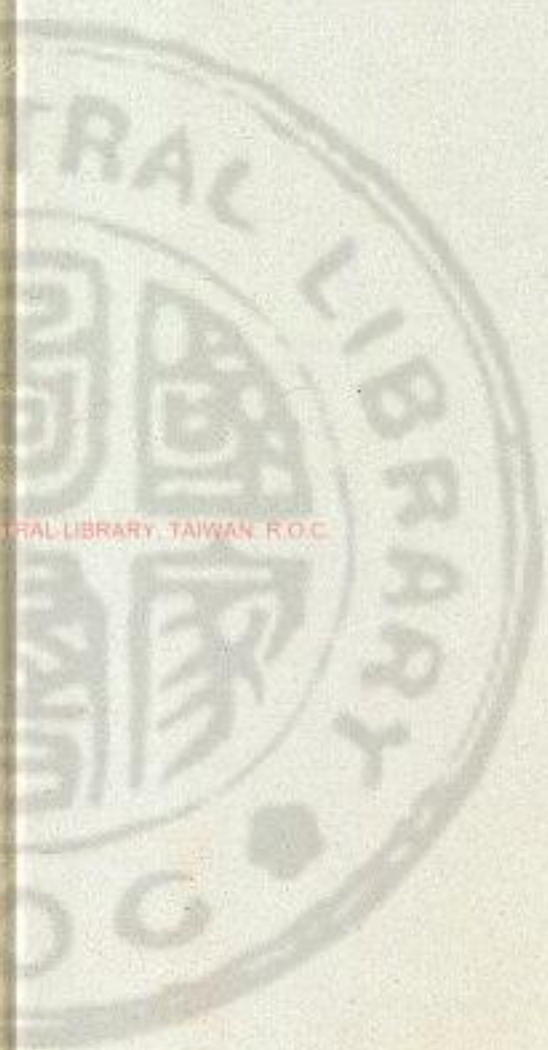
北上錄序

予與洗氏

君明仲校文南都既聞

命登舟蕙程

以往因昏以必昏口飭務勤不怠獨念詩為所夙好
恐妨職事以勿敢作鎖院之後簿卷山積非惟不敢
作亦不暇作也校閱既畢始為一章始我同志公卿
大夫士在南都者延訪燕會或登名山歷勝地輒有
詩獨以久勞卷牘繼困於酬接觸口縱筆如夢寐中
語留數日輒遂舟北上過石頭泐大江絕長淮觀呂
梁百步之壯滿天津潞河之深遠歸眺太行數千里
縈抱不絕於是盡得兩京之形勝神爽飛越心胸開



盪烟雲風雨之聚散禽魚草木之下上開落衣冠人
物風土俗尚之殊異前朝舊蹟之興廢不常者不能
不形諸言既乃瞻望都邑顧懷庭闈慨王事之在躬
而思奉養之靡及尤有不能已者矣古者使臣以不
辱君命為職故一言一動皆足以觀天下自揣薄劣
徒以文事承任使而闕於政者甚不細雖竭志罷力
懼不足以少稱萬一若夫言語聲律固其餘事所不
足云者顧宣布 恩德陳列利害有出位之戒焉則
呻吟覩縷以自託於一物之鳴其在天下亦君子所
不棄也歸期在下敬出一編以代反面問安之義平

生一二朋舊或取而觀之知道路之夷險居起之勞
逸亦足以裨晤語達情誼庶不為篋中長物其餘則
非所敢知也彙次之得賦一詩百有二聯句二雜文
三為一卷以皆使歸所錄故名曰北上錄云
成化十六年庚子冬十月九日翰林侍講李東陽賓
之序

北上錄

校文畢即事呈洗馬羅先生明仲

同下 天堦奉 玉音南畿多士正如林升沉敢謂
皆由命俯仰終教不愧心望入劔樓秋氣遠力窮珠
海夜濤深明明天意君應識萬里青空無片陰

揭曉後次韻答何穆之王德潤二侍御并京

尹魯公懋功

藝苑名書次第開歡聲動地逐人來烏臺御史能持
法京兆賢侯本愛才已見 王畿多秀士不須文體
變新裁極知

君命如山重親向虞廷拜往哉

鹿鳴宴有作

花覆紅顏酒半醅秋風來聽麻鳴歌萬年官闕興

玉地一代文章貢士科淺薄敢將身作鑑

聖明真用禮為羅祗應前後青雲路同在清朝白

玉坡

重謁

孝陵有述

龍虎諸山會車書萬國同星躔環斗極王氣繞江

東地湧神宮出橋分御水通丹爐晨隱霧石馬夜

嘶風日月無私照乾坤仰聖功十年瞻望地雲樹

鬱葱蔥

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國

子監太常寺尚寶司鴻臚寺諸公會宴于禮

部有述呈翰林諸寅老

北闕皇華載寵榮南都賓禮重公卿三年賢俊登

庸日一代臣僚燕饗情已荷吾宗為地主李公位侍

即兼勞長者避門生大常少卿劉公子詞林故事從

來重薄劣猶煩齒姓名

過太常楊公垣西草堂次韻明仲

關西門館開芳池過盡紅塵總不知君住正當山好處
我來剛及鴈歸時藜床穩可供殘夢草閣清宜檢
舊詩不用鵝群留坐客主人瀟灑似羲之

與諸秋官登鷄鳴寺睡起作

獨向亂山深處宿不勝空翠濕人衣幽堂習靜自有僧
定高閣憑虛見鳥飛夢裏行蹤來更去醉中風口原是
還非歌聲緩逐鳴珂散又送涼飈竹外歸

登五顯廟瑞芝亭

五靈祠下衆山低三秀亭前望欲迷
鬼斧鑿空通鳥道魯戈揮日駐雲梯
青迴細澗潺湲合碧繞高城睥

睨齊三日壯遊心未倦城南風物尚能題

南曹諸友餞別承恩寺席上作

挑盡文場五夜燈一旬幽事屢相仍
松根地僻藏孤寺山色年多閱幾僧
却恨扁舟歸去早誤疑雙屐到
來曾殷勤記取同遊處醉裏街
孟別未能

與何王二侍御登報恩寺塔絕頂

塞鴻飛盡渺雲濤古塔來登興正豪
極目乾坤萬餘里俯身江海一秋毫
中台地接銀河近南國山連紫
氣高年比舊遊今更不編梯雲路
不知勞

登雨花臺

層樓望盡復高臺畫裏金陵面面開山色遠從城上見江流如在霧中來將歸漸近登高節欲賦慙非對客才却倚南山看北斗漢槎天上幾時迴

過朝天宮

冷亭故址

城外諸山碧繞宮曲廊深院錯西東冶亭人物名猶在閩水仙源路或通隱隱層樓明海日脩脩鶴鷺隨天風瑤臺貝闕三千里如在紅雲一朶中

謁卞將軍祠

廟中遺像儼丹青下馬來看漢欲傾吳代興亡今又古一門忠孝死猶生清談不救山河把大義終將日

月爭獨有 聖朝隆祀典年年香火石頭城

與隆平侯張公宣城伯衛公遊靈應觀

小有天高豈易攀珠宮元不闢人寰潭龍抱霧睛猶黑庭鶴梳風午正閒過嶺松聲聞浙澗卷簾山色見孱顏青童兩兩清如玉緩聽仙歌滿樹間

登清涼寺後臺

虎踞關高鷲嶺尊四山環繞萬家村城中一覽無餘地象外空傳不二門人世百年同俯仰江流終古此乾坤南都勝槩今如許臨風長安父老論

與翰林舊寅長述靈谷寺

松蘿為徑石為門絕頂方知上界尊靈谷應聲未地
殿前地傳有靈谷僧清泉流潤入雲根山下有八
底扣手輒有聲若然諸天路與紅塵隔異代官餘劫火存賴有南都諸老
在玉堂風月許重論

題魯京尹所藏雙鷹圖

霜風撼撼空林響朔氣隨空入蕭爽兩鷹意氣殊絕
群俯視平川如一掌玄雲著樹凝不飛野日照地寒
無輝攬身欲下不肯下似覺深山狐兔稀丹青落手
翩欲活鱗上驚看錦條脫江湖浩蕩烟水深萬里陽
臺渺天末時維八月炎暑空兩鷹角立如爭雄周旋

九絃隘八極此意豈在風塵中知公有才非搏擊我
意亦欲辭樊籠祇應共逐鷓鴣去去上丹山十二重
走筆題成國朱公子迂贊書樓二絕

碧瓦雕甍面面新門前畫戟擁朱輪我公元是詩書
將奕世風流不乏人

層樓突兀倚雲攀百尺闌干四面山好是金陵佳麗
地爭知天上與人間

留題南京貢院

院宇森嚴絕四隣暮堂燈火自相親公明合是無私
地夙夜惟存匪懈身南客不堪猶夢寐北歸何意此

逡巡壁間擬作題名記愧有清風繼後塵

九月八日登石城泊龍江驛何王二侍御携

酒錢別聯句

龍江驛裏兩回來

環

江上孤帆渺未開

陳我輩敢留

臨別話

賓

先生元是濟時才

琦

當筵送酒啁啾雀

環

繞迤尋詩雜還苔

陳

攀送無能心悵快

賓

遠隨雙節

到金臺

琦

是日荏孔易司副自江浦來會夜宿江上次

明仲韻

黑髮相逢是壯年別來心事轉茫然如何綠酒孤蓬

話正在黃花九日前笑我遠同江浦鴈看君清比定

山泉江流恨不歸西北回首荒城萬樹烟

九日渡江

秋風江口聽鳴榔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
水百年風日幾重陽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
建康直過真州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揚

後登舟賦

有序

成化庚子秋九月八日子與洗馬羅君明仲校文畢
事歸自南都越一日重九放舟龍江風帆東下顧而
樂之命酒相酌明仲援筆為登舟賦予輒隨韻和之

甫六韻而舟至儀真未暮也明仲乃歌以卒章予復和之為後登舟賦云

振袂出郭憑虛馭舟溯汶寥之爽氣浮浩淼之長流
感上日之芳節陳故人之嘉羞眎遙川與碧樹杳秋
色兮相繆九月載臨繁霜肅止平原莽其在望芳草
萋兮未已憂王事之靡遑卜歸期而暫喜縱鵬運
於九程託鴻心於一紙當是時也木葉下秋蟲鳴潦
水落寒泉生路迤邐以云邁與山川而偕行復宿留
以盤礴渺不知其為情想夫衆里遊遨龍山嘯詠曠
士忘形達人知命慨徃古兮塵編撫流光兮青鏡彼

造物者之悠悠亦何心於動靜吾嘗南陟衡嶽西經
鄱陽東望滄海北瞻太行或違志於衆樂或後時於
群芳念四美之莫具諒茲遊之孔臧覽大塊兮茫茫
瞬千里於一目快孤汎之高張與飛鳥兮爭速奮社
志之昂藏舉高歌以相屬豈必乎衡門之下能寄意
於松菊乃賡載歌曰

維古金陵佳麗地兮鍾靈孕輝實天意兮群方於州
瓊孰計兮石城巉巖江洩洩兮壯哉茲遊歌以為識
兮

谷口斜通驛山根半入江
磴雲朝拂翠岩雨夜聞深
水靜帆來穩天空鳥去雙
向時羈泊地幽思繞離缸

歸夢

搖落三秋地驅馳四牡歌
路長心不競歸近夢偏多
對酒盃應淺教書字恐訛
老親兼稚子俯仰意如何

風過召伯高郵寶應三湖

地坼山平野烟深水抱城
湖天四面闊風舸一時輕
鶴鶴飛揚意魚龍出沒情
相看總自得吾亦愛歸程

賦得白兔山送費司業
廷言歸鎮江

開穴見白兔子分此題時已被命不及賦
歸至揚州得書驛吏速詩至寶應舟中作

郡入丹陽境山傳白兔名
乾坤開葬地神鬼護儲精
月窟奔仍逐雲根臥始驚
塵埃辭穢滓星斗避光晶
牛卜陶公兆蛇歸竇母瑩
茲言聞故老異代得真評
吾子山川秀今時雨露榮
賜歸看畫錦憶別向春
明弔古尋才約題書付管
城驛亭南望又江海夜含
情

淮上作

浦口烟光隔岸橫參差樓閣未分明
長淮水急如貪海周甸山迴似抱京
漂母墓前秋草綠楚王城上暮雲平
西風忽斷高歌起坐扣船舷待月明

霧

溪霧晚冥冥秋陰覆遠汀離心渾易醉鄉夢苦難醒
野漲迷新綠遙山失舊青起看晨旭散舟子正揚舲

桃源道中

水落洲痕在田荒隴地存塵沙百里眼烟火數家村
買穀人爭市催租吏打門我行猶續食何用答
君恩

宿遷道中

此地仍多水居人說往年平田翻白浪破屋帶荒烟
黍穀無餘種魚蝦不問錢如聞部使者又下

九重天

過直河驛待明仲舟不至

直河西下直如絃水淺沙深不受船不見孤帆見雙
鳥背人飛墮夕陽邊

隱隱青山帶落暉河流東下我西歸故人舟楫來何
暮莫遣溪風吹客衣

邳州即事有懷都憲張公

道經下邳城城小民復貧傳舟問官吏未語眉先蹙
季夏月既望泗水東南奔河水出西北狂瀾互相吞
蒙山水東注夫藹蒼崖根群流一浩渺勢欲凌高曼

川流失故道散入農家村壘岸頽磊砢平田蕩淪淪
瀰漫極千里連延踰兩旬居人有逋徒津吏無譏巡
丁男不自保况復論鷄豚耆民髮半白自謂耳不聞
憶昔尚沉墊遠予南使辰幸得一葉舟避此千丈渾
歸歎歲云暮水去蒲猶存移燈屢更僕坐為韓將軍
回頭指屋宇半是波濤痕此事信咄咄相逢漫云云
張公都臺老憂國何慘勤移文戒州縣獻納朝 丹
宸願言布

皇德幽谷回陽春蒼生正翹首慎勿埋雙輪
呂梁洪二十韻

呂梁天下竒濤石動森礮槎牙引微路鏗鞳墮深響
周廻百里間尺地無寸壤天開與鬼鑿茲事真惚恍
江淮實襟帶燕薊乃喉吭人云百步險此地無倍兩
冬乾苦焦涸夏潦愁泱泱憑高瞥而下跬步不得上
光陰在瞬息性命寄蒿蕪馳驅費千夫崔直麋萬鎰
北人駭奔湃欲語舌已強寧其車馬勞未倦風塵想
南人慣舟楫觸險生技癢置身當中流舟與水爭長
吾生好奇勝寓目堪一賞心神晝軒豁毛骨秋颼爽
遠遊向湘漢舊路說疇曩竭從南都來王事紛鞅掌
平生忠信心利涉隨所往高歌遡天風壯志方慨慷

見月二絕

月色四千里，我行三見之。此回重見月，是我到家時。
野宿秋雲暝，溪行曉霧寒。歸心與明月，夜夜到長安。

夜泊徐州懷陳秋官宗器

時有文補未備因以謝之

兩岸青山水急流，故人曾此鎮方州。十年尚記留徐榻，半夜虛回訪戴舟。辭襄山川迷白下，秋來風物憶黃樓。將徐亦大木莫言潦倒無文思，堂上歸心正白頭。

徐州洪蘇墨亭書坡老石刻後

有序

郡守蘇軾山人張天驥詩僧道潛月中遊題名十六字在徐州百步洪岸石石半入水水落輒隱隱見沙

沫間篙師漁人不能識，而崖石險絕又非大丈夫所暇尋闖者。故於世無傳焉。成化壬辰予過徐放舟洪下，畏險岸行偶見此字，葺為詩紀之。又八年庚子予與沈馬羅君明仲校文南畿歸工部主事尹廷用寔理洪事，邀坐蘇墨亭，則此石已為君所伐致置之亭壁矣。因與明仲各賦一詩，遺尹君留之亭中。九月望日。

我昔彭城初泊舟，岸行百步觀洪流。手披荒蘚看古石，上有坡翁舊時刻。沙衝水激四百年，字畫半滅風神全。我行見此三歎息，此物乃在風塵間。冬曹尹君

真好事自掃曉巖鑿蒼翠山靈助喜河伯愁白日驪
珠照平地孤亭素壁高龍鏡瑩堂見字如見翁山人
在前僧在後高憶扁舟遊月中崖端刻頌唐宗業水
底沈碑杜預功直將談笑煮故事似與百戰爭英雄
高才直節古今少片石價比千金同由來一代不幾
見况我異世懷高蹤憑君一榻數千本徧使四海揚
清風

將至夾溝驛道得家報八月十五日生女明
仲呼酒見賀有詩因次韻

日日南鴻望北音封書聊慰別離心多情念我骨肉
爛醉直教盃酒深未必曠勞湯餅客也須頻散洗
兒金憑誰誤報中秋夜桂子青青月滿林

金溝淺

金溝溝上水如金一寸歸舟一寸心欲借天瓢三尺
水行人泥雨更愁深

沛縣懷古

小縣蕭條野水濱當時遺跡尚風塵山中白帝先降
漢天下黔黎正苦秦五載衣冠朝北面三章號令憶
西巡南畿亦是今豐沛莫作淒涼吊古人

聞潘時用復以病不終試及觀順天鄉試錄

知蕭生鳴鳳王生佩俱落二生皆時用高弟
吾所畏愛者并紀以詩

手閱賢書次第評故人零落更無名生年過我今非
少物論於人久未輕身病且教強健在愁多應為別
離生蕭郎不共王生起不盡彈冠結綬情

穀亭聞得劉時雍職方書

兩月家書一字難故人珍重遠平安老親別後身尤
健弱女生時歲未闌舊事匆匆那暇說長途草草若
能看平生骨肉如君少杯酒何時重合歡

聞湖南大熟

聞道湖南熟書傳郡國遙桑麻隨地足亢旱隔年消
政喜征科拙天教雨露饒鷹儒憂國願何補

聖明朝

魯橋驛送明仲之曲阜二首

聖代崇周禮儀刑在孔林宮牆數仞地瞻拜百年心
靈氣尼山會恩波泗水深獨慙奔走後無計接冠簪
並命辭雙闕同遊徧兩京異鄉翻送別歸路復兼
程莫戀江山好真愁歲月并孤舟客尚可念倚門
情

遇金德潤秋官次李秋官若虛韻因寄陳武

選德修

九月孤帆下大江秋來高興正難降空傳白雪歌春
調誰共青綾擁夜缸塵裏行驕當路滿沙頭鳴榔載
舡雙因君為謝陳兵部莫怪無詩空倒缸先遇德修
不及

得李秋官若虛屠秋官元勳邵戶部文敬聯

句見寄次韻二首

憶別秋風湖上亭故人相望若晨星河流真似九腸
曲山色宛如雙眼青空谷有歌聞伐木異鄉何處歎
流萍相逢若問南行事遠道洪波次第經

千里故人馳寸札旅愁無限一時消天涯歲月偏驚
晚夢裏山川不憚遙薊北秋風歌杖杜江南夜雨聽
芭蕉孤舟寂寞誰相問手把新詩盡日誼

夜過仲家淺聞

日維乙未月丙戌青天無雲月東出舟人喧極夜濤
發翻沙轉石紛出沒是時水淺舟在地肺門崔嵬晝
方閉肺官醉睡夫走藏倉卒招呼百無計民舡棄死
爭赴脾檝倒樞摧動交碎舟人號咷乞性命十里呼
聲震天地我時兀坐驚春撞攬衣而起心徬徨同行
無人僕隸散獨與舡月相底昂攀崖陟磴不得土咫

尺如在天一方流行坎止信有數向來蔑視淮與江
霜風欺人衣袂薄呼童酌酒累數觴燈殘酒醒脾亦
過北斗墮地天茫茫

觀趙村開

素浪衝風雪亂花水流應似客思家歸心若與渠爭
急祇覺歸心一倍加

濟寧夜泊懷明仲

荒城臨野泊危石繫官舡木葉驚秋思灘聲攪夜眠
坐當鳴柝後歸及授衣前寂寞同心話空彈白雪絃
濟寧舟中會沈提學仲律有作復值黻武庫

用昭遂續長句

時二君皆以
愛歸江東

北風吹沙河水黑我舟自南君自北舟人叫鬧語不
聞舉手推篷兩相識君時卸帆我回舵歎語留連日
還夕世路驚聞九折肱夢魂似隔三生石長安城中
舊詩社擊節高歌氣相射君今慘澹凋朱顏一倡不
和三歎息聚散悲歡信偶然誰能預定明朝籍與君
分手各珍重莫遣塵埃浣顏色平生道義千黃金肯
向長途暗拋擲兵曹黠君亦同志強把高歌慰幽寂
我歌未竟君欲行海樹江雲杳相憶

望開河驛懷明仲

小市千家集，長河兩派分。野烟秋爨冷，漁榜夜歌聞。
鷺宿溪邊草，龍歸海上雲。高城木葉下，離思轉紛紛。
安山驛待明仲不至留壁上

黃葉溪頭路，秋風古驛亭。使門無小吏，留客但虛廳。
短日催行李，遙天隔使星。前呵夜恐到，卧傍枕邊聽。
開明仲至

忽報行旌至，城東一騎塵。寒燈作花夜，旅館欲歸人。
未覺追歡易，翻疑夢寐真。歸期今始定，屈指到初旬。
孔紳文公翔兄弟送明仲舟中却贈一首

孔門舊說多佳婿，羅子名高侍從官。吳地山川廻使節，
魯鄉人物仰儒冠。同袍義重懷三益，遠道情深見二難。
今日送行誰是客，詩成各放酒杯乾。

晚望

平川十里晚，隱隱帶斜陽。山色畫濃淡，鳥聲歌短長。
濯纓漁父詠，擊楫壯夫狂。客意真殊此，吾將朝帝鄉。

兩泊周家店

溪雲壓舫舫不行，雨脚墮地天冥冥。川迷谷暗不知路，
獨艤孤村何處汀。銅鈺無聲夜不發，寒燈輝輝燄猶活。
魚蝦跳躑隨波濤，舫底水聲時潑潑。人言野泊

愁劫奪我舟蕭然履堪脫踞牀擁被但坐睡咫尺真
同卓錫地夢魂飢餓穩復驚急雨鳴濤轉奔沸更深
夜長不得曉枕藉淋漓滿衣袂鷄鳴漏盡了不聞殷
殷譙樓鼓聲閉行厨火濕寒無炊朝來盥櫛不復施
披衣暫過別舡去強以慰藉生歡嬉篙工嗟咨纜夫
泣牙齒戰擊肩過顛汝曹狼狽竟何事今我尚免寒
與飢下築休居要衝地生身莫作夫家兒衝寒觸熱
不自保况乃困頓遭塗泥三升官粟僅自給萬間廣
厦何能為誰當熬空叫悶閣下遣風伯驅雲師青天
無言日復暮仰視列宿光離離

七里灣

昔過南望湖乘濤下瀧口前有萬斛舟風帆霎南走
蒼黃忽相值篙柁驚失手我舟觸迴磯僮伏傷厥首
兩曹奮交搏怒激波爭吼置身群冢中曲直勞折剖
喧囂久乃定日入天漸黝今行七里灣百步折過九
風舟沓然至勢復相踏蹂我舟輕似葉彼勢頽比阜
艘舷半摧欒蕩若初未有我時當牕看兀坐但株守
脫身豪釐間寄命魚龍叢他舟逸莫林揚袂屢揮肘
同行無骨肉慰我寔良友欵我以佳話醉我以醇酒
所遭信多奇內省非自取明神或予相終吉乃無咎

居安貴思危處世當不苟作詩紀茲行亦足銘永久
戴家灣遇魚憲劉廷珪留飲和嚴戶部宗哲

韻一絕

畫舫蘭棹一時開千里歸心未易裁不為江山頻駐
節前途知有使君來

嚴宗哲置酒臨清舟中夜話聯句

畫船銀燭照金壘場珍重能勞地主來陽人物一時

晴水鑑醜聖明四海在春臺天涯故舊還青眼

曠白下游從總俊才辭岐路匆匆談不盡譙樓更

箭莫相催東陽

留別嚴宗哲兼柬潘憲副廷璽

萬家烟火靜深村野色蒼蒼曉霧昏津口月明人喚
渡城中燈影吏開門多情不厭移衾枕餘夢猶疑戀
酒樽更謝東巡潘步史為予溪上駐行軒

武城懷古

野岵東連魯荒城北帶河遠山藏雨暗老樹得霜多
古邑今如此貧民柰汝何使舟棲泊近側耳聽絃歌

舟子

柔櫓隨風送長繩掣水飛注流舟不斷行止意無違
習久兒童慣身勞生事微焉帥吾念汝應道不如歸

兩行德州道中五絕

櫓聲伊軋水悠悠臥逐溪船下穩流村曲縱淫非古
調也能驅遣客中愁

官船結屋小如堂野宿溪行亦自如猶勝周家店前
雨夜淋狼籍滿衣裳

溪雲寂寂雨沉沉暝色當牕坐午陰九十秋光渾送

客今朝偏感別離心

九月

雨點隨波散復圓大如松笠小如錢無端又逐回風
起亂撐蓬恣半入船

南風颯雨北河晴此語荒唐亦近情今日北河南下

路衝風衝雨也須行

撥悶

霧雨朝仍暗衾牀晝復眠買魚來近市乞火過隣船
病覺休文瘦杯辭左相賢歸程都幾日真以日為年

十月一日

浦樹蒼茫合孤村路不分霧濃山潑黛風颯水生紋
落景催詩句餘寒藉酒醺京城還舊俗灑淚憶高墳

連窩驛憶亡弟東川

予侍家君歸湖
南時川寔從焉

憶昔携吾弟同舟侍綵衣青山不改色遊子獨言歸
夜雨堂西暗孤雲舍北飛因過舊時路為爾涕頻揮

兀兀

兀兀江湖夢飄飄隨所之胡為尚歧路聊復此襟期
燭短詩難就舟搖字半欹長安塵土地不敢厭驅馳
裏河道中即事

十月官河道晨風與夜霜山川正搖落民物半淒涼
隔岸人招淺公村吏踏荒屨豐如可頌吾欲獻

君王

獨坐東明仲

雨晴風亦定天宇淨無塵樹裏鴉翻月船頭犬吠人
世途其自拙交義更誰親獨坐孤篷底悠悠任此身

河燈

火裏蓮花水上開亂紅深綠共徘徊紛如列宿時時
出宛似流觴曲曲來色界本知空有相恒河休歎劫
成灰憑君莫話然犀事水底魚龍或見猜

冬日

水氣寒初重山雲曉未收煖烘船背日清漱枕邊流
野泊真無事身安不外求書囊隨酒盃聊以代遨遊
題蕭給事文明所書扇後

故人迢遞隔關河紈扇書成奈別何萬里清風襟袖
遠五更孤枕夢魂多高情敢逐涼飈棄好句還隨夜

月歌猶恐塵埃深染就床時為拂輕羅

流河驛懷謝寶慶先生兼懷鳴治侍講

林下清風迫絕塵天涯舊路獨傷神長船載酒官河
夜芳草懷人楚水春應學杜陵尋北郭兼逢小阮作
南隣嗟予忝出皇華使猶向河邊詠伐輪

夜過靜海憶戴叔倫借與待於此

月明滄海夜潮空又向扁舟憶戴公河上旌麾三日
駐江南書札幾回通十年操與冰霜似四海交誰骨
肉同西望咸陽更西路有人奔走避行驄

夜泛

百里流河路風帆自在行舟人寒不寐驛吏夜相迎
對燭頻看影逢村瀨問名回驚雲海色簫鼓動天明

直沽憶亡弟東山

楚舟廻泊地嗟爾遠相迎喜極翻成泣身亡竟隔生
肝腸吾弟盡歲月幾回更此水如歸海終當會此情
聞彭侍講敷五喪已過直沽追吊不及悼之

以詩

欲真生芻竟不成匆匆一哭便長行誰知海內分南
北遂向人問隔死生婦一日命時敷五喪哭而別舊宅已更
燕市主歸船空問吉州名從來道義交游好不盡同

年榜下情

過丁字沽

十月南風不受呼，湏將短日赴長途。
僧鐘已及午時，飯官舫纔過丁字沽。
新月此回真見汝，故鄉何處尚遲吾。
關河百里南來鴈，欲問平安有字無。

與明仲晚酌

樹色烟光曉靄中，亂村沙草路西東。
潮生野岸滄波闊，日落高原野燒空。
上國程期三日近，故人杯酒幾回同。
官曹漫有登臨暇，却怪江山解惱公。

舟中雜題十首

上日星初火，歸期水欲冰。
天時與人事，來往日相仍。

又

岸上牛曳纜，水中舟負勢。
如何先物智，不及後時湏。

又

水淺真無力，風來不自謀。
順風行逆水，依舊是安流。

又

陸夫困陸走，水夫愁水行。
一艤辛苦地，却是兩艤情。

又

漁子為夫婦，孤舟即是家。
問渠居泊處，浪起日西斜。

又

民船輸官稅官清稅始平官船載私貨運吏不知名

又

水多長苦穫雨少又妨耕亢地偏宜濕低田却愛晴

又

陌上揮拳手田間佩犢郎時平安用此空結少年場

又

遠客憐僮僕中年感弟兄江湖非浪迹骨肉乃真情

又

夜久飢腸急詩成強耐看吾詩方苦硬雖煮若能餐

蒙村

雨暗蒙村夜灘多路轉仍爲聲他浦四月人語隔船燈
久客思家甚高歌對酒能傳聞明日霽吉語且須憑

蒙村阻風憶京師諸友

溪葉蕭蕭離樹空倦行還此繫孤篷路窮下水復上
水吹盡南風更北風歲晚江湖心尚在夜深闌闔夢
先通故人多在雲霄上應逐鳴珂過苑東

次傅太史回川贈行韻

使星遙望玉堂天不道君猶羨我仙近日樓臺春似
海阻風舟楫夜如年因將舊事逢人說轉覺高情與
世懸猶有送行詩卷在一時投贈許誰先

次李吉士常贈行韻

玉堂仙侶待含香
聞道君才欲擅場
天上久回南望眼
江頭初載北歸航
高樓對酒吟秋月
背郭看山步夕陽
寄語通家還結社
不勝瞻闕更思鄉

過鄆縣奉懷外舅蒙泉老先生

我公高義出人寰
親見平生慷慨顏
靈氣百年還赤縣
佳城千古闕青山
田園有業秋風老
莫掃無人夕照閒
執紼至今餘恨在
使輅西望又空還

夜宿潞河驛

帝城東下接通州
古郡牆高對驛樓
屋角帆檣三面

繞望中烟火
當西家
桐中
華使者
塵隨節
南海倭兒布
果頭我去
我來凡幾月
他年重此記
曾遊

通州道中

百二河山拱帝州
十年重作兩京遊
太行西去連天表
碣石東來盡海頭
五服封疆終貢禹
萬年玉馬盡朝周
長安咫尺紅雲裏
明日天墀拜冕旒

明故封太安人舒氏墓誌銘

今年秋予奉詔校文南都既撤棘聞友人沈君仲律母喪在窆往吊其家時仲律以按察僉事提學山西未返也予歸過濟寧遇諸舟中與俱留一夕仲律戚戚強答語殊不釋既乃言曰吾母之葬不可無銘銘非吾子固不可今日之會殆天以子假我也予不得辭因問狀仲律嗚咽後強語其概予次第其言為叙及銘母姓舒氏性聰慧識字義年三十歸贈禮部主事君某為繼室生二子鍾即仲律舉進士歷南京禮部主事鎰亦舉進士拜南京兵部主事及其先室

子長山知縣鑑視愛均一封君沒二十年獨綜家政
教子成業以鍾貴封太安人平居無疾病年八十一
夕卒是為成化庚子某月某日卜以某月某日合葬
於某山之原仲律言止此子不能益也獨憶仲律葬
歲寧迎養山西及其弟鑑官南京始奉毋歸鑑卒仲
律以母故乞歸不許乞終養又不許居恒不樂竟以
憂返天其弗遂孝子之心固若是甚哉仲律學識高
雅志操脩潔尤篤孝養觀母歿者宜於子乎徵故子
獨擬其大者著之銘曰
吊母乎江之東銘母乎舟之中刻而內之山之宮吁

嗟乎安人其永終

金陵何氏墓圖記

金陵何氏墓在南都安德門外二十里黃泥岡之原
今百戶鎮所置以葬其祖考妣者也何之先為松江
上海人始祖勝洪武間從軍而沒曾祖興代役以功
擢留守後衛百戶祖貴嗣官死事沙漠祖母杜年甫
二十有九守節不貳二子海甫九歲亮甫七歲海以
疾不任官嗣居幹內盡亮為攝嗣者三十餘年鎮寔
海子名在世冑復承故職而杜安人固在食其祿年
六十有八而終鎮乃卜吉治兆奉祖永冠合葬於茲

茲維天順甲申某月某日越八年成化壬辰某月某
日弟鑑亦祔葬焉故何之有墓自留守始鎮為之也
墓遠都城鎮以官守弗得以時省視乃命工繪圖以
藏其家示其子若孫以識不忘庶子之歲予以南都
試事還朝而鎮寔以留府公務北上驛舟相先後
因述墓事請予為記意勤甚不可辭乃撥其顛末書
于卷端使凡為何氏後者瞻眎毫末顧懷本原念其
身所自出業所由起夙夜黽勉以圖不辱庶幾事死
如生之義非徒宅兆靈篋為觀美之具如世俗所尚
也鎮弟鑑鑄亮之子錮鐵皆充家來者蓋亦文云

明故贈工部郎中楊公合墓誌銘

公楊姓諱復榮其先陝西鳳翔府鳳翔縣人考諱賢
娶于李氏生公晚故名復榮李卒繼娶霍氏為故工
部右侍郎瑄之姑寔鞠成公公生穎慧得父書法讀
書好禮力孝友圖家政誓不廢業鄉人皆曰楊翁有
子矣娶符氏符亦鉅族武稱內助生子恭恭生十月
公喪十有三年母符亦卒比弱冠祖考妣皆先後即
世榮築子立乃休母黨于岐山岐山亦鳳翔府地遂
定居為今籍恭力學圖仕為岐山縣學生舉天順己
卯鄉試登天順甲申進士拜行人司右司副 贈公

官及母為孺人九載遷工部郎中理畿內山東河道
事復以其官贈公再贈母為宜人又六年材譽益著
諸大臣合薦于朝拜通政使司右通政領職如故
蓋楊氏自公祖考而下世皆孤傳及通政君始大顯
人又曰楊公有子矣初公及宜人及公考妣之卒皆
旅于符氏櫬而不墓者若干年通政君念少孤弗克
禮祭恒切自痛既顯乃上疏乞歸買地治兆合墓祖
考妣為一室并遷公及宜人合墓為一室附焉先期
一月予奉詔典南畿試事歸過于河君子同年進
士也乃述事畧徵予銘將刻石臨清載之西歸予方

北上留弗得君遣使從予舟至天津乃昇之還公卒
于正統丁巳某月某日宜人卒于丁卯某月某日今
墓地為某山以成化庚子某月日子銘以十月四日
銘曰

生也同堂死也異室興言孝思使我心怵誰復強我
而弗社我九原有知寧不望我岐山之陽實鄉舊疆
公之思天俟其藏我銘茲丘永世無忘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
三
一
八

東祀錄序

東陽生晚每按閩載籍及聞學士大
心慕慕之成化庚子歸自南都道濟上流馬羅先生
明仲要與偕行不果赴已而悔之久未有以遂也弘
治己未 宣聖廟災有 詔重建及今年甲子告成
上以為國家重典用國學時祭之制遣內閣臣往祭
而東陽實承 勅以行禮成之後謁孔林登尼山經
曲阜絕洙泗之餘波訪鄒魯 遺風觀漢魏以來遺
文斷刻山川靈秀之秘禮樂聲容之美衣冠文物之
會信一時之盛也正事有雅成功有頌倣諸古義蓋



竊有述焉顧 國哀新祥吉禮亦純又 朝廷方以
災異下修省之令閭閻之愁歎道塗之艱苦接乎日
而感之乎心燕不用樂遊不越境有無已太康之戒
殆不能盡其所欲言者且締姻孔氏迨今已閱五載
遂事之際過從遺問之所不能廢而南溪公以敬東
莊公以和後先捐館感事觸物又安能已於情哉凡
悲歡喜愕鬱抑宣洩之間一出於正雖不敢以自謂
而亦因以自考也自發軔至返輿為日四十有七得
託序辭各一銘二文四奏疏五詩二十有八彙錄之
為卷乃冠以 勅文祝辭用志 正事之始而月日

地里及行事之次第交接之名氏皆附之昔省墓湖
湘則有南行墓校文南都則有北上錄故今名之曰
東祀錄云是歲五月二十三日書于西朝房

遣祭 勅文

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講官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比
因闕里文廟燬于回祿爰人有司重建厥功既成茲
遣卿往彼祭告夫

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鼎新廟廡一代之盛典以故
禮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
務期

聖靈昭格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足馳回京欽
哉故勅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初七日

遣祭祝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閏四月辛酉朔越七日丁卯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

惟我

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頌惟災變實警于衷爰飭有司命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工告成棟宇華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安

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謹告

東祀錄上

請書刻

御製碑題本

題為公務事先該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等奏關里孔子廟修建落成續該禮部題乞御製碑文及遣官祭告等因奉

聖旨是遣尚書李東陽祭告欽此除欽遵外臣竊惟修建孔廟 朝廷重事而 御製碑文及遣祭祝文尤

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萬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無善寫楷書之人不能揚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51101

宸章有孤 恩典臣奉符 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
勅房中書舍人喬宗齋捧前項 御製文字往彼書
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文思院副使閻傑就彼鐫刻
事畢之日即令回京該部通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
便益等因奉

聖旨都准他該衙門知道欽此

代祀孔廟有述

我

皇重孔教廟祀嚴春秋睽茲關里災有 命事崇修
憲使告成功封章達 宸旒儒臣奉明祭吉日夙已

諏靡監信 王事瀕行惟 國憂蒼黃變凶言兩月
停余翰閨夏氣暄熱徃茲難久留 黃扉地親切
使命渺無繇向非重道心詎敢息與游朝辭 魏闕
下暮宿張灣頭發軔方草草計程勿悠悠江湖與廊
廟自古相為謀

憂旱詞

黃塵赤日無南北 平田見土不見麥秋麥垂垂盡枯
死春麥雖青不盈咫秋田種少未種多田家四顧無
妻子官河水淺舟不行漕舟不載南州名河西鈔關
坐不稅太倉稷稻何時至一春無雨過半夏貧民望

雨如望赦安得一雨如懸河坐令愁怨成歡歌我行
雖難奈樂何

天津

五帛都米萬國朝梯航南去接天連千家市遠晨分
集兩岸沙平夜退潮貢賦舊通滄海運星辰高象洛
陽橋河山四塞喉襟地重鎮還須擁使輅

夜過滄州二絕

滄瀛直上海門深南北河流自古今牧馬尚談今日
事買牛須見古人心

野涼溪樹晚蕭蕭淺掛輕帆沂急流獨坐船窓清不

勝聽風聽水過滄州

弔顏魯公辭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慨胡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
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眯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
怒螳彼二十有四郡豈一士之可望乃有循吏出守
忘臣作防既炳見于先幾復潛鋒於外攘練周兵于
立甸時魯遂于芻糧方其開筵饗士灑涕沾裳威振
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
醜之心腹枕中原之喉吭隱倚角之交應與常山而
為雙當是時也飽宴安之醜毒嬰富貴之膏肓疊起

袞坦禍梗金張爭射利以賣國孰扶顛而袞傷如公
者狀貌不達于蔽旒足跡不登于嚴廊而乃身任國
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
相譎使彊藩脅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煩而愈昌指
山河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諫之具載想英風
之未亡瞻廟貌之伊邇恨東芻之莫將奔川陸之既
暮見高原兮蒼蒼

將至德州徐都憲仲山來迓是夜微雨

說旱談荒夜不眠曉來衝雨各開船不辭飄灑沾衣
袂且愛依微入野田雲好不應風作崇路長真以日

為年無端又屬淹留坐醉下蓬窓一黯然

次日大雨入夜喜而有作

打窓鳴雨忽來過坐聽歡呼雜櫂歌沙口渡喧人語
亂枕樓風急水聲多塵心最渴真消得農事雖宜柰
晚何七十二泉雲霧裏可能流潤入官河

過安平鎮減水石壩有懷劉司馬長句

黃陵岡頭河水黃衝沙走石聲礮礮北趨平原下廣
澤直壤運道無津梁坐令漕舟百萬若山壅民船買
舶徒紛龐

帝遣臺臣出治水水然碑兀難為降千金作埽萬夫

力頌刻下墮輕豪芒臺臣焦思廢食寢夜夢神禹授
以玉簡青琳琅水行在導不在障豈以水石爭濤瀧
地靈順軌水惟伏河遂南徙歸徐方因高為陵下為
澤彼有石壩磊瑩長如岡豐功偉績不可以數計此
乃餘力非末強憶昔

文皇建都向燕薊中導汶泗通漕網尚書朱公禮富
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理武功肅何人亦奇士盛
以勲績為文章四十餘年復一決嗟此之績安可忘
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此記正屬臣東陽使解東來
一登眺風日颯爽炎天涼是時臺臣入兵省我在江

湖思廟廊但願此岡不隳河不徙縱有帶礪無滄桑

過汶上訪思聖堂

東入齊魯疆始見聖迹存曰茲中都地宰此社與民
大哉堪輿內何者非吾人平生轍環志且復先鄉鄰
損也不宰費顧此逃權臣跡殊本同義於道諒有聞
見賢且思齊希聖復何云徘徊古祠下感歎傷心神

望關里

闕里分明聖域開魯邦遺跡豈蒿萊衣冠夾路清風
引香帛迎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
崔嵬茲行合是平生事况有文章出上台

新廟告成事也

巖巖岱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
拓以光子前略 新廟既構其輝孔昭如輻斯綈如
樾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于舊 惟天降
雷霹靂是崇惟斯文之惻惟

帝降命有巖巖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 廟祀伊
俶

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弗告築牲間祀于輔臣
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
聖靈降監嚮吉蠲止天右斯文實身厥屯如貞斯元

如冬斯春惟 國有明祀于千萬年

新廟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八
句一章十句

謁尼山廟有述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峯坤靈廟在其西顏母祠在
其東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改上兩蕪
旁風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棗棗半
已空丹青剥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蹙頰面
發紅荒苔卧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
穹窿興替會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

其宗珠林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
無從昨逢中臺彦徐都憲陸二侍御感舊傷遺蹤惜我共
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為我迴青聽

謁顏廟

至德不世出所居必有鄰依依闕里東見此陋巷村
天資本純粹况乃沾陶甄禮樂以為邦克復以為仁
當時七十子此道鮮有聞行藏亦時可不道周公貧
傷哉宣尼恻此涕復何人公封與廟配俎豆垂千春
古祠久荒敞廢井尚未理洞酌代明祀泠然洗心神
舊第入環堵纓冠見雲孫因之訪孟廟鄒嶧東嶸岫

遙瞻孔林在且薦清溪小嶺

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烟火無庵
觀本縣借道不入境三氏孔顏孟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
在書文半滅古碑存馮心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
次第論

謁孔林

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冥思浩局雨露儀識漢衣冠
駐蹕亭猶峙宋真宗巢枝鳥未安世傳鳥雀不入林斷碑深樹
裏無路可尋看

周廟祀周公也

游于庠薦于廷坐于廟堂孰使我冠裳兮
或飽而腹或煖而舒或佚而娛孰安我起居兮
孔道之傳兮周祀之繇兮魯封之存兮曷以不永年兮

周廟三章章四句

謁少昊墓

古稱少昊氏云是五帝先典冊既茫昧氏名僅流傳
建都魯城東遺址有軒轅至今高原上陵樹鬱成阡
豐碑不刻字遺像宣和年宋徽宗造碑甚鉅金銀不果立國朝重
明祀香帛隨縑玄時制也我來訪舊跡幸未迷榛

管四顧林莽間野意但蒼然然停車問父老相對兩無言

會東池有懷東莊聖公

半簾斜日罷登樓夢醒重不是舊遊山雨尚含青竹
暝水風先動碧荷秋望窮東嶽疑千里興比南溪欠
一舟好事主人無在者十年心賞為誰酬

過曲阜孔永道見先聖壁上詩志痛一首

款語清茶去後留敗墻殘墨重迴頭無端又作吞聲
歎拭目西風兩淚秋

泛南池有懷南溪聖公

輕舟別浦路迢迢危石虛亭影動猿雲去好山爭入
座雨來新水欲平橋多情留客空杯酒舊事傷心但
柳條今日我來還我去小山叢桂竟誰招

望嶽

偶上奎文閣來觀泰嶽峯半空翻碧浪平陸走蒼龍
紫爰沾嵐濕青憐潑黛濃長原隨迤邐高樹助蒙茸
幢節迎還送戈矛擊更衝烟霞變明晦雲雨驗豐凶
混沌天初闢精靈地所鍾分疆書禹貢肇域紀堯封
挹淺臨滄海憑虛揖華嵩胡浪尊宜作文名重合
稱宗外歛神無迹中涵德有容廟嚴王者像植古大

夫松

北闕身長繫東轡境暫逢崖躋愁日觀谷

想風從

聖主齋心切儒臣樂事慵
鑿鑿驛廩與從憫官儻
歲旱當憂國民勞恐病農
我方願一笏誰共手雙筇
日月蹉跎易溪湖限隔重
奮飛翰鳥翼飄泊信萍蹤
濯熱思晞髮凌秋憶盪骨
瀟蘭多爽氣涼思晚惺鬆

祭尼山廟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二日辛卯
具官李東陽奉勅代告闕里廟庭成事之後恭謁
尼山謹率中書舍人喬宗以牲醴香燭之奠昭告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曰

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運稟州嶽之精岱宗之麓有
山曰尼洞曰坤靈者吾夫子之所生也仰惟德合元
化道存六經集羣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者實吾
人所賴以有成也薦饗之禮報答之義遠上下遠邇
而無間者天下之同情也瞻我闕里有嚴廟庭屬重
建之舉為代告之行蓋統于專命而不敢以附託
為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遠數十里之程辦香
之獻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也若乃幼而學壯而
行為子而孝為臣而忠嚴出處之分慎始終之節以
質于幽明者方竊有志焉而懼未之能也尚冀聖靈
其幸鑒之庶幾無負于心盟也謹告

祭南溪公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三日壬辰
具官春眷李東陽欽奉 朝命祭告于闕里 聖廟
越既竣事乃克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衍
聖公南溪先生親家之靈曰

予昔弱歲與公同 朝遊乎其未始接也粵自冰玉

驛送之好濟寧之邀竟迴舟於興盡空命駕於神交
既而德卿最惠我以柯伐東莊賦我以桃夭仰聖

門之廢澤挹令子之半標書不越月望必崇朝公蓋嘗有意於予矣謂在潞水之澗都城之郊及乎新廟有奠我車載膏奉王言於綸絃戒邦禮於牲牢瞻官墻而再拜歷庭館而周遶曾不幾時而公不我留也諒四美之難具嗟萬物之易周知此事之非偶歎吾生之不遭徒許心於斜劍猶戀德於緜袍已矣乎卅書玉節不可以久駐空痛哭而還鑣嗚呼哀哉尚饗

祭東莊公文

前與公交義則鄰曲後與公親情則骨肉以公實為之

豈必

公寔

不聞

我來

贈有

我之

尚鄉

代祀

弘

夏

天屬新廟既掃代祀孔廟中更歎感屢變寒燠只啓之天竟從欲我來何遲公去何速入公之筵筵頃坐公之庭不聆笑言默默蒼天悠悠九泉有期公不少延我之思公以歲以年昔公之行篇帙今公之沒葬有銘刻公性所嗜公心可質茲來公願永畢公乎有知鑒我芬苾嗚呼哀哉

口關里孔子廟記

甲子春正月重建關里孔子廟成蓋自巳未月以災告

上既命學士臣李傑往告即下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前僉事臣李宗泗規畫畧定今命臣黃繡綜理周畢而巡撫都御史臣徐源實總之輪與閩備榷繪赫皆加于舊而告成事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璘也事下禮部尚書臣張昇等以為是數百年之曠典請加崇重以昭示天下上親製碑文祝辭命太常具香帛有司備品物卜日御正殿傳制特遣臣東陽自內閣行祭告禮會有孝肅太皇太后之喪既釋服卒哭上未忍悉從吉曲乃避殿賜勅以行臣東陽奉

命惟謹以閏四月丁卯陞辭癸未至于廟時臣源實迓于境衍聖公臣孔聞韶方在父喪聞命踰階易服迓于郊曲阜知縣臣孔彥士扶疾迓于驛甲申遂致齋越三日丁亥乃祭中書舍人臣喬宗亦奉命有事于廟右通政臣韓鼎以督河至御史臣陸備以巡按至臣盧翊以清軍至左布政使臣曹元按察使臣戈瑄署都指揮僉事臣申寧以三司長至左叅政臣昇政以分守至僉事臣素經以分巡至副使臣陳鎬以提學至而臣繡固在皆陪位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廡則五經博士臣顏公鉉臣孟

元啓聖王殿則三氏學錄臣孔公璜孔氏之族無遠
邇小大來會者以數百計前三日時雨連降及期而
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耀神人歡暢歌工舞佾奉器執
事之臣下建胥隸僕從皆欣欣然如雲之從風水之
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乃退而歎曰於戲人性
之善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
刑法以驅之使入於聖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
聖人之鄉觀聖人之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
其樂而因以想像其形容卒然之間急心興躁心釋
而不自覺蓋凡卑且賤者皆然而大夫士之貴而賢

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曷嘗一日而亡
哉聖人之教固因其所明而導之使復其性而吾夫
子之刪述六經去法萬世其功所以為大不可一日
而忘者也且褒崇之典雖於聖人無所加損而與治
道常相為重輕故太牢之祀肇開漢業晨拜之禮宋
道興焉我 國朝

太祖高皇帝封爵奉祀建學置官逮我

憲宗純皇帝增樂舞八佾邊豆十二天子之禮至是
始備重熙累洽蓋有由然

聖天子登極視學以示益加崇重是役也三集天下

之財積數年之力告成之祭又輟論思輔導之職
詔旨諄切禮意深厚出乎常格所以示天下德意指
其嚮方一轉移振作間而應者固若是速也夫明乎
祭之義則可以治國使天下知孔子之當祭則知其
道之當行為臣必忠子必孝無不復其性者擴其端
而充之將不自今日始乎臣不佞敢紀成事以告于
來世若闡揚道德以彰教化則 奎章宸翰昭如日
星有目者所共覩臣曷敢贊一辭哉祭禮大夫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燕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
筵國史官會典總裁臣李東陽拜手稽首謹記

重建闕里孔子廟圖序

闕里孔廟之重建也其經費所出為竹木之稅舟船
之稅麥絲之稅及公帑之藏其名物之籍木則市之
楚蜀諸境石則取之鄒泗諸山甌甓鐵則官為之
陶冶丹堊糝漆則集之于商斷削搏埴雕琢繪飾之
工則徵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而夫役則雇之民間
而官予之直若食焉巡撫之官始則都御史何公鑑
巡按若御史高君崇熙布政若王君沂按察則陳君
璧督工之官則參議程君愈僉事李君宗泗其後皆
更代不恒至都御史徐公源御史陳君璘僉事黃君

滿而以成告廟之制中為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邃有
牙廣倍其半為左右廡百餘楹後為寢殿八楹前為
杏壇又前為奎文閣楹視寢數崇略與殿等又前為
門四重中為橋三殿之左為家廟後為神厨前為詩
禮堂為神庫又前為燕中門殿之右為啓聖王殿後
為寢前為金絲堂又前為啓聖門前左右為齋室室
之外為快觀仰瞻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
右為鍾鼓樓與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為碑亭各四前
四亭則 本朝

御製而祝勅諸文皆附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自

徐或創或益並從新制材幹堅厚構締完整象
偉繪飾華煥悉臻其極蓋一代之盛典天下之大觀
皆備於此是李君所經畫而黃君實成之工始于弘
治庚申之二月落于甲子之正月始建之 命衍聖
公弘泰入謝于 朝而不及其成落成之告今衍聖
公聞韶已嗣爵御史陸君儒盧君翊及布政曹君元
按察戈君瑄等皆未會齊祭既畢達觀于新廟東陽
乃前揖徐公曰是惟都憲之賢令行事集以成此功
也又揖黃君而前曰是惟僉憲之達于政勤于所事
夙夜匪懈以有此功也皆孫弗敢居又揖衍聖公而

進之曰是惟

先師道德之深澤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更新圖遠方始自今日而式克承之尚慎守祇奉以無負于吾

君無忝于爾所生也聞韶曰敢不於斯言是圖東陽既紀祀事黃君將為廟圖別勒于石以示久遠因復為序之而酒憲郡縣及凡有事于廟者則書其名氏于後云

詩禮堂銘

有序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祭食事黃君

繡重建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廟時為行禮以駐蹕此去有司請撤之章宗云留孔氏為延賓齋遂止勿撤近燬于火今稍移而東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為銘以遺今衍聖公聞韶俾識之銘曰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乎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彼矣則然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有序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嘗

掘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蓋世所傳魯共王闢金石絲竹之聲者也故歷代之樂器藏于其間比者廟殿而堂獨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而西與詩禮正相直東陽既各為篆額復為銘金絲之

銘曰

維孔有宅曰維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足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則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悼手植楹次匏菴先生韻

孔庭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嗚呼古檜燬僅見孤根存
槎牙挿高空突兀撐重門禮祀嘗及漢官封未汚秦
所貴手親植不與萬木羣聖今衆芳茂翁鬱如雲屯
柿葉發餘暄律代有遺文元祐三年復生唐乾封二年柿
元祐三年復生旦夕或可期今古何當分雷聲久絕響五
月第一聞矧絲時雨降遠邇皆覃均仰高復好古一
日累數週發育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重珥盡翹

首青嶼

題素會事松壑圖卷

高松盤翠如覆雲哀壑動地空中聞秋聲怒呼夜濤

湧勢若萬馬驅千軍陰風蕭蕭山鬼泣水底長蛟作
人立老手橫揮似有神紛紛畫史何嗟及東臺鐵冠
金石腸携來兩袖皆風霜官船五月不知暑擲筆停
杯聽山雨

題袁令事石田山水卷

偶逢湖南客却話江東路笑指畫中山知是乘驄處
題徐都憲水村竹屋卷

藹藹水中村灑灑屋上竹屋居遠城市屣脫去塵俗
朝看碧山爽夕泛晴波綠江湖有襟帶冠屨無拘束
昔聞東吳老本出南州族封非涓川戶乞豈盤湖曲

溪山舊業在國史清風佳華躋歷臺省雅尚存林谷
夢寐三十年此村還此一坐宦途後傾蓋佳話時秉燭
指點入丹青依稀過江流感今復懷舊歲月如轉轂
倘遂江南遊鄰哉我當下

題徐都憲樹園茅屋卷

南園種樹樹實紅中堂覆茅茅葉重疎香細影入簾
戶千樹萬樹皆春風堂前不種閒花草祇愛樹花得
春早庭檜應同手植成江榭狂被風吹倒人家何獨
無此堂豈有喬木參天長願君朝葺堂茅夜灌樹長
記先翁醉遊處

過天津聞京師大雨

山志知山雨天昏識海雲
寵添青草色歡動白鷗羣
西橋心須應平安報屢聞
向來家國念聊與慰憂勤

灤縣祭外舅蒙泉翁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二十一日
庚戌具官門生李東陽代告闕里歸過灤縣謹以辨
香斗酒之奠遙祭于我外舅蒙泉先生畝公之墓曰
公之進退惟道降升公之存亡惟世重輕四海之外
百年之內孰不知所謂蒙泉先生也東陽夙自髫髻非

獲瞻門庭遇我以國士賓我以館甥道義之感文
之託其在天下者非一人之私情也然而生不侍于
膝葬不送于塋心許於南都之使天留于闕里之行
當是時也公女既折吾子亦傾慨萬事之更變傷二
姓之凋零痛通家之骨肉想不死之精英顧官階祿
秩已過公之倍蓰而風節勲業曾不及公之疇贏不
勇退以竒脫猶蹈常而守經此難與世俗者道將永
質於幽明杳佳城之莫即終飲淚而吞聲

歸至張家灣舟中作

使節南行又北旋眼中風物轉堪憐
麥苗枯盡初逢

內河水重來始放船野哭時時聞闕殺山逋處處起
顛連燈明月暗蓬窓底細寫封章達 九天

東祀錄中

復命題本

題為公務事先因闕里孔廟落成該禮部題奉

勅遣臣前往祭告續該臣題准令中書舍人喬宗前

往恭寫御製碑文并遣祭祝文上石等因臣欽遵

於弘治十七年閏四月初七日起程本月二十三日

前到闕里致齋二十七日行祭告禮隨即督令奏帶

文思院副使閻傑鑄刻碑石各已完備五月初六日

該巡撫都御史徐源督工按察司僉事黃鏞等樹立

訖臣看得所建廟宇規制闕備工作精緻而奎章

內河水重來始放船野哭時時聞闕殺山逋處處起
顛連燈明月暗蓬窓底細寫封章達 九天

東祀錄中

復 命題本

題為公務事先因闕里孔廟落成該禮部題奉

勅遣臣前往祭告續該臣題准令中書舍人喬宗前

往恭寫 御製碑文并遣祭祝文上石等因臣欽遵

於弘治十七年閏四月初七日起程本月二十三日

前到闕里致齋二十七日行祭告禮隨即督令奏帶

文思院副使閻傑鐫刻碑石各已完備五月初六日

該巡撫都御史徐源督工按察司僉事黃鏞等樹立

訖臣看得所建廟宇規制闕備工作精緻而 奎章

睿藻大書深刻誠千年之曠典一代之偉觀足以上
委 聖靈光昭儒道傳之後世永永無窮臣事畢之
日遵奉 勅旨星馳回京復 命除將前項 御製
文字各一通摹搨前來另行裝潢進 呈外緣係奉
勅公務事理謹具題 知
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通達下情題本

題為通達下情事臣備員內閣叨任腹心左右輔導
乃其常職比者欽承 使命遠涉川陸有所聞見不
敢緘默謹披肝瀝膽為

陛下言之臣自閏四月以來經過襄河天津一帶適
遇天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
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
色極目四望可為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
人劫財者在在而是傳聞青州劫奪尤甚各該地方
官員隨捕隨發各處回賊百十成羣白晝公行出沒
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揚諸府十分狼狽或掘食死
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自逃生運糧官軍般壩
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莫知所措以至江浙浙東
荒歉之地方數千里 朝廷雖差官賑濟減耗折糧

辨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戶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
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
歲之荒已至于此北地貧薄素無積蓄今秋再歉則
將何以堪之 國家承平富庶百有餘年一時之荒
尚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言及於斯可為
痛哭臣本庸愚生長都邑曩於成化年間省祭原籍
公幹南京再經此地始知民生愁苦之狀州縣凋敝
之由以今校昔十倍于前則臣雖久處官曹日理章
疏猶有不得其詳者仰惟

陛下聰明聖智卓冠羣倫而居于

九重之上深宮

之內小臣百執事知之不敢言言之不敢盡細微幽
隱之故豈得而盡聞之亦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嘗訪
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糧草稅課歲有常額而冗食
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百九
之物歲無虛月 內府錢糧交納使用更無紀極京
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力陪錢每遇班操寧
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
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修齋掛袍開山
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聞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
肆虐為姦民力困窮嗟怨交作天災迭降固有由然

他如游手之徒號稱皇親名目附搭盜船聲言各處
馬頭起蓋店房網羅商稅 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
方商賈驚疑大非細故織造內官縱使羣小採打開
河官吏趕捉買賣居民騷擾動地又臣所目擊者在
途如此在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
患常在於上下之情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
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
亦不得而蓋知也是皆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
端甚小而蒙蔽之禍甚深大壞極弊皆由於此臣既
盡知而不盡言恐

陛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為今日之生民疲敝已
深而國用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蠲之則不可盡免
時時而給之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俞之節用度
如關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
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

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修省又特降
綸音令內外各衙門開查弊政遠近歡動稱頌
聖明以為太平之幾端在於此臣竊念往時 詔旨
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 內府貴戚每為掣肘如去

年戶部等衙門後府等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奏
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傳奉乞 恩各一本皆經時
累歲不 賜施行臣恐今次所開又成故紙如
聖諭所謂虛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慰天變何時
而弭乎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查照前項節次奏本
催督今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者詳
加揀擇期在必行尤望

躬行節儉力省浮費惜無名之官當務無益之工作
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則變歎成豐轉災為福可以延

宗社萬萬年之 休矣臣燮理無心臣輔罔功凡臣所
陳弊政皆臣之 貢除另行具奏辭避外今將通達下
情事理謹題請

旨

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事當施行的
着各衙門查議明白開具來說欽此

東祀錄下

紀行雜志

弘治甲子閏四月丁卯 陛辭奉 勅賜酒饌而行
部院諸公餞于崇文門外同年諸公又送于大通
橋東館閣諸先生餞于三忠祠府寺諸卿丞又餞于
前至深溝諸門人官屬暨諸鄉舊分餞于廣惠寺癸
丑諸門生餞于糕米店時中書舍人喬生宗亦奉
旨有事于廟其第太常少卿宇登諸故舊偕餞于前
而諸親舊尤厚者又餞而前乃別暮至張家灣巡撫
山東都御史徐公源已遣舟來迓宿于舟中 戊辰

東祀錄下

紀行雜志

弘治甲子閏四月丁卯 陛辭奉 勅賜酒饌而行
部院諸公餞于崇文門外同年諸公又送于大通
橋東館閣諸先生餞于三忠祠府寺諸卿丞又餞于
前至深溝諸門人官屬暨諸鄉舊分餞于廣惠寺癸
丑諸門生餞于糕米店時中書舍人喬生宗亦奉
旨有事于廟其第太常少卿宇登諸故舊偕餞于前
而諸親舊尤厚者又餞而前乃別暮至張家灣巡撫
山東都御史徐公源已遣舟來迓宿于舟中 戊辰

大風午始定乃放舟夜至灤縣 己巳過和合驛商
郎中良輔張主事邦瑞來迓夜至河西務 庚午過
楊村驛得風行至暮風橫作未至丁字沽數里遂野
泊焉 辛未兵備施副使繁來迓過天津又與商張
舟送過楊青驛夜過靜海縣 壬申過流河驛又過
青縣都御史王公沂遣人自真定來迓又過興濟縣
趙主事鶴張主事天相來迓夜過滄州巡盜王御史
愷來會 癸酉過磚河驛又過新橋驛夜遇族兄訓
導經 甲戌過連窩驛又過良店驛孔知縣公華自
寧津來會清軍盧御史翊崔叅政巖皆來迓是夜徐

都憲來迓遂同舟達旦 乙亥微雨旋復霽毛叅詳
理楊僉事壽峇來迓過德州巡按陸御史備以書來
迓漕運都御史張公縉都督郭公鏞皆遣人自淮安
來迓又過故城縣馬都御史中錫方家居會于舟中
錢御醫宗甫先寓京師予延詣關里視故術聖公南
溪先生疾至已弗療歸留故城予訪之不及見而去
丙子過甲馬營驛大雨過武城縣又過渡口驛兵
備李副使善守備劉都指揮全方郎中璘王主事珖
徐主事璉董主事器王主事納誨及鎮守臨清朱太
監雲皆冒雨來迓喜甚謂自春以來未見此雨 丁

丑晚至臨清史郎中學夏主事昇吳進士使次第來
會李知府舉曹通判鏞皆來迓是日得汪編修俊檢
討偉書 戊寅過東昌至魏家灣聞管河通政韓公
鼎及袁僉事經皆來迓 己卯過安平鎮登城水石
壩觀徃歲奉 勅所撰記石刻項郎中亨明林進士
琰皆來會是夜宿安山驛因與韓通政談南旺湖水
淺運舟拍塞不得進乃決議陸行 庚辰過東平州
訪帝堯墓在州城東北二十里及舟于墓在東十里
皆遠弗能至過新橋驛宿汶上縣訪思聖堂蓋中都
地 宣聖所為宰故名有元人記石刻為中書令人

搨之聞有王彥章祠不及赴是日提學陳副使錫修
廟黃僉事繡次第來迓 辛巳過新嘉驛關里司樂
典籍管勾來迓曲阜孔氏知縣彥士道得疾不及見
冒叅政政及衍聖公開韶先迓至濟寧弗值至是皆
來迓夜宿兗州府 壬午朝 魯府賜饌于承運門
設樂辭簪花又辭東阿郡王鄒平王長子遣人請見
皆辭不赴 癸未孔氏學錄公璜顏博士公鑑孟博
士元畢主事貽次第來迓晨至闕里雨衍聖公方在
父喪易服率族人及顏孟子孫迎香帛祝文于三里
鋪行五拜禮遂前導置于奎文閣禮如初因謁 宣

聖廟巡撫巡按清軍及三司府縣學官諸生皆陪位
 出會于詩禮堂宿于南池先是李御史良以書自淮
 揚來迂不值留書而去 甲申編觀廟宇皆新構窮
 極壯麗共致瞻羨觀魏漢以來諸碑刻半已剝落前
 後古木數百株猶森聳如故觀手植檜已燬枯根可
 二三丈相與歎惋久之是夜遂致齋 乙酉觀書
 御製碑文字可二寸殊整健韓通政來會遂登奎文
 閣望泰山及尼防鳧嶧諸山 丙戌雨習儀于詩禮
 堂遂省牲 丁亥行祭告禮喬中書宗分獻東 哲曹
 布政元獻西 哲顏博士公鏞獻東 廡孟博士元一獻西

廡孔學錄公璜獻啓聖王殿是夜雨霽禮成月東出
 衆情欣懌是日會宴于詩禮堂不用樂 戊子徐都
 憲率衆請紀祀事致幣却之謁顏子廟見其傾圮太
 甚歎惋久之觀顏井相傳為陋巷舊址今有亭存焉
 出訪顏博士家北謁孔林拜瞻三世墓莫能辨方向
 上各有石碣大字宋所立也因西過南溪東莊二聖
 公新墓哭焉歸謁周公廟頌闕麗亦命僉事所修也
 巡撫而下皆陪位是日宴衍聖公府孔學錄代行酒
 已丑雨韓通政曾中政文若察院都督皆辭去徐
 都憲會于公館燕會于不莊于開詩 五月庚寅朔

謁廟過曲阜絲訪孔知縣若士恭奉香璽筆至承泗
宅見兆先所題壁慟哭而返陸盧二鄉史會于東池
辛卯謁尼山聖廟行釋菜禮會中書袁僉事陪位
衍聖公及其弟嗣詩聞禮闈者皆從元殿宇敞陋寢
殿元祀塑像皆暴露風日中因憐近歲兗州嘗求修
廟記而壞弛如此悵恨不能置遂訪坤靈洞深不過
數尺求宋楊真東遊記所載石牀石枕者無有也過
顏毋山樹聖公往登焉歸言酌聖井水甚清冽宿其
新莊望孟子廟及嶧山遠不能赴壬辰歸闕里祭
南溪公晚祭東莊公與其諸子哭盡哀是日陸盧二

御史皆辭去癸巳將謁廟辭徐都憲及黃僉事來

告碑刻將完卜以乙未立于新廟請留觀之是日陳

副使辭去始議修闕里志林主事文煥來見甲午

端陽節廟祭來致胙孔氏請遊南池以朝廷免宴

辭不赴乙未觀立御製碑畢事而雨會于詩禮

堂是日徐都憲率衆來致賀幣却之丙申戒行雨

復作黃金事請作廟圖序不果行徐都憲等約遊泰

山以朝廷尚在衰戚不敢赴丁酉廟以仲夏時

祭來致胙徐都憲等餞于詩禮堂復致幣又却之

戊戌兩謁廟辭徐都憲等邀觀達泉即左傳所載者

岸有石刻二大字因過孔承賢竹園園內有新泉及
濯纓泉鉅竹萬竿高下曲折水聲灑灑出蒙霧間蓋
孔氏一勝地也歸衍聖公餞于家 己亥雨平旦不
止遂啓行徐都憲等餞于三里鋪及巳乃霽過兗州
不入 魯王遣長史來邀重會辭不赴暮至濟寧孔
聞詩輩送至舟中乃別 庚子曉至長溝遇尚書林
公瀚聞京師閏月丁丑雨蓋乙亥奉 旨祈雨三日
而應林主事送過長溝龍員外霓來見韓通政復自
張秋來迓南旺水淺不可行至是汶水至加一尺許
夜至開河驛 辛丑衍聖公送至安山驛乃辭去徐

都憲袁僉事復自東平來會是夜至安平鎮 壬寅
會韓通政公館遂行脯大雨夜過東昌 癸卯過臨
清徐都憲朱太監等會于公館却花及樂 甲辰王
徐童王四主事及李副使送至濇口驛夜過故城馬
都憲及錢御醫會于舟中是日聞劉謝二公辭位不
允聞尚書佶公鐘致仕 乙巳冒叅政黃僉事送至
德州陸廬二御史及二司遣學官來致書請修闕里
志徐都憲韓通政袁僉事送至良店驛盡境而別得
南屏潘公辰及族子嘉敬書夜風雨驟至宿連窩驛
是日聞提學陳御史玉在霸州 丙午黎御史鳳見

于舟中夜過興濟縣 丁未過流河驛訓導族兄復
來會得崔甥傑書夜過靜海縣 戊申過天津衛至
丁字沽始得水夜宿楊村驛 己酉聞京師大雨商
即中鐘主事送過河西務是日聞陳御史擢浙江提
學副使已赴京矣 庚戌過濟縣欲謁外舅蒙泉岳
公墓以道濘不果遣劉主簿釗致祝文香燭 辛亥
宿張家灣趙主事復來會 壬子過通州李員外金
董來過過深溝諸親得次第來迓至京宿西朝房
癸丑慶謝二公會于朝房 甲寅復 命賜酒饌如
初 丙辰 遣內官賜羊酒寶鈔

東祀錄附

代襲封衍聖公謝 恩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
年九月初六日欽奉 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
於 朝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于世胄仰值右文之
盛俯憇棲武之難負重奚堪臨深莫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衷純粹 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
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師重傅窮六經制作之原
崇德象賢具百代彝章之美粵自前漢肇牲牢之祀

後周極茅土之封建及 本朝益增舊典銀章玉帶
班超一品之階左羽右干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
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豐館餼之儀代則謹承傳之序
弟兄繼 命事同宋世之蒙虛父子沾 恩光徧魯
山之橋梓矧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聞
韶早厠黷宮粗通章句執豆籩以行禮樂非曰能之
竭忠孝以事

君親是所類也伏冀 皇風雍穆至治馨香岱視三
公世世居東而享 德嵩呼 萬歲年年拱北以來
朝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

稱謝以聞

代衍聖公謝修廟遣祭表

具官臣孔聞韶欽蒙

聖恩命工重建闕里祖廟及

御製碑文遣官祭告謹率族人 臣孔訶等上 表稱

謝者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積
百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允是蓋政闢治體好
本民彝牛在斯文武均慶戴若一乃餘波賸澤沾被子
孫其視恒情何啻百倍竊惟闕里王祖廟肇自前朝
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霽攸示戒煨燼無遺伏遇

皇帝陛下天啓 聖衷道符升殿以顧宮墻之舊地實
海宇之具瞻爰 初有司重加修葺集四方之公帑
閱五載之程期材幹堅密 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
偉然既不替于前規復恢張于新制足以妥靈昭祐
崇德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
奎章睿藻降自重霄石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
香幣備郡邑之采犧特 遣重臣遠稱殷禮衣冠畢
集宅里增輝臣聞韶肅襲官封方嬰服制念
君命重於家事而祖廟尊於父喪易服以迎拜
天顏而敢後趨 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 聖

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戶禮樂益弘世道之光
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之化徒深祝頌曷罄名
言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南溪賦

西涯子寓于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盡散清飈徐
來旭日始旦春服漸減烏紗微岸方衆景之駢列忽
群愛之一泮泂隄而步則蒼蘚鋪地丹櫻燒 去林野
食吻鹿園鳥變禽繁華曜其陽叢篠蔭其陰松移徂
徕之峰石出太湖之潯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

深乘舟而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虛亭倒影下入
無朕菱穿荇繞條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
鑑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
雩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鳧嶧背負岱宗左拱尼
阜之巉巖右瞻文廟之龍巖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達
泉出乎其側汶水縈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會復
有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幕
以四布雲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
時乾坤渺其無際以靈氣宛兮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
何吾寧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問曰美哉

溪乎其源可得一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
之故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
以人勝事隨代更逮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汙濁
澄滯清冷塞者踊而為通涸者潄而為盈坊危有隄
臨深有凭培舊植以為堅綴新葩以為榮斯溪也乃
冠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俊以為盛事海
內想聞其風聲矧伯仲之具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
覽薊游燕橋吳纜楚忽使輶之東邁弭余節兮鄒魯
魯之山兮嶽峙魯之水兮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何
為兮此溪竄聖途之浩蕩望學海之津涯歎時乎之

不再觀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墻之崔嵬
家與國而咸休名與謀而俱垂吾國知金石之足
恃託文章以為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
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
墨援筆書于堂壁徘徊日夕蓋三宿而後出也

